拉康研讨班 · 第十六期

从一个大他者到另一个他者

D'un Autre à l'autre

1968—1969

雅克 · 拉康 著
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 译

中文阅读版
2026-10-30

版本说明

本册收录第十六期研讨班《从一个大他者到另一个他者》（D'un Autre à l'autre，1968—1969）共25课的现有中文译文，依据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本地源文件整理。版本日期：2026-10-30。

保留正文、正文图示和段下注释；移除建言、独立阅读笔记及其入口。相关知识卡链接保留在对应段落下，联网后可打开在线卡片。电子书正文、图示与公式可离线阅读。

译文覆盖已完成，翻译校订与注释仍在进行。本册为版本快照；后续修订以项目在线版为准。

作者：Jacques Lacan（雅克·拉康）
中文译文及编辑：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贡献者
在线阅读：KotobaRin 言林
项目来源：Lacan Chinese Translation Project

文本来源与对照版本

项目整理和翻译的研讨班原始文本主要来自 Staferla。翻译校订与注释以法语文本见证为主，并按册次和疑难段落参照下列主要版本：

- **法语底本**：Staferla：D'un Autre à l'autre；本项目整理、分段与法中对齐所用的主要法语原始文本
- **英语书目参照**：Cormac Gallagher, From an Other to the other；Lacan in Ireland 研讨班英译页面；本次用于核对册次、课年和英文题名；未据此逐段改写

这些版本用于核对疑难句、术语、引文和异文，不取代法语底本；并非每一册或每一段都使用全部版本，具体取舍以段下注释为准。

联系与交流

预约精神分析工作可以添加 分析师工作微信：Yanlin_Char
翻译项目交流qq群：700300644
分析师bilibili账号 **言林_Char**

项目贡献者创作的中文译文、译注等采用 CC BY 4.0。法文原始材料与第三方图像不因收录而自动纳入此授权。范围以项目 NOTICE 为准。本册仅作内容筛选、链接转换和排版，未改写译文。

目录

第1课 · 1968年11月13日 6
第2课 · 1968年11月20日 33
第3课 · 1968年11月27日 59
第4课 · 1968年12月4日 91
第5课 · 1968年12月11日 116
第6课 · 1969年1月8日 135
第7课 · 1969年1月15日 156
第8课 · 1969年1月22日 178
第9课 · 1969年1月29日 206
第10课 · 1969年2月5日 239
第11课 · 1969年2月12日 266
第12课 · 1969年2月26日 300
第13课 · 1969年3月5日 324
第14课 · 1969年3月12日 345
第15课 · 1969年3月19日 372
第16课 · 1969年3月26日 401
第17课 · 1969年4月23日 432
第18课 · 1969年4月30日 456
第19课 · 1969年5月7日 479
第20课 · 1969年5月14日 499

第21课 · 1969年5月21日 522
第22课 · 1969年6月4日 539
第23课 · 1969年6月11日 561
第24课 · 1969年6月18日 591
第25课 · 1969年6月25日 613

第1课 · 1968年11月13日

精神分析理论的本质是一种无言说的话语

相关知识卡 无言说的话语：书写支撑的结构

今年我们再度相聚，参加我定名为《从一个大他者到另一个他者》的研讨班；这个标题是为了标示几个主要坐标，严格说来，我的话语必须围绕它们转动。正是在这一点上，就我们所处的时间点而言，这一话语至关紧要：只要它界定了那种名为精神分析话语的话语究竟为何物——它在这个时代被引入、开始发挥作用，带来了如此众多的后果——它便是至关紧要的。

人们给这一话语进程贴上了一个标签："结构主义。"况且，突然把这个词推出来、用以囊括若干人的那位评论家——天哪，那也不过是几个月前的事——并不需要为此费多大力气；这些人的工作早已为这一话语开辟了几条道路。

我刚才说到一位评论家；大家都知道，我曾围绕"垃圾化出版（poubellication）"玩过一些文字游戏。[注]

> [注] Poubellication 是拉康把 poubelle（垃圾桶）与 publication（出版）压合而成的造词。

于是，蒙那位职责所在者之恩，我们这若干人便被扔进了同一个垃圾桶。这样的同伴还不算太糟。说实话，同我一起被放进去的人，恰好都是其工作最令我敬重的人；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因此感到不快。

尤其说到垃圾桶，在这个由塞缪尔·贝克特的天才所主宰的时代，我们对此颇有心得［参见贝克特：《终局》］。

就我个人而言，至今近三十年来，我先后住在三个精神分析学会里——分为 15 年、10 年和 5 年三个阶段——所以，对于怎样同生活垃圾共居，我颇有心得！

至于结构主义，说实话，人们不难理解某些人的不适：有人声称要从外部对我们共同的住所施加某种处置；同样也不难理解，人会想稍微出去走走、活动一下腿脚。尽管如此，自从这种不耐烦看起来开始攫住某些人，我反倒发觉，自己待在这个筐里终究还不算太坏。

因为在我看来，这个结构主义似乎不能被等同于别的什么，它无非就是我所谓的“严肃”；而且无论如何，它丝毫不像任何可称为哲学的东西——如果“哲学”指一种世界观，甚至指某种用来确保

思想在这里或那里的各种立场的方式。

要驳倒第一种情形，只需……

如果说，作为精神分析家，我绝不可能声称要引入那种被可笑地称作精神分析人类学的东西，

……那么，只消在进入这个领域之际，重申精神分析带入这一场域的那些构成性真理，便足够了。

也就是说，男人与女人不可能结合，除非阉割：

- 作为幻想，恰恰规定了那个不可能遭受阉割的伴侣的现实；
- 阉割还必须在某种隐匿中上演：在另一个伴侣那里，它被设立为真理，而这个伴侣在现实中——除非发生意外的过度损伤——免于阉割。

让我们着重指出，人们不断传布《创世记》中的公式："上帝创造了他们（les créa）——其中也有'创造了他'（le créa）——男人与女人"；在这里正好可以说："天知道为什么！"[注]

> [注] 法语 les créa（创造了他们）与 le créa（创造了他）同音；拉康借此把经文中的复数"他们"拆出一个单数男性位置。

- 在其中一方那里，阉割不可能实现，而这种不可能被设为规定其现实之物；
- 在另一方那里，阉割以一种可能性威胁着他；这种可能性即使不发生，其最坏后果也不妨碍它为真；

这里所谓"真"，意指没有任何诉诸或补救可言。

仅仅重申这一点，看来就意味着：

- 至少在显然属于我们的场域中，无论怎样称呼，任何和谐都绝无立足之地；
- 某种主张无疑向我们提出了要求，而它恰恰就是那种合宜的话语。

为了展开这一话语，我们是否还得以某种方式提出整个哲学由之出发的那个问题？也就是说：面对如此众多并非没有价值和效力的知识，究竟什么能把那种对自身确信的话语区分出来——它以思想从自身尺度中取得的一个标准为基础，因而配得上 ἐπιστήμη［epistēmē］、即科学之名？

我们被引向……

哪怕首先只是因为我刚刚指出的、由真理向实在界提出的挑战，

……在这种使思想同自身相一致的做法上采取更多谨慎：一条思想规则必须从非思想中获得保证，把非思想视为可能成为思想之原因的东西——无意识这一概念使我们面对的，正是这一点。

我作为思想而存在，只随着所说之言处于“意义之外”，而不是像人们想象的、也不是像整个现象学所假定的那样，随着其意义而存在。我的思想不能由我随心所欲地调节——无论是否加上一句“可惜”——它已经被调节。

在我的行动中，我的目标不是表达思想，而是引起思想。不过这里谈的不是行动：在话语中，我不必遵循思想的规则，而要找到思想的原因。思想的存在位于“意义之间”（entresens）——你们尽可把它听得有多淫秽就多淫秽。[注]

> [注] Entresens 可拆作 entre-sens（意义之间），其发音也容许淫秽的谐听；拉康在此有意不把双关限定为单一解释。

那必须经过我思想的东西，也就是原因，纯粹而简单地让那曾作为存在的东西通过；这是因为，在原因已经并始终通过的地方，它每次通

过都会产生思想效果。“下雨了”每当被说出，便是一个思想事件；其主体首先就是这个“它”（il）——我要说这个“脐门”（hile）——它在若干意指中构成了这个主体。[注]

> [注] 法语无人称句 il pleut 的 il 不指任何具体事物；拉康把 il 谐写为 hile（器官、种子等的脐门），突出这个语法位置既空缺又构成通道。

因此，这个“il”在后面的整串说法中都安然自得，因为你们可以接在“下雨了”后面说：

- “下起了……第一真理；”
- “下起了……这也太滥用了！”

尤其不要把雨这一气象现象同 pluvia、aqua pluvia 混为一谈；后者是雨，是人们收集起来的雨水。

气象现象适合成为隐喻——为什么？——因为它已经由能指构成。“下雨了。”

思想的存在，是作为“意义之外”的一种思想的原因。在此之前，它已经——而且始终——是一种思想的存在。

然而，对这一结构的实践排斥任何对无误性的抬举。它所借助的恰恰只是缺口，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是缺口自身的过程——因为确有一个缺口的过程；结构的实践所借助的就是这个过程，但它只有跟随这个过程，才能借助它。这绝不意味着超越这个过程，除非所谓超越只是指：让人能够在由它凝固下来的后果中把握它，也就是在过程的再生产停止的时刻、在那个点上把握它；换言之，标出结果的正是它的停顿时刻。

这也解释了——让我们在这里顺带轻轻点一下——为什么一切艺术都有缺陷：艺术的力量来自对某种东西的收集，而那东西正是在艺术的失败由于完成而凹陷下去的点上形成的。

因此，音乐与建筑才是最高的艺术……

我所谓“最高”，是从技术上说的，就像日常意义上的最大值；

……它们产生和谐数同时间、同空间的关系，所取的角度恰恰是时间与空间的不相容性。

因为——如今我们很清楚——和谐数只是一张筛子，既留不住这一方，也留不住另一方：既留不住时间，也留不住空间。

这就是结构主义所严肃对待的东西。它严肃对待这一点：知识作为原因，作为思想中的原因，而且必须承认，它通常是一种妄想性意向的原因。

别害怕，这些只是开场白，是对确定性的重申，而不是真理。今天，在引入我打算由之出发的那些图式以前，我想标明：如果此刻已经应当有某样东西留在你们手心里，那就是我刚才特意写在黑板上的、有关理论本质的那句话：精神分析理论的本质是一种无言说的话语。

精神分析理论的本质是话语的功能，而且十分确切地在于这一点……

相关知识卡 无言说的话语：书写支撑的结构

这在你们看来也许是新的，至少是悖论性的；

……我要把它说成“无言说的”。这里谈的是理论的本质，因为问题正在于：精神分析场域中的理论究竟是怎么回事？

围绕这一点，我听见四周泛起一些奇怪的回声。误解从不缺席：我把整个思想场域设定为一种操作，似乎由此质疑了传统原则；有人便借此口实作出一种解读——而且这种解读……

竟然出现在同我相近的地方或头脑中，实在令人惊讶；

……把它译成了某种不知所谓的“理论不可能性”；甚至——我不是在几行文字的转角处见过这种说法吗？——我曾有一天在一个语境中明确说过“不存在话语的宇宙”，其含义本来十分清楚……人们似乎由此得出结论：“那我们何苦还要费力……”

在我看来，修正自己的说法无疑没那么重要，因为它没有留下任何歧义。人们看不出：我们能够断言——恰恰由于它已经被断言——“话语不存在封闭性”，这一事实怎么会导致话语因此成为不可能，甚至只是遭到贬值；事实远非如此。

恰恰从这里开始，你们才负有承担这一话语、尤其是把它妥善推进的责任；你们必须把“不存在话语的宇宙”这一陈述意味着什么考虑在内。

因此，在这一点上，我当然没有什么需要修正。

我只需回到这里，以便迈出接下来的几步：从已经推进的话语中引出其后果；也许还要回过头来考察，是什么使一个像分析家那样受制于这一话语条件的人，会随时以这种方式显露自己的失败。

曾经有一段时间……

在进入这个领域以前，请容我来一点音乐；

……那时我举过罐子的例子。这竟引起一场如此大的风波，以至于我把这个罐子留在了我的《文集》边缘——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

当时要说的是这样一点，罐子以某种方式给出了它的可感形象：它就是那个由它自身塑造出来的意指。

正因为如此，罐子呈现出形式与内容的外观，使人能够在思想中引入这样的看法：内容就是意指，仿佛思想在这里显露出一种需求，非得把自己想象成还“盛着”别的什么。因为当“克制”一词被用于某个不合时宜的行为时，它所指的正是这种“盛纳”。[注]

> [注] 法语 contenir 既可指容器“盛纳”内容，也可指人“克制”自己的行为；此处沿着罐子的容器意象叠合两义。

我把它叫作“芥末罐”，是为了指出：它远非必然装有芥末；恰恰因为它是空的，它才取得芥末罐的价值，也就是说，因为“芥末”（moutarde）这个词写在上面。但“芥末”还意味着，这只罐子要等上好久（moult lui tarde），才能抵达它作为罐子的永恒生命；这生命开始于它——这只罐子——被打穿的那一刻。[注]　　因为历经时代以后，我们正是以这种面貌在发掘中找到它：我们在墓穴里寻找能为某个文明的状态作证的东西。

> [注] Moutarde（芥末）被拉康拆听为古语式的 moult lui tarde，意为“它等得很久 / 它十分盼望”。

据说，人们把罐子打穿，是为了向死者致敬，也为了让活人无法再使用它。这当然是一个理由。

但也许还有另一个理由：罐子被制作出来，正是为了产生这个孔洞，为了让这个孔洞出现，从而说明达那伊得斯诸女的神话。[注]　正是在这种［被打穿的］状态下，这只罐子……

> [注] 希腊神话中，达那伊得斯诸女在冥府受罚，永远用有孔的容器汲水；这里强调容器与孔洞在结构上的关联。

当我们以这种方式把它从埋葬之地复活出来时，

……它便登上收藏家的陈列架；在这一荣耀时刻，它同上帝的情形一样：恰恰在荣耀之中，它揭示出自己的本性。

罐子的结构——我说的不是它的材料——在这里显现出它之所是：它同管与鼓的功能相关。

如果我们到自然中去寻找其预成形式，就会看到，无论是角还是螺壳，同样都要等生命从中被取走以后，才显出其本质，也就是发声的能力。

整个文明如今留给我们的代表，只剩下这些呈人头形状的小罐子，或者某种动物形状的罐子；它们自身布满了如此众多的符号，而由于缺少相关文献，这些符号从此对我们不可解读。

在这里我们感觉到，意指、形象确实处在外部；而内部留下来成为存在的，恰恰是躺在我们发现罐子的墓穴里的东西，也就是贵重物质：人们所说的香料、黄金、乳香与没药。

罐子以什么名义说明了放在其中之物的意指？

以一种使用价值的名义——不如说，以同另一个世界和另一种尊严进行交换的交换价值的名义，以一种敬献价值的名义。

我们是在罐子里重新发现死海古卷的；这正好让我们感到，处在内部的不是所指，而恰恰是能指。当问题涉及我们所关心的东西，即话语与言说在分析效力中的关系时，我们所要打交道的正是能指。

现在，在引入我认为将会为你们形象地展示理论功能之统一性的东西时，请允许我走一条捷径；这里的做法被恰当地或不恰当地称为“结构主义的”。

我将诉诸马克思。很久以来，人们不断拿他来烦扰我；我颇费了一番力气，才没有更早把这个论题引入一个其实完全适合它的场域。今天，我要围绕对象（a）引入我们必须安置其本质功能的位置。

既然必须这样做，我就从一种同源结构的效力出发。首先让我重申：一些近期工作——它们直到目前，甚至违背作者本人的否认，仍被称作结构主义的——已经把某一点完全揭示出来；而且这项工作离这里并不远，就出现在一部对马克思的评注中。

我刚刚提到的作者[注1]提出了一个问题：《资本论》的对象是什么？

> [注1]　参见路易·阿尔都塞：《读〈资本论〉》（第一、二卷），小马斯佩罗丛书，1965 年；以及《保卫马克思》，马斯佩罗出版社，1965 年。

我们将看到，与此平行，精神分析的探究允许我们在这一点上说出什么。

马克思从市场的功能出发。他的创新在于他把劳动安置在其中的位置。使他得以发现的，并不是劳动本身是新的，而是劳动被购买，是存在着一个劳动力市场。

正是这一点使他能够展示其话语中的开创性之物，也就是所谓的剩余价值。

结果，这一做法提出了我们所知道的那种革命行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我们知之甚少的革命行动；因为夺取政权是否解决了人们期待这一行动实现的、我所谓的资本主义主体的颠覆，并无定论。

不过眼下这无关紧要。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者很可能不得不承受由此而来的许多不祥后果。重要的是马克思所指出的东西，以及他的做法意味着什么。

无论他的评注者是不是结构主义者，他们似乎都已经表明：马克思本人就是结构主义者。

因为，正是由于他——作为思想的存在——处在由劳动力市场的支配地位所规定的那个点上，某种功能才作为其思想的原因显露出来……

如果说晦暗可以从各种评注的混乱中得到辨认，那么必须承认，这一功能是晦暗的；

……它就是剩余价值。

话语同其条件的同一性——我希望，我接下来对分析做法所说的话会照亮这一点。

正如商品生产中的劳动并不是新东西，对享乐的放弃也不是新东西——我在这里无须再界定它同劳动的关系。因为从一开始，而且同黑格尔所说或看来所说的恰恰相反，正是这种放弃构成了主人；主人十分清楚，他要把它作为自己权力的原则。

新的地方在于，出现了一种把这种放弃衔接起来的话语，并使我所谓的剩余享乐功能在其中显现——这正是分析话语的本质。这个功能因话语而显现，因为它所表明的是：在对享乐的放弃中，存在着话语本身的一种效果。

相关知识卡 剩余价值与剩余享乐

为了把事情标示清楚，我们必须假定，在大他者的场域中存在着这样一个市场——如果你们愿意这么说——它汇总功绩与价值，组织选择和偏好，并意味着一种序数结构，甚至基数结构。

只要话语牵涉主体，它就掌握享乐的手段。假如大他者的市场中没有一个相关项，即某种被一些人攫取的剩余享乐得以建立，那么就不会有任何主体理由——这个说法取“国家理由”一词中的“理由”之义。

必须有一种推进得足够远的话语，表明剩余享乐如何依系于言说行为、因而如何由话语产生，它才能作为效果显现。

相关知识卡 剩余价值与剩余享乐

不过，如果你们读过我写的东西，这在你们听来其实也不那么新鲜，因为这正是我的文章……

相关知识卡 剩余价值与剩余享乐

《康德同萨德》[注2]的主题；该文表明，这种剩余享乐完全可以被还原为一种行动：把幻想中的 (a) 项施用于主体，而主体借此能够在欲望中被设定为自身之因。

> [注2] 《康德同萨德》，载《文集》，瑟伊出版社，1966 年，第 765 页；或 Points 瑟伊版第二卷，第 243 页。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会通过重新讨论“帕斯卡赌注”来阐发这一点；它极好地说明了对享乐的放弃同赌注要素之间的关系——在赌注中，生命整体本身被还原为一个价值要素。

这是何等奇特的一种方式，竟在话语的场域中为享乐的市场揭幕——我确实是说，为它揭幕。

不过说到底，这难道不只是过渡到我们刚才在历史中看到的、写入献给死者之财物的那个功能吗？但这也不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所在。

我们所处理的是理论，因为理论恰恰借引入剩余享乐这一功能而减轻了负担。围绕剩余享乐，发生着一个本质对象的生产；现在需要界定其功能的，正是对象（a）。

引入这个术语后得到的那些粗俗回响，对我来说始终保证了它确实属于我赋予它的效力层次。换言之，马克思[注3]有一段广为人知、已被标明而且颇负盛名的话：在展开自己的理论时，他饶有兴味地等待机会，要看那作为误认之鲜活化身的东西浮出水面。

> [注3] 参见马克思 1867 年 6 月 26 日致恩格斯的信：“我的辩证方法有一个长处：我逐步说出事情；他们以为我已经说完，便急着反驳，结果只不过暴露自己的愚蠢。”引自路易·阿尔都塞等：《读〈资本论〉》（第一卷），小马斯佩罗丛书第 30 号，1971 年，第 30 页。

我曾陈述：“能指是为另一个能指表征主体的东西。”这同一切正确的定义一样，也就是说，是可要求的。定义必须正确，教学必须严谨，这是可以要求的。有一种做法完全令人无法容忍……

当精神分析被要求回应某样东西——别以为我打算避而不谈——也就是回应学生与大学之间关系所经历的危机时，

……有人竟以这样一句陈述作答：“有些东西无论如何都无法在一种知识中得到界定。”这是不可想象的。

相关知识卡 拉康的主体定义：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

如果精神分析不能被陈述为一种知识，也不能作为这样的知识传授，那么在一个所涉及的恰恰就是知识的地方，它就根本无事可做。科学给知识市场带来了一个价值单位，使人能够探测知识交换是怎么回事，一直探测到其最根本的功能；如果知识市场正因此受到真正的震动，那么，能够把其中某些东西衔接起来的精神分析当然不能以自行辞职的方式登场。

在这一点上可能使用的一切术语……

无论是“非概念化”，还是对某种不知所谓的“不可能性”的其他召唤，

……无论如何都只能标明提倡这些术语者的无能。治疗的本质，是一种以真理为对象的策略；这一策略只能寓于那种名为“解释”的特定介入，而不寓于任何其他特定介入——但并不能由此推出：在这个点上，各种特殊功能、变量秩序中的幸运运作没有可乘之机……不过，这些东西只有被安置在理论赋予其分量的精确位置上，才有意义。

这里所涉及的，确确实实就是这一点。

对象（a）这个术语，是在有关放弃享乐之功能的话语中被引入的。

剩余享乐是这种在话语效果之下发生的放弃所具有的功能；这便为对象（a）提供了位置。

市场把某些人类劳动对象界定为商品，因而每个对象本身都带有某种剩余价值；与此相仿，剩余享乐使我们能够把对象（a）的功能分离出来。

相关知识卡 剩余价值与剩余享乐

我们在分析中所做的，不正是通过规则建立一种话语，使主体在其中悬置什么吗?

相关知识卡 剩余价值与剩余享乐

悬置的恰恰是他的主体功能，也就是说，他无须用一句“我说”来支撑自己的话语；因为说话是一回事，而提出“我说的就是我刚刚陈述的东西”则是另一回事。

陈述主体说“我说”，说“我提出”，就像我此刻在教学中所做的那样。我把这一言说衔接起来。

这不是诗。我说出写在这里的东西，甚至还能够重复它——这一点至关重要——而当我为了有所变化而重复时，我还可以补充说：我已经把它写下来了。

这个主体无须支撑自己所陈述的东西。难道他会因此抵达那种纯粹的言说、我曾在一个不得不说是福音传播时期谈到的充实言说吗？因为那篇被称作《罗马报告》的话语，除了那些最不愿听懂它的耳朵以

外，还能是讲给谁的？我不会说明是什么让那些耳朵具有如此不透明的性质，因为那样就会作出一种不可能不带冒犯性的评价。

不过请注意：在谈到《弗洛伊德之物》[注4]时，我曾一头扎进某样被我自己称为拟人宣告（prosopopée）[注5]的东西。说话的是真理："因此，对你们而言，我就是那个谜：刚一显现便躲开；你们这些如此善于用礼俗的破衣烂衫把我遮掩起来的人啊。我仍愿承认，你们的窘迫是真诚的。"

> [注4] 《弗洛伊德之物》，载《文集》，前引书，第 408—409 页；或第一卷第 406 页。

> [注5] Prosopopée 是一种修辞格，演说者或作者借此让无生命之物、不在场者或死者开口说话并行动。定义据《法语宝库》（TLF）。

我指出，"窘迫"这个词在别处曾因其功能而被特别标出。

> "因为，即使你们充当我的传令官，披着我的颜色，你们也不比你们身上的衣服更有价值；那些衣服同你们一样，而你们本就是幽灵。那么，我究竟要在你们身上的哪里通过？在通过以前，我又在哪里？也许有一天我会告诉你们。"

这里谈的是话语。

> "不过，为了让你们在我所在之处找到我，我要教给你们辨认我的标志。
>
> 人们啊，听着，我把秘密告诉你们。我，真理，我说话。"

我写的并不是“我说”。假如那说话的东西真的到来——正如我也曾讽刺地写过的那样——分析当然就结束了。但它恰恰是：

- 或者并不发生的东西；
- 或者即使发生，也值得用另一种方式加以断句和标点的东西。

为此，必须重新考察这里由一种人为程序置于问题中的这个主体；人们确实要求他不要成为支撑一切所述之物的人。但不要以为他会就此消散，因为精神分析家恰恰在那里表征他——我的意思是，在他确实无法从自己话语的原因处重新找到自己期间，始终把他维持在那里。

因此，现在需要回到那些基本公式，也就是把能指界定为“为另一个能指表征主体之物”的公式。这是什么意思？令我惊讶的是，从来没有人注意到，它还带来一个推论：“一个能指无法表征它自身。”

当然，这同样不是什么新东西，因为我围绕重复所衔接的，正是这一点。不过在这里，我们必须停留片刻，就地把它抓住。

相关知识卡 拉康的主体定义：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

在这个句子的转折处，能指的这个“自身”究竟可能是什么意思？请仔细注意：当我谈论能指时，我谈的是某种不透明的东西。当我说，必须把能指界定为“为另一个能指表征主体之物”，这意味着，除去另一个能指，没有谁会对此知道任何东西；而另一个能指没有头脑，它就是一个能指。主体刚一显现，便立刻在这里被窒息、被抹除。

问题恰恰在于，要看看这个主体的某样东西为什么……

这个主体由于涌现而消失，由一个能指产生，随即又在另一个能指中熄灭；

……看看它的某样东西如何能在某处构成，并且在极端情况下最终被当作一种 Selbstbewusstsein［自我意识］，当作某种满足于同自身同一的东西。

然而，这句话十分确切的意思是：能指……

无论以何种形式产生——当然，是在它作为主体的在场中——

……都无法在自己的能指表征者那里同自身会合，而不产生一种同一性中的损失；这种损失严格说来就叫作对象（a）。

这就是弗洛伊德有关重复的理论所标明的东西。由此：

- 那种诉诸享乐的东西本身无法被辨认为任何东西；凭借符号的效力，另一样东西来到它的位置上，也就是标记享乐的单一特征；
- 这里不可能发生任何事情而不丧失一个对象。

主体是能够由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所表征的东西；但这不正是仿照了这样一个事实吗：作为交换价值……

马克思所解读的现实，也就是经济现实，其中所涉及的主体，

……交换价值的主体在——什么面前？——使用价值面前得到表征。正是在这一缺口中，所谓的剩余价值产生并落下。在我们的层面上，从此只有这一损失作数。

主体从此不再同自身同一；他当然不再享乐，但有某样东西丧失了，它就叫作“剩余享乐”。

它同某种东西开始发挥作用严格相关；正是后者从此规定了思想的一切情形。

而在症状中，问题难道不正是主体围绕这个东西［剩余享乐］行进时或多或少的容易程度吗？主体根本无法给它命名……

- 但若不绕着它转，主体甚至无法着手处理任何事情；
- 它所涉及的不仅是主体同其同类的关系，而且是他最深处的关系；

是人们所谓的生命关系；

- 对于它，经济学的参照与构形远比当时呈现给弗洛伊德的热力学参照更为合适；后者虽然在这里相距甚远，当然也并非完全不相干。

这样，我们就有了一种手段、一个要素，使我们能够在有关分析话语的问题上继续前进。

如果我们已经在理论上先验地设定……

毫无疑问，我们并不需要经过漫长的递归，就能构成这些前提；

……如果在主体的定义中，主体作为由能指间关系所引起之物，涉及的是某种可以说永远禁止我们把握它的东西，那么这里也提供了机会，让我们看见是什么赋予主体那种统一性……

让我们暂时把它称为前意识的统一性，而不是无意识的统一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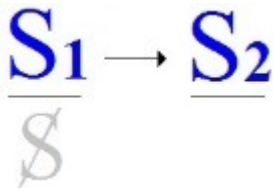
……直到现在，正是这种统一性使主体得以维持其自称的自足。

主体远非自足的：正是围绕公式 S ◊ a——也就是说，围绕 (a) 的存在，围绕剩余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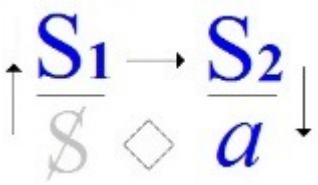
才构成了这样一种关系：它使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看到某种焊接、沉淀与冻结如何发生，并使我们能够把主体统一成整个话语的主体。

我会在黑板上画出某样东西，以某种方式表示这里所涉及的情形。

以下就是一个能指 S_1 同另一个能指 S_2 发生关系时的情形：



也就是说，只要链条中的任意一个能指都能够同那个其实只是一个 a 的东西发生关系，主体 S——这里由 S_1 表示——就永远无法把握自己。



也就是说，在这种同剩余享乐的关系中制造出来的东西；由于有机体运作的开放，某种东西发现自己能够取得那些转瞬即逝的实体之形象——我已经列举过它们，从乳房到排泄物，从声音到凝视：这些（a）就是放弃享乐的话语所制造的东西。

这种制造的动力在于：剩余享乐能够围绕它们产生。

确实，围绕帕斯卡赌注，我已经对你们说过：哪怕只有一条生命可拿来下注，从而赢得死亡以后的生命，也值得我们在这一生中充分劳作，以便知道在来生该怎样行事。

在这种劳动的交换中——在赌注中——以一份剩余享乐、以某样我们知道值得为之付出的东西作为交换，

其动力就在于这一点：在帕斯卡所操弄的观念深处……

看起来，他带着一个人的非凡盲目，而这个人自己正处在某个释放时期的开端；

……这个观念同市场的功能观念是相互关联的。

如果说他引入了科学话语，也别忘记，正是这个人即使在退隐与皈依最彻底的时刻，仍想在巴黎开办一家巴黎公共马车公司。这个帕斯卡

谈论幸福生活时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里就有它的化身：在“幸福的”这个词之下，除了那个恰恰体现于剩余享乐中的功能，还有什么可以被把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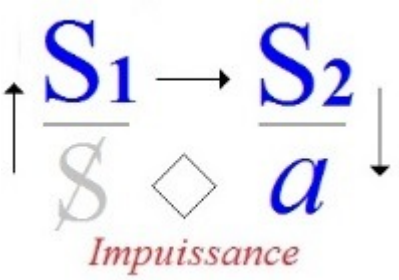
而且，我们无须拿来世下注，也能知道它在剩余享乐以赤裸形式显露之处值多少；这种形式有一个名字，就叫作倒错。正因如此，才有“圣洁女人生倒错儿子”这句话。

无须诉诸“来世”，我们就能看到，一场根本话语的运作在一方与另一方之间传递时发生了什么。

于是，那个图形、那个图式已经打开；它使我们能够设想，事情如何围绕幻想发生……

也就是说，能指 S 的再次重复［$S_1 \rightarrow S_2$］同主体自身发生关系，并表征主体；

……（a）的生产正是在这种关系中进行。



不过反过来，它们的关系也因此获得一致性。

而且，正因为产生了某样既不再是主体也不再是对象、而被称作幻想的东西［S ◊ a］，其他能指从此才能够——在相互成链、相互衔接［$S_1 \rightarrow S_2$］的同时，又在这里冻结于意指效果之中——引入某种转喻效果；这种效果使这个主体无论处在哪个位置……

- 在“一个孩子挨打”这句话里，无论它处在“一个孩子”的层面，
- 处在“挨打”的层面，
- 还是处在无人称施事的层面……某种等价之物都会把这个主体焊接起来，使它成为那个与整体休戚相关的存在；我们在话语中软弱地把它描绘成一种全效形象，仿佛可能有一个属于所有能指的主体。

如果分析规则能够让这条链中的某样东西松弛下来，松弛到足以产生某些揭示性的效果，那么，为了让它取得效力，我们应当赋予它什么意义、什么重音？

理想无疑是那个神话般的“我说话”，它将在分析经验中产生一种效果、一幅真理显现的形象。

恰恰在这里必须理解：这个被发出的真理悬置在那里，被夹在两个域之间；而我已经用［$A_{\rightarrow}$ a］这两项为它们划定界限，这两项构成我今年研讨班的标题。

因为这个“或者……”指向主体的话语可以取得一致性的场域，也就是大他者的场域；我把它界定为这样一个处所：任何话语至少都要在其中得到设置，才能向可能构成或不构成其反驳的东西开放自身。

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形式证明……

请原谅我今天没有时间来做这个证明；

……像笛卡尔那样追问是否存在一个保证真理场域的上帝，这个问题已经被完全移位：只要能够证明在大他者的场域中，话语不可能获得完整的一致性，对我们来说便已足够。我希望下次能够根据主体的存在，把这一点确切地衔接给你们。

我曾有一次很快地把它写在黑板上。这个证明很容易在所谓“集合论”第一章中找到；不过仍须向在场的至少一部分耳朵说明：从一种逻辑中抽取某个功能，引入对我们分析家的这种话语功能的阐明，为什么是切题的。若以为把这种逻辑称作数理逻辑就是把它排除到隔壁阶梯教室里去，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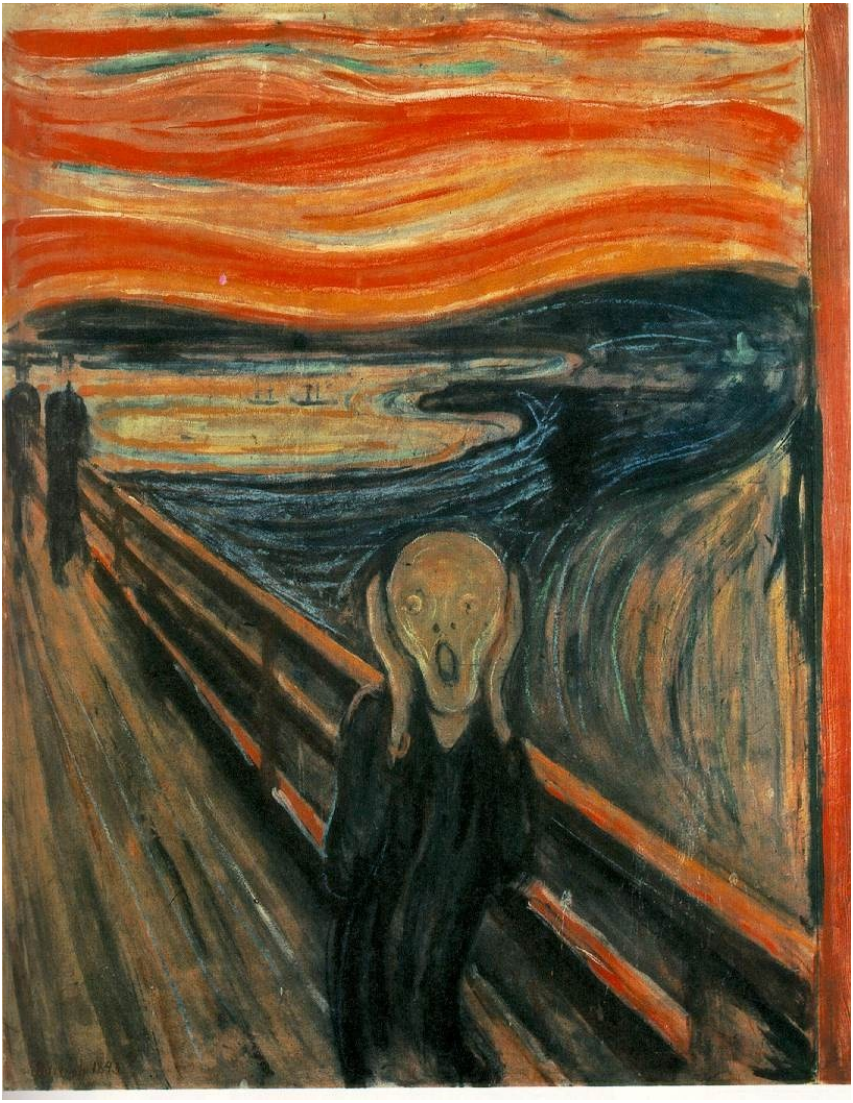
如果所谓真理的一致性在大他者中的任何地方都绝不可能得到保证，那么，真理还能在哪里，除非由 a 的这个功能来回应它？

况且，我不是已经在另一个场合说过真理的呼喊是怎么回事吗？

“我，真理——我写道——我说话。……//……而且我只是为了使你们窘迫而发出的纯粹衔接。”

这就是真理能够说出、足以打动我们的话。但那位由于成为这个真理而受苦的人所说的东西——他必须知道，他的呼喊只是一声无声的呼喊、一声向虚空发出的呼喊；我曾在一段时间里用蒙克[注6]那幅著名的版画说明过它。

> [注6] 爱德华·蒙克（1863—1944），《呐喊》作于 1893 年。参见 1964—1965 年研讨班《精神分析家的关键问题》，1965 年 3 月 17 日课。



因为在这一层面上，大他者那里没有别的东西能够回应他；唯一能回应的，是构成他作为“自我”之一致性与朴素确信的东西，也就是这一自我的真正支撑：它被制造成对象（a）。

在他［作为 （a）］面前，除了那一位［A］以外什么都没有；而那一位只是众多者中多出来的一个，绝不可能回应这一真理的呼喊，除非它恰恰是这呼喊的等价物：非享乐、贫困、孤苦无援与孤独。它们是这个 a、这个剩余享乐的对应面；正是剩余享乐使作为“自我”的主体获得连贯性。

除非还有别的什么……

今天，为了用某样更能引人一笑的东西同你们告别，

……让我重述《传道书》中一位老国王的话。他看不出自己既是智慧之王又拥有一个后宫之间有什么矛盾；他对你们说：

“一切无疑都是虚空；享用你所爱的女人吧，也就是说，把位于你存在中心的那个凹处、那个空洞结成一个环。

除了你内在的这个凹处以外，并没有邻人；它就是你自身的空洞。”[注]

> [注] 此处拉康说 jouis de la femme que tu aimes，米勒本同样保留这一及物结构。它不同于《传道书》9:9 通常的法文表述 Jouis de la vie avec la femme que tu aimes（“同你所爱的女人一起享受人生”）：拉康删去了 la vie，并把“女人”直接置于 jouir de 的宾语位置。译作“享用”是为保留这一有意改写及其享乐含义。

不过，在这一关系中，唯一的保证无疑来自某个形象；这个形象大概使弗洛伊德得以穿越整条危险道路，并使我们能够澄清那些若无这个神话便无法以别的方式承受的关系。神圣律法让男人与女人之间的这种享乐保持其完整的原始性；对此必须说：“把你没有的东西给她，因为能够使你同她结合的，只有她的享乐。”

就以这一点——像一个朴素、完整、宗教性的谜，一个只有在卡巴拉中才会被接近的谜——作为我今天给你们的结清凭据。

第2课 · 1968年11月20日

上一次——那是一个开端——我援引了马克思。

我首先把一种关系说成同源结构的关系——这个术语自带的一切保留都包括在内——并在剩余价值旁边引入了……

这个概念在原语言中叫作 Mehrwert［德语：剩余价值］；当然，它的本质功能正是在这种语言中第一次得到的，不是命名，而是发现。我把这个词写了出来，因为天知道，面对我的听众，我如果只是把它念出来，会发生什么——尤其面对精神分析家，当他们从那些所谓天生或遗传的“双重间谍”中招募时。很快就会有人告诉我，我说的是“绿色母亲”（mère verte，M.E.R.E.），说我又落回了老路。[注] 人们正是凭着这个东西——再加上我的“它在说话”——重新纳入主体那种据说顽固不化的欲望：回到母亲肚子里，暖暖和和地待着。

……因此，我把剩余享乐这个概念挂在、叠在、反向涂在了这个剩余价值之上。

> [注] 德语 Mehrwert 的开头 Mehr- 被法语耳朵谐听成 mère（母亲）；拉康讽刺把能指关系一律还原为母腹欲望的听法。

它就是这样在原语言中被说出来的；上一次，它第一次被说出，也就是说，用法语说出。

为了把它还给启发我的那种语言，只要在座没有日耳曼语专家反对，我就把它叫作 Mehrlust。[注]

> [注] 原转录作 Merhlust；按德语 Mehr（更多、剩余）与 Lust（享乐）构词，此处规范为 Mehrlust，对应法语 plus-de-jouir。

当然，我进行这一操作时并非没有谨慎地援引那个人——我有时会以这种暗示方式来做——他的研究与思想把我引到了这里；为什么不说呢？他就是阿尔都塞。

自然，照例，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人们便在聚会的咖啡馆里叽叽喳喳起来——这让我何等受宠若惊，甚至心满意足——对这里所说的话闲扯一番。说实话，在这种场合可能说出来的东西……

我并不否认它，因为我上次正是在这个层面引入自己的论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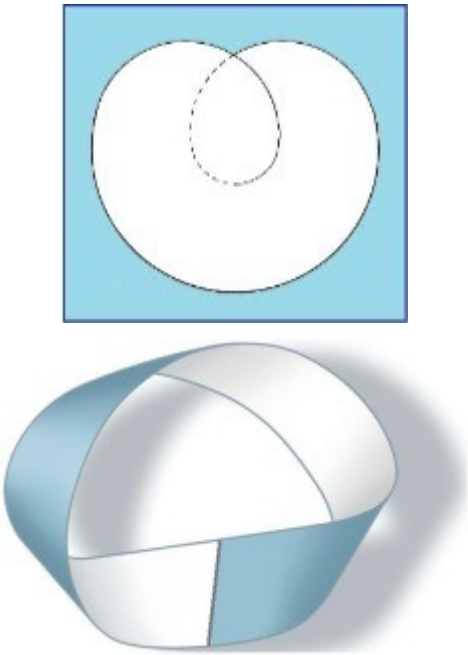
……也就是结构主义的那个垃圾化出版因素，或垃圾化宣传因素，随你们怎么称呼。我当时恰恰暗示，根据最近的回声，阿尔都塞待在其中并不那么自在。

我只是重申：不管阿尔都塞对结构主义承认什么、否认什么，读过他的人都会觉得，他的话语把马克思塑造成了一位结构主义者，尤其因为它强调马克思的严肃性。我想回到这一点，因为我也已经表明：若把我的说法看成出于某种情绪而归附一面旗帜，那就错了。

这里的关键在于——正如我在其他场合已经强调过的——当问题涉及结构时，我所陈述的东西，我已经说过：至少对我而言，它必须按其本来所是来理解，即最具实在性的东西，实在本身。从前我在这里的

黑板上画出、甚至操作那些用来说明所谓拓扑学的图式时，就已经强调：这里不涉及任何隐喻。只有两种可能：

- 或者我们谈论的东西根本没有任何存在；
- 或者，如果主体具有一种存在——我是说我们所衔接的那种存在——那么，它就确切地是这样构成的，也就是说，它恰恰像我写在黑板上的那些东西一样构成。



当然，前提是你们知道，这个小图像……

就表征它而言，这确实是我们能够放在一张纸上的全部东西；

……这个小图像显然只用来向你们表示某些连接。这些连接无法被想象，却完全可以被书写。因此，结构就是实在的。

一般说来，它由向着某种不可能性的汇聚所规定。但事情就是如此！而且正因为它是实在的。

所以，几乎没有必要谈论结构。如果我在这里说话，我说的就是结构；今天我又来谈它，是因为有人逼我这样做，是因为咖啡馆里的那些小小叽喳声！不过，我本不该需要谈论它，因为我正在把它说出来。我所说的话设置了结构，因为正如上次说过的，它瞄准的是话语自身的原因。

以含蓄的方式，而且像所有教书的人一样，当我试图履行这一功能时，我原则上向任何反驳提出挑战：请拿出一种以不同于我刚才所说的方式来说明话语之动因的话语。

我为耳聋者再重复一遍：它所瞄准的，是话语自身的原因。

若有人愿意以另一种方式说明话语，把它说成表达，或者说成同某种内容的关系、再为这种内容发明形式，那是他的自由！但我要指出：站在这一立场上，根本无法设想你们会以任何名义把精神分析实践写入其中。我是说，甚至不能把它写成江湖骗术。请听清：我在这里所说的精神分析，问题正在于它是否存在。所涉及的恰恰就是这一点。

但另一方面，精神分析通过某样东西无可争辩地肯定了自身：它是我们在这个时间点已经抵达之处的症状；让我们暂且把这个地方称作“文明”。别开玩笑啊！我说的不是文化。文明的范围更广！况且，这不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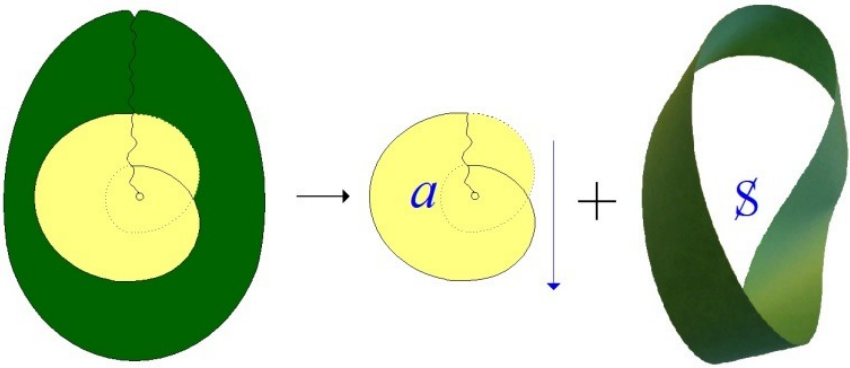
是约定问题。我们会尝试按照“文化”一词的当前用法，把它安置在一个我们将称为商业的层次上。

好！回到我的话语。

这里让我使用一个曾多次采用的隐喻，以使人感到我所谓“一种有分量的话语”是什么意思：我要把它比作剪刀在我谈到主体的实在时所说的那种材料上留下的一道剪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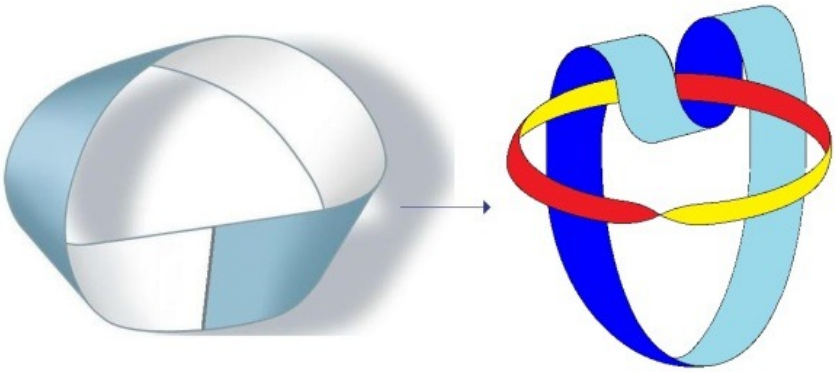
正是在所谓结构上的这道剪痕，以剪开以后各部分落下的方式，揭示出结构之所是。

如果在某处剪上一刀，关系就会改变；其改变方式使先前不可见的东西在此后变得可见。



我曾用这一点说明这里并非隐喻：请记得，在莫比乌斯带上剪一刀，会得到一条同先前之物完全不同的带子；甚至——再往前一步——在

把握这一变换时，我们可以说，正是那道剪痕本身构成了整条带子；我的意思是，只要这条带子是莫比乌斯带，事情便是如此。



这是一种能够尽可能少用隐喻来说话的方式。

换言之，从原则上说，无论你们是否把它叫作“结构主义的”……

让我们说，除了那个话语本身会在其中产生后果的实在，没有必要谈论别的东西；

……不管是否把这叫作“结构主义”，它都是我上次所谓严肃性的条件。

对于一种自称话语会在其中产生后果的技术，这一条件尤其不可或缺；因为病人之所以以人为规定的方式服从某种受到规则约束的话语，正是为了让这种话语产生后果。

任何说法都不能推翻这些意见，即便是人们看见铺陈在某些书里的那些说法也不能；那些书的文本本身从这一话语中刮取材料，却说我忽略了譬如“能量维度”。这类玩意儿，我任其过去。

当它们只是论战性回应时，我任其过去。

不过，我们现在正触及问题的要害。正如上次指出的，人们兴奋地援引“能量论”——尤其是那些连这个词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的人；我则以另一种参照取而代之，而在当下，人们很难暗示这种参照不那么唯物主义：这就是对经济学、对政治经济学的参照。

但我们也不必在这里轻视能量论。如果把我刚才所说的应用起来，那么，为了使能量论同我们的场域相关，话语必须在其中产生后果。恰恰如此，它确实产生后果。

我说的是真正的能量论，说的是它在科学中、在物理学中所处的位置。

在一段时间里，而且远在那些可笑反对意见发表以前，我就在课程中强调过：能量论只有作为话语的后果才是可设想的——相关人士完全有机会听到这些课程，因为他们后来在自己的讲演中使用了它。

即使它属于物理学，事情也同样清楚：如果不借助能指去标定尺度与水平，从而使功的初始功能——这里取物理学意义——能够相对于这些尺度和水平得到估量与评价，那么，人们甚至没有可能开始表述严格意义上一切能量论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参照一个常数，而这个常数正是所谓的能量；它同一个封闭系统相关，后者是另一个必不可少的假设。

人们能够用这些东西建立一种有效运作的物理学，这恰恰证明了话语能够产生后果是怎么回事。这同时意味着，物理学以一位物理学家的存在为前提，而且不是随便哪一位，而是一位具有我刚才所说的那种正确话语的物理学家。也就是说，这种话语值得被说出，不只是一次“心跳”；当能量论被用于一种像人们使用“力比多”概念那样妄想而含混的用途、把力比多看成所谓“生命驱力”时，它就变成了一次心跳。

简言之，说物理学离不开物理学家，并不是……

我希望这里没有哪个听者会提出这种反对意见；放在我刚才的陈述中，它会相当滑稽；

……并不是说这里提出了一项唯心主义公设。

因为我正在说的是：物理学的话语规定物理学家，而不是相反。

也就是说，在这种话语取得支配地位以前，从来不存在真正的物理学家。

这就是我赋予所谓科学中可接受话语的意义。

但问题来了：人们不可抗拒地想象，所谓实在论的论证，就是暗示这样一点……

无论我们和我们的科学在不在这里——仿佛我们的科学属于我们，仿佛我们并不是由它规定的——

……据说，自然总在那里。我绝不争论这一点：自然在那里。

物理学同自然的区别在于：物理学值得让人对它说出某些东西，话语会在其中产生后果。至于自然，大家都知道，没有任何话语会在其中产生任何后果——甚至正因为如此，人们才那么爱它！

这就是自然与物理学的区别。在任何时代，当一名自然哲学家都从未被视作唯物主义的证书，当然也没有被视作科学性的证书。

不过让我们回到论题，因为我们还没到那里。如果物理学确实给出了一种有分量的话语模型，我们自己话语的必然要求就必须从更高处重新把握。任何话语都显得孕育着后果，只是这些后果晦暗不明。原则上，我们所说的一切都必然包含后果；然而，我们不知道是哪些后果。

我们在语言中注意到……

因为我要在语言层面重新讨论事情，同时明确划出界限；

……许多语言体现出一种句法，而人们由于缺乏勇气，把这些语言叫作“实证语言”。

既然已经说到这里，而且我刚刚就自然向你们作了一个我想并非无关紧要的说明，我们为什么还要拘束，为什么不把它们叫作自然语言？

这样就能更清楚地看到语言学涉及什么，以及什么使它得以被安置在科学话语中。

十分清楚的是，即便面对语言……

由于人们忘记了语言是一种自然现实，无论我们赋予它何种优先地位；

……有关语言的一切科学话语，都通过缩减其材料而呈现。人们突显出一种运作，在其中可以把握后果；我要更进一步说，后果这个概念本身连同它的各种形式——例如必然的或偶然的——都在其中得到把握。因此，人们实施一种话语切分；正是这一点使我最先肯定的说法获得全部分量：不存在元语言。这个说法在自然语言的场域中是真的。

但是，一旦你们实施这种材料缩减，这是为了什么？我刚才已经说了：为了突显一种能够把握后果的运作。而一旦把握这些后果，你们便把它们衔接进某样完全有权被视为元语言的东西；只不过“元”这个词只会制造混乱。因此，我宁愿说：从话语中的这种分离所涌现的，是必须直呼其名的逻辑——我在这里不作更多说明——而逻辑始终只受材料缩减这一项条件制约。现在我来说明自己的意思。

所谓材料缩减，意思是：逻辑开始于历史上的一个确切日期；当时，有人懂得怎样处理自然句法中发挥作用的某些语言要素，这位开创逻辑的人以一个简单字母取代了其中某些语言要素。

逻辑开始于这样一个时刻：你们在“如果这个，那么那个”中引入 A 与 B。

只有从这里开始，你们才能在语言中围绕 A 与 B 的用法，提出若干公理和讨论法则；它们配得上“元语言的”衔接这个名称，或者如果你们愿意，也可称作“旁语言式的”衔接。[注]

> [注] 原文 para-langagières 中的前缀 para- 表示“在……旁边、与……并行”，并非“近似、准”的意思；故译作“旁语言式的”，以保留它同 métalangagières（元语言式的）的构词对照。米勒本亦作 para-langagières。

所以：

- 正如不存在一种像上帝的仁慈一样延伸到整个自然的物理学，
- 也不存在一种把整个语言包围起来的逻辑。

尽管如此——正如我说过的——仍然只有两种可能：

- 要么，在精神分析这里停留片刻是妄想、是荒谬的疯狂……

而它在那些出版物——其中大多数——里的确完全呈现出这种外观；

……也就是在精神分析这里停留；

- 要么，它所陈述的就是：你们所是的一切——请一直听到“有感受的存在”这一层面……

我并没有只说“有思想的存在”；况且，我们没有理由厌恶“思想”这个词，难道思想会是那些唯智论知识分子的特权吗？众所周知，他们是这个下界的毒药——当然，也是精神分析这个下界的毒药；

……你们作为“有感受的存在”所是的一切，都落在话语后果的作用之下。

甚至你们的死亡——我是说你们关于死亡所能抱有的那个苍白观念——也无法同你们能够言说它这一点分开；而我在这里说的不是天真地言说死亡。你们为自己的死亡形成的观念，我称之为“苍白的”，因为它对你们确实没有多大分量；这个观念无法同你们围绕死亡所能编织的最充分话语分开。

正因如此，你们对死亡的感受才如此苍白。我甚至要说，你们根本无法以天真的方式开始言说死亡。

因为我这里暗示的根本不是原始人很天真、所以才用那种滑稽方式谈论死亡。他们总把死亡说成一桩诡计、一次中毒、一道诅咒、某个地方出了毛病的玩意儿，总之说成一场事故；这丝毫不能证明他们是在天真地谈论它。如果你们觉得这很天真，那可真是！

恰恰相反。不过也正因如此，他们同样服从这条法则。

他们对自己死亡的感受，同他们所能说出的死亡不可分离；此即所要证明的。

刚才，在那些本来可以在这里学到一点东西、洗掉自己含混嘟囔的人中，有一个人[注1]走出去了；他大概觉得我说的都是陈词滥调。看来这些话必须被说出来，否则，在我刚刚说了话语是否产生后果的这一切以后，我又何必费这个劲？

> [注1] 指弗朗索瓦·佩里耶（François Perrier）。

无论如何，我的话确实产生了这个人离场的后果，而这个后果具有指示意义。

正因如此，在精神分析中，如果有一些头脑受过所谓

——我不知道为什么，由于一种由来已久的拘谨——数理逻辑的训练，那将至关重要：仿佛还存在另一种逻辑似的。它就是逻辑，如此而已！

只不过，逻辑引起了数学的兴趣；这就是它同亚里士多德逻辑之间的全部区别，后者显然

并没有让数学产生多大兴趣。

逻辑引起数学的兴趣，这对逻辑而言是一种进步，没错。这种数理逻辑——还是直呼其名吧——对于你们在实在界中的存在至关重要，无论你们知不知道。

正因为你们对此所知甚少，才会不时发生一些撼动人心的事情，一些最近才发生的事情。人们等着我谈它；我会谈的，我会谈的！

一切取决于我今天要花多少时间展开为你们准备的内容；我很想在离开你们以前，像这样给你们一点提示，不过这并不确定，因为我从来不太知道……我带给你们的内容从来没有十分精确的时间安排。

问题不在那里：无论你们知不知道。古怪的问题是——显然，我刚才已经暗示了这一点，因为我说“无论你们知不知道”——数理逻辑对于你们作为主体的存在具有这些后果，这是否一直都是真的……

我刚才说过，这些后果就在那里，无论你们知不知道；

……因为这样一来，问题便是：在所谓数理逻辑诞生以前，这一切怎么可能发生？

这就是上帝存在的问题。

我已经指出过这一点，但我再重复一遍——重复再多也不为过：在数理逻辑已经影响你们的主体存在以前，它是否就存在于上帝的理解力中，而你们的主体存在是否从那一刻起就已经受其制约？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话语会产生后果”这一进展正是围绕这里开始生效。

也就是说，必须已经有某样依附于话语效果的东西，数理逻辑的话语才能诞生；而且无论如何……

即使主体存在中的某样东西已经能够表征某样我们可以在事后联系于逻辑话语在这一存在中某些效果的东西，

……也必须十分明确、必须牢牢坚持：这些后果不同于数理逻辑的话语被发出以后所产生的后果。

必然的东西与偶然的东西正是这样被安置在实际得到维持的话语中。因此，我实在看不出，结构参照怎么会忽视历史维度。问题只是要知道我们谈的是哪一种历史！

在我看来，历史唯物主义所包含的历史严格符合结构性的要求。

在“抽象劳动”……

我是指那种从中抽取出这一抽象的劳动，也就是作为社会平均量的劳动；

……尚未由某样我们将称作……

我不保证第一个词完全准确，但我要说一个有分量的词；

……市场的绝对化所产生以前，剩余价值已经存在了吗？

极有可能的是——而且理由充分：我们正是为此引入了剩余享乐——可以把市场的绝对化只看作剩余价值在话语中显现的一个条件。

因此，必须先发生这一点……

它很难同某些语言效果的发展分开，也就是市场的绝对化必须发展到把劳动本身也囊括进去；

……剩余价值才能被界定为这样一种情形：人们用货币或不用货币——既然处于市场中，当然是用货币——按照劳动的“真正价格”支付劳动；这个真正价格由市场中的交换价值功能界定，但在作为劳动果实、作为一种使用价值而显现的东西中，在这个果实的真正价格中，仍存在着未被支付的价值。

这种未被支付的劳动……

尽管相对于市场的一致性，在资本主义主体的运作中，它得到了公正的支付；

……这种未被支付的劳动，就是剩余价值。它是构成资本主义逻辑之资本主义话语的那些衔接手段的果实。这样衔接起来，无疑会引出有关工人所受挫折的诉求。

当“我”处在工人的位置上时——这种情况越来越普遍——这会导致“我”在系统中占据某种位置。

它导致这一点，颇为奇怪；这正是必须说出的，因为这里所涉及的，不过是一种界定得十分完备的话语的后果。工人作为工人、作为“我”，亲自把自己写入这一话语。我在这里说的是“我”；请注意，我没有说主体，而在前面我说了资本主义主体。我要慢慢来，因为说到底，我还会回到这里，我们会再见的——我希望中途离场的那些人除外——而你们将看到，我之所以：

- 在这里说主体，
- 在那里说“我”，并不是毫无理由，因为它会在某个层面重新出现，而且这个层面早就应该发挥作用了，因为它就是我的图式。我十多年前就在一群蠢驴听众面前构造了这个图式：直到现在，他们还没有找到“我”在这个图式的哪里！

所以我终究得给他们解释。要解释，我就必须准备。我们正在耕作。这是劳动。

但愿我能在结束以前告诉你们，对我们而言——在教师的这一话语层面——劳动处在什么位置。

因此，奇怪的是，这会导致挫折观念，随之而来的是种种诉求，以及人们在“革命”名下辨认出来的小小重构。这很奇怪，也很有意思。但我无法阻止自己：从现在开始，在我于这个精确点上所作的衔接中，被引入的是冲突维度。

很难用别的方式标明它。我说过，这很奇怪，也很有意思。这至少应该促使你们承认它；不，我要用这个同样有意思却很奇怪的奇怪词语来标明它，这个词就是真理。

真理可不能这样一下子就被抓住——对吧！我当然已经有一次像这样引入过它，把它置于同知识的连接之中——我曾试图画出这个连接的拓扑学——因为在精神分析中，很难谈论任何东西而不引入这种连接。

这清楚表明我们必须何等谨慎，因为天知道我在这件事上听到了多少四处乱跑的蠢话！

我们会努力再靠近一点，看看资本主义现实同科学的关系如何并不太坏。这样大概还能运作一段时间；我甚至要说，它同科学相处得相当不错。

我说的是现实，不是吗？我没有说实在界。我说的是建立在资本主义主体之上的东西；这种东西从根本上嵌入承认之中的诉求那里产生——否则，马克思的话语就毫无意义——也就是从承认

所谓剩余价值而产生。这严格说来，是科学在某种属于主体秩序的东西中的介入。

显然，在某个层面上，它同科学相处得相当不错：人们把形制十分完善、甚至可以居住的物体送入太空轨道。但在更切近的层面，在革命以及革命产生的各种政治形式由之生成的层面，我们标为一个真理层面的那种挫折是否已经得到完全解决，并无定论。

工人无疑是这个冲突要素、即系统真理的神圣场所：一种知识越是同自身在存在中的所感知之物同一，便维持得越完善，而它却在某处撕裂开来。

那么，让我们迈出“这里无疑涉及同一种材料”这一事实所允许的一步。

让我们摸索一下结构织物是怎么回事，并剪下这一刀。

这里谈的是知识。我刚才正是相对于科学形式的知识，小心衡量在两种关系中、在我们政治世界中彼此对立的两种现实中发生的情形。知识……

尽管我刚才似乎已经起头谈论它；

……知识不是劳动。知识有时值一些劳动，但它也可以不经劳动就给予你们。

在极端处，知识就是我们所谓的价格。价格有时体现为货币，而知识同样如此！知识值钱，而且越来越值钱。这本该照亮你们！什么东西的价格？很清楚：放弃享乐的价格。最初，我们正是由此开始略知一二。

为此并不需要劳动。不能因为劳动意味着放弃享乐，就认为一切享乐的放弃都只能通过劳动实现。

只要你们懂得克制自己、把自己收住——正如我上次为界定思想而暗示的——一种这样的启示便会降临。稍微停顿片刻，你们就会发现，比如说，女人不只靠面包活着，也靠你们的阉割活着——这是对男性而言。知道以后，你们就会更稳妥地引导自己的生活。

这就是一种使用价值！

知识同劳动毫不相干。但是，为了让这件事中的某样东西得到照亮，必须存在一个市场、一个知识市场，知识必须成为商品。而这正迅速发生。即使人们对此还没有观念，至少也应当从事情正在取得的形式中获得一点提示，例如看看大学在一段时间以来呈现出的集市场气氛。

有些这样的事情，我曾顺带从其他角度谈过：例如，不存在知识产权。

这不意味着不存在盗窃。财产甚至正是这样开始的。这一切十分复杂。

当然，它只从人们开始给在国外所作的讲演付费以后才存在[注2]……

> [注2] 参见 1965—1966 年研讨班《精神分析的对象》，1966 年 3 月 23 日与 3 月 30 日课。

我的意思是，讲演在国外会得到报酬，而如今甚至在法国也开始了；

……从那一刻起，任何在这种投机中表现得格外显眼的人，都可以被颁发一个我从前在私下圈子里所谓的“令人反胃大奖”。[注]

> [注] Prix haut-le-cœur 把“奖项 / 价格”（prix）同 haut-le-cœur（反胃、作呕）并置，讽刺知识市场中的声望定价。

不过，这一切都只是轶事。知识成为市场，绝不是由于人的腐败或愚蠢。

例如请理解，众所周知，索邦大学长期以来一直是这种负面品质、这种软弱的特选场所。在整个历史中，人们处处都见过这一点：

- 到了拉伯雷的时代，他们已经是一群混蛋；
- 到了詹森派的时代……

他们从不失手，总是站在好的一边，也就是坏的一边！新东西不在这里。不是这个！

我寻找过那些被可笑地称作“事件”的事情的根源：这件事里没有丝毫事件可言，不过我会在另一个时候给你们解释。科学得以统一的过程

本身，由于从一种具有后果的话语那里取得结点，便把所有知识缩减到同一个市场；对于我们正在追问的东西而言，这就是关键参照。

从这里开始，我们可以设想：这里同样有某样东西按照科学市场正在形成的规范，以其真正的知识价格得到支付，却仍然是无偿取得的。这就是我所谓的剩余享乐。

从知识出发……

这并非新事物，但只有从市场中各种知识的同质化出发才会显露；

……人们终于看见，享乐得到编排，并能够被建立为一种受到追寻的、倒错的享乐。

那么，在这种情形中，什么表征了人们所谓的“文明及其不满”？

那是一份从放弃享乐中取得的剩余享乐，而知识价值的原则恰恰仍受尊重。

知识是一种财物吗？这就是被提出的问题，因为它的相关项是：“Non licet omnibus——正如我已经说过的——adire Corynthum。”[注3]

> [注3]　拉丁语意为“并非人人都获准去科林斯”。在著名交际花莱丝与芙丽涅的时代，科林斯是享受昂贵欢愉的城市；许多人不得不放弃前往，与其说出于明智，不如说出于贫穷。因此人们说：不是人人都能去科林斯。

因此，并非人人都能接近剩余享乐。那么，在这件事中，究竟什么得到了支付，什么没有？

上面已经看到，是劳动。但在这个域中，所涉及的是什么？我刚才已经指出：从剩余价值功能中涌现的冲突性之物为我们指明了道路；我已经把它称作真理。

每个人只通过剩余享乐的功能嵌入享乐，而他在同享乐的关系中承受痛苦的方式，就是症状；症状之所以显现，是因为从此只有一种平均的社会真理，一种抽象真理。知识无疑总按照其真正价格得到支付，却低于这个真理始终为那些并不处在真理中的人所产生的使用价值；这就是由此造成的结果。

这就是剩余享乐、Mehrlust 的功能所包含的东西。这个 Mehrlust 尽管嘲弄我们，我们却不知道它藏身何处。亲爱的孩子们，这就是为什么你们的女儿不会说话！也就是说，这就是五月里为什么闹得天翻地覆。那是一场大规模的“取得言说”——一位在我的场域中地位不可忽视的人曾这样表达。

“取得言说”：我认为，若把这种“取得”同攻占任何一座巴士底狱建立同源关系，那就错了。

我宁愿把它比作吸一口烟或来一剂毒品。因为在那个场合明确显现的，正是真理。

一种集体真理；但必须从罢工的意义上理解它……

罢工同这个真理的共鸣相当不错；

……罢工恰恰是把集体同劳动焊接起来的那种关系。它甚至是唯一的关系。

因为，若以为流水线上的一个家伙是在集体地工作，那就完全错了。

工作终究是他本人干的！在罢工中，劳动的集体真理显现出来；而我们在五月看到的，就是真理的罢工。

在那里，同真理的关系同样显而易见。真理铺满了墙壁。这时候当然必须记得，幸好我在三个月前已经清楚标出：蠢话之真理不免提出真理之蠢话这一问题。[注]墙上甚至有些蠢话，简直像是出自拉康的话语。它就这样——当然是碰巧——几乎逐字逐句地复现了拉康的话语。显然，这是因为从语境中抽出来的东西可以是真理，但这并不排除它们同时是蠢话。

> [注] 原文把 la vérité de la connerie 与 la connerie de la vérité 对调：前者是“蠢话之中所含的真理”，后者是“真理本身所带的蠢话”。若译成“愚蠢的真理 / 真理的愚蠢”，就会抹去两个属格结构互换所形成的回环。米勒本保留了这一对举。

正因如此，我偏爱的是一种无言说的话语。

古怪之处在于，我们看见了一种充满激情的追问；它从我所谓的——我想你们会看到他的轮廓逐渐显现——共产主义神父的心灵里涌现出来。他的仁慈同样在自然中没有界限。人上了年纪，就可以指望同他一起听些道德训话；这些东西随年龄而来。

其中有一个人，我永远给他别上“Mudger Muddle”这个称号[注4]。这是我给他的名字，是我自己的创造。

> [注4] 指吕西安・戈德曼（Lucien Goldmann）。

这个名字让人想起鳄鱼、鳄鱼浸泡的泥浆，以及它如何用一滴娇柔的眼泪把你吸引进它那个仁善的世界。

我在人行道上、在圣日耳曼大道遇见了他，Mudger［泥泞者］Muddle［混乱］。他告诉我，他正在寻找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被——被什么？——被这一切散发出的幸福淹没了。

但他没有想到，幸福可能来自真理的罢工。当然，谁会不为此幸福呢？

真理在我们存在的每一刻都以其分量压在我们身上；由此，我们可以意识到，从此只同它保持一种集体关系意味着什么。因此，我并没有贬低那些铺满墙壁、有时显得很蠢的真理。我已经告诉你们，没有人注意到它们同样存在于我的话语中。

因为在我的话语里，它们让人害怕。不过在墙上，它们同样让人害怕。真理正是在这里凸显出来：如此众多的蠢东西造成无与伦比的恐惧；当集体真理走出来时，人们知道，整个话语都可能滚蛋。

就是这样。它已经稍微回到队列中了。但它仍在酝酿。正因如此，资本正在外逃。

好吧，既然我今天冒险给出了自己对所谓“事件”的解释，我想对你们说：不要因此以为，这会使进程停下来。

如果你们没有看到，眼下我所谓的知识市场甚至根本不可能停下来，那就错了！而且，正是你们自己会采取行动，使它越来越稳固地建立。

改革中出现了“价值单位”这样的概念，出现在人们想颁给你们的那些小纸片层面；而价值单位，就是这个！它标志着知识将在这个场域中、在这个名为大学的市场中越来越成为何物。

所以，当然必须十分密切地跟进这些事情，至少让我们能够辨认自己的位置。十分明显，真理可能在这里具有痉挛性的功能；但它根本不会替你们每个人调节其主体存在。

至于真理——我上次已经提醒过你们——天哪，在一篇文本中，我对它十分友善；我让它说出我能赋予它的最聪明的话，而这些话是从我不说真理时所说的话中借来的。

换言之：“没有任何话语能够说出真理。”能够维持的话语，是那种能够维持足够久、让你们无须要求它为自身真理作出交代的话语。等着看吧，到要见真章的时候，会有人站到你们面前说：“精神分析嘛，你们知道，我们什么也说不了！”

如果你们想掌握这个名为知识的价值世界，就不能接受这种腔调；你们必须提出要求。

如果一种话语躲闪，你们只有一件事可做：要求它作出交代——为什么？

换言之，一种不通过说出某样东西来衔接自身的话语，就是虚空的话语。不要以为“一切都是虚空”——这是我上次离开你们时所说的——在这里是别的什么；它只是一个诱饵。正如我告诉你们的，我想让你们带着安宁的心灵离开，直到我重新接续这一话语。

至于那些把一切话语的本质虚空设为原则的人，下一次，我对你们所作的这一话语将从这里重新把我们聚在一起。

第3课 · 1968年11月27日

上一次，我们抵达了一个点；它要求我今天给你们作一些我称为拓扑学的澄清。我在这里引入拓扑学并非新事物，但必须把它同我今年以某种形式引入的东西连接起来；这种形式标明知识同某样东西的关系——后者当然更神秘、更根本。危险恰恰在于，人们会把这个东西当作相对于形式场域的背景功能来理解，而这里涉及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我所说的是享乐。

享乐显然构成了我们在精神分析中所谈一切的实体，这一点再明显不过。由此可以清楚知道，享乐并非没有形式：享乐在这里具有这样一种效力，使我们能够引入严格说来属于结构的剩余享乐功能。

在我最近的话语中，这个剩余享乐相对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以同源结构的功能显现。“同源结构”恰恰意味着——而且我已经强调——它们的关系不是类比，这里涉及的正是同一回事。

这里涉及的正是同一种织物，因为问题在于话语的那道剪痕。我说清楚了吗?

如果说在我的话语中受到牵涉的确实是这一点，那么，凡长期跟随我所作陈述的人都能看出，剩余享乐同剩余价值的这种关系围绕什么功能转动：它就是对象（a）的功能。

如果说我在某种意义上发明了这个对象（a）……

正如可以说马克思的话语所发明的——这是什么意思？——是对剩余价值的发现；

……这当然并不是说，在我自己的话语以前，人们从未接近过对象（a）；人们曾把它叫作［……］，但这种方式显然不充分，正如马克思的话语以严格形式使剩余价值显现以前，对剩余价值的界定同样不充分。

不过，重要的不是从发现的重要性层次强调这种等价。

重要的是：如果我首先把发现界定为一种话语效果，那么我们能够怎样思考发现这一事实本身？

因为这里所涉及的不是某种理论，仿佛理论覆盖着某样会在特定时刻显现出来的东西。对象（a）是分析话语的效果；作为这样的效果，我对它所说的无非就是这个效果本身。这是否意味着，它只是分析话语创造的人为产物？我所标出的正是这一点；它同我围绕分析家功能提出的问题之根基相一致。

如果分析家本人不是这种效果——我要更进一步说，不是这种由历史中的某种作用所产生的症状——那么，就不会有分析话语，当然也不会有对对象（a）功能的揭示。这种历史作用意味着：知识同享乐这个谜样根基的关系发生了转变；而知识对主体位置具有规定作用。

不过你们看得很清楚，人为产物的问题在这里发生了改变、被悬置，并在一个事实中找到中介：通过一种话语效果发现的东西，已经在历史中作为话语效果显现。换言之，精神分析之所以作为症状显现，是因为知识在历史中的一个转折——我说的不是知识的历史——也就是

知识在历史中所起作用的转折已经存在；可以说，它为我们集中起这一功能，把它呈现给我们，使它落入我们够得着的范围。我说的就是由对象（a）所界定的功能。

很清楚，除了一个人以外，没有谁……

她是我的意大利语译者；我不会冒犯她的谦逊：她今天早上误了飞机，所以不在这里；

……在一段时间以前十分清楚地看出了剩余价值功能同对象（a）功能的同一性。为什么没有更多人？

如果可能有人已经说出这一点，只是没有传达给我，为什么说出它的人没有更多？

古怪之处正在这里。当然，当我就地把握分析话语前进的困难、把握随着它继续推进而不断增长的抵抗时——这样做是我的命运——这种古怪也会有所缓和。

然而，这难道不奇特吗……

我这里有一项见证，它毕竟因为出自最年轻一代的某个人而获得价值；

……难道不奇特吗：通过一种我当然不会指认为自己话语效果的效果，而应指认为那种日益增长之困难的效果——这种困难由我所谓“知识市场的绝对化”所产生——我能够频繁触及……

我同新来一代的交流何等容易；

……通过一个小小的计算实验，我得以算出他们的平均年龄；让我们说，就是那些二十四岁的人。

我不会说，到了二十四岁人人都是拉康派；但可以肯定，从前——在那个时代，正如人们所说——我在使人听懂这一话语时遇到的那些困难，可以说已经不再发生。

至少，它们不再出现在同一个位置；我面对的任何人——我甚至是说并非精神分析家的人——只要从最现代的角度接近知识问题，并且对逻辑领域稍有开放，情况就是如此……那边想让我说得再大声一点吗？你朝我做了个小手势……好！

况且，正是在这一代人的层面，人们开始研究我的《文集》——我已经听到回声、见到成果与结果——甚至开始产出所谓文凭论文或学位论文；总之，他们开始接受大学传递的考验。

最近我得以看到——这丝毫没有让我惊讶——这些年轻作者很难从《文集》中抽取出所谓的公式，一种能够被接受并归入人们为他们提供的抽屉里的公式。可以肯定，他们最无法把握的，正是书中构成其分量与本质的东西。

无疑留住这些读者的——知道他们竟如此众多，总让我十分惊讶——恰恰是书中所表征的劳动维度。我的意思是，其中每一篇《书写》都表征了我必须移动、推动、搬运的某样东西，它属于一种并非个人层次的抵抗维度。本质上，这是因为我开始说话时的那些世代，已经是在同知识的这种全面滑移关系中以更高年龄层的人组成；说到底，他们在各方面受到的训练都采取这样一种方式：没有什么比把他们安置到精神分析这种预示性的、揭露性的经验层面更加困难。

正因如此，我今天尝试衔接这些内容时，怀有某种希望：年轻一代给予我的关注，会同实际呈现为一种话语的东西接合起来。不过，绝不要期待这种话语会明确宣示一种立场，要同分析话语这一进展中真正发生的东西保持距离。

我把主体陈述为话语本身的效果，这就绝对排除了让我的话语成为一个体系的可能；而它的困难正在于，通过自身的进程指出，这一话语如何受主体的某种从属关系支配……

我在这里充当支撑的精神分析主体，从属于支配它的东西，而后者依系于全部知识。

大家都知道，在若干点上，我的立场同那些以认识论之名提出问题的立场是一致的；这个问题可以说始终能够由下面这句话界定："究竟什么欲望以最隐秘的方式支撑着看起来最为抽象的话语，比如说，数学话语？"

然而，在我必须安置自己的层面，困难属于完全不同的秩序。理由是：即使我们能够悬置"什么驱动数学话语"这一问题，数学话语的每一步操作显然都是为了每时每刻堵住、省略、重新缝合并缝合关闭这个问题；请记得四年前已经在这里以缝合功能显现的东西。相反，分析话语所涉及的，是让主体的这一功能获得充分的在场，把逻辑话语中的缩减运动翻转过来，使我们不断重新聚焦于缺口。

这件事之所以更加成问题，是因为除了人为手段以外，我们绝不允许填补缺口；而当我们准许自己标明这个缺失时，必须清楚指出自己此刻在做什么：这个缺失是某样试图对它进行意指、却依照定义不可能是能指之物的意指效果。

我们写出 $S(\mathcal{A})$，即被划杠大他者之能指，是为了以某种方式标明这个缺失；正如我多次衔接过的，它是能指中的这个缺失。这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也能承认，这个缺失是专属于我们迷失命运的某样东西，那么，什么表征了能指中的这个缺失？

我们在那里标明缺失；它始终是同一个缺失。如果有某样东西使我们同历史发生关系，那就是设想人们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能够怎样防范这个缺失。不过，这不是我今天来到你们面前要提出的问题。恰恰相反，我已经说过，这里涉及的是拓扑学。

这些天、这段时间，如果有一个公式被我不断强调和重复，那就是这个把主体之规定扎根于下述关系的公式：一个能指表征主体，为另一个能指表征主体。这个公式的优点是把主体嵌入一个最简单、最简约的连接：能指 1，即 S_1，同能指 2，即 S_2 的连接：$S_1 \rightarrow S_2$。

我们必须从这里出发，以免失去——以便再也不可能有片刻失去——主体的依存关系。

这个能指 1 同这个能指 2 的关系，对于所有那些人……

到了一定时候，希望找到这样的人并不罕见；

……对于所有对逻辑、尤其对集合论中所谓“有序对”稍有听闻的人，我在这里最多只能给出提示；如果有人向我提出要求，我以后可以作一番说明。不过，把这一理论参照连接到这里十分重要。

相关知识卡 拉康的主体定义：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 ・ 有序对、隶属与包含：集合论结构与主体公式

然而，我称作我的话语的东西并非始于昨天。我的意思是，正如我上次向你们预告的，我们的道路把我们带到某样东西的边缘；它早已在经验本身的层面上构成，我甚至要说，在劳动的层面上构成。这种劳动在于：让那些愿意跨过障碍的人进入我的话语，进入一句带有激发性的“我说”；而障碍仅仅来自这样一个事实：这一话语曾经在某个时刻开始于一个机构内部，而这个机构本身正是为了悬置它而设立的。

我曾试图在知识关系的根本关联中定位并构造这一话语；有些翻开过我书的人，能够在某一页[注1]看到它被命名为“图式”。

> [注1] 参见《文集》中的《主体的颠覆》，第 805 页（或第二卷第 285 页）。

十年！这个操作在 1957—1958 年《无意识的形成》研讨班中问世，已经整整十年！

为了在问题的要害处明确标出事情，我要说，这一构造始于对 Witz 的评注……

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谓的俏皮话；因此，我说，正是从俏皮话开始。

说实话，为了在这里接上我上次停下来的点，我并没有直接回到这一话语本身……

我转向的，是某样必须这样评价的东西：它虽不完美，却也没有显出什么特别的疏忽；它仍具有见证效力，证明在那个日期，《心理学通报》确实刊印了这份报告、这篇摘要。[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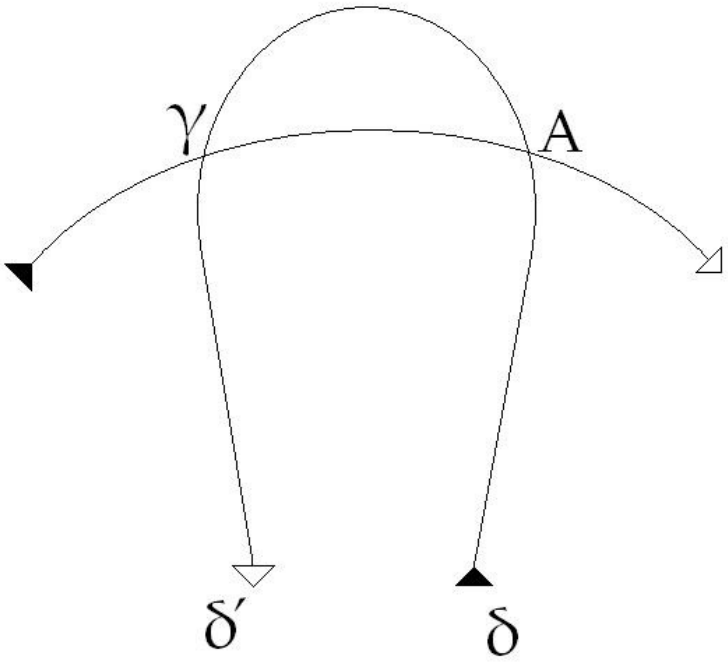
> [注] 此处工作底本的断句容易使 ne témoigne pas de négligences singulières 被误读成肯定句。米勒本明确保留否定：sans être parfait, ne témoigne pas de négligences singulières，即“虽不完美，却并未显出特别的疏忽”。

从中可以看见，在那个相对于尚未得到命名的对象（a）之显现而言如此史前的时代……

当时的层面接续着我前一年围绕《对象关系》［1956—1957］所作的工作；

……对象（a）虽未得到命名，却已经以转喻对象的功能得到确切预示；任何听过后续内容的人都能看见这一点。

从那一刻起，各样东西便已被安置到各自位置；任何人都无须借助未发表的笔记，就能在这份《无意识的形成》摘要中找到见证。摘要第一部分涵盖 1957 年 11 月 6 日、13 日与 20 日三课。我们看到第一幅图是这样呈现的：



十分清楚，这条线在 δ 处出发，抵达 δ́。

无论我们是否标出 δ́，都很清楚……

看看这条曲线的图形：末端有一个箭头标记，起点有一个小金字塔；

……不可能让它从这里出发、向相反方向行进。不过这有什么关系！

除去这个细节，摘要作者的见证仍然具有意义。

它的意义尤其在于，它见证了下面这些内容：

- 如果——这一点如今已很寻常——图式的这份初稿具有在某处写下能指链统一性的功能，那是因为这条链只有在重新切过那种以先将来时规定它的意向之处，才会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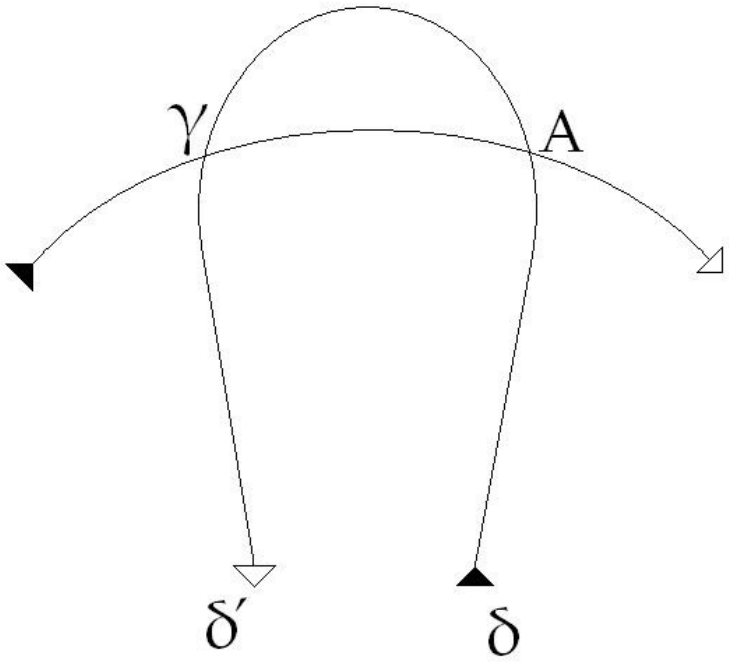
- 如果有某样东西建立起来，即想要说出之物，那么，话语中将要展开的东西只有在重新同它会合时才会完成；换言之，它只有以这里所标明的方式，即回溯性地，才取得全部效力；

- 从这里出发，我们可以初步解读同一个被当作大他者、当作代码场所的 A 的关系；也就是说，为了让这些要素在意向的封印下从中被提取出来，并一个接一个写下、从那里以一串 S_1、S_2、S_3……的形式展开，我们必须预先假定一个语言宝库。换言之，它们形成一句只有等到某样东西得到牢固实现时才会闭合的句子。

哪怕只从教学角度看，还有什么比我当时作出下面的衔接更加自然……

说到底，当我如今想到这段行进何等漫长时，为什么不该因自己当时纵容这种软弱而发抖？感谢上帝，事实并非如此。我从当时那位记录者笔下读到——尽管有所疏忽，他仍把这里的本质记得十分清楚：

……“我们的图式所表征的不是能指与所指，而是能指的两种状态。”



回路［γ → A］……

我不照他的说法向你们重复，因为他说错了，但显然指的是这一条；

……由［→ γ → A →］标出的回路，“表征能指链，只要它仍能渗透隐喻与转喻的效果；因此，我们认为它是在音素层面构成的”。

第二条线［δ → δ’］就是你们在这里看到画出的这条线。图式复制有误，标记位置也不正确，由此造成一些混乱；我说的只涉及字母标记的层面：第二条线表征话语的回路，即由义素构成的日常话语；这些义素当然不以单义方式对应所指，而是由用法界定。

你们很容易感觉到，在我构造它的这个层面，这一点如何可能受到一种必要性的制约：必须安置……

但人们仍须看见，这就是最明显的入口；

……必须安置无意识的形成，因为它有时能够产生 Witz；我们要安置的是“famillionnaire”一词形成时发生的情形。难道不是很明显，这只有在下面两种东西能够以一种精确的、在结构上可界定的干涉相互交切时才会发生：

- 某样在音素层面发挥作用的东西［→ γ → A →］；
- 同某样属于话语回路［δ → A → γ → δ’］、属于最日常话语的东西？

当希尔施·亚辛特……

至关重要的是，这里讲述故事的不是亨利·海涅——另一个 H.H.；

……当希尔施·亚辛特谈到所罗门·罗斯柴尔德，说后者以“完全亲切的”方式接待他时……

话语回路上出现的是“亲切地”（familièrement）；

……他却说，对方以一种“famillionnaire”的方式接待了他。[注]

> [注] Famillionnaire 把 familier（亲切、随和）与 millionnaire（百万富翁）压合起来。依本项目第五研讨班译法保留法文，以保存音素重叠与凝缩。

也就是说，他把这些附加音素写入其中、让它们进入其中，实现了这个无价公式；它对任何人都不乏效力，正如弗洛伊德在某处所说：这种亲切总带着数百万的余味。

- 这不是俏皮话；如果你们这样把意思展开，没有人会笑；
- 如果你们把它说出来，如果它以“famillionnaire”的形式显现、穿透出来，笑声就不会缺席。

不过，笑声为什么不会缺席？它之所以不会缺席，十分确切地是因为一个主体受到牵涉。

当问题是要知道把这个主体安置在哪里时，十分明显，正如弗洛伊德本人所衔接的，我们只能看出这个主体始终在一个三重域中发挥作用：

- 只有相对于第三方的在场，才存在俏皮话；
- 俏皮话本身并不单靠一个对话者传给另一个对话者而成立，即不单靠希尔施·亚辛特把事情讲给朋友听的那个时刻；它成立于这位朋友察觉自己已经身处别处、即将把它讲给另一个第三方的时候。

事实上，当这另一个第三方重复俏皮话时，这种三重性仍被维持；因为，为了让俏皮话作用于他将要讲给的那个人，希尔施·亚辛特在这里恰恰必须独自留下，并从自己的位置追问：讲述者同讯息转达所指向的人、即新听众之间发生了什么。

这个“famillionnaire　性”的敏感点，还能在哪里？它恰恰在于每个传递者都会漏掉的这一点，也就是主体的这种新颖性；在适当情形下，我

会毫不犹豫地把它移植到我让其介入的关系场域中，我已经以资本主义主体这个术语把这一场域引入我们的话语。

在下面这种铁网的网眼之间穿行的每个人，其功能是什么……

某些人剥削另一些人这个概念并不足以标明这种铁网；

……所有没有被夹在链条两个极端的人，从这个视角看，除了雇员还能是什么？

这声温和的“famillionnaire”笑话在每个对话者之间传递；恰恰因为每个人都在不知不觉中感到自己作为雇员受到牵涉——或者随你们怎么说，作为第三产业的参与者受到牵涉——它才让人发笑。

我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自己从希尔施·亚辛特口中听到这则笑话的人是亨利·海涅，这一点并非无关紧要。但别忘了，说到底，即使希尔施·亚辛特确实存在过，他同样也是亨利·海涅的创造物。我已经充分展示过亨利·海涅同贝蒂男爵夫人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任何人若从这一角度进入某样看起来只是一记尖峰、一次凸起、一则俏皮话的东西，他之所以发笑，是因为受到一种特定财富形式所实施的捕获牵涉——不是任意一种财富形式；它以某些方式作用于一种关系。这不仅是社会压迫关系，而且是主体在支配其整个位置的知识中受到利益牵涉的关系。

不过，重申这个结构、重申我从这个点起严格区分话语回路的意义，在于表明：用来补全我们对话语之初步近似的东西，其真正功能已经由此得到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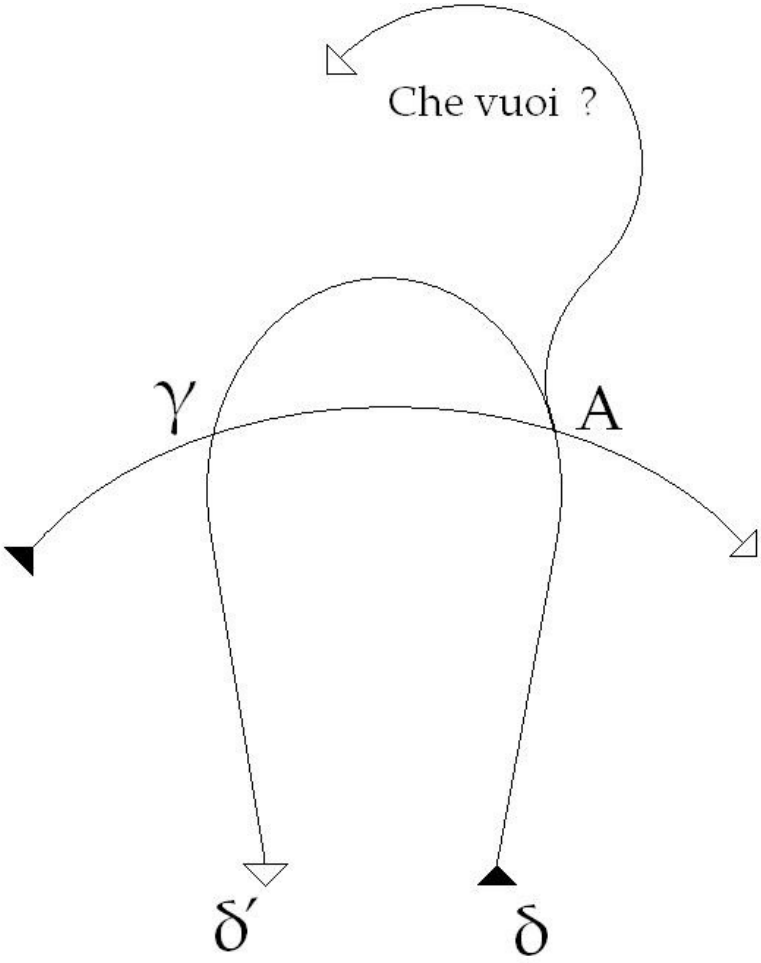
也就是说，若不把它同某样看起来……的东西重叠，就无法围绕主体功能作出任何衔接；

它之所以处在另一个层面，只是由于纸张的维度；

……它看起来呈现为上层，但其实只是——我们完全可以反过来描绘它——恰恰悬挂在大写 A 的这个功能上；而这正是我们今天必须追问的功能。

我们追问它，是因为话语没有任何一个部分不会自行追问它。

我已经说过，它如何由分析话语本身如此清楚地衔接、如此明确地突显；当我开始这样画出它时，我可以说自己引入了这个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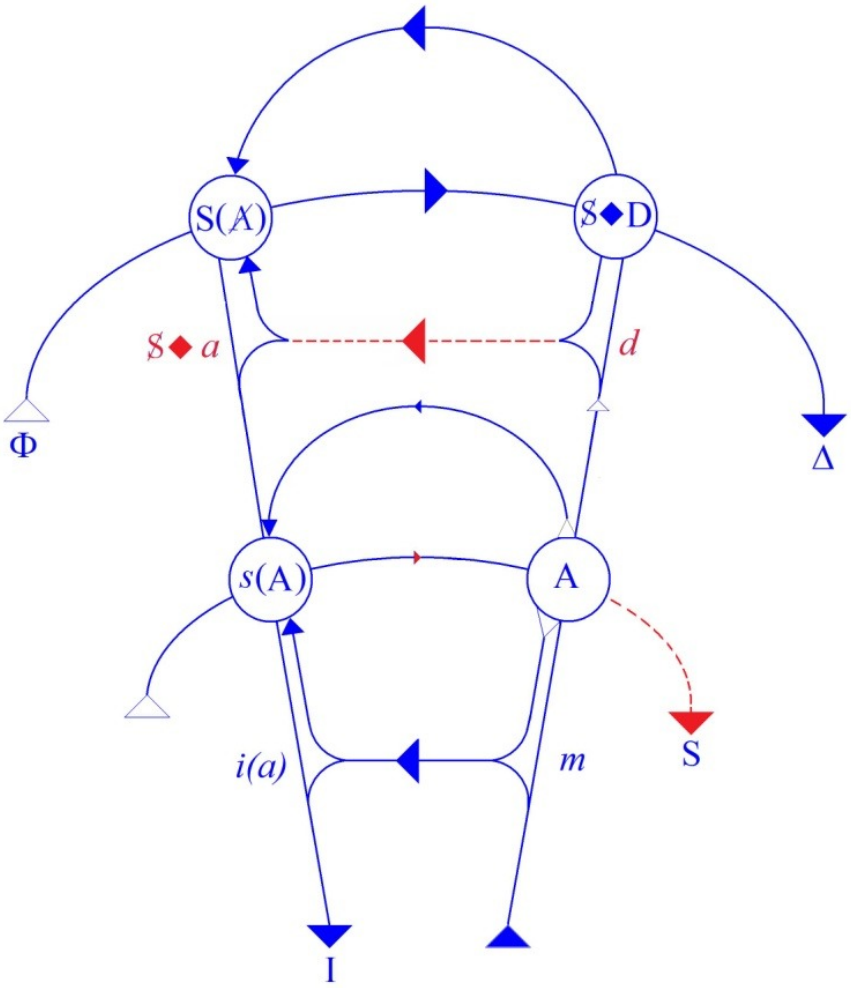


在简化图式上叠加一个高悬其上的问号；我参照《恋爱中的魔鬼》[注2]，把它称作“Che vuoi?”。这个“Che?”的意思是：大他者想要什么？我这样问自己。

[注2] 雅克・卡佐特：《恋爱中的魔鬼》，J'ai Lu 出版社 Librio 丛书，2005 年。

正是同大他者关系的这种双重性，使我们在这里把呈现为话语的东西——或者让我们说得更纯粹一些，呈现为言说行为的东西——同呈现为要求的东西区分并复写为两层。

这里已经十分清楚地标明：被划杠主体 $\not S$ 被置于同要求 D 的一种连接中——这个连接由我暂时所谓的菱形符号 ◊ 界定——即 $\not S \diamond D$。而且，这篇文本［《主体的颠覆》，载《文集》第 805 页（或第二卷第 285 页）］与这份记录已经作证：这条线从那时起确实就是作为要求而构成的。



如果这里同它相关的东西……

同 $s(A)$ 的功能具有同源关系，也就是同在言说行为中作为主体效果产生的东西具有同源关系；

……那么，这里的标记或指示 $S(A)$，现在并不是——我要说——第一次有待解释，因为我已经以多种形式解释过它；我们要在今天引入的视角中重新追问它。

因此，必须重新从主体得到界定的最低层面出发；在这里呈阶梯状的东西中，主体被界定为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所表征之物。我在第一幅图式中标明对象［$i(a)$，实像］的在场，并不只是通过把想象界功能叠加到象征界功能之上的方式；当时它只被称为转喻对象，并同位于 m 处的、构成其形象与反映的东西相对应；换言之，m 是自我，是（a）的形象［$i'(a)$，镜像］。[注3]

> [注3] 参见《文集》第 673—683 页《评述……》（或第二卷第 150—160 页），以及 1953—1954 年研讨班《弗洛伊德的技术性著作》，1954 年 3 月 24 日与 3 月 31 日课。

对大他者欲望的追问在这里［d］是想象性认同的动力；我似乎正因如此才把它标成红色，而我们将看到，它同样以象征性方式得到衔接。

你们知道，幻想公式第一次在这里以被划杠主体同 （a） 的菱形连接形式显现：$\$ \diamond a$。

如果从那时起已经清楚标明，这条回溯的链［δ → A → γ → δ'］就是能指链，那是因为这里［A］已经包含了能指 1［S_1］同我所谓有序对［$S_1 \rightarrow S_2$］这一最简形式的关系；下面这项陈述即以此为限：能指是表征一个主体的东西——为谁表征一个主体？——为另一个能指。

相关知识卡 有序对、隶属与包含：集合论结构与主体公式

在这个根本连接中，这另一个能指［S_2］十分确切地表征知识。

因此，在能指功能规定主体这一点的首次衔接中，知识就是那个不透明的项；可以说，主体本身来到这里消失——如果你们愿意，也可以说再次熄灭。这始终表征了我用 fading［隐退］一词所强调的概念。在这种关系、这种主体生成中，知识起初呈现为主体来到其中熄灭的那个项。

这就是弗洛伊德以 Urverdrängung［原初压抑］所标明之物的意义……

这种所谓的压抑被明说、被明确表述为并不是一次压抑，而是一个主体已经无法够到、同时却又是知识的核心；

……这就是 Urverdrängung 概念的含义：它使整条能指链能够前来同它会合，并包含着那个谜、那个真正的 contradictio in adjecto［形容矛盾］，也就是作为无意识的主体。

因此，在我发现自己于分析经验中支撑的这一话语的衔接中，我们早在一个很早、或者足够早的时期就已经画出并提出了这个问题：谁能够说——在话语层面、在无意识形成层面、有时在 Witz 层面——谁能够在这里说“我说”？

因为从这一话语开始之初，我就确切区分了话语与言说是怎么回事；而今年第一场研讨班上写出的关键公式，涉及的正是一种无言说的话语，即我所谓分析理论的本质。

这正是要提醒你们：今年我们必须推进的东西将在这个连接处发挥作用。在《从一个大他者到另一个他者》中，我们应当让谁开口？

这里所涉及的不是言说，而且我还没有向你们展示……

不过，我已经让它开始发挥作用：我曾提醒你们，我把一段话语赋予那个本质上不可捉摸的人格，我称之为真理，并让它说：“我，真理，我说话。”

恰恰因为——我已经强调——这里所涉及的是不同于它所说内容的东西；我在此指出这一点，是为了标明：真理位于背景之中，在我们必须围绕话语功能所说的事情上等待着我们。

现在重新拾起它，并注意到：能指链中所涉及的始终是同一件事，即一个能指同另一个能指的关系。让我们暂且满足于……

这是一种讲述上的人为手段——我不会在这里隐瞒——它使我免于从集合论入手作导论；如果必须回顾集合论，我就必须作出稍有衔接的回顾；

……即回顾这个事实：集合论迈出第一步时，就在一个悖论上绊倒，也就是所谓的罗素悖论。

也就是说，在集合的某种定义中，应当怎样处理最接近能指关系的东西，即一种连接关系？

能指功能的第一个定义尚未衔接别的东西，只说能指 1［S_1］处在一种关系中……

我们可以随意界定这种关系，最简单的术语是归属关系；

……在一个能指同另一个能指［S_2］的关系中，我们已经说过，前者［S_1］表征主体［S_1/S］。

这个连接如此简单；即使没有其他许多特征向我们表明，它也足以向我们指出——正如许多语言学家已经注意到的——在数理逻辑中，最适合处理这个连接的是集合论；我没有说把它形式化，而只是处理它。

我要提醒那些对此略有所闻的人：我们遇到的第一步是，只要把这种连接中的每个要素视为一个类——这一点本身可以得到证明——并且能够写出它不归属于自身，就会引出一个悖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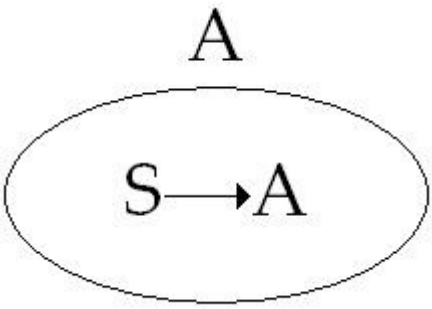
我再说一遍，我在这里仅仅指出这篇导论的位置；若把它展开，我们就会跃入更加奇特的陈述。也许以后，如果时间允许，或者如果我们愿意花时间，我们可以这样做。现在我要换一种方式：只从我的图式出发，尝试以一种形式化的方式向你们表明，下面这件事会把我们带向何处：我们采用“能指只为另一个能指表征主体”这个公式，并采用图式本身从这里出发向我们提供的要素。

这是 S，一个我们要放在这里的能指：

- 如果我们把这个大写 A 当作另一个能指；
- 如果我们起初把能指的场所、能指的宝库称作“A”；
- 那么，我们是否正处在能够追问下述配置的位置：把关系本身的能指设定为介入这个关系的同一个能指，会发生什么？

换言之，正如我强调过的，在能指的这个定义中，只有另一个能指的他异性介入；那么，用这个能指本身——“A”，即大他者的他异性——

去标明 S → A 这一关系，会把我们带向哪里？这能否以一种导向某处的方式得到形式化？



这种提出问题的方式……

我这样说，也是为了使可能为此担心的人放心；

……同数理逻辑中某个形式化谱系的起点毫不陌生。[注4]

> [注4] Phylum 是生物学术语，指由同一祖先产生的物种谱系，以及某一物种祖先历经的不同形态；它是希腊语 φῦλον（类别、种类）的现代拉丁化形式。

在这个层面，为此我必须充分展开用“集合”而非“类”来定义所构成的差别。

这个问题在数理逻辑层面得到了如此明确的提出，以至于在这种逻辑中，有一个点表明……

但愿这种逻辑同我们关系更近一些，因为其中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也就是说，“包含自身的那些集合所构成的类”……

你们至少可以在这里看到一个以这项书写形式标出的例子；

……这个“类”并不存在。

不过，我们要做的是别的事，不是数理逻辑。我们同大他者的关系更加灼热：只凭要求这一事实所涌现的东西，是不是这样一种情形——大他者已经以某种方式包含要求所围绕衔接的一切，只要这里所涉及的仅仅是话语；换言之，只要存在对话……

去年年末，我在这里十分明确地说过，并不存在这种对话；

……那么，这个大他者能否被设想成封闭的代码，仿佛只需按下它键盘上的按键，话语便能毫无缺口地建立，话语便能在其中总体化？我正是以这种粗略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处于集合论边缘追问这一点。

我本可以在这个 S 的位置写一个小写 b，这样你们就会发现，这里涉及的是 b-a-ba［最初步的拼读］。

我们正处在问题的 b-a-ba，而你们将看到，问题如何从这个最初步之处开始凹陷，而且是以拓扑学方式凹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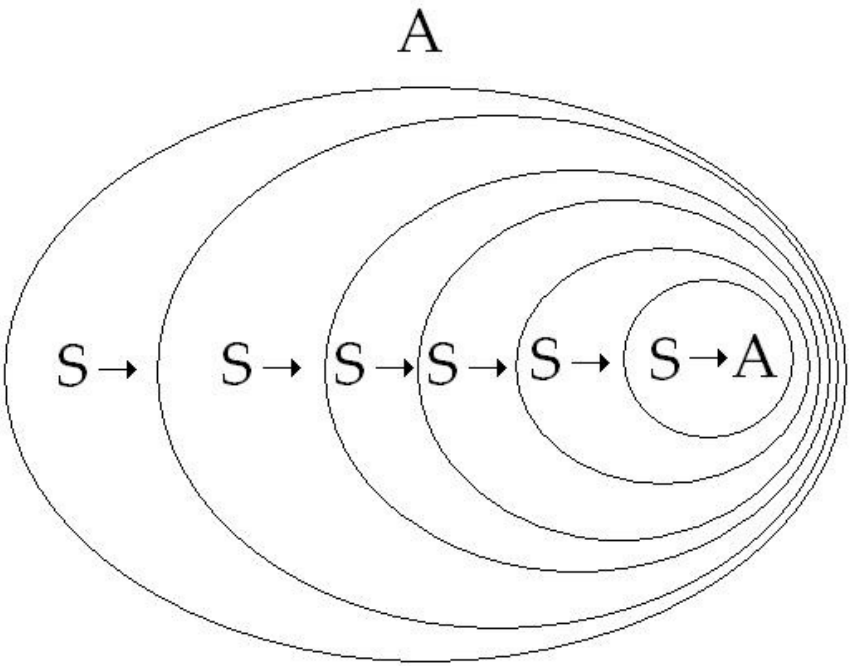
既然我们这样提出问题，那么很清楚，在构成这个集合的有序对中，A 被当作同标明它的 A 相同。因此，我们这样写：S 同“和大写 A 发生关系的 S”之间的关系，即 S →（S → A）。我要以这个 A 所是的东西取代 A：A 是由 S 与 A 的关系、即有序对关系构成之集合的能指。这在任何集合论展开中都十分常见，因为集合论的根基本身就在于：每个要素都被假定能够成为由自身构成的集合。

相关知识卡 有序对、隶属与包含：集合论结构与主体公式

所以你们看到发生了什么：从这个进程出发，我们会得到一串……

我不知道自己画出的这些圆是什么；它们曾用来使集合及其作为集合的标记发挥作用；

……我们得到 S 的无穷重复，而永远不可能最终停止大写 A 的后退——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



不过，别以为它缩减了，别以为它可以说在空间中消散了；这里绝没有标明任何属于距离之无穷小缩减或某种趋向极限的东西。这里所涉及的只是这个 A 本身的不可捉摸性，尽管它始终保持为同一个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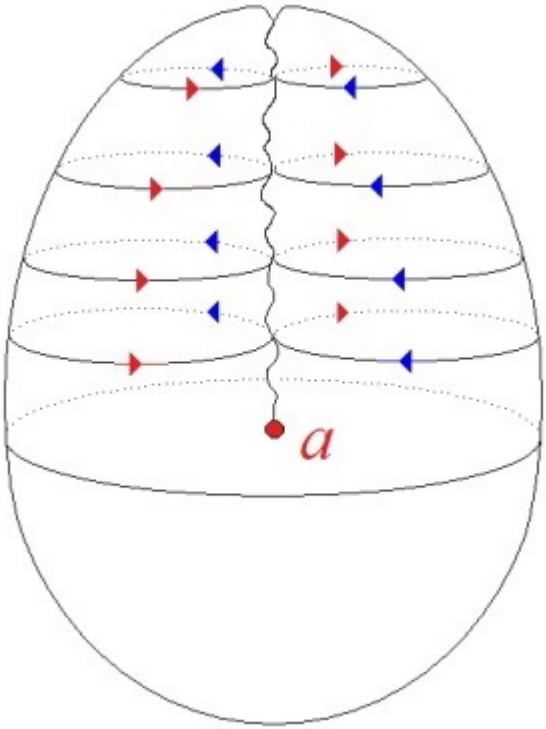
这种不可捉摸当然不会令我们惊讶，因为我们已经把这个大写 A 设为 Urverdrängung［原初压抑］的场所。它使我们能够确切看见我刚才追

问的东西，即这里的圆形标志是怎么回事：只要大写　A　使它这样增殖……

仅仅由于我们既可以把它写在外部，也可以把它写在内部；

……这些圆就只是为这一同一性编制索引。

换言之，这个圆沿着一个方向继续推进，从这种不对称记法中涌现的东西，最终总会重新同起点的圆接合；一个包膜在其内部本身重新找到自己的外部，这种逃逸——无论你们是否感觉到亲缘关系——正是我们前几年以拓扑学的射影平面形式画出的东西，并以交叉帽为眼睛提供了一种物质化的说明。



大写 A 本身内部具有这个缺口；除了它自身的能指以外，人们无法知道它包含什么。这就是知识的缺口得到指明的决定性问题。只要主体能够形成的可能性悬挂在大他者的场所，知道那个本可保证主体的场所——也就是真理的场所——本身就是一个有孔洞的场所，就至关重要。

换言之，我们已经从一种根本经验中知道……

它并非偶然经验，也不是神职人员制造的易逝产物；

……即“上帝存在吗？”这一问题。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之所以获得分量，恰恰是因为它落在一个更加根本的结构上，也就是：在知识的场所，我们能否说知识以某种方式知道自身？

对于听我说话的人，我始终试图这样移置这个只能成为有关上帝存在之赌注对象的问题，把它移到某样能够得到确切衔接的东西上；也就是说，无论我们怎样支撑知识的功能，经验事实是：只有把它衔接在能指中，我们才能支撑它。

知识知道自身吗，还是它依其结构而敞开缺口？

这个圆画出了这种形式；为了让你们辨认清楚，我还可以说得更简单一些：我本可以……

由于我的图形是一个重新遇见自身、却已经翻转的圆——最内层同最外层接合，从而赋予它作为所涉困难之索引的意义；

……我本可以援引克莱因瓶。我希望自己已经在这里充分画过它，好让有些人还记得。





由此显现的是什么？是这个结构……

你们看见，我们可以给它某种想象性支撑，而我们在这方面恰恰必须格外节制；

……这个结构不是别的，正是对象（a）。恰恰在这个意义上，对象（a）就是在大他者层面得到标明的孔洞；大他者本身在同主体的关系中成为我们的问题。

现在让我们尝试在主体得到表征的地方抓住它。让我们尝试从有序对所构成的集合中，提取这个 S、这个表征主体的能指。在这里，你们很容易重新落回一个熟悉领域：这就是罗素悖论。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不正是从集合 A 中提取那些可以说不包含自身的能指吗?

只需……

我让你们自己去翻任何一种朴素或非朴素集合论的最初几页；

……只需参阅一下，你们便会知道，正如诡辩的衔接完美说明的那样，所有不把自身列入其中的目录所构成的类，绝不可能以集合形式得到安置；理由很简单：它绝不可能在这个集合已经写下的要素中辨认自己。

它同集合有别。我已经把这个主题说了很多遍；它很常见，也很平凡。你们不可能在一个集合中写入某样从中提取出来、被标明为“不包含自身的要素之集合”的东西。

我不会在黑板上向你们铺陈这一点；只需知道，由此可以推出：仅仅提出 S 是否处在 A 中这个问题……

因为 S 同 A 相反，并不从相对于自身包含自身这一点出发；

……仅仅试图把它孤立出来，你们就不知道——自己试试看——该把它放在哪里：如果它在外，它就在内；如果它在内，它就在外。

换言之，任何从根本上以一个能指同另一个能指的关系为基础的话语，都绝不可能被总体化为话语；只要下述事情被说出并作为问题提出：话语的宇宙……

我这里说的不是能指，而是作为话语得到衔接的东西；

……始终必须从任何声称将它总体化的场域中被提取出来。

换言之，你们将看到同这幅图式相反的情形：当你们追问最初被设定在这种关系中的任意 S 是否归属于集合时，S 必然从小写（a）中被排除——我说了“小写（a）”，我说错了——S 必然从大写 A 中被排除。

而你们接下来追问的 S，也就是在我这里展示并复现的关系 $S(A)$ 中得到再生产的那个 S，同样会从中出来。所有 S 都将无穷地出来，由此给出能指链连续性中本质上属于转喻之物的本质：也就是说，每个能指要素都从一切可设想的总体中提取自身。

抱歉，最后这一点无疑有些困难。不过请注意：这个进程铺展开来，连续从那些从不贫瘠、却也永远无法相互包纳的包膜中出来；其中所标明的是，主体分裂中在这里可以触及的东西，恰恰从这个点出来……

我们在一种空间隐喻中把这个点称作孔洞，只要它就是交叉帽或克莱因瓶的结构；

……它恰恰从那个把（a）设定为缺席的中心出来。

这已足以使你们把握我将围绕图式继续追踪的后续结果；在分析追问处于要求链与言说行为链之间的位置上，它将取得全部效力：

- 在言说行为中，主体只把自己陈述为“他 / 它”；
- 而在不仅从要求、而且从要求同言说行为链的关系中显现的东西里，主体则作为“我”与“你”出现。

这将是我们下一次会面的主题。

第4课 · 1968年12月4日

我们已经晚了，所以直接进入要害。让我们先重申最近的论述究竟围绕什么：说到底，是围绕大他者，围绕我所谓的大写大他者。我最后提出了几幅图式，并且已经——我想足够清楚地——警告你们：不要只从它们或多或少令人着迷的外观来理解，而要把它们联系于一种逻辑衔接。这种衔接严格由一个能指同另一个能指的关系构成，即 $S_1 \rightarrow S_2$；我曾试图从集合论中阐发的有序对功能出发，衔接这一关系并引出后果。

至少在上一次，我是以这个逻辑基础来努力让你们感到某样带着一个尖点的东西；兴趣围绕这个尖点转动——我希望是每个人的兴趣——也就是要把下面这一点妥善衔接起来：大他者……

这个大写大他者 A，其功能我已经作过接近；

……大他者并不包藏任何可以被推定为有一天会成为绝对知识的知识。你们看，我在这里把事情指向未来，而我通常把它们衔接到过去：对大他者的这种参照，是把知识看作已经在那里之物的错误支撑。

好，那么我在这里指出……

因为过一会儿我们还得再说一遍；

……我要指出自己对有序对功能的使用。天哪，我有幸收到了一只——寄件人的手令我遗憾地保持匿名——小“纸条”；它要求我进一步

解释有序对的用法。在纸条作者看来，这种用法无疑有些仓促，或许甚至近乎滥用——他也许还没说到这种程度——就说是仓促吧。

我不会从这里开始，但我先记下来：过一会儿会回到这里。

大他者在这里受到质疑，这对我们话语的后续极其重要。下面这项陈述中……

让我们先把它说出来：大他者并不包藏任何处于绝对地位的知识——既没有已经在那里的，也没有将来会有的；

……这项陈述中没有任何颠覆性内容。

最近，我在某处读到“知识的颠覆”这个术语；它出现在一个理想点上，而且可以说会一直待在自己的角落里。天哪，“知识的颠覆”在那里或多或少是在我的庇护下提出的；我对此感到遗憾，因为说实话，我绝没有提出过这样的东西。这种滑移只能被视为非常令人遗憾：有人把从我的话语中甚至没有妥善拆出的碎片拿来廉价使用，把我的话语从未想过要相互接近的词项重新拧在一起，让它们在一个市场上运转；如果这个市场采取大学殖民的使用方式，那可不会令人愉快。

知识不能成为绝对的，为什么就会被颠覆？无论这种主张在哪里显现、曾在哪里显现，都必须承认，它始终可笑。可笑恰恰把我们带到论题的要害层面：我的意思是，从俏皮话重新出发，只要它会引发笑声，它之所以引发笑声，正是因为它严格钩挂在知识固有的缺口上。

如果允许我稍作插话，我要提到《资本论》第三篇第一章《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及第五章《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我想，那里有几页内容——必须说明，我并没有等到最近对马克思结构主义的

研究才发现它。你们看见这本已经差不多散架的旧书；我还记得二十来岁时，在我当时的交通工具、也就是去医院途中乘坐的地铁里读它。当时有某样东西留住并震动了我。

也就是马克思在引入这个剩余价值时的做法……

他把它多引入一点，甚至“多一点价值”；他引入它时并不是“既不多，也没价值，先把你绕糊涂”，而是真的引入；

……在引入以前，他花了一段时间，以一副敦厚的样子，让当事人、也就是资本家开口。他可以说让资本家用当时的主题来为自己的位置辩护：资本家把某种东西交给这个人使用，算是提供服务……

天哪，这个人除了自己的劳动，至多只有一件粗陋工具、一把刨子；

……资本家则把车床与铣床交给他，他凭这些机器可以创造奇迹……这是一种互惠、甚至忠实的服务交换。

马克思让资本家从容地展开整套话语，而他所标明的是……

当年读那些可爱的旧书时，震动我的就是这一点；

……他在那里指出：资本家——马克思与之对峙的幽灵人物——笑了。

这个特征看起来多余。然而从那时起我就觉得，这笑声严格关系到马克思在那一刻揭示的东西，即这个剩余价值的本质。

他对资本家说：“我的好心人，你尽管说下去。你愿意怎样理解服务，就怎样谈服务；你把自己碰巧掌握的手段提供给能够劳动的人，也尽

管这样谈。但问题在于：对于工人用这台车床和铣床制造出的东西，你为他的劳动所付的钱，并不会多于他用我刚才说的那把刨子干活所得的钱；也就是他靠刨子能够保障的东西——他的生计。”

在行文中被凸显、却当然没有得到明说的，是笑声同下面这个关系的连接……

- 这个关系存在于一篇看起来无非是最诚实话语的辩护中；
- 它同那个被彻底省略的功能相关；我在自己的话语中已经充分指出，这个功能同特征性的省略具有固有关系，而这种省略严格构成对象（a）……它始终就在这里……

我这样说，是因为从前围绕俏皮话开始构造图式时，我还无法这样说；

……这始终是那个根本关系，围绕它转动着震动、冲击、我刚才说的“多一点”与“少一点”，还有戏法和“瞒天过海”；这些东西在俏皮话的效果中一下攫住我们的肚腹。

说到底，隐藏在生产与劳动的某种关系中的那项关系，其根本而本质的功能——你们看，在这里和别处都是如此，也就是在我试图带你们抵达的另一个更深处——在剩余享乐周围，存在着某种根本的噱头；严格说来，它依系于这样一个连接处：当问题涉及无意识经验中以最普遍功能发挥作用的这种关系时，我们必须把楔子打入这里。

这并不是说……

我在这里还要重新拾起某样可能被用于危险公式的东西；

……这并不是说，能够因此而以任何方式形成无意识的理论。相信我，我的目标绝不是这类东西。可以有精神分析实践的理论，当然可以；但不能有无意识的理论。除非人们想让精神分析实践的理论倾覆：实践理论只给我们无意识中能够被纳入这一实践场域的东西，别无其他。

谈论无意识理论，确实就是为一种我希望阻挡的滑稽偏离敞开大门；这种偏离以“应用精神分析”之名铺陈多年，并容许各种滥用——尤其把精神分析应用到什么上？应用到美术上！总之，我不想沿着这种倾覆形式、这种倒向分析道路边缘的形式再多说；它最后落入一个令我感到不光彩的洞。让我们回来。

大他者只提供主体的织物，也就是主体的拓扑学，或者说主体借以引入某种颠覆的东西。当然，这种颠覆不只属于主体自身，不只取我谈论主体的颠覆时给它标明的意义。“主体的颠覆”相对于人们此前围绕主体所作的陈述而言；我把它放在标题中时，这项衔接正是这个意思。但这里涉及的颠覆，是主体确实引入、而实在界借以得到收紧的颠覆；从这个视角看，实在界被界定为不可能的东西。然而，在我们感兴趣的精确点上，只有从一种说出出发才有主体。

我提出这两项参照——对实在界的参照与对说出的参照——正是要标明，你们仍可能在这里摇摆，例如提出这样的问题：人们从来对主体的想象是否就是这一点。你们同样必须在这里把握“主体”一词所陈述的东西，只要主体是这种说出的效果与依存项：只有从一种说出出发才有主体。我们必须恰当地收紧这一点，以免把主体从中拆离。

另一方面，说实在界就是不可能的东西，也是在陈述：只有把说出收紧到极致，才会引入这种不可能，而不是仅仅陈述它。某些人无疑仍会留下一个缺口：这样的主体似乎只是凭这套话语而成立的主体，只是铺展开来、在世界中央不断增生的溃疡；而在世界中，那个终究使这个主体活着的连接发生了。

在事物中，并非随便什么都能构成主体。重要的是从这样一个点重新讨论事情：我们不能在自己的说法层面陷入混乱，因为这种混乱会允许人们把这个主体恢复为思考主体。

无论是怎样的承受——我是说能指的承受，由能指带来的承受——这种承受本身并不构成主体。

这种承受在每种情形中所界定的，无非就是所谓的事实。我们必须在这里的偏差中追问我们的经验产生了什么：它产生的是另一种东西，远远超出说话的存在——只要这里所指的是人。

不只一种东西承受能指效果；世界上的一切都如此，而它们只有在能指围绕其得到衔接时，才严格成为“事实”：除非事实被说出，否则从来不会有任何主体到来。

我们必须在这两道边界之间工作。

事实中无法被说出的东西，在说出之中由它的缺失得到标明；这就是真理。

正因如此，真理总是潜入……

但它同样能够以完全经过计算的方式写入；

……它唯一拥有自己位置的地方：字里行间。

真理的实体，恰恰就是承受能指的东西。

这延伸得很远。依其本性承受能指的东西很多。我说它延伸得很远时，是说它恰恰远远延伸进自然。

长期以来，人们似乎接受所谓“精神”……

这个观念已经稍微过时；况且，没有什么东西会像人们以为的那样彻底过去，不过它终究略微过去了；

……因为事实证明，在“精神”这个名称下所涉及的从来只是能指本身，而这显然使不少形而上学陷入失衡。我们的努力同形而上学有什么关系？如果一种质疑不想让形而上学经验的全部成果丢失，那么形而上学还剩下某样东西：它存在于若干点中，存在于比乍看之下更为多样、更为丰富而且品质迥异的区域中。问题是要知道，所谓“结构主义”应当怎样对它进行操作。

这个问题在一部刚出版的文集中得到提出——我已经看到先行样本，不知道是否已经发行——即《什么是结构主义？》[注1]；我们要感谢朋友弗朗索瓦·瓦尔不断敲打某些人，使这些回顾得以汇集。

> [注1] 弗朗索瓦·瓦尔：《什么是结构主义？》，瑟伊出版社，1968 年。

我建议你们不要错过这本书；它澄清了若干问题。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明确标出我们同形而上学的区别十分重要。说实话，在标明区别以前，不妨先指出：不要太相信那些打着幻灭旗号的东西。

如果人们在别处仍维持一种迷信，把最初安放在精神中的那个不受作用的实体，指定为物质的某种理想性，那么对精神的幻灭就不算彻底胜利。

我们把它称为迷信，因为说到底，人们完全可以为它建立谱系。有一种传统——奇怪的是，犹太传统——可以让人凸显某种物质超越性可能勾勒出的东西；它在《圣经》中得到陈述，当然格外未受注意，却围绕上帝的身体性说得十分清楚。

这些事情今天无法展开。它曾是我的《父之名》研讨班的一章；你们知道，我已经在那上面——［在空中画十字］——画了一个十字，正好可以这样说。

不过，这种所谓“唯物主义的迷信”——无论怎样加上“庸俗”一词，都丝毫不会改变——值得它从所有人那里得到的好感指数，因为直到现在，它确实是对科学思想最为宽容的东西。但不要以为这会永远持续下去。只要科学思想使它在这一边稍微受一点苦——而这并非不可设想——相关的宽容就不会再持续！

人们已经显露出这种敏感。天哪，有一天我在一位尊贵的苏联科学院院士面前说，“宇航员”在我看来不是一个好名称，因为说实话，支撑其名称的那段轨迹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它更不具宇宙性。

一句如此随意的话竟引起某种不安与骚动，带来严格说来未经思考的抵抗。说到底，无法确定——这就是我想说的全部——必须把对牛顿定律的预先知识保留并归给某样东西；无论你们在大他者意义上把它叫作“上帝”，还是叫作“自然”——二者并不相同，但必须归到其中一边——只有这样，严格说来才可以谈论宇宙与宇航员。

我们在这里感觉到，形而上学本体论如何继续藏身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

对我们重要的是下面这一点。它十分简单地证明了精神分析实践借以建立的规则，即所谓“自由联想”的规则。自由无非意味着把主体遣走。遣走主体是一项操作，而且不一定成功；让某个人离开，并不总是只须给他放行就够了。

这条规则的正当性在于：真理恰恰不是由一个主体说出，而是受到承受。

让我们在这里标出一点所谓“现象学的自负”。

我已经提到过一个这样的小小纪念碑；它铺陈在一个场域中，其中的陈述很乐于给无知取得“专利”。《显现的本质》[注2]，这就是一本在大学场域中备受欢迎的书的标题。说到底，我没有理由报出作者名字，因为我正在把他称作自负之人。

> [注2] 米歇尔·亨利：《显现的本质》，法国大学出版社，1963 年；第二版收入 Épiméthée 丛书，2003 年。

无论如何，这就是他自身显现的本质：书中某一页以强有力的方式衔接出某样作为确定性给予我们的东西，即痛苦无非就是痛苦。

我知道，没错，每当有人对你们这样说，都会让你们产生一点感觉！

只需牙疼过、而且从未读过弗洛伊德，就会觉得这相当令人信服。

说到底，正因如此，人们有时可以认为……

不过在这里，我确实觉得自己也有一点传统；

……我们可以怎样感谢这种“教士的失足”——这样称呼它们正合适——可以说，它们提升了“不可说的东西”，从而使人能够清楚标出同真正有待说出的东西之间的差别。

这给错误提供的正当性有些太多了；正因如此，我顺便指出，自己并不完全赞同刚才的说法。不过，天哪，要解释这一点，我就必须重新建立对智者派的辩护，而天知道这会把我们带到哪里。

无论如何，差别在这里：如果我们分析家所做的确实发生作用，恰恰是因为痛苦并不等于痛苦；为了说出必须说的东西，必须说“痛苦是一个事实”。这听起来几乎一样，但其实完全不同；至少，如果你们听懂了我刚才围绕事实是什么所说的话［参见上文：“除非事实被说出，否则从来不会有任何主体到来。”］，就是如此。

不如——让我们谦逊一点——说：“有一种痛苦成为事实”，也就是说，它包藏着一种说出。正是通过这种歧义，“痛苦在显现中不可超越”这一说法遭到反驳：痛苦可以成为症状，而这意味着真理。

我让痛苦开口，正如起初我曾让真理开口——必须缓和话语的效果；尽管我给二者调制的语调并不相同，我都让它们说：“我说话。”

我提起这一点，是因为最近又回到过这里。让我们在前进中努力做到更严谨。

痛苦有自己的语言；而不幸的是，任何人都能这样说，却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不过，这恰恰是一切话语的不便之处：从话语得到严格陈述的那一刻起，由于真正的话语是一种无言说的话语——正如我今年写在卷首的——在你们维持这套话语以后，任何人都能跟着重复它。这不会再带来什么后果。这里就是处境的一个危险侧面。

所以，把痛苦放在一边；围绕真理，让我们确切指出接下来必须聚焦的东西。

真理会说话；本质上，它以“我”说话。你们看到，这里界定了两个边界场域：

- 一是主体只有作为能指效果才得到定位的场域；那里存在能指的承受，而在我们的话语中，这种承受尚未同主体建立任何锚定：这就是事实的场域；

- 然后是最终令我们感兴趣、而且除西奈山以外没有任何地方触及的东西，也就是那个以“我”说话的东西。

说到西奈山——抱歉，这个词刚从我两腿之间冒了出来。我本不想扑向西奈山，不过既然它已经出来了，我就必须说明原因。一段时间以前，我曾围绕自己话语中名为《父之名》而且至今仍敞开的那个小缺口，开始追问某个希伯来短语的译法——我的希伯来语发音不好——אֶהְיֶה אֲשֶׁר אֶהְיֶה［Ehyeh asher ehyeh］。我想应当读作 éyé acher éyé。形而上学家、希腊思想家把它译成：“我是存在者。”

当然，他们非得把存在放进去。只是，原文并不是这个意思。有些人采取折中译法——我说的是翻译者——译作：“我是我所是者。”这毫无意义，却得到了罗马的祝福。我曾指出，我以为应当理解为：

“我是我所是。”

至少，这句话确有迎面一拳的价值。你问我的名字，我回答：

“我是我所是”，然后你滚开吧。犹太民族从那时起所做的，恰恰就是这件事。

既然西奈山是在真理以“我”说话的问题上重新冒出来的——不过我已经重新思考过这个问题；本来没打算今天告诉你们，但既然已经说了，就继续吧——我认为应当译作：“我是‘我’之所是。”

正因如此，西奈山才这样重新冒出来。它要向你们说明，我打算围绕“我”是怎么回事来追问什么，只要真理以“我”说话。自然，消息会在巴黎那些叽叽喳喳的小咖啡馆里传开：像帕斯卡一样，我已经选择了“亚伯拉罕、以撒与雅各的上帝”。

无论站在哪一边、正准备迎接这则消息的心灵，都把自己的激动收回抽屉吧：真理以“我”说话，但逆命题并不为真；并非一切以“我”说话的都是真理，否则我们会走到哪里？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论述完全多余。因为请听清：当我根据大他者自身拓扑学的原则质疑大他者的功能时，我所撼动的……

这并非过度自负；它确实是当下的问题；

……严格说来，就是帕斯卡所谓的“哲学家的上帝”。

而质疑这个东西，可不是小事！

因为毕竟，到目前为止，它生命力顽强，而且正是以我刚才暗示的方式如此。

我已经对你们说过，知识丝毫没有受到颠覆；即便——甚至尤其——质疑那个据说能够把知识总体化的大他者，哲学家的上帝仍然鲜明地存在于这种知识的许多传递方式中。

这就是我上次所讨论内容的意义。

不过，至于它说的是否为真，另一个上帝……

我们必须向帕斯卡致敬，因为他看出这个上帝同另一个上帝毫无关系；

……那个说“我是‘我’之所是”的上帝；这句话得到说出，已经产生若干后果。即使完全不认为它有任何为真的机会，我也看不出我们为什么不借其中某些后果照亮自己，以便知道真理以“我”说话是怎么回事。

例如有一件有意思的小事：既然真理以“我”说话，而回答是在我们的解释中给出的，那么，精神分析家便有机会注意到：我们并不垄断解释。我曾经在《欲望及其解释》[注3]这一标题下谈过这件事。

> [注3] 参见 1958—1959 年圣安娜医院研讨班《欲望及其解释》。

我曾指出，以这种方式围绕“我”提出问题时，我们必须……

哪怕只是为了得到警告，甚至产生戒心；

……意识到从此必须更准确地圈定解释，因为先知言说无非也是一种解释：它在某条并非我们痛苦之轨迹的轨迹中以“我”说话。

因此，大他者的命运悬置于……

- 我不会说悬置于那个问题；
- 也不会说悬置于我的问题……它悬置于精神分析经验提出的问题。

戏剧性之处在于，无论这项质疑为大他者保留怎样的命运，同一项经验都表明：我就是它通向大他者的欲望之踪迹——法语的 je suis 在这里奇妙地同时意味着“我是”与“我跟随”。[注] 况且，正是在这一点上，大他者的命运同我利害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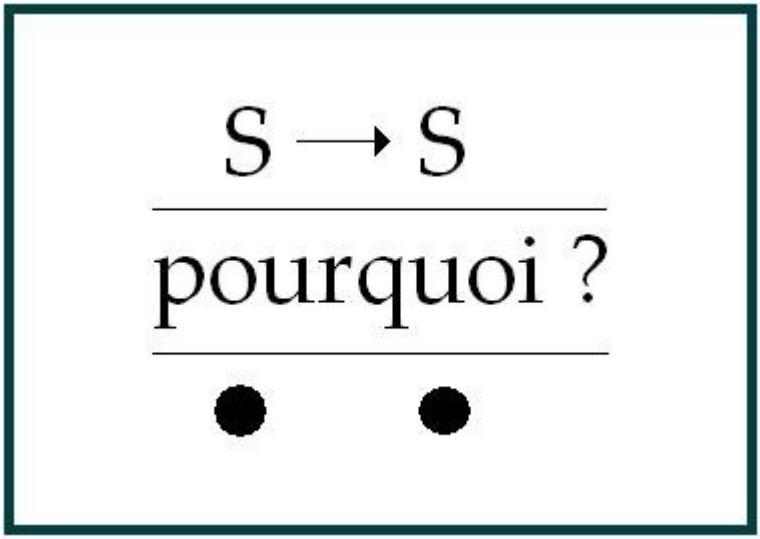
> [注] Je suis 既是 être（是）的第一人称，也是 suivre（跟随）的第一人称；原句让“我是踪迹”与“我跟随其欲望”叠合。

那么，我们还剩一刻钟；我收到的小纸条开头这样写：“上周三，您没有作出说明，便把‘有序对’同‘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表征主体’联系起来。”

相关知识卡 有序对、隶属与包含：集合论结构与主体公式

完全正确。无疑正因如此，我的通信者在下面画了一道横线，并在线下写了“为什么？”，带一个问号。在“为什么？”下面还有一道横线，随后是两个大点——更确切地说，是两个涂黑的小圆圈——标出的句子：

“在数学中引入有序对时，必须用一次强制行动来创造它。”



从这里我看出，给我寄来纸条的人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就是说，他至少具备数学训练的影子——大概还不止如此。完全正确。人们先衔接集合是什么的功能；如果不通过逻辑中所谓公理的这种强制行动，把有序对功能引入其中，那么，除了最初界定为集合的东西以外，就再也无法用它做什么。纸条还在括号中补充：“无论直接还是间接，这个集合都有两个要素。这次强制行动的结果，是创造出一个能指，以取代两个能指的共存。”

完全准确。第二点意见：“有序对规定这两个组成项，而在‘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表征主体’这个公式中，如果一个主体规定两个能指，那会令人惊讶。”

我只剩一刻钟，不过我仍希望有时间把上次的陈述恰当照亮——这并不困难。既然有人以你们看到的这种极其严肃的说法追问我，这就证明我上次说得还不够清楚。现在我会写在黑板上。

我从未在一个主体之下统摄两个能指的共存。

如果我引入有序对，正如我的对话者肯定知道的，它例如写作：〈S_1, S_2〉。

这两个符号……

恰巧是我的菱形符号接合时的两半；

……在这里，它们只用来十分确切地写明：这是一个有序对。

把它译成集合形式……

我的意思是，按照人们期待从相关强制行动中取得的益处来衔接；

……就是把它译成一个集合，其中的两个要素……

而集合中的要素本身始终也是集合；你们看到花括号符号不断重复；

……就是：$\{\{S_1\}, \{S_1, S_2\}\}$。

一个有序对是具有两个要素的集合：

- 一个由有序对的第一项组成的集合：$\{S_1\}$；
- 这个集合的第二个要素是：$\{S_1, S_2\}$。

因此，二者都是由有序对的两个项所形成的子集。

相关知识卡 有序对、隶属与包含：集合论结构与主体公式

这里的主体远非以任何方式把相关两个能指统摄在自身之下；我想，你们可以看出，下面的说法十分容易：

- 这里的能指 S_1 不断表征主体，正如我的定义——“能指为另一个能指表征主体”——所衔接的那样；

- 与此同时，第二个子集使我的通信者所谓的“共存”在场，也就是从最广形式上说，使那种可以称为“知识”的关系形式在场。

我围绕这一点以最根本形式提出的问题是：能否设想这样一种知识，它把这两个子集的连接统一起来，使它们能够以 A、即大他者之名，同这里衔接成有关这两个能指之知识的连接完全同一？

正因如此，在用能指 A 标明一个 S 的集合以后，我就无须再写 1、2……；因为我已经用 A 取代了 $\{S_1, S_2\}$，并追问由此产生的大他者拓扑学。

接着，我向你们展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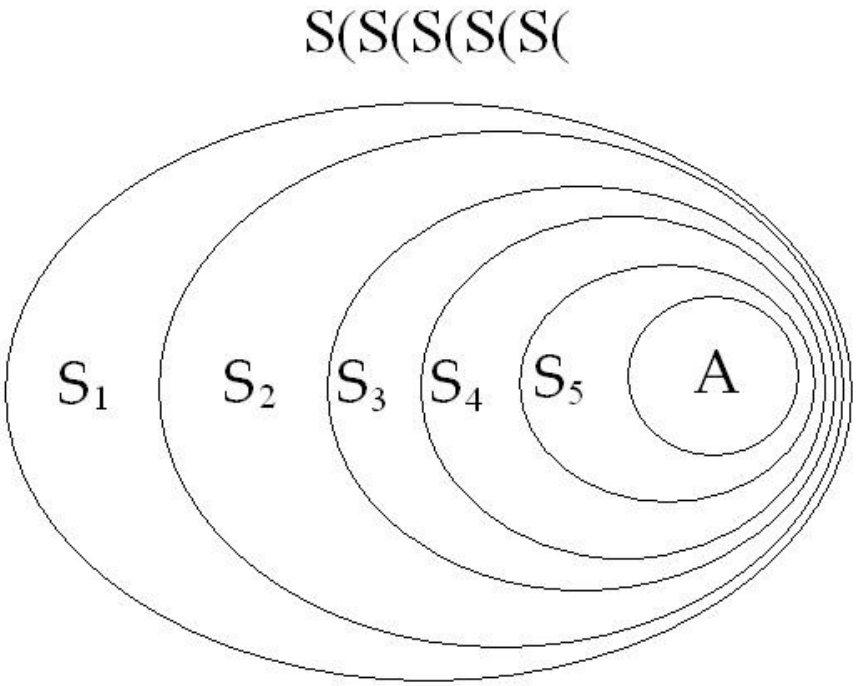
展示方式当然过于图像化，无法在逻辑上完全令人满意；不过，对图形的需要使我能够告诉你们：

……这一串圆以不对称方式向内卷入，也就是说，当它们表面上越来越深入内部时，始终维持 A 的存续；但这幅图形提示出一种拓扑学，使最小的圆能够在图形上同最大的圆接合。

用类似图形所提示的拓扑学，为下面这一点建立了索引：大写 A……

如果我们把它界定为可能包含自身，也就是成为绝对知识；

……就会产生一个奇特后果：表征主体的东西只有以无限重复的形式才能写入并显现在其中；你们已经看到，大写 S 如何以这种形式写在圆的一串壁面上，无穷地出现。



因此，主体由于只能被写成自身的无限重复，便以一种恰恰遭到排除的方式写入其中……

而且这种排除不属于内部或外部的关系；

……它被排除在最初设定的绝对知识之外。我的意思是，弗洛伊德理论包含一个根本事实：主体相对于某种享乐的落下，从源头上只能显

现为重复，而且是无意识的重复；这里的逻辑结构为这个事实提供了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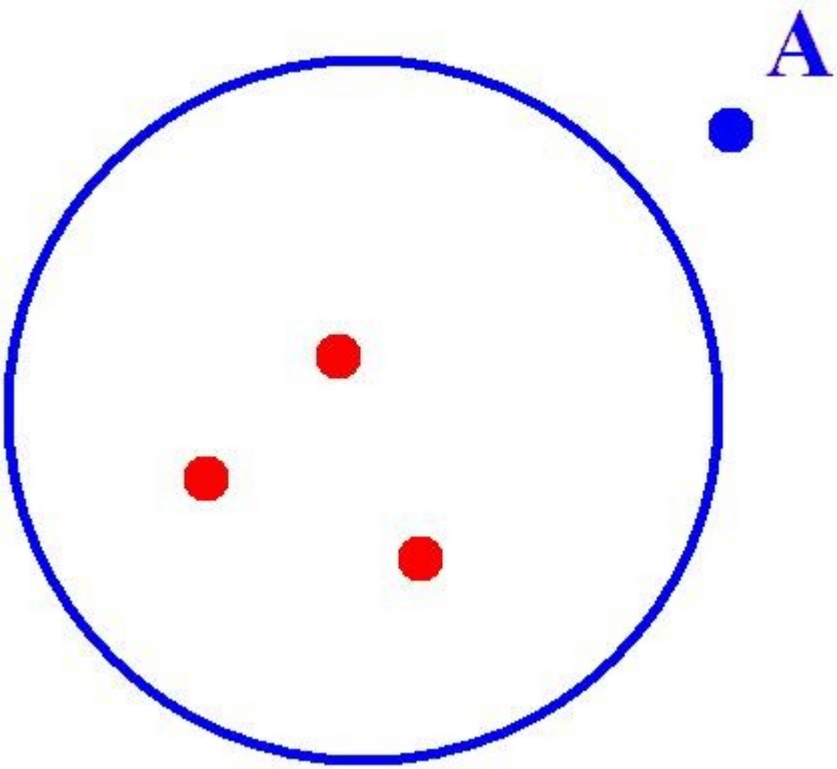
因此，这就是一个界限；维持绝对知识这一参照、维持我们在转移中所谓的被假定知道的主体，同由此产生的重复必然性索引在这个界限周围建立联系。这个索引在逻辑上就是小对象（a）；在这里，小对象（a）的索引由这些同心圆表征。

相反，我上次结束时谈到的是我们必须向大写 A、即大他者提出之追问的另一端：我们把“不包含自身”这个条件施加给它。

大写 A 只包含 S_1、S_2、S_3……；所有这些都不同于大写 A 作为能指所表征的东西。

采取这另一种形式时，主体是否可能以这样一种方式得到统摄：它不进入那个被界定为“话语宇宙”的集合，却仍能确信自己被包含在其中？

这一点我上次也许讲得太快，所以今天结束以前，我要回到这里。



一个集合的定义，只要它连接若干要素，就意味着：凡有其他若干点同它发生关联的点，都被界定为集合……

我采用点，是因为没有比这更直观的方式来表示要素本身；

……例如，这些点［●］相对于这个点［●］而言，就是这个集合的要素；只要我们把第四个点［●］界定为集合要素，它就能够表示这个集合。

那么，在大他者内部——其中没有任何 A 作为要素出现——我是否能够以这种极其简单、看起来穷尽无遗的形式界定主体：主体恰恰由每

个不作为自身要素的能指构成；也就是说，无论 S_1、S_2 还是 S_3，都不是像大写 A 那样的能指，而大写 A 是它们所有能指的大他者？

作为说出的主体，我会不会……

仅仅通过发出“S、任意一个能指——S_q 的意思就是任意——不是自身的要素”这项命题；

……就能够这样汇集出某样构成那个点［●］的东西，也就是连接所有以这种方式得到界定之能指的集合？我已经说过，它由一种说出构成。

为了后续内容，你们必须记住这一点。这个“由一种说出”，换言之就是命题；为了把握主体的缺口，首先必须使主体功能围绕它转动。因为无论你们随后赋予言说行为何种用法，甚至把它用作要求，你们都只有先标明它作为单纯说出所展示的缺口，才能在要求的缺口中、在要求的言说行为里最恰当地圈定欲望的缺口。

结构主义就是处处存在逻辑。这意味着，即使在你们可以追问欲望的层面也是如此；天知道，追问方式当然不止一种：

- 有些家伙在吼叫；
- 有些家伙在高喊；
- 还有些女家伙在演苦情戏，对吧？

而且这都有效！只是，你们永远不会知道它想说什么，理由很简单：欲望无法被说出。

欲望只是说出的词尾；正因如此，必须首先在纯粹说出中把这个词尾收紧，而只有逻辑装置能够在那里展示它的缺口。[注]

> [注] 原文以 désir（欲望）、dire（说出）和 désinence（词尾、屈折结尾）的语音邻近，把欲望定位为说出中留下的末端痕迹，而非可被完整陈述的内容。

然而很清楚，在这里扮演第二能指角色的东西——本质上，我在这里把它们称作 S_α、S_β、S_γ——也就是作为所有不属于自身之要素的能指所构成之子集的主体，只要 A 不是 A；我们能够围绕这个第二能指说什么？

我们已经设定一个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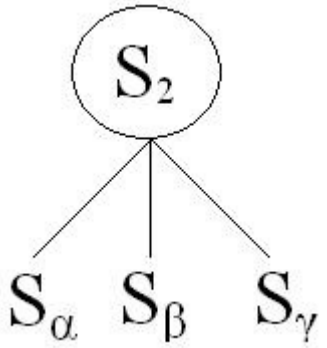
为简单起见，这里采用你们已经最熟悉的字母；

……也就是“X 不是 X 的要素”，以便让某样东西写入 S_2 名下：这个子集由一个能指构成，主体将在这个能指面前由所有其他能指表征；也就是说，恰恰是它把主体统摄为主体。为了让任意 X 成为 S_2 的要素，必须满足：

- 第一个条件，X 不是 X 的要素；
- 第二，我们把 X 当作 A 的要素，因为大写 A 汇集所有这些 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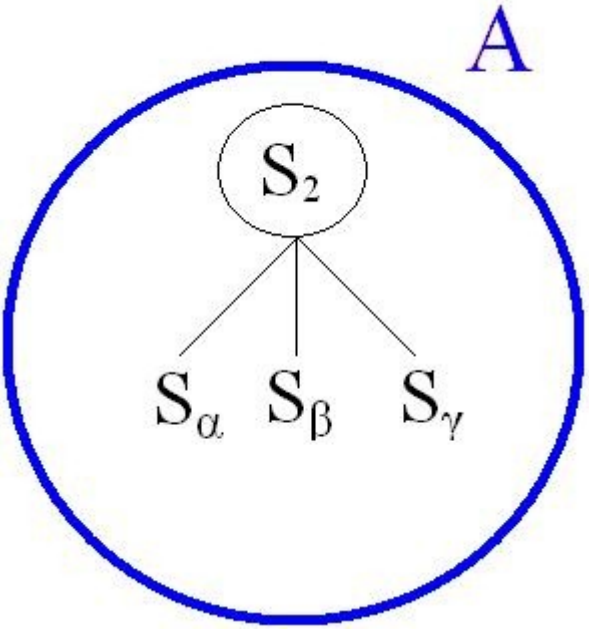
那么会产生什么？这个 S_2 是自身的要素吗？

如果它是自身的要素，就不符合我们构造子集的方式；这个子集由不是自身要素的要素构成。所以，它不是自身的要素；因此，它不在这些 S_α、S_β、S_γ 之中；只要它不是自身的要素，它就在我放置它的地方：



S_2 不是自身的要素。这就是我写在那里的式子：$S_2 \notin S_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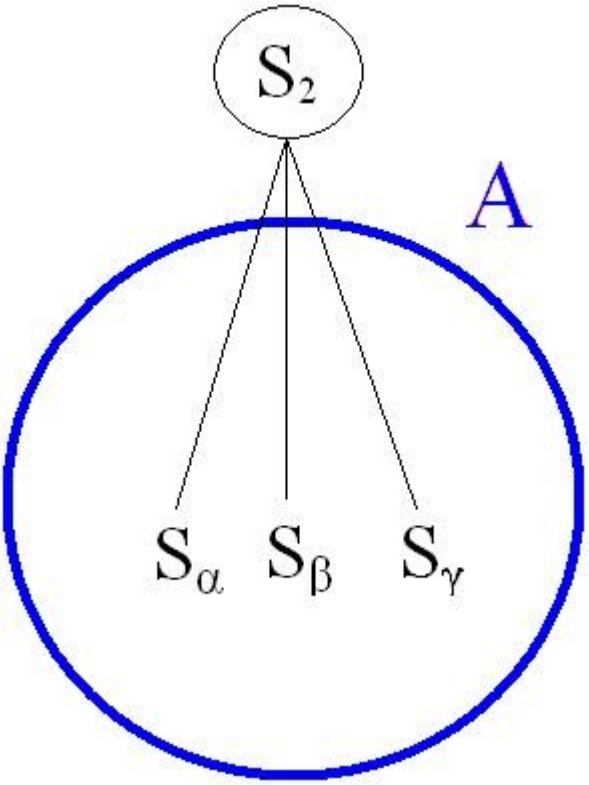
假设 S_2 是大写 A 的要素，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 S_2 是 S_2 的要素，因为一切不是自身要素、同时又是大写 A 要素的东西，都已被我们界定为属于这个子集、构成由 $X \in S_2$ 所界定的子集。

所以必须写出 $S_2 \in S_2$；而我们刚才已经排除了这一点，因为这个子集的定义就是：它由不属于自身之要素的要素构成。由此产生什么？

对于不习惯这类其实很简单的推理的人，我把它画出来——尽管这里的图示十分幼稚：S_2 不是大写 A 的要素，所以只能画在这里，也就是外部：



这表明，无论主体打算以何种方式统摄自身：

- 或者从大他者包含自身的第一种位置出发；
- 或者在大他者中，把自身限于那些不属于自身的要素；都会包含某样东西——是什么？……

我们应当怎样翻译我为子集的能指、即 S_2 设定的这种外部性？

这十分确切地意味着：主体最终无法被普遍化；不存在任何一种命题——即便采取“能指不是自身要素”的形式——能够说，由此界定的东西就是相对于主体的包罗性定义。

这同样表明的并不是主体没有被包含在大他者的场域中，而是它能够把自身意指为主体的那个点，是一个——让我们加上引号——“外在于”大他者、“外在于”话语宇宙的点。

我也听见有人把我的衔接回声般重复成“不存在话语的宇宙”，并据此理解为根本不存在话语；但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在这里维持一套足够严密的话语，你们恰恰不会对这一点有任何观念。

请把这一点当作我们方法的例证与支撑，也当作下次内容的等候点。下次是 12 月 11 日；我希望，我们能够在这项衔接中进一步推进我们所感兴趣的东西——你们不仅作为精神分析家构成它的活点，而且作为分析者正在寻找它。

第5课 · 1968年12月11日

我有时会私下记下一些写给你们的小“提示”。刚才翻动这些纸张时，我重新找到一则，正好可以用作开场：

“多么令人遗憾……”我写道，已经不记得是什么时候；

……上帝通过我们所谓对其名字的禁绝，反而被用来排除某些东西。”

这种禁绝恰恰在一个本来最可能知道“上帝”一词的功能是怎么回事的地方，取得了禁令的形式，也就是犹太人那里。你们知道，在他们那里，上帝有一个不可发音的名字。那么：

“这种禁绝恰恰被用来排除……

我开始这样说：

……若干对于把“我”维持在足够光照中绝对必要的参照；光照必须足够，使人不能把它扔……”这里面有个“我”；

……把它扔给狗，也就是扔给教授们。”

这就是我上次的出发点；你们听见了，即使没有看见，我几乎不由自主地首先把“我”这一参照推到前面。通过相关的上帝，我把某天以 אֶהְיֶה אֲשֶׁר אֶהְיֶה [Ehyeh asher ehyeh] 形式说出的话译成：“我是‘我’之所是。”

我当时告诉你们，这个被我证明——或者自以为已经证明——为译文的言说行为，在进展上有点超过了我自己。随后我说，西奈山不由自主地从我两腿之间的地面上冒了出来。

这一次，我没有像上次那样收到小纸条。不过我本来等着有人提醒我：这些话来自“燃烧的荆棘”。你们想想，如果我说“燃烧的荆棘”从我两腿之间冒出来，会造成什么效果？正是在这一点上，句子回溯性地向自己发号施令。正因为我想把它定位在两腿之间，才首先用西奈山取代了“燃烧的荆棘”。

更何况，说到底，西奈山上所涉及的是这件事的后续。

也就是说，正如我在《精神分析的伦理》［1959—1960］研讨班中已经指出的，那位——至少按照我的说法——以“我是‘我’之所是”宣告自身的上帝……

通过此后以所谓上帝“十诫”清单的命令形式传递下来的东西；

……无非——我很久以前已经解释过——陈述了“我说话”的法则。

如果正如我所陈述的，真理以“我”说话，那么，下面这些内容似乎不言自明：

- “你只可敬拜那位说过‘我是“我”之所是’者”，而且只能敬拜他；
- 同样由此推出：“你要——正如人们也这样说——爱邻人如爱自己。”这里的“自己”不是别的，正是这些诫命本身以“你”、甚至以“你是”所指向的东西；很久以来，我已经强调法语中这个说法真正具有魔法般的歧义。

这项诫命潜在的前奏，就是那个把你设立为“我”的“你是”；它也提供同一条坡道，通向每次召唤中都存在的那个“杀人的你”（tu-ant）。人们知道，命令同对它作出回应之间相隔不远；整个黑格尔都是为了展示在这上面建立起来的东西。[注]

> [注] 法语 tu es（你是）中的 tu 同 tuant（杀人的）形成谐音链；拉康把对“你”的召唤同使对方成为他者、甚至杀死对方的运动并置。

我们可以逐条讨论；当然会经过有关说谎的那条，随后是“不可贪图邻人的妻子、牛或驴”这项禁令——而邻人始终就是杀死你的人。实在看不出还能贪图别的什么！

欲望的原因恰恰就在那里。

必须注意，出于一种近乎不证自明的连带，严格说来，只有在某项诫命的封闭性保护言说之处，言说才存在。这也很好地解释了：自有世界以来，没有任何人确切遵守过这些诫命；正因如此，言说——在真理以“我”说话的意义上——始终深深隐藏，只有不时在话语的缝隙里露出一点鼻尖。

因此，必须……

只要存在一种技术，它信任这套话语，试图在其中重新找到某样东西、一条道路、一条人们所谓的“道”；这条道被推定同“真理”和“生命”并非没有关系——人们这样说，但让我们始终警惕话语的反面［参见《约翰福音》14:6］；

……也许就必须更仔细地追问：这套话语中以什么为基础，才能启动并向我们提供一座桥，通向那个根本的、不可接近的词项——最后一位哲学家黑格尔曾相当大胆地以为能够把它还原为自己的辩证法。

对我们而言，沿着我已经开始开辟的接近方式，正是在大他者面前——大他者使我们能够圈定一个逻辑失败，并充当言说自源头携带之缺陷的场所，只要言说能够回应——“我”首先作为受制者、作为我曾在某处写出的 α-sujet［受制主体］显现；这个词用来标明这个主体只会在话语中以分裂方式产生。

会说话的动物只有先使自己受制，才能拥抱伴侣；因为它始终已经在说话，所以就在接近这一拥抱时，它只有在其中杀死自己，才能形成“你是”；它使伴侣他者化，把伴侣变成能指的场所。

请允许我在这里暂时回到上次的“‘我’是”。因为我从一个头脑相当不错的人那里看到了反对意见：这样翻译会重新打开大门，至少打开通向存在参照的大门。至少有一只耳朵把这个“是”听成了对存在的召唤；按照传统术语，存在悬挂于我所谓依照某种自然秩序——取最原初意义——在自然中存续的东西。

传统构造出这个最高存在，让它为所有“存在者”作答。一切变化都围绕那个占据宇宙枢轴位置的存在转动；正是凭借这个 X，才有一个宇宙。

没有什么比这种理解更远离我那个译文的意图。为了让人听懂，我可以把它重新表述为：“我是‘我’之所是。”让我们说，这里的“是”读得更清楚；我们重新在“我”中严格陈述真理的根基，只要真理会说话。

支撑真理的这些诫命——我刚才还没说够吗？——严格是反物理学的；然而，若不参照它们，就绝没有办法实现所谓“说真话”。你们试试看！绝不可能！

它是一个理想点——正适合这样说。甚至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只要维持一套话语，逻辑法则便会涌现，也就是一种精细的一致性；它依系于所谓能指衔接的本性。正是这一点根据所谓符号之物的结构，使一套话语能够或不能得到维持；符号又同人们通常用来反对精神的所谓字母相关。

这种衔接的法则，首先支配话语。

我在今年论述中开始陈述的，是大他者的这个场域；我要检验它能否被设想为如此得到衔接之物在话语中的写入场域。大他者的这个场域并不是首先赋予大他者任何化身；只有从其结构出发，才能界定“你”的可能性：它将触及我们，并召唤某样在第三个时刻必须自称为“我”的东西。

很清楚，将要显现的就是我们期待、也十分清楚的东西：这个“我”在一切真理中都不可发音，始终不可发音。正因如此，人人都知道它多么碍事；也正如我刚才参照的言说法则本身所提醒的，最好永远不要说“我发誓”。

所以，在预先判断大他者是怎么回事以前，让问题保持开放。即使它只是一张白纸，也会给我们制造足够多的困难；因为我上次在黑板上已经证明：假设你们在这张白纸上写下全部能指——前提是它确实是一页纸，也就是有限的——

这说到底可以设想，因为你们可以选择一个把能指缩减为音素的层面；

……可以证明：只要你们相信自己能够在那里汇集任何某样可被你们用下面这个判断陈述的东西——那就是主体，是这次汇集所必需的词项——这个选择就必然被安置在这个总体之外。

S_2 位于白纸之外。当我陈述“能指是为另一个能指表征主体的东西”时，介入的正是这个另一个能指；S_2 将在页面之外。

为了知道我们随后能够围绕任何得到陈述的东西说些什么，必须从这个可以证明为一切言说行为之内在现象的现象出发；正因如此，值得再稍作停留。

让我们采用最简单的言说行为：有人宣告“下雨了”。只有停留于“有一种‘下雨’被说出”这一事实中的涌现，才能充分判断这项言说行为。

这就是话语事件，而说出这件事的人借此把自己设为次要者。事件由一个所说构成；其中的“它”无疑标明了这个所说的位置。但必须谨慎。语法主体……

况且，它可以随语言而呈现不同形态，并不一定被孤立出来；

……这里的语法主体同我刚才所谓“场外”相关；正如我提醒过的，它可以或多或少地得到个体化，例如也可以被缩减为一个词尾，只剩“下雨”。那个 t，那个小小的 t……

况且，你们会发现它在法语的各个角落里四处游荡；

……为什么它又回来，落在一个根本无须它的位置上？例如 orne-t-il 中？也就是一个变位中原本完全没有它的地方。因此，这个如此难以准确圈定的语法主体，只是某样东西前来得到表征的位置。

让我们回到 S_1，只要它表征这个东西；并且重申：上次，我们按照必要性试图从大他者场域中提取 S_2，因为它无法留在那里；我们要借它汇集 S_α、S_β、S_γ，并声称在其中把握主体。恰恰因为我们在大他者的场域中以某个功能界定了这三个 S——让我们把它叫作另行界定的“R”——也就是 X 不是 X 的要素，R(X) 才把这些要素——这里是能指——全都转化为某样仍然未定的东西，因为它保持开放；说到底，它取得了变量功能。

只有当我们确切说明这个变量必须符合什么——也就是符合一个并非随便什么的命题；这个命题不是说变量必须是好的、别的随便什么、红的或蓝的，而是说它必须成为主体——作为大他者的这个能指才必然涌现；它绝不可能写入大他者的场域中。

严格说来，这个能指以其最原初形式界定了所谓知识的功能。

当然，我必须回到这里，因为这个位置……

即使相对于迄今围绕逻辑功能所作的陈述；

……也许仍未得到足够强调：试图限定主体本身，会把我们置于大他者之外。

这个“把我们置于”（nous met），也许就是一种“本体”（noumène），它将“带领我们”（nous mènera）走得比自己以为的更远。[注]

> [注] 原文以 nous met、noumène 与 nous mènera 的音近关系串联“置于”“本体”与“带领”。

在这里，我只想追问：对全称命题与特称命题的经典陈述——我是指亚里士多德式陈述——进行逻辑缩减时，遇到的困难是否来自这样一点：人们没有发现，“所有”与“某些”必须被放在场域之外、大他者场域之外？如果我们注意到，把这些经典命题缩减到量词场域时产生困难，是因为正确公式不应说“所有人都是善的”——或恶的，无关紧要——而应陈述：“人——或者任何其他东西，任何在逻辑中可以披上一个字母的东西——是全都善的，或者是某些善的”，我们的麻烦就会少一些。

简言之，如果把全称与特称的句法功能放到场域之外，你们随后把它们缩减到数学场域时，遇到的困难就会少一些。因为数学场域恰恰在于拼命操作，使大他者的场域作为这样的场域维持住。这是检验它维持不住的最佳方式。

不过，必须让所有层级都得到衔接，才能检验这一点，因为它维持不住发生在十分不同的层面上。

重要的是看见：正因为大他者的这个场域——用技术术语说——“不一致”，言说行为才采取要求的形态；这发生在任何能够以肉身作出回答的东西甚至尚未前来落入其中以前。

尽可能深入追问大他者场域本身的意义，在于注意到：它的缺口在一系列不同层面上被察觉。

这些层面不是同一回事；为了检验它们，数学给我们带来一个示范性的经验场域，因为数学可以把这个场域限制在界定清楚的功能中，例如算术。

眼下，算术研究究竟显现什么仍不重要。

你们已经听过足够多的内容，知道即便在这些被选为最简单的场域中，当我们发现例如缺少完备性[注1]时，也会大为惊讶；也就是说，不能断言其中的任意陈述必然要么得到证明，要么其否定得到证明。

> [注1] 哥德尔不完备定理：1931 年，哥德尔在《论〈数学原理〉及相关系统中的形式不可判定命题》中证明，不能利用某些形式理论（包括算术）自身来证明其一致性，这不同于希尔伯特的设想。他随后提出更著名的不完备性定理：多数一致的形式理论（包括算术）并不完备，即存在在该理论中为真却无法在该理论中证明的结果。

而且更进一步：在某个同样属于最简单者的场域中，下面的事情可能成为问题：

- 某样东西、某项陈述在其中是否可证明；
- 另一个层面的证明是否能够表明一项陈述在其中不可证明。

但非常奇特、非常古怪的是，在某些情况下，这个“不可证明”本身又从同一场域中得到陈述的某样东西那里逃脱。也就是说，甚至不能断言它不可证明；由此敞开了一个不同维度，称作“不可判定”。

这些层级并非不确定性的层级，而是逻辑织物中缺陷的层级。它们本身能否使我们把握：主体本身可以说在其中找到自己的支点、地位与

参照；而这项参照在言说行为层面，通过依附这个缺口本身而获得满足？

你们是否觉得，也许……

只要如此众多的听众愿意稍作配合；

……也许我们能够在某项构造中让人感到这一点，即便需要……

像我已经处理大他者场域时所做的那样；

……把它缩写：在一项话语陈述中，甚至不可能存在这样一个能指，这一点可以说被设为必然。看起来，我们似乎能够构造一个能指，标记能指衔接本身中缺失的东西，因为从逻辑外部接近这个场域时，似乎没有什么会阻止我们。

如果某样东西能够得到衔接——我在这里暂且把它放在边缘，而且这已经有人做到了——并证明：那个能使主体最终得到满足、借以把自己认同为同话语缺陷本身同一的能指，无法得到定位；如果允许我采用这个缩写公式，事情就是这样。

这里所有身为分析家的人难道没有意识到，正是由于完全没有进行这一秩序的探索，阉割概念……

我希望你们已经顺便感觉到，它正是我所陈述内容的类似物；

……阉割概念才会始终如此模糊、如此不确定，并以人们熟知的粗重与野蛮方式受到操弄？

说实话，在实践中，人们根本没有操弄它，而只是用对方无法给予的东西取代它：问题明明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人们谈的却是“挫折”。有时，人们通过“剥夺”的道路接近它；但你们看见，这种“剥夺”恰恰分有我们所要接近的、主体固有的缺陷。

简言之，今天我只勾勒了这个问题的轮廓；离开它以前，我只想……

我甚至无法预见从现在到年末能让你们承受多少内容；

……顺便指出：如果逻辑场域中有某样东西得到陈述，那么，至少所有对逻辑发展中最近提出的定理略有所知的人都知道，它十分确切地发生在下面这些条件下：

- 这个 S 相对于某个系统——例如算术系统——严格发挥自身功能；
- 它从外部计算一个界定清楚的大写 A 内部所有能够被定理化的东西；
- 换言之，这个“它计算”必须按字面理解；一位名叫哥德尔的天才想到了这一点。只要为可以定位在某个场域中的每项定理陈述赋予一个数字、即所谓哥德尔数，人们就能更可靠地接近某样此前从未围绕这些功能得到表述的东西；我在先前的陈述中只能暗示这些功能，即所谓“完备性”与“可判定性”。

很清楚，一切都不同于过去那个能够作出下面这些陈述的时代：

相关知识卡 哥德尔不完备定理的条件与边界

- 说到底，数学只是重言式；
- 人类话语可以维持，因为存在一个在这种说法中能够维持重言式的场域；
- 某处存在一个 A，它始终是同自身同一的大写 A。

从这一点以最可靠的方式遭到反驳的时代开始，一切就都不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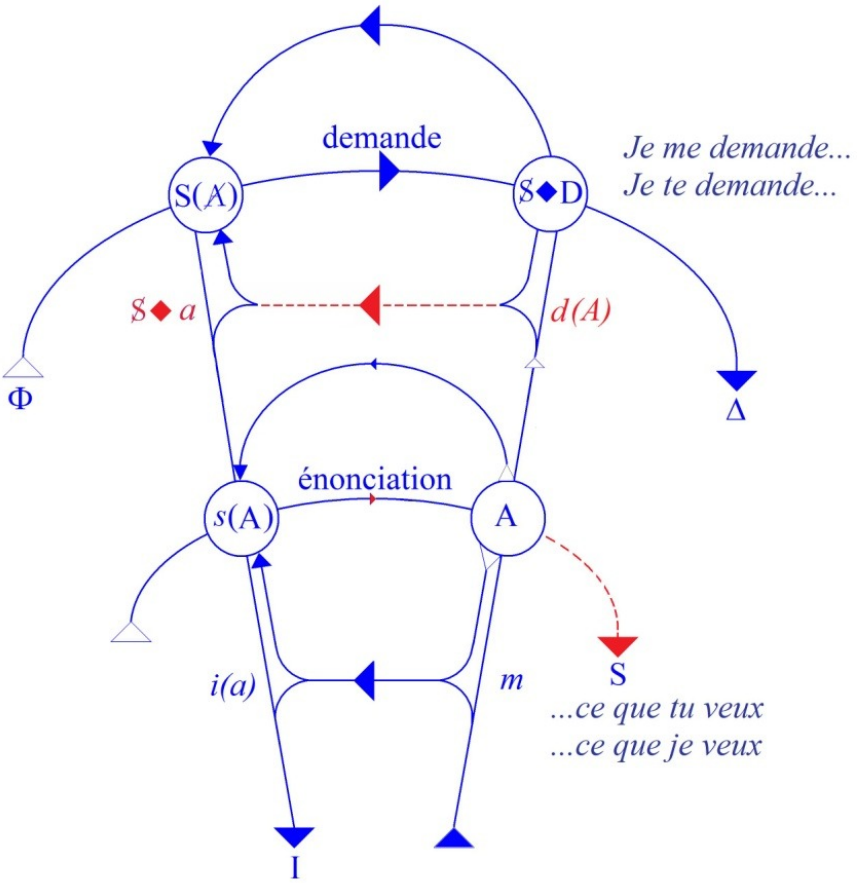
这是一步进展，是一项成果；然而，任何在经验中面对某样东西的人——在一种经验中……

相对于自然史而言，这种经验向我们显现为一个超越性的疑难；

……正如分析经验——我们却看不出到这些结构的场域中寻求支撑有什么意义。

正如我说过的，这些结构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们是逻辑结构；我们借此可以定位并妥善安置那个 X，而我们在完全不同的言说行为场域中同它打交道；这就是弗洛伊德经验所允许、同时也由它引导的言说行为。

所以，首先正因为大他者并不一致，言说行为才采取要求的形态；这也赋予完整大图式中、我画在这里的东西以效力：



这里以 $\not{S} \diamond D$、即被划杠主体同 D 的菱形连接形式写入。所涉及的只是这一点——它以一种没有得到陈述的方式陈述出来——也是区分每项陈述的东西：“我说……”这个限制“我”的形式在其中被减去了。

语法中的“我”可以在没有任何根本风险的情况下被孤立出来，也可以从言说行为中减去；它借此把言说行为缩减为陈述。相反，如果这个“我说……”没有被减去，那么，仅凭大他者的结构，每个言说行为

——无论是哪一种——都会成为要求，要求大他者所欠缺的东西；这一点便完整保留下来。

在 $\$ \diamond D$ 的层面，双重问题是：

- “我问自己，你欲望什么”；
- 以及它的复本，也正是我们今天标明的问题：“我问你——不只是问我是谁，而要更进一步——‘我’是什么。”

那个结本身就在这里建立；我曾用“人的欲望就是大他者的欲望”这一陈述来表述它。也就是说，如果可以这样说，如果你们采用图式上界定的那些向量——从这里的纯粹能指链起点出发，再从 $\$ \diamond D$ 标出的交叉点返回，以完成这里标明的回溯作用——那么，我以“我问自己，你欲望什么”形式衔接的两个要素，确实就在那个名为 d(A)、即大他者欲望的点上汇聚。

这个问题连接在 A 的建立层面：“你欲望的东西”，也就是同我受制于你这一点相连的、你所欠缺的东西。另一方面，“我问你‘我’是什么”；“我”本身的地位正是在这里建立，我把它标成红色。

这个“你”的地位由一次汇聚构成。每个言说行为本身都发生这种汇聚；分析中无差别的言说行为——因为规则原则上正是如此设置它——之所以转变为要求，是因为言说行为自身的功能从根本上就是有关“你”与“我”的要求。

就“你”而言，它是汇聚的要求，是由大他者场域核心的缺失所激起的追问；这个场域由纯粹逻辑构成。恰恰是这一点，将赋予图式另一侧

同样以向量画出的东西以价值和效力；也就是说，主体的分裂在那里被表现为一切设为“我”之物的本质。

对于“我是谁”这一要求，结构本身以 A 的这种能指性拒绝作答，正如我已经把它写在图式的运作中。这里的“你”同样由一次汇聚建立：它汇集了最根本的要求，也就是向我们分析家提出的、最终唯一支撑主体话语的要求。

“我来到这里，是为了请求你……”：在第一个时刻，所涉及的确实是“我是谁”；如果回答发生在“‘我’是什么”的层面，当然是逻辑必然性在这里造成了后撤。因此，这个要求同这里某种承诺发生汇聚；这项承诺就是在 S_2 中把这个“我”汇集起来的希望。

这正是我在转移中以“被假定知道的主体”这个术语命名的东西；也就是 S_1 同 S_2 相连的这项首要连接。正如我上次提醒过的，在有序对中，正是它、正是这项连接、这个结，为所谓知识奠定基础。

相关知识卡 有序对、隶属与包含：集合论结构与主体公式 · 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与移情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如果“我”只有在这两个彼此分离的极点上才能被感知：

- 其中一极，是我在这里衔接为“不”、为拒绝的东西；它赋予回答的欠缺以形式；
- 另一极，是这里被衔接为大写 A 的小写 s 的东西［$s(A)$］。

这个意指是什么？因为，我正在展开整个话语……

它要为这项经验借以建立之追问中的“我”提供骨架；

……难道不是很明显，我在推进它时没有把任何意指留在外面——至少直到我们在这里抵达的这个点？

这是什么意思？许多年来，我训练你们在源于语言学的区分上建立下面两项：

- 把能指当作材料；
- 把所指当作其效果；……而我现在是否暗示并显露：某种幻象位于这个被界定为语言学的场域之原则处？

语言学家带着一种惊人激情，宣称他试图在语言中把握的是“纯形式”而不是“内容”；这又是什么？

我要在这里把你们带回第一次讲演中首先在你们面前提出的那个点；我并非无意地用“罐子”的形式提出它。请记笔记的人知道：在初步场域中可以称作我的离题之处，没有任何东西未经预谋。

如果我表面上离题，重新谈到“芥末罐”，当然并非没有理由。

你们可以记得，我曾经为某样东西留出位置：在罐子最初显现的形式中，格外值得标明的是，它的表面从来不缺少能指本身的标记。

“我”在其中得到表述的这一点，难道不是由此引入的吗？

支撑一切人类创造的东西——没有任何形象比陶工的操作更好地表现它——十分确切地就是制造某样器具。凭其性质，这件器具向我们描

绘出一个形象：构成它的语言——因为没有语言之处也没有工匠——本身就是“内容”。

只需思考片刻，就会发现，哲学传统中“形式”与“内容”对立的参照本身，恰恰就是为了引入这种对立而存在的这项制造。

我首次引入罐子时，不是毫无理由地指出：当人们把罐子送去墓穴陪伴死者时，会加上一个真正把它打穿的孔。因为罐子的精神原则、语言起源恰恰在于：某处存在一个孔洞，一切都从中逃走。当它在自己的位置上同那些已经去往彼岸的人会合时，罐子同样重新找到自己的真正起源，也就是它在语言中被制造出来要遮蔽的那个孔洞。

相对于杯子所装的东西，没有任何意指不会逃逸。十分奇特的是，我后来有了一个发现——向你们陈述罐子功能时，我当然还没有这个发现。天哪，我像往常一样到布洛赫与冯·瓦特堡的词典中查询 pot［罐］的来历；可以说，我惊喜地看到这个词……

据说，低地德语与荷兰语也使用同一个词，这可以作证；

……是一个前凯尔特语词。因此，它从十分遥远之处传到我们这里：至少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

还有更有意思的。为了提出这个看法——至少给它一点基础——我们依据的是罗马入侵以前的罐子，更确切地说，是代表入侵前既有事物的罐子；据说，这些罐子出土于特里尔地区。布洛赫与冯·瓦特堡这样写道：

> “我们在上面看见 Potus 一词。”

对他们来说，这足以表明这个词起源极其古老，因为这是一个实际用法。他们指出，作为所谓爱称，Potus 可以指制造者。无关紧要！对我而言唯一重要的是：罐子一旦显现，其表面始终带着它所支撑的一个能指标记。

罐子在这里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主体的功能：在同能指的关系中，主体不是先在者，而是一种预期；它是被假定的［sub-posé；subjectum］，即 ὑποκείμενον［hypokeimenon］。

这就是它的本质、它的逻辑定义：被假定的，几乎是被推导出来的——甚至可以肯定……它不是支撑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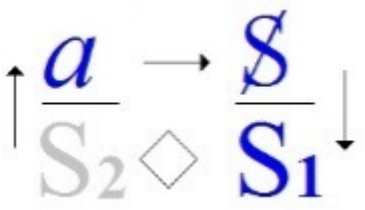
相反，我们完全有理由给能指一个制造出来的、甚至我要说是器具性的支撑物。

“器具”的起源——只要器具划分出人类制造的场域——严格说来就在这里。

作为产物的意指被用来——而且作为诱饵——向我们遮蔽语言的本质；语言依其本质严格说来什么也不意指。

证明这一点的是：“说出”在其本质功能中并不是意指的操作；我们分析家正是这样听取它。我们寻找的是悬置大他者中得到衔接之物、并处在大他者本身之外的东西——也就是作为场域之外之物的 S_2。[注]

> [注] 工作底本此处作 non pas d’Autre mais … hors de l’Autre，转录与断句使“不属于大他者 / 在大他者之外”的关系变得含混。米勒本第 90 页重订为：ce qui suspend ce qui s’articule de l’Autre, et qui est hors de l’Autre comme tel — le S2 comme hors du champ。据此，正文把关系明确为：所寻找者既悬置“大他者中得到衔接之物”，又处在“大他者本身之外”。



问题就在于知道它的主体是什么；如果话语绝不可能把握这个主体，那么，能够取代它的东西也在这里得到正确衔接。

阉割的意义同享乐的意义相平衡。不过，只看见这种关系还不够；在离我们很近的时代所显现的事情中，对真理的呼喊与需要，同时又是对享乐的召唤，这当然显出了这种关系。

如果十分明显，享乐对一切存在——它自身被包含在语言与器具之中——都只能在 1 与大他者所固有的那个剩余物域中得到衔接，而我已把这个域界定为剩余享乐，那么，渴望不受阻碍的享乐当然并不足够。

我们将在 1 月 8 日从这里重新接续话语。

第6课 · 1969年1月8日

那么，祝你们新年快乐，祝你们 69 年新年快乐——这是个好数字！

作为开场，我告诉你们：每逢这种时刻，我总会从某个地方收到一份小礼物。这一次的礼物，是刊登在 1 月 1 日那一期《新法兰西评论》上的一篇短文，标题叫《雅克 · 拉康文体的若干特征》[注1]。

> [注1] G. 穆南：《雅克 · 拉康文体的若干特征》，《新法兰西评论》第 193 期，1969 年 1 月 1 日，第 84—92 页。

确实——不是吗！——我的文体是个问题！我本来可以把一篇很早的文章放在《文集》开头；那篇文章谈的恰恰就是文体问题，我却从来没有重读过。也许等我重读时，它会给我一点启发！

与此同时，我当然是最不能说明自己文体的人；天知道，为什么别人不能试一试呢？现在确实有人试了：文章出自一位语言学教授之笔，我不必亲自评价他的努力产生了什么结果。请你们自己判断。

大体上，我听到的反响倒是说，在当前的环境中……

……至少在一些偏僻角落，人们终于开始怀疑教授们口中传授的教学，其总体质量究竟如何；

……因而有人觉得，也许这并不是发表这篇文章的时机，至少不是最合适的时机。

总之，我听说有些人认为它写得并不高明。我再说一次，请你们自己判断。至于我，我并不抱怨！我实在看不出，谁能从中对我作为教学所传播的东西得到哪怕一点概念。

不过，文中倒有一处尖刺：据说，我竟敢在某个地方写下“弗洛伊德和我”。

你们瞧——不是吗？——他还真不把自己当成平底锅的把儿！[注]

> [注] 法语俗语 ne pas se prendre pour la queue d’une poêle，意为自视甚高、不把自己当作无足轻重的人。

这句话的意义也许并不完全等同于那位作者义愤填膺地非要赋予它的意义，但它倒很好地显示出：至少在某些领域，我们生活在怎样一种敬畏的场域中。

那位作者承认自己根本不知道弗洛伊德带来了什么；那么，一个一生都在处理弗洛伊德的人说“弗洛伊德和我”，对他来说为什么竟会构成丑闻？

我还要说得更多：我自己也被这桩据说冒犯了应有敬意的罪行所震动，因而不由得想起我曾在这里讲过的一则轶事。当时，我同我提到过的“小路易”在一起，以最艰苦的方式从事那些让沿海居民赖以为生的小营生。

同那三个我至今仍珍爱其名字的好汉一道，我做过许多事情，这里就略过不谈；不过，我确实也曾同那位“小路易”有过下面这段对话。事情涉及一只我们刚吃空、正漂在船边的沙丁鱼罐头盒；小路易用极朴

素的话对我说："喂，你看得见这个罐头盒，是因为你在看它。可它呢，根本不需要看见你，就能看着你。"[注2]

> [注2] 参见 1964 年研讨班《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1964 年 3 月 4 日课。

这则轶事同"弗洛伊德和我"有什么关系，仍留下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这一对中，我把自己放在哪里？

好吧，你们放心，我始终把自己放在同一个位置：我当时所处、而今仍然活着的位置。

弗洛伊德不需要看见我，就能看着我。换句话说，正如我已经在这里引过的一段文本所说："一条活狗胜过一个死人的话语。"[注3]

> [注3] 《传道书》9:4："凡活着的人都有指望；甚至一条活狗也胜过一头死狮。"拉康在正文中把"死狮"改说成了"死人的话语"。

尤其当这个话语已经腐烂到如今这种国际化的程度时。

我试图做的，是使弗洛伊德的术语恢复其功能，因为这些术语所关涉的是对提问原则本身的颠倒。换言之——这并不等于"说的是同一件事"——其中投入的是转向这种重新提问的最低要求。

最低要求就是：要造就精神分析家。因为要提出这种问题，就必须把主体重新安置到他的真实位置；所以，我在今年开头提醒过你们，这里所涉及的位置，就是从一开始便使主体依赖于能指的位置。

围绕这项要求、这项根本条件，迄今一切可以接受的主张才得以排列起来。分析最初的实践中已经含有其中一些要素，因为人们确实考虑过文字游戏和语言游戏。这当然不是没有缘故的！

我只是重新接过这个层次，并且可以说，借助语言学从其所厘清、名为音系学的基础中提供的东西——音位本身的游戏——使之取得了“合法地位”。因为人们确实必须看见，弗洛伊德所开辟的道路在这里直接找到了自己的地位；当然稍有迟延，但显然远不及一般公众、乃至精神分析家们自身的迟延那么严重。

这并不是停留在那里的理由；所以你们看见我……

……不管我先前在运用语言学的这个部分时表现出了怎样的能力；

……都在继续这项工作：凡是已经建立起来的学科提供机会之处，便把握住它；继续这项研究……

……从真正涉及重合的层次——因为无意识的游戏所涉及的，确实正是音位材料本身——继续到另一个层次：在那里，另一门学科使我们能够在主体的地位与这门学科所展开的东西之间，辨认出一种同构。它首先是一种接近，但也可能显露为覆盖着同一种质料；这一点我已经断言过。

这门学科是什么？我会把它称为“逻辑家的实践”（pratique logicienne）。我觉得这个术语很适合准确指称这里所涉及的东西，因为正是从这种实践得以实行的某个场所，它如今找到了强制自身的东西……

……不过，也不难设想，它还会被带到别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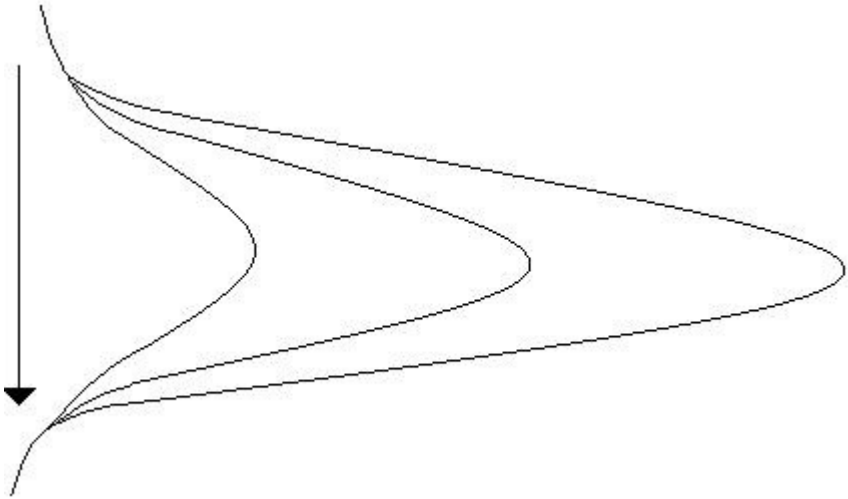
……它实际实行的场所……

……在那里发生了某种事情，使逻辑脱离了它数百年来一直被封闭其中的传统；

……这个场所就是数学领域。

这当然不是偶然；尽管只能事后看出，但逻辑家的实践会在数学话语的层次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是完全可以预见的。还有什么比这个场所更诱人呢？在那里，话语——我是说证明性话语——似乎建立在完全的自主性上，相对于所谓经验而自主。它似乎，而且只能显得，完全从自身取得确定性，也就是从它强加给自身的一致性要求取得确定性。关于这一参照，我们该怎么说？

为了给依附于数学领域的这种逻辑画出一幅图像，我们是否要把它指认为数学中的一个退隐之处？仿佛按照某种数学观念，数学本身也只是一种置身一旁却支撑着科学潮流的东西；仿佛相对于某种进步，它只是这里一点、那里又一点？



这是一幅图像，却是一幅值得驱除的图像，因为我们将会看到，事情完全不是这样。

这也给了我一个机会再次提醒你们：借助图像解释隐喻，永远是错误的。

凡是图像对隐喻的支配，都应当受到怀疑，因为其支撑总是身体的镜像、拟人化的镜像；而它之所以有缺陷，是因为……

……这一点非常容易说明，尽管仍然只是一种说明；

……这幅图像只是遮蔽了孔口的功能。

我去年离开你们时谈到的那个有孔的罐子，因而具有寓言的价值。

很清楚，在镜子中，只有当人透过那个孔去看时，才看得见罐子的孔。

因此，这件器具的价值被颠倒了。我在离开你们时也提醒过：我之所以把它提到前台，只是为了向你们指出，人类工业所制造的东西，即使形式最简单、最原初，严格说来也是为了遮蔽真正的结构效应。

正因此，我要回到——这段离题正是为此作铺垫——这个必须明确重申的区别：形式不是形式主义。某些时候，就连语言学家……

……我当然不是指那些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人；

……也会在这上面犯一点小错。

我刚才提到的作者——他没有给我任何证据表明自己具备他明说的那种能力——说我谈过叶尔姆斯列夫；恰恰相反，我从来没有谈过他。

相反，雅各布森这个名字，在我看来……

……因为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只是“斜着”读了他的文章；

……却显著地缺席了。这无疑使他不必判断：我对隐喻和转喻功能的运用究竟是否恰当。

回到形式与形式主义这一区分的关键点，我会试着——因为首先必须如此——用几个形式来说明它。对于任何像精神分析家那样被卷入切割的人，这都是必要的：为了抵达身体暴露于其中的场域，切割确实会导致某个具有一定形式的东西脱落。

然而，我要提醒你们……

……为了触及精神分析经验不知从何处抽离出来的那些图像之一；

……盛着乳汁的杯子——当人反过来从它的握取来设想它，并称之为乳房，即第一个对象（a）时所唤起的那个杯子——并不是乳房借以显示为同胎盘附着物相同构的结构；因为后者才是乳房在生理学上的实在，而无须让言辞介入。

然而，即使只是要知道这一点……

……也就是在乳房被卷入对象（a）的辩证法以前，知道我刚刚说的乳房是什么；

……即使只是要知道它在那里究竟是什么——我是说在生理学上——也必须拥有相当先进的动物学；而这来自对一种分类法的明确使用——否则便看不见它。低估这种分类法同逻辑的关系，将会是错误的。

人们曾指责亚里士多德逻辑使用“属”“种”这些术语，只不过贴附于动物学实践，贴附于动物学上得到界定的个体之存在。我们必须保持一致：既然提出这种或多或少带有责难意味的意见，就应当反过来看见，动物学本身也蕴含一种逻辑，一种结构事实，当然也就是一种逻辑结构。

你们看见了，这里正是任何探索性经验已经蕴含的东西，同主体的涌现将要向我们提出的问题之间的边界。

在数学中，形式主义作为切割的功能，无疑会显得更加清楚。

事实上，我们从形式主义的运用中看见了什么？

数学中的形式主义具有如下特征：它建立在一种尝试上，即还原我刚才宣布的那种话语——数学话语。人们曾经这样谈论这种话语……

……而且绝不是从外部这样说；从外部说过这句话的人是科耶夫，

但他只是转述伯特兰·罗素的话；

……“这种话语没有意义，而且人们永远不知道其中所说的是否为真。”

这是一个极端而悖谬的公式；值得提醒的是，它出自伯特兰·罗素这位对这种话语本身进行逻辑形式化的开创者之一。这一尝试是要抓住

这种话语，把它置于一项考验之下；我们大致可以这样界定这项考验：确认它确实如其所显现的那样，能够没有主体而运作。

为了让那些没有立刻明白的人也感受到我在指什么：对于数学构造所确保的东西，究竟谁会谈到那个在别处被单独提出为“观察者”的因素对它有什么影响？

这里丝毫没有所谓主体性错误的可设想痕迹，尽管数学能够提供一些装置，使这种错误在别处获得一种可测量的意义。这同数学话语本身毫无关系：即使数学话语谈论主体性错误，它所用的术语——我是说话语的术语——也没有中间地带：

它们要么确切、无可反驳，要么就不是。至少，这是数学话语的要求。任何不以这种方式强制自身的东西，都不会被它接纳。

然而，数学家仍然存在。这种话语的运用与形式化研究，正如我刚才所说，旨在确认：即使数学家彻底蒸发，话语也能独自维持。这就要求构造一种语言；从这里看，你们明白，这种语言被相当恰当地称为数学逻辑。

更好的说法是逻辑的实践，是在数学领域上的逻辑家实践。实现这项考验的条件以双重形式呈现出来，而且这双重形式似乎彼此矛盾。

在某一点上，这种语言似乎只需要强化我刚刚提醒你们的数学话语特征，也就是进一步精炼它“无歧义”的性质。

第二项条件——它正是在这里显得自相矛盾——是：这种“无歧义”涉及什么？

当然，它总是涉及某种可以称为“对象”的东西，却绝不是任何随便的对象。因此，每当人们试图把这种新的逻辑家实践扩展到数学场域以外……

……为了说明我的意思，我可以举奎因的《词与物》[注4]为例；

……当人们要把这种实践扩展到日常话语时，便以为自己必须从所谓对象语言出发；这无非是在满足无歧义语言这一条件。

> [注4] 威拉德·范·奥曼·奎因：《词与物》，弗拉马里翁出版社，2010 年，Champs essais 丛书。

这恰好是一个绝佳机会，可以凸显我从一开始参照语言时便始终强调的东西：话语、根本话语的本性，不仅在于它具有歧义，而且在于它从根本上由意指在一切话语之下所作的激进而本质的滑动构成。

因此，第一项条件是：无歧义。它只能关涉某个被瞄准的对象；当然，在数学中，这不是一个同其他对象一样的对象。因此，奎因一旦把这种逻辑的操作转移到对日常话语的研究中，就会说“对……语言”（langage « ob »），谨慎地停在“对象”一词的第一个音节上！[注]

> [注] 法语 langage-objet 意为“对象语言”；拉康故意把 objet 截断为 ob。

但另一方面，第二项条件是：这种语言必须是纯粹书写；凡与它相关的东西，都只能构成解释。整个结构——我是说可以归于对象的东西——正是形成这种书写的东西。

于是，在这种形式化中，没有任何东西不被设定为解释：同日常话语根本性的歧义相对立的，是同构的功能，也就是使若干领域都落在同一个书写公式把握之下的东西。

一旦进入由此构造出来的经验，只要稍微费一点力气——正如我并不认为这样做有失身份，尽管刚才那篇文章似乎会作如此假定——例如，只要接近哥德尔定理……

……说到底，这在你们每个人的能力范围之内，只要买一本好书，或者到正确的地方去学。我们如今处在“多学科”时代；也许这一要求并非毫无来由，也许它来自人们终于觉察到所谓——并不恰当地所谓——心智局限所带来的麻烦。

这样的定理——其实有两个——会向你们陈述：在看起来最为稳固的话语领域，即算术话语中……

> “2 加 2 等于 4”，无论如何，没有什么比这更站得住脚。当然，人们并没有停留在那里！
>
> 长久以来，人们已经发现了许多东西；但表面看来，它们只不过是对这个“2 加 2 等于 4”的严格展开；
>
> ……换言之，从这里出发，我们掌握了一种话语，而且从一切表象看，它是所谓一致的。

这意味着，当你们在其中提出一个命题时，可以回答“是”或“否”……

- “这个命题可以接受”，它是——如人们所说——这个系统的一个定理；
- “这个命题不能接受”；而在适当情况下，如果人们认为值得把一切能在其中以否定形式提出的东西都做成定理，那么作为定理的就是

它的否定。总之，这一结果是通过一系列无可置疑、被称为证明的程序取得的。

这种逻辑家实践的进展，使人们得以作出确认；但这只有借助形式化程序才可能，也就是可以说，把下面两种东西列成两栏：

- 数学第一话语所陈述的东西；
- 以及另一种话语，它服从双重条件：追剿歧义，并把自身还原为纯粹书写。

正是从这里出发……

……而且只从这里出发，也就是从某种把第一话语同另一种话语区别开来的东西出发。数学在第一话语中大胆取得了全部进展，而且奇怪的是，它无须周期性地回头，以至于摧毁前些时代普遍接受的成果。与它相对的是为当前需要而被冠以“元语言”一词的话语；在我看来，这个称呼极不恰当。

这种形式语言的运用同样被不恰当地称为“语言”；

……因为它其实是某种实践在语言中隔离出来的封闭场域，而数学话语若没有语言，严格说来便根本无法陈述。正是从这里出发，我说，哥德尔揭示出：在数学领域表面上最可靠的系统，即算术话语的系统中，假定这种话语具有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本身就蕴含了限制它的东西，也就是不完备性。

也就是说，恰恰从一致性的假设出发，会在某处出现一个公式——只要有一个，便足以使更多公式出现——而依照系统作为法则所接受的证明途径，无法对它回答是或否。这是第一阶段、第一定理。

接着是第二阶段、第二定理。

这里我必须简略一些。

这个系统——我是说“算术系统”——不仅只有通过构成它自身的不完备性，才能确保自己的一致性；而且即使在其一致性这个有根据的假设之下，它也无法在系统内部证明这种一致性。

我花了一点力气在这里讲清某种东西；如果用某种嗅觉式的把握来界定我们的场域，即精神分析场域，那么严格说来，这当然不属于我们的场域。但不要忘记：就在我对你们说它严格说来“不属于我们的场域”之时，这个句子要求我以另一个主语结束；你们看见我落在了哪里：落在这个关键点上——只有赋予主体以正确的地位，才可能在精神分析场域中运作。

我们在这种数理逻辑的经验中发现了什么？

不正是主体的在场借以得到指示的那种残余吗？

至少，冯·诺伊曼——他自己无疑也是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似乎正是以此为含义，作出了一个有些冒失的评论：这些限制，我是说在逻辑上可以成立的限制，并不涉及任何二律背反……

……也不涉及那些经典的智力游戏。例如，这类游戏让人把握：“过时的”一词本身就是一个过时的词；从这里出发，我们便可以围绕“适用

于自身的谓词与不适用于自身的谓词”进行推测，连同其中可能包含的一切悖论。这里涉及的并不是这些。

……这里涉及的是某种构造出限制的东西。它无疑并没有发现任何不是数学话语自身已经发现的东西，因为正是在这片发现的场域上，数学话语检验一种方法，使它得以就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向自身发问：它能在多大程度上说明自身？如果“自身同自身内容的重合”这些词具有意义，那么这种重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说已经达到？但这恰恰是“内容”概念严格说来被抽空的领域。

冯·诺伊曼说，说到底这很好，因为它证明数学家仍然有事可做：面对在这里以自身的必然性、以自身的 ἀνάγκη［anankè，必然性］、以自身不得不绕道的要求呈现出来的东西，数学家仍会拥有自己的角色。正因为这里缺少某种东西，数学家的欲望才会介入。

不过，我认为冯·诺伊曼在这里甚至走得稍微更远。我认为“残余”这个术语并不恰当；在这里显露出来的这个功能——我已经从几个角度以不可能者之名提到过它——具有另一种结构，不同于我称为对象（a）的东西脱落时我们所面对的结构。

进一步说，我认为这里显露出的欠缺，尽管同样是结构性的，也无疑显露了主体的在场；但这个主体不是别的，正是作出切割的主体。这个切割把所谓“元语言”同某个数学场域——也就是它的话语——分隔开；它把这种语言同另一种被隔离出来的语言、一种人工语言，即形式语言分隔开。

这项操作——切割——并不因此而欠缺丰产性，因为它显露了一些属于数学话语质料本身的属性。这里所涉及的是整数；你们知道，人们

围绕整数的地位还没有议论完，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也不会结束。但是，这些数在本体论上是否占据某个位置，恰恰是一个完全外在于话语经验的问题；话语经验使用这些数，并能实施双重操作：

1. 构造自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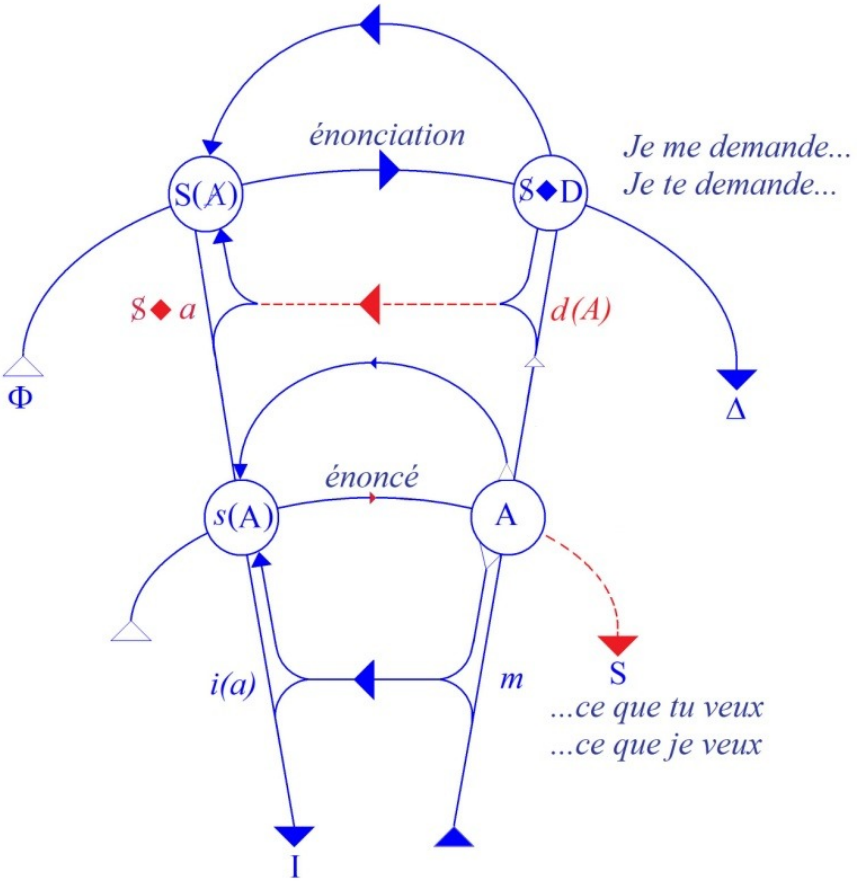
1. 使自身形式化。

乍看起来，我们无疑已经远离了我们中心关切的东西；考虑到所剩时间不多，我不知道今天该怎样把你们带回那里。不过，请允许我迅速提醒并勾画一下：我们上次结束时抵达的点是——真理以“我”说话。

这个“我”究竟是怎么回事？

如果这里必须把“我”同主体严格区分开——你们已经看到，主体在某处可以被还原为切割的功能；这种功能无法同所谓一元特征相区分，因为它把“一”的功能隔离为纯然的唯一者、纯然是计数中的切割——那么，“我”仍然丝毫没有得到保证。我们可以这样说：它既是又不是；作为主体，它进行操作，而在作为主体进行操作时，它便把自身放逐出享乐；不过，享乐并不因此更少是“我”。

在这里，我必须提醒你们这张图。它是为了极其准确地回应构成分析的提问而构造出来的：


énonciation
S(Ⱥ)
$◆D
Je me demande...
Je te demande...
$◆a
d(A)
Φ
Δ
énoncé
s(A)
A
i(a)
m
S
...ce que tu veux
...ce que je veux
I

在所谓言说行为与陈述的两条线之间栖居的东西，也就是说，这两条线被能指物质性的线、被音位的基本差异链再次切过；由此，我们得以确定四个交叉点，而它们的地位恰恰以书写术语给出：

- 这里是 $\not{S} \diamond D$；
- 这里是 A，即大他者的场域；
- 这里是小写的 $s(A)$，也就是意指；
- 最后，这里是大写的 $S(\not{A})$：某个多次被接近、却从未得到彻底阐明的东西的能指；这个东西叫作被划杠的大他者。

你们知道，在这里，同那条把自恋关系整合进陈述场域的想象性返回线相同构的，是另一项东西：在半途，以这种书写形式体现出来的，是纯粹言说行为层次上强制自身的东西，即写作 $\not{S} \diamond D$ 的东西——被划杠的 S 菱形连接 D；在这里，也同我在别处每次写下它时一样，它的意思是要求。

要求：不是任何随便的要求。“我问自己”——让我们在这里写成——“你想要什么”；这是大他者的欲望，并带着完整的歧义，以至于我们也可以写成：“我向你要求……我所想要的东西”，因为我的欲望是大他者的欲望。

这里没有任何区别，除非这个区别是由言说行为的功能本身引入的；言说行为把自身的意义携带在自身之中，而这一意义首先是晦暗的，仿佛任何言说行为——我已经说过，即使最简单的言说行为——都只把自己的意义唤起为自身涌现的后果。

“下雨了”是一个话语事件；至于它对雨究竟意味着什么，只是次要问题。

在某个特定语境中，任何人都能唤起“下雨了”。它可以具有极其多样的意义。

在这里，我是否还需要提醒你们：“出去！”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像它在《巴雅泽》[注5]中那样回响。

> [注5] 让・拉辛：《巴雅泽》，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99 年，G.F. 丛书。

如果说在这张图上，有什么比伴随它的话语更重要、更需要辨认，那就是其中呈现的结构向量。在大他者欲望的层次上，“你”（Tu）支配着“我”（Je），并如我说过的那样成为“杀人的”（tu-ant）；这些向量在那里汇聚。[注]

> [注] 法语 tu（你）与 tuant（杀人的）在语音上相连，拉康借此凸显“你”的召唤所具有的支配力量。

话语的要求围绕大他者的欲望汇聚：这话语是我们在分析经验中安排的话语；它恰恰在自己那种虚假地自称中立的外表之下，让要求的重音在最尖锐的一点保持敞开。

如回溯箭头所指出的，一切处于源头的东西，都以汇聚的方式围绕大他者的欲望，汇向大他者的欲望 $d(A)$。

作为想象性支撑、同这个大他者欲望相对应的点，就是我一向写作 $\not S \diamond a$ 的东西，也就是幻想；“我”的这个功能便栖居在那里，却被遮盖起来。

与名为大他者欲望的汇聚点相反，这个隐藏在 $\not S \diamond a$ 之下的“我”以发散方式指向两个答案要素栖居的点；它所采取的，恰恰是我一开始称为真正提问、激进提问的形式。这两个点是：

- 在上方的线上，是 $S(\not A)$：大写 S，也就是一个能指；它所指示的是 A 被划杠。我正是以它为起点——而且也费力为你们提供了一个支撑——来构想我在这里陈述的东西：大他者的场域无法在任何地点、任何程度上保证其中所衔接的话语具有一致性；即使在表面上最可靠的情形中，也绝不可能。

- 另一方面，在下方的线上，是一种从根本上被异化的意指 $s(A)$。

你们必须从这里看出，我今年为什么以界定剩余享乐以及它同一切可在最激进意义上称为生产资料的东西之关系作为开场。如果罐子——正如我向你们指出的——只是遮蔽话语后果的装置，我指的是遮蔽它的重大后果，即对享乐的排除，那么这层关系已经在意指层次上显露出来。

你们看见，由此被置于这种 Entzweiung——这是一个黑格尔术语——之中的，正是这种激进分裂；弗洛伊德的话语在他生命末期抵达的，也正是这种作为“我”之分裂本身的分裂。它不外乎发生在下面两项之间：

- 一边是这样一个场域：在某种长期属于哲学家的想象中，大他者似乎可以在这里为某种真理作答；然而，只要考察语言的功能，这一

点便被消解。我是说，我们懂得让切割功能介入，而它向哲学家的上帝回答：“不！”

- 另一边则是另一个层次，表面看来，享乐在那里等着主体；可主体恰恰在那里沦为奴仆。迄今有人曾以这种方式说，精神分析没有认识到人服从所谓社会的条件，并因此责难它；他们没有看见自己正在自相矛盾。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有意义，恰恰只因为它看见：人所依赖的并非社会结构，因为历史唯物主义自己断言，人依赖的是生产资料，也就是人用来制造那些欺骗剩余享乐之物的东西。换言之，这些东西不仅根本不可能填满享乐的场域，甚至不足以补偿由于大他者而在其中丧失的东西。

天知道，像往常一样，我还是没能跑得比自己的提琴更快。不过，我可以向你们预告下次准备从哪里接着讲。我会告诉你们：我从犹太人的上帝口中留下“我是‘我’之所是”这句话，并不是徒然的。

现在确实该让某种东西终于消散了；这个东西已经被一个叫帕斯卡尔的人明白说出。

如果你们愿意——也许这会帮助你们听懂我下次要说的东西——可以读一本德克莱·德·布鲁韦尔出版社出版的小书，乔治·布吕内先生的《帕斯卡尔的赌注》[注6]。他非常清楚自己在说什么。正如你们刚才已经看到的，并不是所有教授都如此！

> [注6] 乔治·布吕内：《帕斯卡尔的赌注》，德克莱·德·布鲁韦尔出版社，1956年。

但他确实知道。他所说的东西并没有走得很远，不过至少，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另一方面，这本书为你们作了一番必不可少的梳理，说明那张折成四折的小纸片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已经说过，也已经就此表达过意见——人们是从死去的帕斯卡尔口袋里搜出它的。我多次谈到死去的上帝，大概是为了把我们从同我刚才提到的另外一些死者的许多关系中解放出来：我同死去的弗洛伊德的关系，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不过，如果你们愿意读乔治·布吕内的《帕斯卡尔的赌注》，至少会知道我谈的是什么。等我谈到那份文本时，你们会看到，它几乎连“四分之一张”文本都算不上：那是一种不断覆盖自身、纠缠、交叉并加上批注的书写。为了教授们的乐趣，人们把它整理成了一篇文本。当然，这份乐趣很短暂，因为他们始终没能从中取得任何东西。

不过，有一点非常清楚，而我下次就会从那里开始：这里严格说来只涉及“我”，别无其他。人们一直花时间追问上帝是否存在，仿佛这甚至是一个问题。上帝“是”，这毫无疑问；但这丝毫不能证明他存在。

这个问题无从提出。必须知道的是：“我”是否存在。我想，我能够让你们感受到，帕斯卡尔的赌注正是围绕“‘我’是否存在？”这一不确定性展开的。

第7课 · 1969年1月15日

我上次预告过要谈帕斯卡尔的赌注；这是一份责任。我甚至听说，有些人为此改变了时间安排，比原计划多来一次巴黎，只想听我会怎么谈。你们由此便知道，这样一句预告有多么沉重。

显然，我不可能在这里向你们转述围绕帕斯卡尔的赌注说过的一切，作一篇穷尽无遗的演讲。因此，我不得不假定你们对帕斯卡尔的赌注大体上已经有所了解。严格说来，我无法把它重新陈述一遍，因为正如上次已经告诉你们的，它并不是一项能够独立成立的陈述。人们惊讶的也正是这一点：一个公认能够严谨思考的人，竟提出了如此站不住脚的东西。

我想，上次我已经恰到好处地——仅仅恰到好处地——介绍了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它。

不过，我们别浪费时间再回顾这种用法，你们马上就会看见。况且，这也不是我第一次谈它。大概在 1966 年 2 月的某一天，我已经引入过这个赌注，而且恰恰是在谈对象（a）时。

你们会看到，我们今天将始终围绕这个对象展开。那些还记得——也许有几个人，我甚至确信有——我当时说过什么的人，已经清楚这里涉及什么。

后来有人请我在 1967 年 10 月到耶鲁再谈一次；但我忙着应付那些使这项教学努力成为必要的人，也就是精神分析家们，结果对耶鲁的人失约了。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引起了一场小小的丑闻。确实，这样做不太礼貌。

今天我们试着讲出我本来可以在那里陈述的东西，尽管当地同样没有为理解它作任何准备。不过，让我们完全贴着地面开始，就当自己是在耶鲁。这里涉及什么？

大体上，你们应该听说过某种陈述：它在被汇集于《思想录》——《帕斯卡尔思想录》——这一标题下的文本中多次出现，也被多次写下。《思想录》的文本本身从一开始就同人们对所谓赌注本身的使用一样棘手。[注]你们知道，这些《思想录》原是为一部巨著所作的笔记。只是，这部著作没有写成，于是别人替他写成了。最初，人们编出了一部著作，也就是波尔-罗亚尔诸先生的版本。那绝不是一部编得很差的书；他们是帕斯卡尔的朋友，而且……

> [注] 工作底本中连续的关系从句使“从一开始就很棘手”的主语不够清楚，容易被误接为“这个汇编”。米勒本第 108 页明确作 Le texte des Pensées de Pascal a déjà lui-même au départ quelque chose d'aussi scabreux…，主语是“《思想录》的文本本身”。

……有一个叫菲约·德·拉谢兹的人为此作证。他严格说来并不是什么明灯，

但他的文字很好读［《论帕斯卡尔的思想》，博萨尔出版社，1922 年］；

……帕斯卡尔曾非常清楚地向他们解释自己想做什么，而他们也依照他的指示做了。

不过，这仍然使为构造那部著作而写成笔记的陈述中许多东西被丢掉了。于是，另一些人冒险采用其他方式重构它。后来又有人对自己说：“归根结底，随着文化进展，我们看见话语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东西；把它汇集起来，总会有所损失。”

于是，人们开始制作所谓“批判版”；但当对象是一部笔记集时，这个词的含义便完全不同。这里同样颇为棘手。我们有好几个版本，也有好几种给所谓札记束分组的方式：图尔纳版、拉富马版、某某版、又某某版。

这并没有简化事情，不过你们放心，它确实使事情更加清楚。

至于赌注，情况完全不同。那是一张折成四折的小纸片。我向你们推荐那本书，意义就在于让你们看见这一点：书中既有这张四折纸片的复制品，也有若干种誊录。



因为这里同样有一个问题：这些笔记写得很快，存在各种交叉重叠、大量删改；整段文字写在其他段落的行间，页边又被利用来书写，还附有互相指引的标记。不过，这一切都相当精确，给考察和讨论提供了丰富材料。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帕斯卡尔从来没有声称要让这个赌注独立成立。

不过，他一定很在意这张小纸片，因为一切都表明他把它放在口袋里，就在我眼下放着这个玩意儿——这个毫无用处的东西［麦克风］

——的位置。大体上，你们都听过一句有这样回响的话：“放弃诸种快乐。”以复数说出的这件事，也一直以复数形式被重复。况且，人人都知道，这种行动据说是所谓基督徒生活的原则。它构成了背景噪音。

在帕斯卡尔以及他身边其他人以伦理之名向我们陈述的一切中，这句话像钟声一样从远处传来。问题在于，它是否是一声丧钟。事实上，它并没有那么像丧钟；有时还带一点更欢快的调子。我想让你们感受到：某种可以称为现代道德的东西，正建立在这项原则上。为了让你们听懂我正在提出的内容，我要回顾一下实际情形。

人们所谓利润的再投资，是根本性的……

……这也被称为“企业”“资本主义企业”，用本名来称呼它；

……它并没有把生产资料置于快乐的服务之下。甚至可以说，在边缘显现出来的某种东西有完整的一面，例如一种努力：它极其羞怯，根本不幻想驶向成功，而只是对所谓我们的“生活方式”投下一点怀疑。

我们可以把这种努力称为恢复耗费之地位的努力。一个叫乔治·巴塔耶的人——一位处在我们事务边缘的思想家——曾对此深思，并写了几部相当可读的著作；不过，它们并不因此注定产生实际效力。

当我说这是现代道德时，我的意思是——这是进入问题的第一条路径——从历史上看，它回应着一次断裂。无论如何，都没有理由把这次断裂缩小。当然，这也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像面对任何历史断裂那样停留在它那里，才理解问题是什么；不过，标出它发生的时刻也没有坏处。

对福乐（bien-être）的追求——当然，时间一如既往地有限，我不能过多解释为什么使用这个术语；不过，凡是至少偶尔、哪怕只是粗略听过我讲话的人，都应该记得我在这里重申过下面的区别：

- 一边是 Wohl, das Wohl，也就是感到舒适、过得好的地方；
- 另一边是 das Gute，也就是康德所区分出来的善。

非常清楚，这正是我刚才称为“断裂”的东西的关键点之一。

无论康德的陈述可以得到怎样的辩护……

……无论必须从中找到伦理的灵魂，还是像我所做的那样，借助它同萨德的关系来阐明它；

……它的发生本身就是一项思想事实。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已经意识到，“思想事实”有其背景；其背后也许已经存在我刚才提醒过的那一层东西，也就是由生产资料的某种运用所产生的结构。不过，按照我今年所阐明的方向，也许还存在其他把握方式。

总之，我用“福乐”指的是哲学传统中所谓 ἡδονή［hēdonē］，即快乐。人们所运用的 ἡδονή 假定，快乐同自然之间存在一种我们可以称为 音调恰切的关系；在这个视角下，我们——人类，或者那些被认为是人类者——同其说是自然的主人，不如说是自然的礼赞者。

这正是自古以来那些以“快乐应当在这条道路上引导我们”为标志、从而开始为道德奠基的人所遵循的方向；快乐是最初的一环。无论如

何，真正需要作为问题提出的，倒是：为什么某些快乐偏离了这种恰切音调？

于是，问题在于——若允许我这样说——让快乐本身“快乐化”，在快乐的核心找出恰切音调的模数，并看清那些处在边缘、似乎以某种倒错方式运作、但相对于快乐所给出的尺度仍可以得到辩护的东西。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完全有理由说，这一目标导致一种禁欲主义；它的招牌可以写成：“别干太多活。”好吧，直到某个时刻，这一点看起来都不成问题。不过我想，在座诸位都能看见，我们已经不再泡在那种环境里了；因为今天，我们若想实现“别干太多活”，就得拼命大干一场！

例如罢工，它不只是抱起双臂什么也不做，而且意味着在这期间挨饿。直到某个时刻，人们从来不必诉诸这种手段。

为了获得“别干太多活”竟需要付出如此多的努力，这就清楚表明，某种东西已经改变了。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处在一个顺着自然斜坡发展的语境中。换言之，只要道德建立在某处存在一个“善”、法则便栖居在这个善之中的观念上，快乐的禁欲主义几乎无须特别强调。按照我所指出的这一序列，事情似乎浑然一体。

你们知道，Otium cum dignitate［高贵的闲暇］[注1]支配着贺拉斯的作品……

> [注1] Otium cum dignitate（高贵的闲暇）是西塞罗赞颂文学的说法；文学让退出政务的政治家能够高贵地运用闲暇。

……或者你们不知道！上个世纪人人都知道，因为人人都读贺拉斯；

可多亏了你们在中学所受的扎实教育，你们如今甚至不知道贺拉斯是什么！至于我们，很快就会走到这一步："otium"，也就是闲暇生活……

……当然不是我们的休闲，因为我们的休闲是强制性的：人们给你休假，好让你去里昂车站抢一张票，然后赶紧上路；你还得付钱，还得赶到冬季运动场所。在那里，整整十五天，你都要认真完成一项艰苦的苦差：在滑雪缆车底下排队。我们可不是去闹着玩的！哪个家伙不这样做、不去为休闲而劳动，哪个家伙就不配。眼下的"otium"是 cum indignitate，即"不光彩的闲暇"。事情越往后越会如此，除非发生意外。换句话说，今天拒绝劳动属于一种挑战；它只能作为挑战被提出。请原谅我一再强调这一点。

圣托马斯把一种亚里士多德思想重新注入基督教——在形式上，我只是说在形式上——而他无法安排……

……就连看起来面色如此灰暗的圣托马斯；

……最终也只能以享乐主义的术语，把"善"安排为"至善"。

当然，我们不能以铁板一块的方式来看这件事；至少因为这类命题中混入了各种错位，而它们在占据统治地位时就已经很明显。若要追踪这些错位，并考察不同的灵魂导师怎样处理它们，必定需要大量辨析工作。我这里只想提醒你们，由于这方面确实发生了激进位移，我们如今的轴线位于何处；显然，我们只能从某种使过去支撑快乐意识形态的一切变得有些过时的东西出发，去质询快乐的意识形态。

也就是说，要把我们放在生产资料的层次上，因为对我们而言，真正制约快乐实践的正是生产资料。我想，我刚才已经相当充分地指出，可以怎样在同一页上并列：

- 一边是宣传如何好好利用假期的广告，也就是太阳颂歌；
- 另一边则是在滑雪缆车条件下承受的强制约束。

只须再补上一点：这一切完全以日常生活的简单安排为代价，也以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些污秽溃疡为代价；大城市尤其如此。

回顾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让我们看见：精神分析从快乐原则所在并占据统治地位之处——即无意识——出发对它所作的运用，归根结底意味着，快乐，甚至快乐这个观念本身，如今都已躲进地下墓穴。弗洛伊德在这方面的发现，仿佛一位夜访者：他从远方归来，发现在自己离开期间发生了种种奇异的滑移。

“你们知道我在哪里重新找到了我们时代的这朵花、这种轻盈之物——快乐吗？”他仿佛在这样问我们。

“如今它正在地下世界——弗洛伊德说的 Acheronta——喘不过气来，只顾阻止一切爆炸，约束那群狂怒者，偶尔往里面塞进一个口误；因为要是一切都运转顺畅，我们还不知道会走到哪里！”

因此，弗洛伊德的这个快乐原则包含着某种矫正、调节和——用他的话说——降低张力的力量。它仿佛一个看不见的织女，始终守着齿轮，不让那里过热。这同我们例如从亚里士多德的陈述中读到的、那种沉思式无所事事的至高快乐，有什么关系？

也许，这一点能够……

……我重回这个问题，并不是为了永远兜圈子；

……使我们产生一点怀疑：也许这里终究存在某种歧义，也就是某种我们或许也不该太照字面接受的幻想。当然，在如此漫长的漂移之后，它才抵达我们这里；这无疑使我们极难、也极其不可靠地估量它在当时究竟是什么情形。

我这样说，是为了修正我的话语直到当前这一点可能给人的印象，仿佛我在诉诸"过去的好时光"。大家知道，人很难逃过这种印象；但这也不妨碍我们指出，我们并没有太过相信它。无论如何，快乐的形象，即使是弗洛伊德那里的快乐形象，也带着一种公开承认的歧义，正是他所说的《超越快乐原则》之歧义。

这里不作展开。为了把问题简要说清，我们可以说……弗洛伊德写道："享乐在根本上是受虐的。"

显然，这里只是一种隐喻，因为受虐主义所处的组织层次完全不同于这种激进倾向。享乐会趋向于……

……弗洛伊德在试图阐发起初只能以隐喻表达的东西时告诉我们；

……降低维持生命所必需的阈限。快乐原则本身把这个阈限界定为一个 infimum，也就是高点之中最低的一个，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最低张力。

但人还可以跌得更低；如果正如他告诉我们的，这一运动趋向死亡，那么痛苦便从这里开始，并且只会不断加剧。换言之，在确认一种现象的背后……

……我们可以认为，这种现象同某个特定的实践语境，即无意识相联；

……弗洛伊德以这个“超越……”开辟了一条性质完全不同的谱系。

这里无疑浮现出某种歧义——我刚才的表述始终为它保留了位置——而且这一歧义位于下面两者之间：

- 一边是这种死亡驱力，它是理论性的；
- 另一边是一种更为精巧、却只是实践性的受虐主义。但它精巧地处理什么？终究还是处理这种享乐，因为享乐无法等同于快乐的规则。

换言之，随着我们的经验，即精神分析经验，请允许我为简略而这样说：享乐获得了颜色。当然，这一参照有完整的背景。我们应当说：相对于具有三个维度的空间，如果我们知道怎样处理颜色，它无疑还能再增加一个或两个、甚至三个维度……借此机会，请你们从这点提示看见：相对于向我们敞开的质询，那些快乐王国的理论家——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是否仍然只是黑白的？

自从我把享乐这一功能引入我们的操作以来，我一直试图指出：享乐本质上是一种同身体的关系，却不是任何随便的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在排除同时又包含的基础上；我们为建立一种拓扑学所作的全部努

力，正以此为依据，来修正精神分析中迄今接受的陈述。因为很清楚，人们在每个阶段谈的都只是这件事……

……拒斥、“非我”的形成，我不准备一一重述；

……还有人们所谓“并入”的功能，却把它译成“内摄”，仿佛这里所涉及的是内部与外部的关系，而不是一种复杂得多的拓扑学。

总之，迄今得到表达的精神分析意识形态具有惊人的笨拙；原因在于，它没有构造出恰当的拓扑学。必须把握的是：这种拓扑学——我是说享乐的拓扑学——就是主体的拓扑学。正是它对我们作为主体的存在进行“为是”（poursoit）。[注]

> [注] Poursoit 是拉康临时造出的词，糅合了 pour-soi（自为）及后文的 pourvoir、surseoir 等词；这里暂译“为是”，保留其构词痕迹。

这是一个刚刚这样从我嘴里冒出来的新词，即动词 poursoir。既然人们谈“自在”（en-soi）和“自为”（pour-soi）已经谈了那么久，我看不出为什么不能作些变奏。这实在非常有趣。例如，你们可以把 en-soi 写成“鹅把手”（anse-oie），或者写成“丝绸起来”（ensoie）。其他玩法就不说了。我独自一人时玩得可开心了！[注]

> [注] En-soi、anse-oie 与 ensoie 在法语中近乎同音，字面分别关联“自在”“鹅把手”和“使成为丝绸”。

动词 poursoir 的有趣之处，是它立刻找到了几个小伙伴，例如 pourvoir（供给），或者 surseoir（延期）。

如果它靠近 surseoir，就必须改一改拼写，把它写成 pourseoit。

有意思的是，这种玩法能否帮助我们思考某些东西，尤其是下面这个二分：

- 主体面对享乐时，是否处在“追逐”（poursu）的位置？换言之，主体是否在享乐中接受考验？

主体是否在其中玩自己的小把戏？归根结底，它是不是主人？

- 还是主体被“归属于”（poursis）享乐？它是否以某种方式依赖享乐、成为其奴隶？[注]

> [注] Poursu 与 poursis 都是围绕拉康新造动词所作的词形变奏，分别把主体置于主动追逐与被动隶属的位置。

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但要进一步处理它，就必须以这一点为出发点：无论如何，我们通向享乐的一切路径都受主体拓扑学支配。我向你们保证，这给关于享乐的陈述带来了不少困难。

我有时会同一些未必引人注目、却极其聪明的人交谈。有一种想法认为，享乐或许能从我上次提出的、话语与形式语言之间那个不可能的结合中得到保证。这显然同一种幻象相关：享乐的一切问题本质上都同主体的这种分裂相关；但主体不再分裂，绝不意味着人会重新找到享乐。这一点必须格外小心。

换言之，主体构成享乐的结构；但在另行通知以前，我们能够从中期待的只是一系列回收实践。这意味着，主体回收的东西同享乐无关，而同享乐的丧失有关。

有一个叫黑格尔的人已经非常出色地提出过这些问题。他不像我这样书写“自为”，而这并非没有后果。他构造享乐历险的方式，当然完全由《精神现象学》——也就是主体——所支配，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可以说，错误从一开始就存在；正因如此，它只能把自己的后果一直带到陈述的终点。

非常奇特的是，他让这种所谓辩证法从主人与奴隶的关系出发，却没有清楚显示出……

……而且恰恰从他的出发点，即他强调的纯粹为了声望的殊死斗争来看，这一点本应非常清楚；

……主人无疑已经放弃了享乐。奴隶接受支配，无非是为了保全身体；在这样一种解释视角中，我们看不出为什么享乐不会落在他手里。人总不能既吃掉蛋糕，又把蛋糕留着。

如果主人从一开始便投入风险，正因为他把享乐留给了另一个人。

在这里，我是否需要指出、提醒或唤起古代文学向我们证明的一切？当奴隶并没有那么讨厌，至少它替你免去了许多政治上的麻烦。不要误会，我说的是一个神话性的奴隶，即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开头的奴隶。

而这个神话性的奴隶也有其对应者。

在喜剧中——翻开泰伦提乌斯[注2]——那个注定在结尾同可爱的富家少爷结婚、取得最终胜利的年轻姑娘，总是一个女奴，这绝非偶然。为了让一切圆满，也为了拿我们开涮——因为这正是喜剧的功能——

结果会发现，她虽然是女奴，却仍然出身名门：沦为奴隶只是一场意外！

> [注2] 泰伦提乌斯：《自我惩罚者》，第一幕第一场中克瑞墨斯说："我是人，凡人的事我都不认为与我无关。"收入《戏剧全集》，伽利玛出版社，1990 年，Folio 丛书。

到结尾，一切真相大白。此时，那个富家少爷已经投入得太多，以至于无论如何也不好意思说："我不玩了！早知道她是我爸最要好朋友的女儿，我根本不会搭理她！"

古代喜剧的意义恰恰在这里：当涉及享乐时，它向我们指出，隔壁那块地的主人之女并不是最合适的人选；她身上有一点僵硬，因为她过分受自己继承的家产所牵系。

请原谅这些小寓言把我们带到了这里；我只是想说，历史演变通过解放奴隶所回收的，是另一种秩序的东西。它解放奴隶——至于从什么中解放，没人知道——但有一点确定：

- 在每一个阶段，它都重新把奴隶锁起来；
- 在回收的每个阶段，它都把他们锁在剩余享乐上，而剩余享乐……

……正如我想自己从今年开头以来已经说得足够清楚；

……是"另一种东西"：它所回应的不是享乐，而是享乐的丧失。从这种丧失中涌现出某种东西，成为求知欲的共轭原因，也成为那种由剩余享乐发动、我最近称之为凶猛的活力之原因。

这才是真正的机制；当我们终于要谈帕斯卡尔时，重申它非常重要，因为帕斯卡尔同我们所有人一样，也是身处自己时代的人。当然，“赌注”同这样一个事实有关：就在同一些年代……

……关于这些历史细节，请相信我，我已经读遍了可以找到的材料。我只向你们指出，我的朋友吉尔博[注3]曾在期刊上发表几篇相关文章；

我手头只有抽印本，不过仍会设法查清你们可以在哪里找到它们；

……这些文章都很短，极短，却对理解这个赌注的关系具有决定性意义。

况且，他不是唯一谈过这件事的人：布吕内的书[注4]同样有所论述。所谓“分赌金规则”[注5]，对于它在数学理论进展中的重要性，我们本来必须长篇讨论。

> [注3] G.-Th. 吉尔博，法国数学家，庞加莱研究所与人文科学之家的成员，专长为人文科学中的数学。参见《为了让人读帕斯卡尔》，《法国运筹学研究评论》第 6 年第 24 期，1962 年第三季度，第 195—198 页；《分赌金规则与赌徒破产》；以及《近似的课程》，克里斯蒂安·布尔瓜出版社，1985 年。

> [注4] 乔治·布吕内：《帕斯卡尔的赌注》，前引书。

> [注5] 参见 1965—1966 年研讨班《精神分析的对象》，1966 年 2 月 2 日课。

你们只须知道：当问题涉及主体时，没有什么比它更切中我们的前沿。

所谓博弈是一种实践，它从根本上由这一点界定：在若干规则之内进行一定数量的回合。关注博弈是怎么回事，再没有什么能比它更纯粹地隔离出我们同能指的关系。

表面看来，这里吸引我们的无非是在组合秩序中最为任意、最无所凭依的操作。[注]

> [注] 此处 gratuit 与下一段的 champ du gratuit 指没有预先根据、不能由通常博弈条件担保的“任意 / 无所凭依”，不是经济意义上的“免费、无偿”。米勒本第 117 页保留了这组复现。

然而，在这种无所凭依的场域中提出应当作出何种决定的问题，恰好凸显出：这个问题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与必然性。由此，我们才看见这个赌注的分量：如果我们发现，一个可被接受的博弈所需的条件在其中全都缺席，那么以此作出的下注便有了意义。

一些作者试图依据帕斯卡尔实际参照的东西来使赌注合理化——但帕斯卡尔必定最先知道它的问题所在——并证明它无法吻合。恰恰是这一点，构成了帕斯卡尔操弄赌注这种方式的价值。而在帕斯卡尔的文本中……

……那些作者又以短视的方式接过它；这正是最具示范性的地方。说到底，这些作者帮我们看清了他们执意停留的死胡同如何形成；

……帕斯卡尔面对这一决定，把赌注的量级关系突出出来，也就是：

- 一边是一生的享乐，人们将它放弃；帕斯卡尔在研究所谓“分赌金规则”时明确指出，要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把它当成赌本：一旦放进博弈，它就已经失去。这就是“下注”的原则。

- 另一边，即博弈伙伴那一边的“下注”，则是帕斯卡尔所说的：无限多次、无限幸福的生命。

我提醒你们，这里敞开一个问题：这种生命的无限究竟应当以单数还是复数来理解？

如果以单数说“一种生命的无限”，除非改变“无限”一词在这个语境——“分赌金规则”的语境——中的意义，否则它并没有多大意思。

然而，我们在这里只能任由那张小纸片的歧义摆布：“幸福的”一词没有写完，那么“生命”一词为什么就一定完整？它后面也完全可能接一个表示复数的 s。这个 s 会使这里得到提升的比较呈现为数值层面，也就是赌本之间的数值关系；而这个关系面对着某种除“不确定性”外别无他名的东西。不确定性本身也以数值方式被把握，以至于帕斯卡尔写道：

> “……即使面对一次获胜的偶然机会，也可以假定存在无限多次失败的偶然机会……”

因此，他把偶然性这个要素作为数值引入……

……尽管它在帕斯卡尔关于分赌金规则的陈述中恰恰被排除了，

因为这项规则要得到陈述，必须假定机会均等；

……这清楚表明，无论如何，赌本本身也必须在数值平面上得到衡量。

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这张小纸片中……

……它绝不是一篇定稿，甚至不是一种最终状态，而只是一连串写下来的书写记号；

……在其他地方，帕斯卡尔也陈述说：对这里所涉及的东西下注——也就是对“是否存在一位博弈伙伴？”这一根本不确定性下注——“有二分之一的机会”。也就是说，上帝存在或不存在。我们当然已经充分看出，这种程序站不住脚，根本不需要反驳。

但我们难道没有看见，一切恰恰都居于这种不确定性的层次吗？

因为很清楚，这项计算并不能强制推出任何东西；我们始终可以用下面的话反对下注的提议：

> “我已经握在手里的，就要牢牢抓住；光是这一生，已经够我忙的了。”

帕斯卡尔还要加码，告诉我们这一生是“无物”……但这是什么意思？它并不是零，因为若是零，就不会有博弈；不会有博弈，因为根本没有“赌本”。他说它是“一个无物”，这就是完全不同的事；因为当问题涉及剩余享乐时，所涉及的恰恰就是这个。

而且，如果这里有什么最尖锐、最激进地激发了我们对这种话语的激情，那正因为它所涉及的就是这个。

反对意见当然仍然成立：在这样的博弈中下注，我是否押得太多？正因此，帕斯卡尔让这个意见保留在他假定的反驳者的论证中；这个反驳者不在他之外，因为只有他自己知道这张小纸片的内容。但他回答说：

> “你不可能不下注，因为你已经入局。”

但你究竟入了什么局？

除非下面这一点占据支配地位，否则你根本没有入局：你必须作出决定。决定在博弈中——按照今天的说法，也就是在博弈论中——是一种结构；博弈论只不过是帕斯卡尔以分赌金规则所开创之物的直接延续。正因为决定被还原为结构，我们才可以以完全科学的方式操作它。

但在这个层次上，如果你必须在两项中作出一个决定，如果无论如何都已经入局，那么这只始于你受到帕斯卡尔这般质询的时刻，也就是你授权自己在这种话语中成为“我”的时刻。真正的歧义、真正的二分，并不发生在“上帝存在”与“上帝不存在”之间。

不管帕斯卡尔是否愿意，从他断言“我们不知道——不是不知道上帝是否存在，而是——既不知道上帝是否是，也不知道他是什么”那一刻起，这个问题便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因此，关于上帝的事情将会——当时的人非常清楚地感受并表达了这一点——成为一件事实问题；这意味着……

……只要你们参照我对事实所下的定义；

……它就是一个话语问题：只有得到陈述的东西才是事实。因此，我们完全被交付给书的传统。

帕斯卡尔赌注中真正押上的，是下面这个问题：

- “我”是否存在；
- 或者“我”并不存在——正如我已经在上次话语结束时向你们陈述的。

我花了一些时间……

……而且像时常发生的那样，也许正如我有些过于习惯的那样，花了太多时间；

……才引入问题的关键。不过，我认为这些前提不可或缺。

所以，我现在要在这个未必特别合适的地方，为今天作一切割。

你们只须知道：同人们以为的相反，如果赌注押的不是许诺，而是“我”的存在，那么我们便能越过帕斯卡尔的赌注推导出某种东西。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原因的功能——它在主体层次上所占据的位置，即对象（a）——放到应有的位置上……

……我已经不止一次把它写成“（a）-原因”（a-cause）；

……整个《赌注》的本质，恰恰在于把这样一种“事物”还原为可以投入赌局之物。这事物终究并不是我们能直接握在掌心里的某个东西；它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本来完全可以用另一种把握、另一种视角来看它：生命包含着我们，而且没有界限；我们只是一个过渡场所、一种现象。为什么不能维持这种理解？说到底，人们确实曾这样做过。

相关知识卡 帕斯卡的赌注

生命被还原成某种可以如此投入赌局的东西，这难道不正是一个标志吗？它表明，在同知识关系的某种上升过程中占据支配地位的，就是这个“（a）-原因”。在接下来的步骤中，我们必须衡量：越过这个“（a）-原因”，一个选择会产生什么结果。相对于它同“（a）-原因”的关系，说“‘我’存在”会带来一整套完全可以立即形式化的后果。下次我会替你们算出来。

反过来，恰恰因为能够这样计算它，另一个立场……

……也就是为了探究一个也许并不存在的“我”究竟是什么而说话的立场；

……便走向“（a）-原因”，走向帕斯卡尔召唤其对话者去放弃时所进行的方向。正是在这里，一条研究方向对我们取得了意义；就精神分析而言，这条方向明确属于我们。

第8课 · 1969年1月22日

最难思考的是“一”。人们为此付出努力，并非始于昨日。现代的进路是书写性的。

有一天，我从弗洛伊德那里抽取出这个词；我还记得，一位听众惊讶地赞叹：“啊！您怎么会抓住这个词——Einziger Zug——的？”我把它译成了一个沿用至今的术语：一元特征（trait unaire）。

弗洛伊德正是用这个词标示他所谓认同的诸形式之一。

我当时已经表明……

……而且阐述得足够充分，所以今天无须重讲，只要提醒一下；

……这种特征栖居着某种效果的本质；这种效果……

……对于我们分析家，也就是在我们处理主体的场域中；

……被称为重复。

这并非我的发明，而是弗洛伊德说过的，只须稍微留意他的话便能看见。它以一种可以说具有决定性的方式，同他所指认为丧失的对象的后果相联。

概括地说，核心在于：享乐在一种重新找回它的努力中被瞄准；但只有通过标记的效果得到认出，它才可能被重新找回，而正是这个标记把一道烙痕引入其中，丧失由此产生。这一根本机制应当同另一项已

经出现的研究相对照；那项研究归根结底沿着同一条道路，追问一切本质，最终抵达理念——一切形式的预先存在——并随即求助于一种不太容易思考的东西；这就是柏拉图的回忆说。

提醒过这些要点后，我们现在回到帕斯卡尔的赌注。我想，在座许多人并没有完全忽略它同重复的关系。我为什么此刻绕经帕斯卡尔的赌注？当然不是为了卖弄聪明，也不是为了作哲学回顾、谈哲学或哲学史。

若要回顾帕斯卡尔的语境，詹森主义层次上发生的事情同我们有关，恰恰因为历史学家——如同面对许多其他事物时一样——完全理不清它。你们可以读一本“我知道什么？”丛书的小册子；请作者原谅，我连他的名字都忘了[注1]，但我从头到尾读过这本书，而且当然不是为了打听詹森主义的知识……

> [注1]　路易·科涅：《詹森主义》，法国大学出版社“我知道什么？”丛书，1961年。

……关于我同詹森主义的关系，我不会再多说；那会给你们一个太好的机会，

让你们急着从历史或传记方面来规定我的兴趣；

……无论如何，很久以前，我曾有机会从留下来的那种幽灵形象之外把握它……

相关知识卡　詹森主义、《奥古斯丁论》与帕斯卡语境

……那个幽灵形象就是：詹森主义者是所谓“严苛主义者”，换言之，是不许你随心所欲生活的人。如今确实只剩下这点印象，这是历史中

一种惊人的淤积效应；我们也不能否认，淤积本身正是历史的一个维度。

……因此，读这本小册子时，我见证了人们能怎样谈论詹森主义：恰如丛书标题所说，只在“我知道什么？”的层次上看待它。

那位作者知道很多事情。他从这个问题的起源——假定它真有起源——讲起。

最后，他讲到这件事如何淹没在法国大革命的震荡中，并在结尾十分坦率地承认：归根结底，詹森主义究竟想表达什么，总体看来实在看不出来。对一项历史综述工作而言，这是一个相当奇特却又典型的结论。

这段历史中显露出一点：若在历史记录的层面把握它，它起初是神学家之间的事情。这也确实如此；扬森纽斯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甚至最有资格代表他们的人。至少有一点堪称典型：当时围绕论争、矛盾和相伴而来的谴责所发生的一切中，几乎每个参与者都会提出的根本问题是：“首先，你根本没读过它！”

事实上，当时怀着激情参与论争的绝大多数人，似乎不仅没有读过它，甚至没有打开过它。不过，有些人——两三个领袖人物，例如大阿尔诺——应该读过。

相关知识卡 詹森主义、《奥古斯丁论》与帕斯卡语境

况且，为什么非读不可？

人们已经读过许多别的、而且是根本性的东西；尤其在此以前……

……远在这部如你们也许知道的、名为《奥古斯丁论》的遗著[注2]出版以前；

它出自我刚才提到的扬森主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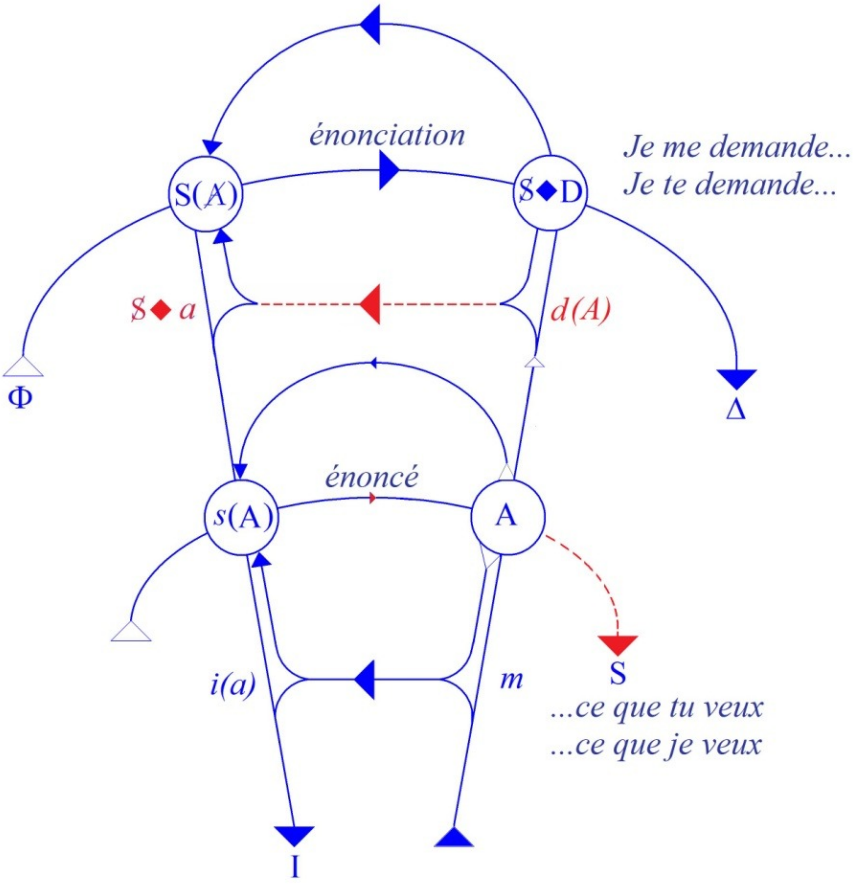
……圣奥古斯丁的思想早已存在。谁也不能否认，它奠基了基督教；说到底，只要问题恰恰涉及基督教，这项问题便明显地摆在那里。

> [注2]　《奥古斯丁论》是科内利乌斯·扬森（拉丁名扬森纽斯）撰写的神学著作，全名为《奥古斯丁论，或圣奥古斯丁论人性之健康、疾病及其反伯拉纠派与马赛派之疗法的学说》。该书在扬森去世两年后的 1640 年于鲁汶出版，以拉丁文写成，共三卷，分别讨论伯拉纠主义、堕落与恩典；它引发了后来以“詹森主义”之名席卷法国及欧洲部分地区的神学论争。

在理论层面上，基督教对我们有多大意义，恰恰可以用它赋予恩典的角色来衡量。谁看不见，恩典同我从那些绝不涉及心灵倾诉的理论功能出发、以 $d(A)$ 指示的东西——大他者的欲望、我曾经所谓“人的欲望”——关系极为密切？当时，为了让人听懂，我不得不冒险使用“人”之类不大可靠的词。

相关知识卡　詹森主义、《奥古斯丁论》与帕斯卡语境

我本来只需这样说：“与你有关的欲望，正是在大他者的场域中展开的；这个场域被衔接为言说的场所。”



如果这种陈述正确，那么谁看不见下面这种关系意味着什么？图中的向量从 $Ⱥ \diamond D$ 出发，指向大他者的欲望 $d(A)$；它以“我问自己你想要什么”质询这个欲望，同时也同“我向你要求我所想要的东西”保持平衡。

每一次欲望显现中，都有某种东西倾向于“愿你的旨意成就”。在评价祈祷的性质时，这一点值得首先提出，而且并非灵修者才有这种特权。

祈祷同欲望功能之间无法解开的纠缠，或许能由此得到阐明。我说过，这种以“你”相称并没有单纯的出发点，因为在主体层次上，谁在说话的问题仍完全悬而未决。不过，关键仍在于看见：这个“你”指向一个没有形象的大他者。只要我们懂得把大他者的场域同相似者的关系区分开，大他者便完全无须具有任何形象，就能接受这一称呼。而我的理论对大他者的界定，所衔接的恰恰就是这个区别。

围绕恩典的争论形成了某种关系、纽结和联结。当时对此拥有法定责任者——也就是教会——似乎只能采用一种办法摆脱它：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一再禁止人们在这场争论中陈述任何支持或反对的观点……

……当然，这项禁令只使斗争反弹，并使著作和小册子的数量不断增加；

……对我们重要的是：这种被某些人称为纯粹思想性的狂热，同一场运动紧密相联；谁也无法否认这场运动具有热忱的影响，偶尔还产生严格说来——用当时给它的标签——属于痉挛派的效应。

无论我们作为精神病理学家怎样衡量巴黎执事墓前发生的事情，以及后来公墓入口被关闭后发生的事情——人们甚至能在门上写下：

“奉国王之命，禁止上帝在此地行神迹”；

……上述痉挛仍在其他地方继续出现。

哪怕只是从这项最终后果给事情贴上标签，我们也能看见，这个场域终究属于我们。说到底，我们有权不完全贴着地面——即不只问“要不要把他们关起来？”——而试着衔接某种东西。为什么不选择最自由、最清醒、最具游戏性的点，也就是帕斯卡尔的赌注？

父之名……我先这样宣布它，因为这也许是使你们摆脱这些纠葛所散发的迷惑力量的最好办法。父之名……

……我坚持说，我无法谈论它并非偶然；

……父之名在这里采取了一种独特形式，请你们在赌注的层次仔细辨认。

这也许能让你们换换口味，离开那些作者通常沉迷的斤斤计较——是否值得下注。真正值得做的，是考察它在帕斯卡尔笔下怎样得到表述。

我要说，这张小纸片开头的陈述中所采取的独特形式，就是我所谓绝对实在；而纸片上的绝对实在，被陈述为“十字面还是反面”（croix ou pile）。

“十字面还是反面”并不是在挥动十字架，你们别这样想。在当时，它就是今天所谓“正面还是反面”。我希望你们想到：如果可以设想，我们能抵达现代意义上任何一门科学的最终项，也就是通过所谓测量的操作抵达它，那么这必定只能发生在这样一点上：在那里，唯一能说的是：

“十字面还是反面”，

“是这个，或者不是这个”。

“这里的它，就是它之所是。”因为在抵达那里以前，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保证，我们不是只在测量自己的测量。

事情必须抵达“十字面还是反面”这个点；在那里，所涉及的只是作为阻挡之物的实在。

帕斯卡尔的赌注一开始便含有某种参照这个极点——绝对实在——的东西。尤其因为这里所涉及的，恰恰是某种被如此界定的东西：我们“既不能知道它是否是，也不能知道它是什么”。

帕斯卡尔对这里所涉及之物明确作了这样的衔接。当然，在赌注层次上，如果问题涉及下注的行动，它确实可以被翻译成：博弈伙伴究竟存在还是不存在？

但这里不只有博弈伙伴，还有赌本；帕斯卡尔赌注的兴趣正在这里。赌本……

……也就是他能够以这种方式，面对这个实在提出我们的尺度问题；

……赌本预设已经跨出一步。不管那些热衷翻查历史的人怎么说——例如，早在此前……

雷蒙·塞邦[注3]、西尔蒙神父[注4]以及皮埃尔·沙龙[注5]就已经谈过某种同这种风险同类的东西——他们没有认识到：帕斯卡尔之所以能够以一种绝非偶然地在“思之所在”场域中引起如此深刻感受的方式推

进，正因为他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我说”的进路。我是说，他改变了对赌徒之“我”的进路；他可以说完成了某种堪称驱魔的事情，而这发生在他发现分赌金规则的那一天。

> [注3] 雷蒙·塞邦，使用拉丁文写作的加泰罗尼亚医生、神学家与哲学家，14 世纪末生于巴塞罗那，1436 年卒于图卢兹。

> [注4] 西尔蒙神父，耶稣会士，1559 年生，1651 年卒，博学的历史学家与神学家。

> [注5] 皮埃尔·沙龙（1541—1603），神学家与哲学家，著有《论智慧》（1601），在书中捍卫宗教宽容。

帕斯卡尔提出下面这个问题后遭遇了种种阻力：“一场规则已经给定的博弈，若因某种原因——被迫或经双方同意——在进行中中断，应当怎样公正地分配赌金？”而使他能够以如此丰产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枢纽在于：

- 他由此衔接出所谓数学三角形的基础。它当然已经被某个塔尔塔利亚[注6]发现，但帕斯卡尔不一定知道这一点；

> [注6] 尼科洛·丰塔纳，绰号塔尔塔利亚（“口吃者”），1499 年生于布雷西亚，1557 年卒于威尼斯，意大利数学家。

- 而且，他还从中推出其他结果：正是经由这条道路，他重新接上并重新启动了阿基米德层次上最大值与最小值定律的研究；后者预示了后来诞生的积分学。

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简单观察上；要解决问题，只须看见：博弈之所以能够逻辑化，是因为它受到规则约束；而博弈的本质就在于，投入其中的东西从一开始便已经丧失。

对收益的诱惑歪曲、折射了问题，使理论家们的衔接无可避免地发生偏折；而这种最初的净化使人得以正确陈述：在任何时刻，怎样操作才算公正地分配位于中心、作为赌本而已经丧失的东西。

这个问题同我们分析家有关，因为它使我们能够把一种相似的连锁方式为何涌现的根本动因挂接上去。

如果存在一种活动，其出发点建立在承担丧失之上，那是因为每一条规则——即一条能指的连接链——的进路所涉及的，正是一种丧失效应。我从一开始便努力在这一点上“把 i 上面的点标清”；因为所谓我们在分析中的经验时时刻刻都使我们面对这种丧失效应。若把握不住它是什么，人们就会用“自恋创伤”之名，把它记在一种想象性损害的账上。

正是在这一点上，天真的经验作证说，我们每走一步都会遇到这种丧失效应。

它以天真的方式作证，也就是以危害最大的方式作证：它把丧失效应归于“自恋创伤”的图式，即同相似者的关系；但在当前情形中，相似者完全不相干。

这项创伤之所以发生作用，并不是因为身体的一小片仿佛从身体中脱离；无论采取怎样的修复尝试，都注定只会延长这种错乱。这里所涉及的创伤在别处，处于一种我从一开始便提醒你们、并把它作为象征界同想象界区分开的效应中：它位于身体与身体享乐之间产生或加深的裂隙中……

……因为我们无法探测这种裂隙中原本已经有多少存在于有机体内；

……我说，决定或加深身体与其享乐之间裂隙的——而且只有这种加深与我们有关——正是能指的作用、标记本身的作用、我刚才所谓一元特征的作用；它由此赋予裂隙以一致性。

于是，问题的轮廓便出现了：要把这种丧失、这种我们以（a）指示的丧失对象之效应，同那个没有它便不可能发生丧失的场所相比量；这个仍未得到认识和测量的场所，叫作大他者。

这是否意味着，首先必须取得这个尺度？博弈的经验、甚至博弈的激情，已经足以让人看出，它同我们作为欲望而运作的方式具有什么关系。

那么，我们现在必须测量的这个比例究竟会是什么？

这里有一件非常奇怪的事：这个比例、这个尺度已经存在于数字中；我是说，它存在于人们用来衔接尺度观念本身的书写记号中。在这一点上，我们对丧失的性质一无所知。

我可以假装，我们从不赋予它任何特殊支撑：我们给出点数；我不会说我们在哪里挨宰……在哪里捡到碎屑，但完全没有必要知道。

我已经说过：

- 一边，我们只知道丧失的功能［a］；
- 另一边，我们当然也不知道“一”是什么，因为它只是一元特征。

我们所愿意从中保留的全部，就只是这种“不知道”。

然而，我们只须写下 $1/a$，比例便在这里得到铭写；也就是说，这个具有决定作用的“一”同丧失效应之比，等于……

……而且既然涉及丧失，事情看来的确必须如此；

……某种把这个“一”同丧失的书写记号［a］用加法的“与”联结起来的东西：

$$\frac{1}{a} = 1 + a$$

这确实是某种比例由以产生的书写。如果必须谈论它的和谐，这种和谐当然并不取决于审美效果。我只请你们先让对其数学性质的考察引导自己，亲自衡量它。这里涉及的“和谐”并非由幸福、由幸运的相遇构成[注7]。

> [注7] 参见研讨班《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1964 年 2 月 19 日课，其中讨论亚里士多德的相遇 τύχη［tukhē，好运或厄运］与 αὐτόματον［automaton，自动机］，以及 ευτυχία［eutukhia］与 δυστυχία［dustukhia］的区别：后者是同实在的不幸相遇，前者则是幸运相遇。

从这个等式生成的递归函数会产生一条数列。我想向你们展示：在另一条由不同起点生成、但如你们将会看见同样与我们相关的数列中，可以重新找到这条数列的特征音，也就是（a）。换一个方向把握事情，这另一条数列会从我们所谓“Spaltung”即“主体的原初分裂”生成；换言之，它来自使两个彼此分离的单位重新会合的努力。

这是一个应当逐步走过的场域。

为此，必须以清楚的方式写下这条数列可能是什么。我们采用下面的形式：这里放 a，这里放 1，再给出一个方向。顺便强调一下，这个方向之所以存在，只是由于我们的出发点：



在 a 后面放 $1-a$；在 1 后面放 $1+a$。



这条数列的生成方式[注8]，是把两项相加以产生下一项。因此这里得到：

> [注8] 数列在右侧通过把第二项加到第一项上生成，在左侧则通过从第一项减去第二项生成。

a	1
1 – a	1 + a
2a – 1	2 + a
2 – 3a	3 + 2a
5a – 3	5 + 3a
5 – 8a	8 + 5a

你们由此可以看见，它同反向列表并非没有某些关系。我略过具体推导，因为你们很容易核对：这些值的序列表征着一个保持不变的比例，也就是 $1+a$ 与 1 之比，等于 $2+a$ 与 $1+a$ 之比。

这恰恰就是最初公式中所写的东西。它也可以写成 $1, 1/a, 1/a^2, 1/a^3, 1/a^4, \ldots$；由于 a 同 1 相比更小，这个数列将始终增长。

$$1$$

$$1 + a = \frac{1}{a}$$

$$2 + a = \frac{1}{a^2}$$

$$3 + 2a = \frac{1}{a^3}$$

$$5 + 3a = \frac{1}{a^4}$$

$$8 + 5a = \frac{1}{a^5}$$

相反，这里写作 $a^2, a^3, a^4, a^5, a^6, \ldots$；我再说一次，由于 a 小于 1，这个数列将始终递减：

$$a$$

$$1 - a = a^2$$

$$2a - 1 = a^3$$

$$2 - 3a = a^4$$

$$5a - 3 = a^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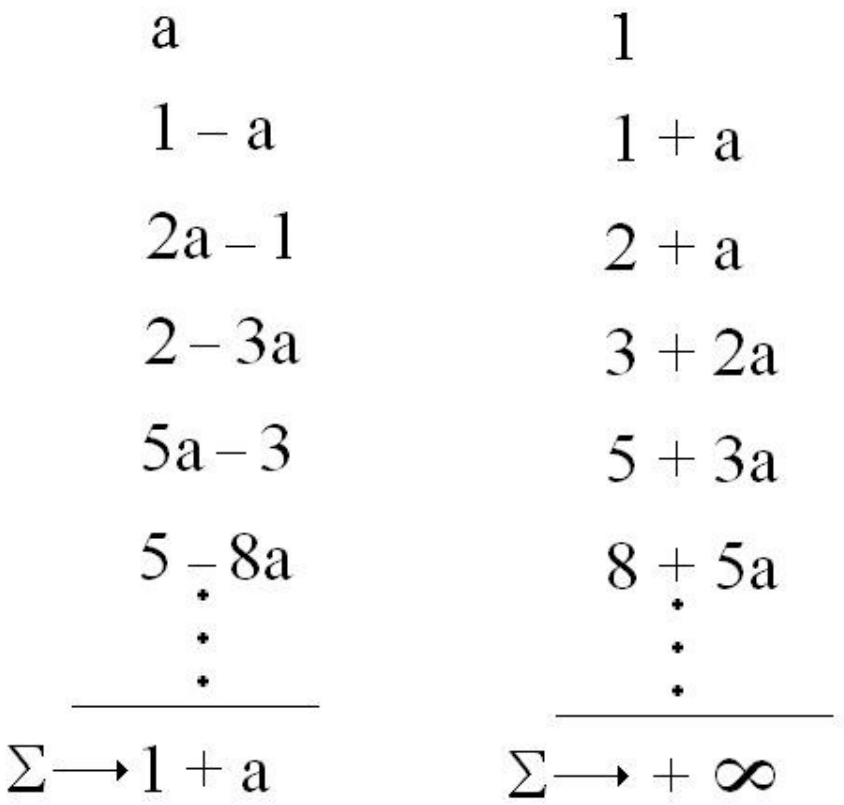
$$5 - 8a = a^6$$

我们不要离开帕斯卡尔，因为他在小纸片上所作的是一次衔接；因此，即使这张纸完全没有打算给别人看，其中的应答仍具有并非说服性、而是逻辑构造性的价值。

今天，人们已经清楚看见，对某些问题来说，解决它们时回合数很重要，也就是一方经过多少回合才取得最后决定权。

如果一方取得决定权，是因为另一方出现了某种——但只能回溯性地这样称呼——错误，那么检验显然在于向另一方提出一个更有胜算的应答。

但如果结果仍然相同，我们便可以把它算作一种逻辑衔接——我是说一种预先被“接受”的逻辑，只须从一开始加以界定——并以证明之名写成下面这样：



遗憾的是，我们的时代明明已经出色地把这种“是或否”功能——可以或不可以反驳——的法则编码出来，并看见它打开的场域比单纯的可证明者更广，却仍然忘记了这一点。

帕斯卡尔的论证正是这样进行的——我上次已经指出、预告并开始谈过它：首先，他面对纯粹的“十字面还是反面”，探测一种下注是否合理。下注的赌本，是生命中某种恰恰没有得到界定的东西；与它相对的，则是至少无限多次的生命，而这些生命被称为——同样没有说明其含义——无限幸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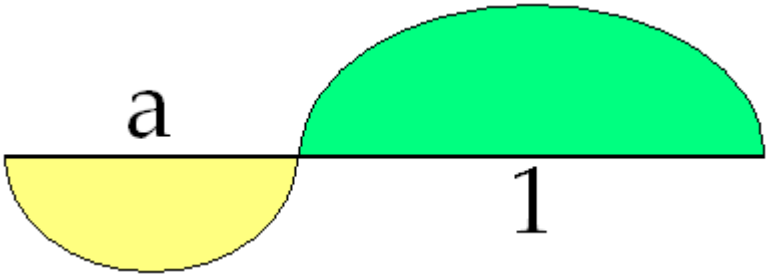
不过，既然我们在他之后到来，也许值得重新质询这些记号，看看它们是否能够交付某种必然会使意义更加明确的东西。这正是我们在这些记号的层次正在进行的操作。我们看见：即使抓住 a，我们仍不知道它的值，只知道它同　1　的关系会生成怎样的数列。我们看见一条数列，仅此而已。

我们甚至可以说，把 a 和 1 本身当作以某种方式并置的项来追问——即使在数学上——也没有意义。它们不像界定整数及其运算时所用的中性元素。这个 1 同乘法中的 1 毫无关系；要让它们发挥作用，必须有额外的操作，a 也一样。

a 同 1 无处不在；凡存在 $1/a$ 关系的地方，也就是在整个数列中，它们都存在。从它们出发的意义恰恰在此，因为迫使我们从它们出发的唯一理由是：我们正是从它们开始书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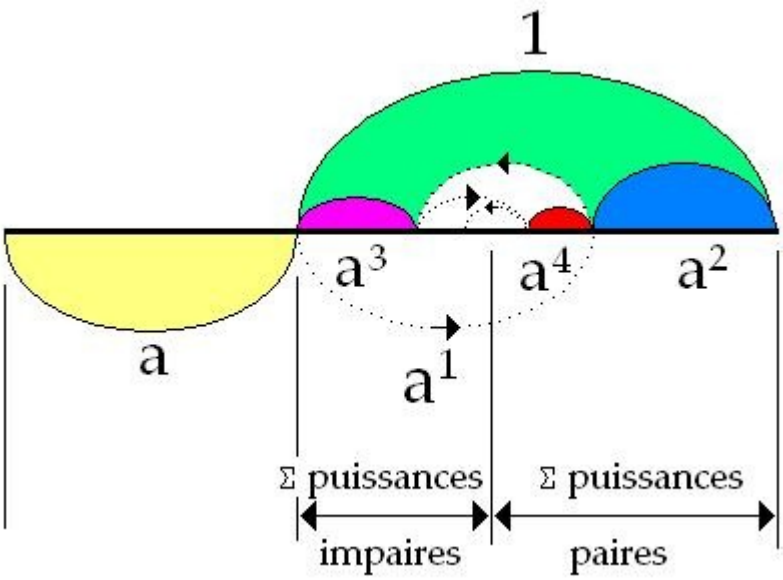
在任何看起来可以同这条尺度对应的实在中，它们都没有位置。不过，没有它们，我们便无法书写这条尺度。从这条尺度出发，我可以借助另一种同样极为简单的书写来给出图像；我们似乎仍处在自己的界限内，即一元特征的界限内，只不过我们要把它无限延长，至少试着无限延长。

这里是 a，这里是 1：



我们无须测量它们，便能把它们正确写下。同样，我想你们会原谅我的简略，并接受下面这句话：我们把这个 a 投射到这个被视为具有 1 之功能的场域［大他者的场域］[注9]上。

[注9] 参见 1966—1967 年研讨班《幻想的逻辑》，1967 年 3 月 8 日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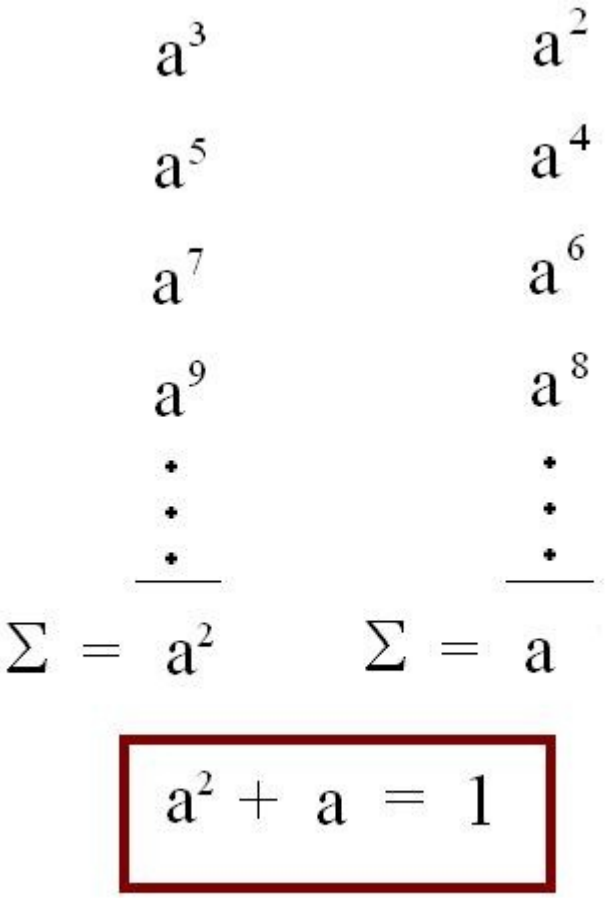


我们刚刚写下的式子［$1 - a = a^2$］向我们指出：

- 这里将会是 a^2；
- 把 a^2 折回这里，会使 a^3 出现在这里；
- 把 a^3 折回，会使 a^4 出现在这里。

希望你们跟得上！你们会看到，α 的全部偶次幂——$a^2, a^4, a^6, \ldots$——会通过朝某个方向进行的操作相加；而在另一边，奇次幂序列——$a^3, a^5, a^7, \ldots$——会重复产生。很容易看见，在这些一边为偶次、另一边为奇次的幂所汇聚的会合点上，我们将重新得到：

- α 的尺度，它是全部偶次幂的总和——α 本身当然排除在外；
- a^2 的尺度，它是 α 的全部奇次幂之和；
- a^2 与 α 相加，总数为 1。



也就是说，恰恰通过分别相加偶次幂和奇次幂，我们实际找到了这个大他者场域作为 1 的尺度；它已不再只是作为一元特征的单纯铭写，而是另一种东西。

我之所以得到这个结果，只因为单独取出了 a 的比例基础。

但如果我沿增长方向展开它，你们很容易看见，只要把这些已经不断增大的幂相加——假如我告诉你们，当我们能够从某个 $1/a$ 的幂一直加到出现 a^{100} 时，结果是多少——只要有一页纸，很容易算出来，不会超过十分钟。这里算的不是 $1/a^{100}$ 本身，而是整个数列的总和；有一些众所周知而且极其简单的公式。你会发现，结果是二十亿个十亿个十亿，即 2×10^{27}（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我的意思是，从一个方向看，我们实际找到了什么？无非是一条包含所谓整数无限增长的数列；这没有什么惊人之处，而且归根结底仍然属于所谓可数的秩序。

这样构成的数列叫作等比数列，换言之是一条指数数列；它仍处于可数之中。

我曾向你们指出，1 和 a 所处的点只以书写方式同我们有关；我这样说并不是为了现在忽略它所起的作用，而只是说我们仅在若干点上看见差异。

递减的无限在生成上同样如此。只不过，它会抵达某个地方。它并不抵达“无穷”，因为对于无穷，我们终究多知道了一点；我们已经学会把整数之无穷还原到它特有而不同的值。

只是在另一边，正如我刚才由于其意义而从那里开始向你们展示的，你们会得到一个极限。数列可以任意接近这个极限；它同极限之差可以小于任何选定的量，无论这个量多么小。这个极限恰恰是 $1 + a$。

帕斯卡尔在笔记开头只写了“无物—无限”。这一点既显示了他落笔的准确，也确实是整个后续由以得到规定的功能点。

因为他所谓“无物”——正如他在其他笔记中极其明确指出的——只意味着：从某一点出发，而这一点说到底可以是任何点，便会得到：

- 在一个方向，即递减方向上，得到一个极限；但拥有极限并不使它更少是无限的。

- 另一方面，我们从另一个方向得到没有极限的增长；但这并不使该方向更加专门地属于无限。

同样，帕斯卡尔写“无物”并非偶然：他自己已经猜到，“无物”并非什么都没有；它是某种可以放上天平的东西，尤其在我们必须把它投入赌注的层次上。

然而，某种我们必须看见的东西出现了：归根结底，如果在大他者的场域中，一项启示向我们许诺“无限多次、无限幸福的生命”——我再说一次，我只采用它的数值陈述，而帕斯卡尔有一段时间也这样做，因为他开始逐项权衡：

- 用一生换两生，已经值得吗?

- 当然，当然值得！他说。

- 换三生呢?

- 那就更值得！

当然，数量越多越划算！

然而，我们看见了这件重要的事：每当我们作出选择，即使我们丧失的只是“无物”，也仍然被剥夺了半个无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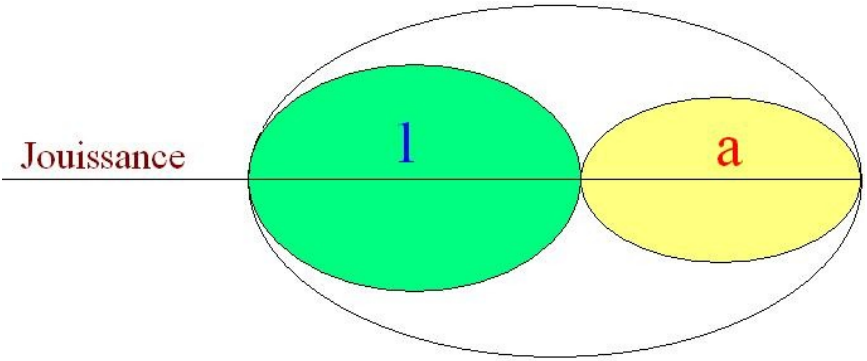
这回应着大他者的场域，也回应着我们怎样能够恰恰借助丧失把它测量为 1。

至于这个大他者的生成，如果确实能够把它同“一”之前的那个一——即享乐——区分开，那么你们会看见：在确立 $1+a$、以无穷细致的方式把它完成相加之后，我们正是从 a 同 1 的关系出发……

……也就是从我们由大他者那里接受的这个欠缺出发，

并把它同我们可以构造为完备的大他者场域的东西相比较；

……正是从这里、从 a 出发，我们才可以用类比方式，希望取得享乐之“一”相对于那项被假定已经实现的总和的尺度。



我们分析家知道这一点，也会重新遇到它。我们赋予“欲望原因”功能的最具特征、最微妙的形式，就是所谓“受虐的享乐”。这是一种类比性享乐：在剩余享乐层次上，主体以特定方式占据由 a 表征的丧失与废弃物位置；而主体的全部努力，就是把大他者构成为一个仅仅依照

这项法则、这份契约而得到衔接的场域。[注]我们的朋友德勒兹如此恰当地强调了这份契约，以弥补支配着精神分析场域的那种颤抖的愚蠢！

> [注] 工作底本的左置结构 le sujet, tout son effort étant de constituer l'Autre… 容易把动作方向倒置。米勒本第 134 页明确重订为 Dans son effort pour constituer l'Autre comme un champ…：作出努力的是主体，被构成为场域的是大他者，而不是"大他者把主体构成为场域"。

正是通过类比，并借助比例的运作，经由剩余享乐接近享乐时所触及的东西才会溜走。

相关知识卡 受虐契约、声音对象与大他者场域

至少在这一点上，通过我们所采取的出发路径把事情挂接起来，我们看见自己找到了一个入口，经验也由此获得其动因。

相对于某种放弃在帕斯卡尔那里怎样运作，这个问题无疑颇有意义。但你们不要走得太快。把那些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同这套逻辑搏斗过的人统统称为受虐狂，正属于一种短路；我在这个场域中所谓无赖行径转化为愚蠢，就是在这种短路中显露出来的。

今天，我只能把你们带到下面这条进路：仅仅通过书写路径进入一个场域时，比例便已经铭写在其中。当然，我们必须从其他方面加以核验。

我曾说，如果这个 a……

……这幅图本身也只是它的形象与说明，我强调过，仅此而已；

……是某种制约着“我”之区分的东西，而这个“我”支撑大他者的场域，并能把它总计为知识场域，那么尤其需要知道的是：它即使如此总计，也永远无法抵达自身充分性的场域；后者被衔接在黑格尔的 Selbstbewusstsein［自我意识］主题中。

因为，恰恰在这种尺度中，而且正随着它日益完善，享乐的“我”仍被彻底排除在外。

对我们重要的，是要确认：无论把多少个一加到（a）他者上，都无法以某个数——例如加出来的 2——使我们总计起来，无法使这个终于同自身会合的分裂的“我”得到总计。[注]

> [注] 原文把 l’autre（他者）中的字母 a 特别标出，借此把“他者”同对象（a）的记号叠合。

这段绕路中最耐人寻味的地方，是要看见我下次将向你们展示的东西……

……因为你们看见，这个场域远非无穷无尽，只是很长；我需要时间向你们衔接它；

……在下次以前，任何人……

……不过我必须说，希望许多人并不需要这样做；

……若先去了解一下什么是斐波那契数列，显然会比其他人更有准备，听懂我将为那些其他人作的说明。

也就是说，我会向他们解释下面这件非常重要的事：一条数列由 1 与 1 相加构成，再把后一个 1 加到前面的项上，构成第三项 2；然后

$1+1=2$，1 与 2 得 3，接着 2 与 3 得 5：$1,1,2,3,5,8,13,\ldots$。顺便可以注意，这些数字已经铭写在这里，而且并非没有理由；只不过，每个数同另一个数的比，仍然并不就是（α）之比。

相关知识卡 斐波那契数列、黄金比例与艺术传说

下次我将从这个事实出发：随着这些数增长，也就是对于任何一条斐波那契数列……

……所有斐波那契数列都是同构的。你们可以从任何数出发，让它同任何另一个数一起增长；只要遵守加法法则，它就是一条斐波那契数列，而且是同一种数列；

……无论是哪一条，只要使它增长，就会在这些数之间得到已经铭写的比例，即 1 与 α 之比。

你们会发现，数值恰恰按照 α 原先同 1 的关系，从一项跃向下一项。换言之，无论从主体的分裂出发，还是从 α 出发，你们都会发现二者互为倒数。

我想把你们留在这里，留在这种我所谓纯粹逻辑一致性的进路上。

这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定位若干人类活动是怎么回事。

神秘主义者曾以自己的道路尝试享乐同“一”的这种关系；这不是我第一次进入的场域。早在研讨班最初那些晦暗年代，我已经向当时在场的三四个人介绍过安格鲁斯·西勒修斯。西勒修斯同帕斯卡尔生活在同一时代。

如果没有他的对句，试试看怎样解释他的诗句是什么意思。我向你们推荐《基路伯的旅人》；你们可以到奥比耶出版社买到，它还没有绝版！

那里的内容当然并不直接属于我们的道路。但只要看见“我”、Ich 在其中占据的位置，你们就会发现，它同这里真正瞄准的问题相关。我在今天结束时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我存在吗？”

你们看，仅仅一个撇号就足以把一切弄错。[注]

> [注] 法语 j’existe（我存在）由 je existe 缩合而来，撇号把作为问题对象的 je 变成正在发言的第一人称。

如果我说“j’existe（我存在）”，事情就成了，你们会相信它；仅仅因为一个撇号，你们便以为我只是在谈我自己。

这一次，让我们在谈“我”时问：“它存在吗？”但这个“它”——呸！

我们已经说过，第三人称是一个对象。于是，我们又把“我”变成了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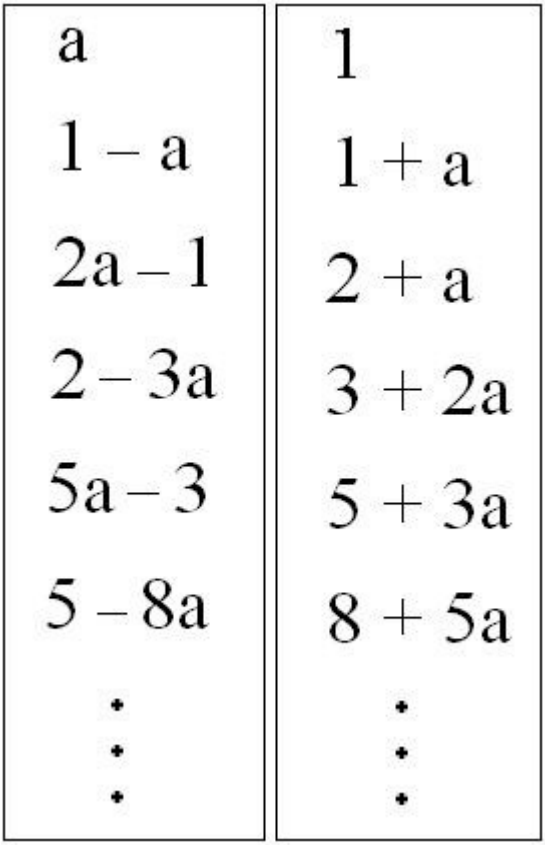
然而，只要省略第三人称，它同样可以用来说“下雨了”（il pleut）。

这里并不是在谈一个第三人称者；我们说的并不是“他在下雨”——不是哪个伙伴在下雨，而只是“下雨了”。

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它存在”：是否存在“我”这种东西？

第9课 · 1969年1月29日

上次结束时，我已经把你们相当稳固地带进帕斯卡尔赌注的场域，抵达我刚刚写在黑板上的这个点：我们注意到，前面那条数列具有本质的同一性；而我已经告诉你们，我们把一个出发点放在 a 与 1 之间，是完全任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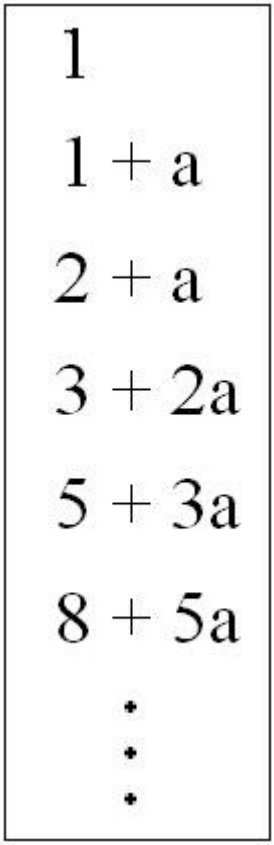
这里的“任意”同索绪尔谈论能指的任意性时赋予这个词的重音具有相同意义。

我的意思是：我们把切割放在一条无限递减的数列与一条递增数列之间；同样，我们除了书写以外，没有任何理由把这个点放在那里。也就是说，这里的 1 只有特征、一元特征、竖杠、标记的功能。

不过，无论它多么任意，没有这个 1、没有这个一元特征，根本就不会有数列。

这正是我们应当赋予索绪尔那里这种任意性的意义。某位无疑极其专业的作者声称，我随心所欲地背叛索绪尔；然而，没有这种任意性，语言严格说来便不会产生任何效果。

那么，这条数列：



它的构造方式是：每一项都由前两项相加产生
$[2+a=1+(1+a),\ 3+2a=(1+a)+(2+a),$
$5+3a=(3+2a)+(2+a),\ \cdots\cdots]$；换一个方向说也完全相同：每一项都等于后面两项中的较大项减去较小项。

$[1+a=(3+2a)-(2+a),\ 2+a=(5+3a)-(3+2a),$
$3+2a=(8+5a)-(5+3a),\ \cdots\cdots]$ 这条数列还建立在这样一条原则上：任一项与下一项之比，等于下一项同“下一项加上这一项”之

比［$U_n/U_{n+1} = U_{n+1}/(U_{n+1} + U_n)$，且 $U_n + U_{n+1} = U_{n+2}$］。这似乎又添加了第二项条件。

假定我刚才所说的 a 同下一项 1 之比，等于 1 同再下一项——即 1 与 a 之和——之比［$a = 1/(1 + a)$］，这似乎以双重条件规定了这条数列。

然而，恰恰这一点是错误的。证明如下：如果你们把一条数列的法则设为，每一项都由相加形成——这里无疑值得对加法功能作更严密的规定；但我不打算借此展开群论的长篇讨论，因此仍采用这个词通常所指的操作，而它也已经在我们最初设定的那条数列的原则中给出。

因此，只要写下这条数列满足下面条件，便足以设定它：

- $U_0 = 1$；
- $U_1 = 1$；然后……
- 任意 U_n 都等于 U_{n-1} 与 U_{n-2} 之和。

这条数列叫作斐波那契数列；你们看见，它只服从一项条件。

这条数列中会发生的事情证明，它同最初设定的数列在本质上相同。也就是说，如果你们在任意两条这样的数列之间逐项实施某种已定义的运算……

……例如逐项相加，

或逐项相乘；你们也可以采用其他运算；

……结果仍是另一条斐波那契数列。也就是说，你们会再次确认，其形成法则完全相同：只须把其中两项相加，便得到下一项。

那么，这个奇妙的比例、这个 α 变成了什么？在我出发的那条数列中，人们似乎可以如你们所知，用黄金数的功能来装饰它；它确实从一开始就以 α 的形式出现，因为原则上规定了 $a = 1/(1 + a)$。

相关知识卡 斐波那契数列、黄金比例与艺术传说

任何一条斐波那契数列 [1，1，2，3，5，8，13，21，34，55，89，144，233，377，610，987，1597，2584，4181，6765，10946，……] 都不会缺少这个小（α），理由如下：如果求每一项同下一项之比，也就是：

- 先是 $1/1$——我没有写它，因为 $1/1$ 在这里没有意义；
- 然后是 $1/2$、$2/3$、$3/5$、$5/8$，依此类推……你们会得到一个相当迅速地[注1]趋近于某个数的结果：先稳定小数点后两位，再三位、四位、五位、六位。这个数对应于小（α）；至于它写成 0.618 以及后面的数字，并不重要，而且很容易核对。我们已经知道 α 小于一；重要的是，我们看见这个 α……

> [注1] 依次得到 $2/3 = 0.666$，随后为 0.625、0.615、0.6190、0.61764、0.61818、0.61797、0.618055、0.618025、0.618037、0.618032、0.618034、0.6180338、0.618034、0.6180339、0.618033998；必须到达 $6765/10946$（第 20 与第 21 项），小数点后六位才稳定，即 $a \approx 0.618034$。

……而且一旦稍微离开斐波那契数列的出发点，就会相当迅速地；

……被写成其中一项同下一项之比。

相关知识卡 斐波那契数列、黄金比例与艺术传说

这证明，在对 a 的选择中……

……我们之所以作出这一选择，恰恰因为我们面对一个以图像方式支配全局的问题：当我们设定被还原为标记功能的开端之 1 时，在这个位置中丧失了什么；

……至于 a 本身是什么，对它的选择丝毫不任意；正如我们所瞄准的丧失也不任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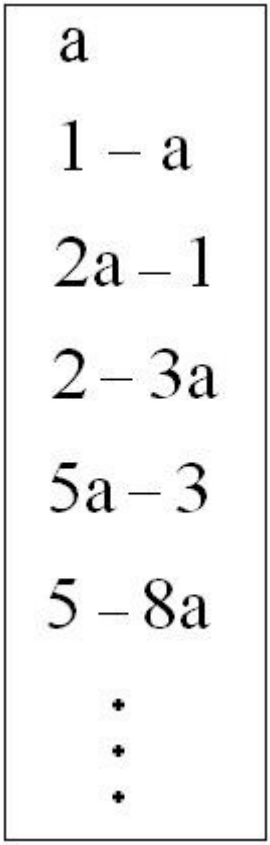
……这种丧失在我们话语的地平线与目标上构成剩余享乐；

……同这种丧失一样，a……

……即斐波那契数列一项同下一项之比的极限；

……同这种丧失一样，a 只是设定一元特征所产生的效果。

此外，如果还需要什么来确认这一点，只须看看我写下——更准确说重新写下，因为上次已经写在左边——的递减数列怎样构成。



构成斐波那契数列的数字以交替方式出现在这里，也就是说：

- 这里有一个 a、两个 a、三个 a、五个 a、八个 a；
- 至于整数，它们同样交替出现：1、2、3、5、8、13……写成整数的东西以交替方式先在右边、再在左边，如此继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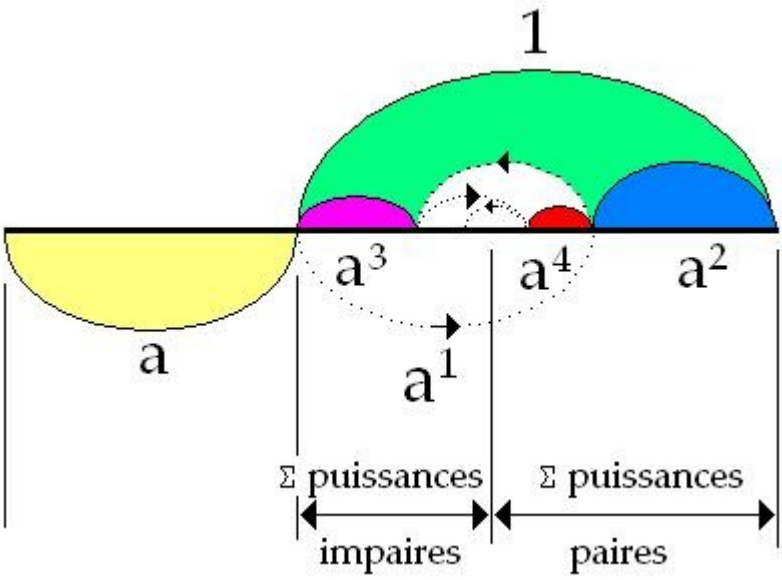
a 的系数也同样如此。不过，如你们所见，a 在这里总比整数领先一步：此处 a 的系数已经是 1，而整数到下一项才会是 1，依此类推。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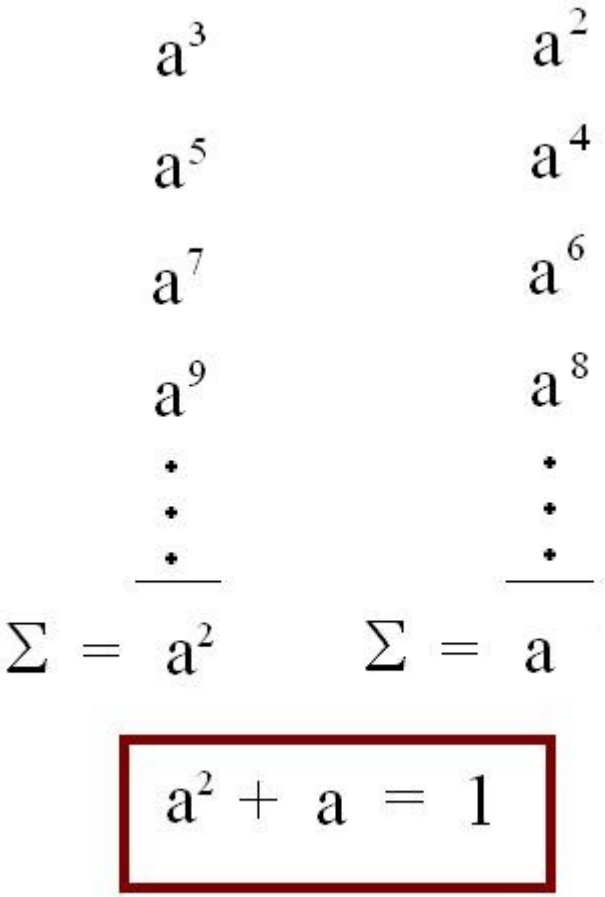
此它会改变位置；因为要维持正值——这正是这条数列的要求——要让每一项都写成正数，以整数计数的东西和以 a 计数的东西就必须交替地从一边移到另一边。

既然 a 小于 1，而且从最初等式的设定可知，它将以 a 的越来越高次幂表达，那么这个差值相对于它所构成的某个极限会越来越小。这就叫作收敛数列。

它收敛于什么？

收敛于某种不是 1、而是我上次已经向你们展示的东西：





图中先把 a 折回 1，再把等于 a^2 的余数折回 a，于是在这里产生 a^3；再把 a^3 折回，在这里产生 a^4；整体最终抵达一条实现 $a^2 + a = 1$ 的切割。

正因此，这里铭写的收敛数列之极限位于 $1 + a$，而它本身等于 $1/a$。

$$
\begin{array}{c}
a \\
1-a \\
2a-1 \\
2-3a \\
5a-3 \\
5-8a \\
\vdots \\
\hline
\Sigma \longrightarrow 1+a
\end{array}
$$

这是什么意思？严格说来，在这里运作的东西表现了什么？

这里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表现主体的分裂同主体重新找到自身的可能结合？在这里必须打上问号。

这个主体究竟是怎么回事？

- 一边是享乐的绝对主体；
- 另一边是由标记主体的这个 1 所生成的主体，也就是认同的原点。

诱惑很大，人们会想写出黑格尔 Selbstbewusstsein［自我意识］的公式：既然主体由开端之 1 设定，只须同它自己得到形式化的形象[注2]结合起来；知识的主体便被设定为知道自己。

> [注2] 指主体作为知识——参照黑格尔的“绝对知识”——并作为由能指结构化的知识而存在于“大他者的场域”中。

然而，错误恰恰在这里出现：如果没有看见，只有把主体设为被知道者，这种结合才能生效；我们正是在一个能指同另一个能指的关系中这样做的。

这向我们表明，这里涉及的不是 1 与 1 的关系，而是 1 与 2 的关系；因此，原初分裂从来没有被消除。

这里对［1 与 1］关系的单纯模仿，只有在无限重复的地平线上才可能被设想为回应 1 与 1 的关系——即享乐主体同建立于标记中的主体之关系。二者的差异无法弥合，因为无论你把这种还原所生成的操作推进多远，都总会在一项与下一项之间、作为丧失的结算，重新找到出发时的比例；即使它没有铭写在最初的书写中，这个比例仍然是 a。

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它恰恰是一种比例，而不是一个随着操作继续便会越来越可以忽略的简单差值。

所以，很容易核对：如果沿这里的递增数列方向进行这种操作：

$$
\begin{aligned}
&1\\
&1+a\\
&2+a\\
&3+2a\\
&5+3a\\
&8+5a\\
&\vdots
\end{aligned}
$$

整数之间的差……

……即以 1 铭写、作为原初主体认同基础的东西；

……同 α 的数量之差会不断扩大。因为在这里，在相加的方向上，所涉及的始终是较小项所对应的若干 α，同较大项所对应的若干整数之间的比例。

可以说，相对于从总体上把握的主体整数之扩张，a 单位的短缺会越来越大。不会人人都有一份 a。请记下这一点；我暂且略过，也许以后会在一个寓言式问题的层次回到它。

在我们探测帕斯卡尔赌注时，真正重要、会产生作用的，是沿另一个同样无限的方向，a 会发生什么、怎样能够接近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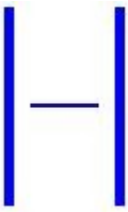
……它再次以类比形式向我们呈现 1 同 $1 + a$ 的关系；

……也就是这个 a。只有在 a 中，我们才可能把握：相对于因一种丧失的出现而被创造出来的东西，享乐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里我只须再加上一笔，或者更准确说，标出下面两者的距离：

- 黑格尔以 Selbstbewusstsein 提出的解决方案；
- 以及对符号功能的严格考察所交付的解决方案；后者在每次重新出现时都表明，人们以某种方式认为答案能在“一对一”关系中找到。

我用一种幽默的方式把它写在这里——这里确实应当这样说：



[1 对 1]

请你们问问，这里究竟涉及什么：是什么倾向于把这幅图像呈现为某种理想的形象，仿佛它有一天能由绝对知识闭合？正如我刚才以“幽默”（humoristiquement）方式翻译 H 那样，这个 H 真的是：

- Homme，人，homo；或者为什么不能是……
- Hystérique，癔症者？

因为不要忘记，恰恰是在神经症认同的层次上……

……请重读文本，而且最好读德文；这样就不必诉诸那些令人痛苦的东西。由于几个热心人士的操办，当我们只想读法文时，便只剩那本破烂可用，甚至连目录都没有。总之，只要查阅那篇恰当的文章《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中谈认同的一章，你们就会看见；

……弗洛伊德陈述的三种认同中，问题发生在中间一种……

……他严格地把它放在神经症场域中；

……einziger Zug、我从中抽取出来的这个一元特征问题，正是在那里出现并被提出的。

我在这里重申这一点，是为了说明，接下来的话语中还必须回到它。因为非常奇特的是，恰恰在我们实际作为出发点的神经症中，出现了最难把握的形式……

……这同你们也许会想象的相反；我现在预告这一点，是为了让你们能够防备；

……即对象（a）最难把握的形式。

现在让我们回到帕斯卡尔的赌注，看看其中能够铭写什么。

哲学家的吹毛求疵似乎确实使我们错失了它意指的要旨。

不过，这并不是因为人们没有为此竭尽全力；他们甚至把赌注的数据写进一种矩阵，采用今天铭写所谓“博弈论”结果的形式。

人们以这种形式把它“置于质疑之中”，容我这样说；你们将会看到，他们声称要以何等奇怪的方式“反驳”它。

事情如下。

请注意，赌注同下面这个立场是一致的：“我们既不能知道上帝是否是，也不能知道他是什么。”

于是，下注会产生若干情形的划分。押在什么上？押在同它相联的一种话语上，也就是归于它的一项许诺：无限多次、无限幸福的生命。多亏我此刻是在说，而不是写……

这里，由于我说的是法语，你们同样无法知道……

……请注意，这同帕斯卡尔那张以速记式书写[注3]的小纸片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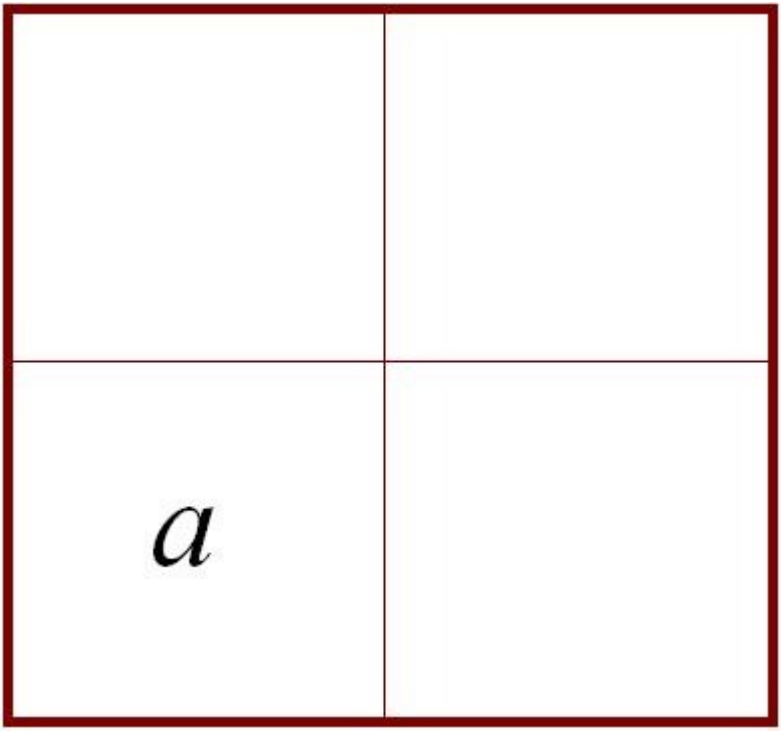
……这种生命的无限究竟是单数还是复数。

> [注3]“速记式”指使用约定字母表或符号系统进行快速书写，如速记法。

然而，从帕斯卡尔话语的整个后续看，很清楚，我们必须从复数性的增殖来理解；因为他一开始就论证：如果下注只能换来第二次、甚至第三次生命，是否已经值得，依此类推。因此，这里确实涉及数值上的无限。

那么，投入其中的是我们如人们所说可以用于博弈的某种东西，即一笔赌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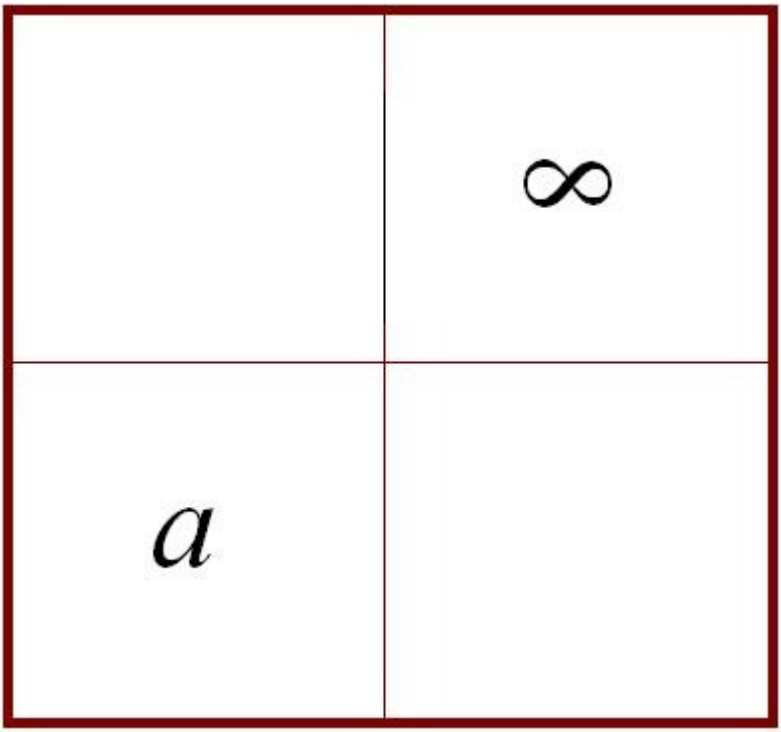
让我们把这笔赌本画出来。这样做是正当的，因为我们自己已经能够推进到真正把握问题核心之处，也就是那个使我们全都处于某种话语场域中的“更神秘之物”——（a）。它就是赌本。为什么要把它写在这个格子里，正是我们必须说明的：



它是赌本；另一方面，则有无限多次、无限幸福的生命。这里究竟涉及什么？我们是否应把它想象成：整数不断增殖，而总是落后一项的对象（a）也不断增殖，前者构成后者的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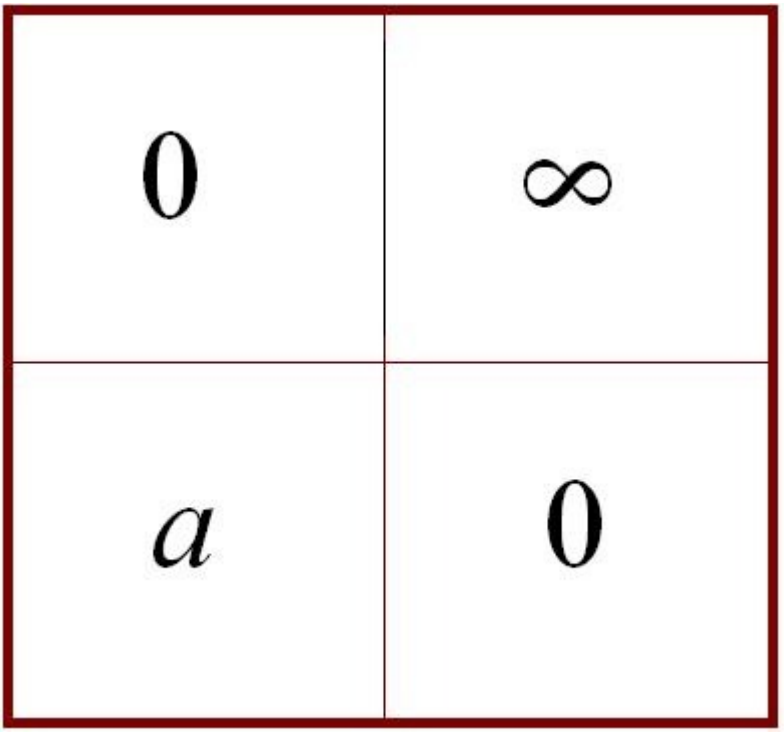
如果这项问题不像你们所见已经带来一些困难，它倒值得提出。不过，这里所涉及的无疑是递增数列
$[1, 1+a, 2+a, 3+2a, 5+8a]$ 。

这里的无限，就是帕斯卡尔以下图表示的无限……



……他用一个类似这里符号的记号，表示整数的无限。因为只有相对于这个无限，起点的要素才会失效——我是说变成中性的；它由此成为 0，因为它被等同于在无限上加 0，而加法结果只能用表示两项之一的符号来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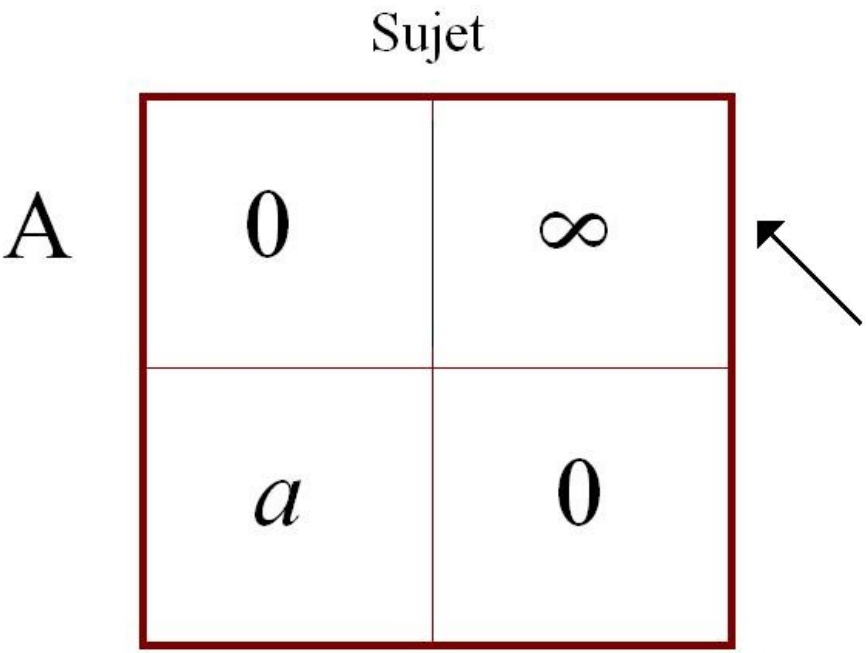
因此，事情被画成下面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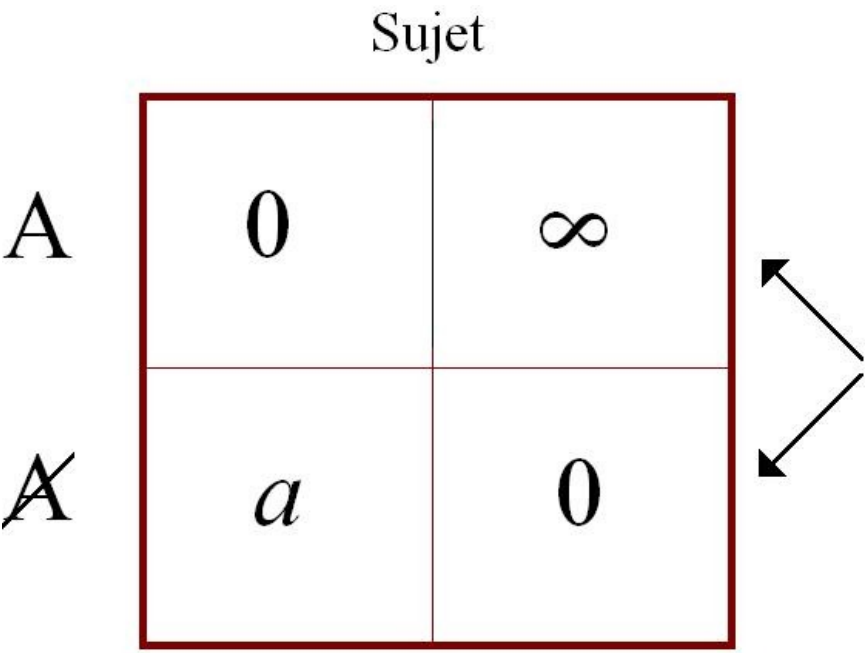
我画出这个矩阵，并不是因为它在我看来已经充分，而是因为人们通常只停留于此。

人们注意到，我们用 A 表示的东西——因为它是话语场域，这样写完全正当——存在或不存在；根据这个 A 可以接受还是应当排除，我们将看到结果被分别写进各个格子。这些格子本身并不比博弈论中用来标示组合的矩阵更重要。

如果这个 A 应当被保留，我们立刻得到 0 作为 a 的等价物。这只表示：在博弈论层次上，一笔被“冒险押上”的赌本必须被视为已经丧失。



如果我们要以下注方式衔接帕斯卡尔的赌注，这绝不是什么牺牲，而是博弈法则本身：这里必须能够出现 0。同样，如果许诺无法接受［A 应当排除］，死后的一切便无法维持；这里同样有一个 0，不过它只表示，另一边投入的赌本也已丧失。



事实上，在帕斯卡尔的赌注中，赌本同许诺完全相同：正因为这项许诺得到陈述，我们才能构造这个矩阵。矩阵一旦构成，便绝对清楚：赌本之间的不对称迫使我们承认，如果主体的行为只由某种能指钉扎所作的规定来界定，问题便根本不存在。困难只始于我们看见：主体绝不是能够用任意数量能指的结合来框住的东西，就像它刚才也不能用“一对一”的关系框住一样；主体是这种结合所产生的脱落效应。正是这项效果赋予我们写在左下格中的（a）一种联系，而这项联系同矩阵本身的构造根本不可分离。

精神分析所产生的进展，极其准确地关涉这一点。必须研究的正是这项联系及其后果；这个后果恰恰使主体成为分裂的主体，也就是并不依附于这个矩阵的简单设立。因为很清楚，矩阵中的这些 0 本身只是

能够设立矩阵、换言之能够书写所产生的虚构。写在下方的 0 是出发点之 0；皮亚诺公理化[注4]明确把它标为产生自然数列之无限的必要条件。没有无限，0 便不会进入计算，因为 0 本质上正在那里生产无限。同样，当帕斯卡尔论证时，（α）也是通过这种虚构被还原为 0：

> [注4] 参见 1964—1965 年研讨班《精神分析的关键问题》1965 年 1 月 27 日课中伊夫·杜鲁的报告。皮亚诺公理系统包括五条公理：1）称为零并记作 0 的元素是自然数；2）每个自然数 n 有唯一后继，记作 s(n) 或 Sn；3）没有自然数以 0 为后继；4）具有相同后继的两个自然数相等；5）如果一个自然数集合包含 0，并包含其每个元素的后继，那么该集合等于自然数集 N。

相关知识卡 帕斯卡的赌注

> “再说，你所丧失的不过是零，因为生活中的快乐……”他就是这样说的；
>
> “……并没有多大分量，尤其相对于向你敞开的无限而言。”

这恰恰是在使用一项数学联系：无论哪一种单位，加到无限上，都只会使无限的符号保持不变。

但有一点例外：我已经多次向你们表明，绝不能说我们不知道无限是否……

……帕斯卡尔试图把它弄得像神性存在一样晦暗；

……严格说来，不能排除我们在加上一个单位以后判断无限是偶数还是奇数。因为正如你们在递减数列中看见的，全部偶次操作会在一边层层叠起，全部奇次操作在另一边叠起，共同总计成一个无限的和；这个和仍然可以被还原为某种类型的 1，即同 α 结合的那个 1。

你们能感觉到，我这里只是顺便指出由数学理论进展照亮的各种点；它们以某种方式使帷幕发生移动。帷幕下面的东西，正是任何话语——包括所谓许诺的话语——真正的衔接。如果忽略它所遮蔽的东西，也就是它在享乐层次上的脱落效应，便会误认对象（a）的真正性质。

而我们的实践——它是话语的实践，并非其他——向我们表明：如果要赋予赌注以真正意义，就必须以不同方式分配其中各项。

帕斯卡尔自己已经向我们指出……

……正是这一点使某些头脑陷入纠葛。必须说，他们的教授职能似乎极少使他们做好准备，

去掌握话语所涉及的东西；

……“你们已经入局”，帕斯卡尔告诉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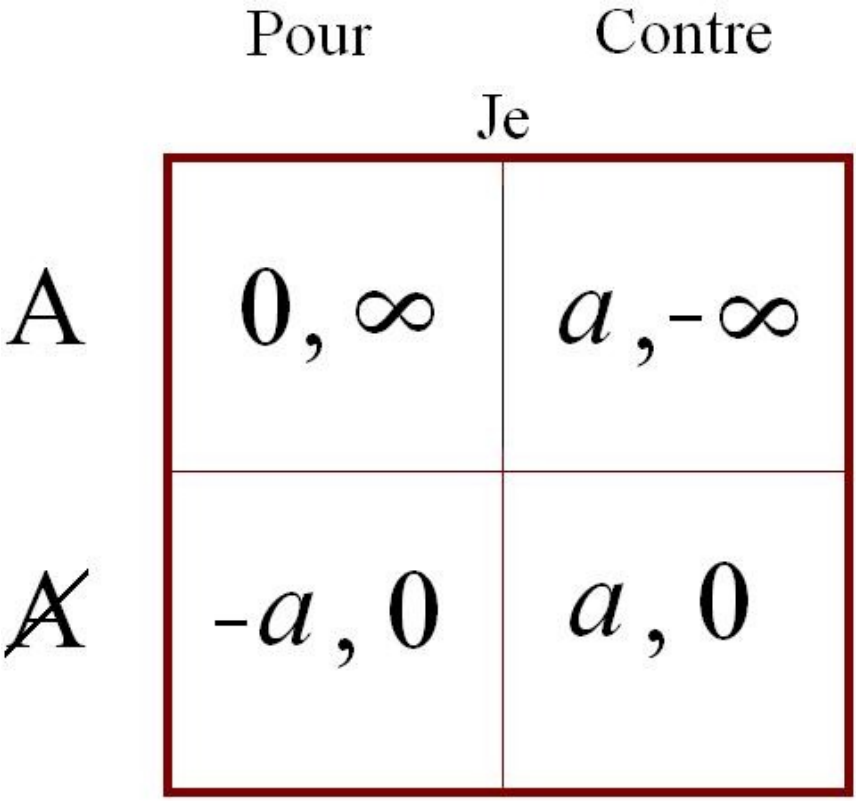
还有什么比这样的矩阵更不能使人入局？“你们已经入局”是什么意思？玩一个文字游戏：这正是“我”（je）进入问题的时刻。投入其中的是“我”。如果在博弈中可能把某种东西投入而承受丧失，那是因为丧失已经在那里；正因此，我们无法取消下注。

精神分析教给我们的是：把“我”简单还原为得到陈述的东西，会遮蔽某些效果。而当问题涉及帕斯卡尔笔下的一场博弈时，我们怎能哪怕片刻忽略恩典的功能，也就是大他者的欲望？请不要以为，帕斯卡尔没有想到：即使要理解他画得如此可笑的赌注，也需要恩典。

我已经告诉你们，在对主体同要求之关系的任何天真表现中，归根结底都潜伏着一句“愿你的旨意成就”。

当这个恰恰并非我们的意志的意志发生欠缺时，受到质疑的正是这一点。

换言之，不要再拖延了，让我们转向帕斯卡尔笔下唯一可能涉及的那位上帝。即使给他使用相同字母，也不会消除差异。我们马上会看到，它已经在表格的分布中得到衔接，而且这项分布同它自身并无不同。



让我们直截了当地说：上帝存在。

对于一个被假定知道这件事的主体，我们现在把数对 $(0,\infty)$ 写进矩阵的一个方格。

我被假定知道它，但还必须加上一点：我赞成它。

如果我一面被假定知道上帝存在，一面却反对它，那么这里的选择便发生在 a 与下面这项之间……

……这正是帕斯卡尔陈述的思想始终谈论的东西；

……“我有意丧失无限多次、无限幸福的生命。”$[a,-\infty]$

然后，我被假定知道上帝不存在……好吧，为什么不能认为我仍然可以投入（a），并单纯地丧失它？

这尤其可能，因为 a 的本性本来就是丧失。这里的博弈中，我以某种代价保留它，而代价是负无限；为了衡量这场博弈，完全可以正当地追问：为了保住它而大费周章，是否值得？

如果有人以承受丧失［$-\infty$］为代价保留 a，你们要知道，这种人确实存在过；也有许多人毫不关心灵魂不朽，便把 a 抛掉［$-a,0$］。一般说来，人们称他们为智者，称他们为安逸的老好人（pépères）——不只是父亲（pères），而是老好人。这同父亲关系很大，你们马上会看见。[注]

> [注] 法语 pépère（安逸、稳重的老好人）与 père（父亲）形成文字游戏。

这里则是相反的一类人：他们保留 a，而且高枕无忧。

至于接下来的 0，这项分布 $[a, 0]$ 中引人注目的，是它具有一种源于被假定知道的主体的一致性。

但这种一致性是否多少由冷漠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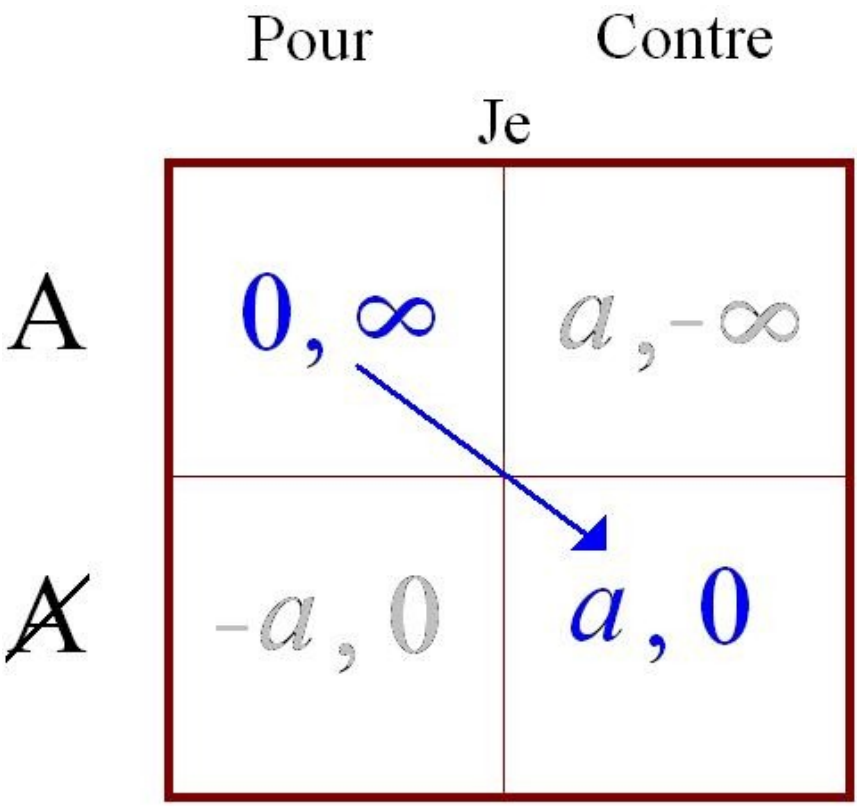
- “他是”，我押赞成；但我非常清楚“他是”。
- “他不是”，我当然押反对；但这根本不是下注，同下注毫无关系。

在对角线上，你们看到的是一些确信根本不存在赌注的人；他们顺着自己所知之风而行。但在这种条件下，知道是什么意思？它的意义如此微薄，以至于那些一无所知的人也可以把它们合并成一个格子。也就是说，无论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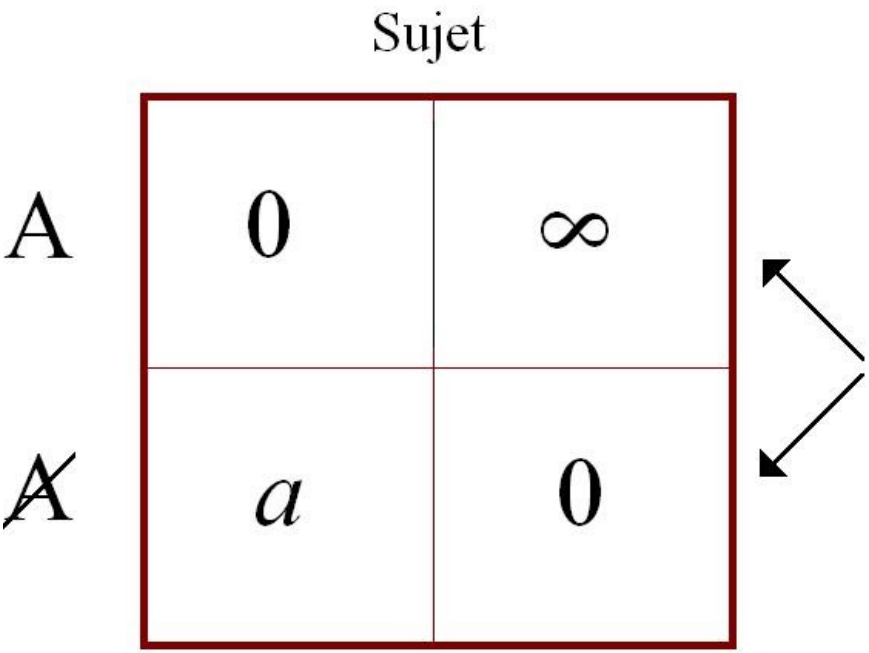
……请允许我顺便指出，我绝没有越出弗洛伊德在这方面的传统，绝没有离开自己的地盘；

……只要查阅我刚才提醒过的那一卷，你们就会看见，弗洛伊德始终平静地指出：归根结底，基督徒的一切信仰并没有使他的行为相对于非基督徒发生多大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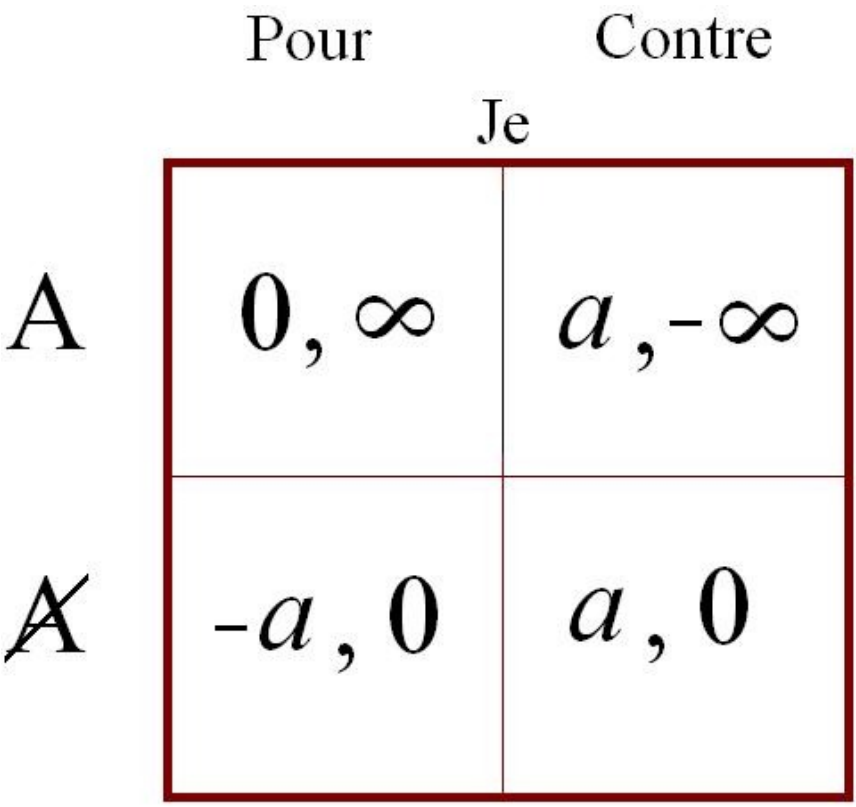
可以说，正是在一种纯化主体的位置上，左侧对角线发生的事情才能被排列进上方的小矩阵。


Pour
Contre
Je
A
$\not A$
$0, \infty$
$a, -\infty$
$-a, 0$
$a, 0$

→



但真正重要、无疑向我们显示某种意外之物的，是两类人：一类依据自己知道上帝存在而押反对；另一类明知上帝不存在，却仿佛他存在一样押赞成。



你们要知道，事情到这里变得十分有趣：右上格中出现的 $-\infty$，在帕斯卡尔的小篇书写中被翻译成一个名字，叫作地狱。不过，这要求我们考察：为什么 α 的功能会导向“死后存在彼岸”这种极其可疑的想象？

无疑，这是由于 α 在任何能指链之下都作无限的、数学式的滑动：无论你把能指链最后一次收紧推进到哪里，它都始终完整地存留下来；这一点我在今年开头已经通过一张 S 与 α 关系的图式衔接过。

$$\frac{\mathcal{S}\lozenge(\mathcal{S}\lozenge(\mathcal{S}\lozenge a)}{a}$$

不过，这也会引导我们追问：表格上以 $-\infty$ 形式涌现的某种东西是什么意思？这个负号是否更应当依照其算术功能来翻译？也就是说，当它出现时，整数数列加倍，亦即发生分裂。

这正是我在上次话语结束时认为唯一值得重申之物的记号：如果把帕斯卡尔所提议放弃的东西作为对象（a）来把握，而不作其他理解，那么 a 的游戏在有极限的一边同没有极限的一边具有同样多的无限。无论怎样，我们投入的都是半个无限；这非常奇特地平衡了第一个矩阵中的机会。

不过，也许必须以不同方式理解这个神话所表现的东西。帕斯卡尔提醒我们，它虽然属于教义，却只是在证明：上帝的慈悲大于他的正义，因为本来人人都应下地狱，而他从中挑出少数选民。

这项命题也许显得骇人，我却对此惊讶；因为非常清楚，除了每天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以外，人们从来无法想象地狱。我的意思是，我们已经身在其中：只有在一个必须追问其界限的地平线上，才能通过对 a 的切割进行无限重复的测量，实现 a 的实体；笼罩我们的这种必然性，难道还不足以让最勇敢的人也灰心丧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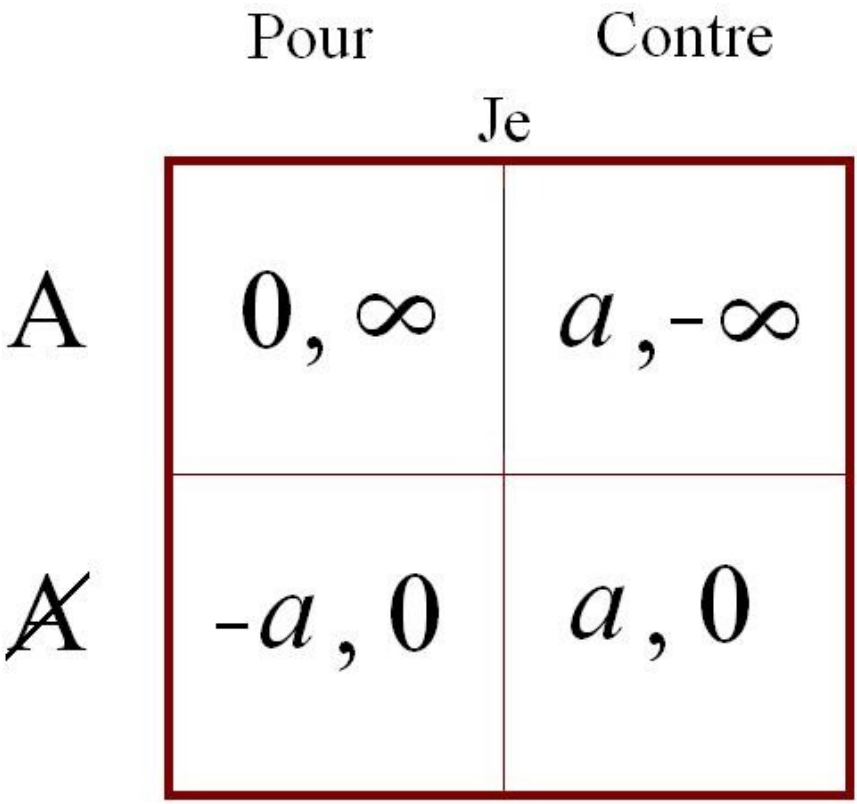
然而，事情就是如此：我们没有选择！我们的欲望是大他者的欲望；而恩典是否欠缺于我们……

……也就是在大他者层次上、在先于我们的整个话语中所展开的东西，

这个话语规定了我们的观念本身；

……决定我们是否投入那场堵住对象（a）的竞赛。

于是还剩第四个格子，即下方的格子：



我今天谈到他们时忍不住微笑，并非没有原因。他们的人数同右上方格子里的人一样多，分布也一样广。我暂且称他们为“安逸的老好人”。

不过，低估他们行动的自在会是错误的。但我尤其想请你们注意：在分析中，我们恰恰把良好规范放在了这里。

剩余享乐被明确调节为同问题无关；如果这里的问题是分析所能许诺的回归规范，怎么会看不出这项规范正被衔接为法则——俄狄浦斯情结所依据的法则？而且无论从哪一端把握这个神话，都极其清楚：享乐在其中同法则绝对区分开来。

人们说：“享用母亲是被禁止的”；但这还不够深入。真正带来后果的是：“享用母亲”这个说法本身被禁止。一切都从这项最初陈述出发得到安排；寓言中，俄狄浦斯这个主体从来没有想到……

……天知道是由于怎样的消遣，我是说伊俄卡斯忒在他周围散发的一切魅力、也很可能包括骚扰；

……以至于即使证据开始如雨点般落下，他也根本没有想到这件事。

被禁止的是“享用—母亲”这一表达；这一点在另一种表述中得到确认……

……必须把所有这些表述并置起来，才能把握弗洛伊德所衔接的东西；

……也就是《图腾与禁忌》的表述。

“弒父”让那些愚蠢的小公牛全都变瞎；我偶尔看见他们围着我，在可笑的斗兽场里打转。“弒父”恰恰意味着父亲不可能被杀：他从来就已经死了。

正因如此，即使在那些听人吼叫“上帝已死”显得悖谬的地方，这句话仍挂接着某种有意义的东西：显然，不去思考它，就可能丧失事情的一面。从一开始，父亲就是死的。

但父之名仍然留下，一切都围绕它旋转。如果我上次从这里开始，今天也要在这里结束。父之名的效力——这不是我的发明，我是说它并非我在弗洛伊德那里自作主张的产物；弗洛伊德写过：人的场域同所谓动物性场域之间的区别在于……

……无论在什么地方，即使它只以遮蔽形式出现，例如有人说某些人并不知道男性在生殖中扮演什么角色——为什么不呢？

……证明父之名功能之重要性的，是连那些对此毫无概念的人，也会发明“精灵”来填补这个位置。

总而言之，特征在于下面一点；弗洛伊德在一个非常确切的地方衔接过它……

……我不会花时间告诉你们它在哪个版本的哪一页，因为现在已有一些地方进行弗洛伊德阅读，终究也有有能力的人，

可以向对此感兴趣者指出出处；

……总之，父亲作为“名”的本质与功能，作为话语枢纽的功能，恰恰在于：说到底，人永远不可能知道父亲究竟是谁。尽管去寻找吧，这是一项信仰问题。

随着科学进步，在某些情形中，人们能够知道谁不是父亲；不过，父亲终究仍是一个未知者。

此外，引入对父亲身份的生物学探查，很可能绝不会对父之名的功能毫无影响。

因此，正是在父亲只维持为象征性的这一点上，整个主体性场域围绕其旋转的枢纽才得以成立。我们必须从另一面把握同享乐的关系；总之，为了今年的主题，我们必须进一步推进到：

- 父之名的传递；
- 也就是阉割的传递究竟是怎么回事。

今天就在这里结束。像往常一样，我们就这样磕磕绊绊地抵达一个点；下次再见。

第10课 · 1969年2月5日

我将从上次离开你们的地方重新开始。上次我说了很多事情，尤其成功地以我想已经给出的数学明证触及了一些人：只凭借作为标记的 1，a 究竟怎样生成。

这建立在一个 factum、一件制造物上；它源于对这个 1 最简单的使用。一旦重复，1 就会繁殖，因为它本来就是为了尝试重复、为了重新找回已经逃逸的享乐而被设定。

第一个 1 为了重新找到原先没有标记的东西，便已经改变了它，因为它起初没有标记。

因此，1 已经被设定在一项差异的奠基中；它并不作为差异本身构成差异，而是生产差异。

正是这个原初点，使重复成为某个过程的钥匙；过程一旦打开，便要追问它是否能够找到终点。

你们看见，我们立刻被带向一个问题。只有把它放在弗洛伊德的个人生涯中，它才显得是终点问题；弗洛伊德一方面是主体，另一方面也是行动者，也就是一个开辟道路的人。

他怎样开辟这条道路？也许今天话语转过一个弯时，值得提醒这一点。

但每个人的一生都投入某种以死亡为界限的东西。只有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才能在弗洛伊德开出的道路中，把终点落在他所提出的“分析的终结”问题上：分析可以终结，还是无穷无尽？这只是标出了我重新开启之问题的时刻：如果重复作为起源使主体投入某种过程，这个过程本身有无界限？

我把这一点敞开并悬置起来，但上次也已经通过黑板上最清楚的演示推进了它：我把它表述为两个无限的分割、二分，并指出这正是帕斯卡尔的赌注根本上所涉及的东西。帕斯卡尔所依据的无限，是数的无限。若把这种无限借助斐波那契数列再“加速”一次，很容易表明：

- 它是指数式的；它生成的数并非按算术级数增长，而是按几何级数增长；

- 正是它生成了衔接于 α 中的比例，而且我们离起点越远，这一点越明显：随着这些数增长，α 以其倒数形式严密而恒定地介入；它把 1 同 α 联结为 $1/a$。一个数同下一个数的比例，随着数字增长，越来越严格地收敛为 $1/a$ 这个常数。

我还从它的起源写出了沿相反方向把握事物时产生的数列。

在那里，由于 α 小于 1，你们看见这个过程不仅收束于一种比例，而且收束于一个极限；无论把所产生的项相加多少……

……也就是反过来通过减法进行，使这条链在向上回溯时，每一项始终等于前两项之和；

……你们仍会找到 a 的功能，而这一次它抵达一个极限：无论相加多少项，都不会超过 $1+a$。这似乎表明，沿这个方向把握事物时，重复所生成的东西具有终点。

正是在这里，那张众所周知的表格介入了。那些归根结底错过帕斯卡尔赌注要点的人：

- 以博弈论术语写下问题，也就是把它写进一个由各种情形之区分构成的矩阵；
- 把问题表述成："如果上帝存在"；
- 并把遵守诫命所产生的结果写成 0，而诫命在这里同放弃某种东西混为一谈。

无论称它为快乐还是别的什么，他们都凭一种其惊人之处尚待我们考察的第一冲动，把信徒今生余下的东西写成 0；作为补偿，来生则以无限来计价，即许诺给他无限多次、无限幸福的生命。

换一种说法，假定上帝不存在，主体——我们把它写成 a——便被认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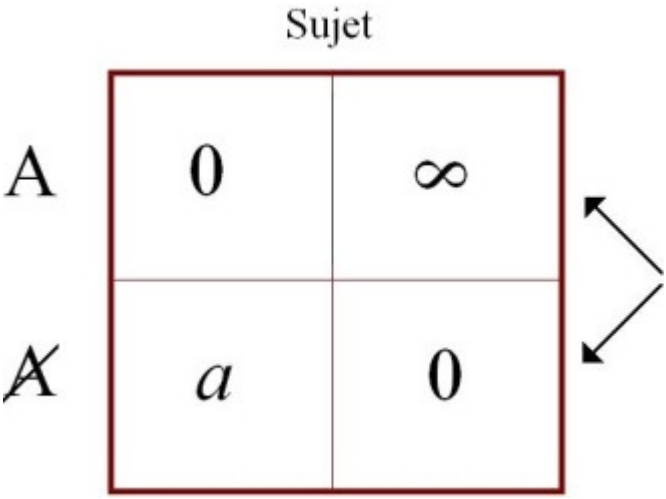
……始终按照"博弈"一词的字面意义来把握——这里正好可以这样说；

……享有今生提供给他的、有限而且有问题的幸福。

人们说，若上帝不存在，显然无法对来生抱有任何期待，因而选择这种幸福并非毫无根据。

0	∞
a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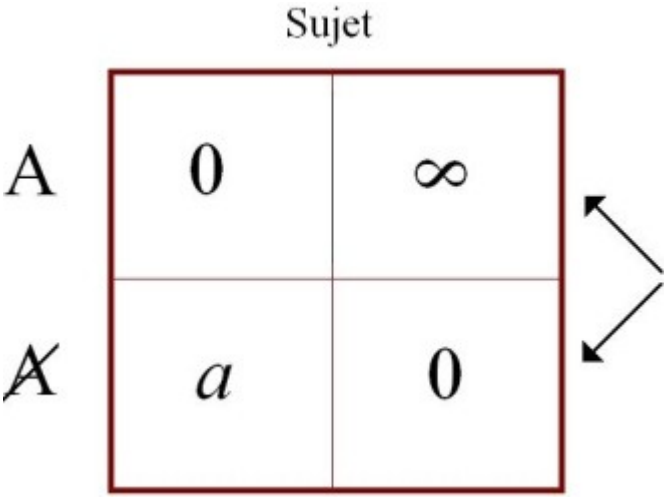
我在这里指出的是这种书写的脆弱性：按照博弈论，各种局面只能由两名对手的博弈交叉来规定。主体本来应当处在这一位置；而神秘的大他者——问题归根结底在于他是否接受赌约——应当处在另一位置：“上帝存在或不存在”。



但上帝并未参与。至少没有任何东西使我们能够断言他参与。由此悖谬地产生的结果是：位于他对面、可以说摆在桌上的，并不是人，而是由这场赌注界定的主体。

赌本同博弈伙伴的存在混在一起；所以，表格上写下的符号必须得到重新解释。

选择发生在“上帝存在或不存在”的层次；赌注的表述从这里出发，而且只有从这里把握，才会显得无须犹豫：押“上帝存在”可能赢得的东西，同肯定能赢得的东西根本无法相比。不过，这种确定性也很容易受到质疑：究竟会“赢得”什么？（a）恰恰没有得到界定。



正是在这里，我开启了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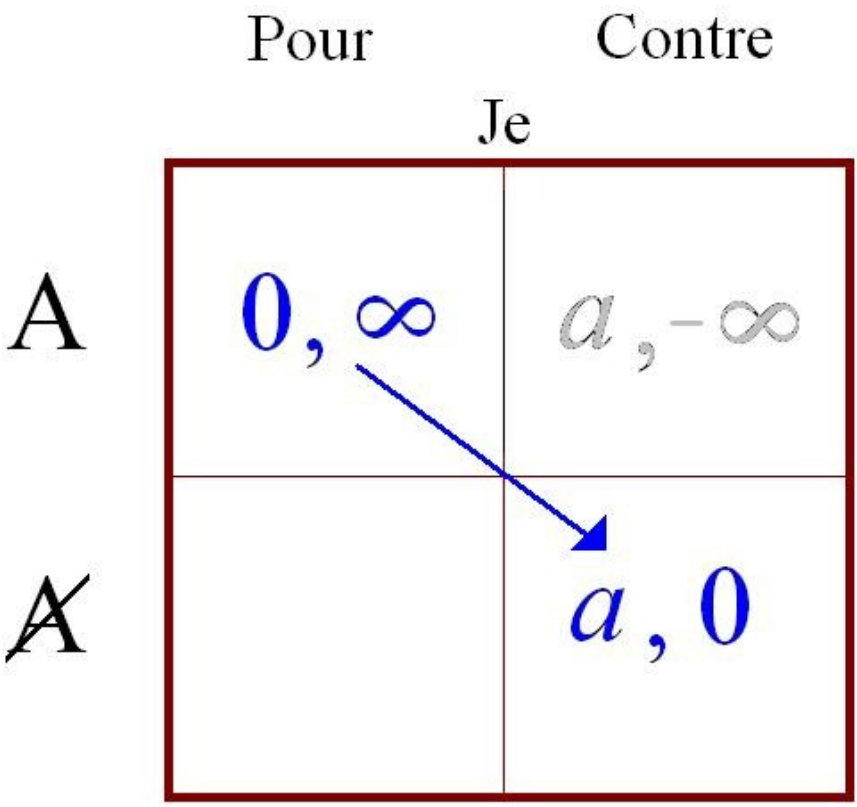
……并不是在某个公式的层次上，尽管这个公式的意义在于从源头把握能指在任何选择行动中怎样介入；

……我指出，一张不完整的表格有所不足，因为它没有凸显：如果在第二层次把握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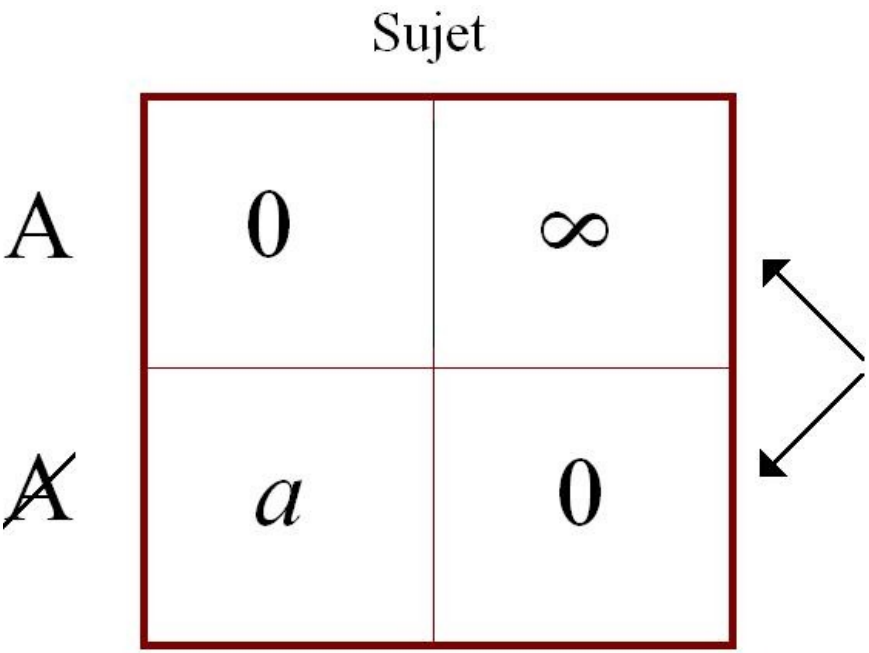
……也许只有这一层才能恢复博弈论中矩阵应有的位置；

……这里必须放入我同主体相区分的东西：这个主体纯粹等同于赌本的书写；另一个主体则能够考虑这样的情形——即使上帝存在，他仍押反对，也就是以自身为代价选择 a［$A(a,-\inf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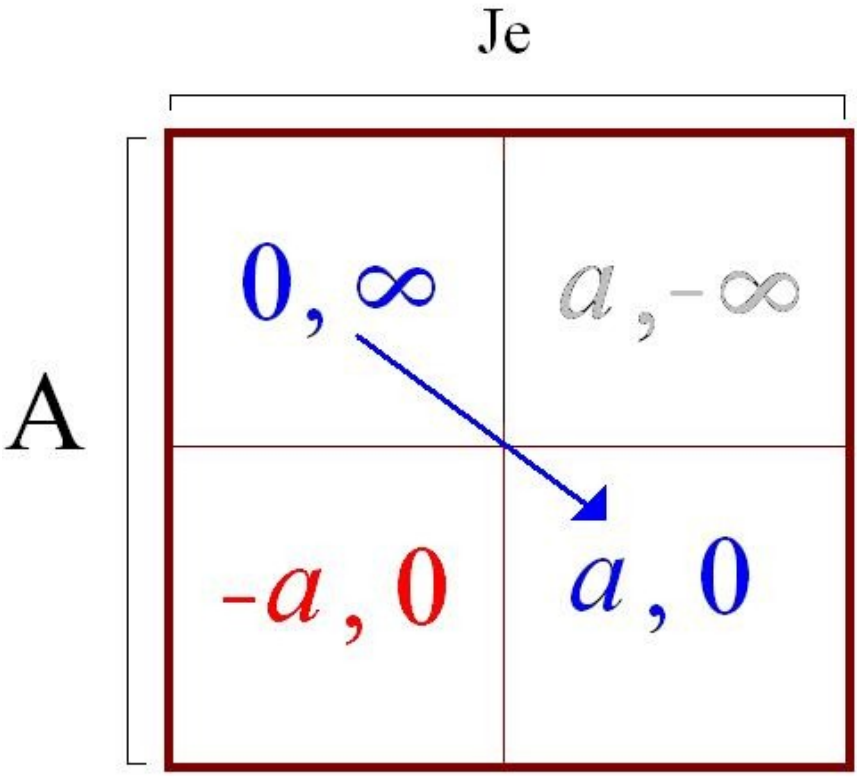
也就是说，他知道这个选择意味着什么：他确实丧失了无限，丧失了向他提供的无限多次幸福生命。为了使最初占据第一矩阵的内容确实在这里标出的两个格子中重现：


Pour
Contre
Je
A
$\not A$
$0, \infty$
$a, -\infty$
$a,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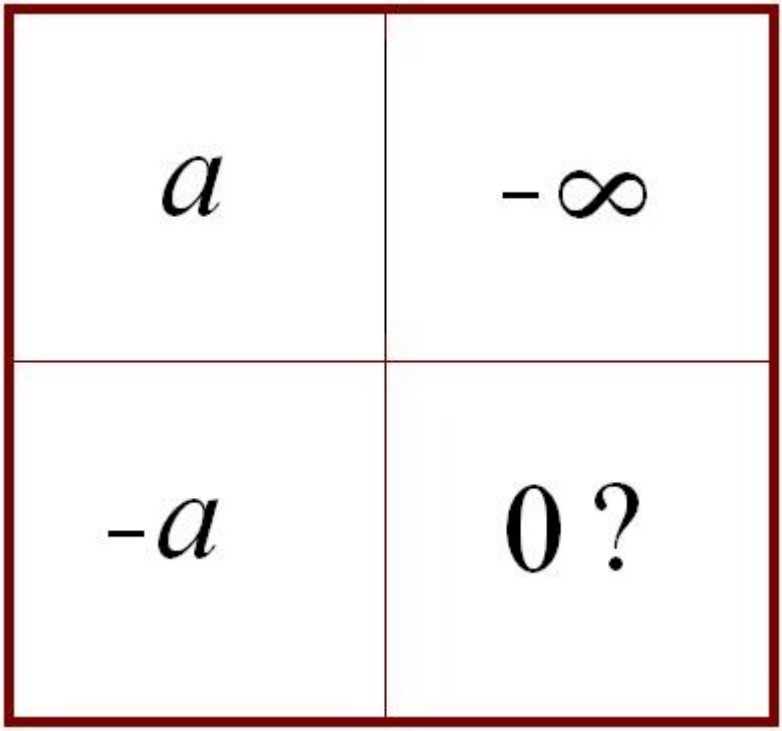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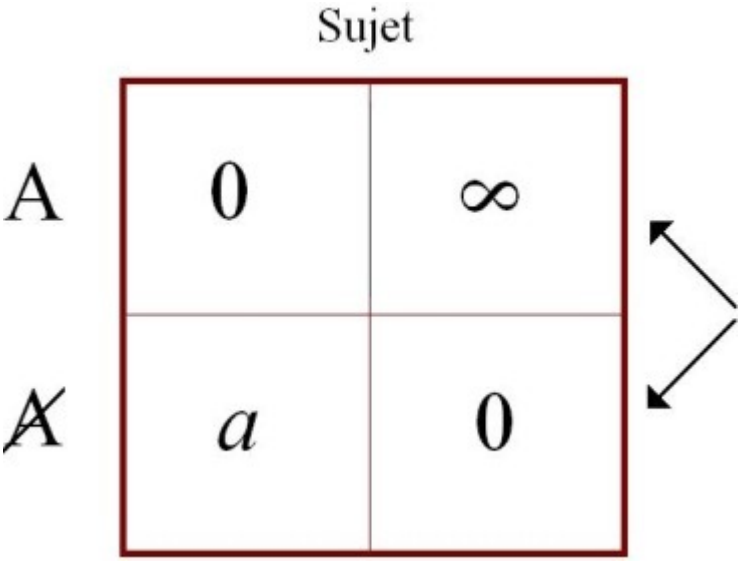
还剩第四个格子需要填充。也就是说，可以假定，即使上帝不存在，a 虽占据你们在第一个格子中看见的位置，这一次仍可以被明确放弃；它由此以负值出现，成为 a 的减去。至于我们在这里不加评论写下的另一项——你们看见，这个 0 尽管似乎理所当然，仍然构成问题。



现在，让我们把第二次组合所增加的内容单独抽出来，放进一个新矩阵，也就是：$a, -\infty, -a, 0$。



为了诚实起见，我明确标出自己刚才在话语中顺带指出的一点：这里的 0 取得了问题的价值。事实上，如果第一矩阵能够以这种方式设定这些 0：



这就值得我们注意，因为我刚才所说的无非是：在博弈者——唯一存在的主体——这个位置上，真正进入权衡的只有无限和有限的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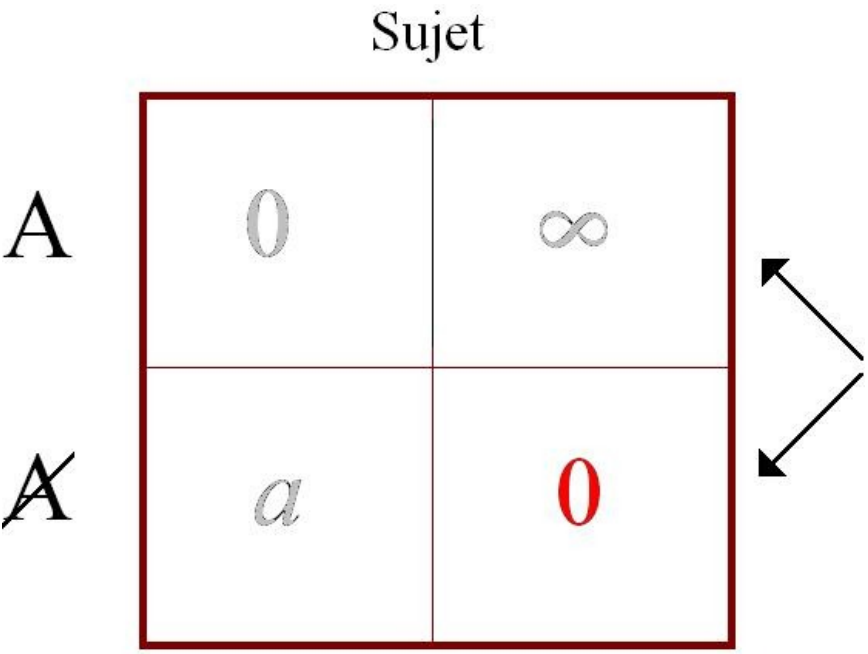
这些 0 指示什么？无非表示当某种赌本被放到桌上时……

……正如帕斯卡尔在引入分赌金理论时强调的；

……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能对博弈作出公正陈述：既然博弈的规则规定了开端和终点，那么摆上桌面、所谓赌本的东西，从一开始便已经丧失。

只有某种东西摆在桌上、可以说投入共同总额时，博弈才存在；这就是博弈构成中所蕴含的东西。因此，依其构成，这场博弈在这里只能产生 0。这个 0 只是在指出：你正在博弈。

没有这个 0，就没有博弈。当然，另一个 0 似乎也可以得到相同解释，也就是这里这个：



它表征另一个博弈者把这个无限投入博弈时所甘愿承受的丧失。然而，问题恰恰在于另一个博弈者是否存在；因此，在第一个矩阵中，这个作为丧失记号的 0 变得有问题。

说到底，没有什么迫使我们仓促行动，因为错误恰恰发生在这些仓促之中；所以，我们完全可以不采用同另一个 0 对称的方式给这个 0 提供动因。

因为，在哲学家围绕帕斯卡尔装置所作的讨论中，有一点已经相当清楚地显现……

……这个 0 所表征的似乎不是赌本的构成性丧失；

至少在帕斯卡尔与梅雷的对话层次上——梅雷对帕斯卡尔的书写方式、也对他由此误导我们的方式影响不小；当然，这从来少不了我们的配合；

……这个装置真正关切的东西中，占支配地位的，是这个 0 可以铭写为一项可供选择的选项：不在这张桌边坐下。

在这场不仅是观念性的、而且实际发生过的对话中，赌注图式所指向的人正是这样做的。

这个 0 并不意味着赌本的构成性丧失，而是在表格上写下“不下注”，也就是不在赌桌旁坐下的人。我们必须从这里质询第二个矩阵层次上会发生什么，看看博弈各项怎样能够在其层次重新分配。

事实上，我上次已经指出，我们实践的文本能够提供哪些形象。我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指出它们，是因为某张图早已构造出来；其中含有我今天开头提醒过的东西：不是假设，而是可铭写、因而可触及的事实——a 本身完全可能只是人的生命进入博弈所产生的效果。帕斯卡尔用一些无疑没有明确写成我接下来这种形式的词提醒我们：“你们已经入局。”他说得没错！

他似乎没有认为有必要……

……因为他以言说为基础，而这言说对他来说当然就是教会的言说；

……奇特的是，他没有从中区分出下面这种东西……

……这正是那些世纪的盲点，尽管它们并不是蒙昧主义的世纪；

……但这点给他提供了很多东西：几个世纪的思想都无法消除《圣经》这一事实；而对我们来说作为水印显现于其中的那种更激进的书写，并没有得到真正区分。

不过，如果我到数理逻辑中寻找这种书写的经纬，我相对于帕斯卡尔的位置仍然与他同构；差别只在于，对我们而言，已经无法回避下面的问题：赌本本身是否作为赌本而本质上依赖书写功能？

还要注意另一项区别；我在今年第一次陈述时把它置于醒目位置。虽然下面并非精确公式，但可以简单地说："我偏爱一种无言说的话语。"它无非意味着由书写支撑的话语。

请稍停片刻，衡量我今年在这里陈述之物的范围、线索，以及它同我起初以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三重结构宣布的一切有多么不可分割。请仔细注意——这里必须强调——任何一种话语，例如哲学话语，同仅仅以重复为出发点之物把我们引入的地方之间存在怎样的区别。任何哲学话语最终都会脱离它明明作为装置、在语言材料中调动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无言说的话语：书写支撑的结构

整个哲学传统都撞在康德对本体论论证的反驳上。以什么名义？

以这一点的名义：纯粹理性的形式、先验分析论，受到属于想象界的怀疑。对帕斯卡尔赌注的唯一反对意见也正是这一种——它是哲学性的。

“你能够把其存在构想为必然的这位上帝，”康德说，“你仍然只是在某种思想框架中构想他，而这个框架只建立在预先悬置某种东西的基础上；该东西属于为当前需要而被称作先验的感性论。”

这无非意味着：“你只能在时间和空间中陈述某种东西——但只是作为言辞陈述；而依照哲学惯例，我们悬置时间和空间作为激进存在的存在性。”

不过有一件不幸的事，而帕斯卡尔赌注的意义正来自这里……

……所以，尽管有人会认为这是诉诸古董，我仍允许自己从中找到一个典型转折点；

……帕斯卡尔的上帝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在想象界平面上受到质疑，因为他不是哲学家的上帝。他甚至不是任何知识的上帝。“我们不知道，”帕斯卡尔写道，“他是什么，当然也不知道他是否是。”

正因此，任何哲学都无法以任何方式悬置他，因为奠定他的并不是哲学。而问题所在、尤其是我接过弗洛伊德话语时自己的话语所表达的，恰恰是：以这项话语所开启之物为基础，我的话语同哲学话语有根本区别。它不会脱离我们如帕斯卡尔所说已经被卷入并投入其中的东西；它也不是最终借助话语给世界规定法则、给历史规定规范，或反过来这样做，而是把自身放在这样一个位置：思考主体首先在那里看见，自己只能被认作语言的效果。

换言之，在成为思考者以前……

……为了说得快些，把我正在说的东西压缩到最短；

……赌桌一旦架起——天知道它早已架起——主体首先就是 a。

随后才会出现把“主体思考”这件事连接上去的问题。但主体根本无须思考，就已经被固定为 a；事情早已完成。人们之所以想象相反，恰恰由于整个哲学可悲的缺失与日益耀眼的徒劳，即以为赌桌可以被掀翻。我当然可以掀翻眼前这张桌子，也可以把万塞讷和别处的桌子砸个稀烂；但真正的桌子——赌桌——仍然始终在那里。

这里说的不是大学讲台！不是那种无论在哪里，老板同学生围坐在一个漂亮小室内的桌子；无论小室是老板自己的，温暖而安逸，还是模范托儿所给他框定的地方！

问题恰恰在这里。所以，我在一篇不知道你们能否看到发表的涂鸦中允许自己这样做——其实绝不是涂鸦，前天我为它花了不少时间。总之，我不知道你们是否会看到它，因为它只会在一个地方发表，否则就完全不会发表；而我对它究竟会不会发表很感兴趣！

简而言之，我甚至作出了下面这种离谱的狂想……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独自发狂；这类东西总会以某种形式在某天冒出来；

……我希望人们看见——这是我的狂想吗？也许不是！——人已经不可能再扮演那个适合传递知识的角色……

……它不是传递一种价值，尽管如今它会以“价值单位”登记在册；

……而是要把握可以称为形成效果的东西。

所以，未来无论是谁……

……恰恰因为知识的这种价值已经发生了某种事情；

……会想占据一个同这个培养场所毫无关联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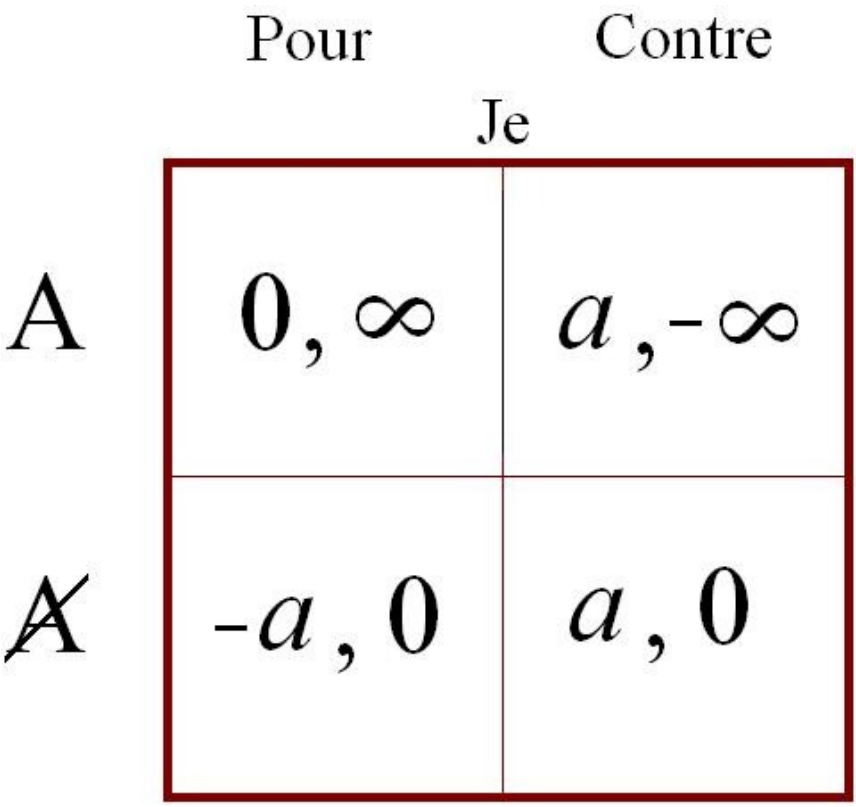
……即使教的是数学、生物化学或任何其他学科；

……最好都成为精神分析家——如果精神分析家应当被定义为这样的人：主体依赖于支配他的、而非被他支配的话语，这个问题对他存在。

既然你们看见我刚才避开了某样东西，这里值得说清……

……由于你们都是学校的产物，也就是哲学教学的产物；

……我知道，无法突然处理第二个矩阵层次上铭写的变化：



也就是提出下面的问题：这里不是“α 或 0”究竟意味着什么？

……因为正如我刚才指出、帕斯卡尔也说过的，它从来都不是 α 或 0；

但读他的人从来只有哲学家，所以人人都充耳不闻；

……他说的是：α 就是 0。意思是 α 就是赌本。分赌金理论本来已经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

不，对吧，毫无作用；他们仍旧充耳不闻，还说“相对于无限，0 就是 0”。胡扯！

如今出现的并不是人们徒劳地、以想象方式所说的 a 或 0，而是 a 或 $-a$；这改变了什么？

如果 $-a$ 确实意味着它看起来所意味的，也就是把 a 反转，那么这玩意儿究竟是什么？

而且，在其中一种情况下……

……无论发生什么，即使必须以某种写出来显得代价高昂的东西为代价；

……这里的这种关联、这种等价又是什么？它也许使我们能够把符号放到别处，看见我们的结合符号在这里翻转。无论如何，这两项联系都值得质询。你们看见，它们的分类同先前并不完全一样。

很遗憾，我还没有比上次最后几分钟仓促衔接的内容走得更远。我当时提醒过，要从帕斯卡尔涂写中在这里显示的图形出发：

a	$-\infty$
$-a$	0 ?

第一项联系，即小 a 到 $-\infty$ 的水平线，我们称为地狱。我曾对几个已经开始往出口移动的人高声宣布这一点。不过总体上，我提醒你们，地狱是我们熟悉的东西：它就是日常生活。奇怪的是，人们知道它、说它，甚至只说这件事；但它止于话语，当然也止于几个症状。

谢天谢地：

- 如果没有症状，我们根本不会察觉它！
- 如果没有神经症症状，就不会有弗洛伊德！
- 如果癔症者没有率先开辟这个问题，连真理都绝不可能露出一点耳朵尖！

这里必须稍作停留。有一个人提醒我——我感谢他……

……因为礼物经由某人抵达你时，总得感谢他；

……他出于外部原因提醒我，伯格勒有一章叫《被低估的超我》，收在那部解释一切的著名《基础神经症》中。

你们可不能说我解释了一切。我恰恰什么都不解释。这甚至正是吸引你们的地方！

我在不同层面——不只是在这里——努力让精神分析家不再是蠢货。

我在这里的操作是一种招徕；不是把人引进某个学派的洞穴，而是试着把精神分析家本应拥有的东西之等价物，给予那些没有任何途径得到它的人。

这是一项绝望的事业；但经验证明，另一项事业——把它教给精神分析家本人——似乎也注定失败，我已经这样写过。“蠢货”当然是说他们作为主体；因为要在实践中脱身，他们反倒相当机灵！而这恰恰是我在这里陈述之物的后果。

这符合理论。它不仅证明完全无须成为哲学家，而且证明最好不要成为哲学家。只是这会带来一个后果：人什么也不理解。

所以，我也总在陈述：最好不要理解。

麻烦只在于，他们会理解一点点小东西，于是小东西就繁殖起来。

例如，《被低估的超我》是一章天才之作，首先因为它汇集了弗洛伊德衔接超我的全部方式。由于作者不是哲学家，他完全看不出这些方式其实结合在一起。况且，他很可爱，还坦白了其中的诀窍。精神分析家的优点就在这里：他们什么都坦白！

他承认自己写信给一位先生——这写在一条注释里——即摘录弗洛伊德的 H. H. 哈特先生。

于是他写道：“请给我寄几段关于超我的引文。”说到底，这样做当然也可以！

况且，这也符合理论。既然书写如此重要，完全可以拿一把剪刀这样处理：凡是出现超我的地方，就咔嚓咔嚓剪下来！然后列出十五条引文。

必须说，我在这里是在开玩笑。不过，他自己把话柄递给了我；因为伯格勒当然读过弗洛伊德，至少我愿意这样想！但他仍承认，为了写

这一章，曾写信请 H. H. 哈特提供关于超我的引文。结果，他当然可以指出……

……完全处在现有一切精神分析期刊的水平上，当然除了我的期刊！

……这些说法多么缺乏一致性。

事情从梦的层次上的审查者开始。人们以为审查者很无辜，仿佛手里恰好握着后来用来制作理论的剪刀没什么大不了。

- 随后，它变成某种挠你痒痒的东西。
- 再后来，它变成大坏狼。
- 再后来，它又消失了。
- 然后，人们召来厄洛斯、塔纳托斯和整套行头！而塔纳托斯还必须被塞进其中。

至于这个超我，我就同它周旋：向你鞠躬，给你挠痒。啊！亲爱的小超我！

好吧。借助这种呈现，当然会得到某种相当可笑的东西，这一点必须承认。非得身处我们的时代，才会没有人发笑。谁都不笑，甚至哲学教授也不笑。必须说，我们这一代的哲学教授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连哲学教授都能读这种东西而不笑。他们已经被驯服了！

不过，曾经还是有些不特别聪明的人，例如一个叫夏尔·布隆代尔的家伙；他谈到弗洛伊德时会大声嚎叫。至少那还算某种东西！

如今，即使那些最无法想象精神分析究竟涉及什么的人，也会读同样惊人的东西而毫无怨言。不！一切皆有可能，一切都被接纳。我们正在……

……况且，事物在下降到实在以前，总先在别处勾勒轮廓；

……真正进入思想隔离的体制。

好吧，这个家伙确实察觉了许多东西。只要某样东西就在鼻子底下，他就能理解。

我要说，这正是可悲之处，因为他只在自己鼻尖的层次理解；当然，鼻子不可能完全平坦，总得有尖端。所以，他只看见一点点东西。他发现，人们根据弗洛伊德引文向他解释为超我的东西……

“一定同他总是看见的东西有关。”

于是，他首先发现……

……不过只是凭直觉，在感受性的层次；

……所谓 Durcharbeitung，法语译作 élaboration（加工、阐发）的东西——人们不断发现它其实无法翻译。Durcharbeitung 并不是普通的 élaboration，这也没有办法。法语没有一个词能够表达“穿越式工作”；“钻通”（forage）倒还接近，于是只好译作 élaboration。人人都知道，在法国，人们一说 élaboration，反倒更像是在吞云吐雾。[注]

> [注] Durcharbeitung 由 durch（穿过、贯通）与 Arbeit（工作）构成，是精神分析中的“修通”（working-through），不是把材料做得更精细的“精加工”。拉康在此正是借 travail à travers、forage 拆解这个德语词，并讥讽法译 élaboration 容易显得云山雾罩；米勒本第 163—164 页保留了这组文字游戏。

分析中的修通完全不是这样。躺在分析榻上的人会发现，它意味着不断回到同一件事；在每一个转折处，人都会被带回同一件事。这个过程必须持续，才能抵达我已经向你们解释的东西：若方向正确，便抵达极限、终点，在那里遭遇极限。

相关知识卡 Durcharbeitung：修通不是一次领悟

他说：“这是超我的效果。”也就是说，他看见这个大而邪恶的玩意儿……

……尽管据说它从俄狄浦斯情结中抽取出来，

又或者来自吞噬性的母亲，或任何一种陈词滥调；

……他看见，它同这种令人精疲力竭、烦不胜烦、却又必要，尤其是不断重复的侧面相关；人经由这种侧面抵达某种确实偶尔会有终点的东西。

他怎么会看不见，这同那种剧本式形象毫无共同之处？在那里，超我被称为一个机构——这本来还不算什么——但人们却让它像一个人那样活起来。

因为人们没有理解“机构”是什么，便真的赋予超我一套人的观念。

这一切必须不在另一场景上发生……

……不是弗洛伊德所谈、在梦中运作的另一场景；

……而是在一出小闹剧中。所谓分析教学让你操纵木偶：超我是警长，前来敲打作为自我的木偶戏主角。伯格勒从临床角度如此敏锐地感觉到超我同修通、同 Durcharbeitung 的这种靠近；单是看见它，怎

么没有使他想到：也许无须在人格中增殖这些“机构”，就能找到超我？

而且，他每时每刻都会说漏嘴、坦白诀窍。他说：人们已经清楚辨认出，超我同自我理想有关。但必须承认，人们对此完全不懂；至今还没有人把两者粘合起来。

不过，要让这些话语不只是精神分析家的回忆录……

……例如讲述某位年轻女子的病例：从她身上可以清楚看见，是罪疚感使她进入精神分析；希望同一种罪疚感也使她离开分析！

……人也许仍可以看见：

- 例如，这种微小的尺度操作，恰恰是在测量无法测量之物，因为它就是起初的赌本；
- 在某些情形中，它确实可以得到极其精确的表现，并被写在黑板上；
- 通过某种有规律的来回摆动，人得以填满某种在特定情形中可以表现为 1 的东西。由此总可以看见：以真正精确的方式衔接某种东西颇有意义；它让我们能够构想，即使仅以这种微小直觉为名，把治疗中的修通、Durcharbeitung 同超我放在一起，也确实绝不是滥用术语。

因此必须作出选择。不能一面告诉我们超我是大坏狼，一面绞尽脑汁猜想，这个严厉的超我是否诞生于同某个不知什么人的认同。问题不能这样提出。

这就像有人告诉你，某人信教，是因为他的祖父信教。这对我不够，因为即使有一个信教的祖父，人也仍可能看见，那是一件蠢事，不是吗？

无论如何，都必须把认同相对于其他东西的方向区分清楚。必须知道，在分析中，认同究竟是目标还是障碍。它也许是人们使来访者入局的手段，当然正是为了使认同形成；但它也让认同由此解开。恰恰因为人们使它形成，它才得以解开；而在这种解开中，某种别的东西才可能出现——当前我们可以称之为孔洞。

今天我就把你们留在这里。这篇话语的最后，我试着向你们表明，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实践的通风。我的意思是，弗洛伊德所使用的当然不是嗅觉实验，也不是凭鼻子估量着前进；我们确实可以在一个功能贯穿其思想的发展中，看见使之获得一致性的棱线。但如果想不靠小故事推进，就必须把这种一致性汇集起来，赋予它稠密性与坚固性。

这也许会让人看见完全不同于单纯类比事实的事实。

我的说法丝毫没有削弱细节的意义；伯格勒所强调的恰恰就是细节。

不过，请读一读这一章，看看即使其中相关、方向正确的内容……

……但其定向方式就像铁屑微粒：你敲击一个磁化场时，它们会依次排列；

……首先，对于细节的力量与重要性没有任何真正说明，也没有解释为什么确实只有细节令我们感兴趣。还必须知道，每一种情形中究竟什么才有意义。

因为，如果不知道，就会以单纯相似为名，把彼此不相干的细节拉到一起；但真正重要的并不是相似。

下次，我们将从第三幅图的层次继续。

第11课 · 1969年2月12日

眼下发生的这一切真让人烦恼，不是吗？我想，你们也一样。人不可能毫无察觉，因为我甚至正在问自己：今天到这里，是照常做我的事情，还是来搞占领！

总之，有些善意的耳朵愿意听见：我在上上次研讨班明确提出的某些东西，同一门科学有某种关系……谁知道呢？

也许不是一门新科学，而是对科学之条件究竟是什么作一番厘清。

今天我感觉……

……由于种种原因，哪怕只是因为我们快到忏悔星期二了，所以这样做很合宜；

……我要慢慢把事情转一个方向。这是我从今天早上见你们以前所思量之物的平衡中感觉到的。我要稍微转向某种你们爱怎么称呼便怎么称呼、但更带道德调子的东西。

况且，在我借以接近帕斯卡尔赌注的氛围、边缘与界限中，怎么可能逃开道德调子？我们当然不能忽视这种影响。不过，我之所以想到同你们谈它，是因为帕斯卡尔赌注处在某个接合处；无论如何，我会再提醒这一点。

不过，为了稍作介绍，让气氛放松一点——只是一点点……我已经说过，我们快到忏悔星期二了——我要读一封收到的信。我不会告诉你们是谁寄来的，甚至不会说来自哪个城市[注1]。

[注1] 参见《致罗杰·德克斯特与让-保罗·索泽德的信》，载《拉康全集补遗》，编号 1969-02-12，拉康精神分析学派。

> “亲爱的拉康先生：我们是学生，读过您的《文集》，差不多全读了。我们在里面找到不少东西。
>
> 当然，它并不总是很容易进入，但仍然值得我们向您表示祝贺……”

我可不是每天都会收到这么多赞扬！

“我们很想知道，怎样才能写出如此困难的东西……”

我不是在嘲笑任何人，尤其不是这两个我真心觉得……好吧，稍后再说我的看法。这封信是他们两个人一起写的！

> “……这对我们的考试会有帮助。我们确实有哲学学士学位，但要通过筛选越来越困难。我们认为，与其坚持一种平淡而贴地的话语，不如耍点计谋，让教授吃惊……”

他们又加了一句：“……这里说‘贴地’正合适。您能否向我们传授几招这方面的窍门？”

这令我震动，因为我心想：归根结底，这不正是我正在做的事情吗！

“另外，如果不算太冒昧，我们还想向您提一个请求：您能不能寄给我们一只漂亮的领结，留作纪念？这会让我们很高兴。预先向您致谢，再见，

拉康先生，请接受我们恭敬的敬意。”

我不会让这件事悬着，因为……他们实在不太跟得上潮流：不知道我已经穿了一段时间的高领衫！对我而言，这封信回应、确认并共振着某种令我动容的说法；从五月以来，一些善良灵魂一直这样吟咏：“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我认为，照目前的情形，其实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从前”。当然，我绝不会把这个现象局限于这封信像一道小小闪光所照亮的事情之一角。

显然，还有许多其他东西投入其中。只是，从某个角度看，这封信可以在我眼中很好地总结人们怎样听我讲话；而这种听法所在的地带，根本不像那个终究远在一大片范围以外的城市那样离我遥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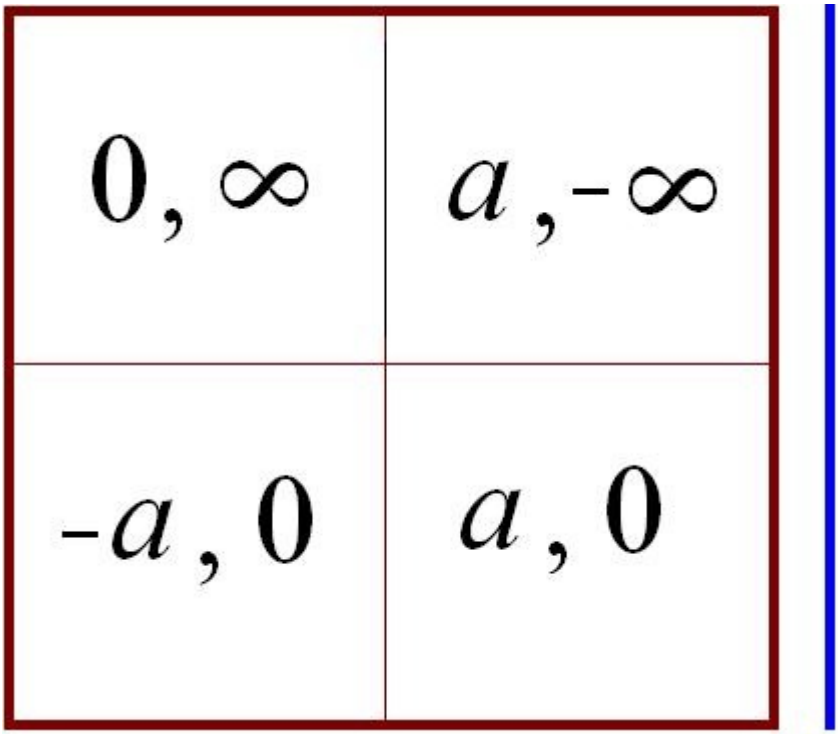
你们看，他们不太跟得上潮流！不过，这也是教学被接收的一种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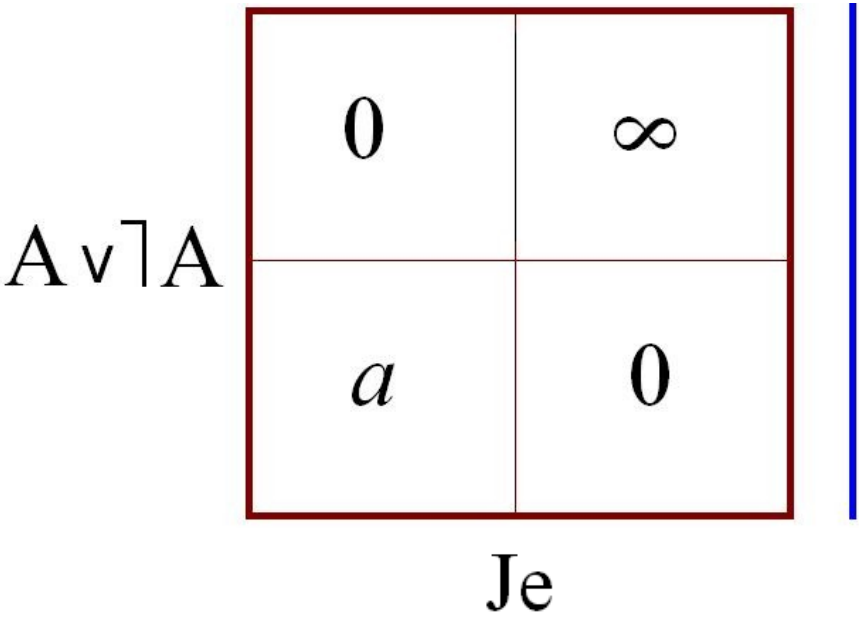
况且，我看不出为什么要怪他们想要“领结”。很久以前，某个英国学会向我们派来一位在某考试委员会中担当枢纽的人；他恰恰把领结当成一项完全足以同我其余教学相权衡的东西。

我的意思是：天平一端放着我的教学，另一端放着我的领结，也就是那些当时自称我的学生的人据说借助这一配饰实现的认同。

所以你们看，这件事不只发生在那些可爱、善良、天真的小家伙层次上。

况且，他们也没有那么天真，因为正如他们告诉你们的，也许必须要点计谋。我们还会回到这里。




A v ⌝A
0
∞
a
0
Je
S(Ⱥ)
a
-∞
-a
0 ?

现在，让我们从稍微拆解过的地方重新开始，也就是左侧的赌注表格……

……蓝线用来显示每幅图式的边界停在哪里，使它们无论实际上还是在你们头脑里都不互相重叠；

……左侧图式就是我认为必须补全的矩阵。模仿博弈论的做法，人们可以借它图示整个 19 世纪乃至本世纪很长一段开端围绕帕斯卡尔赌注实际争论的东西，也就是怎样证明帕斯卡尔以某种方式企图欺骗我们。

我想，我已经充分让你们感受到，那些 0 实际上并不属于一场同某个博弈伙伴进行的赌局之结果……

……因为问题恰恰在于博弈伙伴是否存在，而赌的就是他的存在；

……在这种条件下，提供给下注者的两条可能性不会同任何属于大他者的可能性线交叉，因为我们甚至无法保证大他者存在。

所以，选择同时押在大他者的存在或不存在上，押在其存在所许诺的东西以及其不存在所允许的东西上。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若人具有数学头脑——下注，而且按照帕斯卡尔提议的方向下注，是合理的；我说的只是合理。

不过，不要忘记，我在问题的这个阶段引入过一点……

……当然是为了避免误解，免得有人以为我在这里是在说明这项解决方案有何收益；

……我确实指出过……

……而且就在我重新介绍赌注本来面貌时，而不是按照它经过经典讨论栅格过滤后的样子；

……在这个层次上，人们也完全可以用另一项观察取代关于上帝存在的选择，而这会彻底改变该功能的意义：这里所涉及、可能涉及的，是作为实在之公式的激进表述，只要我们能够构想它……

……而且有时我们也确实亲手触及它；

……我们无法想象知识还有别的界限，除了这个阻挡点：在那里，我们只面对某种不可言说、而且"要么是，要么不是"的东西。换言之，是某种属于"正面还是反面"的东西。

我这样说，当然是为了让你们同问题的要点保持一致，不要丢掉线索：我们不是在玩耍，而是在尝试提供一些衔接，使最重要的待作决定能够为我们运作。时代越来越清楚地表明：这些最重要的决定，只要它们可能属于精神分析家，也很可能同社会身体某个关键点上强加自身的决定重合，例如知识管理。

不过，我当然已经清理了场地：我不是在讲历史。只要我们正确理解帕斯卡尔赌注位于怎样的接合处，我便看不出这种如此精确的装置，为什么给我们的资源会少于它曾给予作者的资源。我们还会回到情境问题，尤其因为现在要重新照亮它。因此，我并不是——你们马上会看到——为了讲历史才像上次那样提醒你们：在帕斯卡尔的时代，启示确实存在！我也已经强调过它的两个层次：

- 教会的言说；
- 以及《圣经》，还有《圣经》对帕斯卡尔所发挥的功能。

我当然也不是为了提醒你们：牛顿同样——尽管他还有别的要紧事——写过一本大书；我的消遣是藏书，恰好拥有一本，漂亮极了。那是对《启示录》和《但以理书预言》的评注[注2]。他在其中投入的细致程度……

> [注2] 艾萨克·牛顿：《预言释义》，载《宗教论著》，伽利玛出版社 Tel 丛书，1996 年。

……我是说在计算上、在处理数字上；当问题例如是定位尼布甲尼撒的统治年代时，这些数字明明极成问题；

……同他研究万有引力定律时一样认真。把它放在边上提醒一下就够了，它不会使我们变冷，也不会使我们变热。

在这个阶段必须注意的是：帕斯卡尔向我们提出赌注的层次上……

……无论我们关于最终问题的评论多么恰当；

……即使这种提议只有在科学这种知识诞生时才能构想，对帕斯卡尔而言，赌注仍建立在我们所谓“大他者的言说”上，而且大他者的言说当然被构想为真理。

我之所以从这里重新开始，是因为有些人已经知道，而对其他人我现在告知：如果他们像我那些可爱的通信者一样，读过我《文集》的差不多全部内容，就很容易知道，我曾在一种辩证法中衔接知识与真理既结合又分离的功能，把二者区分开，即使没有对立起来。我收入《文集》的最后一篇文章，标题恰恰是：

《科学与真理》[注3]。至于真理，人人也知道，在另一篇名为……

> [注3] 《科学与真理》，载《文集》第 855 页，或第二卷第 335 页。

《弗洛伊德之物》[注4]的文章中，我写过某种当然可以被理解为下面意思的东西：真理的特性是它会说话。

> [注4] 《弗洛伊德之物》，载《文集》第 408 页，或第二卷第 406 页。

因此，我们——更准确说我——似乎处于某条可以被称为蒙昧主义的轴线上；为什么不呢？因为这仿佛同下面一点会合：我来助帕斯卡尔的灌输一臂之力，帮助他把我们拉回宗教平面。于是，你们当然会说：真理确实会说话。

不过，只有当你们完全没有理解我说的话时——这并非绝对不可能！——才会这样说，因为我从来没有这么说过。我让真理说的是：

“我，真理，我说话。”

但我没有让它说：“我，真理，我说话，例如是为了把自己说成真理。”也没有说：“为了告诉你们真相。”

真理会说话，并不意味着它说出真相。它就是真理：它说话；至于它说什么，你们得自己设法应付。这可能意味着——有些人正这样做——“你就说吧，反正你也只会这个。”

如果允许我这样说，我后来给予真理的要更多一点。我承认它确实会起因作用（cause），不只是在“你就说吧”（cause toujours）的意义上；它甚至大力地起因作用。我的意思是，我在同一篇文章中提醒过列宁[注5]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那句话：“它将会胜利，因为它是真的。”但未必因为它说出真相。这里也同样适用。

> [注5]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的学说是万能的，因为它正确。它完备而严密，给予人们一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

> 何为资产阶级压迫作辩护的思想都不相容的完整世界观。它是 19 世纪人类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的合法继承者。”另参见 1965—1966 年研讨班《精神分析的对象》1965 年 12 月 1 日课。

当然，我不会在这里多费篇幅，因为据说有人引用了我的名字……

……我必须说，自己没有去看，因为没有时间；

……据说《人道报》还颇为赞赏地提到我，因为我仿佛嗅到风向，今年一开始便尝试在弗洛伊德与马克思之间作调解。谢天谢地，上周末我得了流感，突然刺激我做起所谓工作，也就是翻箱倒柜。

我开始重新翻动数量骇人的纸张；等到我消失时，必须留心把它们销毁，因为天知道人们否则会拿它们做什么！

我发现，自己早已谈过马克思，谈过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与剩余价值。

总而言之，我发现我的意大利语译者……

……当我跨出那一步，把剩余价值同剩余享乐作这种类比时，我曾特别表扬她；两年前，她恰好在场；

……她告诉我这归根结底就是剩余价值，其实没有任何功劳。因为我早已围绕精神分析所涉及之物的一些根本衔接谈过太多马克思，以至于除了仿照 Mehrwert［剩余价值］造出 Mehrlust［剩余享乐］这个名称外，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带来了什么新东西。

这一切也在指出：当然，这些激进点绝不在同一个场域中展开。不过，既然谈到了列宁，不妨提醒一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只要关涉一种

真理，它实际陈述的就是——资本主义的真理是无产阶级。这是真的！

但正是从这里，才产生了我们关于真理功能的评论之后续与意义：这种真理的革命后果……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这种真理出发；当然，它还稍微走得更远，

因为它所理论化的恰恰是资本主义；

……革命后果在于：理论确实从“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真理”这种真理出发。

无产阶级是什么意思？意味着劳动在纯粹商品的层次上被激进化。

这当然意味着，劳动者本人也按相同标准被还原。只是，一旦劳动者通过理论学会把自己“知道为”这样的存在，我们便可以说，他借这一步找到了某种——你们爱怎么称呼都行——知道者地位的道路：

- 可以说，他不再是 an sich［自在］的无产者；
- 他不再是纯粹的真理，而成为 für sich［自为］；
- 他成为所谓阶级意识；
- 他甚至可以由此成为党的阶级意识，而在党内，人们再也不说真话。

我不是在讽刺，而是在提醒：

- 如果什么都不理解，一些显而易见的事情便会被制造成丑闻；让人轻松的是，它们根本不属于这种丑闻；
- 如果拥有关于知识与真理的正确理论，再没有什么比这些后果更容易预料；
- 尤其是，我们看不出为什么要惊讶：恰恰从同真理最“列宁式”界定的关系中，流出了浸泡整个装置的这种“安抚化”（lénification）。[注]

> [注] 拉康把 léninien（列宁式的）同 lénifiant（使人安静、抚慰的）叠合，造出 lénification。

如果你们把“没有什么比强硬者更能安抚人”牢牢记在脑中，就只是重申一条早已为人所知的真理。难道这不是早就、甚至始终为人所知吗？

如果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稍后会告诉你们为什么——人们没有如此确信“基督教不是真理”，也许还能想起：它曾经在一段绝不短暂的时间内就是真理；而它所证明的是，围绕任何声称作为真理而说话的真理，都会繁荣出一个必然说谎的神职集团。

所以，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会对社会主义政府的运作大吃一惊！

我是否要说，谎言的珍珠是真理的分泌物？这或许能稍微净化空气。

况且，这种空气只因某种愚化类型而存在；我必须立刻说出它的名字，因为今天结束时，还要把它重新钉在某个小方格里：

它就是所谓进步主义。当然，我会试着给出比“它制造愤慨灵魂这种丑闻效应”更好的定义。

阅读黑格尔的“心的规律与自负的疯狂”，本应早就为这些事情通风。不过，一切稍微严密的东西问世时都一样：到了适当时刻，当然没有人想到要记起它。因此，我今年话语开头才把某样东西放在醒目位置，其意思是：“我偏爱一种无言说的话语。”那么，这里所涉及的……

……如果人们愿意像俗话所说，用小指刮着盘子舔，把我们能够利用的东西吃个干净；

……就是看见这些事情的效果并没有那么坏。因为当我说，为真理场域服务——作为服务本身，这种服务没有人请求，必须有召唤才会去做——必然导向谎言时，我也想公平地指出：它让人大量工作！

我很喜欢这一点——当然，是别人工作的时候！所以，我津津有味地阅读许多教会作者，钦佩他们必须付出怎样的耐心与学识，才能搬来如此多的引文，并在恰好对我有用之处送到我手中。共产主义教会的作者也一样，他们同样是出色的工作者。日常生活中，我固然无法忍受其中某些人，正如私人接触中无法忍受神父；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作

出非常漂亮的研究。例如，读其中一位谈《隐匿的上帝》[注6]时，我便乐在其中。

> [注6] 吕西安·戈德曼：《隐匿的上帝》（1955），伽利玛出版社 Tel 丛书，1996年。

这并没有使那位作者变得更值得交往……

因此，说到底，当人过分操心真理并深陷其中，以至于开始说谎时，由此为知识产生的果实绝不能忽略。既然我说要走到界限，唯一真正的问题绝不是它产生这些后果；因为你们看见，说到底这是一种精英筛选形式，所以它才会在两个场域中都招来那么多智力缺陷者。好了，这就是界限！

这是界限。但不要以为我只是在取乐，只是对一些群体做个嘲弄；说到底，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群体应当比其他群体更不容智力缺陷者出现。真正原因在于，我们分析家也许能由此启动某样极其重要的东西。这里，我请你们参照亲爱的莫德——不知道她是谁的人请记住，是莫德·曼诺尼——悄悄带来的钥匙：智力缺陷者同我们感兴趣的构型有什么关系。对我们分析家而言，这个构型显然在真理层次上十分灼人。正因此，我们比别人更懂得谨言慎行。

即使是我们被迫说的谎，当然也不像别人的谎那样厚颜无耻；它们不那么厚颜，却更畏缩，必须这样说。不过，在这种关系中仍有人保持几分活力；我提到的研究恰恰处理智力缺陷中突然浮动起来的东西，而我必须说，自己已经相当适应它。

在我经验的早期，我曾惊叹自己竟采集到一捧又一捧真理之花：那发生在我一时不慎，把弗洛伊德——他这样做是错误的——似乎认为应

当排除在精神分析之外的智力缺陷者收入分析时。如果把精神分析家所获的快乐作为“进行顺利”的标准，我必须说，没有什么分析比这种分析进行得更好。当然，这也许不完全是人可以从精神分析中期待的唯一东西；不过很清楚，为了让它蕴藏真理……

……而且恰恰把真理作为一颗颗珍珠吐出来，每颗都独一无二；在此以前，我只用珍珠来谈谎言；

……智力缺陷者那里的一切终究不可能都那么缺陷。如果他其实是……

……如果懂得参照正确作者，也就是莫德·曼诺尼，你们会更明白我的意思；

……一个耍小聪明的人呢？

有些人早已想到这种观念。

有个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把一位无论穿过怎样的社会场域、陷入怎样的尴尬处境都表现得最为出色的角色，命名为《白痴》。

我偶尔提起黑格尔，并不妨碍再提一次。“理性的狡计”，黑格尔这样告诉我们；我必须说，我一直不信任它。至于我自己，倒经常看见理性被耍得团团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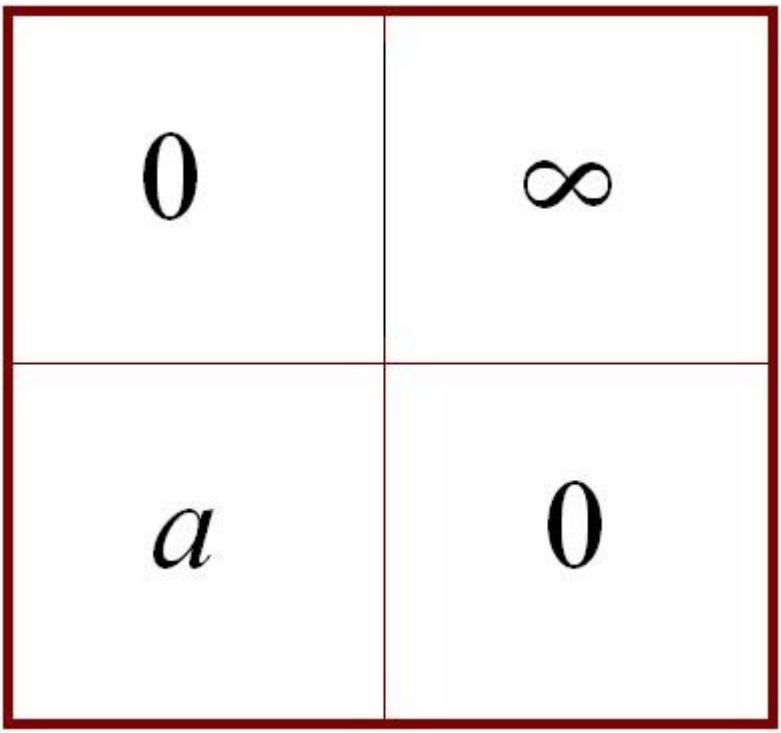
但理性成功施展一次狡计——必须说，我有生以来从没见过。也许黑格尔见过。

他生活在德意志的小宫廷里，那里有许多智力缺陷者；说实话，也许他从那里取得材料。不过，那些心灵单纯者——有一位知道自己在说

什么的人称他们为“有福的”，并非没有缘故——具有怎样的狡计？我把问题敞开。这个简单提醒在我们生活的语境中极为必要、也极有益；我就以此结束这段话。

现在，我想回到上次离开你们的层次，即从下面一点中隔离出来的矩阵：问题不再是知道我们在玩什么。帕斯卡尔赌注归根结底意味着，只有当你对这场博弈漠然时，才能正确参与；也就是说，只有当赌本毫无疑问……

……即右侧、上帝存在一边的无限；



……成为一笔远比另一种东西更有意义的赌本。那另一种东西究竟是什么，我甚至不很清楚；人们怎样表现它？说到底，阅读帕斯卡尔，它无非意味着：

- 遵守上帝的诫命后，你将不会去做的全部不诚实之事；
- 以及遵守教会诫命带来的几项额外小麻烦，尤其是同圣水钵和其他若干配件的关系。

归根结底，这是一种对所涉之物漠然的位置；而按照帕斯卡尔呈现赌注的方式，这种漠然尤其容易实现，因为说到底，这位上帝……

……帕斯卡尔强调这一点，值得从他笔下读到；

……这位上帝，“我们既不知道他是什么，也不知道他是否是”。

我们正可以在这里把握帕斯卡尔：这里存在一种绝对惊人的否定。说到底，在此前数百年中，本体论论证在一切理智健全者眼中都有其分量——我们也很应该从中学一点东西；我不会任由自己被它带远。

它无非是在说我也正在教给你们的东西：话语中有一个孔洞；在某个地方，我们就是无法放入那个能让其余一切维持起来的恰当能指。

人们曾以为“上帝”这个能指可以塞进去。事实上，它确实在某样东西的层次上塞得进去；只不过，这个东西是否属于一种智力缺陷，仍是问题——它就是哲学。

人们普遍接受——我是说无神论者也接受——“至高存在”具有意义。伏尔泰通常被看作聪明人，却对此坚信不疑。他认为狄德罗……而狄

德罗遥遥领先于他，这从后者写的一切中都能看见。大概也正因此，狄德罗真正重要的作品几乎全在死后才出版，而且总体篇幅比伏尔泰少得多。

狄德罗已经隐约看到，问题在于某处存在欠缺；而给它命名，恰恰只是在那里塞进一个塞子，仅此而已。

尽管如此，在帕斯卡尔那里，我们抵达了接合点、跃迁点；有人敢于说出始终已经在那里的东西。这同刚才一样，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从前”；只是到了某个时刻，事情分开了，必须知道他说：“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上帝，同哲学家的上帝毫无关系。”换言之，前者是一位说话者，请你们注意这一点。

但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的名字不可发音，问题由此敞开。奇怪的是，正是经由一位以色列之子——名叫弗洛伊德——我们才第一次真正看见……

……在场域的真正中心，不只是在知识的场域，而且是在知识为什么攥住我们的肚肠、甚至你们若愿意可以说攥住我们的睾丸之处；

……严格说来，父之名及其拖带的一整套神话排场在那里被唤起。因为如果我能够用一整年谈父之名，还会告诉你们我的统计研究结果：即使在教父那里，人们也极少谈论父亲这回事，少得令人吃惊。

我不是在谈希伯来传统；父亲在那里显然无处不作为水印存在。当然，它之所以能够作为水印存在，正因为受到了严密遮蔽。因此，在我那年关门歇业以前的第一堂研讨班中，我从以撒的献祭谈起，并指出献祭者是亚伯拉罕。

这些事情显然很值得展开；但由于构型、语境乃至听众已经改变，我实际上几乎没有机会再回到那里。

不过，还是作一条小评论，因为有些词眼下非常流行。

我偶尔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例如，上帝相信上帝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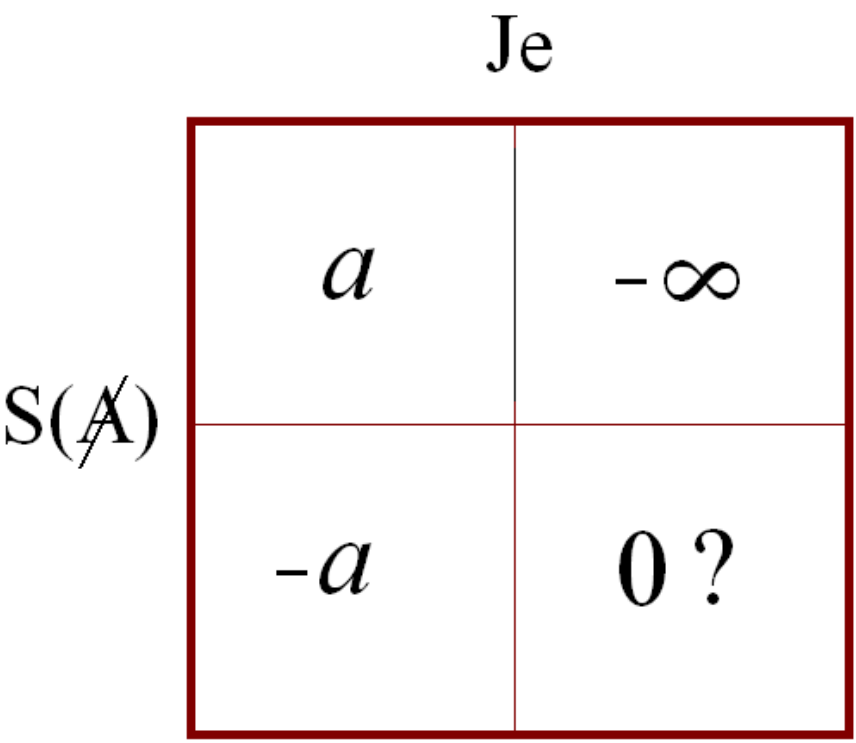
现在再问一个：如果最后一刻上帝没有制止亚伯拉罕的手，换言之，如果亚伯拉罕动作太快，割断了以撒的喉咙，这算不算人们所谓种族灭绝？眼下人们经常谈种族灭绝；在种族灭绝的功能、尤其关于犹太民族起源的问题上，钉住一个真理的场所，我认为这个标记值得记下。无论如何，正如我在第一场讲座［1963 年 11 月 20 日］强调的，中止这场种族灭绝所对应的，是割断一只公羊的喉咙；这只公羊非常清楚地作为图腾祖先出现。

于是，我们抵达第二阶段；当漠然不再存在，也就是博弈的初始行动介入时，这一阶段便显露出来。投入博弈的东西，帕斯卡尔已经作出裁决：要么我已经丧失它，要么我根本不玩。中央图形中的两个零，各自就表示这两者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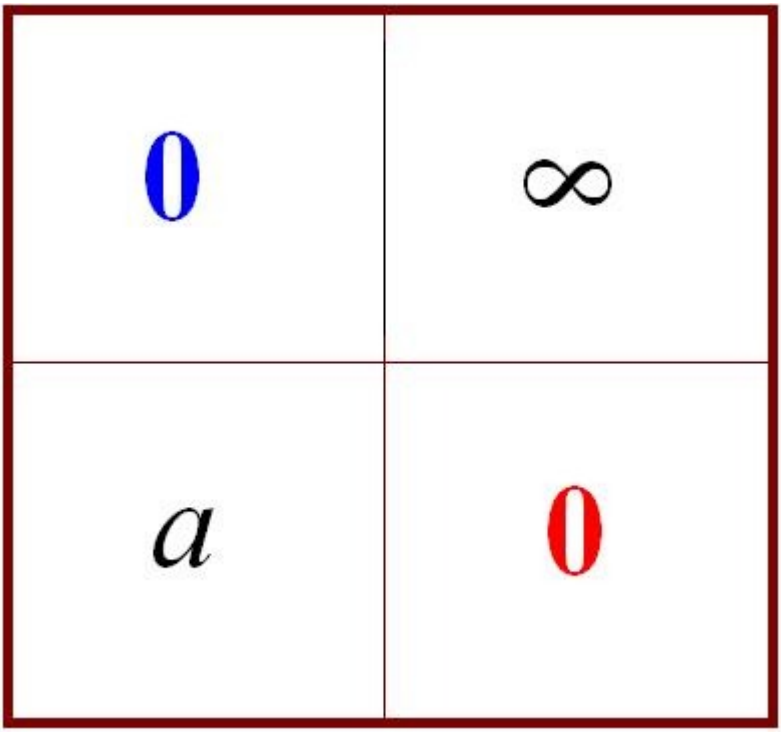
$0, \infty$	$a, -\infty$
$-a, 0$	$a, 0$

$A \vee \neg A$

0	∞
a	0



它们一边只是“下注”的指标，另一边则是“不下注”的指标：



不过，只有当赌本——正如帕斯卡尔自己也说的——被视为一文不值时，这一切才成立。

从某种角度说，这是真的：对象（a）没有任何使用价值，也没有交换价值；这一点我已经陈述过。

不过，一旦看见赌本怎样运作，并且只要精神分析已经让我们在欲望结构中前进一步，赌本所涉及的便是这一点：（a）推动着人同言说之关系中投入的一切。正因为如此，一名博弈者……

……不是帕斯卡尔谈论的博弈者，而是黑格尔本人；尽管表面相反，他的体系确实跛脚，但因为多少感觉到了某种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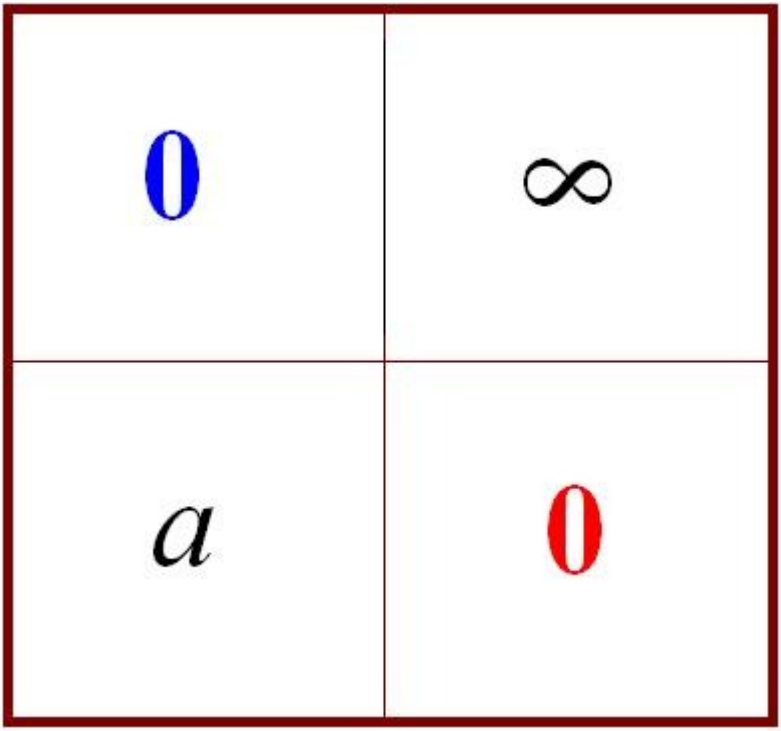
……他理解到，唯一的博弈是孤注一掷，而这甚至正是所谓“行动”。

他称之为“纯粹为了声望的殊死斗争”。精神分析恰恰使我们能够修正它。问题所涉及的远不只是生命；归根结底，我们几乎不知道生命是什么。我们对它所知如此之少，以至于并不那么珍惜它；只要当过精神科医生，或只是年满二十岁，每天都能看到这一点。

问题在于：当某种从未被命名——即使我称它为（α），它仍没有因此得到命名——的别的东西被投入博弈时，会发生什么。它只有同另一端的东西一起投入博弈才有意义；另一端不外乎尺度观念本身、作为本质的尺度。它同上帝毫无关系，却以某种方式构成思想的条件。

我一旦想到某种东西，无论给它起什么名字，都等于称它为宇宙，也就是一。

谢天谢地，思想在这个条件内部充分繁衍，终于看见“一并不会自己形成”。问题在于，它同这个“我”有什么关系；第二张表描述的正是这种关系：



一边存在一个（a）：

- 它不再是被交给博弈命运的（a），即赌本；
- 它是（a），因为我用它表征自己；
- 我在这里押反对，恰恰反对这个宇宙的闭合。它愿意成为一，就成为一好了；但我是在它之外多出来的（a）。

这位无法根除的上帝，仔细看去，唯一基础就是人对话语宇宙抱有的信念。而这话语宇宙当然并非无物；因为如果你们以为我在这里讲哲

学，我就必须给你们讲一则寓言——要让人明白你的意思，必须在角落画上大大的人物。

你们知道，现代同其他时代一样有一个开端；正因此，它才值得称为现代。否则，正如阿尔封斯·阿莱所说，中世纪的人得有多么现代啊！如果现代有一种意义，便在于若干跨越，其中一个就是荒岛神话。我本来完全可以从这里出发，而不是从帕斯卡尔的赌注出发。

它至今仍不断困扰我们：如果去一座荒岛，你会带哪本书？

啊！带一摞七星文库该有多有趣；躲在某处被丢下的虾子后面读七星文库，一定会笑得很开心，简直太迷人了！不过，这个问题确实有意义。

为了说明，我来给出自己的答案。请先颤抖片刻：“他这个人去荒岛会带哪本书？”

来，回答吧！

某人——《圣经》。

拉康：

当然是《圣经》……我才不在乎！在荒岛上，我要它有什么用！

去荒岛，我会带《布洛赫与冯·瓦尔堡》。我希望你们终究都知道这是什么，我已经不止一次谈过它。《布洛赫与冯·瓦尔堡》有一个当然容易引起误解的标题：《法语词源词典》。

“词源”尤其不表示它从创造词语的思想出发告诉你词义；它意味着，对每个词都给出一条小小的钉扎，标明其形式与用法在历史中出现的年代。它具有如此启发、如此丰饶的价值，以至于只凭它，人确实可以不需要任何其他人；你会看见，单凭语言便已经是一位伴侣。

极其奇怪的是，丹尼尔·笛福……

……这里提一个并没有发明荒岛的人；发明荒岛的是巴尔塔萨·格拉西安，他的等级完全不同：他是耶稣会士，而且还不说谎。故事见于《批评大师》：主人公从大西洋上某个我不记得的地方归来，在一座荒岛上待了一段时间；这至少使他免受女人侵扰；

……丹尼尔·笛福竟没有看见，鲁滨逊根本无须等待星期五。单凭他是一个言说存在、而且完全掌握自己的语言——英语——这一事实，语言就已经是他在岛上生存的绝对必要条件，同他借助几件自然界的小玩意儿搭起小屋、取得补给的关系一样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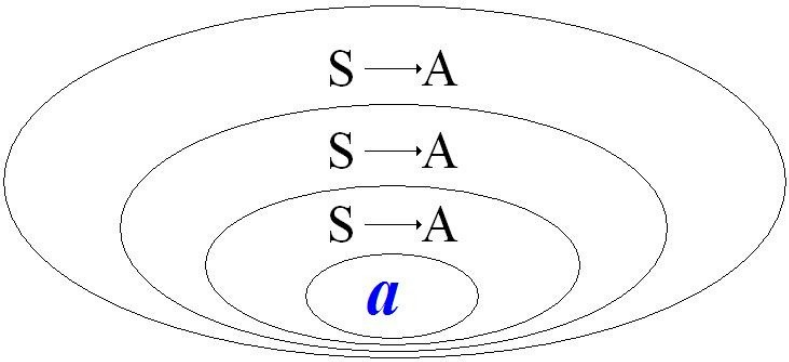
无论如何，关于这个能指的世界，随着时间流逝，我今天能做的最好事情，就是重新画出我最初推进的几项。我们当前所处的数理逻辑时刻使这些项获得某种严密性。我们从这个定义出发：能指是“为另一个能指表征主体之物”。我说，这另一个能指之所以是“另一个”，只意味着它是能指。

因为能指的特征与基础，绝不是作为意义依附于它自身的任何东西，而是它的差异。这不是某种粘在它身上、使人能够认出它的东西，而是所有其他能指都同它不同这一事实：它的差异栖居在其他能指中。

所以，追问能否从这个大他者出发完成下面几件事，已经构成一步——但只是开端的一步：

- 能否构成一个类；
- 能否装成一个袋子；以及……
- 总而言之，能否形成那个著名的一。

因为，正如我已经画过的：



如果 A 是一，它就必须包含这个 S，因为 S 是主体的表征者。它为谁表征？为 A。

这个 A 要同你们刚才在这里看见的 A 相同，就会如你们所见，成为它所是的东西，即谓词；因为这里的一不再是一元特征［1］，而是界定大他者场域的统一化之一。

换言之，你们会看见这件事无限重演，而这里的某样东西从来找不到名字，除非你们任意给它一个名字。恰恰为了说明它没有命名它的名

字，我才用最不起眼的字母 α 指示它。这是什么意思？这个作为选择过程的过程发生在何处、何时？

恰恰相对于一，这里所涉及的游戏才真正展开。不是 jocus——这里指文字游戏——而是常被人忘记其拉丁词源的 ludus。关于它有许多话可说；可以肯定的是，它包含我刚才谈过的致命游戏，并从罗马自伊特鲁里亚人那里继承的仪式游戏一路延伸……

……这个词本身很可能源自伊特鲁里亚语；

……一直到竞技场游戏，不多不少；还有别的东西，等时机成熟我会向你们指出。

只要这场游戏中存在某种面对 1、质询 1 的东西，它便追问：当我——α——欠缺于它时，它这个 1 会变成什么？在我欠缺于它的这一点上，如果我再次把自己设为“我”，便是为了质询它：我设定这项欠缺会产生什么？

在那里，你们会得到我已经写成递减数列的后续：

$$
\begin{array}{r}
a \\
\\
1 - a = a^2 \\
2a - 1 = a^3 \\
2 - 3a = a^4 \\
5a - 3 = a^5 \\
5 - 8a = a^6 \\
\vdots \\
\hline
\\
\Sigma \longrightarrow 1 + a
\end{array}
$$

$$
\begin{array}{ll}
a^3 & a^2 \\
a^5 & a^4 \\
a^7 & a^6 \\
a^9 & a^8 \\
\vdots & \vdots \\
\hline
\Sigma = a^2 & \Sigma = a
\end{array}
$$

$$a^2 + a = 1$$

它趋向一个极限，处在一条我不知道还能怎样定性的数列中。这条数列可以由一项其实只是同一项的双重条件概括：

- 它是斐波那契数列；
- 而且，任何斐波那契数列都会产生的东西——1 与 α 之比——在这里作为统一法则强制自身。

我已经在这条向无限延伸的线上写出该序列的结果，并向你们指出：当你们沿递减公式继续推进、抵达极限时，各项数值的总和会怎样强制自身。如果从减去 α 出发，把 α 的偶次幂与奇次幂分别总计，很容易实现总和为 1。不过直到最后，界定任一项同下一项之比——也就是其真正差异——的，始终是 α 的功能；它绝不递减，而严格保持相等。

这条递减链的书写陈述表明：无论图式化的外观如何，问题始终涉及同一个圆。我们以经过选择的任意方式为这个圆奠基：通过一个行动，我们设定这个大他者为话语场域，即我们小心排除一切神性存在之处；又以纯粹任意、图式性且能指性的行动，把它界定为一。也就是信念——信什么？信我们的思想。

然而，我们非常清楚，这种思想只依靠能指衔接而维持，而能指衔接已经在语言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中给出。在这种收紧的逻辑秩序中，我们究竟要做什么、实际上又做了什么？我们试图让 α 在这个“全部”中作为余数出现；我们所做的无非是……

……放掉它、丧失它，在不知情时玩某种“输者反赢”的游戏；

……最终只是把大他者本身同 a 认同起来，也就是在 a 中找到被思想假定的一之本质。换言之，把思想本身规定为对象（a）功能的效果；我甚至要说，是它的影子。

在这里向我们显现的 a 确实值得称为原因，但它的本质是一种享有特权的原因；而“游戏”、语言游戏的物质形式，恰好给了它一个精彩意义。让我们像我已不止一次在黑板上写的那样，称它为“（a）-原因”（a-cause）。这在法语中也不会显得突兀，因为有“由于”（à cause de）这个表达。人们是否一直真正听见了它的回响？

“由于”（à cause de）是否承认，这个“由于”只是一种“（a）-原因”（acause）？每种语言在这里都有自己的价值。

西班牙语则说 por el amor［为了爱］。很容易从中取得相同效果。

不过，每次强加于我们的时间界限使我必须停在这里，并向你们预告：反向检验将确认、并在确认中补全这一点。这个检验属于我们同知识的关系为我们投入其中的场域、目标与道路：不是质询一——仿佛我从一开始把这项欠缺放进其中，再发现它同欠缺本身认同——而是通过把 a 加给 1 来质询这个 1：$1+a$。$1+a$ 就是第一种形式，即我写在右侧矩阵上方一行的形式。

当知识的激进质询投入 $1+a$ 的场域时，$1+a$ 会给出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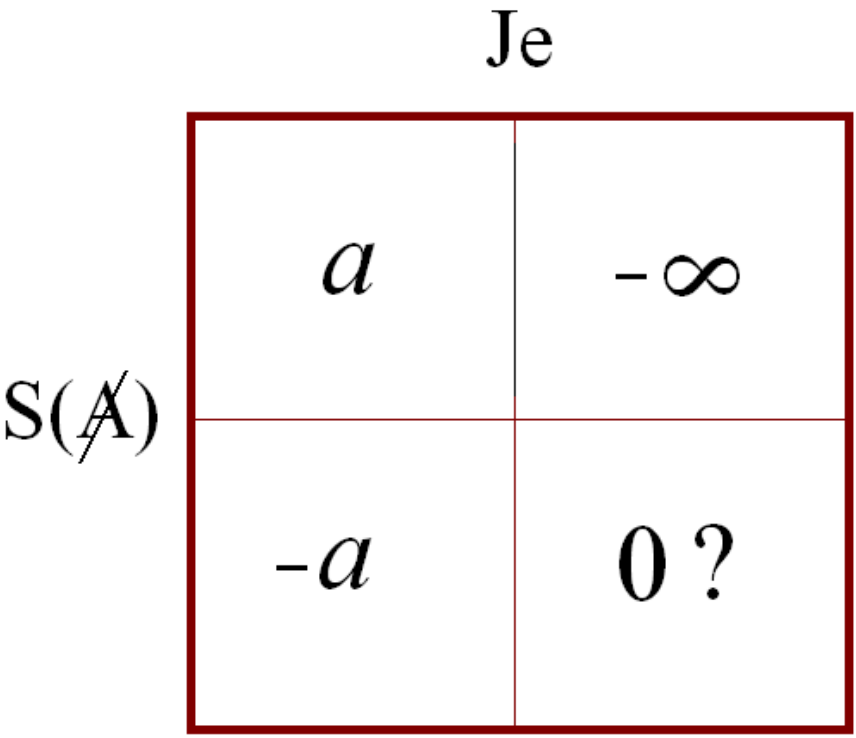
知识被添加给世界；可以说，它以这个公式、这面门楣上的旗帜武装自己，并能够改造世界。

像我在逐步差异的层次所作的那样质询，其逻辑后续是什么？

这也许会让我们更激进地阐明 a 的功能，以及为什么它的相关项是这个 $-\infty$；在这里很容易瞥见许多东西。有一种事物曾长期使一些作者抱有幻想……

……而且不是在任何随便的时代，恰恰是在本体论论证具有意义之时；

……他们认为，欲望所欠缺的严格说来就是无限。也许我们能说出某种赋予它另一种地位的东西。



还请注意，右侧矩阵的第四个方格，即这个 0，依照我用名为 S 与 A 之关系的图式所作的衔接，恰好呈现出它同第一幅图中的 0 有何根本区别：后者是“赌本”，或者相反，是漠然。

它确实表征一个孔洞；第三阶段中，我们必须证明这个孔洞在分析中对应什么，以及什么东西起源于这个孔洞本身。

第12课 · 1969年2月26日

迄今为止，你们一直好心跟着我走在这些狭窄道路上。我想，对有些人而言，这条线索也许让你们追问它来自哪里、意义何在；换言之，你们很可能已经不太清楚我们走到了哪里。因此，我认为现在正是提出我的标题问题的适当时刻——而且绝非偶然——例如今年话语所用的标题：《从一个大他者到另一个他者》。

确实可以设想：某种作为终点的东西，不可能在入口处以序言甚至纲领的方式得到阐明。至少必须走过一段路，出发点才会在回溯作用中被照亮；这不仅对你们如此，说到底，对我本人也如此。因为在这项可以说属于钻探的操作中……

……这正是令你们感兴趣、把你们留在这里的东西，

也是至少一部分人、即使不是所有人来到这里的原因；

……我必须花一定时间，从过去各阶段中取得坐标。

因此，我重新拿起十年前讲过的文本——谁知道，也许是为了出版——也就是 1959—1960 年那场题为《精神分析的伦理》的研讨班。真是很久以前了。

它带给我一些内在满足。倘若我确实把某样东西公之于世，便会努力尽可能忠实地重现当时走过的轨迹；你们也许会分享这种满足。当然，这不可能不带上此后、尤其在这里所陈述之物的一切回溯效果。所以，这是一项细致操作，也正因为如此，我无法只采用两年后由听

众之一、即萨富安所作的优秀摘要。至于我当时为什么没有发表那份摘要，以后必须说明，不过这更适合放在最终成果的序言中。

我的满足——若你们相信我将努力忠实重现轨迹，便也可以分享——来自这一点：不仅没有什么迫使我修订当时提出的内容，而且，我今天能更严密地陈述的、可以说属于这项计划的东西，也都能像放进一个小碟子那样安置在其中。

事实上，当时我认为必须从一项从未有人提出的质询出发：在伦理平面上，一个新术语带来了什么？我曾尝试写成初稿，而我如今觉得最严密的说法，是去问我所谓“弗洛伊德事件”带来了什么新东西。

到今天，我满意地看见，例如谈到弗洛伊德这种作者的功能，一个思想相当开放的学会已经能够衡量其独创性。就在上周六，米歇尔・福柯在一个被称为哲学学会的某种不良场所中提出：“什么是作者？”[注1]他提出这个问题，并由此凸显出若干面对这种问题值得陈述的术语。

> [注1] 米歇尔・福柯：《什么是作者？》，载《言说与书写 I》，伽利玛出版社 Quarto 丛书，2001 年，第 819—837 页。另参见拉康《就米歇尔・福柯报告所作的发言》，载《拉康全集补遗》，编号 1969-02-22。

什么是作者?

相关知识卡 福柯〈什么是作者？〉与拉康的 1969 年回应

作者名字的功能是什么?

严格说来，他是在一项语义学质询的层次上，找到凸显这种功能之独创性、以及它在话语中极为内在的位置的方法。当然，这会偶尔质

疑、切开并撕裂人人——也就是所谓“心灵共同体”或“文学共和国”——同话语的关系。

弗洛伊德在这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米歇尔·福柯不仅强调这一点，而且严格说来把它推成全部衔接的尖端。总而言之，他在预告“什么是作者？”这一质询计划的小短文中写了“回到……的功能”，并在后面留下三个点；“回到……”位于末尾。我必须说，单凭这一点，我便认为自己受到了召唤：说到“回到弗洛伊德”，今天没有人比我更赋予“回到……”以分量。

相关知识卡 福柯〈什么是作者？〉与拉康的 1969 年回应

他对此作了很好的凸显，也表明自己完全掌握“回到弗洛伊德”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与关键位置；这一回归同今天作者功能——尤其文学作者功能——的滑动、错位与深刻修订息息相关。归根结底，这画出了一个圆；某种批评功能……

相关知识卡 福柯〈什么是作者？〉与拉康的 1969 年回应

……说到底，我们不必惊讶，今天的批评同其他时代一样，既拖在后面，

又相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姗姗来迟；

……它自以为可以用一个奇怪术语钉住这个圆。处在其尖端的任何人都肯定不会接受这个术语，但我们却仿佛未经同意便被人在背后贴上一张奇怪标签：“结构主义”。

所以，十年前，当我开始引入这个问题时……

……我已经告诉你们，这个问题从来甚至没有被提出过，这一点非常奇特；

……也就是精神分析的伦理。最奇怪的也许是我当时认为必须用来说明它的这项评论……

……当然不是立即说明；我甚至不知道当时是否真正强调过；

我的听众是精神分析家，我以为可以直接诉诸谈论道德时必须以一个名字来称呼的东西，即良心，再加上“道德”二字；

……我当时没有特别指出：由职业规范构成的精神分析家伦理，甚至没有给出精神分析伦理的草图、开端或最微小的起笔。

相反，我从一开始便宣布：由于“弗洛伊德事件”，伦理的关键点、中心被揭示出来；它不外乎我当时用三项参照、三种范畴中的最后一项来强调的东西。我让全部话语从这三者出发：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

你们知道，我把精神分析伦理的枢纽点放在实在界中。

当然，我假定这个实在界受到象征界与想象界共同运作的极其严厉的居间阻隔；容我这样说。正因为可以说实在界不容易进入，它才成为我们修订伦理问题时必须围绕旋转的参照。

为了接通它，我当时从回顾一部作品开始，这并非偶然。这部作品长期多少处于阴影中；命运奇怪的是，它只经由一群相对于我们的质询可以认为并未找到最佳轴线的人重新出现，也就是所谓新实证主义者……

……或者说，那些认为必须从某个角度质询语言的人；当时我已指出，这条道路的命运必定多么徒劳。他们以典型方式表达这个角度：把问题放在 meaning of meanings，即“意义之意义”上——也就是，“事物具有某种意指”这件事本身究竟有什么意义；[注]

很清楚，这条道路同我们关心的方向完全相反；

……但同样并非偶然，正是他们——尤其奥斯古德——挖出、重新挖出，更准确说编辑了杰里米·边沁这部名为《虚构理论》[注2]的作品。

> [注2] 杰里米·边沁：《虚构理论》，巴黎弗洛伊德学派出版社，1996 年。

> [注] 原文在同一句中明确区分 sens 与 signification：le sens de ce que les choses aient une signification。前者问“有什么意义”，后者指事物“具有某种意指”；米勒本第 190 页也保留这一对照。若两者都译作“意义”，拉康在此刻意摆出的术语差异便会消失。

这无非是所谓功利主义视角中最重要的作品。你们知道，19 世纪初，人们试图为当时极具现实性——并非没有原因——而且可以说属于意识形态的问题，即所谓财产分配，提供解决方案。《虚构理论》早已在这一层次、以异常清醒的方式质疑一切人类制度。从社会学角度看，没有什么能比它更好地隔离象征界范畴本身；这个范畴后来经由弗洛伊德事件及其后续，以完全不同的方式重新取得现实性。

相关知识卡 边沁《虚构理论》：奥格登编本与拉康的虚构结构

只须把“虚构”一词理解为：它绝没有给自己所支配的对象赋予任何幻想性或欺骗性的固有特征。“虚构”一词的提出，无非覆盖了我曾以格

言方式凸显的东西：真理的场所只能是言说发生之处，因此真理按其本质……

相关知识卡 边沁《虚构理论》：奥格登编本与拉康的虚构结构

……若允许这样表达，请原谅我说“按其本质”，只是为了让人听懂，

不要把这个词所包含的全部哲学重音放进去；

……可以说，真理自身具有虚构结构。

这是根本出发点；它使人能够以一种足以容纳各种文化差异的方式提出伦理问题。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能够把这些差异放进“虚构结构”一词的括号中，便可以这样做。当然，这预设相对于该特征已经抵达一种状态、取得一种位置，因为它影响着所谓社会关系中一切奠基性话语衔接。

相关知识卡 边沁《虚构理论》：奥格登编本与拉康的虚构结构

当然，只有从某种界限出发，才能抵达这一点……

相关知识卡 边沁《虚构理论》：奥格登编本与拉康的虚构结构

……让我们再次提起帕斯卡尔；我忽然在转弯处想起：

在他以前，有谁敢把一句公式作为未完成话语——后来相当正当地、但也相当含混地汇集在《思想录》之名下——的一部分，简单记下：“比利牛斯山这边是真理，另一边便是错误”？

……只有从一定程度的相对主义出发，而且这种相对主义不仅针对习俗与制度，更以最激进方式针对真理本身，伦理问题才可能开始得到提出。

“弗洛伊德事件”正是在这一点上显得如此典型，因为……

……正如我在《精神分析的伦理》[注3]这套衔接的第一学期中，以一定篇幅和重音所强调的；

……一种事件所产生的激进改变，正是弗洛伊德的发现——稍后我们会看见——也就是无意识的功能；同它相伴的则是……

> [注3] 参见 1959—1960 年研讨班《精神分析的伦理》1959 年 11 月 18、25 日及 12 月 2、9、16、23 日各课。

……稍后我们会看见原因；我想，这种方式会以其优雅给你们留下相当深的印象；

……他使所谓快乐原则以一种同此前一切做法都根本不同的方式运作。

简而言之，我想，你们中有足够多人已经以某种方式对我的话语保持可渗透，或者可以说被它穿过；所以，我只须极简短地提醒这一原则的本质。快乐原则首先由一个悖谬事实界定：它最可靠的结果并不是幻觉——尽管弗洛伊德文本确实这样写——更准确说，是幻觉的可能性；可以说，弗洛伊德文本中的幻觉，是快乐原则特有的可能性。

弗洛伊德为说明无意识效应而构造的整套装置，实际向我们展示了什么？你们知道，它见于《释梦》第七章，当时他正在阐明梦的过程，即 Traum-Vorgänge。

幸运的是，我们重新取得并得以考察它的某种地基，即那份 Entwurf、《科学心理学纲要》。它属于弗洛伊德发现无意识的那些年份；引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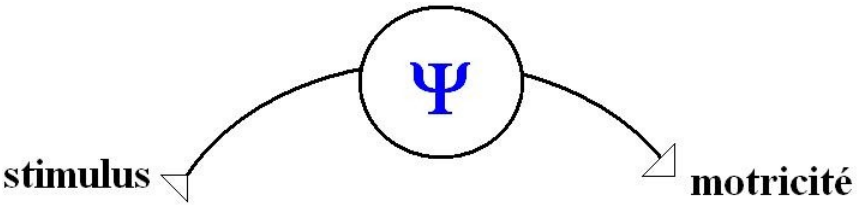
他的，是那些了不起的理论家——曾经是而且仍然是理论家的癔症者们。在她们引导下，他体验无意识经济究竟是什么。

与此同时，他写信给弗利斯，附上这份 Entwurf。它是一项真正高度展开的计划，远比他后来认为能够作出的概括丰富而严密。可以肯定，他本人不可能不在《释梦》这一章中继续以它为参照；他当时以 Ψ 装置之名构造的东西，正是调节有机体中所谓快乐原则功能的装置。

若作粗略图示，我们可以把它放在某样东西的核心；它不只是有机体中的中继站，而是一个具有自身法则的真正闭合回路。为了嵌入一般生理学经典界定的“刺激—运动弧”循环……

……我不说“反应”，因为这样使用“反应”是滥用术语；反应有其意义，对我们而言必须具有更复杂的结构，其中有某种东西插入该功能；

……它得到极其准确的界定：不只是作为基础弧上出现的阻碍效应，而是严格地对基础弧形成障碍，即构成一个自主的 Ψ 系统。这个系统内部的经济绝不是适应，也不是运动反应的恰当性；你们知道，运动反应远非总是足够恰当。我们假定它是自由的，但在一个动物性生命存在层次上发生的一切——只要它由拥有运动能力、因而能够逃离过强刺激与威胁其完整性的毁灭性刺激来界定——仍不等于弗洛伊德所衔接的东西。很清楚，某种东西作为这种东西安置在其中一些、而非任何随便的生命存在内。



他当然不能说，这套装置仅仅因为所涉生命存在是高级脊椎动物、或仅仅具有神经系统便可以得到界定；这里严格涉及的是人类经济层次上发生的事情，而且正是在这个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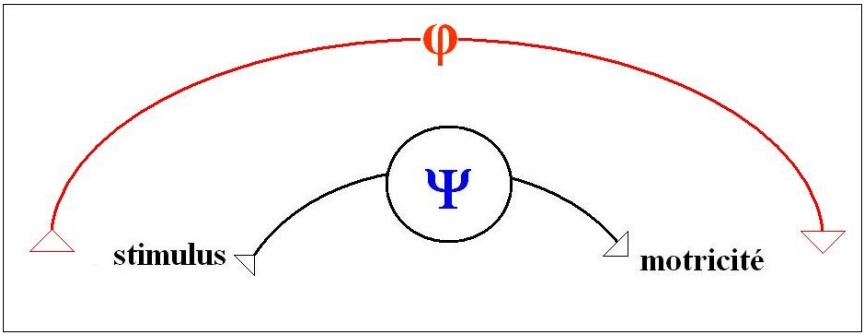
……即使他偶尔冒险参照特定人类身上发生的事情，解释其他相邻生命存在层次上发生的东西；根据弗洛伊德话语的后果与文本，人类必然仅仅被界定为言说存在；

……这种以返回知觉同一性为定义的内稳态调节，正是在这个层次产生。

也就是说，在最广义的探索中——即这个系统为了维持自身内稳态而经历的种种绕路中——其运作最终形成自身特殊性的，是下面一点：

- 重新找到的知觉同一物——只要调节它的是重复——本身不携带任何现实标准；

- 可以说，只有从外部、通过结合一个小小记号，即某种具有性质标记的东西，知觉同一物才可能受到这些标准影响。一套专门装置已经把它同你们在图中看见的前两个系统区分开：



即作为反射回路而构成 φ 系统的圆，以及中央那个界定封闭区域、构成自身平衡类型的圆，即 Ψ 系统。

弗洛伊德严格区分了某种传入之物的功能，以及能够施用于前两个系统的能量学。这种东西只作为由特定周期规定的符号介入；这些周期分别传入每个感觉器官，偶尔影响进入 Ψ 系统的某些知觉内容，赋予它一种 Wahrnehmungszeichen［知觉记号］，表明这里确实涉及相对于现实可接受的知觉。

这是什么意思？

当然不是说，我们赞同“幻觉”这个词的这种用法；对我们而言，

它具有临床含义。对弗洛伊德当然也如此；但他无疑想格外强调，

这个以快乐原则为衔接的系统，其运作具有怎样的悖谬。

幻觉需要完全不同的坐标。不过，我们在弗洛伊德自己的文本中也拥有主要参照。为了举例，他只须诉诸梦的功能，我们便重新站稳脚跟：这里本质上涉及梦的可能性。

总而言之，我们面对这样一场历险：为了说明调节装置怎样运作，说明无意识怎样运作——稍后我们会以适当方式提醒，它支配着一种绝对根本而激进的经济，使我们不仅能够评价一切行为，也能够评价思想——于是，世界竟然……

……同哲学家传统上接近人之善时所依据的方向完全相反；

……整个世界竟悬系于世界之梦。

这意味着，“弗洛伊德事件”所跨出的这一步……

……它严格说来无非是假定某种东西停止；按照传统视角，这种东西被视为包容一切反思的根基，即世界的旋转；

亚里士多德文本如此鲜明地把天体旋转指定为参照点，一切可构想的善都必须挂接于此；

……所以，它从根本上质疑一切表象效果，也质疑被表象者本身同某样东西有任何默契；这个某样东西还不能太早称为主体……

……不要太早这样说。因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ὑποκείμενον［hypokeimenon，基底］这个词恰恰在逻辑学中被提出，却从未作为主体单独隔离；

……经历漫长时间和整个哲学传统的进展，知识才最终在康德那里组织成"主体与某种东西"的关系。这种关系完全悬系于——这正是唯心主义的意义——显现之物，即 φαινόμενον［phainomenon，现象］，同时排除 νοούμενον［noumenon，物自身］，即背后的东西。

这种表象仍然十分舒适。唯心主义的本质中必须强调的是：

- 说到底，思考存在只同自己的尺度打交道［参见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
- 它把自己所关切的参照点设为终点；
- 并相信自己至少能够以先验方式陈述这种尺度的根本法则。

弗洛伊德立场同它的区别严格在于：

- 关于表象的一切都不再能够维持；
- 某种在深层上推动一项行为的点中得到衔接的东西……

……完全绕过一切主体的回路，而表象曾经声称在主体中得到统一；

……它具有一种结构，一种经纬与网络的结构。

弗洛伊德借助神经元衔接的新近发现构造的小图式，其真正意义正在这里。

只须查阅这份《纲要》、这份 Entwurf，便能看见这些格栅、这些经纬在问题衔接中的决定性重要性。

当然，我们早已不可能——弗洛伊德本人无疑已经有所怀疑——把这些路径、这些沿"神经元经纬"发生的位移，同我们用其他物理手段在别处辨认出的"能量转移"相认同。经验表明二者完全不同。因此，我们绝不能以这种方式找到我刚才称为网络、格栅的图式之恰当用途。

我们清楚看见，这些图式对弗洛伊德的用途，只是以直观形式支撑并物质化问题，仅此而已。况且，同一图式上到处写着：在每一个交叉点铭写的是一个词，也就是：

- 指示某段记忆的词；
- 作为应答得到衔接的某个词；
- 某个敲击、标记并可以说把症状铭刻成记忆痕迹的词。这些正是小图式所涉及的东西，请你们查阅。

去买一本《精神分析的诞生》……

……这是附有这份 Entwurf 的弗利斯通信集之法译书名；

……你们会清楚看见，弗洛伊德在某样当时唾手可得、因为同样刚刚被发现的东西中，找到了一项便利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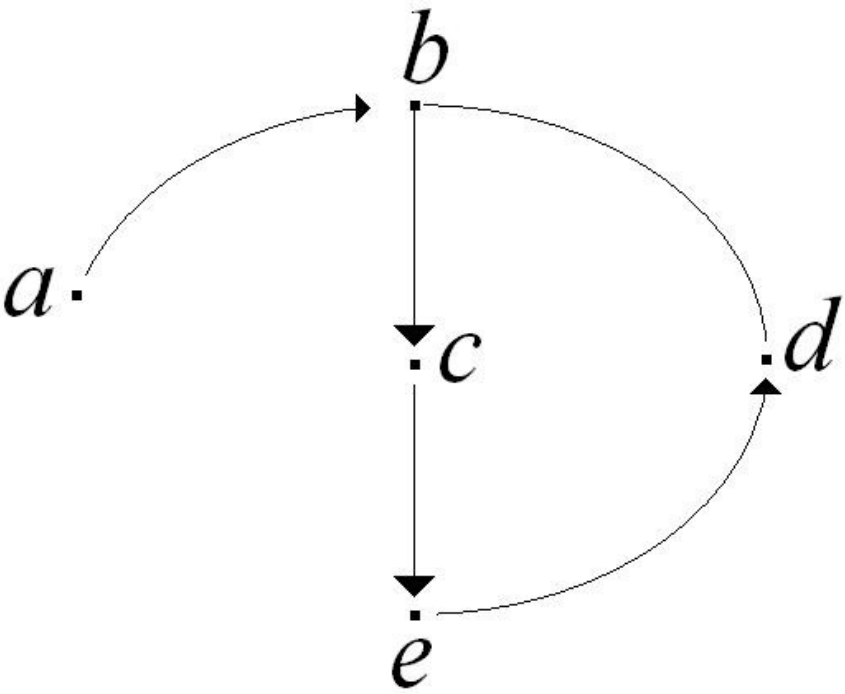
……也就是神经元衔接；

……他找到的无非是最基本形式的能指衔接，以及能够固定下来的各种关系。同样形状的图式今天也会这样使用……

……买一本最新的小书，或者更好，买克里维纳先生的《公理集合论》[注4]；

……你们会看见同弗洛伊德完全相同的图式，只不过这里涉及的是大致如下的有向小图：

> [注4] 让-路易·克里维纳：《公理集合论》，法国大学出版社，1969 年；或维贝尔出版社，1998 年。



它们是我们理解集合论所必需的。

这意味着：凡一个点通过箭头同另一个点相联，在集合论中就被视为另一个集合的元素。你们会看见，这正是为数学理论中最形式化的基础提供正确衔接所必需的东西。

你们在那里已经会看见……

……只须阅读开头几行，了解每跨出一步公理化会包含什么；

……能指衔接在最激进层次上具有怎样的真正形式必然性。一个尤其典型的例子是：其中关于元素——而元素始终也是“集合”——界定的

部分概念，以及人们说某个元素“包含于”另一个集合中的方式，都建立在形式定义上。这些定义同“包含于”一词的直观意义不同，绝不能混为一谈。假定我画出比这里稍微复杂的图式，并在黑板上注明“分别认定各个集合论项”，某一项被写在这个图中、因而表面上构成我在这里设立之宇宙的一部分，完全不足以使我们说它“包含于”其他任何一项、即成为后者的元素。

换言之：由一种能指构型所衔接的东西，绝不意味着整个构型、如此构成的宇宙能够得到总计。

恰恰相反：

- 它把某种东西留在场域之外；该物不能被定位为这个宇宙的一部分，而只能参照其他如此衔接的集合，被衔接为元素；

- 它保留了一种不重合的可能：直观上我们可以说它是这个宇宙的一部分，形式上却无法把它衔接于其中。

这是一条完全根本的原则；数理逻辑本质上能够从这里教导我们，也就是让我们把一些与我们相关的问题放到正确位置。你们马上会看到是哪些问题。无意识机制所界定的这种最低限度逻辑结构，我早已用差异与重复两词加以概括。

能指的功能没有其他基础：

- 一方面，它是绝对差异：只有通过其他能指同它相异的地方，能指才能维持；
- 另一方面，这些能指在重复性衔接中存在并运作；这就是另一项特征。

由此可以建立第一种逻辑：

- 一方面，由能指钉扎本身产生的，不是固定而恰恰是滑动；钉扎参照所固定的东西，由于这种钉扎本身而注定滑动。这就是移置的根本功能；
- 另一方面，能指作为钉扎，其本性允许用一个能指替代另一个能指，并产生一些预期的意义效果。这是另一个维度。

但重要的是下面一点……

……这里必须强调，才能让我们把握属于我们的功能，我是说精神分析功能；

……在梦的可能性层次，即这个快乐原则的层次上，现实原则的功能从一开始便本质上被构成为不稳定的。它当然没有因此被取消，却根本悬系于快乐原则使它服从的激进不稳定性。必须把握的是：我们在梦中看见的东西——因为一开始，人们主要从那里接近能指功能以及我刚才重新衔接各项的最低限度逻辑结构；必须把弗洛伊德视角推进到底——如果正如我们处理梦的一切方式所指出的，梦所涉及的是句子——暂且不论句法性质，至少在我刚才提醒的凝缩与移置两种机制

层次上，它们确实具有基本句法——那么，梦为何以幻觉方式向我们显现？弗洛伊德在这个层次赋予“幻觉”以重音。它还能意味着什么，若不是梦本身已经是解释——当然是野蛮的解释，却仍然是解释？

由此也能把握，这项解释应当怎样理解。弗洛伊德本人写得非常平静；即使我强调它，也绝不是我在文本中发现或发明了这一点。如果梦以画谜呈现，这意味着什么？在梦的历时进展中建立衔接的每一项都是能指；由于梦的功能，也由于其快乐功能，每一项都获得图像翻译，而图像翻译本身只有能够被衔接成能指才得以维持。那么，当我们用自己的理性解释替代这种野蛮解释时，究竟做了什么？

只须援引每个人的实践。其他人则可在这道光下重读《释梦》所引的梦，看见理性解释所做的无非是：在一个重构的句子中，看出其断裂点；正是在那里，它作为句子、而绝不是作为意义，显露了出错之处，而出错的就是欲望。

请看这个真正典型的梦。弗洛伊德在质询梦的过程、Traum-Vorgänge 并试图给出其所谓心理学的章节开头，就把它举了出来。

你们会读到 des alten Mannes［那位老人］的梦；疲惫迫使他离开已故儿子的遗体，把它留在隔壁房间由另一位老人守护。

他梦见儿子站着、活着，走到床边，抓住他的手臂，以满含责备的声音说：“Vater, siehst du denn nicht, daß ich verbrenne?”——“父亲，难道你没看见我正在燃烧吗？”

还有什么比随后发生的事情更感人、更悲怆？父亲醒来，走进隔壁房间，看见守夜人睡着了；一支蜡烛确实倒下，点燃床单，并已经烧到尸体。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当然……

……相对于可怕现实首先被感知到的迹象，梦只是在延长睡眠；

……但我们难道没有把握得更远吗：恰恰是把现实视为覆盖这个梦的东西，才证明父亲仍然在睡。

因为：

- 弗洛伊德在别处告诉我们，“梦里没有一句话不是从某处收集自现实中确实说过的话语文本”；我们怎能听不见这句话中的重音？
- 我们怎能看不见：燃烧这个孩子的是一种欲望，但它发生在大他者的场域，即孩子话语所指向者的场域；在这里就是父亲的场域；
- 问题在于父亲作为欲望存在，曾面对自己深爱的孩子这个对象暴露出某种断裂；
-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虽然没有分析，却指示得何其充分——现实本身以其重合保护父亲免于这种断裂；
- 无论如何，梦的解释并不是现实中引起梦的东西；弗洛伊德也同意这一点。

所以，当我们解释梦时，引导我们的：

- 当然不是“这是什么意思？”；
- 也不是“他为了说这个而想要什么？”；
- 而是“说出这个时，它在想要什么？”

表面看来，它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问题正是在这里。我们的公式建立了最初关系；它可以说同数最简单的功能相联，而数由数学中一种最基本且有名称的东西——即包含加法运算的子群——生成；我称之为斐波那契数列……

……只须把前两项合并而构成第三项：1、1、2、3、5……；

……我已经告诉你们，正是从这里生成某种不属于所谓数学或有理数秩序的东西。它不是那个一元特征，而是从起源引入这项第一的、也是一切比例中最原初的比例；我们已经用一个记号指示它，在数学中它也完全为人所知：

$$\frac{a}{1-a} = \frac{1}{a} = 1 + a$$

现在把 a 换成“知识”。我们还不知道知识是什么，因为这正是我们在质询的东西。如果 1 是大他者的场域、也是“真理”的场域，而真理本身并不知道自己，我们便写下：

$$\frac{\text{savoir}}{\text{vérité - savoir}} = \frac{\text{vérité}}{\text{savoir}} = \text{la vérité avec le savoir en plus}$$

让我们试着理解这些比例是什么意思。它意味着关于无意识的知识，即有一种知识说：“某处存在一种不知道自己的真理”；这就是在无意识层次得到衔接的真理。我们必须在那里找到关于知识的真理。

我们刚才建立的关系，即梦与……

……我把梦从无意识形成物的整体中隔离出来，并不表示不能把讨论扩展过去，只是为了清楚；

……对于这个梦，我们不该问“这是什么意思？”，因为重要的不在那里，而在于：“所说之物的断裂在哪里？”这才同我们有关。

但这发生在一个层次上：所说之物同它表现为意指某种东西之物有所区别。

然而，它在不知道自己说什么的情况下说出了某种东西，所以我们不得不以自己的理性解释帮助它。

梦是可能的——这一点需要知道；而事情确实如此，也就是无意识已经得到发现。它向我们指出一种“独特比例”。我们可以借助 a 项写出这个比例，因为 a 是铭写本身的原初效果；只须稍稍推动，使它能够

通过在加法这项最低限度操作中结合重复与差异而自我更新。只要这个层次上写下：

$$\frac{a}{1-a} = \frac{1}{a}$$

我们就能看见：这种关于“真理减去知识”的知识，正是我们不仅必须取得真理——即自我断言的言说，关于知识功能的真理——之处；我们甚至偶尔可以把二者放在同一条线上比较。总而言之，要质询这种使我们能够写出“真理 + 知识”的连接究竟是什么。

时间紧迫，我只能提醒你们，我曾在这里引入一个关于真理作为劳动的经济学类比。我们的经验使这个类比格外可感：在一种话语中——至少在分析话语中——真理的劳动相当明显，因为它很费力。它必须开辟道路，不能仓促倒向左边或右边某种直觉认同；后者通过最不相干的参照——例如需要——使问题意义发生短路。相反，我曾把知识同价格功能相对照。价格当然绝非偶然建立，正如任何交换效果都非偶然。但可以肯定，价格本身不构成劳动；重要之处恰恰在于：无论人们怎么说，知识也不构成劳动。

“知识要用额头的汗水取得”是教育家的发明。很快，人们还会告诉我们，知识必定同熬夜点灯的油相伴。只须有良好的电灯，我们便可以省掉油！

但我要问你们：你们是否曾经有任何东西……

……我不说“学会”，因为学习是一件可怕的事；你必须穿过向你解释事情之人的全部愚蠢，而把它搬开实在很费力；

……但知道某样东西，难道不总是某种在闪光中产生的事情吗？［参见禅宗］

关于所谓“学习”的一切说法——用手做某事，或者学会骑马、滑雪——同知识毫无关系。有一个时刻，你在别人呈现给你的东西中挣脱出来；这些东西是能指，而按照他们呈现的方式，完全没有意义。

随后，它忽然产生意义，而且从起源开始便如此。

从孩子怎样操作第一套字母表可以感觉到：这里绝不涉及学习，而涉及一次塌缩——它把一个大写字母同某种动物形象连接起来；该动物名称的首字母据说对应这个大写字母。孩子要么作出连接，要么没有作出。在大多数情形中，也就是没有受到过度教育关注时，他会作出连接。知识就是这个。

每当知识产生，当然，一个主体曾经过这个阶段并非无用；这使他能够理解那些小图式层次上会发生怎样的知识效果……

……刚才我担心自己没能让你们充分感受到集合论图式的意义，但时间紧迫；

……若有需要，我们还会回来。

知识是什么？

如果要进一步推进，质询这个根本类比，那么知识在这里仍然完全晦暗。因为第一项关系的分子涉及一种独特知识：存在某种得到完美衔

接的真理；但它作为知识欠缺于该真理。由于这种关系，我们正期待从关系本身取得关于知识的真理。

很清楚，我不会把你们留在纯粹的谜语层次；我以 a 项引入它这一事实已经向你们指出：知识功能的一切可能操作，都必须依托我想已经围绕对象（a）相当充分地圈定的衔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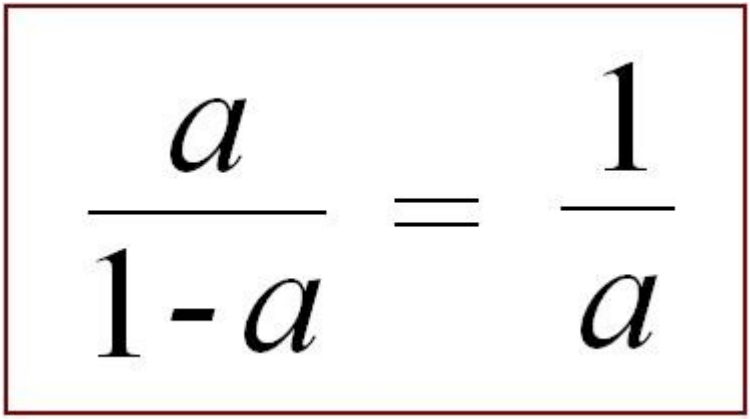
临近结束时，我是否需要大胆说出：我们必须赋予一种类似算术中交叉相乘的结合以合理意义？它连接：

- 这种关于无意识的知识；
- 以及作为激进功能受到质询的知识；归根结底，后者构成一切欲望在衔接层次产生时所趋向的对象本身。

知识本身作为丧失的知识，怎样处于一切可能话语衔接中出现的欲望之起源？这是我们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必须考察的。

第13课 · 1969年3月5日

上次结束时，我给你们留下一个依照比例——姑且称为和谐比例——取得平衡的公式；我在你们面前用下面这项展开它：



$$\frac{a}{1-a} = \frac{1}{a}$$

由于此前的说法，我可以轻易把它翻译成下面这样……

……它本身带有一定程度的表面明证，而且作为先验公式，足以满足人们对分析征服成果最普遍的认识；

……也就是：我们知道，在某处、在我们所谓无意识的那一部分，一种真理得到陈述；它具有这样一项特性：我们对此什么也无法知道。这个事实本身便构成一种知识。因此，我把“知识”写在“真理减去知识”这个函数上；它应当给我们关于知识的真理。

$$\frac{\text{savoir}}{\text{vérité - savoir}} = \frac{\text{vérité}}{\text{savoir}}$$

$$\frac{a}{1-a} = \frac{1}{a}$$

说到这里，为了讲一个本周相遇的小插曲，我偶然听到一条公式……

……如果我略微扭曲了它，请作者原谅；

……这条公式处在一项沿我教学方向展开的研究之前提中。研究试图把精神分析的功能定位为——并非不惜代价把它定位为科学，而是定位为一种认识论指示，因为今天人们正在研究科学的功能。这条公式是：

> “精神分析在诸科学中，也许可以被表述为一种没有知识的科学。”

我的对话者走到了这一步；他无疑受到当前某种运动推动，因为在一个同样属于经验的层次上，人们质疑知识传递中的某种相对性，指控它成为社会统治方式。

我立刻严厉纠正对话者，因为说“精神分析经验中的任何东西都无法在教学中得到严格衔接、无法作为知识形成学说”，是错误的。正由于眼下受到质疑的是这一点，它完全可以采用我正在这里陈述这种知识时使用的术语，以大师式方式得到陈述。

然而，从某种角度、以某种方式看，对话者推进的内容确实是真理。在这种分析知识的层次上，它相对于自己看起来的样子并不是知识。精神分析陈述了知识功能同“性”之间原初而激进的关系；如果以此为借口过快地——这本身是同义反复——推导说它是一种关于“性的东西”的知识，就会把它误认成表面样子。[注]

> [注] 原文在这里先后使用 sexualité 与名词化的 le sexuel；米勒本第 203—204 页也保留这一转换。前者指性或性这一维度，后者指“性的东西”，两者都不是 désir sexuel（性欲）。正文据此不再把三者一概译成“性欲”。

有谁在精神分析中学会了怎样善待妻子？

相关知识卡 性关系不存在：关系的不可写 · 性知识、性的东西与驱力的代位

说到底，一个女人很重要！存在某种从正确一端把握她的方式；必须以某种方式把她握在手中，而她绝不会认错！她会告诉你：“你没有按照握住一个女人的方式握住我。”

在分析中，也许能够厘清那些妨碍这个男人——刚才那句话所指向的人——做对这件事的路径。人们愿意相信，这会发生在一次分析结束

时。至于容我这样说的技巧，结果则被交给他的自然知识、他的机敏（adresse）……

……请允许我使用这个词，它具有法语中语言资源通常赋予它的全部歧义：既表示一种被称为“机敏”的能力，也表示“它指向谁”；

……这种机敏被假定在清理结束时已经给出。

很清楚，分析操作同我刚才所谓“技巧”这个层次的任何东西都毫无共同之处。只须辨认毛斯[注1]顺带考察的那个领域，便知道技巧的范围多么宽广……

> [注1]　马塞尔·毛斯：《身体技术》，载《社会学与人类学》，法国大学出版社 Quadrige 丛书，2004 年，第 363—383 页。

……他谈到这种极其广泛的功能在文化中的特征；并非没有理由，它在我们的文明中严格说来没有被省略，却被压抑到角落；

……他称这种功能为“身体技术”。

我这里只须提到严格意义上的情爱技巧维度……

……它们在某种绝不能称为原始的文化——例如印度文化——中被放到前台；

……这足以让你们感受到，《欲经》之类书籍中的任何陈述，只能以小消遣或色情作品之名抵达你们。

然而，在另一种可以理解这部文本的维度中，它也可能具有某种意义……

……考虑到人们对我马上要用的这个词作出的全部混淆；

……它会不无道理却只是近似地被定位为形而上学。

精神分析接近性知识所采取的侧面，正因此从我的书写方式中取得分量……

……这里再次涉及诉诸出发点的明证；

……即某种严格意义上的禁令可以落到这种知识、即性知识之上。我们经由一条新路径面对它——我不会说“进入”它——因为此前从未有人采取这条路径：从禁令压在其上的点接近它。正因此，弗洛伊德最初关于无意识的陈述强调了审查功能本身。

相关知识卡 性知识、性的东西与驱力的代位

这项禁令影响某个“那里”，即它说话、招认，招认自己被这种知识问题占据之处……

……请再次赞叹语言的丰富：与那些译得令我们耳朵起茧的“投注”或“被投注”相比，用“预先占据”（préoccupé）翻译弗洛伊德的 Besetzung 难道不更好吗？

……它被某样东西预先占据（pré-occupé），而这个东西的位置从此会变得更加含混。

这可能意味着什么……

……正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回到无意识的功能；

……这种在某个以真理衔接的层次上被界定为“我们知道得最少的东西”的知识、这种预先占据你的知识，究竟能是什么意思？为了说得更清楚，也许可以从某个角度说，在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明中……

……在我们的酱汁、这口“煎锅”里——无论如何，只有这个词能说明你们为什么聚集在这里；

……人甚至可以主张：精神分析的功能是维持这种催眠，以至于性的东西在我们这里确实被保持在一种史无前例的昏睡中。

但这一切绝不表示精神分析可以用来质疑——眼下所涉及的正是这种质疑——传递任何知识、甚至传递自身知识的正当性。因为说到底：

- 它发现了某样东西——无论其公式多么神话化——发现了在其他领域所谓的生产资料。生产什么？生产满足。

- 它发现存在着某种可以衔接而且已经得到衔接的东西；我曾钉住并揭露它们为组装件，而且它们从字面上无法以其他方式构想。精神分析称它们为驱力。

这一点只有在偶尔产生满足时才有意义——也就是说，精神分析只有如此才把它们呈现为驱力。看见它们运作，就意味着它们随身携带自己的满足。

当精神分析通过理论衔接，揭露某种行为中口腔驱力、肛门驱力、窥视驱力或施虐—受虐驱力的运作时，正是为了说：某样东西从中获得满足。显然，我们只能把它指认为“位于下方之物”、一个主体、一个ὑποκείμενον［hypokeimenon，基底］。无论主体必定由此产生怎样的分裂，原因都在于它在那里只是一个运作中器具、一个 ὄργανον

［organon］的主体。这个词在这里较少采用解剖学重音——身体上多少有活力的自然延伸或附属物——而严格采用亚里士多德在逻辑学中使用的原初意义：装置、工具。

当然，这个领域已经不再处于边界；正因此，身体中若干各自含混、难以把握的器官——因为很明显，有些只不过是身体废弃物——被放进这种工具性支撑功能。于是一个问题敞开：我们怎样界定这种满足？

必须相信，这里终究有某样东西出了问题，因为面对这些组装件，我们正在做的就是拆解它们。但单纯拆解本身是否首先便意味着治愈？倘若如此，事情似乎会快一些，也许我们早就已经把问题彻底解决了！

既然我们把固着功能作为根本内容置于前台，事情显然没有那么容易。也许，精神分析场域必须保留的是：某样东西把性的东西铭写为它的地平线；正是相对于作为地平线维持着的性这一维度，驱力才嵌入自身的装置功能。

你们看见，我在这里提出自己的断言是何等谨慎：

- 我谈到地平线；
- 我谈到场域；
- 我没有谈性行动。因为两年前已在这里的人[注2]知道，面对行动问题，我提出的前提绝不是把“存在性行动”视为既定事实。他们会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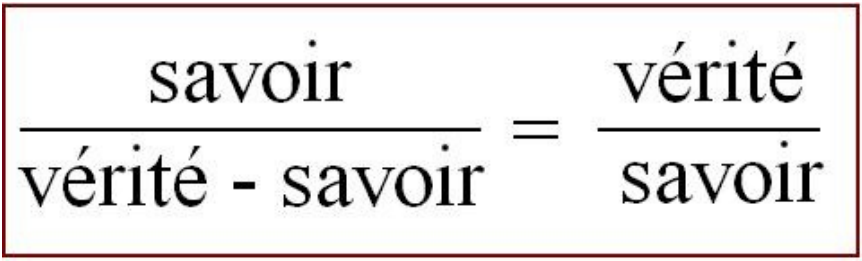
得：以性行动问题为目标，我最后断言，若在行动唯一能够维持的结构性重音上理解它，那么“不存在性行动”。我们还会回到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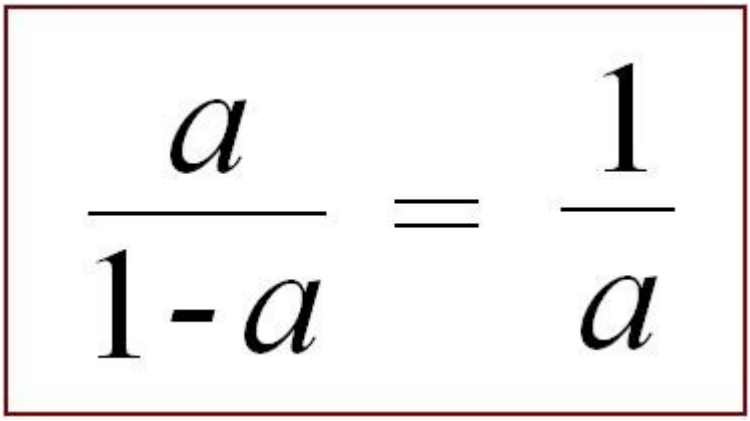
[注2] 参见 1966—1967 年研讨班《精神分析行动》。

你们也猜得到，正是为了从另一侧面，也就是今年这条“从一个大他者到另一个他者”的道路回到它，我们才再次走在这条路上；不过，仍值得提醒我们从另一条路径得到的结论。

驱力之根本满足所质询的东西，在这里同样必须悬置起来，哪怕只是为了选择抵达其定义的道路。

眼下，我们可以在这里写下的等式中，从等号层次某个关键点跳过去：





$$\frac{a}{1-a} = \frac{1}{a}$$

这正是我们今天质询的中心：知识本身能够回应怎样的满足？

知识——我在这里把它作为能够在概念上接近的观念提出，并非徒然——仿佛就是同我刚才圈定的场域相同的知识，是这个场域中的“知道怎样做”（savoir y faire）。这甚至足够吗？

这个“知道怎样在那里做”仍同技能（savoir-faire）有些太接近；刚才可能因此产生误解，而我也有意助长误解，好在该抓住你们之处——肚子——抓住你们。更准确的说法是“知道怎样在那里存在”（savoir y être）。

这把我们带回形成这里问题的侧面，也像理所当然那样，始终带回我们赌注的基础：弗洛伊德的发现推进的是，“人可以在那里，却不知道自己在那里”；而当人认为自己身在别处、身处另一种知识，并因此最有把握避开这个“在那里”时，恰恰完全陷在其中。

这就是精神分析所说的：我们身在其中而不自知；在知识的一切场域中，我们都身在其中。

正因此，精神分析才从这个侧面同知识的质疑发生关系。

这在任何地方都不来自某种真理，尤其不来自某种本体论：无论人身在何处、无论通过知识功能怎样运作，都处于性的地平线中。

请承认，这终究值得我们走近看看：我们身在其中而不自知。

我们在那里有所损失吗？这似乎毫无疑问，因为我们正从这里出发。我们被骗得彻彻底底。

意识之受骗在于：它服务于某种自己并不认为正在服务的东西。我说的是受骗（duperie），不是欺骗（tromperie）。精神分析并不追问事情的真相。我们绝不可能从中提取出关于“摩耶之幕”[注3]或“意识意志的根本幻觉”[注4]的话语。受骗蕴含某样东西，但在这里比在别处更难解决。

> [注3]　遮蔽凡人双眼的幻觉之幕。相关哲学参照包括庄子梦蝶、柏拉图洞穴寓言、笛卡尔的欺骗者恶魔，以及叔本华的摩耶之幕。

> [注4]　参见哈佛大学丹尼尔·韦格纳：《意识意志的幻觉》，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02 年。

受骗者，就是被别人利用的人。那么，这里是谁在利用？

重音一旦放到受骗上，问题终究会迸发……

……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后续所在的地带，人们有些跃跃欲试；

……这该死的精神分析能不能在这里——我听见有人提出过这个词，它在这些话里冒出来。我已经告诉你们，我更喜欢“无言说的话语”；

但我去见人，就是为了让大家说话。于是他们说个不停，比我说得还多，然后讲出类似下面的话：

“说到底，精神分析很可能给社会剥削理论再提供一项保证。”

他们没有错；只是这里的剥削者更难把握，革命方式也一样。

这是一种谁都没有获益的受骗，至少表面如此。那么，分析经验的知识是否只是一种让人不再受骗、听懂其中音乐的知识？

但如果它不伴随一种知道怎样出去，甚至更准确说不伴随一种入场式知识、一种知道怎样进入，又有何用？我们所质询的，是某样东西必然失败这一事实可能投下的闪光；而这个东西……

也许并非性行动所独有。事实上，精神分析一直停留在这项问题的门槛。

它为什么停留在门槛？它在实践中停在那里，只能以一种理论方式得到辩护；我们正在为此努力。

但它在理论平面也停在那里，我要说，这是它自己的问题，让它自己设法脱身吧。

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座所有人——既然我们都在“煎锅”里——像其他人一样试着再往前走。

很清楚，我们恰恰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同我刚才陈述的完全相反，我们也许应当从其他维度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有一份特定文本随着时间推移表明，它同我们的文本并没有那么不同，因为符号乃至能指的功

能在那里具有全部价值；我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批判。双方只须少一点进步主义，也许就能抵达富有成果的结合——我是说理论结合。

说到这里，人人都知道我带来了一种同样属于 ὄργανον［organon，工具］的东西；它恰好能够用来越过边界，有些人把它钉为能指逻辑。确实，我已经围绕它作出若干陈述，并强烈刺激了一些头脑。他们来自精神分析时，原本没有什么为此做好准备；另一些人则来自别处，却同样受到刺激。

这个“别处”并不那么容易说明，因为它不只涉及政治归属；还涉及今天出现的若干方式。也就是说，远在我开始陈述所谓逻辑之后，各种问题正在产生：

- 怎样操作这个能指；
- 什么是话语；
- 什么是小说；
- 甚至什么是在数学中正确运用形式化。

于是，这里同别处一样，人们有些着急。匆忙具有自己的功能，我已在逻辑中陈述过。不过，我当时只是为了揭示它使人猛然坠入的心智陷阱——我愿意甚至这样称呼［参见《文集》中的《逻辑时间……》，第 197 页］。

人们最终总会……

……有人想强调，我所谓能指逻辑多少仍处在某种狂热、某种对纯形式化的归附所能排除为所谓形而上学的东西之边缘；

……但人们最终总会使大家看见：即使在纯数学演练的领域，形式化的运用也不会穷尽任何东西；它在边缘留下某样东西，关于它，求知欲是什么这一问题始终有效。

谁知道呢，几天前我身边有人这样暗示：也许某天，尽管并非我所愿，数学中会出现某种叫作“拉康定理”的东西！这肯定不是我追求的，因为我还有别的要紧事；但事情恰恰总是这样发生。人越是想把一篇尚未完成的话语视为封闭——而这正是……

某种通常应当通向别处之物的特征——就越会产生这种废弃物效果。至于这个“定理”的陈述，我们仍可以把它留在晦暗的未来。

眼下，让我们回到知识，从这里陈述的东西重新开始。

从一端还是另一端开始陈述公式，并不是同一回事。“知识——反过来从我们的经验，能否这样说——是真理所欠缺的东西。”

正因此，真理……这显然使某一种逻辑——而且只有这一种——的论争失去平衡，即弗雷格逻辑；它以两根同样值得注意的拐杖，1 或 0、真或假，作为出发点。

请看，他要找到一个能称为真的命题有多么费力；他不得不请来木星或某颗其他行星有多少颗卫星。

换言之，他诉诸某种圆满而完全可以隔离的东西，却没有看见，这只是在诉诸最古老的“魔幻”[注5]；实在正是经由这种魔幻首先显现为“总是返回同一位置之物”。

> [注5] Prestige 在这里指魔法或咒术制造的幻象、魅惑，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幻觉。

他除了诉诸这些天文学实体，无法提出别的东西。当然，数学家甚至不会把“2 加 2 等于 4”陈述为一种自身固有地携带真理的公式；因为它并不总是真的：如果两个 2 中各有一个其实是同一个，它们便只等于 3。因此，能够作为真理陈述的公式并不多。

“真理是求知欲，别无其他”显然正是为了使我们质疑：此前是否已经有一种真理？人人都知道，这就是海德格尔“让存在”的意义。究竟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其存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精神分析带来了某样东西。

它要说的是：确实有某样东西可以让其存在。

只是，它介入其中。它以一种同我们有关的方式介入：越过它停留于其后的那道门槛，使我们追问求知欲究竟是什么。

正因此，我们回到驱力。诚然，正如弗洛伊德本人写过的那样，它是神话性的。

但并非神话的，是这样一项假设：一个主体从驱力中得到满足。

而如果不把某种知识已经牵涉在驱力之中、不把驱力看作具有“作为性的代位者”这一性质，这一点便无法设想。[注]

> [注] tenant lieu sexuel 是一个刻意压缩的说法；下一段又展开为 tenir lieu du sexuel。tenir lieu de 既是“代替”，也含有“占据……位置”的字面意味，因此译作“作为性的代位者”，以保留驱力在“性的东西”之位置上代位的结构。米勒本第 211 页同样保留这两种相邻表述。

相关知识卡 性知识、性的东西与驱力的代位

只是，问题来了：“无法设想”是什么意思？

因为事情甚至可以走到把思维效果本身视为可疑的地步。我们也许根本不知道“作为性的代位者”是什么意思。甚至“性”这一观念本身，也可能就是驱力核心之物——也就是对象（a）——通过时产生的效果。你们知道，这件事很久以前就发生了。

亲爱的夏娃把那只致命的苹果递给了他！这当然也是一个神话。正是从那一刻起，他才把她看作女人。

相关知识卡 性知识、性的东西与驱力的代位

他这才察觉我刚才告诉你们的全部事情。此前，他没有发现她是从自己肋骨架的一侧抽取出来的某样东西。他觉得这就这样挺好、十分惬意：那时还在天堂！

很可能正是在那个时刻——阅读文本便不会对此有任何怀疑——他不仅发现她是女人，而且开始思考了，这个可怜的小家伙！所以，说驱力已经包含某种知识是“无法设想的”，并不能把我们带得很远。况且证据就在这里：这正是它同唯心主义的接合点。有个叫齐美尔的人，曾在弗洛伊德之前谈论升华[注6]。他从价值的功能出发，并且非常清

楚地说明女性对象怎样在其中取得一种优先价值。这不过是众多选择中的一种。

> [注6] 参见格奥尔格·齐美尔：《文化的悲剧及其他论文》，Rivages 出版社，1988 年。

存在着各种价值；人们在价值中思考，依照价值思考，还建造出各种价值。

如果我告诉过你们，精神分析和弗洛伊德都不关心“幻觉或摩耶之幕”，那正因为二者——实践与理论——都是实在论的。只有从弗洛伊德各项陈述中的恒常性，才能觉察享乐；但它也可以从经验中觉察——我指的是精神分析经验。

享乐在这里是一个绝对者，它就是实在，正如我把实在界定为“总是返回同一位置之物”。

而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女人。享乐本身原本只有经由癔症者才得到逻辑整理。的确，是她把享乐设定为绝对者；她由此揭示了享乐功能的逻辑结构。因为她这样设定它——在这一点上，她是正确的理论家——却以自身为代价。恰恰由于她把它设定为绝对者，她才被排斥在外，只能以一种相对于自身而言未获满足的欲望来回应它。

这种在逻辑揭示中的位置，出发于一种经验；它的相关性在分析经验的每个层次都完全可以感知。我的意思是：关于欲望的一切得到衔接的规定，始终从作为绝对者的享乐彼岸出发，才在逻辑上找到恰当位置。这一点在陈述中达到了一种连贯程度，足以驳倒一切同起源之偶然性相连的过时说法。

并不是由于某种历史偶然，癔症者最初在那里，整件事情才得以各就其位；而是因为她们恰好处在这样一点：言说的介入可以凸显那个空洞，而这个空洞来自享乐在此发挥一种处于游戏界限之外的功能。弗洛伊德说，谜题在于知道“女人想要什么？”——这完全是以一种错位方式标定她在当时所处的位置；正由此，“知道男人想要什么”才取得价值。

人们有时说，整个分析理论沿着一条男性中心主义的脉络展开。这当然不是男人的错，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不是因为他们尤其占据支配地位，而是因为他们已经乱了方寸。从那一刻起，只有女人——尤其是癔症女人——还明白其中发生了什么。

$1-a$：**真理 − 知识**。在我刚才这样写出的无意识陈述中，它在知识欠缺的层次带有 a 的标记，是因为我们对这个绝对者一无所知；甚至正是这一点把它构成为绝对者：它在陈述中不受约束。然而，得到断言的东西——这就是言说行为在其无意识部分——是：欲望正是作为 1 之欠缺的这一东西。但这并不能保证，欲望确实就是作为 1 之欠缺的这一东西。

没有什么能保证 1 的欠缺就是真理。也没有什么能保证它不是谎言；正因此，在《草稿》即《科学心理学纲要》中，弗洛伊德把无意识连锁总是由之出发的东西称作 $\pi\rho\tilde{\omega}\tau o\nu\ \psi\varepsilon\tilde{\upsilon}\delta o\varsigma$ [proton pseudos] [注7]。若懂得阅读，这只能正确译作“至高谎言”。如果它适用于癔症者，也只是在她占据男人位置的限度内。

> [注7] 指弗洛伊德 1895 年《科学心理学纲要》中的“癔症的 proton pseudos（原初谎言）”。

这里所涉及的，是这个一的功能，因为它支配着整个被恰当地标为形而上学的场域：

- 精神分析的闯入所质疑的，与其说是存在，不如说正是这个一；
- 正是它迫使我们把重音从符号移向能指。

倘若可以设想一个性结合在其中运作的场域，那么在它看似运转良好的地方——动物那里——所涉及的也只会是符号。

“把我变成天鹅（cygne）吧”，勒达曾对其中一位这样说！之后一切顺利：双方各自分得甜点的一半，结合为一，于是构成一。然而，分析若引入了什么，恰恰就是这个一无法黏合；正因此，它才引入某种新东西。也只有在它所投下的光照中，我刚才暗示的那些情爱壮举——就其涉身其中而言——才能取得意义。

因为，如果性结合在达到目的的同时也包含满足，那么任何经验都不会让人期待某种主体进程。我不是指那些在分析中给出欲望构形的经验，而是指远在其外、在那片早已得到探索和实践的领域中，被看作禁欲修行道路的经验；某种属于存在秩序的东西可以在那里得到实现。享乐……

……这种享乐在这里之所以得到凸显，只是由于某种代表女性本性的东西多少受到排除；

……难道我们不知道，为了在成千上万物种中满足结合的需要，自然似乎并非总要诉诸这种东西？在某些节肢动物或蛛形动物那里，发挥功能的装置远不止“勃起装置”。这里的享乐绝不能还原为自然主义。

精神分析中自然主义的东西，只是那些称为“驱力”之装置的天赋论；而这种天赋论受制于一个事实：人出生在能指的浴池之中。

没有任何理由沿自然崇拜的方向从中推出任何后果。我们即将开启并作为下次谈话主题的问题，我想会被今天提出的这些前提照亮。

事情怎么可能是这样……问题必须从这里来把握——但还不是升华问题……

……弗洛伊德本人正是在升华这一点，标出了我刚才所谓“分析在一道门槛前停步”；

……关于升华，他只告诉我们两件事：它同对象具有某种关系，am Objekt……

am、an——你们已经知道 an sich；它同法语的 en 完全不是一回事。把 an sich 译作 en soi［自在］，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正因此，在涉及对象（a）时，我的“en-Je”也造成歧义；我想把它叫作“a-je”，中间加一个省字符，写成“a'je”，这样你们立刻便会看见我们滑向哪里。这就是在实际运用中善用不同语言；

……不过，回到眼下的问题：弗洛伊德在衔接升华时强调，如果它同对象相关，是以他在引入这一问题的层次加以运用并称为理想化的东西为中介；但升华的本质则是 mit dem Trieb：同驱力一道。

这见于《论自恋：一篇导论》；至于其他文本，也有若干，我想不必逐一列举——从《性学三论》到《群体心理学》。重音始终落在这一点：同作为压抑（Verdrängung）特征的审查干预相反……

……说到底，也就是同阻碍工作显现的原则相反；

……严格来说，升华本身就是驱力的一种满足方式。它同驱力一道——弗洛伊德称之为 zielgehemmt 的驱力——偏离了自己的目的，人们通常这样翻译。我已经尝试衔接这个目的是什么：也许应当在目的层次上，把道路同严格意义上的靶点区分开来，才能看得更清楚。然而，在我今天向你们展示的东西之后，又何须这类繁琐辨析？

怎么会看不见：没有什么比看见驱力在其性目的之外得到满足更容易？

无论怎样界定这个性目的，它都处在本质上被界定为驱力装置之物的场域之外。

总而言之，作为结论，我只请你们看一件事：凡不是本能——从今天以后，我们会很难把它定位在任何地方——而是一种社会结构围绕性功能组织起来的地方，最终会形成什么。那些致力于向我们展示蜜蜂社会或蚂蚁社会的人，忙着谈论它们的一切——群体、交流、嬉戏和奇妙的小聪明——却没有一个强调这一点，实在令人惊讶：蚁巢同蜂巢一样，完全以性关系的实现为中心。

这些社会恰恰在这一限度内有别于我们的社会：它们呈现出一种固定形态，而能指的缺席正在其中显明。正因此，相信所有理念关系永恒不变的柏拉图，才构想出一个所有孩子公有的理想 $\pi o \lambda \iota \tau \epsilon \acute{\iota} \alpha$ [Politeia，城邦]。从那一刻起，你们便能确定其中所涉及的东西：严格说来，就是让社会以性生产为中心。

无论你们把柏拉图想象得多么唯心，他的地平线都不是别的东西……

……当然，除了一系列并不会结出果实的逻辑后果；

……他的地平线无非是在社会中取消其《对话录》的一切效果。

今天就到这里；下次我们以升华为题再见。

第14课 · 1969年3月12日

La Femme	L'Autre	La Chose
X	Lieu de la parole avec qui on fait l'amour	vacuole de la jouissance

La sublimation pour atteindre La Femme
(amour courtois, idéalisation de l'objet)

La sublimation pour atteindre la Jouissance
(avec la pulsion)

Le représentant de la représentation

我在黑板上写了几个词，好让你们用它们钩住我今天要对你们讲的若干内容。其实，经过这么久，这本该已经够用了！我的意思是：从头几行那些问号所标出的挂钩点出发，我本可以把话语权交给你们当中的至少几个人，让他们代替我做这项每周工作，也就是钻探这篇话语。

说真的，若有人接替我一下也不错。我的意思是……

……就像前些年已经做过的那样；

……有人愿意出力，把若干尚存的问题再推进一步，把那些已经印出来、经过一段时间后值得重新校订的东西加以完善。

的确显而易见：我的陈述有不同阶段和层次，尤其当人想到我不得不从何处出发，才能首先反复锤打这个本来无需我介入便清晰可见的要点——即无意识，我指弗洛伊德所说的无意识，具有如同语言一般的结构。这用肉眼便看得见，不需要我的眼镜；但说到底，还是非得由我指出来不可。

一位友人最近对我说，阅读弗洛伊德总归太容易了，人可以读完却什么也没看见。为什么不可能呢？毕竟，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首先必须摆脱的那个最重大的问题，由于一系列可以称为"通俗化操作"的配置，甚至根本没有被察觉。不过，我仍花了很久才让它得到接受，而且还是在本来最有条件察觉它的圈子里。

多亏所有这些延误，某些事情发生了；我远不能说它们令我气馁。

例如，吉尔·德勒兹先生继续自己的工作，以学位论文形式出版了两部关键著作；其中第一部直接同我们相关。我想，只看《差异与重复》这个标题，你们便会明白它必定同我的话语有某种关系——他当然比谁都清楚这一点。紧接着，我又惊喜地看见桌上出现了他额外赠予我们的一本书……

……这的确是意外之喜，因为上次我在他的两篇论文答辩结束后见到他时，他丝毫没有提起；

……书名叫《意义的逻辑》。

如果有人——比如你们当中的一位——拿起这本书的一部分来研究，终究不会是白费工夫……

我不是说整本，因为那是一大块工作；不过，它是一本按书应有的方式写成的书：每一章都蕴含着整体；

……因此，挑选恰当的一部分来读，便能很好地看见：幸运的是，他有时间在一部文本中加以衔接和汇集的，不只是我这篇话语所陈述内容的核心。毫无疑问，我的话语处在这些书的核心，因为书中明确承认了这一点；而《〈失窃的信〉研讨班》多少构成了它的入口，界定了它的门槛。

总之，他能够有时间处理所有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对我而言滋养了自己的话语，帮助它发展，并时而为它提供装置，例如斯多葛派逻辑；

……他容许自己、也有能力展示它所占据的根本支撑位置，而且以他所特有的极致优雅来做这件事：他利用所有阐明了斯多葛学说这个困难要点的研究成果。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它仅以零散片段和外部见证流传给我们；我们不得不借助这些材料，仿佛在掠射光线下重构它实际具有的轮廓——一种不仅是哲学的思想之轮廓……

- 它还是一种实践；
- 一种伦理；
- 一种在事物秩序中安身立命的方式。

正因此，例如在第 289 页读到某样东西便很有意义。在这本多次提到我的书里，只有这一点表明他同一种或许属于我的学说有所分歧——至少他说，如果某份“报告”……

……这份报告在我教学的一个转折时刻，曾向聚集起来的精神病学界提交我关于无意识之学说的要义；

……如果只依据拉普朗什和勒克莱尔这“两位出色研究者”的报告，那么他就在这一点上作出保留。不过，鉴于整份报告高度中肯，他当然毫不犹豫地也把报告似乎蕴含的某种说法归于我，即他所谓、也就是他译作的“无意识层次上各能指要素的多义性”；或者更准确地说，表现在某个公式中的东西。重读报告便会看见……

……因为德勒兹的这项评论引起了我的注意；

……报告写道：“一切意义的可能性，都从能指与所指的这种真正同一性中产生。”你们中有些人也许记得，这是以一种比我原来的做法更进一步的方式操作隐喻功能所得的结果：让一个因替换的隐喻效果而被抛到界线、横杠之下的 S，同其自身结合着发挥作用，把它当作所涉关系之本质的代表，并让它以此身份在无意识层次上运作。

当然，我十分乐意把这一点留给那两位作者；在这份卓越的报告中，他们代表了我，因为它确实来自他们对我此前陈述内容的某种操作。

如果有人愿意在这里深入细节……

……我的行程由于自身使命而负担过重；它按本性无法停下，因为前路还很长；

……但如果有人能够……

……把德勒兹在整部著作中的陈述，同这里提出的内容彼此对照；后者并非全无中肯之处，却确实呈现出一道裂缝；

……如果有人能够说明它为什么是一道裂缝，精确收紧其中可能出错之处，并说明这个错误怎样同报告围绕某项问题的处理紧密相连——我在此前几年已经多次强调过它，也就是对所谓Vorstellungsrepräsentanz［表象之代表］功能及其相对于实际无意识之作用作出正确翻译，换言之作出正确的拆分衔接；

……如果有人愿意主动把这件事校订清楚……

……它便会带来一种始终必要的益处：让那些参照我的教学、当然也通过学生的研究来补充、滋养和陪伴它的人，能够公开澄清其中某些得到补足、有时也得到说明的陈述；

……也就是说，终究应当校订清楚：这些研究中的某一项并不完全适合用来表达的，与其说是当时我所陈述内容的轴心，不如说是后来发展已经证明的真正轴心。

在这样的热心人出现以前，我先指出：我所暗示的文章《无意识：一项精神分析研究》，不知为何发表在 1961 年 7 月的《现代》》杂志上；这明显晚于该报告在所谓博讷瓦尔大会上的宣读。我的《无意识的位置*》则收入《文集》，其写作也远远晚于那次大会，并回应了同一问题。

现在进入今天的议程，继续上次的话题，也沿着我已经宣布的轴线来谈今天的主题：升华。

上次，我以弗洛伊德之名凸显并标出了两件事……

……当然还有许多段落可以引用，但这一段至关重要，见《论自恋：一篇导论》；

- 首先是理想化 am Objekt，即相对于对象的关系；
- 其次，升华从根本上同驱力的命运、变迁，即 Schicksal 相连。弗洛伊德在题为《驱力及其命运》（Trieb und Triebschicksal）的文章中陈述了这些命运；升华是其中第四种，而这第四种的特征是：它发生于 mit dem Trieb——“同驱力一道”。

“同……一道”这个词在弗洛伊德笔下再次出现，实在引人注目——至少对于过去听我反复锤打这个“同……一道”、尤其听我重提亚里士多德公式的人如此：“不应说灵魂在思考，而应说人同自己的灵魂一道思考。”[注1]

> [注1] 亚里士多德：《论灵魂》，I, 4, 408b, 14/15，巴黎：Les Belles Lettres，1966 年：“更妥当的说法，也许不是灵魂怜悯、学习或思考，而是人通过灵魂如此。”另参见研讨班《精神分析行动》（1968 年 3 月 13 日）与《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1964 年 2 月 12 日）。

某样东西“同”驱力一道得到满足。那么，当弗洛伊德另一方面告诉我们，这种驱力……它究竟是什么？

……他把驱力拆成四个项；我始终强调，这种拆装公式对于驱力至关重要；

……它是下列四项的组装：

- 源头：Quelle；
- Drang：推动力；
- 对象：Objekt；
- 目的：Ziel。

驱力会找到什么东西来满足？这正是今天的问题，更确切地说，问题在于：

- 它在目的方面受到抑制［zielgehemmt］；
- 它省略了性目的。

仅仅把这一点翻译成某种诚然常见的事实，终究并不足够……

……仿佛我们欣赏其作品、其作品又取得社会价值的作者——这是弗洛伊德本人着重使用的术语——都以牺牲性满足为代价进行创作，其中发生了某种不知为何物的隐秘替换；

……仅仅停在这里，并不足以揭示弗洛伊德陈述的分量。

正因此，在谈到这个主题以前，我花了两次会面明确衔接若干前提和阶段：性……

……就精神分析场域中同我们有关的东西而言，诚然构成一道地平线；

……但它的本质还要遥远得多。我已经说过：关于性的知识与实践并不会因此得到任何阐明或改变。

我想在这里再次唤起你们的注意；今天，事情在生物学层面多少开始放松一些，我们在调节结构层次上发现的一切，有时竟同我们关于语言运作的陈述呈现奇异的同构。

面对性，谨慎得不能再谨慎的做法，是不要停留在粗糙图式。如果略为留心弗朗索瓦·雅各布关于所谓噬菌体的研究，以及严谨实验技术让我们开始看见的活体物质游戏，也许你们会想到：甚至在谈得上性以前，这里面便已经拼命交配了！

因此，在场域另一端、也就是我们这里——我们当然无权替生物学发言——人们也看见，谈论性要比那复杂一些，这两件事或许并非毫无关系。例如，我们不应把关系——这个词取其逻辑意义——同建立两种性之联合功能的那种联系混为一谈。

性只有两种，看起来像是不言而喻，对吧？为什么不能有三种或更多？

这里丝毫不是暗指“第三性”之类说法的那些轻佻用法……

……顺便说一句，那本书尤其值得注意之处，是它表现出的不负责任；

……从生物学上说，为什么确实不能有三种？

性只有两种，当然构成现实的一项基本根基；我们应当察觉它的逻辑作用究竟延伸到多远。因为发生了一种奇怪的返回：每当我们碰到数

字二时，性便从一扇小门重新进入我们的心智；而这尤其容易，是因为我们对性一无所知。比如只有这样一条小提示：某处多了一条染色体。

况且很奇怪：对于一个物种，我们从来无法事先说出，这条多余、分离而不对称的染色体会出现在雄性还是雌性一侧。因此最好小心：陈述性关系，同完全取代它的东西——尤其在精神分析中——毫无关系，也就是同一个被临时称为雄性或雌性的类型之认同现象毫无关系。

话虽如此，同表象相反，精神分析恰好表明：甚至同一个类型认同也没有那么容易；总体上，人们只能极其笨拙地对此作出陈述。有人说男性位置或女性位置，很快便滑过去，开始谈论同性恋位置。

至少应当注意：每当弗洛伊德想作出精确陈述时，他都会亲自承认，完全不可能依靠“雄性或雌性”这种对立，而只能用“主动或被动”来取代它。值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两个术语中的任何一个——男性性，即“雄性性”，或者“雌性性”，即女性性——能否作为一种可接受的谓词资格。

人能否说“所有雄性”？即使在对限定词的朴素操作中，这能否得到陈述？为什么不能把一个亚里士多德式命题写成：“造物中的一切雄性”，比如这样？

这个问题将会包含如下内容：“所有非雄性，是否就意味着雌性？”

这种对矛盾律的信赖会打开怎样的深渊，也许还可以反过来加以把握，使我们追问——就像我刚才已经宣布的步骤——诉诸矛盾律本身可能包含怎样的性意味。

当然，从性关系难以企及的接近方式中产生的这些幻想，不只动用“是”或“否”的模式。例如，还有性伴侣的两极性；它以一种更加微观的景象为名：卵细胞受精以后出现一些细丝，两个细胞核之间形成一个场。这个场与其设想为某种渐变场，不如设想为随着两极彼此接近而增强或减弱的双向量性。

场的图像在其他领域——例如电磁学——如此根本；但仅仅得到这幅图像支持，便足以让我们认为性及其基本关系也属于这种秩序吗：两个极点，以及在二者之间组织起来的某种球形网格？

当然，一旦开始提出问题，人们便会看见，根基也许没有那么明显。即使某些形式有利于这种支撑，支配、影响、排斥乃至断裂的效果仍会提出许多其他问题；这些问题也许会促使我们重新质疑某种一直未经讨论而发挥指导作用的、也就是人们所谓朴素的东西。当然，只有察觉到它具有这种作用以后，才可能质疑它。

无论如何，当人谈论 Fortpflanzung——也就是谈性之目的，即繁殖——时，非常有必要看见，事情不只发生在这个层次……

……两个人睡在一起，偶尔生出一个小宝宝；

……并不是这幅景象给出了性是什么的图像。

我从细胞层次上的性交配效应开始，显然是为了指出：与其说重点是所产生的第三项，不如说是性结合重新激活了一种根本生产，即细胞

形式本身的生产。细胞受到这一关口刺激，便能再生产自身内部之物，也就是它自己的排列方式。

因此，我们必须提防这些混淆；它们让我们很容易把一种其全部本质也许都从我们手中溜走的功能，同下列位置叠合起来：

- 数学中的正号与负号；
- 甚至逻辑中的 1 与 0。

况且，弗洛伊德逻辑恰好让我们清楚看见：它无法以两极术语运作；它作为性之逻辑所引入的一切，都属于唯一一个真正原创的术语，即：

- 对某种欠缺的标示；
- 一个称为阉割的根本负项；在弗洛伊德逻辑的层次上——由于这个层次属于逻辑秩序——没有它，任何东西都无法运作。

对于男人与女人而言，整个规范性都围绕一种欠缺的通行而组织起来。

这就是我们在弗洛伊德经验所导出的逻辑结构层次上看见的东西。

我必须在这里提醒你们：我曾在某一年以《精神分析伦理学》为题详细阐述，快乐自身的辩证法——也就是它包含的一种既受追求又遭躲避的刺激层次，以及一道恰到好处的阈限——蕴含一个禁区的中心位置。可以说，快乐在那里会过于强烈；这个中心位置，就是我所谓享乐的场域。

享乐本身，被界定为身体中属于快乐分配的一切。

这种分配及其内在界限，制约着我当时提出的东西。当然，那时我使用的词语和例证比今天在这里所能使用的更多；我把它称为空泡，称为构成中心的那道禁令——它总而言之是离我们最近、却又在我们外部之物。

应当造出“外密”（extime）这个词来指称这里所涉及的东西。当时，我从弗洛伊德的一些文本中提出了一个术语——我没有时间详述是哪些文本——并揭示它在他笔下发挥的功能。它尤其引人注目，因为有别于他谈论“事物”时的一切陈述：在弗洛伊德那里，“事物”一向是 Sachen；但这里，他说的是 das Ding［物］。

我不会在这里重述自己赋予 das Ding 怎样的重音，因为这次同样没有时间。

相关知识卡 Extimité：外密性与原物的位置

我只能说或提醒你们：弗洛伊德通过 Nebenmensch［邻人］的功能引入它。

这个离我最近的人，这个因为无法加以定位而含混的人，究竟是什么？福音书中的公式“爱你的邻人如同爱你自己”让“邻人”一词回响；但我们要在哪里把握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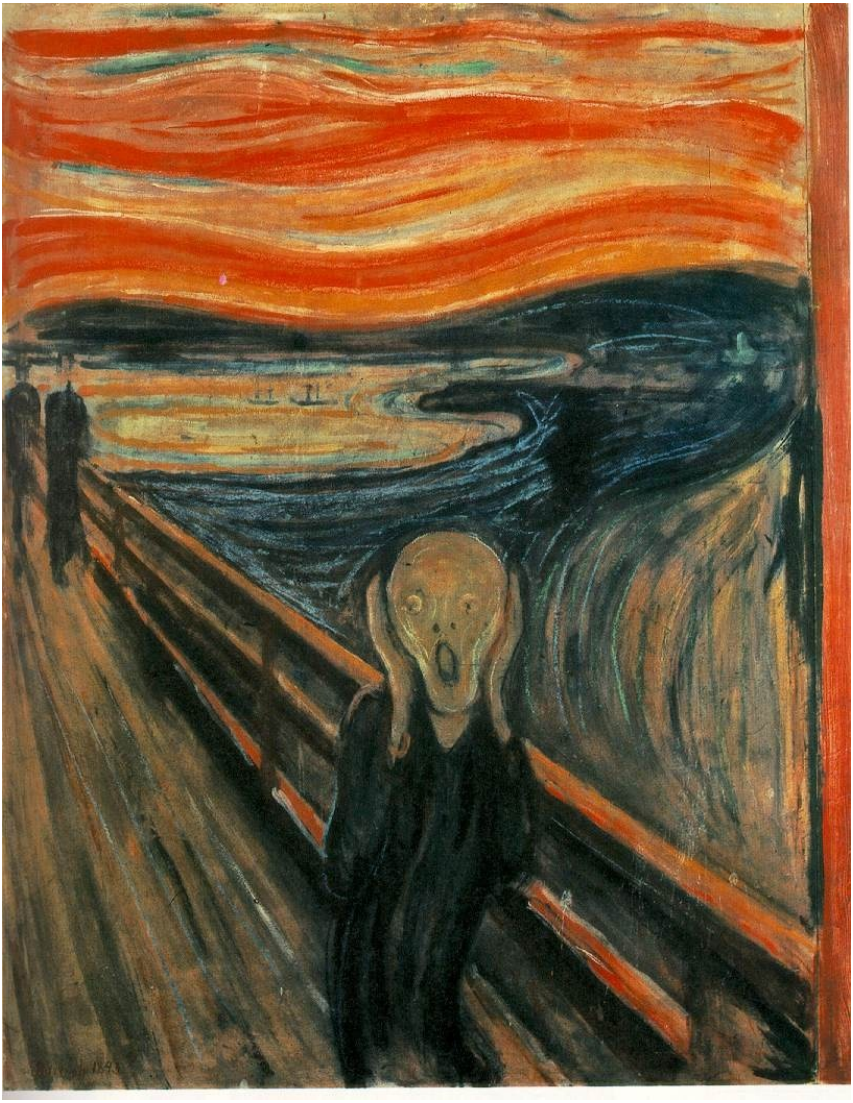
在我无法去爱的自我中心之外，哪里会有某样东西离我更加切近？

这也是弗洛伊德通过演绎道路多少被自身需要逼迫时所指出的东西：他只能借助一种绝对原初、被称作“呼喊”的东西来刻画它。某样东西

在这种喷射性的外部中得到辨认；由此，离我最内密的东西，恰恰是我被迫只能在外部认出的东西。正因此，这声呼喊无须真正发出，便已经是一声呼喊。

我曾借蒙克那幅名为《呐喊》的壮丽版画说明：没有什么比它所处的宁静风景更适合表现这声呼喊的表达价值。不远处，两个人正沿道路离去，甚至没有回头；前景中的女性存在扭曲着嘴，代表这声呼喊，而它的本质正是什么也没有发出，只有绝对寂静。

正是从这声呼喊所环绕的寂静中，最切近的存在、那个受到期待的存在——尤其因为他始终已经在那里——即邻人的在场才浮现出来。除了在圣徒的行动中，邻人没有任何 Erscheinung［显现］。



这个邻人是否就是我所谓的大他者，也就是我用来使无意识中能指衔接之在场发挥作用的那个大他者？当然不是！邻人是享乐令人无法忍受的迫近；大他者只是一块清理干净的台地。

经过这么久以来我对大他者定义的衔接，我总算可以这样快速地讲这些话：它恰恰就是这样，是一块从享乐中清理出来的场地。

那些愿意费心的人，可以在大他者层次上定位德勒兹书中以令人钦佩的严谨与准确加以命名的内容：它既有别于、又符合现代逻辑学家全部思想所界定的所谓事件，以及同语言之存在相连的舞台布置和整个旋转木马。

具有如同语言一般结构的无意识，就在大他者那里。眼下的问题不是知道这种清理是怎样、又由谁完成的；我们首先必须承认它。

也许之后，我们才能讲出一些合理的话。只有这样界定它，才有可能设想弗洛伊德已经完美表达的东西。我曾用两个术语来表达它，而且我认为有必要加以强调：

- 一方面是形式化；
- 另一方面是不动情。

什么东西的不动情？欲望！

因为这就是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最后一句表达的东西：这里所涉及的欲望，即无意识欲望，以不动情的方式保持稳定，传递着弗洛伊德所谓——无论正确与否——过去的要求。不能因为这里有Vergänglichkeit［消逝性］，便立即滑入关于良好或不良印象的念头，滑入每个人内心永远持续的幼儿创伤性神经症之类陈词滥调——它们当然并非全无用处。但根本之处在于这种永久性、这种恒常性；由此，这种完全可以还原为形式的欲望之不动情，究竟意味着什么？

那么，我们可能加以公式化的性关系处于什么层次？这就是黑板头几行所写问题的意义：女人是大他者——那个在一切言说下方滑动、完好无损而不动情的欲望之场所——还是物，即享乐的场所？

当然，现在正该提醒你们我说过的话："不存在性关系。"如果有一点在分析中得到平静而确凿的肯定，那就是：我们不知道女人是什么——盒子里的未知数！谢天谢地，除了经由各种表象；因为人们自古以来从未以别的方式认识她。

如果说精神分析凸显了什么，恰恰就是：经由一个或多个表象之代表才发生这一点。

相关知识卡 性关系不存在：关系的不可写 · 性知识、性的东西与驱力的代位

这里正应当凸显弗洛伊德在讨论压抑时引入的这个术语之功能。眼下的问题并不是知道女人是否受到压抑，而是知道女人本身是否受到压抑——当然是在别处，为什么不能也在她自己那里？这篇话语并不是男性中心主义的。

女人若在其本质上是某样东西——我们对此一无所知——那么她对于女人同对于男人一样受到压抑，而且遭到双重压抑：

- 首先，她的表象之代表已经丢失；我们不知道女人是什么；
- 其次，即使重新找回这个代表，它也会成为一次否认（Verneinung）的对象；因为除了承认她没有某样从未有人说她应当拥有的东西，我们还能赋予她什么特征？

然而，在弗洛伊德逻辑中，女人只从这个角度显现：

- 一个不充分的代表，而旁边是菲勒斯；
- 接着，否认她拥有它——也就是再次肯定她同这个东西之间的连带关系。这个东西也许正是她的代表，但同她没有任何关系。

单凭这一点，就应当给我们上一堂逻辑小课，使我们看见整套逻辑所欠缺的恰恰是性之能指。你们阅读德勒兹时——也许有几个人会愿意费这个工夫——会逐渐熟悉一些每周听我的话语显然仍不足以令你们熟悉的东西，否则我本可以读到更多这种作品。有人在某处说，如果“结构主义”一词具有意义——既然整个公共论坛层面都赋予过它意义，我看不出为什么要把它据为己有——那么它的根本同时在于：

- 能指链中的这处空白、这项欠缺；
- 以及由此在所指链中产生的那些漂泊对象。

例如，这里的漂泊对象是一个吹得鼓鼓的小气球，上面画着眼睛和一撮小胡子。不要以为它是男人；文本写得很清楚，它是女人，因为这个无法把握的女人每天就是以这种方式在我们眼前流通。这甚至让我们面对“事情本可以并非如此”这个事实时，获得某种相对感。

在一个不那么逻辑化的时代，当我们追溯史前时期……

……那里也许还没有俄狄浦斯情结；

……人们给我们制作了一些女人小雕像……

……它们想必十分珍贵，否则不会留存到今天；人们总得把它们小心收在某个角落；

……它们有着这样的形态：







这里不再有小气球、眼睛或胡子，却有惊人的臀部和……好吧，史前维纳斯就是这样构成的。我画得不太好，不过只是为了给你们一个印象。

它没有那么拟人。它绝不意味着古生物学家想象的事情，绝不意味着那些女人当时就是这副样子；只是表象之代表同我们今天的不同。它不是一个或两个气球。

你们还记得《蒂雷西亚的乳房》：

“飞走吧，我软弱的鸟儿……”

那里的表象之代表肯定就是这个样子。

这向你们证明，表象之代表会随时代而不同。

有了这些前提，我们现在可以略为推进升华问题。我刚才已经充分讲过弗洛伊德如何衔接它，无须重复：zielgehemmt［目的受抑］、对象的理想化，并且“同驱力一道”运作。弗洛伊德指出了若干条升华可能发生的路径。最简单的当然是反应形成（Reaktionsbildungen）。如果我们知道屏障位于享乐一侧，那么显然可以设想并分类——虽说分类本身无法阐明它——把升华放在接近享乐时的反应形成之中。但这仍不足以解释它怎样脱钩。

弗洛伊德却在一条小注释的末句指出：除了他界定为升华可能路径的所有接近方式，还存在另外一些十分简单的路径。只是，他没有说出来。

也许他有些难以思考它们。毕竟，就构成我们逻辑材料的数学逻辑而言，他即使已经向我们给出所谓直观的、或者更不恰当地所谓朴素的要素，也不等于他本人已经完全察觉到，这套逻辑可以形式化。

他告诉我们，人“同驱力一道”进行升华。另一方面，我们又知道什么？这些驱力来自哪里？

它们来自性的地平线。驱力包含性满足这一点，至今没有带来丝毫阐明；但人们告诉我们，它们的享乐同“性”这一维度相连。

在这个层次上，我们首先设定“对于性，我们一无所知”，并不是一件坏事。

相反，我们已经衔接——而且是我已经衔接——在驱力中介入了拓扑学所谓的边缘结构；这是解释驱力某些特征的唯一方式。发挥功能的根本上始终是某种被粗略刻画为孔口的东西，而边缘结构就在那里重现。

相关知识卡 性知识、性的东西与驱力的代位

因为，只有从数学意义上把握这种边缘结构，我们才能开始理解弗洛伊德在 Drang 即推动力层次上同样明确衔接的东西：由这个边缘所制约的流量恒常性。

我曾为此写下一条注释，并在最新版中再次完善它，援引了向量理论中所谓旋转通量的定义。

总而言之，驱力凭自身就指明了逻辑与身体性的结合。

真正的谜题反而是：驱力作为边缘享乐，怎样会被召来同性享乐等价？

如果你们多少还有一点想象力……

……我是说，能够把你们在脑回某处思索的东西，同自己肯定只是附带而且总在匆忙之间发生的经验连接起来；

……你们总可以说：

> “在性享乐层次上，涉及的似乎更是肿胀、接着是性高潮之类东西……
>
> 这同边缘功能有什么关系？”

如果不存在空泡、享乐所固有之孔洞的配置——对那个本质上受到调节而保持温和张力的东西来说，这种享乐无法忍受——那么你们便无法在性的领域中看见任何类似于我所谓驱力之“边缘结构”的东西。这里的边缘由某种防御后勤构成。倘若我们不知道这种防御后勤其实在每个转折处都能遇到，甚至在性实践中也是如此——尤其当这种实践不只是匆忙行事，手里仅剩弗洛伊德关于“女人的享乐”的词汇中几块模糊的指路残片时——也许某样东西会开始以更切近、更贴身、更直接的方式使你们关注：不是关注你们无话可说的性关系，而是关注性享乐的操作。

研究女性之性时不知为何出现的一切谜题——例如阴道壁敏感性在某些人眼中构成的谜题，以及女性享乐那种我不说无法定位、却可以说处于边界的性质——其实更容易同我们在这里尝试接近的拓扑学相协调。但细节并不是我们的主题。

重要的是我提出的东西：这里有某样东西类似于物。我曾以《弗洛伊德之物》为题让这个物开口说话；正因此，我们在神话中称它为真理时，才会赋予它女人的特征。然而，不可忘记——这就是黑板上这些

行的意义——物本身肯定没有性别。也许正是这一点，让我们能够同它做爱，却丝毫不知道女人作为有性之物究竟是什么。

考虑到时间，这也许让我们可以引入研究升华的两个方向。我在《精神分析伦理学》研讨班中花费很大篇幅讨论“宫廷爱情”，是因为它使我们能够引入这一点：升华涉及爱情关系中的女人，却以把她构成在物的层次上为代价。

遗憾的是，由于今年不会把这一切重做一遍，你们必须回去参照我当时对“宫廷爱情”所作的长篇研究［《精神分析伦理学》研讨班］；不过我会努力让你们尽快拿到文本，以把握这里的分量。它十分有启发性，而在我今天终于能以绝对形式给出的公式之光照下，重读它会尤其有益。

接近的仪式，朝向一种受到节制却也近乎神圣化的享乐逐级攀升的 gradus［阶梯］——接近并研究这件事时，有一点格外有趣：那些身处汇集这类文本之地的人，以多么笨拙的方式面对它。这些文本当然早已无人关心；而那些人顽固地始终是教授。那种笨拙，我甚至不能称为感人，只能说令人厌恶……

……也就是说，他们生活在我们拜访时人人都见过的环境中。其首要象征被阿纳托尔·法朗士以《柳条人》为题描绘得十分精彩——这里本该再给你们画一幅图；若画柳条人，方向会正好相反！

……一种惊愕与呆滞攫住了他们：

“天哪，在那个时代，在中世纪的黑夜里，那些人如此不够文雅……

你们想想，他们当然比不上那位教授和他的胖太太文雅！

……这些人怎么可能想象出如此高亢的赞颂？这一切究竟是什么？诗人们歌唱的那些女人，全都、全都具有同一种特征……”

她们当然全都具有同一种特征；这同样是一个表象之代表。她们就像史前维纳斯，都具有同一种特征。这并不意味着那些女人不存在，也不意味着诗人没有依照她们各自的长处同她们做爱！还有许多东西令这些教授惊愕，包括对考验、残酷以及上千件同类事物的强调。我为此玩得很开心，玩了两个半月［1960 年 1 月 20 日至 3 月 30 日的课程］；希望当时的听众也是如此……我会设法把它整理成可以传递的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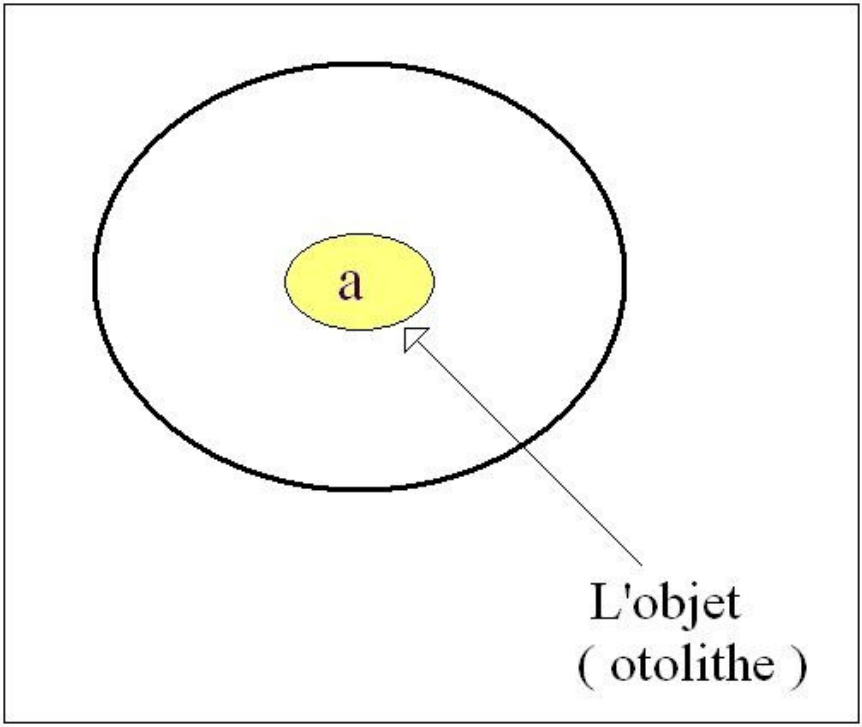
无论如何，这是诗歌向其根本原则——即性欲——献上的礼赞，至少是我们今天仍保留下来的礼赞。换句话说，它尝试超越一种无论弗洛伊德文本怎么说、在缺少特殊技巧时仍始终紧密局限于自恋的可企及爱情。

不过，还有另一面，即升华同所谓艺术作品的关系。弗洛伊德说，升华使驱力得到满足；这种满足发生在一种生产中，而社会为何对其赋予尊重，则完全没有得到解释。

见鬼，我们已经有那么多烦恼，为什么还会这样做？当然，除非采用消遣假说：我们之所以喜欢那些以小说、绘画、诗歌和短篇故事形式倾倒在我们购买力范围内的东西，恰恰是为了不去理会更加重要的烦恼。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似乎没有出路。

不过，我不会把下次将要引入的内容仓促讲完。升华同享乐——这里涉及性享乐——的关系，只能凭借我将逐字称为“空泡的解剖学”的东

西来解释。因此，我在右边画出一个受到环绕之物的轮廓，用它代表空泡。



暂且把这个空泡想象成一种被称为原始——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称呼；没有什么东西比别的东西更原始——的微小动物所拥有的听觉装置。比如取一只水蚤；它像一只微小得多、也简单得多的虾，在所有水道中都能找到。

水蚤在一个可以说兼具听觉与前庭、也就是平衡功能的器官里，有一种所谓耳石。如果我知道这些，是因为读了研究报告；正是一位精神分析家的文章让我注意到它，下次我会告诉你们是谁。如果把耳石换

成一小块铁，再拿磁铁在四周摆弄，事情就会变得很好玩。这会让水蚤享乐！当然，我们可以从它摆出的各种惊人姿态推断这一点。完全就像一个过着道德生活的人！

这就是我想作为下次导言告诉你们的内容：对象（a）相对于空泡发挥的正是这种作用；换言之，它从内部挠动 das Ding［物］。就是这样。

这正是所有所谓艺术作品的根本价值。不过，这件事值得详细展开。

而且，对象（a）具有不止一种形式。弗洛伊德分析驱力时明确指出，对象可以极其多变，它会不断转换；不过，我们已经在下列对象中陈述出四种：

- 口腔对象；
- 肛门对象；
- 你们若愿意，可称为窥视欲对象；
- 以及施虐—受虐对象——它究竟是什么？

就这个对象而言，下次会有惊喜等着你们。

第15课 · 1969年3月19日

雅克·纳西夫

我先把话挑明：今天我不讲研讨班——随你们怎么称呼，我的研讨班、我的课，反正就是我这档子事——我重新说一遍。你们刚才没听见我，不是毫无原因。我向来不愿大声说话，因为我根本就不愿说话。况且，这正是我接下来要做的，或者更准确说，是不去做的。

今天我打算不对你们讲话。这多少令人松一口气，因为我也很可能已经受够了！但说到底，这恰恰又不轻松，因为你们看得出来，我相当疲惫。

疲惫的理由很简单。随你们怎么想象吧：周末来了一场小小的“香港流感”；因为精神分析家当然只能容许自己在周末生病。

总之，结果摆在这里：今天我不对你们讲话。其实我本来已经决定，就告诉你们：“好吧，请听我说：我今天请病假。研讨班——就用你们的叫法——今天不开。”然后就这样离开。那未免太简单了。

上次，我已经表示过，若能听到某种回应，我会十分高兴；我希望得到某种见证，看看我今年尝试勾画的东西在你们身上做了什么、可能使你们发生什么。显然，许多事情都促使我产生这个愿望。首先，我多少感觉到：我在这里继续做这种不知为何被钉上“教学”标签的事情，到了极限究竟可能是什么？

除了它发生在高等师范学校范围之内，这真的具备一项教学的框架吗？

这并不确定。况且，天哪，今天正适合这样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这实在是个问题。不过看来，这里总该有某种有趣的东西。

就事情目前的发展速度而言，我没有理由相信，人们对这里发生之事的这种兴趣会有长远影响。

这星期，我曾经……

……自然不太兴奋，对吧？我很少烧到 39 度，过了一阵——过了两天——才对自己说，肯定是由于这种状态里存在某种不太刺激的东西，而且它还没有完全过去；

……我开始问自己，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于是我提出一个工作假设——这个词此刻再恰当不过：不管你们是否知道，我在这里做的事完全具有劳动的性质。我今年讲过的某些内容，也许已让你们略微看见这一点。

但无论如何，这一点是肯定的……

我平常拿着小纸片对你们讲话的方式也许会让你们惊讶。我多少会看它们一眼；纸片很多，肯定太多了。不过，这完全具有在工作台上——为什么不呢？甚至在流水线上——发生之事的一切特征。纸片总有来处，最终也会传给别人。凭借这些材料，的确发生了某样东西。每次离开这里时，我总是对它相当困惑，甚至偶尔带着一点焦虑，去询问那些我知道能讲出令我感兴趣之事的人；

……我确实完成了某种真正具有劳动性质的东西：用特定材料实现、建造出来的东西——一件产品。显然，这很有意思；看着它被制作出来很有意思。能有机会观看一个人工作，并不常见。

不过，我感觉对你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项工作针对什么、将用于什么，完全不可能不从你们手中溜走。这就更有意思了。只是，它赋予整件事……

……看着一个人工作，却不知道工作通向哪里、有什么用；

……它赋予整件事一种略显淫秽的维度。

当然，这并不适用于所有人。有些人非常清楚它有什么用。至少，他们知道它在有限期限内有什么用。

既然我正在推进这个工人隐喻，我会说，我的老板们知道它有什么用。

或者反过来，随你们怎么说：知道它有什么用的人，就是我的老板。在座有些人属于这一类。

我为他们工作。还有另一些人处在两个阶层之间，也对它有什么用有所了解。可以说，他们把我在这里完成的劳动嵌入另一篇文本或另一种语境——也就是眼下所谓大学层次正在发生之事的语境。我对此非常感兴趣。

我的意思是，大学中新近发生的事情，同我完成的这项劳动具有最紧密的关系。由于发烧让我停下来……

……人们不知道，烧到 39 度时能享受怎样的幸福；我的意思是，人必然……

……通常可以采取水平姿势，十分惬意；总之，烧得略微退下去、到达某个转折点时，还可以翻开一些东西，读读有趣的报纸。

你们知道，有一份由那个叫让·达尼埃尔的人主编，名叫《新观察家》的报纸。

人们这样命名它，大概是为了让大家相信，所观察的东西里有什么新鲜事。

若真这样期待，那就错了。证据是：我以水平姿势读到一篇东西；如果记忆没错，标题似乎叫《落入圈套的青年》。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因为烧到 39 度——它让我暴怒。首先就是这个标题，对吧。

所有使用“落入圈套”这个说法的人都应当知道，我认为这种用法令人厌恶——这是我的看法。尤其在面对青年讲话时，它是以粗鄙方式挠动阉割焦虑，眼下看来尤其品味恶劣。至于文章内容，天哪，当然全都是非常聪明、非常中肯的东西。

若把每一句话分别取出来，也许没有一句……

……无论把它当作说明、辩护还是正当化；

……没有哪一句是我能够明显而严肃反对的。一切都很好。

令人十分恼火的是，它完全把真正的问题搁在一边。当然，对于眼下把抗议——学生抗议所采用的表达方式——同最具革命性的结合联系起来的任何形式，哪怕最极端的形式，我都不反对。

但我认为，这一切都没有脱离某样东西的轴线。某些事实产生了后续结果；这些事实就是：大学不足以履行自身功能。突然之间，人们相信这种不足已经达到如此程度、如此过分，以至于爆发了所谓“五月风暴”。对于解释这件事而言，这是一个极其严肃的要点。

相对于某种传统功能、某个一度属于它的辉煌时代，大学是不充分的；它曾随时代不同承担过各种功能，而这些功能又随时代不同，对知识传递产生不同作用。

如果从品质、光彩和历史影响来看，大学近来确实没有显出格外辉煌的态势；不过，仍有一些孤岛维持得相当不错。

如果大学在某个层次上表现得不充分，那是因为面对某些社会要求，它已经跟不上了。我们应当追问：它没有满足——不是全部要求，而是某些要求——说到底是否出于有意。我的意思是，如果从权力角度看，事情是否恰好经过调节，以免大学给权力造成太多麻烦。

科学的某种演变确实可能给权力功能提出全新而意外的问题。毕竟，这件事也许已经预示了一阵子。也许正是如此；必须承认，如果我们察觉“革命”一词也许因此取得了一种新意义、一种有别于它在整个历史中一贯含义的重音，那将真正产生一种追溯性的意义效果——在历史上，革命按其定义从来都不新鲜。

权力自古以来最终都通过革命结束。大写的“革命”也许没有足够早地察觉，它同某种在知识的特定功能一侧崭露头角的新东西相连；某样东西正在发生，使知识实际上很难再以传统方式操作。为了多少说明我的意思，我要把它带回刚才指出的东西：人们面对一项不知道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通向何处的工作时，可能产生怎样的迷恋。

我们可以用你们在这里的在场据说受何物推动这个模型来举例，因为我刚才采用的工人与老板之关系，显然也在这里产生延伸。

老板知道工人的劳动会给自己带来利润；但他是否比工人更清楚这项劳动的意义，并不确定。比如菲亚特或者其他地方的流水线；我之所以说菲亚特，是因为——我已经在这里或别处提过——我去过那里。

我当时强烈感到，眼前的人们正忙着工作，而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这令我羞愧。你们若不会如此，那很好；但我当时非常不自在。我恰好同老板在一起……

——人们叫他约翰尼，我也这样称呼他——显而易见，约翰尼也……总之，他也感到羞愧。后来，他向我提出的一些问题表达了这一点；这些问题表面上都试图掩饰他的尴尬，表面意图是让我说：看起来，工人在他这里比在雷诺更幸福。

我没有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你们看得出来，我只把它解释为一种移置，或者也许是我回避另一个问题的方式：“说到底，这一切有什么用？”

我不是说资本主义毫无用处。不，资本主义恰好有某种用处，我们不该忘记。没有用处的是它制造的东西，但那完全是另一回事；那恰恰是它的问题。

总之，支撑它的东西——也是一股强大力量——应当得到阐明。这股力量同我刚才告诉你们的方向一致：它对抗权力，属于另一种性质，并给权力造成巨大麻烦。

在这里，显然也必须 nachträglich［追溯地］、即事后看待正在发生之事的意义。资本主义彻底改变了权力的习惯；这些习惯也许变得更加滥用，但总之已经改变。

资本主义引入了一种前所未见的东西，也就是所谓自由主义权力。

有些事情极其简单，而我终究只能依据非常个人的经验来谈。

请注意：在历史学家的记忆范围内，人们从未听说过哪个政府机关可以通过辞职离开。

在真正、严肃而持续的权力存在之处，人不会辞职，因为后果十分严重。或者说，“辞职”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人辞职了，却在出门时被击毙。

我把这种地方称为权力是严肃的地方。如果某个人在三个月或六个月里把该做的一切彻底搞砸，证明自己无能，只须辞职便什么事也没有；把这样的制度看作一种进步，甚至看作自由主义的进步——这个想法……

恰恰相反，人们还会叫他等一等，好让他下次重新回来：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总之，在罗马从未见过这样的事！在事情严肃的地方！从未有执政官或保民官辞职。严格说来，这无法想象。它只意味着权力位于别处。

整个十九世纪都清楚说明：如果事情通过这种辞职功能来运转……

……那是因为权力掌握在其他人手中。我说的是实际权力。共产主义革命唯一的意义……

——我指俄国革命——在于恢复了权力的功能。然而我们看见，这种功能并不容易维持；因为资本主义在当代占据统治地位，而资本主义之所以统治，正是由于它同科学功能的兴起紧密结合。

然而，甚至这种伪装起来、隐秘而且——也必须说——无政府式的权力，即同自身发生分裂的权力，也由于同科学兴起相配套而感到无比窘迫，简直像一条面对苹果的鱼；因为科学一侧正在发生的事情，终究超出了它的掌控能力。

所以，至少应当有若干小脑袋不要忘记：把抗议同朝向革命的、不受控制的行动永久结合起来是徒劳的；恰恰是这种做法，在资本主义系统中最能为这个系统效劳。

我并不是告诉你们应当回到改革中去。改革本身无疑是五月骚动的后果，却恰好会加剧这种后果。如果你们原来有不够格的教师，今后人们会一铲一铲地送来更多、也更加不够格的教师——尽管放心！改革只会使后果不断恶化。

问题是，面对这种现象应当怎么办。显然，一句口号不可能回答它。然而，如果抗议形成一种过程，长期淘汰最优秀的人——抗议的确会向最优秀的人施压——它便恰好产生人们期待的效果：阻断这些最优

秀者通往那条真正有意义的道路，也就是抵达一个转折点、敏感点和当下问题的接合处；那里涉及处于最具颠覆性样态下的知识功能。

因为，某种可能构成决定性转折的东西，显然不可能在煽动性的喧嚣层次上得到细化、处理和生产。我不说它是什么，而且理由再充分不过：正是因为这无法说出。

但只有在那里，某种新东西才可能出现；也只有以这种新东西为名，才可能显现出某样东西，用以奠定对迄今作为这种或那种哲学出现之物的质疑。也就是说，质疑一切试图在我们称为知识的这种自我关系方式中，建立秩序——普遍秩序、统一秩序——的功能。

这种只知拒绝、此外什么也不做的“圈套”，严格来说，在眼下对于一切存在和持续之物构成最沉重的弊端。对任何还在所谓进步上抱有幻想的人，它都保证事情将以最糟糕的方式持续下去。我要提出这一点：我只能……

……回到为这段话提供契机的那件事；

……在那位人物的周围，我只能找到另一项征兆。这篇题为《落入圈套的青年》的文章来自一次采访，并以那个人之名发表。既然如此，在这个层次上，我只能把一个头衔授予他；它表达了我一贯的想法：说到底，他的思想在客观上并没有超出一个逗乐者的思想。这相当严重。

毕竟，这是一位活得足够久、可以见证两个战间期的人的证词。前两次战争之间那个战间期，我同季罗杜、毕加索和其他超现实主义者一

道经历过；其中只有季罗杜是原创的。你们可以由此知道，我并没有多开心。

毕加索早在那以前便已经存在。

不管你们怎么想，超现实主义者只是重印本：构成他们生命力的一切，在 1914 年以前已经存在；正是这一切，在他们 1918 至 1939 年间的在场中投下某种不可化约的、令人不满的东西。

应当注意，我曾是他们的朋友，却从未同他们共同签署过任何东西。

这并没有阻止一个叫洛兰的加拿大无赖发现这一点，并拿它来做……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似乎是为了向萨斯喀彻温的公众介绍我可能是什么样的人；

……他大肆渲染这条超现实主义根源。还有帕舍米内，他是我曾参与其中的第一个团队里一个格外典型的“烟斗脑袋”，同样非常看重这一点。我明确告诉他，没有理由把它算进去，因为我本人一直谨慎地不以任何方式标记这项联系。

这也没能阻止他写出《拉康与超现实主义者》。要想滋养错误，再精确也不为过。

接着，自从这个新的战间期以来……

……一个失败的战间期，因为终点还没有到来；这正是令他们窘迫之处，也正是期限所在；

……资本主义权力——我请你们衡量这种奇特权力的新颖性——每二十年需要一场战争。这不是我的发明，别人早已说过。这一次，它无法发动战争；

……不过，它终究会设法做到。它无法发动战争，而与此同时相当难受；总之，在这个战间期，出现了萨特。

他并不比其他人更有趣。因此我毫无触动，也从来没说过什么。不过很奇怪，对吧？人们竟然觉得有必要如此鼓励这些青年冲向摆在面前的障碍，总而言之把他们送去当炮灰，而且还是相当平庸的炮灰。

能够冲向那些肌肉发达的校役，当然很美，对吧？因为我赞同某种所谓勇气的东西。勇气，尤其身体上的勇气，并不是什么伟大功绩；我从未觉得它构成问题。我不认为事情会在这个层次上具有决定性。更重要的是，它毫无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冲向别人摆在你面前的障碍，恰好就是像公牛那样行事，对吧？

问题恰恰应当是从障碍不在的地方通过。至少，不要专门把兴趣放在障碍上。这一切里面存在真正的误入歧途传统。人们先说，比如几个世纪以来的哲学都只是意识形态，即统治阶级之上层建筑的反映。

于是问题解决了：它们毫无意义，我们应当把目标放在别处。完全不是！

人们继续把意识形态当作意识形态来反对。它们本来就是为了这个而在那里。诚然，自然始终存在统治阶级或享乐阶级，或者二者兼具的阶级；它们也都有自己的哲学家。

那些哲学家在那里，是为了代替它们挨骂。人们果然去骂，也就是说听从了指令。

事实上，这完全不准确，对吧？完全不准确！康德并不是他那个时代统治阶级的代表。康德不仅今天仍完全可以接受，而且你们最好从中学点东西，哪怕只是为了稍微尝试理解我正在给你们讲的小对象（a）。总之，也就是接下来关于它的内容。是的。

上次，我对你们谈了升华。当然，我们终究不能停在那里。在这个关口发生小小的中止，或者说小小的悬念——随你们怎么称呼——绝非偶然。

要试着描述这种共同在场的关系吗？从你们一侧看，还是从我一侧看？问题由此提出。

我们把它放到升华一侧吧。

无论如何，今天最好把它放在那里，因为这会使你们处于女性极的位置。这毫不丢脸，尤其在我把它放置的层次——对象的最高提升——上。上次有些东西我没有强调，但总之，希望在座有几双好耳朵：升华是这样一种努力，它试图让爱情同女人一道得到实现；而不只是……总之，不只是装作事情发生在女人那里。

我没有强调：在宫廷爱情这项制度中，原则上女人并不爱。至少，我们对她是否爱一无所知。

你们可曾意识到这有多么轻松？不过，在小说里，她有时终究会燃起爱火；人们也会看见随后发生什么。至少在那些小说里，大家知道事情会走向哪里。

总之，在一种也许正在这里实现的升华中——我现在这样说，是因为在进入升华的另一个阶段以前，已经到了非说不可的时候；上次我已经开启这个阶段——也就是驱力层次上的升华。遗憾的是，它同我们关系也许更大；而我已经以“铃铛功能”的形式给出了第一个原型。

一个圆形的东西，里面有一个小玩意——小对象（a）——剧烈摇动。

所以，在它登场以前，我们还是采用更令人愉快的形式吧。

因此，在男女关系层次上，我不必担心听众一侧发生什么疯狂。不过，如果现在有人终究愿意给我一个正在倾听的信号，提出一个问题——可以关于我刚才所说的，也可以关于我从年初以来一直陈述的，后者更合我意——我很希望从这个友善领域收到一两个问题。你们看，即使筋疲力尽的那一天，我本人也在作出宫廷式努力，不让自己缺席。

谁愿意提出几个问题？

别让我太过气馁；因为说到底，我也可能受到辞职的诱惑。

例如，假设那些我称为老板的人，也就是我为之工作的人，在我的工作产生令他们感兴趣的后果时，并不以辞职来威胁。某一天，这种事也可能发生。好吧，那我只须在他们面前做自己的工作。

你们都在这里——总而言之，所有在我眼中、从我观点看并非精神分析家的人。你们对我的主要用处，就是使那些精神分析家清楚感觉到：他们无法阻止我继续工作。

即使非精神分析家这个场域里没有任何人回答我，我也看得见那边一些很有意思的面孔。总之，我认识自己的听众。如果从来没有哪位非精神分析家给我一个回答——是真正能稍微逗乐我的回答——那么假设某一天，我终究设法把精神分析家从自己的位置上摘下来，向他们表明劳动对他们同样会很有意思；因为他们以为劳动是分析者的特权。我以这种方式替他们工作，绝对是一种滥用：总而言之，我做的是分析者所做的事。他们早已把劳动彻底交到分析者手中，只把倾听留给自己。

据最近的消息，他们中有个人在那里负责召集众人："来听我倾听。我要召集你们来倾听我的倾听。"

现在，我也许会成功地在这片奇异领域一侧撬动某样东西；在它的敏感点上，这个领域同知识功能的颠覆紧密相连。不过，我不会开办公开研讨班；我觉得那不太严肃。从某种角度说，面对"操作知识"这个表达，我也会追问自己，因为"操作"一词正开始取得一种令人不安的扩张。有人——其实是个极好的人——来找过我；他会做得很不错。

当然，人第一次同我见面时，总会发生一些事情。他第二次又来了，因为见一个人至少应当见两次。他告诉我，上一次"那里发生了操纵"。我绞尽脑汁去理解。

我请他解释；他的意思是，我操纵了他。

观察词语怎样滑动，总是很有意思。今天，“操纵”一词已经通过某种迷恋进入固定词汇，因为人们不认为可以在不“操纵”某个群体的情况下，对它采取有效行动。如今，这种看法已经获得承认和接受。

毕竟，这也未必不是真的。正如人们所说，也许最坏的事情反而最确定；总之，也许确实如此，是的。

然而，当一个人受到操纵时，这个词竟取得主动价值；我要向你们指出的，正是这个翻转点。

如果这种用法将要扩散，你们看见它继续这样发展时，请通知我。

总之，在精神分析可能对知识有所贡献的限度内，这显然并不是继续追问知识——在问题得到当下呈现的层次上——的最佳条件。

上次，我凸显了亲爱的德勒兹那本《意义的逻辑》。我已经请雅克·纳西夫来讲……说真的，我并不惊讶；在把挑衅推进到如此程度以后，竟然完全没有回应，我已经苦透了。这恰恰不是操纵；还有其他运作方式。

但面对我那些近乎绝望、只求得到一点见证的呼吁，竟然只有彻底的寂静、完全没有回应！

我给你们留一次补考机会：可以给我写信。笔试在口试之后进行。总之，如果到了年末，我举行两三次闭门课程，你们应当知道：除了我已经认识的人，给我写过信的人会获得优先。

纳西夫，经历了这场令人筋疲力尽的课——至少我已经筋疲力尽——您还有勇气到这里发言吗？

好吧，您真是太好了！

雅克·纳西夫

剩下的时间里，我必须非常迅速地切入要点。我唯一想讲的事情，涉及拉康围绕德勒兹书中几乎位于最后一页、即第 289 页的一条注释提出的要求。用德勒兹的说法，这条注释处在相当多“系列”的尽头；我想知道怎样才可能处理它。

如果德勒兹把注释放在末尾，那大概是因为他此前展开的一切系列确实都汇聚在那里。

所以，尤其考虑到我剩下的时间，要围绕德勒兹所引文本试着回应他，实际上不可能。我至少把第 289 页这条注释重新读给你们：“我们无法在这里追随雅克·拉康的论点，至少无法追随拉普朗什和勒克莱尔在《无意识……》中向我们转述的那个版本，见 1961 年 7 月《现代》杂志第 111 页及以下。按照这项论点，语言的初级秩序被界定为能指在所指上的不断滑动；每个词都被假定只有一个意义，并经由这个意义开启的一系列等价项指向其他词。相反，一旦一个词具有依照隐喻法则组织起来的多重意义，它便以某种方式稳定下来；与此同时，语言逃离初级过程，奠定次级过程。因此，单义性界定初级过程，而多义性界定次级过程的可能性（第 112 页）。然而，这里所考虑的是词的单义性，而不是存在的单义性——存在以同一个意义述说一切事物——也根本不是述说存在之语言的单义性。人们假定单义的是词，即使最终得出这种词并不存在、毫无稳定性而只是一项‘虚构’的结论。相反，在我们看来，真正刻画初级过程中声音的是多义性；如果性这一维度与多义性之间存在根本关系，那么它采取的是对歧义的

这种限制形式，是一种总体化，而它将使单义性作为无意识次级组织的真正特征成为可能。”

为了看见这里所涉及的问题，我想最好非常迅速地重新考察德勒兹在第三“系列”——采用他的词——中对命题所作的分析。

围绕这个系列，我会尝试以一种新方式阐明拉康所提出的公理：“不存在元语言。”

与此同时，我也会尝试引入彼此衔接的意义范畴和事件范畴。它们恰好能够让我们看见：我重新读过的拉普朗什文本在多大程度上错过了某样东西；而德勒兹的书反倒使我们可以以全新而且对我们至关重要的方式看见并安置它。

德勒兹确实还在书中某处写道：“精神分析应当成为事件的科学。”我曾在斯特拉斯堡大会上采用这个公式；现在会沿着这一章试着评论它。

这一章从如下公设开始：事件的本性在于得到表达或可以表达。

这些事件在命题中得到表达；但命题内部存在许多关系。

其中哪一种适合事件？德勒兹由此分析了这类关系的不同范畴。

- 第一种是指称，即命题同外部事态的关系。
- 第二，指称通过词语同图像的联想来运作；这些图像必须较为贴切地再现外部所涉及之物，即已经个体化的所予（datum）。因此，

它蕴含选择的必要性，使人可以在语言层次上说“是这个”或“不是这个”。

- 第三，存在一些使指称成为可能的指示项；它们仿佛固定形式，用来选择与之相关的图像。

- 最后，从逻辑上说，第四，指称以真与假作为标准和要素。

德勒兹的分析表明，指称无法使人看见事件中所涉及的东西。

那么，会是显现吗?

显现不是命题同外部事态的关系，而是命题同讲话并表达自己的主体之关系。它不通过词语联想运作，而是陈述各种欲望和信念；这些欲望和信念属于因果推论，而不是联想。显现使指称成为可能。

联想从推论中派生，而非相反。语言学分析可以证实这一点：它恰好揭示了显现词或转换词的功能，其中，“我”是基本显现词，全部指示项都同它发生关系。不过，我们必须看见，第四项发生了逻辑价值的移置。

同显现相关的，不再是真与假，而是真诚与欺骗。

只要回到笛卡尔，这一点便很明显。

我们在命题中遇到的第三种关系，不再是命题同外部或同陈述主体的关系，而是作为命题要素的词语同普遍或一般概念的关系，以及这些词语同概念蕴含之间的句法联系。

这种关系就是意指；它让我们可以把命题中的每个要素都视为概念蕴含的能指。反过来，命题只作为一次论证的要素介入：或为前提，或为结论。在语言层面上，能指根本上是“蕴含”和“因此”，也就是蕴含与断言的符号；二者必须严格区分，我们稍后会看见原因。蕴含是前提与结论之间关系的符号。

断言则是在一切蕴含结束以后，可以就结论本身加以肯定的符号。

因此，这种意指有别于指称：指称指向直接程序，而命题的意指只能在与之相应的间接程序中找到，也就是在命题同其他命题的关系中找到。这意味着，从逻辑层面看，每种关系都必须从四个角度分析；这里是第四部分。

所以，在逻辑层面上，意指被界定为最一般意义上的论证：不仅包括三段论和数学论证，也包括概率的物理论证，或者承诺与约定的道德论证。这样理解的意指，其逻辑价值不再是同假相对的真，也不是同欺骗相对的真理，而是真值条件。

受到制约或作为结论的命题可以是假的；重要的是一个命题可以为真的全部条件。因此，真值条件所对立的不是假，而是荒谬：没有意指的东西既不可能为真，也不可能为假。于是问题在于，这三种关系中究竟哪一种奠定其他关系。

如果停留在言说层次上，显现是首要的；“我”不仅相对于它所奠定的一切指称是首要的，也相对于包裹它的各种意指是首要的。然而从这个角度看，概念意指并不凭自身有效，也无法凭自身得到界定；它们始终被“我”隐含着，而“我”本身则是一种立即得到理解、同自身显现相同的意指。

相反，在语言的秩序中，各种意指恰好凭自身有效并得到展开。

命题首先作为前提或结论、作为概念的能指出现，然后才显现出……

……一个主体，或指称一种事态。[注]只有词语同概念的关系享有必然性；在语言层面，命题同讲话主体、命题同事态的其他关系则是显明的，却始终任意。只有当我们把它们联系到一种意指关系时，它们才会摆脱这种任意。

> [注] 这里连续使用三个不同动词：命题先 apparaît（出现）为前提、结论或概念的能指，继而 manifester（显现出）一个主体，或 désigner（指称）一种事态。分别译出，是为了保留“出现 / 显现 / 指称”三种关系，而不把它们都压成“显现”。

这意味着，只有概念的恒常性才能使同词语或指称相联系的图像发生变化；也只有概念与概念蕴含，才能把欲望变成一种有别于需要之紧迫性的要求秩序，把信念变成一种有别于单纯意见的推论秩序。

于是问题在于，意指是否能够奠定另外两种关系。

事情在这里打结。问题可以这样表达：“因此”之后的断言，假定我们独立于前提而就它自身加以肯定；也就是说，我们把它独立于构成其意指的蕴含，联系到它所指称的事态。

因此，我们可以把指称同断言、把意指同蕴含分离。为此需要两个条件：

1. 前提必须为真；我们清楚看见，这时不得不走出纯粹蕴含的秩序，把前提联系到某种受到预设的、被指称的事态。

1. 不过，假设前提为真。只有当我们承认另一个命题 C——“如果 A 与 B 为真，那么 Z 为真”——本身为真时，才能把由 A 与 B 推出的命题 Z 从前提中分离出来，并就其自身加以肯定吗？

如此等等……我本想给你们读一段刘易斯·卡罗尔的悖论《阿喀琉斯对乌龟说了什么》，其中对事情的表述极其尖锐；不过我只能请你们自己去读。要点是，意指……总而言之，可以说意指从来不同质，或者说“蕴含”与“因此”这两个符号始终异质。所以，意指秩序同显现和指称这两个其他秩序之间，必然存在某种裂隙。

尤其在意指与指称之间如此；因此，指称无论如何都无法由意指奠定。这一点在逻辑中恰好表现为语言与元语言的区分。

卡罗尔悖论蕴含了语言与元语言的区分。这里，我再次请你们参阅《不费力的逻辑》最后几页；加泰尼奥先生在那里写了一篇极富启发性的短文[注1]。

> [注1]　刘易斯·卡罗尔：《不费力的逻辑》，让·加泰尼奥、埃内斯特·库梅译介，Hermann 出版社，1966 年（1992 年再版）。

如果为了摆脱卡罗尔悖论的困难，我们不得不假定语言与元语言的区分，人们始终可以说：“是的，但难道不还需要一种元语言的元语言吗？”那篇短文也以此结束：“乌龟正准备去踢足球……”正是这个讥诮

的目光，让我们说“不存在元语言”。怎样说出这一点？怎样才能断言它？

为此，必须引入第四个范畴，也就是意义范畴。

意义可以定位在指称、显现和意指这三个维度中的某一个里面吗？

这是一个事实问题；我们会先尝试看看它是否可能定位在指称中，由此作出回答。

意义不能由使命题为真或为假的东西构成。若是如此，就必须假定词语与事物之间的对应，而这会立刻产生各种悖论。词语必须能够被认作同事物发生关系；更进一步，名称怎样才会有回应物？

或者，如果事物不回应自己的名称，什么能阻止它们丢失名称？

那么，剩下的只会是没有任何东西加以回应的任意指称，或者“这个”一类指示项的空洞。

所以可以肯定，一切指称都以意义为前提；为了进行任何指称，人一开始便已经置身意义之中。

那么，我们能否把意义放进显现？第一步无疑可以，因为甚至指称词也只能经由在命题中显现的“我”获得意义。然而，如果“我”使言说开始——总之，如果意义存在于表达者的信念或欲望中——那么显然，意义就是显现。正如矮胖子讲得非常清楚：“关键只在于谁是主人。”[注2]

> [注2] 刘易斯·卡罗尔：《爱丽丝镜中奇遇》。爱丽丝：“问题在于，你能不能强迫词语表示不同的东西。”矮胖子：“问题在于谁是主人——仅此而已。”

不过，一方面，正如我们已经看见的，信念和欲望的秩序以意指之概念蕴含秩序为基础；讲话之“我”的同一性也由某些所指的持续性来保证，否则它自身便会丢失——爱丽丝为此承受了痛苦经验。归根结底，没有语言秩序，也就没有言说秩序。

那么，如果意义无法在显现中找到，它会在意指中找到吗？但这样一来，我们又回到卡罗尔悖论的循环：奠基者怎样同被奠基者构成循环？人们会这样追问。

为此，必须尝试重新界定意指。我们说过，它是真值条件，已经赋予某种属于意义的特征。然而，意指自己怎样运用这个真值条件？

真值条件把我们提升到真与假之上；因此，一个假命题仍有意义或意指——这里暂不区分二者。但事实上，这无非是命题本身的可能性形式。然而，可能性形式有许多种：逻辑的、几何的、物理的。

康德还发明了另外一些：先验可能性和道德可能性。

然而，这种从受到制约者上升到条件的形式，只能把受到制约者设想成由条件使之成为可能；也就是说，被奠基者仍保持原样，不依赖于奠定它的东西。

德勒兹由此写道：“要使真值条件摆脱这个缺陷，它就必须拥有一种自身固有、不同于受到制约者之形式的要素。

它必须具有某种无条件者。”

那么，这个条件便不能再单纯被界定为概念可能性的形式，而是一种材料、一个理念层；也就是说，它不再是意指，而是意义。

接下来，我本来想通过意义同另外三项的关系，考察意义的这种存在方式究竟是什么：

- 意指；
- 指称；
- 以及显现。

我已经没有时间，只能请你们参阅德勒兹的书。

我想非常迅速地回到拉普朗什的文本，看看它怎样恰恰欠缺了意义范畴。你们都熟悉这篇文本，所以我会说得很快。它从波利策提出的意义与文字之间的对立开始。然而，文本立即说，意义无非就是显现，文字则是第二或第三人称的意指。

我想请你们注意：

- 拉康已经说过，这里甚至不涉及第二或第三人称，而涉及“非我”；
- 至于德勒兹，他借用诗人翁加雷蒂用来描述幽默的观念，提出了单数第四人称。

波利策对精神分析的第二项批评，据说是实在论批评：那里会存在意义或者意指的一般范畴之内在性。你们看，人们并不作出区分。相反，无意识恰恰无非是作为认识主体的大他者之建构；也就是以我刚才尝试说明的意义来说，一种由显现所指称的意指。但显而易见，无意识并不只是大他者的显现。

接着，这篇文本仔细审查翻译的隐喻；意指据说无非是一条信息向各种可能编码的转送。但这种意指其实只是一项相对于不可能指称的派生；拉普朗什则谈论一种享有优先地位的显现、一种无意识所特有的形成。

出现在他笔下的，恰好就是人们正在使用的那些概念。最后，我们还可以重新把握知识与认识之间的对立：梦的工作据说同揭示彼此对立。然而，这种对立本身错过了知识与真理之间的对立，尤其错过了我们刚才建立的意指与意义之间的对立。

人们是否可以这样摆脱问题：取代……在意义旁边，谈论一种使人可以读出不同空缺的结构？

这会是文本中各项空缺的结构。但再说一次，“结构”这个词用一项被设为唯一的几何视点来指称一切空缺，从而省略了意义。谁告诉我们只有一个唯一的几何视点，而且必须把无意识联系到某个个体的视点？意义范畴恰好使我们无须迈出这一步。

最后，人们把要素同系统对立起来。表象时而是一项铭写，时而是能量作用于其上的一个孤立术语。有人告诉我们，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应当把这项铭写联系到无意识系统。然而再说一次，这种要素—系统的对立省略了事件；只有事件才能给自身系统带来一个要素。系统也同样是可能被省略的系列或过程；拉普朗什此时提出的例子，是完形。我跳过临床部分，直接来到拉普朗什假定存在简化语言的部分。文本说，初级过程会以语言学基本法则作为运作轴线。

我认为，德勒兹的书使我们可以最终把精神分析同语言学的这种虚假勾连放进括号；因为，如果精神分析是事件理论，它就恰恰不是语言运用理论。

可是，人们会立刻反驳：在弗洛伊德那里，这是精神病的语言。于是，为了消除矛盾，人们假设初级过程由所谓无意识链条加上了压舱物；初级过程加无意识链条——再加上这个压舱物——会通过一种近乎化学反应生产语言。接着，人们假设一种只在单一平面上的语言，并告诉自己：好了，我们已经抵达所谓表面。

无意识的语言会是一种表面，恰好也就是意义的表面。

意义被定位为事态与命题之间的界限。其实，事情并非如此。

有一刻，人们也许会这样以为；但文本接着说，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横杠应当容许意义效果产生。

凭借拉康这个意义效果概念，我们的确看见，意义范畴本来可能显现。

然而紧接着，人们便说这个意义范畴就是语言向意指世界的开放。

这个意指世界是什么？为了解释它，文本举出 fort-da 的例子。

但事情变糟了，因为这个 fort-da 的例子……

……现在假设这个系统可以被视为最初细胞，整个语言将从中形成；

……在这个被简化为四项的例子中：

- 在场与缺席这两个所指；
- “O”与“A”两个能指。能指与所指这两个系统的共同延展清楚显现；另一项严格事实也同样显现：例如，A 只有在指向自己的音位对立项 O 的限度内，才指向“在场”。“现在假设这个系统通过不断区分而得到丰富，引入一系列从柏拉图到现代语言学都刻画定义时刻的二分；它的结构特征仍保持不变……”

但德勒兹说，柏拉图与现代语言学之间还有斯多葛派；我们不能跳过斯多葛派。他们使人看见，定义不享有任何特权；语言面对的并不是一个意指世界，而是意义的表面。于是，人们试图依据这些要素在系统中占据的位置加以固定；但这里同样不要把相关性标准同单义性标准混为一谈。

不要把意指压缩到意义之上。

拉普朗什甚至写道：“……这给出一种完美对应，不存在任何重叠。”

然而，语言学的一项教导恰恰是：存在着漂浮的能指。

因此，我们可以在下面将要读给你们的段落中，看见一种真正无意为之的幽默：

> “如果停在这里，所获得的系统会在多个方面类似于精神分裂症语言；弗洛伊德怀着一种不乏深度的恶意，把后者同抽象哲学思想相提并论。”

只须回到查字典那种令人眩晕的经验，便会感觉到这一点。拉普朗什走出来了吗?

拉普朗什还说："……每个词从一个定义到另一个定义，经由一系列等价项指向其他词；一切同义替换都得到容许，正如弗洛伊德在精神分裂症者那里指出的那样；但它最终闭合为同义反复，始终没能钩住哪怕一个所指。"

问题真是钩住一个所指吗？还是看清意义和意义效果的引入带来了什么？然而，最严重的误认来了："……正是在这里，雅克·拉康引入所谓'绗缝点'理论；能指链会在某些优先点上固定到所指。若把它看作向唯名论理论的暗中回归，那就错了……"但这恰恰是一种唯名论理论！

"……在这种理论中，抑制语言旋转的功能会被赋予同某个'实在'对象的联系……"从来没有人谈过这种东西！

"……赋予某种现代实验称为条件作用的习惯性联系。"

事情显然不是这样！围绕这个略显困难——可以说属于隐喻——的概念作出这种陈述，就是错过拉康带来的东西。因为在"绗缝点"这个概念、这个术语之下，我们唯一可以看见的，是事件概念。此时便很明显：如果我们重新采用字典的例子，那么处于简化状态的语言，显然不是拉普朗什所谓这样一种语言：

- "它不是单义的"；
- "它包含多个定义；正是意义 b、c 等的集合，阻止词项 X 从意义 a 为它开启的门中溜走。由此可见，我们虚构的一种简化状态的语

言，在这里同没有歧义之语言的虚构重合；悖谬的是，这种没有歧义的语言将无法维持任何稳定意义。”

处于简化状态的语言，也许恰好就是我们在德勒兹所谓表面、意义层次上面对的东西；它恰恰是一种一切歧义都可能发生的语言。

请原谅我说得如此迅速，也许又如此点到为止；但我只想表明，引入意义与事件这两个范畴，能够帮助精神分析话语避免什么。

第16课 · 1969年3月26日

今天我要提出一些最基本的真理，因为看来重新修整这片地基并非毫无用处。

另一方面，组织这些互补的工作领域似乎同样困难；它们本可以让我们彼此协调，让我们的琴弦同当代正在产生的一切合拍——而这些当代事物，都深切关注精神分析走到今天这一步后可以再迈出的某一步。

倒数第二次见面时，我把事情停在这个关口：必须在对象（a）总而言之于升华中发挥的作用之关系上，质询升华。正是这番论述让我看见，我有必要——至少绝非无用——回到这个功能有何独特之处，而且回到它所出自的经验层次，即自弗洛伊德以来一直延续的精神分析经验。

因此，我又回到弗洛伊德的文本，考察它们怎样逐步建立所谓第二地形学。[注]这无疑是理解我自己在某个确切关口提出的一切发现所必需的一级台阶；而弗洛伊德本人则停留在那里继续研究。我已经强调过，在我的话语中，“研究”一词意味着什么：circare，即围绕一个中心点不断转圈，直到某样东西得到解决。

> [注] 此处是弗洛伊德的 seconde topique，指本我、自我、超我这套第二地形学模型，不是 topologie（拓扑学）。米勒本第 379 页亦作 seconde topique de Freud；故将“第二拓扑学”改为“第二地形学”。

今天，我会尝试标出精神分析直到我的教学仍同某个敏感点保持怎样的距离。此前的经验从四面八方对它作过表述；它在某些话语中初具

轮廓，却始终没有完全得到提纯、解决和校订。我们至少可以从现在起说，能够由此再建造一些步骤，却并非为了纠正它；我指的就是对象（a）的功能。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的第一与第二地形学

它之所以在升华层次上同我们有关，完全是因为弗洛伊德几乎以一种笨拙的谨慎来提出艺术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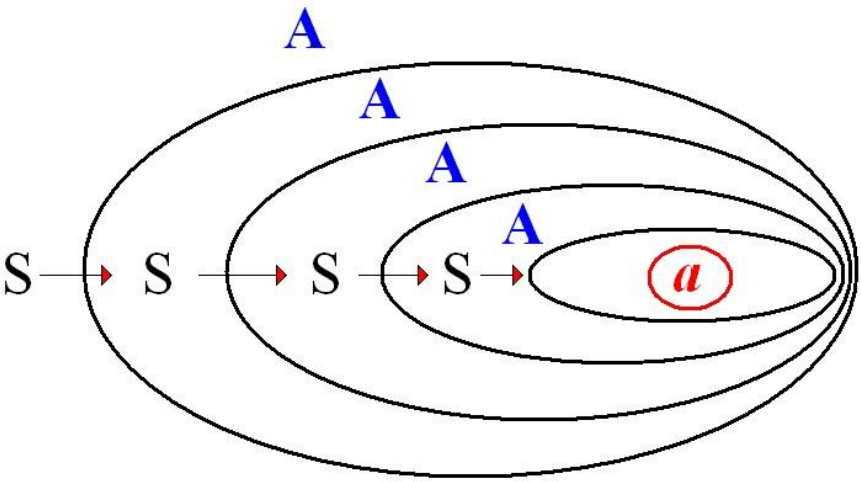
……直呼其名吧，今天我们关于升华的陈述正以它为中心和目标；

……在弗洛伊德把握它的层次上——而且他迫使自己只能这样把握——艺术作品无非作为一种商业价值呈现。

它也许是一种有价格之物，无疑具有某种特殊价格；但它一旦进入市场，便很难同任何其他价格区分。应当强调的是：这项价格来自一种享有优先地位的价值关系，它联系到我在自己话语中孤立并区分出来的享乐。享乐这个术语，只有当它从大他者场域撤出时才得到建立；大他者场域也由此被设定为严格意义上的言说场所。

使对象（a）能够作为享乐等价物发挥功能的，是一种拓扑结构。

更确切地说，只有从主体仅仅作为能指效果得到奠定和引入的功能出发，并重新参照我从年初以来已经在你们面前重复上百次的图式，才能看见这一点：



……能指 S 为另一个按其本性属于他者的能指代表主体；因此，代表主体之物只能被设定在这个他者以前。由此，必须重复 S 同作为其他能指之场所的 A 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使一个场所保持完整。这个场所不可被看作部分，而应当……

……依照集合功能的一切陈述；

……让要素自身保持成为集合的潜能，使这个虽在 a 的功能下有所区分的剩余，等同于大他者整体的分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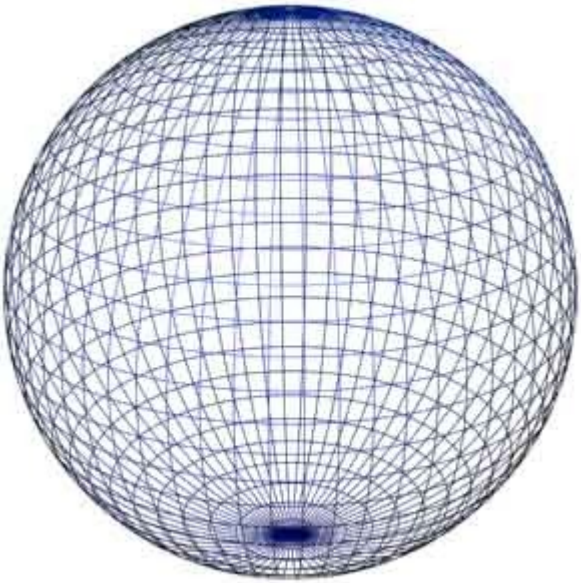
这里存在一个我们可以用连接内密与彻底外部的术语来指称的位置。对象（a）之所以是“外密的”，纯粹在于主体被建立为能指效果的关系；主体自身在大他者场域中决定了这种结构。我们很容易看见，它

同一切边缘结构的组织具有亲缘关系和不同变体；可以说，这种结构可以选择以下方式把自身连接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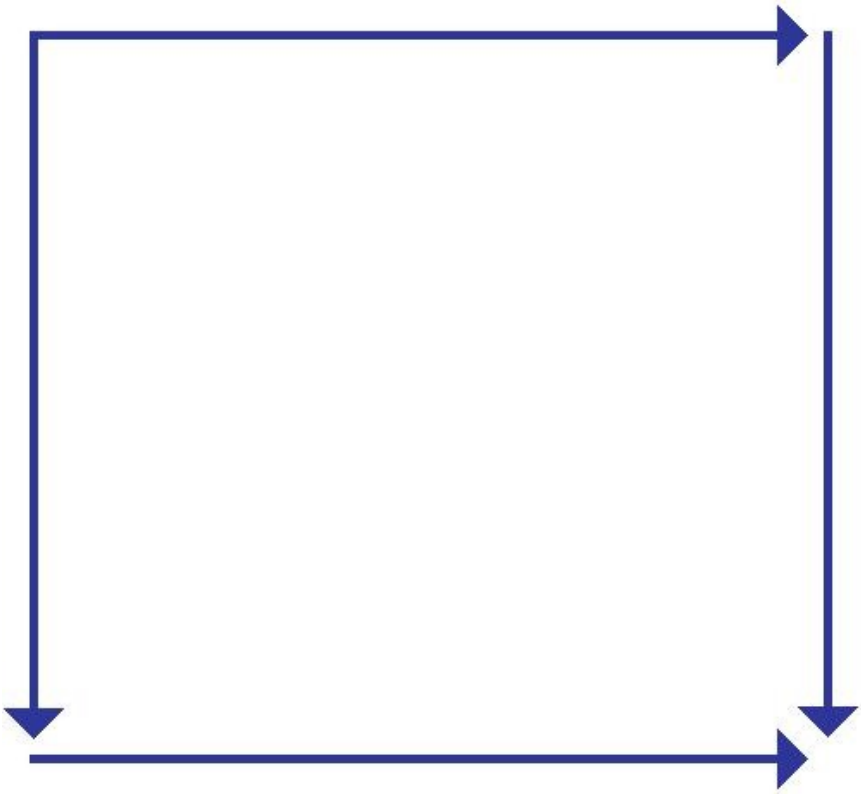
- 或者采取球面形式：这样画出的边缘在一点上会合。尽管球面表面上是最简单的拓扑结构，这一点却更加成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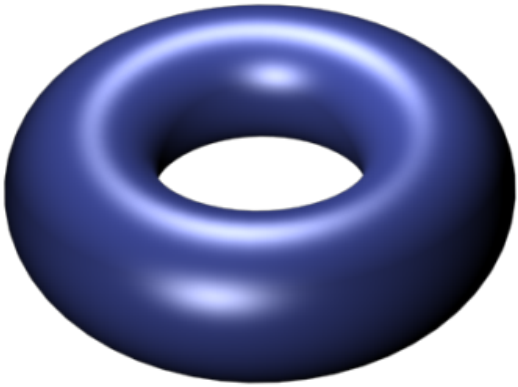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Extimité：外密性与原物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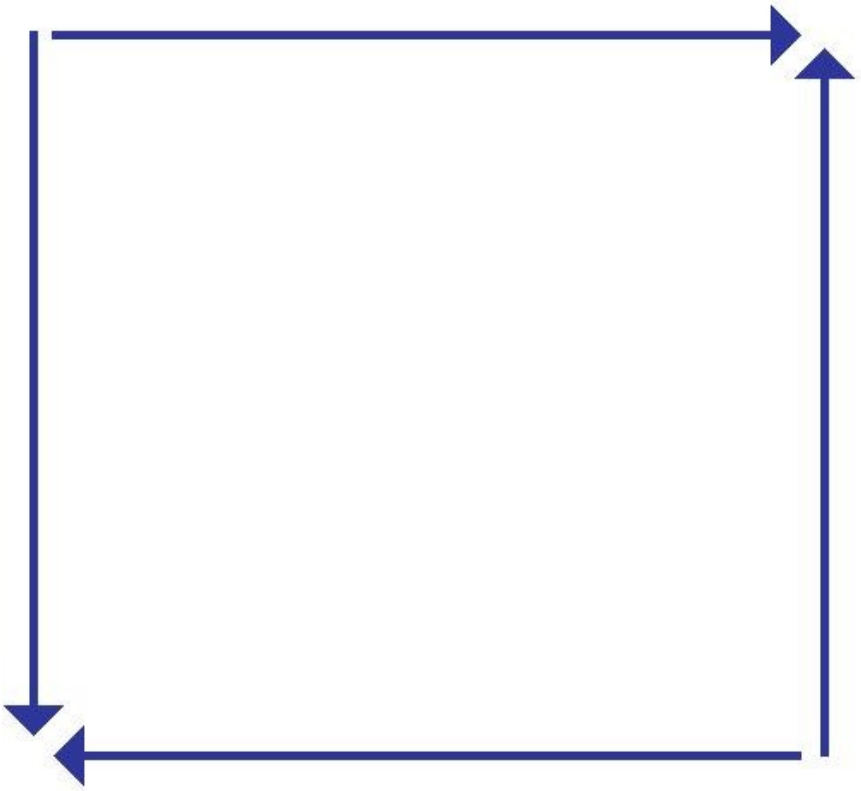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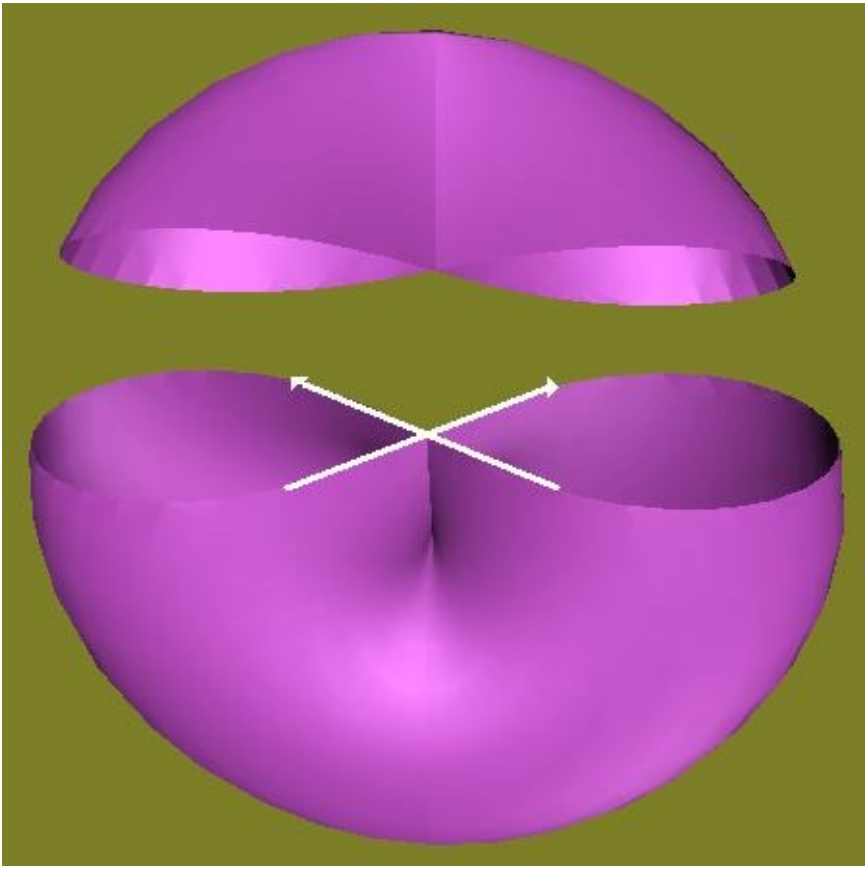
- 或者，我们沿环面产生的这种形式继续：把两个彼此相对、逐点对应的边缘，沿双重向量线连接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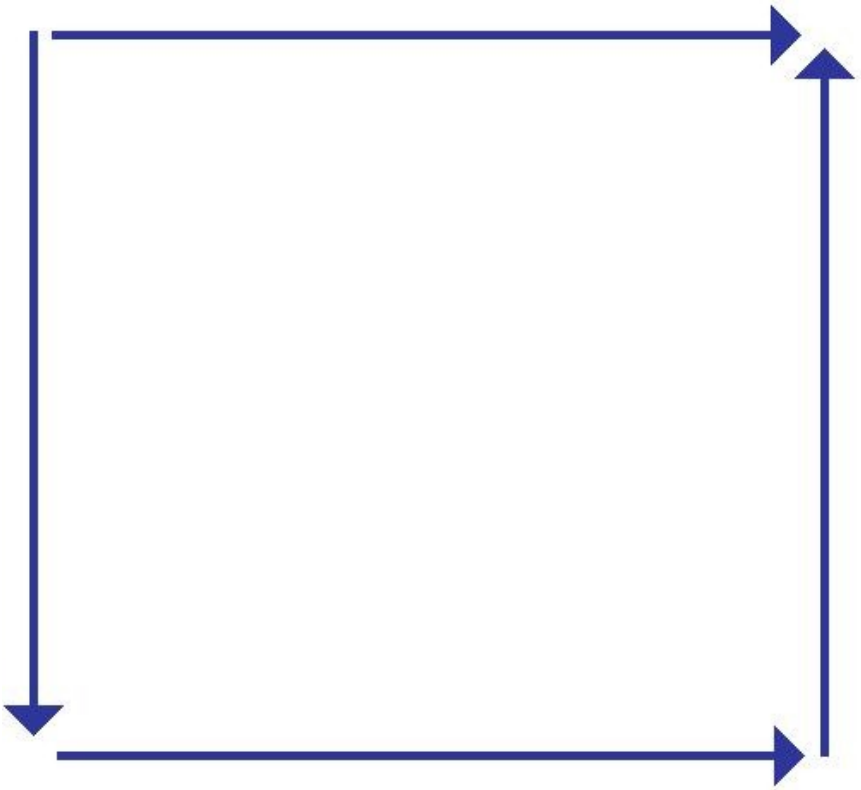


• 或者相反，得到我这里只作提醒的交叉帽结构；





• 或者通过结合两种不同可能性，得到所谓克莱因瓶的结构。





不难察觉：在这四种拓扑结构中，对象（a）……

……就它们在实在中由主体同大他者之关系产生并实际运作的方式而言；

……恰好逐一映照这四种结构——对象（a）也有四种。

不过，我现在只先指出这一点，以后才会回到它；眼下首先要为你们重新激活对象（a）在临床中发挥的具体功能。在对象（a）可能经由那些加工其生产的方法、采取刚才所谓商业形式以前，它已经处在由临床准确例示的层次上，发挥捕获享乐之场所的功能。

在这里，我会作一次跳跃，迅速而直接地进入主题的一个敏感点；我今天来这里对你们所作的最初论述，本来会更加绕远。很早，在理论

陈述中——我指弗洛伊德的陈述——神经症同性倒错之间的关系便已经产生。

这种关系怎样多少迫使弗洛伊德注意它？

弗洛伊德从神经症患者的层次进入这片场域。患者受到各种障碍困扰，其叙述起初倾向于把他带向创伤性经验的领域；但问题无疑在于，表面上受到创伤的主体身上究竟有什么东西，多少接纳了这种经验。

由此引入了幻想问题；在弗洛伊德用“力比多”一词标记的经济中，幻想的确构成一切问题的结。

然而，我们是否可以完全信赖这些幻想，仿佛它们让我们能够从外部、也就是从一种并非出自性倒错者的经验，重新分类并改造同一时期首先呈现的……

……我是否只须提醒你们克拉夫特—埃宾和哈夫洛克·埃利斯的名字；

……被称为“性倒错”的场域之描述性面貌。

人们知道，在第一次接近之后，困难很快出现……

……毕竟，这已经属于某种拓扑秩序，因为问题涉及神经症；

……人们试图在所谓神经症的“背面”找到某样东西，仿佛已经预告了那些令我们如此感兴趣的表面，以及一道切口横断这些表面时会发生什么。

但事情很快表明，把它过早呈现为一种分层功能并不能解决或简化任何东西：相对于性倒错，神经症的确至少部分压抑性倒错，并以一种抵御性倒错的防御呈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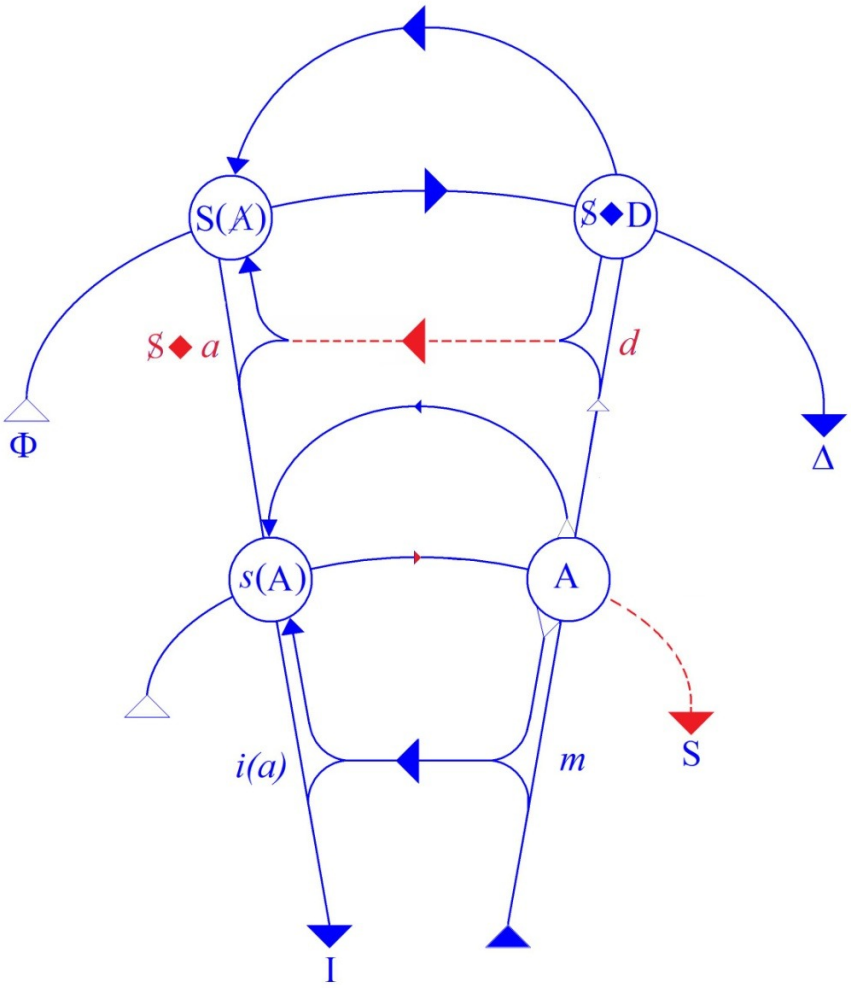
但难道不是从一开始便很清楚：单凭在神经症文本中揭示一种性倒错欲望，不可能找到任何解决？即使这构成对文本的逐字拼读和解码，神经症者在治疗中找到满足的平面也绝不在这里。于是，当人们接近性倒错本身时，很快便看见：就结构而言，它呈现的问题和时而出现的防御，丝毫不比神经症少。

这一切都属于技术参照。稍微拉开距离来看，它们的死胡同也许只来自理论所承受的一种相对受骗；理论必须紧贴神经症者或性倒错者那里实际发生的领域。

如果从我们已经能够借回到这片坚实土地而加以衔接的层次把握事情——分析中发生的一切都必须联系到语言的地位和言说的功能——便会得到我在某一年以《无意识的形成》为题所做的工作[注1]。

> [注1] 参见 1957—1958 年研讨班《无意识的形成》，Seuil 出版社，1998 年。

我从表面上离临床中同我们有关之事最遥远的形成——即笑话——出发，并非毫无原因。我从笑话出发建造了这张图；即使它的明证尚未向所有人充分显现，它在这里仍然是根本性的。人人都知道，也都可以看见：



它由三条链的网络构成，其中两条已经由若干公式标出，即使还没有得到阐明。某些公式曾受到大量评论，因为 $S \diamond D$ 把主体相对于所谓要求之物的依赖标记为根本内容；而要求已经同需要明显拉开距离。

能指自身的形式——用我的说法，即能指的隘道——使要求得到明确规定和区分，绝不容许把它的效果还原为单纯的生理欲求。当然，仅凭我们的经验只在各种需要取得性要求等价物位置的限度内才关心它们，这一点就已经提出了这种要求；但这个媒介又把它照亮。

其他接合点……

……所指作为从被设为能指宝库的 A 产生之物［$s(A)$］；

……在我们抵达的关口，这些接合点不过是一项简单提醒。

我要在这里提出一件从未见任何人区分过的事情：即使这三条链所涉及的都是链，它们也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可能得到假设、建立和固定：

- 世界上存在能指；
- 话语存在；
- 某种被称为人、或者言说存在的存在类型被卷入其中；
- 从构成这些能指本质本身的可能连锁之存在出发，这里已有的东西、以及图的补充部分所证明的内容如下：假如这种象征功能，也就是从最简单话语的陈述进行短路返回的可能性……

……最简单话语属于一个根本层次，我们在其中能够肯定不存在元语言；

……一切象征之物都只能从普通话语建造起来。我们可以用我区分为象征界的范畴来明确说明它，并且看见：上方链条所涉及的，恰恰是

这种话语在实在中的效果。作为首要而主要效果的主体，也只在第二条链的层次上出现。

这里还剩下某样东西；尽管人们一直提到它，而且我今年的话语尤其不断调动它，它却尚未取得充分的效力——因为我从这里出发提出的内容，正以此为对象。能指本身使某种根本不完整性显现；这一不完整性属于那种一旦被构成便作为大他者场所产生的东西。或者更准确地说，它属于在这个场所为某种完全根本的诱饵开辟道路之物。

大他者场所作为从享乐中撤空之处，不只是一片空地、一个烧焦的圆圈；这个大他者不只是为角色游戏敞开的位置，而是某种本身受到能指介入所结构化的东西。正是这一点，把这项欠缺、这道横杠、这处裂隙、这个孔洞引入其中；它可以用对象（a）之名加以区分。

我打算在这里用经验层次上的例子让你们感受到这一点；弗洛伊德本人衔接驱力时，也诉诸同一种经验。

人们在经验中如此强调口腔驱力与肛门驱力以后，发生下面的事难道不奇怪吗……

……它们据说是某样东西被称作前生殖器期的草图，后者会通过填补某物而成熟；

-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由口腔期预示的完整性神话；
- 或者什么由肛门期预示的赠与神话、送出礼物的神话；然而，弗洛伊德表面上远离这两种基本驱力，借助窥视欲驱力与施虐—受虐驱力，衔接了源头、推动力、对象与目的（Ziel）的组装。

我要直截了当地提出：性倒错者的功能、他所履行的事情，远不能像人们长期以来所说的那样——近来人们已经不敢再这样说，主要由于我的陈述——建立在对他人、或者所谓伴侣的蔑视之上。必须以更加丰富的方式衡量它。为了至少让眼前这种异质听众感受到它，我会这样衔接：

- 性倒错者把自己奉献给填塞大他者中的这个孔洞；
- 在某种程度上，为了给事情涂上凸显轮廓的色彩，我会说，他站在“大他者存在”一侧；
- 他是一位信仰捍卫者。

只须更仔细地考察病例，便会在这道把性倒错者变成上帝奇特助手的光照中，看清一些由我所谓天真笔触提出的怪事。

有一本精神病学论著，就它汇集的观察而言写得相当不错。书中可以看见，一名暴露癖者不仅会在小女孩面前表演，有时还会在圣龛前这样做。当然，某样东西不会只凭这种细节得到阐明；我们首先必须能够辨认——而且早已在这里完成——视觉场域中可被孤立的功能。只要这些问题在艺术作品层次上得到提出，涉及的便是凝视的功能。

按照定义，要说出凝视是什么并不容易。

这个问题甚至完全可以支撑一个人的存在，也可以摧毁它。

我曾经见过一名年轻女人；恰恰是这个问题同一种无须在此进一步说明的结构相结合，最终在她身上导致视网膜出血，并留下长久后遗症。

在追问暴露行为产生什么效果以前，究竟是什么阻止人们看见……

……它是否吓到了那个似乎诱发暴露行为的见证人；暴露癖者是否意图唤起这种羞耻、这种惊惧、这种回声，某种桀骜或顺从的东西；

……为什么不先看见这个侧面的根本之处……

……随你们称它主动还是被动，我把选择留给你们；

……窥视欲驱力的这个侧面表面上是被动的，因为它把某样东西展示出来；但严格说来，它首先是在大他者场域使凝视显现。

这又是为了什么？无非为了在那里召唤一种拓扑关系：凝视相对于快乐原则功能给享乐施加的界限，具有怎样的逃逸和无法把握的性质。暴露癖者守护的是大他者的享乐。

这里产生海市蜃楼和幻觉、让人想到存在对伴侣之蔑视的东西，似乎来自人们忘记了这一点：超出伴侣给予的大他者之特殊支撑，还存在一种根本功能。每当言说运作时，它始终清楚地在场；每个伴侣都只是被包含在其中，也就是言说的场所，即言说把自身设定为真的参照点。

暴露行为正是在这个场域——被享乐弃置的大他者场域——中安放自身，以便使凝视在那里涌现。由此可以看见，它同偷窥者的情形并不对称。对偷窥者来说，重要的是质询大他者中无法看见之物；而且在他的层次上，一切可见之物往往已经多少受到亵渎。偷窥者欲望的对象，在纤弱身体、小女孩侧影的层次上，恰恰只能由她支撑着那种无法把握之物、支撑着一道欠缺它的线，才得以看见；它就是菲勒斯。

小男孩也许曾经受到足够多的苛待，以至于对他来说，能够钩在这个神秘层次上的一切，在冷漠目光下似乎都不值得注意；这便更加强烈地把他身上受到忽略的东西投射出去，将它恢复到大他者那里、补充大他者的场域，甚至不让它的支撑者知晓。

在这里，大他者由于这种不知情而获得的享乐——也就是性倒错的目的本身——多少逃逸了；但这也首先证明：

- 一种驱力并非另一种驱力的简单返回；
- 二者并不对称；这个功能的根本是一种补充，某样东西在大他者层次上质询大他者本身所欠缺的东西，并在那里加以弥补。

正是在这里，某些分析——而且总是最天真的那些——具有典范性。我无法……

……上次我已经对某种哲学是否足够严肃表示怀疑；

……但我无法不想起它在分析偷窥者功能时把握到的那个异常尖锐的要点[注2]。

> [注2] 关于萨特《存在与虚无》，参见《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研讨班 1964 年 5 月 13 日课程。

一个人正从钥匙孔往里看；他看到的确实是无法被看见之物。没有什么比在自己被这个孔隙捕获时突然遭到发现，更能使他从高处跌落。“孔隙”本身被称作一道“视线”，甚至一道“天光”，绝非毫无原因。

这里发生的是返回，也就是他被还原到一个屈辱乃至可笑的位置。这丝毫不是由于他恰好处在孔隙彼侧，而是由于另一个人可能在这种姿

势中抓住他；这种姿势之所以低下，只是相对于挺身直立之位置的自恋而言，也就是相对于那个因为过于确信自己而什么也看不见的人之位置而言。你们很容易在《存在与虚无》的某一页找到这一点。无论由此推导出的存在地位多么片面，它确实包含某种不朽之处。

但下一步同样有意思。施虐—受虐驱力中的对象（a）究竟是什么？

突出享乐自身受到的禁令，难道不正应当使我们能够重新安置那个被当作施虐—受虐之关键的东西吗？人们谈论同疼痛游戏，随即又退缩，说到底，只有疼痛不过分时才有趣。

这种盲目、诱饵、虚假惊惧，这种对问题的挠痒——总而言之，它多少反映了一切同类实践始终停留的层次——实际上难道不是一副根本面具，正是它让施虐—受虐性倒错本身从人们手中逃逸？你们稍后会看见……这一切也许显得过于大胆，甚至是一种完全不适合Einfühlung［共情］的思辨，原因很简单：在座大多数人——不管你们怎么相信——并不理解性倒错、真正的性倒错。梦见性倒错，并不等于你们就是性倒错者。

梦见性倒错可以服务于完全不同的事情；尤其当一个人是神经症者时，它可以支撑欲望——而神经症者非常需要这一点！

但这绝不容许人相信自己理解性倒错者。

只须实际接触过一位暴露癖者，便会清楚看见：我们完全不懂表面上使他……我不会说使他享乐，因为他没有享乐；但他终究还是在享乐。只有迈出我刚才所说的那一步，这一点才变得可懂：所涉及的享乐是大他者的享乐。当然，这里存在一道裂隙。

你们并不是“十字军战士”！你们不会献身于让大他者——某种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盲目甚至也许死去的东西——享乐。但暴露癖者对此感兴趣。事情就是这样！他是一位信仰捍卫者。

正因此，为了补回……我刚才顺口说到十字军战士（croisés）、相信（croire）大他者、十字架（croix）；法语词语就是这样接连起来，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回声与相遇……还有雅克·普雷维尔所说的“呱呱”（croa-croa）……十字军东征确实存在过，而且同样是为了一个死去上帝的生命。

它的意义同知道 1945 年以来共产主义和戴高乐主义之间有什么游戏一样有趣，而且产生了巨大效果。骑士们参加十字军东征以后，在他们腾空的地方，爱情得以变得文明；而他们到了异地，则遇见文明——也就是他们原本追寻的东西，高度发展的性倒错——并同时把一切都摧毁。拜占庭从未从十字军东征中恢复。

我们必须小心这些游戏，因为即使在今天，它仍可能以其他“十字军行动”之名再次发生。

不过，让我们回到那些恰好始终彼此分离的施虐—受虐者。也就是说，正如我刚才所说：

- 在窥视欲驱力层次上，有一个人成功完成了他要做的事，即实现大他者的享乐；
- 另一个人则只在那里用自己的凝视填塞孔洞，却没有让另一个人对自己是什么多看见哪怕一点。

施虐者同受虐者之间的关系大致也是如此；唯一条件是我们必须看见对象（a）位于哪里。

奇怪的是……

……我们生活的时代总而言之已经充分复活了各种“刑讯”实践；过去，刑讯在司法习俗中发挥着高层次作用，如今人们把它留给一些操作人员，让他们以所谓“祖国利益”或“部队利益”之类疯狂名义行事；

……所以奇怪的是……

……我们还见过一些小小的舞台表演[注3]。在那场发生了不少事情的战争之后，最后一部同类戏剧在舞台上略微延续快乐，向我们展示这些实践的拟像；

……但人们竟然没有看见，首先在这个层次发挥根本作用的是言说：供认。

> [注3] 再次指向萨特，参见两幕剧《死无葬身之地》，1946 年 11 月 8 日在巴黎首演。

无论如何，施虐游戏并不只在神经症者的梦里有意思；人们终究可以观察它实际发生的地方。即使那里存在各种理由——我们非常清楚应当怎样看待理由——同实践中正在发生的事情相比，理由仍是次要的。

如果事情实际上总是围绕剥去一个主体身上某样东西来展开——剥去什么？剥去构成其忠诚的东西，也就是他的言说——那么我们也许会想到，言说同刑讯问题具有某种关系。这是一条接近途径。

我立刻告诉你们，言说并不是这里的对象（a）；但这会把你们带上道路。

从这个角度接近问题，很容易引起误解，你们马上会看见：恰好会出现我拒绝的东西，即一种对称。全然绽放的受虐者——那个美好、真正的受虐者，即萨赫—马索克本人——无疑把一切组织得使自己不再拥有言说。

为什么这会令他如此感兴趣？让我们把灯点亮：这里所涉及的是声音。

相关知识卡 受虐契约、声音对象与大他者场域

受虐者凭自己把大他者的声音变成某样东西，并通过像狗一样回应它而给予保证；这就是事情的根本。它由下面一点得到阐明：受虐者恰好要寻找某一种大他者，而在声音这一点上，这个大他者可以被“施以刑讯”［也可以说“受到质询”］。

正如德勒兹所说明，亲爱的母亲拥有冰冷的声音，其中穿过任意妄为的一切流动[注4]；她同声音一道，构成了某样东西……

> [注4] 吉尔·德勒兹：《萨赫—马索克评介》，午夜出版社，1967 年（2007 年版）。

相关知识卡 受虐契约、声音对象与大他者场域

……这种声音，也许他早已在别处、在父亲那里听得太多；

……它多少会补全并在这里同样填塞那个孔洞。

不过，声音中存在一种在拓扑学上更加明确的东西：主体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像经由这个对象（a）那样，更深地同大他者牵连在一起。

正因此，拓扑比较才在这里借一个球面中的孔洞得到说明——但它并不是球面，因为球面恰好在这个孔洞中折回自身。稍微仔细考察有机结构层次上发生的事情，尤其考察“前庭”或“半规管”装置，就会把我们带向这些根本形式。十五天前，我已借助一种最原始的动物让你们瞥见它们。

除了我当时提到的水蚤，再加上被称为“长臂虾”（Palémon）的甲壳动物吧；这个漂亮名字充满神话回声。

但不要让名字使我们偏离这一点：这种动物每次蜕壳，都会脱掉装置的一切外部部分，于是不得不——理由很简单，因为否则它根本无法移动——重新在其动物身体向外敞开的凹处，也就是那个确实仍是一只耳朵的凹处，装进几粒沙子，好让沙粒在里面挠动它。

如果不理解这一点，便绝不可能设想超我的功能。它不是全部，却是其中一项动力：声音所实现的对象（a）之功能的根本之处，在于声音支撑能指衔接；作为纯粹声音，它在大他者场所究竟是否以一种性倒错方式得到建立。

如果可以谈论某种道德受虐，它只能建立在大他者声音之介入这个尖端上；声音不是介入主体耳中，而是介入他所建立的大他者层次——这个大他者由声音加以补全。其方式同刚才暴露癖者的享乐相同。正是在这种对大他者的补充中……

……这并不排除受虐运作边缘可能显现的某种嘲讽；

……正是在大他者层次上、在把声音交还给大他者之处，受虐者的运作轴线和重心轴线发挥作用。

相关知识卡 受虐契约、声音对象与大他者场域

直说吧：只须生活在我们的时代，便足以理解并知道，把某样东西交还给大他者会产生一种享乐……

……而且大他者越不值得重视、越缺少权威，这种享乐就越强；

……它发生在把声音功能交还给大他者之中。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偷偷夺取、盗窃享乐的方式，也许是所有可以设想的性倒错方式中唯一得到完全成功的一种。

施虐者那里的情况肯定不同。他也以自己的相反方式试图补全大他者：夺走其言说，同时把自己的声音强加给它。一般来说，这会失败。只须参照萨德的作品；声音、言说、讨论和辩论的维度在那里根本无法消除。

作品向我们讲述施加在受害者身上的一切最惊人暴行；唯一令人惊讶的，是受害者难以置信的存活能力。但没有一桩暴行不只受到评论，而且多少由一种命令煽动；最惊人的，是这种命令竟未引发任何反抗。不过，历史实例也让我们看见，事情确实可能这样发生。

在那些被赶往焚尸炉的人群中，似乎从未见过谁突然只须咬住一个看守的手腕。声音的游戏在这里获得完整音域；唯一的问题是，享乐恰如偷窥者的情形一样逃逸了。

它的位置被对象（a）这种惊人的支配遮蔽，但享乐本身无处可寻。

非常清楚，施虐者在这里不过是某种被称为“给予大他者的补充”之物的工具；但在这种情况下，大他者并不想要它。大他者不想要，却仍然服从。这就是这些驱力的结构：它们揭示一个拓扑孔洞本身便足以固定主体的全部行为，并把围绕所谓 Einfühlung［共情］锻造的一切置于明显次要的位置。

时间已经过去；而且要提出这种微妙内容，我确实花了很久……

……不过，我仍要宣布，神经症者的问题如下。请你们参阅我以……

……《关于丹尼尔·拉加什的一篇报告的评论》为题写的文章。要想在围绕认同的弗洛伊德文本中辨清方向，它不可或缺；因为关于……

……弗洛伊德所谓力比多储库究竟是什么，他的著作和陈述中存在漂移与明显矛盾；

……这个储库……

- 时而被说成 Ich［自我］，也就是自恋；
- 时而相反被说成本我。自我显然同自恋不可分离，并且处在一个成问题的位置：
- 自我是由于把自身作为一个对象提供给本我的觊觎，才被引入为一种有效机制，而它投向各种对象的兴趣又会反过来从中涌现吗？
- 还是相反，由本我层次所酝酿的对象，使自我作为同类、也同样作为对象，得到次级增值？

这使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提出、重新提出整个认同问题。

只有在神经症者想成为大他者场域中的一的限度内，只有在理想化发挥首要逻辑作用的限度内，他才由此面对各种自恋问题。

不过，只须提出这项评论：它同时促使我们追问，在“原初自恋”的想象中，我们是否同弗洛伊德一道承受某种事后产生、经过形象化甚至被说不出地歪曲的效果——我们再加上一点点，恰到好处。也就是说，正是在“次级自恋”作为想象捕获的特征形式中，神经症者所面对的问题才在一个完全不同于性倒错者问题的层次上出现。下次我会尝试让你们感受到这一点。

正是在这个限度内，我们以为可以设想，某处曾经存在的不是对一的补充关系，而是补全关系；我们也由此投注口腔驱力。然而，只须摆脱神经症者的迷惑，便会清楚看见，这种驱力具有同样特征：它以一个逃逸的第三对象为中心。这个对象以自己的方式同凝视或声音一样无法把握；它就是那个著名的乳房，人们借助双关又把它变成母亲的怀抱。

在乳房背后……

……胎盘同乳房一样贴在分隔孩子与女人的墙壁上；

……它在那里提醒我们：孩子在母亲身体里、同母亲在一起时，远不是同她构成一个身体。他甚至没有被自己的包膜封闭在其中，并非一颗正常的卵；这个贴附要素把他在包膜中打破、割裂。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一切冲突都会借它连接并展开——这些冲突取代了拜占庭式争论的位置，涉及血液混合以及某个血型同另一个血型的不相容。

我把这个第三对象的功能称为“贴片”，也可以说是“垂饰”……

……因为我们还会在文化建造的一切事物中，以卓越形式重新看见它；

……挂在墙上并制造诱饵的东西：难道这不正是在神经症者的经验中实际显现的东西？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把它转换并填塞进原始统一、失落天堂的神话——据说这座天堂由“出生创伤”终结——难道不正会落入神经症者这件事本身的游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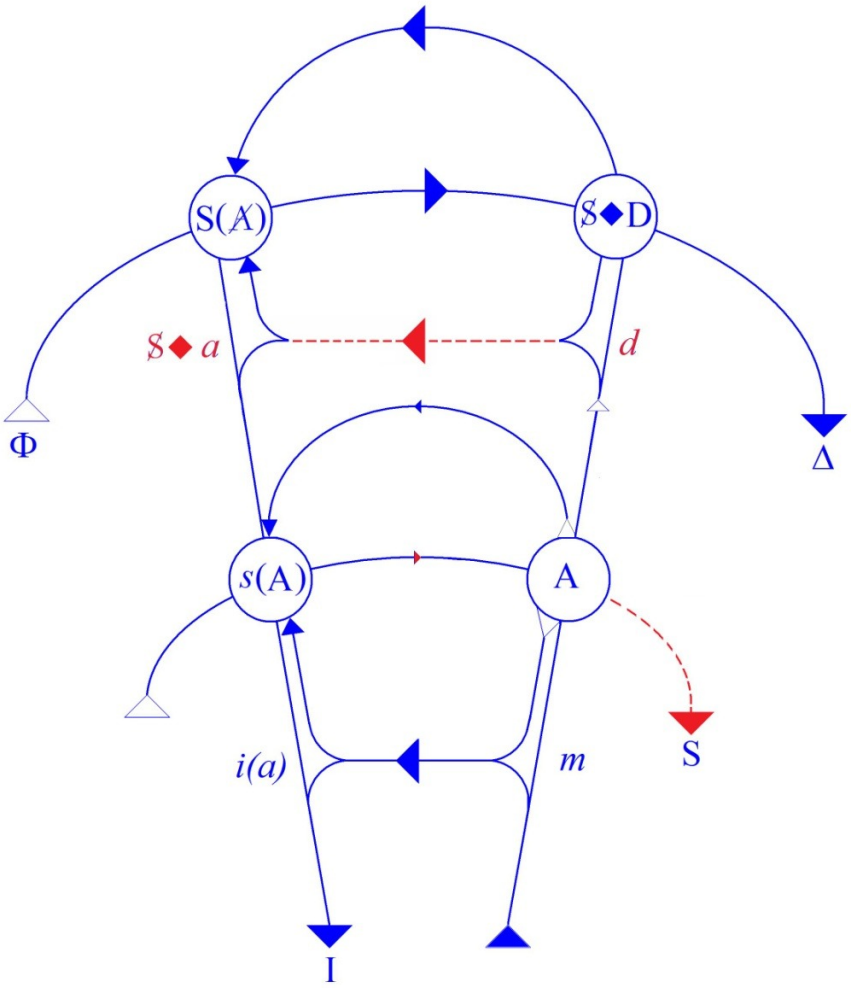
对神经症者而言，所涉及的是……

……我们会看见，我会详细加以衔接；而你们已经可以在那篇文章中找到十分清楚勾画的头几行；

……不可能在想象平面上把小对象（a）同自恋意象结合起来。

任何表象都无法支撑所谓表象之代表的在场。

这个术语在这里标记的距离再清楚不过。从代表到表象，二者之间不存在任何等价关系。



这让我能够开启并指出一切将怎样重新排列。图中同另外两条相交的第三条线，严格说来，是象征连锁同想象界发生关系并在其中找到压舱物的那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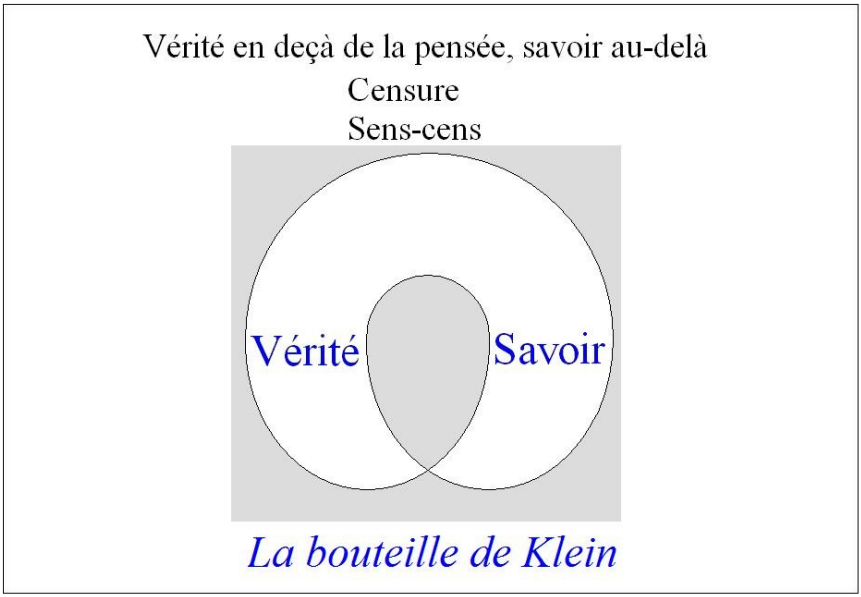
在完整图的这条线上，你们会遇见：

- 自我［m］；
- 欲望［d］；
- 幻想［$\$ \diamond a$］；
- 最后是镜像意象［$i(a)$］。此后才抵达它的尖端；这个尖端位于左下方，只能作为一种追溯效果得到把握，而且同样只由原初自恋的追溯性幻觉构成。

神经症者的问题将围绕这一点重新定心；另一个得到显现的事实是：作为神经症者，他恰恰注定遭遇升华的失败。

因此，如果我们的“被划杠的 S 菱形小对象（a）”公式 $\$ \diamond a$ 作为幻想公式，应当在升华层次上得到凸显，那么此前必须首先批判一系列不正当提出的横向蕴含。之所以产生这些蕴含，是因为经验——即使这种经验不可能以别的方式发生——也就是能指介入主体的经验，是在神经症者层次上获得的。

第17课 · 1969年4月23日



假期打断了我们的论述。如你们所见，我也花了一些时间才重新开始。

我把你们留在升华问题已经开启的地方；我们必须把它同一些标记重新连接起来，考察从结构角度看，性倒错究竟是什么。

我还作出一项明确说明：必须用我的图式——如果你们愿意，勉强称作我的观念也行——以一种非常简单而易懂的方式界定它。也就是说：在性倒错中，主体是否亲自设法补偿大他者的这道裂缝？

这个观念并不处在“第一平面”，它需要精神分析经验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工。

因此，只有对我的术语已经熟悉的人，才能让这个公式取得某一步的价值。

这当然是一项弊端；但它并非我的教学所独有，而是一切科学从开始建造时起便具有的共同因素。

当然，这并不足以证明我的教学试图弥补的东西具有科学性。它所要弥补的是：人们以一种所谓临床参照为名，总是把这项经验的报告交给某种简化成不知什么“嗅觉”的功能。如果没有预先得到方向标记，这种嗅觉显然无法运作；而那些标记来自弗洛伊德一项极其博学的建构。问题在于，仅仅置身这项建构，随后任由某种多少经过亲身体验的临床把握来引导，是否已经足够。其实，这不过给最阴暗的偏见留出了重新潜入的空间。

人们把这当作意义。我认为，恰恰应当对这种意义施加一种资格审查要求：那些以此自夸的人，必须在其他地方证明自己具备足够保证。

今天，我会尝试说明这些保证为何必须从其他地方取得，而不是从这个场域取得。在这里，他们通常既没有做过任何事情来证实自己从弗洛伊德那里接受的、构成场域结构的内容，也没有——这是最低要求——尝试继续发展并说明它。

我属于最早听说一册小册子问世的人。这本书单凭标题便令人蒙羞，所以我不会在这里说出书名；但开头几行就明言，两位作者[注1]是精神分析家。他们声称要盘点、计量并把某样东西还原为它的价值……

> [注1]　贝拉·格伦贝格与雅尼娜·沙瑟盖—斯米尔热尔：《抗议的世界》，In Press 出版社，2004 年；该书 1969 年由 Payot 出版社以“安德烈·斯特凡”为共同笔名出版。

……而这种价值最高也只抵达某些令人憎恶的地平线；必须说，这些地平线可以在精神分析经验的某一场域中充当规则；

……他们要还原的，是自己所谓——这个词已经包含在书名中——整体上称为抗议的东西。读完以后，你们便知道该怎样看待它！

据说，一切在这个层面上以任何名义显现的人——天知道其中可能有多少细微差异——都表现出心理退行、残缺和肮脏的幼稚主义。这些人真正被还原到某种精神分析经验场域和框架能够思考的层次。

事情到此为止！我不会再添其他评注。

我只作出观察并记录：

……即使我的一些最可信学生曾经受到怀疑；

……这本书也并非出自任何曾在这里露面的人之手。这是一个事实。

我甚至亲自向那些可能受到怀疑的人逐一确认了这个事实。

必须说，仅仅提出这个问题也许已经多少有些冒犯。

但我处在这个位置，就必须能够作出回答，而且以最坚定的方式回答：所有曾经在这里出现、偶尔同我合作并回应我的人，所有在任何程度上参加过这场研讨班的人，都只会怀着恐惧拒绝给予这种怪诞倡议哪怕最微小的赞同；它使一种贴着地面爬行的思想真正脱下了裤子。

这样，事情便得到了通风。不过，这当然不排除我刚才提到的某些人可能在某方面也走上一条斜坡，最终同某个层面上能够表达的东西汇合。

然而，他们没有那样做；整个法国精神分析界也没有站在两位作者背后……

……通过一些通信，我已经得知这两个人的名字，而且他们并非无足轻重；

……他们属于人人皆知的某个著名研究所。围绕抗议问题，整个精神分析界没有站到这种立场后面；说到底，我完全可以自夸，这是我的教学产生的结果。

不能说我的教学在精神分析界获得了成功。但正如我认为必须询问的某个人曾经说过——那是在这项教学的历险和变迁抵达某个转折时……

……严格说来，我的怀疑没有发展到认为他不会拒绝这部著作的程度；

……但同一个人曾在某次谈到我的陈述时，径直说它是恐怖主义。

因此，也许正是我的教学释放的恐怖主义产生了这种结果：说到底，法国精神分析除少数例外，既没有表现出多大原创性，也没有对我的教学进行尤其有效的反对，更谈不上运用它；不过，我的教学仍使某些话语变得不可能。只有真正生活在一种严格禁止人们哪怕翻阅几页我让其流出之文本的环境中，才可能产生这种陈述；我再说一次，你们很快便会得知它。

我之所以提起它，是因为已经有一份“由计算机制作”的周刊在显眼版面上，突出该书归咎于抗议者的自恋；它当然完全误认了我给这个术语带来的更新。好吧，既然存在“恐怖主义”，而我终究没有垄断它：

- 例如，恐怖主义并未从两位作者考察的场域中缺席；这一点也许本可吸引他们注意；
- 支配这个场域的，并不只是对安逸和相互幻象的追求；
- 某种东西无疑以相当多样的方式在那里实施切割和排除，甚至彼此排斥。

我们这个时代某些功能——尤其是那些以某种思想为名取得授权的功能——具有一种根本而典型的效果。正是对它的反思和观察，使我打算今天同你们分享一些思考；它们围绕下面这个术语聚集得相当不错……

……在这个被人随意挥舞的常用术语范围内，究竟应当怎样理解；

……即所谓思想自由。

这是什么意思？人们究竟凭什么认为这三个词下面铭写着某种价值？

先从最直接的层次逐字拼读：

- 如果思想具有某种参照；
- 如果我们从它的所谓客观关系来考虑——暂且这样快速表述——当然就不存在丝毫自由。从客观参照一侧看，自由观念仍围绕一个敏感点涌现，即规范的功能，或者更准确地说，规范的观念。

这个观念一旦开始发挥作用，例外乃至越轨的观念便相关地得到引入。

思想的功能正是在这里可以借引入自由观念取得某种意义。

总而言之，正是在思考乌托邦时……

……顾名思义，它是无处之所：没有场所；

……思想可以从乌托邦出发，自由设想对规范的某种可能改革。

从柏拉图到托马斯·莫尔，事情在思想史中正是这样呈现的[注2]。

> [注2] 参见托马斯·莫尔：《乌托邦》，Flammarion 出版社 GF 丛书，1993 年。

相对于规范及其建立的实在场所，思想自由只能在乌托邦场域中实行。

这一点清楚显现在我刚才提到的最后一位作者——“乌托邦”一词的创造者托马斯·莫尔——的著作周围；也显现在更早那位用理念功能凸显并确立规范术语的人，即柏拉图那里。柏拉图同样为我们建造了一个乌托邦社会《理想国》；他的思想相对于当时政治规范的自由，在那里得到表达。

于是，我们在这里不只处于理念的层面。只须略微运用我为区分想象界与实在界而提出的一切，便会清楚辨认：在这个层面上，一种完全走向身体意象的参照具有怎样的框定和塑形作用。

我曾强调，宏观宇宙观念本身始终伴随对微观宇宙的参照；后者赋予它分量与意义，赋予它上下左右。这正处在一种所谓“认识”的把握方式之根基；整个发展都在这种方式中展开，并恰当地被写进思想史。

在我的图中，两条水平线——上次我重新画出它们，再让这条钩形线穿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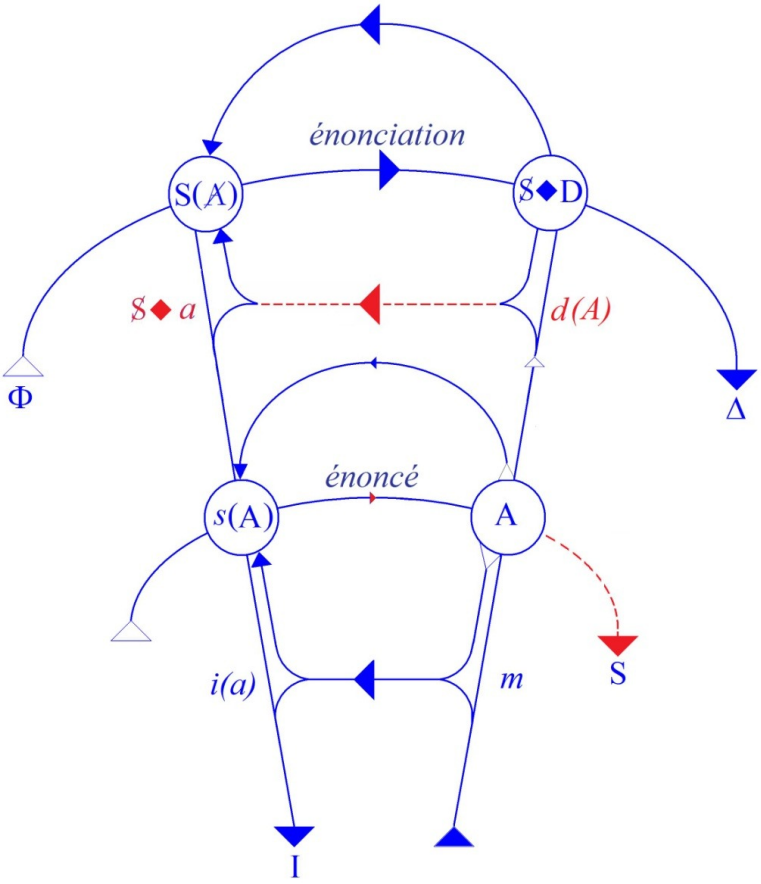
……它横断两条水平线，并决定四个根本交叉点，某种定位在那里得到铭写；

……这条钩形线先上升再下降，横断两条线；我提醒你们，得到铭写的正是……

……更确切地说，在言说行为与陈述两条线分别留下的间隔中；

……严格意义上的想象形成，即：

- 欲望同幻想之关系中的功能；
- 自我同镜像意象之关系中的功能。



这就是说，象征界的各个层面……

……就其铭写在两条水平线中而言；

……并非同想象功能毫无关系，也并非不在其中找到支撑；但它们正当的——我是说可以由理性吸收的——部分必须保持有限。

弗洛伊德学说在这一点上是一种理性主义学说：只有能够以某种逻辑还原为名，在可辩护命题中得到衔接的东西，才可以受到接纳，反之则受到排除。科学发展到今天，作为科学研究基础的这种想象功能处于何种位置？显然，它对科学完全陌生。

在我们接近的任何东西中，即使最具体的科学——比如生物科学——也不以知道理想情形是什么为要点。只须看见下面这类问题要求思想作出回应时，人们有多么窘迫，比如：“什么是健康？”

请注意，组织我们科学进展的东西并不位于理念性秩序中。

面对一切存在并等待我们质询之物，真正有意思的是：它怎样得到替代。

我想，人们怎样质询身体的有机功能，已经向你们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某个器官可以由完全不像它的东西取代，而某种功能的分析也正由此显得最为清晰；这既不是偶然，也不是过度、杂技或练习。

我从一个如此贴近时事的例子出发，当然不是为了制造效果，因为真正涉及的东西属于完全不同的性质。

事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科学并非从柏拉图的理念发展而来，而是从一个同数学参照相连的过程发展而来。这里并不指数学在起源时——例如毕达哥拉斯式的起源——可能显现的东西，也就是一种把理想性同数连接起来、类似于我谈论柏拉图时所指内容的观念。

在毕达哥拉斯那里，1 有一种本质，2 有一种本质，甚至 3 也有；过一阵人们便会停下——走到 12 已经气喘吁吁。这同我们今天质询数是什

么的方式毫无关系。从皮亚诺公式到这种毕达哥拉斯练习，二者绝无共同之处。

数学意义上的函数观念……

……它同我刚才提到质询有机功能的方式同名，绝非偶然；

……这种函数归根结底始终由两条能指链之间的连锁来排序：y 是 x 的函数。这就是数学汇聚于其上的出发点和坚实基础；当然，它最初显现时并没有如此纯粹。它依照严格属于象征链的方式运作：终点赋予此前一切以意义。

数学理论已经——我不会说最终抵达，因为事情还在更深入——但让我们停在构成我们时代平衡的东西：集合论。我们在那里看见，数值排序的根本被还原为它本来的东西，即其衔接的可能性；这种建构旨在剥除数值秩序的一切理念或可以理念化的特权……

……我刚才已经尽可能地重新唤起一种可以整体称作诺斯替派的传统中，1、2 乃至某个数究竟是什么；

……集合论恰恰是为了剥除这种数值排序……

……也就是剥除我所谓它的理念或想象特权；

……剥除统一性。皮亚诺定义中没有丝毫统一性的痕迹；数由它相对于 0 和后继函数的关系来界定。

统一性在那里毫无特权；身体性统一以及总体本身之本质性也一样。必须以如下两点把这一点标出：

- 集合绝不能同类混淆；以及另一项特征：
- 谈论部分从根本上违背理论的运作；
- 子集这个术语恰好为了表明，我们绝不能在那里铭写“整体由部分之和构成”。

你们知道，子集通过自己的并集构成某样绝不能同原集合等同的东西。集合论甚至在根本上剥除了对空间性本身的诉诸——这就是集合论的意义。请原谅我作这段导言；它旨在标记一种既深刻又必要的对立之各个术语。这种对立界定什么？

一场知识运动的革命，或者随你们说，是颠覆。因为显然，我已经离开在这里仅仅具有开端性、甚至只受到假设的思想运作一段时间。正因为从柏拉图出发，我才能谈论思想。

所以，我们完全不应当从客观定向一侧质询思想的自由。

从这一侧看，它的确只在乌托邦一侧、即在实在中没有任何场所之处才是自由的。不过，我所采用的过程之所以也许有一项意义，是因为这篇话语无疑同思想具有某种关系。

我们从认识的两个侧面后退一步，应当怎样称呼这件事？

- 反思？
- 论争？
- 辩证法？

显然是在主体场域中，而且——如果事情可能——是在你们偶尔必须回应我的限度内，我们大概需要让其他差异介入。

先看第一层："所有人"这个观念。我刚才所说的内容中，有什么可以被所有人接受？

这个"所有人"具有意义吗？我们会在那里再次遇到同一种对立。

我们会看见逻辑要求发生了怎样的蜕变。为了把这种论争推得足够深入，我们还会被带向凸显公理的功能：把若干逻辑预先构形视为后续推导的基础，并让所谓后续推导取决于是否接受公理。

这个"所有人"的不确定性将受到质疑，不只因为"所有人"在具体层面达成一致是最难实现的事，还因为"所有"的逻辑翻译表现得极其不稳——只要我们在逻辑秩序中采取那种要求量词理论的严格标准。我会退出这个问题……

……不让自己卷入相对于我们要质询的问题只会把人引向歧途的发展；

……我只问：思想自由在这个层面上怎样表达？

黑格尔在这里不只是一个方便的标记，而是一个根本标记。他沿着我们感兴趣的轴线延续了开创性的我思。如果质询在那里被称为Selbstbewusstsein［自我意识］之物的重心，思想便会交出自身："我知道我在思考。"自我意识无非就是如此。

但他在笛卡尔之上添加的是："我知道我在思考"中的某样东西会发生变化，那就是我所在的位置。关于这个位置——我差点说"按定义"——在黑格尔那里，我并不知道。幻觉在于"我处在我思考之处"。这里的思想自由无非意味着：黑格尔明确禁止我去想的，是"我处在我想在之处"。就此而言，黑格尔揭示不存在丝毫思想自由。必须经过历史的时间，我最终才会在正确位置思考——在我已经成为知识的位置。但那时，思想已经绝对不再必要。

我正在你们面前进行一项相当疯狂的练习，因为对从未翻开过黑格尔的人来说，这一切显然走不了多远。不过我仍希望你们中有足够多人多少已经接触过"主奴辩证法"，可以记起那个拥有自由的主人最终怎样……

……至少黑格尔这样界定他；这是神话式的主人；

……当他思考，也就是把自己的"主人地位"放进语言的异异性中时，会发生什么？他也许进入思想，但这无疑正是他失去自由的时刻。

至于奴隶，他作为卑微意识，正是实现历史的人。在劳动中，他的思想每时每刻都服从于自己为抵达一种状态而必须迈出的步骤——什么在这种状态中实现？知识的支配。黑格尔的迷惑几乎不可能解除。只有某些不真诚的人，才认为我在弗洛伊德论争内部凸显了黑格尔主义。不过，不要以为我觉得黑格尔可以这样轻易解决。

思想的真理在它自身以外；它每时每刻都必然依赖主体同知识的关系，而知识本身又受到若干必要阶段制约。这个格栅的适用性，我们必然在经验的每个转折处时时感受到。它具有典范性的练习价值和塑造价值。

我们必须真正作出一种打乱秩序、真正醒来的努力，才能追问：无论我知道得多么少，为什么还会有这种延迟，使我必须先思考才能知道？再仔细看，人们会问：有效知识的衔接同我思考自身自由的方式——即“我处在我想在之处”——究竟有什么关系？

黑格尔的论证清楚表明，我不能认为“我处在我想在之处”；但仔细看也同样清楚，所谓思想恰恰就是这个而非其他。因此，“我处在我想在之处”作为言说行为，构成思想自由的本质，却严格说来无法由任何人陈述。

就在这时，黑格尔那里出现了一件奇怪的事……

……在《精神现象学》而不是《哲学全书》中，因为思想自身的这套辩证法在那里得到最敏锐的标记；

……整件事可以在没有任何知识史的情况下完成。《精神现象学》通篇都参照一种真理；它使人可以标出思想对于自身功能所不知道的东西。

于是很清楚：黑格尔从哪里侦测到它？无非从自己的知识，即他那个时代的知识，康德已经盘点过的科学知识——牛顿知识。对听得懂的人，用一句话说：那是一种界限知识，标志着神学的顶峰与终结。

黑格尔同弗洛伊德的差异如下：思想不只是围绕知识的真理提出的问题——这在黑格尔的步骤中已经十分重大而根本——弗洛伊德还说：思想阻断了通向某种知识的道路。

我是否需要提醒你们，无意识中所涉及的事情是什么，即人们怎样构想第一次通向某种知识？

黑格尔的 Selbstbewusstsein［自我意识］是“我知道我在思考”。

弗洛伊德的创伤则是一个“我不知道”；它本身无法思考，因为它假定一个从一切思想中拆散出来的“我思”。

理解无意识时的起源点——这里不是从发生学，而是从结构上理解——在于：正是在某种失败知识的结点上，以某种可以称为下面内容的形式，产生了……

……只要把最后两个字放进一种括号；

……欲望（去知道）。它直接就是无意识欲望自身的结构。

很久以前，我就在图的上方线上、围绕那个著名的“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之梦，标出了“他不知道”。“他不知道”质询的是言说行为本身，也就是从起源处便分裂的主体；正是它使欲望的维度成为“大他者的欲望”。

正因为在创伤性幻想中，这种大他者的欲望无法公式化，欲望才在某种可以称作——只要把最后几个字放进括号——欲望（去知道）的东西中萌芽。

我们立刻在那里重新找到我一直强调的根本主题。

如果大他者的欲望如此封闭，是因为它表现为创伤场景的一项特征：身体在那里被感知为同享乐分离。大他者的功能在这里获得肉身：它就是这个被感知为同享乐分离的身体。

因此，相对于自我意识，弗洛伊德围绕思想功能使我们跨出的那一步是：这个“我知道我在思考”、这个自我意识的本质，无非是过度强调“我知道”，以便忘掉构成其真正起源的“我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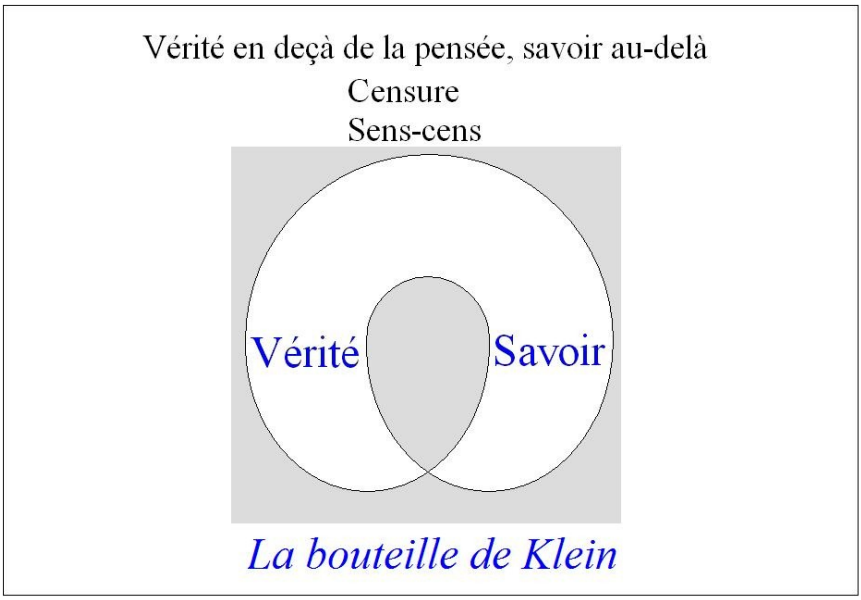
这个“我不知道”蕴含一种分裂；仅仅否定词的在场，就已经把它悬置——如果我可以这样说，但我恰恰不会这样说。“我知道我在思考”正是为了最终遮蔽这个“我不知道”而构成的：

- 从此，真理不再是黑格尔那里“我所思考的”实际所在之处；
- 真理指称的是“我所思考的”由之获得动因的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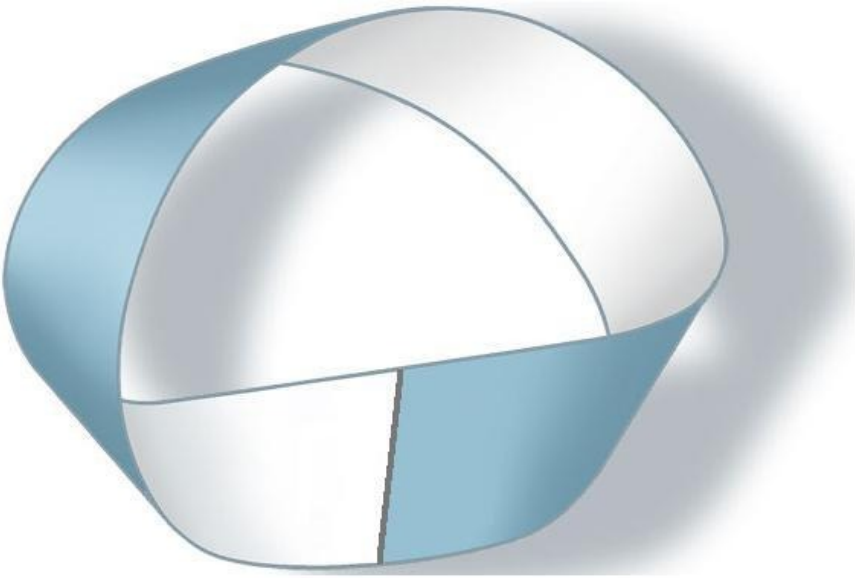
请注意，如果严格把握这一点：关于这个场所，没有任何具有意义的话可说。它由一个“这毫无意义”创造；正是“这毫无意义”所在之处，支配着一个作为替代的“这意味着”。

我不知道重提这些最基本的真理能对你们中多少人有用；不过，我为其他人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关键词，提醒我已经在拓扑学中详细阐明的内容：以克莱因瓶为参照，它在一种表面拓扑中给我们提供分割的可能性。瓶颈处有个小圆圈，表面据说在那里折返。如果我们把真理放在一侧、知识放在另一侧，请注意：在这项图式化中，某处必定存在

一个把两者连接起来的地方；它同我现在试图借莫比乌斯带更加简单地呈现的形式相同。







这里重要的是提出若干问题。我们在无意识中质询的真理，是知识的创造性失败，是求知欲的尖端与起源；但这幅图来自一种注定永远只能充当这种失败之相关项的知识。对我们而言，难道不正应当进一步质询这一点？

如果一切思想……

……不只是任何人在既定生活现实中辨别方向时的自发思想，而是思想本身，也就是在黑格尔那个问题上追问某种知识样态究竟把主体实际安置在哪里；

……如果一切这种思想从根本上被界定为审查……

……因为这就是弗洛伊德衔接所表达的意思：这个“我不知道”一旦从根本上遭到遗忘，就不可能回到它的位置；

……思想—审查——随你们怎样称呼，也可以把词滑成“理应—思虑”——难道我们不至少会在那里感受到一个根本相关项？它对应着我们时代围绕所谓“哲学终结”发出的呼喊。

这里有一项结构性的反对意见：哲学，或者用偶尔更好的说法——形而上学，从来都只做这一件事，即把自己看作已经抵达终点。所以，不要以为人们挥舞克尔凯郭尔、马克思和尼采，就真的已经从这个观点的图纸边界走出了多远。它的意义只在于继续质询当今——你们终究应当注意——世界上受到最大争议、却又是人们唯一拿来武装自己的东西，也就是“思想自由”。

凡是人们努力实现某种很像知识支配的地方……

……我是说真正严肃工作的地方，而不是市集；

……人们都没有思想自由。不过，这并不妨碍布拉格学生正在为此罢课。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整篇话语之所以得到讲述，是因为我们的分析经验也许能够为此提供一点反思的草图。

我们在这项经验中让什么东西维持？一篇怎样得到界定的话语？

“自由联想”意味着不受同大他者之关系的约束。你们在分析中讲话，意味着人们已经让你们摆脱一切游戏规则。天哪，这能通向什么？甚至连一篇美学文本都通向不了。

因为，超现实主义者想沿这条道路行进时，最终当然会大量动用剪刀，好让结果终究成为某样我们还会再次谈到的东西：艺术作品。人们能够这样抵达艺术作品，本身已经具有很强的指示性；但对没有对象（a）观念的人而言，它完全不可渗透。

今天我们谈的并不是对象（a）。我们谈的是：要让人投身这种正常来说只能通向一种深刻逻辑不足的练习……

……这才是弗洛伊德说无意识不知道矛盾律时真正要表达的一切。矛盾律是逻辑中高度精细的东西，而即使在逻辑中，人们也可以不用它；可以建造一整套不使用否定的逻辑——我指知识场域中的形式逻辑；

……如果我们可以采用一篇摆脱逻辑的话语，它肯定没有摆脱语法。

这说明，语法中必定仍保留某种具有丰富属性和后果的东西；它使我们看见，表达幻想的最佳形式就是一个只有语法意义的句子。至少就幻想的形成而言，它只通过语法得到调动，比如“一个孩子被打”。只有某样东西——例如施动者——在那里受到而且只能受到语法结构的审查，某种运作才可能围绕这个句子发生。

因此，神经症揭示了语法与逻辑的区分。

我们还应当再向前一步。即使神经症没有以这样一种显眼方式直接揭示它，我们也应当说：假如我们发现某种同构——这显然只有稍微研究过逻辑才能知道，而我也正在为此努力——即某种正确逻辑所证明的裂缝之同构……

……所谓正确逻辑还不到一百年历史。比如，人们从中察觉：最可靠的系统之一——算术——其一致性取决于在某处定位一个不可判定项；

……逻辑的这些裂缝同欲望结构之间存在同构。欲望归根结底用一件最令人惊讶的事，标示男女关系之知识：一个 $\mathit{οργανον}$［organon，工具］的欠缺或不欠缺，换言之，菲勒斯。

工具的享乐阻碍了另一种享乐，即大他者由身体代表时的大他者享乐。总而言之，正如我想已经足够有力地陈述过的，不存在任何严格属于性行动而又可以结构化的东西。若这一点得到正确证明，那么连接真理与知识的接合点、环扣、从背后把二者重新接合的某样东西，便可以设想。思想恰恰就是这种 Vorstellungsrepräsentanz［表象之代表］：它代表有某种无法表象之物存在这一事实，因为后者受到享乐禁令的阻断。在哪个层次？最简单说，在有机层次。

快乐原则就是这道阻挡享乐的屏障，别无其他。它在“对母亲的禁令”中得到隐喻化，说到底只属于历史偶然；俄狄浦斯情结本身不过悬挂在其上。[注]

> [注] l'interdit de la mère 在这里指以母亲为被禁止对象的禁令，即“对母亲的禁令”；不是“母亲发出的禁止”。属格方向若倒置，会改变俄狄浦斯论述中的行动者与对象。

但问题藏在更深之处。

阉割，即在把握围绕大他者享乐的“我不知道”时出现的孔洞，必须根据它同我们科学无处不在、四处扩散之效果的关系重新思考……

……两端看似相距极远：一端是这道屏障，它使我们不断谈论的性非但没有在情爱场域的任何解决方案上迈出一步，反而变得越来越晦暗，并越发标记我们参照点的不足；

……另一端则是我所谓知识四处扩散的效果，也就是我们同对象（a）关系的惊人泛滥；大众媒介的运用只不过是它的返回与当下呈现。二者之间存在关系，这一点本身难道没有指明思想自由究竟是什么？

因为，请你们假设：

- 这里的结构实际上就是克莱因瓶；
- 界限实际上是这样一个翻转场所：正面在那里变成背面，反之亦然；真理与知识看似在那里彼此分离；
- 我们只须想到这道界限并不固定，而是按其本性无处不在。由此，对我们而言，问题是如何不让真理与知识的这种分割黏附在一个纯粹由想象固定的点上。

精神分析家甚至没有开始以这种方式提出问题，只能以绝对无法离开这道界限某种停滞状态的形式，给出一项证明。

凡把神经症治疗限制在穷尽主体认同——也就是主体把自己还原为大他者的确切方式——的做法，都无法凭对这些认同的治疗本身，带来任何解决神经症者之结的保证。我们还会回到认同。构成神经症者之

结的东西，我今天不会在这里说出——否则不得不讲得太快——但我要说的是：由于神经症者的本性……

……它从根本上在于人们要求他回答自己的欲望是什么；

……那么能否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精神分析家是否在这里不知不觉成为共谋，支撑着神经症者结构的根基，即他的欲望只能借助这种要求来维持？

总而言之，如果可以说分析同催眠发生了断裂，理由也许十分出人意料：在分析中——至少在它停滞的形式下——受到催眠的是分析家。

到最后，分析家变成了患者的凝视和声音。这同作为思想幻觉的所谓诉诸临床完全不同。注意不让这种变异发生，也许并不意味着离开临床。

你们当然明白，我只是指出若干入口；接下来的课程会推开这些门。最后，我只想作一项评论：如果我一生只限于评论自己的经验，并质询它同弗洛伊德学说的关系，那恰恰是为了不去做一名思想家，而是去质询一种已经构成的思想——弗洛伊德的思想——同时考虑决定它的东西，以及用黑格尔的话说，究竟是什么构成或没有构成它的真理。

第18课 · 1969年4月30日

你们当中偶然有些人也许是哲学家；他们或许会隐约看见，有一个问题……

……它之所以多少已经过时，更多是由于人们疲惫不堪，而不是由于它获得了真正解决；

……这个在唯心主义与实在论之间开启的问题，在这里重新得到提出。

我们马上会看见，唯心主义相当容易计量；只须从那些自封为唯心主义学说家之人的笔下收集它。我会在一定程度上以唯心主义没有遭到驳倒这个事实为支撑，你们很快就会看见。

它没有在哲学上遭到驳倒。这意味着，具有实在论立场的常识——当然……

……它是在唯心主义提出问题的术语中成为实在论的；

……也就是说，按照唯心主义，我们对于实在只能认识各种表象。很清楚，这个从某种图式出发便不可驳斥的立场，一旦我们不再把表象当作实在的单纯反映，终究可以得到驳斥。我还会回到这里。

值得注意的是，对唯心主义的决定性打击来自哲学内部本身。也就是说，最初在表象神话中得到凸显的东西，可以移入另一套神话；后者质疑的不是表象，而是思想作为意识形态的功能。

唯心主义之所以能够维持，只因为它把思想秩序同表象秩序混为一谈。你们看，事情可以得到非常简单的衔接：人可以把思想当作它本来的样子——一种依赖此处所谓实在的东西——从而自认是实在论者。但这足够吗？

很难不看见，即使在意识形态这套神话内部——我正是这样称呼它……

……意识形态依赖若干条件，尤其是生产的社会条件；

……但参照一个这样的实在，算是实在论立场吗？因为这个实在本身……

……也就是思想始终依赖它这一点；

……因此不可能得到完全把握，尤其考虑到我们认为自己能够严格意义上改造这个实在。这些都是十分粗线条的反思。我要指出的是：所谓意识形态批判的意义，在于我们必须把自身的知识视为相对于这个实在不断进步；但这个实在本身又是我们引入实在的一场颠覆之构成部分。

问题如下：“这种不断进步的知识，是否已经在某个地方存在？”

我正是以被假定知道的主体这个术语提出了这一问题。

它始终作为一项预设存在；总而言之，这是一种偏见，而且越是未被察觉，就越少受到批判：

- 即使我们排除了认识观念所暗示的神秘主义内容；
- 即使我们已经理解，科学的步骤严格说来正在于放弃这种认识……

……科学要构成一种作为装置的知识。它从一种根本预设出发展开：我们面对的无非是主体不仅加以操作、而且可以使自身作为主体得到提纯的装置；主体不再是任何东西，只充当某种知识的支撑。这种知识在特定话语中得到有序衔接；这篇话语同意见话语分离，并以此身份作为科学话语有别于后者；

……但即使完成这一步，仍未有人严肃质询这种未经批判的偏见不由自主持续产生的蕴含。也就是说，当我们发现这种知识时，究竟是否应当把它想成“由思想造成”？是否存在一个场所，使我们无论愿意与否，都把这种知识设想为已经在那里得到排序？

只要尚未严格地检验把被假定知道的主体这个问题彻底悬置起来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我们就仍停留在唯心主义中；说到底，是唯心主义最落后的形式，即最终在某种结构中始终没有被撼动、直接被称为神学的形式。

被假定知道的主体就是上帝，仅此而已。

一个人完全可以是天才科学家——据我所知，也不因此就是蒙昧主义者——总而言之，可以是爱因斯坦，却仍以最明确的方式诉诸这个上帝。

他必定被预先假定在那里知道；因为爱因斯坦在反对以概率论基础重构科学时主张：他的理论在某处假设的那种知识，以某种同围绕这个主体之假定同质的东西作为保证。

他用传统术语称之为“善良的老上帝”[注1]：我们也许难以洞察他怎样维持世界秩序，但他不说谎、忠诚可靠，不会在游戏中途改变条件。

> [注1] 参见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与马克斯·玻恩《通信集（1916—1955）》，Seuil 出版社，1972 年，第 107 页。爱因斯坦 1926 年 12 月 4 日致玻恩：“理论给了我们许多东西，却几乎没有让我们更接近那位老者的秘密。无论如何，我确信他至少不会掷骰子。”

人们承认“规则已经存在”，承认某处的游戏——那个支配所谓知识之解码的游戏——已经建立了规则；唯一理由，就是知识已经存在于上帝那里。

正是在这个层次上，我们可以追问真正的无神论会产生什么。你们看，唯一配得上这个名字的无神论是：思想是否可能承受对被假定知道的主体的质疑。我必须说，即使我重新表述这项质疑，也绝不意味着这个公式已经在任何方面构成了一步。

当然，这并不是说它不构成我根本关切的一步。只是，在我必须衔接而且同它紧密相连的东西——即精神分析——中，我只能首先让自己要求分析家做到的事得到通过：他们至少应当有一篇符合自己实际操作之物的当代话语。随你们怎样称呼它：“治疗”或“分析经验”，都是一回事。

然而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思想极其落后。很容易明确指出，某些并非无害的观念，最终仍依附于一种关于主体的粗略概括。人们用这些属

于粗糙偏见的术语，来说明主体在治疗中做了什么；它们把批判思想曾在某些转折处触及的内容真正降格，并因此产生多重后果：

- 首先，强化思想中一切被指明为根本上由抵抗构成的东西；
- 其次，产生一些只能在主体身上强化同样偏见的干预方式……

……这个主体受到多少名副其实的“患者”之称；但无论如何，他都在精神分析经验的行动本身中受到处理和编织；

……这些干预会在他身上强化同样的偏见。

为了说出真正明显的问题，我会把它集中在常被提到的两个术语上：内部与外部。

这些术语从一开始便出现在弗洛伊德话语中，当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最严格地质询它们；否则，我们可能看见某种偏移发生，阻碍人们在分析经验中察觉能够滋养、或者至少汇入根本问题——被假定知道的主体——的东西。

只要“在我们知道以前便被假定知道的主体”尚未受到最严肃的质疑，我们的整个步骤便可以说仍钩在某种未能摆脱它的思想之上，而后者构成抵抗因素。因为对我们提出问题之场地的错误理解，必然使问题从原则上遭到扭曲。

分析家不仅每天、甚至每分钟都在使用投射与内摄两个术语；如果……

……它们本身没有得到正确批判；

……我们怎会看不见它们对分析家自身思想产生的抑制效果？更进一步，还有它们在解释性干预中的暗示效果；毫不夸张地说，这种方式只会使人变得愚钝。

一个内部和一个外部……

……如果我们考虑有机体，这似乎不言而喻：确实存在一个个体，处在其皮囊里的就是内部，其余一切都是外部；

……人们由此再迈一步，认为个体关于外部形成的表象也必须位于皮囊内部；乍看之下，这一步似乎很小而且理所当然。

贝克莱主教关于外部之物的衔接，终究恰好建立在这里：说到底，你们只知道自己头脑中的东西；因此，无论以何种名义，它始终只是表象。

无论你们围绕这个世界提出什么，我始终可以指出，那只是你们对它形成的表象。

非常奇怪的是，这种图像曾在历史某个时刻取得首要地位，以至于一篇无法遭到驳斥的话语可以建立在其上——在某种用于支撑表象观念的表象语境中确实如此。我想把这种赋予表象优势的表象本身形象化；最终构成所谓唯心主义秘密结点的，正是这项优势。

很引人注目的是，只须以我的方式接近它，整幅画布便可以说摇晃起来。

如果事情这样简单，人们怎么可能曾停在这里？为了进一步推动这种摇晃，我要完成显然非做不可的事：展示这种幻象表象怎样建造出来。它再简单不过。

甚至无须诉诸亚里士多德那篇相当引人注目的短论《论感觉》[注2]，也能察觉他以怎样的风格接近视觉和眼睛。

> [注2] 亚里士多德：《自然小论 · 论感觉与感觉物》，特里科译，Vrin 出版社，1951 年。

他所说的内容……

……他借以接近视觉、试图说明视觉事实的方式；

……单凭这一点就让我们看见，他明显欠缺某样对我们毫无疑问的东西：光学最基本的装置。这里恰好值得研究古代科学在严格意义上的光学方面走到了哪里。古代科学在各种机械学洞见上进展极远，甚至远超人们想象；但它在光学这个特定要点上，似乎确实呈现出一处显著空白。

在赋予表象时代以地位、使唯心主义核心结晶的这个模型中，模型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就是暗箱[注3]：一个隔绝一切光线的封闭空间，仅有一个小孔向外部世界敞开。如果外部世界受到照明，其图像就会随着外界发生的一切，在暗箱内壁上绘出并活动。

> [注3] Camera obscura。据说亚里士多德观察阳光穿过树叶投射在地面上的图像后，以在暗室中打孔的方式想到针孔成像；sténopé 一词来自希腊语 stenos（狭窄）与 ope（孔）。参见亚里士多德《问题集》，Les Belles Lettres，2003 年。

十分引人注目的是，科学的某个转折——而且它属于牛顿绝非偶然……

……你们知道，牛顿在光学方面同在万有引力定律方面一样富有开创性和天才；

……我在这个转折处提醒你们：当时人们赞美他的，恰恰是他达到了上帝设计的高度，并成功解码了这些设计——这是当时最卓越的头脑明确说出的评价。

这进一步证实了我刚才关于我们科学最初步骤之神学外壳的评论。

因此，光学对于把主体想象成"内部的某样东西"至关重要。奇怪的是，人们似乎承认，决定图像位置的小孔处在什么地方无关紧要；只须有这个小孔，它的位置本身可以任意。

的确，图像总会在暗箱内部、小孔对面某处重新产生。小孔位置的差异似乎没有使人质疑这一点：人只能看见小孔朝向一侧的世界。

以暗箱为模型的主体功能似乎蕴含：暗箱中的小孔装置同下面这件事相容——外部的东西……

……它不再是任何东西，只是图像；只以内部图像的形式得到翻译；

……在原则上不受任何限制的外部空间中，一切都可以进入暗箱内部并占据位置。

然而很明显，如果小孔增加，任何地方都不会再有图像。不过，我们不会沉重地纠缠这个问题，因为它并非此处重点。我们只须注意，正是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下述说法获得支撑：同心理相关的东西应当定位在一个受到表面限制的内部。

当然，有人告诉我们，表面在弗洛伊德文本中已经是某样东西：它是朝向外部的表面。既然我们把主体定位在这个表面上，它相对于内部之物便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毫无防御。内部当然不只是各种表象；但与此同时……

……因为表象无法放到其他地方；

……人们同时也把其他一切放进去，也就是以各种方式含混地称作情感、本能、驱力的东西。这一切都在内部。

要知道一种现实同其场所的关系，它位于内部还是外部，为什么如此重要？我们首先应当追问它作为现实会发生什么；为此，也许必须摆脱一种迷人的强制力：我们只能把一个生命存在的表象设想在其身体内部。

让我们暂时走出身体，改问一件商品的内部与外部会发生什么。人们已经相当普遍地阐明商品的性质，所以我们知道它分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交换价值终究是在外部发挥作用的东西。

但让我们把这件商品放进仓库——仓库当然也必须存在。

仓库是一个内部，人们在那里保管和保存商品。

油桶在外面时得到交换，随后受到消费——这是使用价值。

很奇怪的是，油桶处在内部时，反而被还原为自身的交换价值。

按照定义，在仓库里，人们不是为了拆开或消费油桶，而是保存它们。

处在内部的使用价值——也就是本来应该在那里找到的东西——恰好受到禁止，只通过交换价值继续存在。

更加令人费解的是，那里放的不再是商品，而是最卓越的拜物，即货币。

这种东西没有使用价值，只有交换价值；当它进入保险箱后，还保存着什么价值？但显然，人们确实会把它放在那里并保存起来。

这个内部究竟是什么，竟使封在其中的东西变得完全费解？

相对于构成货币本质的东西，难道它不是以自己的方式成为一个完全在外部的内部，处在货币本质之外？

这些评论的意义只在于引入思想是什么；思想同样与交换价值具有某种关系，换言之，它会流通。这项简单评论本应足以为尚未理解的人标出问题的恰当性：严格说来，思想只有在得到衔接、铭写进语言并能够在所谓辩证法的条件中维持时，才可以设想；辩证法意味着按照规则进行某种逻辑游戏。因此我们必须知道，自己是否能够不以刚才质询保险箱中货币的完全相同方式追问：一项思想被自己保留时，意味着什么？

如果我们不知道思想被自己保留时是什么，那说明它的本质必定处在别处，也就是已经在外部；我们无须诉诸投射，就可以说思想在那里游走。

换言之，我们必须注意一件也许没有让所有人立即看见的事：无论贝克莱的论证多么令人信服，它的力量也许来自以一个模型为基础的直觉——我不可能在别处拥有表象。

然而，历史中重要的并不是这一点……

……也就是说，我们被另一幅图像欺骗，尤其被一幅依赖特定技术状态的图像欺骗；

……重要的是，他的论证确实不可驳斥。

唯心主义要维持，不能只有贝克莱主教，还必须有另一些人同他一起。围绕我们是否只能通过一种界定唯心主义哲学边界的方式把握世界这个问题，正因为人们无法从中走出、在话语中无话可以反驳，它才是不可驳斥的。

因此，围绕唯心主义—实在论这个主题，显然存在正确的人和错误的人：

- 正确的人处于实在中——我是从实在论者观点来说；
- 那么错误的人在哪里？这也必须铭写在图式中。

重要的是：在能够衔接的论争和讨论层次上，处于他那个时代哲学讨论关口的贝克莱在真理中，尽管他显然是错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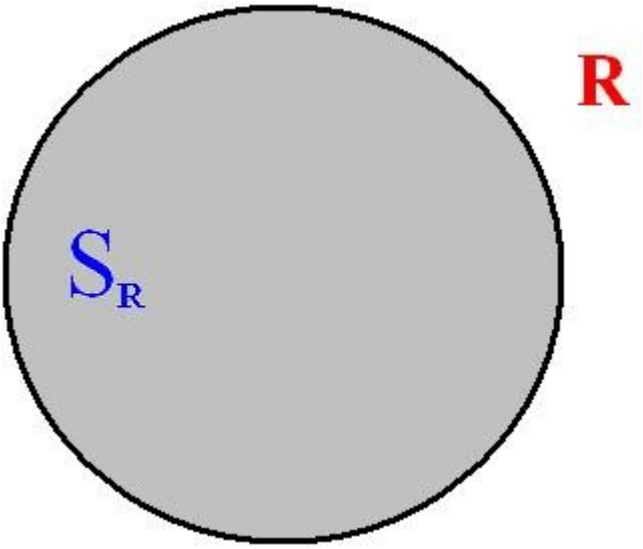
这恰好证明，以暗箱为基础的客观性场域之最初图样是错误的。

但我们是否必须用另一幅图来取代它？

又要怎样做？

内部与外部会变成什么？

如果我们为了在象征界与想象界之间的这道界限、这个中介上找到自身，而不得不重新绘制某样东西——因为我们的思索需要最低限度的直观支撑——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必须在分析干预中彻底放弃投射和内摄这两个术语？我们不断使用它们，却从未对那个可以称为“贝克莱式”的图式作出丝毫批判。



这个图式以上方的小圆圈标记暗箱；我把表象主体放在里面，把实在放在外部。外部实在的独特之处似乎仅仅在于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外面在那里的一切，就是实在。

这可能是另一种极其糟糕的事情把握方式：它没有在外部建造的一切中区分不同的实在秩序。

只须追问这座建筑、这栋房屋有多少属于一种并不必然是实在的秩序——因为它是我们的制造物——便会看见必须怎样安置问题。我们要介入的场域，绝不是人们所谓基本的、有机的、肉体的事实与生物推动力之场域，而是一种叫作无意识的东西。仅仅因为它可以被衔接为属于思想秩序，就无法逃避一点：它以语言术语得到衔接。

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我所教导的东西，而在于我只须从日常实践和弗洛伊德文本中承认的东西。正是它提出内部与外部是什么的问题，以及我们能够而且必须怎样设想那些总是被“内摄”与“投射”笨拙处理的事实。以至于必须承认，弗洛伊德在最初界定自我时，竟敢用这种术语衔接事情：心理从同世界的某种混沌状态中分离出内部和外部。他的这段话语没有区分这个外部是什么，也没有说明它是否等同于意见中的这种一般表象：

- 这个外部是否等同于无规定的空间；
- 这个内部是否等同于我们从此用来奠定有机体规则、并到其中寻找一切构成部分的某样东西。

很清楚，我们已经可以向前一步，证明暗箱图式包含何种不可思考之处。

我们无须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也能看见：由于他没有参照暗箱，他的问题完全不同于我们的问题；对他而言，关于神经系统的一整套构想严格说来都不可思考。

请阅读这篇文本——它很有趣——即那篇被他称为《论感觉》的短论前几章。

他已经触及一个问题：

- 后来会围绕它产生如此多发展的某样东西；
- 即视觉中有某样东西通向反思。

瓦莱里的“看见自己正在看自己”[注4]，亚里士多德以一种极其好笑的方式接近了：按压一只眼睛会产生某种东西，即光幻视，也就是类似光的东西。只有在这里，他才找到一种把握方式：这只看东西的眼睛也多少看见自身，因为你按压它时，它会产生光。

> [注4] 保罗·瓦莱里《泰斯特先生》：“我存在着，也看见自己；看见自己正在看自己，如此等等……”另见《年轻的命运女神》：“……我看见自己正在看自己……”；并参见 1964 年《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研讨班 2 月 19 日关于斑点、可见与不可见的课程。

还有许多其他有趣之处。他最终提出一些公式，把透明维度赋予事物并视为根本；眼睛之所以看得见，唯一原因是：在这种透明秩序中，它代表一种格外合格的装置。我们远没有任何类似内部与外部的东西；可以说，正由于眼睛分享一种所谓“视觉性”的性质，它才看得见。

这并不愚蠢；它恰好是一种把主体充分浸入世界的方式。问题后来变得略有不同。亚里士多德必须反对的人，提出了当时其他上千种理论；它们的某些侧面都分享着我们不难在自身图像中重新找到的东西，包括投射图像。

因为我要问你们：投射这个术语假定了什么……

……当问题不再涉及看得见的东西，而涉及想象界时？我们假定，在某个特定时刻、特定日期，受到所谓“患者”主体某种情感配置影响的世界发生改变；

……这种投射无非假定：光束从内部出发，前去描绘世界。这就像古代有些人想象光线从眼睛射出，真正照亮世界与对象；尽管这种视觉放射十分费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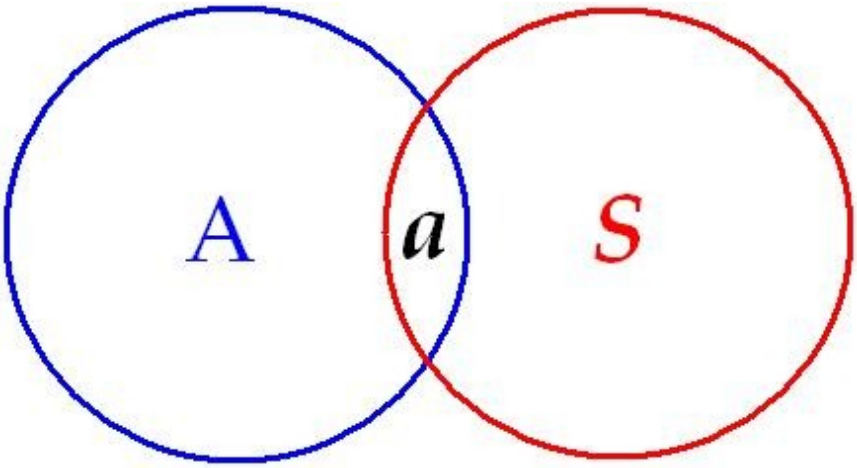
不过，我们的隐喻证明，我们今天仍可能停在这里。参照亚里士多德文本时，它向我们展示的一个精彩之处是：我们多少亲手触到了，不只是他本人的建构，还有他援引的全部学说；尤其是恩培多克勒，他让眼睛的功能分有火元素，而亚里士多德则诉诸水元素来反驳。

顺便说一句，令亚里士多德窘迫的是只有四种元素，却有五种感觉；怎样接合二者很难看清，他在文本中直言不讳。最终，他把味觉与触觉统一为同样联系到土元素，总算摆脱了困难。我们不再拿这些事情取乐；它们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滑稽之处，反而更具有典范性。

阅读这些文本时，某样东西多少显现出来：它借助我们——多亏性倒错——放进去的、嵌入欲望之物，为我们定位并重新激活视觉场域。

可以说，只须任由自己被激活这些文本之物浸透，便会看见这一点。无论文本在我们看来多么微不足道，讲出它们的终究不是蠢人。只要我们多少练习过对象（a）在视觉场域中的功能，无论当时说过什么，其动力都会受到暗示。

就客观结构而言，视觉场域中的对象（a）属于这第三项的功能。真正惊人的是，古人确实不知道怎样处理它，明明它是最显眼的东西，却总是将它错失。



他们也同样夹在两者之间：

- 感觉，也就是主体；
- 以及受到感觉的世界。

他们不得不可以说抖动自己，才让光作为第三项介入：发光焦点的光线反射到对象上，又在我们这里进入暗箱内部形成图像。然后呢？

然后，我们得到那种处在某处的意识综合之奇妙愚蠢；据说，单凭我们可以把它安置在一条脑回中，它就变得格外可以思考。

而图像究竟怎样会在脑回中突然变成……

……仅仅因为它位于脑回而非视网膜上；

……某种综合性的东西？

整个传统中逐步显现的摸索，已经充分向我们指出对象（a）的概念；它们确实让人看见，视觉问题的解决完全不只是光。光当然是一项条件：要看见东西，必须有光；但这怎样解释了我们为何看得见？

如果试着在感觉层次上翻译窥视欲场域中的对象（a），它恰好可以是随你们怎么称呼的东西：这片白、这片黑、图像背后欠缺的某样东西。然而，通过纯粹玩弄词语的综合效果，我们如此轻易地把它放进某条脑回。

正因为作为图像给出的东西中欠缺某样东西，那个动力点才存在。它只有一种解决方式：作为对象（a），也就是准确地说：

- 作为欠缺；如果你们愿意；
- 作为斑点。

斑点的定义恰好是场域中作为孔洞、作为缺席区分出来的东西。动物学也让我们知道，那个令我们惊叹、建造得像一台小型光学装置、称为眼睛的东西，最初出现在片状生物层次上时，正是从一个斑点开始。

我们是否应当把这个斑点纯粹当作一种效果？光确实会产生斑点，但我们眼下不是在这个层次。

- 把斑点作为一切视觉中欠缺之位置的根本结构因素；
- 把斑点放在客观化场域第三项的位置；
- 把斑点放在光的位置，就像古人忍不住要做的那样——这正是他们的结巴之处。

如果我们看见这种隐喻效果，事情便不再是结巴……

……视觉场域中遭到否定之点的隐喻，不是被放在多少属于幻象的视觉展开之原则上，而是被放在主体如何同视觉场域相连之原则上；

……作为主体，他的知识完全由另一个更加根本、更加本质的欠缺所决定，即同他作为有性存在有关的欠缺。正是这一点，使我们看见视觉场域怎样嵌入欲望。

说到底，为什么不能承认：之所以存在观看、凝视以及所有这些牵住言说存在的关系，是因为它们只在某样以场域中的斑点形式出现、可以堵住并填满欠缺之物的层次上，才真正取得连接和根源……

……这项欠缺本身已经得到完美衔接，而且被衔接为欠缺；

……只有凭借这个术语，言说存在才能相对于自身的性归属定位。

主体可以衔接的这种分割，正是在对象（a）层次上得到设想：

- 一个因为处在真理中而错误的主体：贝克莱主教；
- 另一个主体怀疑思想是否有任何价值，却实际证明：思想本身就是审查。重要的是用凝视所没有看见的东西，把它定位为主体性的凝视。由此可以思考：思想本身只有凭一件事而安坐，即它是审查；也正因此，可以把思想自身隐喻式地衔接为逻辑话语中的斑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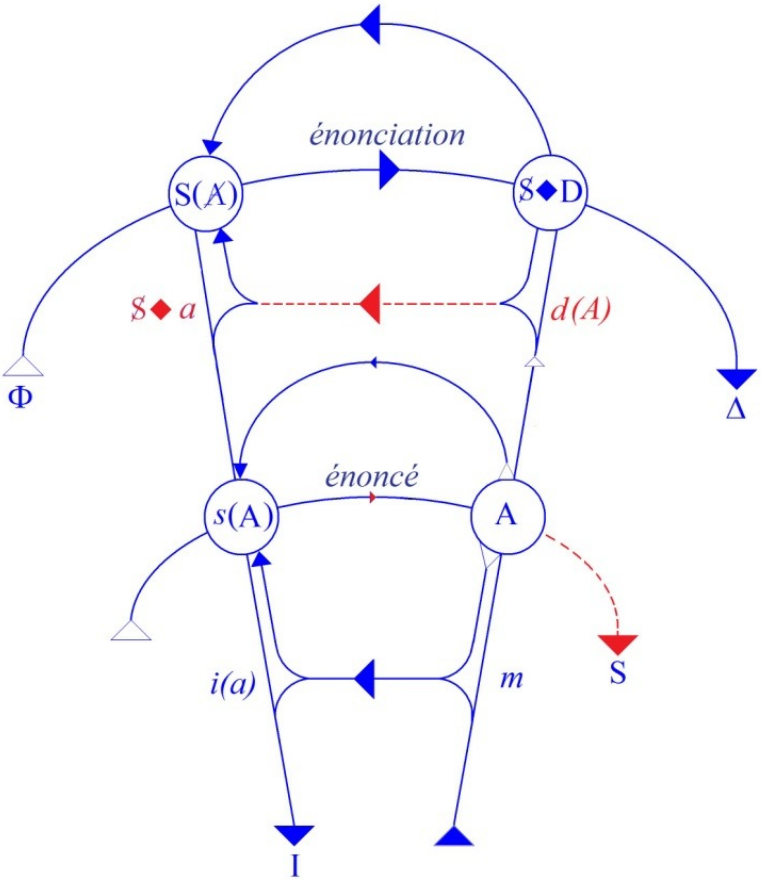
经过这段很长的衔接以后，我今天想说的内容——至少可以开个头——如下：我们此前停留在性倒错层次，它建立在铭写这个外部的另一种方式上。对我们而言，这个外部不是一个可以用实在之名随便放进任何东西的“无限敞开空间”。我们面对的是这个具有自身地位的大他者。

今天能够衔接这种地位，当然并非只靠精神分析家的努力：

- 它只须由一种逻辑质询加以探索，便会显现；
- 它被一道裂缝所标记。在这里的图式中，它给出被划杠的大他者 $\not{A}$，以及符号 $S(\not{A})$，后者给出在言说行为、欲望的言说行为层次上提出之物的最终项：它给出的回答恰好就是代表这种欲望的裂缝。

这些术语在这里借小写字母、借代数来表现，终究不是毫无原因。

代数的特性，就是能够具有不同解释。



$S(Ⱥ)$ 可以表示各种东西，包括父亲之死的功能。

但在根本层次、在对我们经验进行逻辑化的层次上，如果“结构”可以在某处得到充分衔接，$S(Ⱥ)$ 恰好就是所谓结构——如果人们可以用某个术语把它称为结构主义……

……你们知道，我对这类哲学标签保留怎样的意见；

……这里所涉及的是，严谨逻辑能够建造之物，同无意识向我们显示的某些不可化约的衔接缺陷之间的关系；求知欲所见证的努力本身，正从这些缺陷产生。

我已经告诉你们，我所谓性倒错，就是把 a 多少首先恢复、归还给大他者场域。这件事之所以可能，是因为 a 本身来自对某种原始、最初之物的捕获。为什么不能承认这一点，只须不把它变成一个主体？正由于我们刚才从皮囊层次把握的动物存在被语言捕获，它内部某样东西才被决定为 a；可以说，这个 a 被交还给大他者。

正因此，前些天向你们引入性倒错者时，我才把他讽刺地比作信仰者乃至“十字军战士”：他把真正的圆满给予上帝。

如果你们容许我以几个多少带有幽默意味的文字游戏结束：倘若性倒错者的主体结构是这样——其中阉割参照……

……女人因没有菲勒斯而得到区分；

……这种参照通过对象（a）的神秘操作受到堵塞、遮蔽和填满。难道我曾经提出过的这个公式不正是在这里得到衔接？

……诉诸阉割代表能指秩序中的根本裂隙；性倒错结构的基础与原则，正是通过提供某种填满它的东西来弥补这道裂隙；

……它提供某样东西取代菲勒斯欠缺，把它交给这个没有性别的大他者。我是否曾有一天在你们面前以“hommelle［男人—她］”这个术语指称它？

这个参照……

……围绕相对于无意识游戏的某种外部之落脚点；

……它的标签看起来也许只是一幅奇景，但会给你们带来一些帮助。

不过，为了同你们告别——而且今天我没能像平常那样，把原想向你们打开的场域走得足够远；这片场域从性倒错通向恐惧症，而后者作为中介，会让你们终于能够真正定位神经症者及其层次上的内部与外部——如果我们写下这个 hommelle，并修改这里的 $S(\not A)$，让它采取一种并未失败的大他者之意，即一个关于大他者的能指 $S(A)$，这就给出了性倒错的钥匙。

反过来——下次见面我会向你们进一步展示——神经症者那里大他者的分割，难道不是转移到裂缝的所指层次，即 $s(\not A)$？

这在拓扑排序上十分有意义，因为它也表明，神经症症状的文本在陈述层次上得到衔接。由此可以解释，神经症的命运在下列二者之间展开：

- 自我场域［$m \to i(a)$］，就其按照镜像得到组织而言；
- 欲望场域［$d \to \not S \diamond a$］，就其相对于由对象（a）支配的场域得到衔接而言。

下次我们会看得更清楚。我会以这些旧图为基础，向你们展示它在神经症游戏中占据的位置；首先从恐惧症重新开始，重提我已经围绕小汉斯衔接的一切——我已经察觉，人们围绕它作出的报告传递得相当不充分。

因此，如果作为被划杠大他者之所指、受到逻辑失败标记的 $s(\not{A})$，在神经症者那里得到充分意指，它也同样照亮神经症者经验的开创性：神经症者并不掩盖逻辑自身层次上的冲突性衔接。

思想在自身规则游戏的场所发生失败；这赋予神经症者在经验中同思想拉开的距离以真正分量。总而言之，也为了以我预告过的文字游戏结束：既然我们拿 hommelle 取乐，为什么不把它在下一层变成 famil［家庭—他］？

语言现状容许的这些游戏与相遇——这个 famil——难道不像两扇门之间的一道闪电，真正向我们展示了家庭自身的隐喻功能？

如果性倒错者必须有一个“未被阉割的”女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把女人变成这样、变成 hommelle——那么在神经症场域的地平线上，某样作为某处“他”的东西难道不值得注意……

……家庭戏剧中真正作为赌注的，正是这个“我”；

……它就是得到释放的对象（a）。

正是它提出所有认同问题；在神经症层次上，必须把它了结，才会揭示有待解决之物的结构——也就是结构本身，大他者的能指：$S(A)$。

第19课 · 1969年5月7日

我曾经说过：“焦虑并非没有对象。”这意味着：从某种主体观念出发，被称为客观之物的那种某样东西，有某种类似物回应着焦虑；也就是精神分析所谓“焦虑在主体中为之发出信号的某样东西”。

公式中的“并非没有”就是这个意义。它只揭示：这个术语、这个“类似于对象的某样东西”并不欠缺。但“并非没有”没有指称它，只预设欠缺事实提供的支撑。

而每一次对欠缺的召唤，都假定一种象征秩序已经建立：它不只是一条法则，还是一种积累，而且是经过编号的积累、一套排列。我当时已经强调过这一点。

如果我们通过某种对符号材料的“思想性废除”来界定实在，那么任何东西都永远不会欠缺。

任何动物如果由于一系列完全适应的生理效果而死去……

……例如，完全不能把这些效果称为饥饿效果；

……那是有机体作为躯体（soma）的终结。它什么也不欠缺。在有机体的边界内，它拥有足够资源来衡量自身所谓致命的还原。尸体也是一个实在。

有机体借以维持的效果，迫使我们设想想象界：某种东西向它指出，外部环境中被称为 Umwelt［环绕世界］的某个要素可以吸收，或者更一般说，有利于它保存自身。这意味着 Umwelt 是有机体周围的一圈光

晕、一个副本，仅此而已。这就是所谓想象界。整个 Umwelt 秩序当然可以用适配术语描述；否则有机体连一刻都无法维持。

想象界范畴本身蕴含这个 Umwelt 可能发生故障。但在那里，故障同样不构成任何东西的欠缺；它只是一系列效果的开端，有机体由此像刚才那样逐步还原，同时带走自己的 Umwelt。它同自身的幻象一起死去；这个幻象完全可能就是人们不知为何称作刚才所述饥饿之伴随现象的东西。

因此，到这里为止，一切都还原为实在的不同结构化层次。

要使欠缺这个事实显现，必须有某处说出："数目对不上。"

要让"某样东西欠缺"，就必须已经存在经过计数之物。

一旦存在经过计数之物，计数也会对意象秩序产生效果。

这就是 *επιστήμη* [epistēmē] 、即科学的最初步骤，是计数行动同意象的最初交配；它体现为对若干和谐——比如音乐和谐——的辨认，后者提供了典型。

正是在这里，人们可以观察到同和谐中仅仅作为音程提出之物毫无关系的欠缺。有些地方数目对不上。我们称为古代科学的一切，都在押注：这些数目对不上的地方，有一天会在智者眼中还原为构成音乐和谐的音程。

问题在于建立一种大他者秩序；借助它，实在取得世界，即 *κόσμος* [cosmos，宇宙] 的地位，并蕴含这种和谐[注1]。

> [注1] *κόσμος* [cosmos] ：秩序、良好秩序、装饰。

在世界上——在那个被称为历史的偶然与具体世界里——出现 *εμπόριον*［emporion］、也就是一切都排列整齐的商栈以后，事情便以这种方式完成[注2]。

> [注2] *εμπόριον*［emporion］：商业据点或仓库，即出售各种货品的商栈。

εμπόριον［商栈］同帝国是一回事——帝国存在已久，并非由我们发明。它既是古代科学观念的衬里，也是它的支撑；这种观念建立在一个长期受到承认的等式上：知识与权力是一回事。理由是，会计数的人能够划分和分配，而按照定义，负责分配的人就是公正的。

一切帝国都是公正的。若最近围绕这一点产生了某种怀疑，想必自有原因。

这里发生之事的地平线……

……这也为这场公开话语、为我尽管原则上只面向精神分析家却继续讲述的东西提供了理由；

……我们时代通过某种事情对此作出见证；智者不愿看见，它已经完全不是一个先兆[注3]，而是一道显眼裂口：知识与权力之间的不协调正在爆发。

> [注3] Prodrome：预示某项事件、构成事件开端的事实。

问题——这很有意思——在于不要让事情在这种不协调中拖延太久……

……它伴随着一切奇怪的结巴、重复和荒谬碰撞；

……我们必须界定这项分离怎样运作，并以此命名它。不要以为某种阶段性的权力改换阵营就能加以弥补；比如，不要说只因迄今受到压迫的人现在将要行使权力，一切就能得到解决。

当然，我个人丝毫没有排除这种可能到来的结局；但我确信，只有在它被铭写进我刚才所谓“根本转向”的限度内，它才具有意义……

……只有这种转向能够改变作为所谓帝国得到组织的一切之意义，哪怕是知识自身的帝国；

……我指的就是知识与权力的分离。

这个公式……

……只具有粗略价值，严格说来并不推导出任何东西；它不构成任何世界观，也不是对某种不知由何物推动的变化作出的乌托邦式或非乌托邦式臆测；

……它必须而且能够得到衔接。理由并非弗洛伊德把握了它，从而在某种可以同“知识与权力结合”神话试图借以延续的系统相比拟的系统中加以更新；弗洛伊德本人更是这里的患者。他通过自己的言说——患者的言说——见证了我在这里以知识与权力的分离为标题所铭写的东西。

他并非唯一的见证者。他在主体性某个层次出现的症状中读出这种分离，并尝试弥补它。恰恰在这些症状中可以读出：他本人同那些以自身特殊性见证知识与权力分离的人一样，都是这种努力与工作的患者；后者的效果在某一点上见证着我所谓知识与权力的分离。

我本人无非是这样一篇话语的延续；走到我所在的关口，事情如下……

……在自己的话语中，我见证这种分离的考验通向什么：它显然没有通向任何可以填满分离、或者让人希望有一天能把它还原成一种规范、一个 κόσμος［宇宙秩序］的东西；

……这就是我在你们面前试着延续弗洛伊德所开创话语的意义。我之所以从仔细阅读这篇话语所见证的东西开始，而且不只阅读它掌控的部分，是因为它的不足之处恰恰最富教益。

我重读了自己 1956—1957 年讲授的研讨班[注4]；短短十三年的距离看似可笑，却终究让我能够衡量已经走过的一段道路。由谁走过？由什么走过？一方面，由我的话语。

> [注4] 参见 1956—1957 年研讨班《客体关系》，Seuil 出版社，1994 年。

另一方面，则由这种撕裂的一种明证和显现——我的话语只负责指称它，它当然丝毫不归功于我的话语——借助它，也许可以见证存在着一篇话语……

……我当然不会说它紧跟时代，只说它没有落在已经发生之事后面太远。

话虽如此，由于正在成为统治法则、被称为“大学章程”的那些法则，这篇话语实际上不仅必须落后，而且注定总要以 nachträglich、即事后方式重新从原则开始。因为，没有任何东西以一种更新形式记录它；而知识多年来迈出的那些主要步骤，正以同一切权力效果分离的禁闭形式维持于其中。

因此，我们重新从原则开始。对象（a）这个术语是我后来提出的，1956—1957 年还不存在。当时，我尝试解码某样东西。如果那项工作今天能够超出《心理学通报》中以《客体关系与弗洛伊德结构》为题发表的一篇其实写得还不错的摘要而出版，那么人们便可以根据文本本身，看到我用了一个多季度追踪什么。这篇文本本身像迷宫般令人困惑，见证一种逐字拼读、结巴和绕圈；而它的结果，说实话，除了“小汉斯”不再害怕马，还剩下什么？

这种研究的意义，难道就是让一个——或上千个其他小家伙——摆脱某种被称为恐惧症的麻烦？经验表明，恐惧症自发痊愈并不会比经由小汉斯父亲——弗洛伊德的学生——和弗洛伊德本人当时进行的这种调查慢多少。

十三年前，我真正必须强调并逐字拼读的，是其中真正的赌注：研究每时每刻发挥作用、远远超出个案的边界与界限，即想象界与象征界之间的边界和界限；一切都在那里发生。

我今天陈述的过程中，也许会用几个特征重新回到这里。

不过，让我们从必须确定三个秩序——实在界、象征界与想象界——怎样游戏的关口重新开始。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个转折：不管每个人遭遇怎样的不幸和症状，我们全都是患者；我把它称为某种知识同权力的分离。让我们在某一点上放置我刚才所谓实在——保持粗糙和概括——而且显而易见，按我的描述，它同这里有关。

我还没去看，但据说路易·马勒拍了一部关于加尔各答的电影。片中可以看见大量正在饿死的人。这就是实在。在人饿死的地方，他们就饿死；什么也不欠缺。

人们为什么开始谈论欠缺？因为他们曾属于一个帝国。

否则，据说甚至不会有加尔各答。因为——据说，我没有足够历史学知识来确认，但既然人们这样告诉我们，我便接受——由于这个帝国的需要，那个地方才出现一座人口聚集区；没有帝国的需要，那里也不会出现这座人口聚集区。

现代帝国之所以让自身的欠缺部分爆发，恰恰是因为知识在那里相对于权力效果取得了某种无疑过度的增长。现代帝国还具有另一种性质：凡它展开羽翼之处，这种分离也随之而来。只有以此为名，人们才能把印度饥荒变成促使我们进行某种颠覆、普遍修正或其他事情的理由——总而言之，变成实在！

要有象征界，就至少必须数出 1。很久以来，人们以为计数可以还原为一：

- 上帝之一——上帝只有一个；
- 帝国之一；
- 普罗克洛之一；
- 普罗提诺之一。

因此，我们在这里用这个一象征象征界场域，绝不算过分。

必须把握的是，这个一当然并不简单。人们很快看见——这正是全部进步——它作为数值 1 发挥功能，也就是在存在 0 的条件下产生无穷多个后继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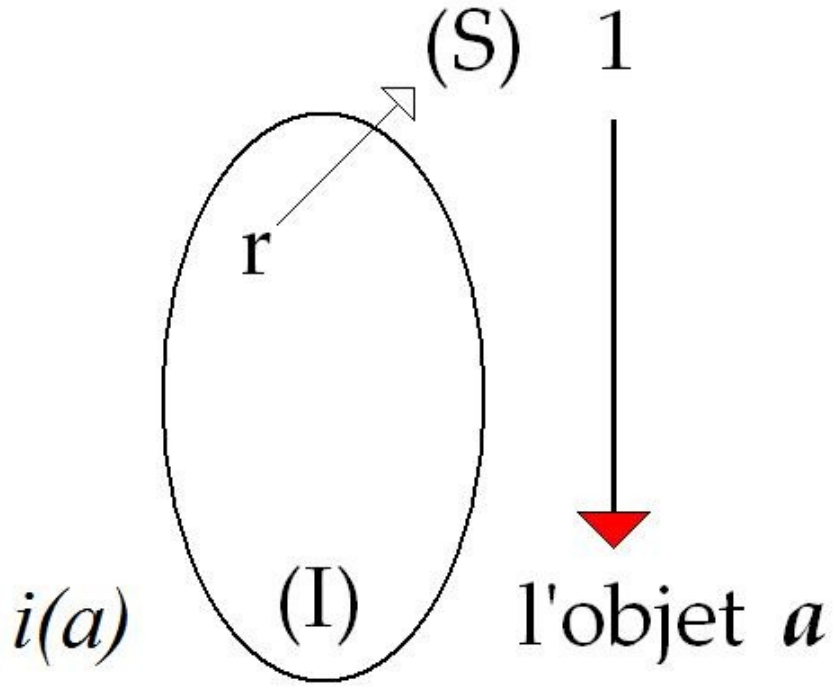
……这里只采用目前建立得最稳固的系统之一，来例示象征界；

……我们必须铭写：这种计数……

……无论是哪一种，无论我们把它置于象征界的何种结构层次；

……都会在想象界中产生效果。

我的话语已经建立并组织起某样东西；追随它的人可以亲身验证：象征计数的这些效果，在我们刚才提到的想象界秩序中——想象界是一个有机体的实在，也就是一个完全得到定位的实在，借以由一个 Umwelt 补充自身的秩序——会产生一种效果，使我所谓对象（a）在其中显现。



在人类那里……

……这并不使人在生命领域构成多么特殊的例外；

……同许多其他动物一样，有一个意象发挥优先作用；它处在我们称为自恋之维度的原则上，即镜像意象。

我们知道，这并非人的特权。在许多其他动物那里，处于其行为——即所谓动物行为学或动物习性——的某些层次时，结构表面上同等而且享有类似优先地位的意象，也对有机体发挥决定性功能。

精神分析所观察并衔接的一切，都构成 $i(a)$ 与这个对象（a）之间的关系时刻。它是对我们具有首要意义的敏感点，即 $r : i(a)/a$；我们由此评估精神分析在症状层次交给我们的一切具有怎样的模型价值，并联系到我们这个时代知识与权力分离之效果的显明状态。

所以，我首先把对象（a）界定为从某样东西在大他者场域发生之事的效果中获得根本奠定……

- 在象征界场域；
- 在排列场域；
- 在秩序场域；
- 在统一之梦的场域；也就是从所有这些在想象界场域发生的狡黠效果中得到奠定。

请注意，正如我今年此前多节课尝试借一个图式让你们感受到的，这蕴含大他者场域自身的结构。在这里作为效果显示于想象界场域的，无非是：可以说，这个大他者场域“呈 a 形”。

在这个场域层次上，它被铭写进一种拓扑；如果要将其形象化——当然，这只是一幅直观图像——它会穿透这个场域。

下一步……

……我已经讲出这一步。奇怪的是，我这样讲出事情，它竟顺畅地通过，像进入黄油一样；这显然证明，分析家并不十分确定自己在这种场域中能够坚持什么；

……我说了一件简单的事情：把想象界中的这些小 a 效果交还给它们所出自的大他者场域，可以说，就是把恺撒之物还给恺撒……

……你们知道，有个小聪明曾经这样说过——那家伙的确聪明；

……这就是性倒错的本质：把 a 还给它所出自的大他者。

当然，这是一种略带辩护意味的事情呈现方式。

问题是知道我们能够从中推出什么。如果某样作为主体的东西，确实在某方面……

……我们仍可以把象征界对想象界场域产生的效果视为某种成问题的东西；

……它会占据什么位置？

但它触及主体，我们对此不可能怀疑，因为对我们而言，主体只有通过一种“一只脚在外、一只脚在内”的大他者场域衔接，才得到铭写。

让我们尝试辨认同主体有关之物的这个侧面。在这里辨认弗洛伊德所凸显的一个术语具有重要意义。在我以前，他便开始衡量某个暗室；它的黑暗远比我上次提到、以光学模型之名使用了两个多世纪的暗箱更难测量。

弗洛伊德曾经围绕它走过好几圈，又用不同名字称呼自己绕行以后重新发现的相同事物，这并不奇怪。他以恰当距离谈论过许多爱情问题。

不能因为跟随他的人被爱情冲昏了头脑，我们就不把事情重新放回他的出发层次。在爱情层次上，他区分：

- 依托关系（anaclitique）；
- 自恋关系。

由于他在其他地方把对象投注同自身身体投注对立——后者在那里被称为“自恋性”投注——人们以为可以在此建造某种连通器理论。仿佛仅凭对对象的投注，就能证明人已经走出自身，把力比多物质运到正确地点。这正是某种理论虚构的基础；由于它当时还很活跃，我把那一年的研讨班称为《客体关系》。与它一道出现的，还有所谓赠予阶段、又被称为生殖器阶段的全部神话。

弗洛伊德衔接了依托性：它在大他者层次上取得支撑，并蕴含某种依赖神话的发展，仿佛问题就在这里。但在我看来，依托关系只有通过

严格界定我置于性倒错根本结构层次的东西，才取得自身地位和真正关系。

也就是说，在这种游戏中，大他者的地位受到确保，被某种所谓“性倒错”游戏、即 a 的游戏覆盖、填满并遮蔽。正因此，如果要对各种同我们有关的效果作出一种逻辑近似，就必须以话语方式把它当作一个阶段……

相关知识卡 依附型对象选择与 anaclitic

……我说的是以话语方式；

……把这里的依托关系视为第一项。

也只有这一点能够为一整片所谓具有意指作用的云雾提供基础；据说，孩子会怀念自己在某种母性生理环境中的天堂，而这种环境严格说来从未以如此理想的形式存在。

只有把这个对象根本上当作象征界在想象界中的效果，把这个想象界相对于某样暂时能够以某种名义自称的东西所进行的游戏……

……在这里，母亲同任何其他东西一样可以发挥这个角色：父亲、一项制度，甚至一座荒岛；

……只有把它当作 a 作为面具的游戏，才能理解我所谓这种结构。它同这个 a、同大他者“呈 a 形”是一回事。只有在这个公式中，才能把握所谓遮蔽效果、致盲效果；一切依托关系正是在其中得到填满。

以这种形式表达事情时，重要之处并不在它说了什么；因为你们可以把握，这恰恰在所谓想象的平面上不容易接近。

相关知识卡 依附型对象选择与 anaclitic

因为生动的想象……

……我们从中取得并急切收集所谓意指、各种令人愉悦的东西；

……它属于完全不同、也远不那么晦暗的另一种意象：镜像意象。尤其自从我们的镜子变得清晰以后，它更加不再晦暗。

除非稍微想一想，否则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清晰镜子的出现。

每当你们在古代——当然，一直延续到教父时代——看见某样东西被说成在镜子中，它的意思都同今天对我们而言的意思完全相反。

他们的镜子由抛光金属制成，会产生远为晦暗的效果；这也许让一种关于世界的镜像式［或者说暮光式］视野得以维持如此之久。世界对他们来说一定也同对我们一样晦暗，但这同镜中所见的东西非常相配，并让宇宙观念又延续了相当长时间。

只须改良镜子便够了。正因为我们已经这样做，并同时完成其他事情——尤其对象征界的阐明——事情对我们而言才显得不那么简单。

请注意，我们在这里还没有走得很远。不过，既然问题涉及知识，就应当观察：把 a 包含进去而交还给大他者的满足秩序中，分析经验让我们能够设想的新东西恰好如下：无论是谁，只要处在发挥这个大他

者、这个大写大他者之角色与功能的位置，就会显现出——自古以来，从它开始运作之时起，它对于这里发生的事情始终一无所知。

我才会时不时这样衔接它，向神学家提出一些阴险问题；比如，有谁如此确信上帝信仰上帝？

如果可以思考这个问题，那么一切精神分析步骤中作为根本内容引入的问题……

……我想自己已经沿某样东西的路线把它公式化；它同所有先兆一样，曾在某个哲学转折中初具轮廓；

……真正敏锐而有趣的问题，并不是知道大他者知道什么，而是知道它想要什么；而且知识把我们逼入的死胡同越多，这个问题就越重要。也就是说，必须同大他者的形式——它那种“呈大写 A 形”的形式——一道提问。它绝不是在镜中初具轮廓，而是通过对性倒错还仅仅触及表面的探索；这种探索让我们说，正在画出并由知识进展在远远超出病理经验的层次上加以明确的这套拓扑，提出了：

- 它想要什么？
- 它通向哪里？

况且，二者并不完全相同。问题仍有待研究。

如果有人以为，甚至在性倒错问题上，精神分析已经闭合圆圈、找到了最终答案……

……即使比我在这里所能做的更加细致地运用同对象（a）的关系；

……那也是错误的。

重要的是把古老主题重新当作症状，从中阐明主体同大他者的关系是什么。这些主题并非在一切时代都相同。我无法在这里为《基路伯旅人》的作者安格鲁斯·西莱修斯留出位置；我曾在某个时期大量使用他的作品……

……在那些失去的岁月中，我甚至不知道是否有一天会有人衡量，我通过怎样的道路才使这篇话语脆弱的延续重见天日；

……我曾大量使用这部作品。只有在我所界定的依托关系之光照下，才能重新把握《基路伯旅人》那些半行诗：切开的对句被平衡成四个分句；其中勾画出某种专属于他的同一性。无论他觉得什么最根本，这种同一性都只能用对象（a）乃至上帝本身来把握。

只须看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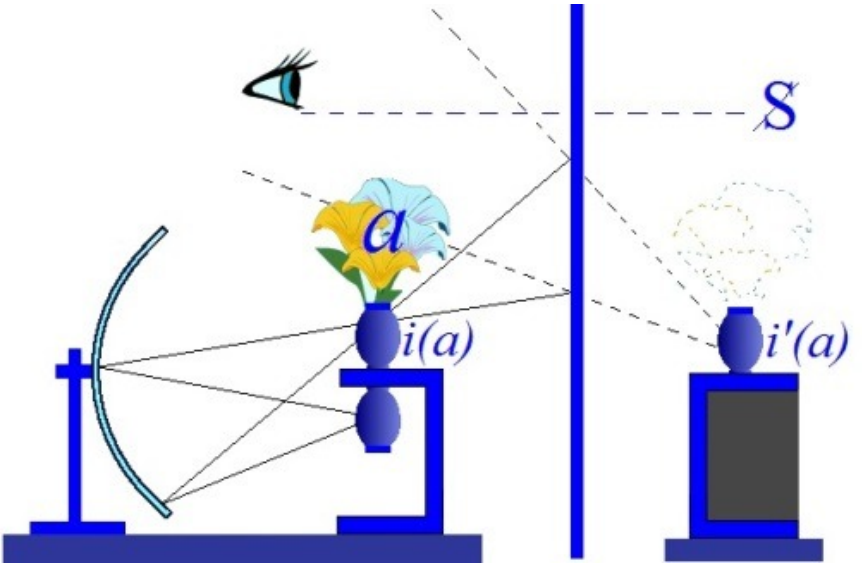
- 一切能够按照秩序、等级和划分之功能铭写的东西；
- 一切属于交换、互换性和认同自身秩序的东西；
- 这一切都分享我们设定为镜像式的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关系；
- 这一切都联系到身体意象的地位；在某个原则转折上，它被设为同力比多经济中的根本内容相连，即对身体的运动掌控。

“主人式掌控”（maîtrise）与“运动”（motrice）在法语中具有相同辅音，并非毫无原因：一切都在这里。所谓“良好”行为也在每种场合见证它。

借助这种运动掌控，以同象征界之关系获得资格的有机体——此处所谓人——能够移动，却绝不离开一个明确界定的区域；这个区域禁止一个严格处在中心、属于享乐的地带。正因此，我根据自恋关系组织的身体意象才取得重要性。

如果你们回到我题为《评论……》的文章中提出的图式……

……它评论某位先生的若干命题；多亏我，他的名字才会流传；



……你们会看见其中标示的关系恰恰如下：主体同大他者场域之间建立的关系——在这里，我无法把它形象化成任何不同于一般空间的东西，正因此才让大他者在这里发挥功能……

……为什么不能如此？毕竟，大他者并未从想象界中减去；

……它作为一面镜子［平面］发挥功能，唯一目的是让人可以提出第二个术语——能指……

……另一个能指在它那里为主体提供代表；

……这个主体在一个由神秘的 I 指明的位置得到标记。从那里，另一个镜子向他呈现一种结合：a［花朵］同身体意象［$i(a)$，花瓶的实像］的结合。

这恰好指明恐惧症层次上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采用任何一份稍具严肃性的恐惧症病例——事实上，精神分析中没有人会奢侈到发表一份没有相当完整病史的病例——便会看见它。

例如，采用海伦娜·多伊奇《神经症的精神分析及其他论文》中有关恐惧症的章节[注5]，我们看见什么？随便选一个：有人因为一度患有鸡恐惧症而请她介入；我们看见什么？

> [注5] 海伦娜·多伊奇：《神经症的精神分析及其他论文》，Payot 出版社，1969年。

事情得到完美衔接，但当然只在第二阶段的探索中显露：在症状爆发以前，这些鸡对他来说绝非无足轻重。他曾同母亲一道去照料它们，也一起捡鸡蛋。

一切细节都得到提供。真正有饲养家禽经验的人都会这样做：从外部触摸泄殖腔，便足以觉察鸡蛋是否已经在那里、即将产出；之后只须等待。病例中的小男孩对此尤其感兴趣：母亲给他洗澡时，他会要求母亲也在自己的会阴上这样触摸。

怎么会认不出，他恰恰在这里把自己指明为渴望提供那个对象的人？那个对象无疑……

……原因并未得到进一步深究，却可以在那里感受到；

……对母亲构成一种非常特殊的兴趣对象。

第一阶段显然是："既然你对鸡蛋感兴趣，我就该给你下一个。"

不过，鸡蛋在这里取得全部分量并非毫无原因。如果对象（a）能够这样受到牵连，是因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存在一个人口学侧面；它相当自然地使出生之物占据一颗蛋的位置。

我再说一次，我首先提到这个阶段，只是为了立刻交代恐惧症爆发时将要发生之事的意义。他有个明显年长、也比他强壮得多的哥哥；有一天，哥哥从背后抓住他。而这个男孩……

……当然完全知道鸡舍里发生的一切；

……对他说："我是公鸡，你是母鸡。"他立刻极其激烈地抵抗、反抗并宣布：

"我不要！""I won't be the hen!［我不要当母鸡！］"

请注意，英语 hen［母鸡］中的 n 带粗气音时，读音恰好同我刚才所说法语 un［一］中的 n 相同。他不愿成为 hen……曾经有个叫阿兰的人，以为自己发现了伟大真理："思考，就是说不。"[注6]

[注6] 埃米尔·沙蒂埃，笔名阿兰：《论权力·人面对表象》，1924 年 1 月 19 日，第 139 号。

……他说不。他为什么说不……

……在前一个阶段，他还如此愉快地同母亲在一起，可以说，他可以为她再做一只母鸡，一只豪华母鸡，一只不在鸡舍里的母鸡；

……无非因为这里牵涉自恋，即同哥哥的竞争；而且正如事实清楚证明的，事情转入权力关系：哥哥抓住他的腰和髋，让他无法移动，并随心所欲地把他固定在某种姿势中。

某种受到投注的意指从一个层面转换到另一个层面——我不说转弯——先前的功能正是在这里绊倒；从此，母鸡会为他取得完全属于能指、而不再属于想象的功能：它令他害怕。

从焦虑场域的过渡……

……我今天以这个场域开场，即焦虑“并非没有对象”，只须看见这个对象正是主体本身的赌注；

……过渡到自恋场域的地方，揭示了恐惧症的真正功能：用一个令人害怕的能指，取代焦虑的对象。相对于焦虑之谜，这种受到标记的危险关系反而令人安心。

经验还向我们表明，只要这种向大他者场域的过渡发生，能指就以它相对于自恋的本来面目呈现，即吞噬性的东西。

古典理论中的口腔驱力之所以取得某种首要性，正是从这里产生。

我今天想要开启的，严格说来就是：在恐惧症层次上，我们看见的完全不是一种临床实体，而是多少像一个转车盘。如果阐明它同最常转向之物的关系，也就是……

- 神经症的两大秩序：癔症与强迫性神经症；
- 以及恐惧症同性倒错结构实现的接合；恐惧症就会阐明各种后果。要让这些后果完全可以感知，并无须把它们局限于某个特殊主体，因为恐惧症不是从临床观点可以孤立的东西，而是一种由临床以无疑鲜明、却处在无限多样语境中的方式加以说明的图形。

我们会从恐惧症这一点重新质询今天的出发点：知识与权力的分离。

第20课 · 1969年5月14日

在精神分析实践中，不可能不把主体的介入视为首要。

至少根据分析家报告中的陈述来看，它始终处在分析家思考方式的第一平面。比如，主体从某个由所谓认同界定的点出发行事，并显现某种意图。

人们会这样说明他的某种悖谬行为：比如，他把某样东西转回自己身上——而这是从哪个点出发，若不是从他曾经占据的另一个点？他把自己最初针对“某个人”——他将要认同的那个人——的攻击转回自身。

总之，主体时刻都显现出一种至少相当奇特的自主性，尤其拥有无与伦比的移动能力。在他那些被视为或不被视为同类的伴侣世界中，几乎没有哪个位置是他不能占据的；至少——我再说一次——一种试图说明其某种行为悖论的思想会这样认为。

让我们说，主体——在这类文献层次上，没有理由质疑这个术语的正当性——而且是完全未受批判的主体。因为到最后，人们竟然提出“神经症的选择”这类奇怪陈述，仿佛在某个时刻，转辙权被留给这个已经粉碎成粉末的主体中某个享有优先地位的点。

当然，可以承认，在分析研究的第一个阶段，我们还没有抵达能够以逻辑方式衔接下面问题的时代：一份病史开头往往把对创伤的某种反应方式呈现为完全具有决定性，但它究竟是什么？

也许只须看见，这个被视为病史起源并起转辙作用的点，其实由全部解释追溯地生产。我所说的解释，不只指分析家像人们所说那样“在头脑中”形成、或者撰写病例时形成的解释；也包括他在自己同患者相连的关系中实施的干预。处在这种质询并悬置主体地位的层面时，这种关系绝不能被简单描述为力量对力量的关系，即使再加上围绕转移可以想象的一切。

正因此，在精神分析中从主体层次重新提出结构问题，始终至关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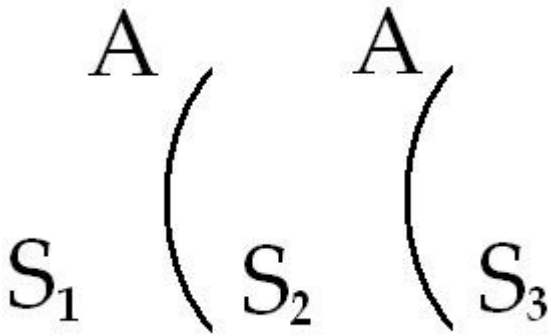
这才构成真正的进展。也只有它能够推进那个被不恰当地称为“临床”的东西。我希望没有人误解：如果你们上次在我讲到一个病例以后，看见某样东西在话语中得到照亮，并由此获得某种乐趣，使这项教学层次上的陈述具有临床性质的，并不只是它恰好提到一个病例。

因此，让我们从今天能够公式化的关口重新开始。我们已反复标出怎样从第一个极其简单的定义出发：一个能指——必须从这里开始，因为说到底，能指是分析给予我们确定性的唯一要素；而且我必须说，分析充分凸显它并赋予它分量——如果我们把能指定义为：“能指是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的东西。”

这就是公式；可以说，它是一颗“公式之卵”，恰好使我们能够定位主体可能是什么。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依照那些表面上属于正常理性和常识的公式来操作主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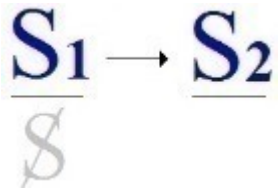
……也就是确实存在某样东西，构成这个人与其邻人的不同同一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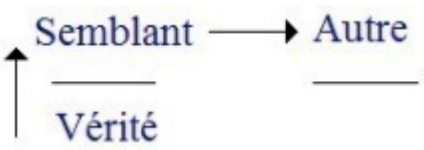
……如果满足于此，我们其实会用一场木偶戏覆盖对分析关系中实际发生之事的每一项纯描述性陈述。我再说一次，主体同言说本身、同木偶戏表演者的言说一样灵活：当表演者以右手木偶的名义讲话时，无法同时以另一个木偶的名义讲话；但大家知道，他也能以极快速度从一个切换到另一个。



这些内容已经在这里充分写过，所以我无须重建整套构造并重新评论。

这个从 S_1 到 S_2 的首要关系已经孕育其他一切：这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我们试图收紧这些能指中的“另一个”究竟是什么，并已经把它铭写出来：我们打开一个场域，把一切第二能指——也就是身体，即主体将在其层次上由一个能指代表的东西——铭写在 A 的场所。





这个场所就是大他者。我想你们还记得：这样铭写所涉及之物以后，在 S_2 自身的铭写层次上，我们只能重复一件事——对于随之而来、即可以在此后铭写的一切，必须再次放上作为铭写场所的 A 之标记。于是，我们看见上次所谓“A 之内形”逐渐挖开——这是我们将自行使用的新名称——也就是把 A 穿孔的 a。

让我们暂时停一下……

……我认为这一点已经相当确定；因为我收到过见证，有些人在这里发现了某种操作上的临床明证；

……这个“A 之内形”公式旨在表明 a 的真正地位，即 A 本身的拓扑结构：A 并不完整，不能等同于一个一，更绝不能等同于总体。

总而言之，必须根据悖论层次上的情形感受并表象这个 A……

……这个悖论由逻辑学家构造，并非毫无原因；

……即所谓“一切不包含自身的集合之集合”的悖论。

我想你们已经相当熟悉这个悖论的操作。

很清楚，这个“一切不包含自身的集合之集合”只有两种可能：

- 它包含自身，于是形成一个矛盾；
- 它不包含自身，那么它便不属于不包含自身的那些集合，从而包含自身；我们面对第二个矛盾。

这一点很容易解决：一切不包含自身的集合之集合，实际上只能以如下形式铭写为一种函数，即 E 以不同于自身的 X 为特征：$E(X \neq X)$。

它正好覆盖了我们面对大他者的困难。如果大他者呈现这种拓扑特征，以至于它的内形就是 a——我们马上可以非常直接地接触这意味着什么——那就必须设定：无论数学中怎样约定俗成地使用它，能指绝不能被认为可以指称自身。

S_1 或 S_2 各自绝不能、也不可能成为自身的代表，除非同自身区分开来。

能指相对于自身的这种他异性，恰好就是以 A 标记的大他者术语所指称的东西。

如果我们把以 A 标记的大他者铭写出来、把它变成一个能指，那么它所指称的就是作为他者的能指。最初的大他者、能指场域中遇见的第一个他者，从根本上就是他者；也就是说，它异于自身，从而在自身铭写中引入大他者本身，并使大他者同这项铭写自身分离。

这个 A 处在铭写它的 S_2 之外；它就是“A 之内形”，也就是同 a 相同的东西。

我们知道，这个 a 就是主体本身，因为主体只能由一个代表——此处即 S_1——加以代表：首要的他异性就是能指的他异性；它只能以我们已经在分析实践中学会环绕、带有特殊异异性的形式表达主体。我不会说今天要为此开路，因为 1961—1962 年我以《认同》为题讲过一个研讨班，已经在那里奠定基础。今天我只是把这些基础概括并汇集起来，提醒你们一件不能不经分析经验便视为既定的东西。当然，对于每位分析家而言，a 作为主体的根本内容并带有这种异异性，他知道这里所涉及的是什么。

至于这些 a，我早已充分列举过：从乳房到排泄物，从声音到凝视。“异异性”一词的歧义也由此清楚显现：它既带有情感重音，也指明拓扑边缘。

问题是让那些不能把它当作经验既定内容的人，感受到某样能够在所谓实践经验之参照层次唤起其合理位置的东西。其实，人们错误地称那种经验为实践；它并不比分析经验更加实践。我们开始吧！

表面上最不陌生的东西，也许可以代表主体。开始时，随你们把主体设得多么不确定：区分这里的人同那里仅仅作为邻人的另一个人的东西，当然可以从看似最不陌生、具有极其普通物质性的内容出发加以把握。我谈论认同时正是这样做的；我指明了痕迹。

痕迹意味着某样东西：一只手的痕迹、一只脚的痕迹、一个印记。请在这个层次上仔细注意：“痕迹”同能指的区别，有别于我们在定义中区分符号同能指的方式。我曾说：“符号是为某个人代表某样东西的东西。”这里不需要任何人。一道痕迹凭自身便足够。我们能否由此定位我刚才所谓主体的本质？

我们现在便可以设定：痕迹通过隐喻变成的东西……

……如果你们愿意，也可以说符号通过隐喻变成的东西；但这些词并不恰当，因为我刚刚已经把它们排除；

……它表示一个主体，而这道痕迹、这个符号同自然痕迹不同，不再具有“A 之内形”以外的任何支撑。这意味着什么？痕迹通过它被抹除的各种方式，转入 A 之内形。

主体正是这些方式本身；痕迹作为印记，借助它们得到抹除。

我曾用一个妙语标记这项评论，把可以围绕它讲出的内容称为“主体的四种抹法”（les quatre effaçons du sujet）。

主体正是抹除痕迹的人；他把痕迹转变成一道视线。这里的“视线”应当听成“孔隙”，即一瞥而见之物。

他由此接近那个留下痕迹的他者：他从这里经过，如今处在彼处。

当然，要说明主体本身，仅仅说他不留下痕迹还不够。最初界定并同时暴露他的，是这一点；相对于一切生命有机体，说话的动物恰好以此得到区分：他能够抹除痕迹。把痕迹作为自己的痕迹加以抹除，便足以让他从中制造不同于痕迹的东西，比如他同自己约定的会面地点。小拇指汤姆沿途撒下白色石子时，那已经不同于痕迹。

请感受已经在这里初具轮廓的差异。一群猎犬追逐某样东西时具有一种行为——这个词在这里十分恰当——但这种行为铭写在所谓嗅觉和鼻息秩序中；而且它未必同人类动物毫无关系。然而，这种行为同一道被辨认为痕迹并由声音支撑进行的标点，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你们

在这里触到界限。在猎犬群层次上，谁敢主张它们的吠叫覆盖了痕迹？

吠叫终究已经是所谓言说的草图。不过，声音支撑和声音所予仍有所不同；在存在语言的地方，正是这个支撑自主地刻画某一类痕迹。

一个能够阅读自身痕迹的存在，已经可以把自己重新铭写到不同于带来痕迹之处的地方。

这种重新铭写，从此构成使他依赖一个其结构不由他决定的大他者之纽带。

一切由此向主体的层面敞开；主体被界定为："抹除自身痕迹的人。"

为了让你们感受到所涉问题的原创维度，在极限处，我会把主体称为："以签名取代自身痕迹的人。"你们知道，要让某个人被构成为主体，签名并不需要很多。在市政厅，不识字、不会写字的人只须画一个叉：一道被再次划杠的横杠、遭到抹除的痕迹之象征；这正是问题最清楚的形式。

先留下一个符号，接着有某样东西取消它，这便足以构成签名。所有被要求签名的人都画同一个符号，也丝毫不会改变这一事实：它会被当作有关行动获得认证，因为确实有某个人在场；法律把他视为一个主体，不多也不少。这就是我尝试界定的层次；当然不是要把它变成绝对，而恰恰是为了标记其依赖关系。

因为评论从这里开始：能指从自身遭到抹除的痕迹中诞生。

这会产生什么后果？

这些遭到抹除的痕迹，只有通过其他痕迹——无论彼此相似还是相同——组成的系统才取得价值。

当其他遭到抹除的痕迹被建立成系统［参见《失窃的信》研讨班：$\alpha, \beta, \gamma, \delta$］时，语言的典型分量才真正开始。只有这些其他痕迹受到接纳。由谁接纳？

好吧，我们以同“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这个定义完全相同的方式重新站稳脚跟。只有谁接纳它们？回答：其他痕迹。

“一个墨团（pâté）——《费加罗的婚礼》中的布里杜瓦松这样说——不算数。”[注1]

> [注1] 参见博马舍《疯狂的一天，或费加罗的婚礼》（1784）。

正因此，他才对墨团如此感兴趣；因为对认真看待痕迹的布里杜瓦松来说，它也许会算数：那是“一道匆忙脚步”（pas hâté）。

因此，如果我们知道这些痕迹……

……它们只有在那里作为反衬，才成为遭到抹除的痕迹；

……这些痕迹具有另一个支撑，严格说来就是“A 之内形”……

……因为必须使它构成一个 A、一个在主体层次上发挥功能的 A；

……那么，我们必须从它们的实体层次来考虑这些痕迹。

例如，这正赋予一道凝视在情爱中的要素以分量，并使凝视层次所铭写之物同痕迹具有怎样的关系，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它可以感知。

一道情爱凝视在另一个人、即某个他者那里得到铭写时，会留下痕迹吗？

羞耻的维度正是在这个层次得到提出和嵌入；它在这里以可以感知的方式证明这一点。

羞耻是只有主体本身才拥有的维度。

我们是否应当在这个转折处，暂且以略微不同于惯常祷文的方式，组织能指同“A 之内形”的关系？当然应当——即使只能迅速进行——以提醒你们：在我们当下最前沿，书写把自己确立为书写同作为对象（a）的凝视之关系，绝非偶然。只有这一点能够给予文字学以正确地位。

凝视具有我刚才围绕它同痕迹之关系标出的全部歧义：一瞥而见；总而言之，是在所见中的切口，是打开所见彼岸的东西。

为了正确评估语言，强调书写无疑至关重要。

相对于言说，书写是第一性的，而且必须被这样考虑。单凭汉字书写的存在，便足以使这一点不仅可以接受，而且显而易见：凝视把握秩序同声音层次的翻译并非毫无关系——汉字中确实有一些语音要素，但也有许多并非语音要素。更加引人注目的是，从语言的严格结构来看，没有哪种语言比汉语更纯粹地维持自身；在汉语中，每个形态要素都还原为一个音位。

因此，如果书写可以只是言说陈述的转录，那么按理说在这里应当最为简单；然而恰恰相反，书写远非转录，而是另一个系统。另一个支撑——声音——中切分出来的东西，可以偶尔钩到这个系统上。

切口这个术语，无疑使这些在物质上也可以界定为凝视与声音的支撑，注定承担一种功能：它们取代痕迹，并建立一种集合；一种拓扑由此建造，并最终界定大他者。

你们看，这里只有关于子结构的考察，当然绝不是起源考察。因为它并未说明大他者怎样开始，只说明它一旦在那里便怎样维持；它从何起源的问题，至今仍放在括号中。

顺便评论一句，因为围绕凝视与声音这第一、第二项以后，我会继续说明沿这条途径还可以带来什么。你们立刻看见，眼下作为要求宣布的东西并不来自主体同结构化大他者的关系。奇怪的是，在对象（a）秩序中，乳房和废弃物看似处于第一平面；在对分析退行最常见的操作中，它们甚至让凝视与声音术语多少留在阴影里。但你们在这里看见，我们反而不得不假定乳房和废弃物建造在凝视与声音这两个支撑之上。

某样东西当然会在要求中成为要素。如果我们在这里重新找到一个对象（a），正好可以指出：受到要求的从来只是一个位置。“位置”（place）唤起一种“贴附”（placage）并非毫无原因；后者构成我们界定乳房的本质。乳房类似于胎盘，因为它按照应有方式建立孩子与母亲之间的主体关系。

乳房在孩子与母亲之间发挥的双受体作用，其实具有首要地位。孩子主体正是作为对象（a）、作为贴附在母亲身体壁面上的存在得到衔接；他的消息从母亲那里得到接收，也从她那里获得回应。

人们用这些能指要求什么？这就是第三项；你们也看见它同另一个 a 要素——声音——的纽带。

最后，沿这条途径衔接事情以后，我们会清楚接触到：产生的某样东西，即严格意义上的全部意义、所指，必须定位为这场游戏的掉落效果。意义中的东西……

……不只是效果，还是遭到抛出的效果、被带走的效果以及积累起来的效果；

……总而言之，文化分享着某种从以对象（a）结构为基础的经济中流出的东西。

字典的材料、围绕一个能指在某种已经变得共同并可以记录的实践中集中的所谓意义堆积，正是作为主体关系本身的废弃物和排泄物产生。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必须把它铭写在第二个对象（a）、即肛门对象的层面上。

这就是可以铭写主体的四种抹法。

处在其中的主体严格说来当然无法把握，因为它只能由一个代表来代表。它在铭写进大他者场域的限度内维持；如果我们想正确说明精神分析中的赌注，面对的正是这一点。

被界定为主体之物同作为人格维持之物之间的距离，可以得到衡量。

这种距离必须得到衡量，也就是说，二者必须受到极其严格的区分；精神分析中的任何人格主义都容易导致一切偏移和混淆。

从精神分析视角看，在其他所谓道德范畴中被界定并标记为人格的东西，我们只能把它定位在症状层次。人格从一个关口开始：我刚才向你们定位的主体以另一种方式得到锚定，而且锚定在广阔得多的地方，使无疑处于其起源的东西——享乐——进入游戏。分析经验之所以重要，正因为它教我们以不同方式绘制同主体有关的游戏——也就是重新绘制过去像地图集一样制成的图谱。

正因此，它开创了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并不声称重建任何新的“总体”，却无疑已经颠覆那些构成总体的旧投射系统。

这里显然可以在边缘标出各种指示；它们是建议，是伸出的食指……

……在“伸出的食指”这一意指中，有一点对一项不断推进的发现格外重要：它同我们在语言中把某物区分出来、例如借它标示某一类能指的做法，完全是另一回事；[注]

……因此，我把这根“食指 / 指示”交给那些愿意重新考察弗洛伊德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中陈述之物的人。请考虑首领、领导者这个认同的关键要素；从这个视角出发，只须展示一种解决方案，它就会变得更加清楚。该方案使主体能够严格地同 a 认同；换言之，主体变成自己真正所是，即一个本身受到划杠的主体。

> [注] index 在法语中既是“食指”，也可指索引、指示物。上一段的 index tendu 是“伸出的食指”，这里又把它转成可供读者循迹的“指示”；正文用“食指 / 指示”保留这次词义滑移。

我们曾经看见、从此也必须视为始终可能再次发生的事情，是整个群体转入可以说单义凝视的功能。只有察觉这个层面向某个享有优先地位的能指提供的可能性，才能说明它：这个能指极其简略，被还原为弗洛伊德所谓纯粹标记，即作为唯一项的 1 之功能。

于是，这就是思想完全受其支配的系统。请充分感受这一点：一切可以得到衔接的东西——尤其是知识——绝不可能走出这个系统。

语言、即能指系统包裹一个生命存在所产生的后果，恰好是：意象从此总会或多或少地带上被系统承担的标记；作为能指，它被迫服务于类型和所谓“普遍者”的功能。

意象被能指游戏捕获这个事实，为何没有让人感受到、为何没有成为常识、也尚未以任何有效形式更新制度？全部精神分析经验都见证：由此丢失的是想象功能，就其负责雄性与雌性之间的协调而言。

如果分析向我们证明了什么，那就是：由于被主体捕获，不仅一切可以指称为雄性的东西都同样含混，甚至在更加仔细的批判下可以撤销；另一侧也同样如此。这个事实在一种极其明确的经验事实中得到确认：

- 在主体层次上，既不存在雌性对雄性的承认，也不存在雄性对雌性的承认；
- 对一对伴侣的历史稍作深入探索，向我们证明的一切……

……就是认同具有多重形式，彼此覆盖，最终总会形成一个复合集合。

在能指层次上，一切本可铭写出雄性与雌性之区别的东西都保留着歧义；尽管我们知道，这种区别在生物学层次上是根本的……

……我说“根本”时，当然略过哺乳动物层次上所谓第二性征，也略过组织性别同生殖性别之间可能存在的区分；不过，让我们暂且把这些问题搁在一边；

……只须观察分析经验指明的东西：这个层次上不存在能指配对。以至于理论即使提出主动—被动、偷窥者—被看者等对立，也从未把任何指称雄性—雌性的对立提升为根本对立。

重要的是——而且相对于在能指系统中所谓菲勒斯之功能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这一点多少具有先在重要性……

……因为实际介入的正是这个功能……

……但它的介入方式绝不能说“只代表第三项功能”：

- 它或者代表首先被界定为欠缺之物的东西，即奠定阉割类型并由此建立女人类型；
- 或者相反，在雄性一侧，以一种极成问题的方式指明可以称为绝对享乐之谜的东西。

无论如何，这里并不涉及相关标记或区别标记。同一个标记支配有性关系的整个层面。围绕这个享有优先地位的能指，我要准确标明：在长期建构中，我始终紧贴对神经症经验的分析衔接、紧贴已经写下并留下的见证；为何我最终有理由把它称为欠缺的能指？

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对于主体功能的衔接而言，你们清楚看见：无论知识的衔接可以推进到多远，主体总在其中显出裂缝。

在我话语中第一次冒险推进“菲勒斯是欠缺的能指”这个陈述时，语境中的某样东西似乎还没有得到充分衔接，因而无法说出我现在明确说明的内容。

让我们重新从痕迹这个出发点开始——这就是今天参照的意义——重新回到这个支点……

……并记起我很久以前在《文集》某处引用的阿拉伯谚语[注2]。

> [注2] 《文集》第 193 页：“沙漠猎人能够看见岩石上羚羊那道难以察觉的脚印；而对于我们这双只适合识别钱币兑换者符号的眼睛，意象的各个侧面有一天会比那道脚印更加难以企及。”

有四样东西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我已经不记得究竟是哪四样；必须说，我忘掉了第四样，或者眼下并不努力想起它：

- 我在那个转折处提到的：羚羊踏过岩石；
- 还有鱼游过水中；
- 以及更令我们感兴趣的：谚语说，男人进入女人，不留下痕迹。

偶尔可以以下述形式对此提出反对；我们知道它在神经症者幻想中的重要性：时不时留下一场小病。但这恰恰富有教益：性病在结构中发挥的作用绝非偶然。我们无法从任何痕迹出发，为性关系奠定能指。

一切都被还原为这个能指：菲勒斯。它恰恰不在主体系统中，因为它所代表的不是主体，而是可以说处在系统以外、即绝对的性享乐。性享乐相对于其他一切享乐具有一项特权：快乐原则中的某样东西——我们知道快乐原则构成享乐的屏障——终究让它获得通路。

请承认，即使在弗洛伊德笔下，读到它是最卓越的享乐——而且居然还是真的——从一位同我们的弗洛伊德一样配得上科学家称号的人笔下读到这一点，终究也足以让我们浮想联翩。但它不在主体系统中；不存在性享乐的主体。

这些评论唯一的意义，是使我们能够明确菲勒斯作为欠缺的能指之含义。

它是系统以外的能指；总而言之，是约定俗成地指称性享乐中受到彻底除闭之物的能指。如果我曾经恰当地用除闭指称象征关系的某些效果，那么必须在这里看见并指明它无法修订的那个点。

而且，如果我补充说“一切在象征界受到压抑的东西都会在实在界重新显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享乐完全是实在的。

因为在主体系统中，它没有在任何地方得到象征化，也无法得到象征化。

正因此，弗洛伊德的陈述才需要一个无人似乎感到担忧的巨大异物：这是一个同神话学中任何已知神话都完全不同的神话。当然，少数人——老克罗伯、列维—斯特劳斯——清楚察觉它不属于他们的世界，并把这一点说出来；但就像他们什么也没说，因为人人仍继续相信俄狄浦斯情结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神话。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确可以接

受；不过请注意，它只意味着一件事：必须把我刚才界定为绝对的这种享乐定位在哪里。

原初父亲的神话，实际上就是他在享乐中把所有女人混为一体的神话。仅凭神话形式便足以说明：我们不知道这里涉及谁的享乐——他的享乐，还是所有女人的享乐？

但正如我向你们指出的，女性享乐在分析理论中始终同样保持谜题状态。那么，这种菲勒斯功能究竟意味着什么？它看似不代表主体，却仍标记主体决定的一个点；主体决定本身则是同结构化为大他者之物发生关系的有限场域。

只有更仔细地听诊，从这些根本视角回到我们的经验，我们才会立刻看见事情怎样得到翻译。神经症的爆发通过怎样的弯路产生？

它是一种自体性欲式享乐的实际闯入；孩子最初那些多少同手淫——随你们怎样称呼——相连的感觉，恰好为它提供典型。[注]

> [注] 本段的 positive 以及下文反复出现的 positivation / relation positive，都不是价值判断上的“积极、良好”，而是指享乐取得实际的、被实定下来的存在，并使主体相应地被实定为一种依赖。因此分别译作“实际闯入”“实定化”“实定关系”。

重要的是，恰好在这一点……

……对于落入我们管辖、即产生神经症的病例；

……恰好在爱欲享乐这种实定化发生的时刻，主体作为一种依赖——上次我称之为依托性——即对大他者欲望的依赖，也相关地得到实定化。

正是在这里，主体结构以戏剧形式显现的入口得到指明。

整个经验都值得加以衔接；它会证实这场戏剧将在怎样的边界和接合处爆发。

我想，上次已经充分标出对象（a）在其中取得的分量。与其说它得到当下呈现，不如说它追溯地证明：此前正是它构成主体的全部结构。

我们还会看见这场戏剧在哪些其他边界爆发。不过从这些效果的返回中，我们已经可以知道：正是由于同所谓性享乐的实定关系……

……尽管性别结合绝未因此获得任何保证；

……某样对主体位置至关重要的东西得到指明：求知欲。

弗洛伊德把性好奇同整个知识秩序联系起来，是他迈出的决定性步骤，也是精神分析发现的根本关口；它来自以下两项的接合：

- a 的地位：主体可以在那里重新找到自己的实在本质，即从根本上欠缺享乐，别无其他；无论他以后必须用怎样的代表来指称自身；

- 另一方面是大他者场域：知识在那里得到组织；其地平线上存在一个按本性受到禁止的享乐领域。性享乐问题同它建立了最低限度的外交关系，而我要说，这种关系极难维持。

正因为我所谓“戏剧”的某样东西发生，结构化并受到穿孔的大他者之意指作用，才不同于我们可以隐喻地称为给它穿孔的能指——即菲勒斯——之物。

正因为二者不同，我们才看见：性功能闯入年轻主体的主体场域时，他必须对此作出回应，事情会怎样发生。

我曾经十分强调小汉斯病例；那些在场的人还记得。小汉斯是对一次完全混乱、绕圈而且一定程度上没有方向之初次探索的典范观察；不过，最初参照父亲的帝国式导向仍发挥作用。我已经标出父亲的缺失，而弗洛伊德也没有掩饰它；但弗洛伊德本人同样作为最终参照，即一种被假定绝对的知识。

在这种混乱中能够勾画的一切，我都像刚才所说的那样花很久重新考察，以展示不同层次。其中一个层次，就是小汉斯围绕“大长颈鹿”和“小长颈鹿”进行的游戏。我曾经强调它的重要性，展示恐惧症在根本上揭示的东西：不可能让 hommelle［男人—她］，即由大长颈鹿表达的菲勒斯化母亲，同任何对她的还原共存。

他画出小长颈鹿，不是为了表明它是同大长颈鹿可比的意象，而是为了表明它是一张纸上的书写。为此，正如文本所说，他把它 zerwurzelt［连根拔起］：揉皱纸张，再坐到上面。

这里重要的不是小汉斯对母亲之补充——它在根本上也是他最大的竞争对手：菲勒斯——所具有的想象或认同功能；而是他让这个菲勒斯转入象征界，因为它将在那里取得效力。人人都知道恐惧症的效力属于怎样的秩序。

如果政治词汇中有某个术语在权力与知识的接合处发挥作用——而且理由充分——那就是从世界某一点抛出的术语……

……我刚才已经通过语言暗示过它；

……即“纸老虎”这个说法。

还有什么比恐惧症更像“纸老虎”？因为孩子的恐惧症常常正是害怕图画册里的老虎——真正由纸制成的老虎。

不过，政治人物要说服群众把纸老虎放回恰当位置，会遭遇千难万难；这里必须给出的功能——或者更准确说，指示——却完全相反：我们必须充分重视这样一个事实，为了填补某样无法在主体层次解决的东西、无法忍受的焦虑，主体没有其他资源，只能为自己酝酿对一只“纸老虎”的恐惧。

真正富有教益的正是这一点。况且，当然并不存在一个分析家所想象的那种主体，仿佛用他们的话说，主体是为了行文方便才这样做，并尽可能把一切安排妥当。

“纸老虎”出现在某个时刻；当问题恰好涉及小汉斯这个人格时，他整个人格都是症状。就在这一刻，世界自行——或者至少其基础，即他面对的 hommelle——自行变成纸老虎。

主体结构同问题以这种方式提出之间存在最紧密的纽带：hommelle 突然成为某种扮着鬼脸、令人害怕的东西。至于是老虎还是更小的动物，比如猫，毫无关系；没有分析家会误认它的真正功能。

因此，我们最终看见，在所有决定所谓性别关系的内容中，那个完全实在的对象——阴茎——之欠缺具有重要性，是因为神经症者为我们打开了道路。阉割情结确实在能指场域中实现一个欠缺的位置；但它只是我们为了回应神经症者提出的问题而不得不进行之话语的结果。

只有到一次精神分析的终点，那样确实保持小汉斯所谓生根状态——angewachsen，而且谢天谢地，至少希望大多数人的它还能发挥作用——的东西，才必须在某个平面上得到 zerwurzelt［连根拔起］；必须清楚表明，它仅仅是一个象征。

我已经说过，这正是小汉斯治疗结束时构成问题的地方。

他同每个神经症者一样，最终当然必须抵达这个公式："为了成为男人，我并不以象征身份拥有阴茎。"因为这就是阉割情结。但必须注意，这句话可以按两种方式切分：

- "我没有阴茎。"人们说分析终点是实现阉割情结时，恰好想表达这一点。当然，它把阴茎本来发挥的纯粹功能排到别处，即排在受到象征化的层面以外。

- 但也可以换一种切分："我并不以象征身份拥有阴茎；不是阴茎作为我男性性的能指，赋予我资格。"这一点没有在小汉斯那里获得，因为它从网眼中漏了过去。

小汉斯在整个时期始终同小女孩一起扮演"拥有者"的角色，并且保留……

……我当时已经围绕这一点明确保留意见；

……保留一种性关系模式，把阴茎作为想象功能放在第一平面：

- 也就是说，他用阴茎界定男性性；
- 也就是说，无论他以后表现得多么异性恋，他都准确停在同性恋者所在的相同关口——我指那些把自己辨认为同性恋者的人。因为谈到性关系时，把结构上严格回应同性恋的场域扩展到那些表面正常的关系领域，怎么扩展都不为过。[注]

> [注] on ne saurait trop étendre 不是“不能无限扩展”，而是法语的加强式：“无论怎样扩展都不会过分 / 怎么扩展都不为过”。米勒本第 324 页也作这一结构。这里的论点因此是扩大结构同源性的适用范围，而不是限制它。

因此，探测并陈述想象界与象征界之间这个接合十分重要；所谓阉割情结的功能——或者更准确说，功能的不同侧面——正处在这里的恰当位置。

我们关于其他神经症形式中大他者同享乐之接合的经验，怎样进一步充实这一点，就是我接下来将继续讨论的内容。

第21课 · 1969年5月21日

“无处的系统”——可以说，这就是我们必须阐明的东西。乌托邦这个词最终会在这里取得意义，不过这一次是从正确的一端实现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古老的“无处性”（nullibiété），早年我曾让它重新获得应有的光彩，因为它是威尔金斯主教发明的[注1]：这个“无处”究竟是什么？问题在于享乐。

> [注1] “无处性”（nullibiété），参见《〈失窃的信〉研讨班》，《文集》第 23 页。Nullibiété（无处、atopia）质询“失窃的信”的地位：它无从找到，却又确实在那里。此处用它来限定因象征界而被排除的享乐。从信件到享乐，大他者中欠缺的功能把重音落在物之空位的实在上。另见 Patrick Brient：〈Nullibiété〉，Erès，Essaim，2007/1，第 18 期，第 129—132 页。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1614—1672）是英国教士与科学家，1668—1672 年任切斯特主教。他设想过一种不以字母表为基础、而以国际通行的表意系统为基础的书写体系，并在《论一种实在文字与一种哲学语言》（An Essay towards a Real Character and a Philosophical Language）中提出这一计划。另参见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约翰·威尔金斯的分析语言〉，载《探讨集，附访谈》，Gallimard，1986 年 Folio 版，第 138—143 页。

相关知识卡 Nullibiété：无处性、失窃的信与被排除的享乐

分析经验所表明的——这还必须说出来——是：享乐通过同某样东西的纽带而被排除，圆环由此闭合；而这东西无非就是使知识得以涌现之物。

相关知识卡 Nullibiété：无处性、失窃的信与被排除的享乐

这种排除只能由系统本身陈述，因为这个系统就是象征界。

而它正由此确立为实在，确立为排除它的这个系统自身运作的最终实在。

“无处”如今又重新成为“无所不在”；它正是凭借这种排除而实现的。

大家知道，我们的实践正系于此：在我们所处理的地方——也就是在症状中——揭去面具、揭示某样东西；正是它揭露了同享乐的这种关系，揭露了我们的实在，但只是就享乐被排除而言。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提出下面三个术语作为支撑：

- 享乐，就其被排除而言；
- 大他者，作为“那里知道着”的场所；
- 对象（a），作为由此产生的坠落效应。

因为事情的赌注正由以下事实产生：

- 在能指的游戏中，所瞄准的却是享乐；
- 能指从一种不可言说的关系中涌现：某个“某样东西”不知从何处获得了这种手段——能指——并因而受到一种关系的击中；它同那个由此展开、并将取得“大他者”形式的“某样东西”发生关系。

主体同大他者之间的这条纽带……

……这个大他者经历着种种变故，尚未说出自己的最后一句话；而这正是牵住我们的地方。我们必须在这些术语的层次上定位精神分析。可以说，精神分析自其起源时刻以来就是这一纽带的野生经验：它无

疑经由弗洛伊德，以一道非同寻常的闪光诞生；此后却始终任由那些向它敞开的坡面摆布，而这些坡面同它所治疗的主体深陷其中的网络完全相同。

我想从尽可能切近的某样东西开始。你们看……

……你们愿意从中给我作出怎样的道德评判都行——最好是分析式的，也可以是别的，无关紧要。总之，这里有一个我偏爱的对象；我偏爱的是它作为器具的性质。

这是一支自来水笔……

……它十分纤细，尽可能接近蘸水笔杆；

我说的笔杆，是古老得近乎史前意义上的那一种，如今已经很少有人使用。作为这种笔杆，它容量很小，因为你们可以看见，它的储墨管……

……最后可以缩进去，变成握在掌心里的一小件东西；所以它的储墨容量非常小。

因此，它很难灌墨，因为会产生渗透效应：墨滴倒下来时，恰好同入口一样大。所以它非常不方便。然而，我却很珍惜它。

我对它有一种特别的偏爱，因为它实现了某一类带笔尖的笔杆——真正的笔尖。它确实属于一个笔尖还是真正笔尖的年代，不像今天制造的那种硬邦邦的东西。这支笔是一个知道我在寻找此物的人送给我的。

这份礼物在几分钟前、几小时前或几天前才刚刚被另一个人送给他——时间无关紧要。那个人献上这份礼物，肯定是在表达一种相当明确的敬意；直说吧，是一种“恋物式的”敬意。

况且，这个对象从赠送者转到把它交给我的人手中时，还有一个显眼的来历：它出自赠送者的祖母。正因此，它不容易找到。据说纽约有一些非常特别的小店，专卖“美好年代”的钢笔。你们看，我却通过另一条途径得到了一支。

因此，我对这个对象的历史略有所知；但它本身也令我珍爱，完全不依赖这段历史。因为说实话，我并不特别感激把它送给我的那个人。

我同它的关系是独立的；对我而言，它无疑非常接近对象（a）。

我对它的历史略有所知；可是，对于每一个对象，你们难道没有从我刚才赋予这个对象的生气中看出：它的历史问题同任何一个主体的历史问题一样都会提出吗？怎样想象谁知道这段历史、谁能为它作答？除非把这个大他者设立为“那里知道着”的场所。只要向一个人打开这个维度，谁还看不出它至少对某些人——我敢说，对每个人——都存在？它对某些人具有压倒性地位，却为所有人构成背景。在某个地方，发生过的一切都被知道着。

一旦沿这条道路追问，我们便会认出，作为整体的大写 A 的能指已经隐含在那里；对强迫症者而言，它比对其他人更加隐含其中。在历史层次上——我之所以采取这条迂回道路，正是为此——历史并非直接由主体暗示，也同样由对象的命运暗示。正是通过这条道路，人们才明显感到：预设某个“那里知道着”的场所，究竟有多么疯狂。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显然，“那里知道着”立刻倾入问题本身引起的兴趣之中。

在“那里知道着”的地方——我们是以中性意义引入它的——问题就变成：“它知道它自己吗？”

反身性并不从意识中涌现，除非经过下面这条必须核实的迂回道路：

在被假定“那里知道着”的地方——连续性[注2]等等全都包括在内——“它知道这件事被知道着吗？”

> [注2] 参见数集的特征性质：连续或离散、开或闭等等。

如果追问数学活动究竟是什么，会令人忍俊不禁地发现：尤其是数学家，总是无法从根本上说出任何东西，只能说自己做数学时非常清楚数学是什么。至于让他说明凭什么辨认出来，迄今仍然一声不吭。他可以说某样东西不是数学，但“它”是什么却尚未找到。

我们可以提出一个也许能在这条道路上开头的陈述：把事物组织起来——组织那些以某种方式说出的事物——使得它知道它自己；而且它在每一刻都确实如此，并能为此作证。

最近，一位同我讨论此事的数学家告诉我：数学陈述的特点，是它不受语境束缚。一个定理可以单独陈述，也能自行站得住脚。它自身带有足够剂量的自我覆盖，因而脱离引入它的话语。这件事还须仔细复查。

必须标明它同其他话语的这一区别：在其他话语中，每一次引述相对于环抱它、被称为语境的东西，都可能是一种滥用。

这种作为即时之物的“它知道着”之实质，伴随着下面这项预设：凡是属于它的东西都被知道；也就是说，“它自我覆盖”，它在整体上知道自己。具有启示性的是：一种渴望完全自我覆盖的话语，其预设必然遭遇界限。

它恰恰在某些无法置入其中的点上遭遇界限。第一个图像可以由整数序列给出：被界定为“比任何一个数都更大”的那个数，恰恰无法置入所谓无限的整数序列中。

这个数恰恰被排除，而且是作为符号被排除——这个比任何其他数都更大的数在任何地方都无法写出。整个整数序列之所以不只是某件可以书写之物的简单图写，而是处于实在中的某样东西，极其确切地来自这种无法把它写出的不可能性。

正是从这个不可能本身之中，实在涌现出来。

这种机制恰恰使人能够在符号 א 的层次上重新把握它，并以超限数的名义铭写这个在整数序列层次上无法置入的 א 符号；继而开始追问，以这个在整数序列中无法置入的 א 符号为出发点，能够进行什么操作。人们由此发现：这个 א 符号是在构成整个整数序列之实在的层次上重新取得的符号；它确实容许一种新的象征处理，使整数序列范围内可接受的关系——虽非全部，却至少其中一部分——能够重新得到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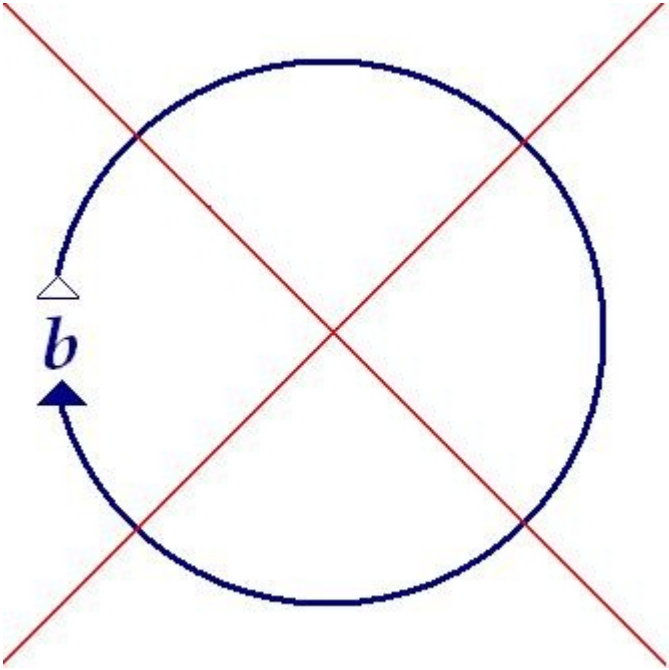
这就是这样一种话语不断取得的进展：它在每一刻都知道自己，却从来免不了遭遇界限同被称为无限——即无法把握——的那些孔洞之结合；直到无限恰好被纳入一种不同结构，并由此能够还原为这条界限。无论如何，悖论都仅仅是对一种大他者结构的引入。

这在集合论中看得非常清楚。人们确实可以天真地在其中前进一段时间；它又以一种特殊方式令我们感兴趣，因为在我们所处理的更根本层次上——也就是能指在重复中的这种介入——表面看来，没有任何东西阻止大写 A 只是一切可能历史的完整铭写；至少起初没有任何东西阻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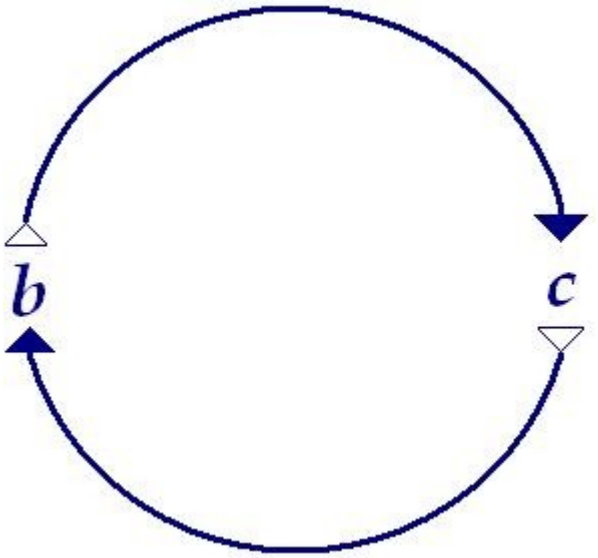
每个能指都更加指向大他者，因为它只有作为另一个能指，才能指向自身。

所以，没有任何东西阻碍能指以循环方式分布；在这一意义上，人们完全可以陈述：一切自身不与自身同一者构成一个“集合”。只要循环打转，一切都完全可以得到秩序，就连“一切不包含自身的目录之目录”也不例外。

只要知道一项事实——而这是确定的——这种说法就完全可以接受：没有任何目录包含自身，除非通过它的标题。这并不妨碍一切目录的集合具有封闭性质：每个不包含自身的目录，总能被铭写在另一个包含它的目录中。如果我们画出这些东西的网络，唯一受到排除的是下面这条连线：在任意网络、任意有向网络中，它从一个点通向另一个点；如果 b 指向另一些点——d、e——它所排除的，就是 b 指向自身：



在这个情形中，只须让 b 指向 c、c 本身再指向 b，b 与 c 的相关共存就不再有任何障碍，而且一个总体能够包裹它们：



分析经验之所以质询我们，恰恰是因为它在能指组合秩序中一切得到排列之物的某处，标出了这个无穷远点。这个无穷远点是不可还原的，因为它关乎某种仍然成问题的享乐；它为我们确立了享乐问题的一个面向，而这个面向不再处于知识系统之外。

这个享乐的能指，这个被排除的能指——我们以菲勒斯能指之名把它推到前台——正是一切病史围绕着得到排列的东西；而分析文献倾向于把神经症的实质还原成这些病史。

然而，我们能够用尽可能完整的同构关系，把一个所谓成年人的人际关系覆盖起来，并不意味着事情仅仅如此。必须说，“成人”从根本上已经“掺了假”；因为我们通过这些关系重新发现的东西，会到被我们称作原初病史的第二份病史中寻找，也就是到他的幼年关系中寻找。

分析家经过一段时间的习惯以后，便会把围绕若干术语建立的紧张关系视为现成事实：父亲、母亲、一个弟弟或一个妹妹的出生。我们把它们视为原初之物；然而，它们当然只因自己在这种衔接中占据的位置，才获得这种意义与分量。也许还会有更精细的衔接——我希望如此——但事实上，我在这里向你们衔接的，就是它们相对于知识、享乐和某个对象的位置。首先，正是相对于这三项，一切所谓原初关系才会得到定位。我们不能只是退回到前来向我们倾诉自己当前关系的人背后，让简单的同构涌现出来；因为无论愿意与否、无论知道与否，正是我们使这第二份却又第一的、所谓幼年病史，在我们理解它的整个方式中显出其分量、在场与坚持。而这份病史往往只是为了遮蔽那个本应由我们真正追问的问题——我是说，由我们分析家来追问：是什么以这种方式决定幼年病史？显然，它的动力始终只在于：我们称作父亲欲望、母亲欲望的东西以何种方式呈现。因此，它促使我们不只探索历史，也探索知识、享乐与对象（a）这三个术语中的每一个，实际上以何种在场方式呈献给主体。

这就造成我们不恰当地称为“神经症的选择”、甚至“精神病与神经症之间的选择”的东西。这里并没有发生“选择”；在某样东西向主体呈现的层次上，选择早已作出，但只有凭借我们刚才试图析出的三个术语，它才可被察觉、被定位。此事具有不止一种意义；它还具有历史意义。

谁会看不出：如果必须确定精神分析在历史中意味着什么，如果它也面对某些选择，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在共同体维度上，知识

同享乐的关系已经不同于例如古代可能存在的关系；而且可以肯定，我们

无法认为自己的立场接近例如伊壁鸠鲁派或类似学派的立场：对他们而言，

某种相对于享乐而退隐的位置是可能的，而且采取的是一种近乎天真无罪的方式。

在这样一个时代，由于我们所谓资本主义已经投入运作，某种位置以一种特有方式把我们所有人纳入同享乐的关系中；如果可以说，它呈现出一种纯粹而锋利的棱角：所谓对劳动者的剥削，难道不正好就在于享乐被排除出劳动，并同时因此把劳动的全部实在赋予它吗?

正如我们刚才提到无穷远点的效应一样，正是由此产生一种特有的悖论；相对于社会的统治，它提示了“革命”一词所取得的新意义。这个意义在古代语境中前所未有，而我们必须对此发言，提醒大家：马克思已经完全看出这个术语……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衔接出迄今唯一被证明有效的东西：这个名为革命的术语，同承载它的那个系统——资本主义系统——之间具有紧密的连带关系。

对此，我们也许拥有某样东西，能够通过一系列范例，为圆环可能从某个接合处打开提供开口。这就是精神分析的意义——我是说，它在历史中的意义。

它同样也可能在这一点上彻底失灵。因为，如果在病史层次上考察事情，我们会看见：在病史中构成神经症爆发时刻的转折点上，呈现出来的是一个选择……

……而它以更加迫切的方式呈现，因为正是它本身决定了这个转折；这个选择处在所呈现的两者之间……

……一边是向这个不可能点、这个无穷远点逼近，而它总是由性结合的逼近引入；另一边则是与之相关的面向：由于主体层次上的时刻尚未成熟……

……可相对于不可能性而言，它又怎会不是始终尚未成熟？——由于它在童年投入运作的时刻尚未成熟，这种不可能性便被投射、遮蔽、转向，不得不以不足的形式发挥作用：作为一个活人——活着并且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他必然无法胜任。

把不可能性托庇于不足之中，也正是精神分析之方向——如我曾经称呼它的那样——可能滑向的坡面。归根结底，从人情常理来说，我们确实也可能觉得自己在提供某种援助；就某个具体方面、针对某个具体的人而言，它可能成为一项善举的机会。

然而，使精神分析成立的并不是这一点。它并非从这里产生；它的意义也不在这里。

理由很简单：神经症者向我们作证的并不是这一点。如果我们愿意听见他通过自己的一切症状告诉我们的东西，那么他所作的见证是：在他的话语所在之处，他寻找的显然是另一回事，而不是让自己等同于他所提出的问题。

神经症者——无论是癔症者还是强迫症者；以后我们会把这两个坡面，同我们在恐惧症的效力中产生的对象（a）联系起来——对知识之真理提出质疑，确切说，是因为知识依附于享乐。

他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时，他说得对吗？当然对，因为我们知道，知识的原初地位只来自这种依存，而且知识在自身展开中衔接出同享乐之间的距离。可是，他说得对吗？

他的话语当然依存于知识之真理的实质；但正如我已经在你们面前衔接过的，这并不意味着这套话语就隶属于这项真理。即使这套话语是真的，知识悬系于享乐禁令的连贯性，也并不因此使某个层次上揭露这一构成性纽结的东西变得可读。

而且，为什么它到最后不能同样翻译出某种形式的悖论？

如果我刚才已经说过，在涉及性的问题时，这个位置是在那些被公式化为大他者法则的死胡同层次上取得的，那么我要说，到最后……

……在我尽力筛过强迫症者与癔症者得以区分的各个侧面之后，我能给出的最佳公式，恰好来自自然层次上呈现的东西：它作为对这项大他者法则之死胡同的自然解决方案。

对于那个必须完成对所谓象征父亲功能之认同的男人……

……只有这项功能能够满足性结合中男性享乐的位置，而它的神话性质恰恰在此……对于男人，自然层次上呈现的，正是所谓“懂得如何成为主人”。事实上，这曾经——很可能现在仍然——是一个人完全力所能及的事，而且迄今依旧如此。

我要说，强迫症者是那个拒绝把自己当作主人的人。因为相对于所涉及的东西——知识之真理——对他重要的是这项知识同享乐的关系；而关于这项知识，他知道自己一无所有，除了那项禁令最初介入以后留下的残余，也就是对象（a）。

对他来说，一切享乐只有作为同某人的契约才可设想；这个某人就是他始终从根本上想象为整体的大他者，他要同它交易。享乐对他而言只有凭借支付才获准，而且支付必须不断更新：那是永远填不满的达那伊得斯之桶，是某样永远无法等值的东西；债务的种种样式由此构成一套仪式，只有在其中，他才遇见自己的享乐。

反过来，在相反的一端，癔症者……

……这种对享乐死胡同的回应形式在癔症者那里出现，并非毫无缘故……在相反的一端，癔症者……

……也正因此，这种模式更常见于女人……癔症者的特点是不把自己当作“那个女人”。因为在这条死胡同、这个悖论中，正如“主人”的位置对男人自然呈现一样，对女人来说，事情也相当顺畅地让她在性结合中承担一种角色，而她自然在其中占有相当好的份额。

据说，癔症者所压抑的——但实际上她所推到前台的——正是这个作为绝对之物的享乐的无穷远点。

她在象征父亲之名的层次上把阉割推到前台；面对这个父之名，她把自己安置成、或者最终想要成为它的享乐。正因为这种享乐无法抵达，她才拒绝其他一切享乐；对她而言，其他享乐都带有减损的性质，而且——这也确实是真的——只在外部同此事相关，只处于充足或不足的层次，无法同这里必须确立的绝对关系相比。

请在这些术语的光照下阅读并重读癔症病例，你们对它们的看法就会大不相同，不会再把它们当作某种"病史式原地打转"的轶事。转移让这种转圈重复，无疑能够通过使它更容易处理而加以化解，却只是缓和它。为了理解作为开口、作为裂隙向我们袭来的东西之动力——尽管我们同时竭力以各种方式使它平息——难道不必须定位它由何处涌现吗？这个源头无非就是：神经症者重新质询着任何东西实际上都无法缝合的边界，即知识与享乐之间敞开的边界。

我曾经给出 1 与 a 的衔接；它在这里得到推进，当然并非偶然，也不会过时。我已经告诉过你们，它无非是在一个数学模型中铭写的东西——这不值得惊讶，因为这是首先必须遇见的东西：它在一个数列中铭写同 1 的简单重复结合起来的东西，唯一条件是我们以加法形式铭写它们的关系……

……两个 1 以后得到一个 2；然后无限继续：最后一个 1 加上 2，得到 3、5，随后是 8，

再往后是 13，依此类推［斐波那契数列：$1, 1, 2, 3, 5, 8, 13, 21, 34, 55, 89, 144, 233, 377, 610, 987 \ldots$］……我已经告诉过你们，正是这一数列通过它所生成的比例——数值越大，比例收束得越紧——严格界定了 a 的功能。

这个数列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如果沿相反方向重新把握它，以减法推进，它会在负方向上抵达一条界限。凡由 a 的这个比例标记的东西都会不断减小；若沿这个方向求和，它就抵达一条完全有限的界限，而这条界限一经重新取得，也就成为一个出发点。

癔症者的做法可以沿这个方向铭写。也就是说，他或她从被其质询的大他者之绝对的 1 中，减去这个 a 本身；他或她质询大他者是否会交出最后那个 1，使之成为自己的某种保证。借助我刚才重提的模型，很容易证明：在这个过程中，癔症者的全部努力——我是说，癔症者的努力——在质疑这个 a 以后，至多只能使他或她重新发现自己就是这个 a，严格同它相等，而不是别的任何东西。

这就是此处的戏剧：它从自己本来所在、并以完全正确方式得到陈述的层次，移置到另一个层次以后，被翻译成一种已经实现的阉割之不可还原的裂隙。癔症者打开的死胡同还有其他出口；若要在陈述层次、也就是我用“famil［家庭—他］”这个钉扣所刻画的层次上解决它，并非只有遭遇阉割这一条路。

然而，在另一个层次——言说行为的层次、把享乐同知识的关系推到前台的层次——谁会不知道，一些著名的历史范例使人看出：在一种能够自我覆盖的知识的层次上，在一种从性关系所呈现的关系中得到历练的知识的层次上——而这项关系只有通过把握这个无穷远点才被察觉；它固然是死胡同与悖论，却也是界限——一种主体平衡的解决办法可以得到找到；唯一条件是必须以一座知识大厦，缴纳恰如其分的贡赋。

对强迫症者来说，众所周知，事情也一样。所有人都知道，整整一个领域依赖于强迫症者的生产力：就连那些对历史现实最盲目、最封闭的人，也已经察觉他对所谓思想作出的贡献。

然而，难道这不也正是表达其界限的东西，因而最迫切地需要从驱魔式处理之中解放出来吗？

弗洛伊德对我们谈论强迫仪式同宗教的关系时，正是把问题推进到这里。

当然，任何宗教都不会耗尽于这类实践之中；而帕斯卡赌注令人焦虑的地方，恰恰在于它使我们看出：即便在允诺层次上考察事情，即便表明自己属于……

……亚伯拉罕、以撒与雅各的上帝，并且拒绝大他者——拒绝到声称我们既不知道它是否存在，更当然不知道它是什么——赌注却仍然在“它是否存在”、在“奇数还是偶数”的层次上质询这同一个大他者；因为帕斯卡受其时代所限，被卷入了这种对知识的质询。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第22课 · 1969年6月4日

站着的人少了一些。我不会替他们遗憾；但如果这意味着听众正在减少，我确实遗憾，因为最有意思的事情必然要到最后几次见面才会讲——这是我的风格！这使我想起，去年大约在那个令人难忘的五月初，我出于自己的意愿、也出于一些至今不否认的理由，中止了原本要讲的内容。无论那些理由多么正当，我关于精神分析行动的论述终究因此残缺不全。

考虑到问题恰好在于精神分析行动——在我之前，甚至没有人想到要这样命名它；这正是一个明确迹象，表明人们甚至没有提出过这个问题，否则，只要想到精神分析中某处存在一个行动，这就是命名它最简单的方式——我们不得不相信，这项真理一直处在遮蔽之中。

我不认为，自己那一年必须就行动陈述的内容如此残缺——就像我刚才所说——纯属偶然。精神分析家在行动问题上，特别是在所谓精神分析行动问题上的这种欠缺，同那些事件之间存在一种关系；当然，它不是因果关系。

然而，造成那些事件的东西，同精神分析行动嵌入的场域之间，毕竟存在一种关系。

因此，迄今可以说，精神分析家之所以显得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准备好，甚至无法对那些事件作出一点把握——哪怕只是表面的——无疑是因为他们对这一行动本身的兴趣有所欠缺。

当然，从反方向看，那些事件打断我就行动可能讲述的内容只是一个偶发事实；但它毕竟也代表着某样东西。就我而言，我把它视为某种约会。

我并不为这次约会感到惋惜，因为它终究使我免于在精神分析行动这个题目上，说出那些“不该说”的东西。就是这样！

不过，在我上一次推进的内容之后，我们又被带回到离这个场域不远的某样东西。因为按照我去年给出的陈述，问题确实在于一个行动，就其同我称呼、陈述并说出的对象（a）发生关系而言。

必须明确：既然它已经写在我今年的题目中，它就是我的话语所押的赌注；这应当在最后几次见面中取得最形式化的表达。而且……

……至少对熟悉我上次结尾内容的人来说，我认为在这里重提以下一点并非徒劳：我把它推进了帕斯卡赌注的场域；至少，这是我今年选择用来引入它的道路。我把它引入大他者场域，让它界定某种游戏，确切说界定其中的赌注（enjeu）；我借这个词作了“在我之中”（en-je）的文字游戏。

从一个在此并不含糊、当然也绝非宗教护教论的位置出发，我却引入赌注这个要素，可能显得奇怪。这个赌注被公式化为对某个伙伴的回应；可以说，这个伙伴在这里被“抓住了话头”——抓住一则被归于他的言说。天哪，它以一种得到普遍接受的资格出现：凡遵从上帝诫命的信徒，都得到永生的允诺。至少在构成对这位上帝最广泛宗教参照的场域——也就是教会——中，这被视为既定事实。

从这里出发并不过时，因为它同我们结构中某样恒存之物具有极鲜活的关系；而这里的结构远远超出所谓“心智结构”。由共同话语、由语言界定的结构，显然远不能还原为心态功能。正如我经常强调的，它从四面八方环抱我们，甚至存在于乍看之下似乎没有明显关联的事情中。

因此，今天我要从它开始瞄准的结构，就是原初结构。我称它为“一个大他者的”结构，是要显示：精神分析的介入将把这个大他者带到哪里，如何向任何另一个——也就是对象（a）——揭示它。可以说，这个大他者在我们的地平线上不容怀疑；它恰好就是“哲学家的上帝”，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容易清除，因为它实际上仍然稳定地处在地平线上——无论如何，肯定处在我们一切思想的地平线上。这显然同“亚伯拉罕、以撒与雅各的上帝”在那里这一事实不无关系。

你们马上会看见，我还要回到这里——这就是我今天的题目——回到这个大他者的结构，因为非常有必要清楚确立这里究竟必须指明什么。在开头同样适宜指出：对我们来说，构成……

……某种结构地平线——就它由共同话语决定而言——的东西；显然，重提下面一点并非徒劳：如果这个结构——大他者的结构——对我们而言处在某个场域中……

……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文明”场域，即西方文明……那么另一个上帝、那个言说的上帝——也就是犹太人的上帝，亚伯拉罕、以撒与雅各的上帝——的在场，对维持这个大他者绝非毫无作用。

这不只是因为“哲学家的上帝”、这个大他者是一。

犹太人的上帝——那个被指认为一神论起源处的上帝——与众不同的地方，并不在于……

……一后来可能取得的任何展开；标志他的，并不是他把自己确立为一。燃烧荆棘中的上帝、西奈山上的上帝，并没有说自己是唯一的上帝。这一点值得重提。他说："我是我所是。"这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这并不意味着他是唯一的，而是意味着：在他所在之处，没有另一个上帝与他同时存在。

事实上，如果你们仔细查看《圣经》文本，就会发现问题正在于此：在他所在之处、在他的领地——也就是圣地——只许服从他。

然而，在他不在、并非他领土的地方，其他上帝的在场从未受到否认。如果仔细查看，你们会发现：惩罚降下，只发生在献给其他上帝的敬意侵入了本应只由那位如此宣称的上帝统治之处……

……也就是宣称"我是我所是"的上帝。某些人可能认为这只有历史兴趣；但我要把灯笼照亮：这只是回到我最先陈述的内容——这里所涉及的上帝由以下一点指明：他言说。

这就说明，后来无论怎样扭曲这则言说——因为在罗马天主教与宗徒传承的教会中，人们所说的内容是否完全相同，并不确定——它至少仍是一个由自身同言说的关系来界定自己的上帝：这是一个言说的上帝。

正因此，先知作为先知，在犹太传统中居于首要地位[注1]。换言之，启示的维度本身——也就是言说作为真理载体的维度——在这一传统之外，从未得到如此突出的强调。

> [注1] 先知（prophète）源于希腊语 προφήτης（prophètés）：“神的解释者、占卜者、预言未来的人”。

在其他地方，真理的位置由别的东西填充——它必须得到覆盖——例如有时由神话覆盖。除了一种被称作神谕式的、完全局部的方式以外，它并不由预言来覆盖；而神谕式预言的意义同先知传统完全不同。

这个引言“稍微有点庞大”；不过，为了正确理解当我们推进下面这项陈述时所涉及的东西，有必要重提并保持某些极其厚重的凸起：相对于这个真理场域……

……即使我们不把它同启示的公式等同起来，这个场域本身也以最高程度令我们感兴趣……相对于这个真理场域，知识在别处。

正因此，启示维度一经引入，另一个维度也同时被引入……

……它在我们的文化中由来已久；不能因为我们身处当代，就以为它已经熄灭。这就是被不恰当地称为“双重真理”的维度：它意味着真理与知识之间的区分。

因此，令我们感兴趣的问题——因为这是精神分析揭示的内容——就在于：在知识中产生的东西是否……

……是在知识中产生，却在精神分析以前从未被人怀疑的东西……这就是分析按照对象（a）的本来所是而衔接出的对象（a）：欲望的原

因，也就是主体分裂的原因。它把我思所遮蔽的东西引入主体本身：在那个主体自以为能够确保的“将要存在”旁边，主体从根本上、从起源处就是欠缺。

我要在这里提醒你们：我重新采取去年自认为必须用来引入《精神分析行动》之悖论的方案，即：精神分析行动表现为对知识的促动。

它蕴含在给予分析者的规则之中；它蕴含下面这一点：既然你们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天知道，这乍看之下可能代表多么荒谬的事情……如果人们真按字面接受我们，如果真的开始说……

……而且这对我们引入这项实践的人具有意义……如果“说出一切从他们脑中经过的东西”真的意味着随便什么，我们会走到哪里？

如果我们能够让那些被引入这项事业的人信任它，恰恰是因为：即使我们引入这项实践的那个人无法把这一点说出，它仍然在那里。换言之，隐含的是：无论你说什么，都有大他者——大他者知道它意味着什么。

“哲学家的上帝”在历史进程中无论怎样被挂接到那个言说的上帝所牵引的列车上，当然并不与后者无关。把“哲学家的上帝”制成那个言说者的基座、宝座、支撑与座席，并非不正当。即使大他者已经起身离去——至少对某些人如此——这个座席依旧留下；它仍是这个大他者的座席，因为大他者定位着那个统一化、已经统一的场域。对思考者而言，它有一个名称；你们愿意的话，就叫它充足理由律。

你们并没有怀疑——至少我想说，你们当中的一部分……

……我只是假定有这样一部分，毕竟我不知道它是否存在……也许你们所有人都能察觉，自己由充足理由律支撑着。

即使你们没有察觉，也完全是一回事：你们身处充足理由律支撑一切的场域中。

要让你们设想事情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的地方发生了什么，当然并不容易。然而，只要有人把它生产出来、在你们面前陈述它，例如把它陈述为使精神分析经验成为可能之物的地平线，它就完全可以设想：如果你们随口说出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充足理由……

……仅仅说出从脑中经过的东西，不向更远处看……它却始终会有一个充足理由。这就足以把那个大他者——那个知道者——放在地平线上。

无论如何，在这种经验的特选主体、也就是神经症者的层次上，事情完全清楚。

神经症者试图知道。我们将尽力更仔细地查看原因，但他确实试图知道。

在分析经验开端，我们毫不费力便能促使他相信这个大他者，相信它是知识得以建立的场所，是被假定知道的主体。

因此，我们通过一种解释进行干预；它介入主体所言说的某样东西，而这东西无论多么贴近地面——不管多么低微——也已经被衔接为知

识。这样的解释不同于在其他一切地方支撑“解释”这个术语的东西……

……在其他任何地方，一种解释——例如对任何一个逻辑系统的解释——都是给出一个范围较小的系统；用人们的话说，它以更容易接近的方式“说明”原系统，因为它的范围更小。我们仍然处在知识衔接的叠合之中……分析解释则有以下区别：在已经衔接为知识的东西中，无论它多么原始，分析解释所瞄准的都是一种效应；它凭借在其中得到衔接而成为知识效应，并被解释以其真理的名义变得可感。

我们已经说过，它的真理处在欲望一边，也就是处在主体分裂一边。为了直奔主题——因为我们当然不能在这里重走整条道路，而且我今天要说的是另一段必须走过的路——所涉及的真理可以归结为：弗洛伊德之物……

……也就是这项真理；弗洛伊德之物同这项真理是一回事……它具有无性别的性质。这恰好同通常的说法相反；人们说弗洛伊德主义就是泛性论。

只不过，活物——真理经由这个存在者运载——本身具有性功能与性位置，由此便产生某样东西。我在两年前[注2]而非仅仅一年前，曾经试图向你们衔接它：并不存在——按照“关系”一词的严格意义，即“性关系”是一种可以在逻辑上界定的关系——恰恰不存在可以称作性关系的东西；也就是说，男性符号同女性符号之间没有一种本身可以界定的关系。

> [注2] 参见 1966—1967 年研讨班《幻想的逻辑》。

通常以性关系为名的东西，只能由一个行动造就。

这使我得以推进下面两个命题：

- “不存在性行动”——如果行动是指实现恰当关系的行动；
- 反过来，“只有性行动”——如果这是指：只有行动才能造就关系。

精神分析向我们揭示：行动的维度——无论如何首先是性行动、并由此也是一切行动；这一点早已显而易见——它自身的维度就是失败。

正因此，在精神分析中，所谓阉割处于性关系的核心。

我刚才向你们谈到知识中产生的东西。

当然，你们必然没有特别留意。我本该说的是：知识所生产的东西。

我不能那样说，以免走得太快；因为说实话，要让它具有意义，必须更近距离地回到这里，标出这个被严格衔接为生产的维度。只有技术进步的某种过程，才使我们能够把它辨认并区分为劳动的果实。

然而，事情真这么简单吗？要使作为生产本身的东西区别于始终存在的 *ποίησις*（poiesis）——制作、劳动，即陶工层次的活动——难道不是必须先让某样东西取得自主地位吗？资本主义中分辨得非常清楚的，正是生产资料；一切都围绕着它旋转，问题就在于谁支配这些资料。

通过这样一种同构，知识的功能及其生产之物才会凸显出来。

知识作为知识的生产，凭借成为生产资料而不只是劳动，同真理区分开来。

知识所生产的东西，就是我用对象（a）这个名称指明的东西。这个对象（a）前来替代性关系的死胡同中显出的裂隙。

它由此使主体的分裂加倍，为分裂赋予某样迄今无论如何都不可把握的东西。因为阉割的特性就在于：严格说来，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陈述它，因为它的原因缺席了。

对象（a）来到原因的位置上，替代主体裂隙的根本实质。

而我去年告诉你们的……

……在再前一年，我已经如此界定对象（a）的功能……就是：精神分析家是这样一个人……

……他凭借这种对知识的促动——尽管自己并没有知道太多——仅仅因为拥有这条道路、这个手段、这个窍门、这条分析规则，便承担起真正支撑被假定知道的主体的东西。关于这个主体，我曾以各种方式告诉你们：我们时代的问题……

……而精神分析中的形势本身，只能被视为这个问题的一个症状……就在于：这个被假定知道的主体，这个大他者，这个知识本应汇聚于一处的唯一场所，可以肯定并不存在！

没有任何东西表明：

- 大他者是一；
- 大他者不会像主体一样，只能由某种特殊拓扑的能指来意指，而这套拓扑可以归结为对象（a）的实质。

因此，精神分析家……

……我正是在这里强调精神分析行动的谜与悖论……精神分析家……

……就他把主体——此处是神经症者——引向并促动到这条道路上、邀请主体去遇见一个被假定知道的主体而言……如果他确实知道精神分析是什么，那么，明知下面这些事情，他怎样还能实施这一行动？在操作的终点、也在操作的自在之中，分析家本人将代表对象（a）的排出。这种对知识的促动理应通向真理，并代表真理的裂隙；而分析家则从中坠落，自己成为一则被抛弃的虚构。

我在这里提出了"虚构"一词。你们知道，我很早以前就已经衔接出：

- 真理具有虚构的结构；
- 对象（a）究竟应当只被看成标记着这个以分裂方式呈现的真理主体，还是我们必须——似乎确实如此——赋予它更多的实体性？

你们难道没有感到，我们此刻处在一个纽结点上吗？它已经在亚里士多德逻辑中得到恰当标记，并造成"实体"与"主体"、即 *υποκείμενον*（hypokeimenon，承载者）之间的歧义。严格从逻辑上说，后者无非就是数理逻辑后来得以在变项功能中分离出的东西，也就是只能由一个谓词命题加以指明之物。

这种歧义贯穿亚里士多德文本，并非没有得到区分，而是像一条辫子一样，交织在他已经完全分离出的 *υποκείμενον*（hypokeimenon）功能与 *ουσία*（ousia）功能之间。老实说，与其用那个只会继续运

载“substantia”、即“实体”之歧义的词来翻译，倒不如把 ousia 译作“存在”或“存在性”，有时也可以用海德格尔的 Wesen。

当我们试图衔接对象（a）的功能究竟是什么时，恰恰就被带到这里。

这里仍留有一个行动之谜与疑问。对那个发起行动的人——我是说发起这一行动、特别是精神分析家的人——而言，行动只有通过遮蔽自身将会抵达的终点，才能开始。这不只是它的终止点；严格说来，也是它的目的，因为正是终点追溯地决定整个过程的意义，严格说来，它就是这个过程的目的因。

这一点绝不值得嘲讽，因为结构场域中的一切都无法脱离目的因来思考。所谓目的论术语中唯一值得嘲讽的，是以为目的会有哪怕一丁点用处。

分析家是否知道自己在精神分析行动中做什么？ 去年，我的论述恰好停在这个点上，并因我今天开场时提到的那场事件性相遇而悬置。

正如我已经告诉你们，它使我免于……

……在这个如此严峻的纽结之地平线上——对精神分析行动实质的质疑在这里受到如此严格的追问——面对那些无疑令人尴尬的回响；然而，无论精神分析理论还是精神分析制度的实质，都可以围绕这些回响受到质询。

在也许进一步指出一些事情以前，让我们清楚重提，以这种方式提出问题会产生什么结果……

……也就是把问题置于知识与真理之间，并置于一种生产自身的场域中。归根结底，你们已经看见：精神分析家本身作为精神分析家，亲自体现了这种生产。

问题必须以这些术语定位……例如，转移的实质问题。

我们指认为转移的一切，都在分析中以重复的术语得到解释；还有什么必要……

……除非是为了那些完全迷失在我所衔接的网络中的分析家……还有什么必要质疑转移中可能具有的客观成分，并声称转移是在某个别的、不知什么才是分析中真正上演之物的面前退缩？

既然这是一种只凭借结构取得支撑的情境，那么，其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作为分析家的话语被陈述，除非它属于结构所支配的秩序；因此，它也只能把握属于重复秩序的东西。

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知道重复是否是历史中的主导范畴。

问题在于：在一个旨在质询从结构出发呈现之物实质的情境中，历史中的任何东西都只能按照重复来排列。我再说一次，这里涉及的是：在这场对知识效应的检验中，什么能够得到言说。

因此，说转移本身从重复的效应中分离出来并不正确。转移由同被假定知道的主体的关系来界定；这种关系是结构性的，并系于大他者的场所——在这个场所中，知识作为一而得到衔接只是一种幻象。只要如此质询试图知道之人的运作，一切得到衔接的东西就必然以重复的术语得到衔接。我们亏欠谁才获得这样的经验？

很清楚，如果没有神经症者，这项经验甚至永远不会建立！谁需要知道真理？

只有那些受到知识妨碍的人。这就是神经症者的定义。我们马上会把这一点收得更紧。

而且，在离开这个场域以前——当然，我还没有在这里闭合圆环——我还想……

……以某样相对于我今天必须勾画之物、可能显得只是一段插话的东西……标出最后一项界标；我正试图用这些界标正确标点这个场域。

只要我们在其中以一种公认片面的方式操作——如果事情确如我刚才提醒你们的那样——就必须承认：分析中唯一可解释的是重复，而这正是人们当成转移的东西。

另一方面，必须标明：我所指出的这个终点——分析家自身在 a 的钻孔中被把握——恰恰构成不可解释之物。

直说吧，在分析中，不可解释之物就是分析家的在场。因此，像人们曾经做过甚至付印过的那样，对它加以解释，严格说来就是为人们所谓的这个位置——即 acting-out［行动展示］——打开大门。

我在去年的行动研讨班中已经提醒过这一点；围绕俄狄浦斯神话，必须在下面两项之间作出区分：

- 它的英雄式舞台呈现，它为我们的分析实践充当神话参照；
- 在它背后衔接出来的：处于一切知识起源处的享乐纽结。

精神分析家当然处在悲剧舞台上所上演之物的位置，这就赋予精神分析行动以意义。另一方面，醒目的是他放弃了它，只肯处于演员的位置；因为单独一个演员已经足以撑起悲剧舞台。

在传统戏剧中，主体的分裂以“观众”与“歌队”的分裂为模型并受到调节。我去年已经重提过它，以精确指明分析家的位置。精神分析行动的另一个悖论就在于：这个演员自行隐退，同我刚才所说的内容汇合——他把对象（a）排出。

如果分析规则要求进入分析的人避免 passage à l'acte［越入行动］，那恰恰是为了给 acting-out［行动展示］的这个位置以优先地位；只有分析家承担并守住这个位置。

“不说、不看、不听”[注3]——谁会不记得，某种并非我们的智慧，正以这些话为追求真理的人指出道路？只要我们承认这些诫令的意义，难道在分析家的位置中看见它的类似物——却又带着语境赋予它的独特果实——不具有某种奇异之处吗？

> [注3] 参见“佛教智慧的三只猴子”：日语中，三只猴子分别称作 Mizaru（見猿，盲者）、Kikazaru（聞か猿，聋者）与 Iwazaru（言わ猿，哑者）。三个名称意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

分析家从中分离出：

- 从“不说”中分离出声音；它是言说行为借以成为言说之物的核心；
- 从“不看”中——分析家往往反而把它观察得太多——分离出凝视；至少在一切被看见之物中，凝视是束紧袋口的纽结；
- 最后，从“不听”中分离出欲望已经滑入的两项要求：这两项要求召唤欲望，把它封闭在乳房或排泄物的功能中。

什么现实会推动他履行这项功能？分析家能够在其中遇见怎样的欲望、怎样的满足？

这不是我打算立刻指明的内容，即使在离开你们以前，我必须再多说一些。

这里应当突出　scapegoat［替罪羊］的维度；它曾是弗雷泽钟爱的主题。

我们知道，它的起源严格说来属于闪米特传统——替罪羊：

- 那个把对象（a）承担在自己身上的人；
- 那个使主体能够永远暂缓面对对象（a）的人；
- 那个使我去年得以把一次终结分析的果实指明为“一项此后主体再也无法治愈的真理”的人；而主体之所以无法治愈，恰恰是因为其中一个术语已经被排出。

从这里，怎么会看不出精神分析家共同体在社会世界中占据的奇特位置为何如此？他们受到一座“保护替罪羊的国际协会”庇护！

替罪羊靠结成团体自救，而更有效的是靠等级。

确实，很难设想一个由替罪羊组成的社会。

于是，人们把一些替罪羊任命为总军士长！

另一些替罪羊则在前厅候着，等候升任。这很奇特。

这番廉价嘲讽本来不会有其他存在理由；然而，我刚收到的、为一场居然还厚着脸皮准备在罗马举行的下届大会而写的文本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堪称典范的文章——我是说已经发表的文章。

因为，不了解拉康的话语，并不意味着不会面对我刚才在这里衔接的困难，尤其是有关转移实质的困难。

当人们苦苦试图界定分析情境中非转移的成分时，必然会吐出一些陈述；严格说来，这些陈述坦白了他们什么都不懂。

他们什么都不懂，是因为没有钥匙；而他们没有钥匙，是因为不到我陈述它的地方寻找！

同样，人们发明了一个叫作“self［自体］”的术语。对稍有好奇心的人来说，查看这个术语怎样能够在我今天刚衔接的话语中既得到动机、又获得解决，绝非毫无用处。如果接下来几次见面有时间，我可以再多谈一些。

同样，关于精神病的精神分析治疗，人们提出的内容所包含的错误——严格说来，是愚蠢——以及他们在一种属于分析秩序的精神病理学中正确定位精神病时显出的根本失败，都有相同的动力。

当然，我刚才已经表示，自己本来还可能衔接另一件事……

……关于精神分析行动，我宣称自己"幸运地"免于［原文如此］衔接它……这项衔接应当放在受虐者的地平线上提出。

当然，这绝不是要把精神分析行动同受虐实践混为一谈。不过，这种对照会很有教益，而且我们已经说过的内容已经以某种方式打开并指示了它：在受虐实践中，有某样东西照字面铺展开来，也就是倒错主体同对象（a）的严格结合。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只要受虐者愿意走那么远，他就是真正的主人，是这场真正游戏的主人。

当然，他可能失败，而且他十有八九会失败，因为他需要的不是别的，正是大他者。

永恒之父不再在那里扮演这个角色以后，就再没有人能够扮演。

如果你们转向一个女人——当然，比如旺达——那就毫无希望；可怜的她对此一窍不通。

然而，无论受虐者怎样失败，他毕竟从中享乐；因此可以说，他是真正游戏的主人。

很明显，我们一刻也不会想到把这样的成功归给精神分析家。那会意味着，我们对他追求自身享乐的本事抱有一种远远不会给予他的信任。况且，这也很不得体。

为了推进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颇有意义，因为我谈到强迫症者时还要重新采用它；这不值得惊讶……我们会说："精神分析家做主人。"这里"做"（faire）具有这个词的双重意义：既制造主人，也扮演主人。

请再稍微集中五分钟注意力，因为这里高度短路，而且十分微妙。

你们很清楚，围绕精神分析行动的问题——正如我刚才告诉你们——就是那个决定性行动的问题：分析者由此涌现、开始并确立为精神分析家。

如果像我刚才向你们指出的那样，精神分析家同分析者的作为、劳动所产生的产品相重合，那么，完全可以说，是分析者"造就"了精神分析家——这里取"造就"一词的强义。

但也可以说，正当所谓精神分析家涌现的时刻，如果很难把握什么能够推动他走到那里，那是因为行动还原成了"做"——这里是装模作样意义上的"做"，即"扮演精神分析家"，扮演那个为被假定知道的主体提供担保的人。

哪个刚开始执业的人，没有向任何愿意在最初几步帮助他的人吐露：自己确实感觉正在扮演精神分析家？为什么要抹去这项见证的价值？

不过，正是这一点使我们能够重新采用“做”的两项功能，并且说：当一个人把另一个人带到精神分析的终点时……

……带到这项无法治愈的真理的终点，带到那个知道“即使确实存在行动，也不存在性关系”的人所在之点……这难道不是在某处造就一种真正的掌握吗——即使这不常发生？

然而另一方面，不同于受虐者，如果也可以说精神分析家同这场游戏具有某种关系，那当然不是因为他是游戏的主人；而是因为他毕竟承载并体现其中的主牌，因为正是他前来押上对象（a）的分量。

相关知识卡 性关系不存在：关系的不可写

那么，今天仅仅把这套话语推进到这里以后，这套话语本身能够定位在哪一点——也就是我从哪里陈述它？

是在被假定知道的主体所在的那一点吗？

当我谈论精神分析行动时，我能够成为那个学者吗？

当然不能！

我围绕这一行动之实质打开的质询，没有任何东西已经闭合。至于我是它的逻辑学家，而且这套逻辑使整个世界的人都憎恶我，由此反而得到印证［参见阿伯拉尔，前引书］——为什么不呢？

这套逻辑正由精神分析实践自身的坐标，以及它从中取得动机的那些点衔接而成。

知识由真理生产——这难道不正是关于知识与享乐之关系的某种版本所想象的东西？

对神经症者来说，知识就是被假定知道的主体的享乐。正因此，神经症者没有能力进行升华。

升华则属于某样懂得绕行一周、圈住被假定知道的主体所还原成之物的东西。

一切艺术创作，都定位在对这种不可还原剩余的圈定之中；这项知识同享乐有所区分，却仍有某样东西标记着创作的事业：它永远在主体中指明，主体没有能力充分实现这项事业。

人们假定被剥削者的劳动处在剥削者的享乐之中；这种归因难道不会在进入知识时找到某种类似物吗？知识所构成的那些手段，使占有这些手段的人能够从那些以自身真理的汗水赚取知识的人身上获利。

如果这场类比上演在如此不同的领域中，它无疑会偏离目标；除非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知识已经显得如此勾结着某种剥削模式，而在资本主义这个名称下，这种剥削的过度恰好成了某种令人不快的东西。我说“令人不快”，因为再没有更多可说。

革命骚动的原则无非就是：存在某个事情开始令人不快的点。

然而，如果你们还记得，我去年难道没有标明：分析家的位置若要严格忠实于自己的行动，那么，在他借这个行动作为一种“做”而开创的场域中，不存在让任何事情令他不快或令他愉快的位置；一旦他给这种事情留出位置，便退出了这个场域。

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那些在某个场域——即知识的场域——中因知识的某种偏离而起来反抗的人，分析家没有什么可说；他能够说明怎样引导并限制他们，使知识以一种正确的方式重新走出它实施剥削的场域。

我就以这最后一句话结束；我向你们保证，下次会详细讨论癔症者与强迫症者相对于大他者的各自位置。

第23课 · 1969年6月11日

这场每周一次的小型节庆并不打算永远继续下去。今天，我们试着让你们了解：如果处在一个更有利、结构得更好的语境中，我们可以怎样努力为理论增添一点严密性。

我今年选择“从一个大他者到另一个他者”作为研讨班题目时，有个人听见题目以后对我说：“嗯……听起来很平常。”我必须说，这个人曾经耳朵极其敏锐，是在这个场所里听懂我讲述的人中表现最出色的一个；然而，大家都知道，去年发生在我们身上的那件事——至今记忆犹新——却像圣保罗在大马士革路上被击倒一样，用毛主义的启示把他从自己的理论坐骑上猛然掀了下来。

即使你们还没有察觉，我仍想明确标出：这个题目确实意味着某样东西；它要求我们有意选择这些词，而且——我敢希望你们已经把它们写在脑中——要写成：从一个大他者到另一个他者（D’un Autre à l’autre）。

- 大写 A：我今年已经不止一次把它重新写在这些纸页［“黑板”］上；我不时会在那里提醒大家若干图式的存在。

- 而“另一个他者”（l’autre）则关乎我用小写 a 书写的东西。

当然，如果这个题目在被另一种声响弄得昏乱的耳中，只剩下一支“从一个到另一个”之类的小调——从一个走到另一个，出去散散步——那就听不出更多了。然而，说“从一个到另一个”毕竟并非毫无内容；它标记着一次位移的标点：从这里到那里。

可是，对我们这些没有时时受到行动之瘙痒啃咬的人来说，如果问题涉及两个“一”，就可以追问：为什么这个“一”比另一个更重要？如果另一个仍然是一，这又有什么意义？

“一与另一个”这两个术语有一种介词用法，也就是把它们放进一个“从”与一个“到”之间；其效果是在二者之间建立我以前称为“一种关系”的东西——你们也许还记得，至少我这样猜想——也就是转喻关系。我刚才说“既然始终是一个‘一’，又何必如此”，指的就是这一点。

不过，如果你们把事情写成这样：从“这个一 / 1”到“另一个一 / 1”，那么转喻关系在每一种情形中都是 1。

这样书写很重要，因为以这种方式写出的 1，是一种享有特权的所指效应；人们通常以数这个术语认识它。也就是说，这个 1 由所谓数值同一性来刻画。

既然这些术语在这里没有指明任何东西，既然我们并不处于任何一元认同的层次……

……例如，在你们掌心写下一个 1，有时用刺青的方式；它会在某种语境中认出你们——这种事情发生过……既然我们不在这个层次上……

……既然这项特征在每种情况下都不标记所涉及的任何东西……我们便严格处于所谓数值同一性的层次，即某样标记着纯粹差异的东西。由于没有任何东西规定这项差异，另一个并不在任何方面成为另一个；而它恰恰因此才是另一个。就是这样。

于是，人们可以追问：为什么在“从这个一到另一个”之中，会拖着这些被称作定冠词的东西？在法语里，第一个词中的 le 并不立刻显眼，因为它缩合成了 l’。

“这个一”（l’un），为什么要有这个“这个”？如果不是经验已经让我们对这类解释保持警惕，我们几乎会把 l’Un 中这个 l’ 说成只是为了悦耳。过去的一些遭遇已经在这一点上给过我们充分警告。

让我们更仔细地查看，这个带撇号的 L、这个定冠词 le，放在“大他者”前面是否得到更充分的理由。法语中定冠词的用法不同于例如英语；英语的指示性重音仍然非常突出。

法语的定冠词有一种享有特权的价值——这就是人们所谓它的“价值”——即为众所周知者发挥作用。

我们从“从这个一到另一个”出发；按照我们将逐步推进的意义，这里的问题是否是“一切他者之中的那个他者”？既然说一切他者之中，难道还会有另一些他者？

这里最好意识到、也尽量回想起来：我们已经提出，在大他者的层次上——至少当我们用大写 A 书写它时——“不存在大他者的大他者”。这一点对我们的全部衔接至关重要。

那么，我们得去寻找另一种众所周知性。

相关知识卡 不存在大他者的大他者：担保缺失与空集重写

如果不存在大他者的大他者，这是否意味着大他者只有一个？

这同样不可能，因为如果真是这样，它就不再是大他者。

相关知识卡 不存在大他者的大他者：担保缺失与空集重写

这一切可能在你们看来略微有些修辞性。确实如此！

在非常古老的时代，人们曾围绕这些主题进行大量思辨；不过，当时它们以略有不同的方式排列。

人们谈论“他者与同一者”；天知道这把严格说来所谓的整个柏拉图主义谱系带到了哪里。

谈论一与另一个并不是同一回事；倒不是说柏拉图主义谱系能够避免最终提出“一”的问题，而是说它恰好以一种方式提出这个问题，到最后，我们将通过质疑来质询这种方式。

我们在这里所取的 1，同柏拉图沉思所精制的那个一属于不同秩序。很清楚……

……对今年已经听过我的人而言，“从这个一到大他者”的关系，恰恰是为了重提并使人感到有序对的功能。你们途中已经看见，它在引入那个被奇怪地称为“诸集合的理论”的东西时发挥着何等重要的作用。

因为所有人似乎都十分轻易地接受“这些集合”这个复数，然而，能否把它们置于复数中，恰好是一个问题——一个非常鲜活、但尚未完全裁定的问题。无论如何，只要下面这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事情就绝不简单：一个元素能否在保持同一个元素的同时，属于两个不同集合？

这段小插话旨在提醒你们：一切同我称作“集合化”（ensemblissement）的东西相关的内容，构成了极其重大的逻辑创新……

……出于音韵原因，我喜欢这个说法胜过 ensemblement；尽管集合论（théorie des ensembles）确实时而“搁浅”（s’ensable），却又会兴高采烈地“重新集合”（se réensemblit）……我只想顺着这样的参照，提醒你们集合论所构成的彻底创新：它引入一步，而且这一步照字面就在它的原则处——绝不能混淆任意一个元素，同那个即使只以它为唯一元素的集合。二者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们必须借助这项逻辑创新的一步，恰当地引入我刚才追问的这个成问题的“大他者”：为什么我们会赋予它这种众所周知的价值，称它为“那个”大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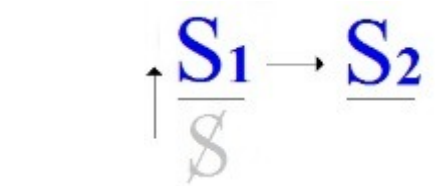
按照我们用大写 A 引入它的意义，它取得这种众所周知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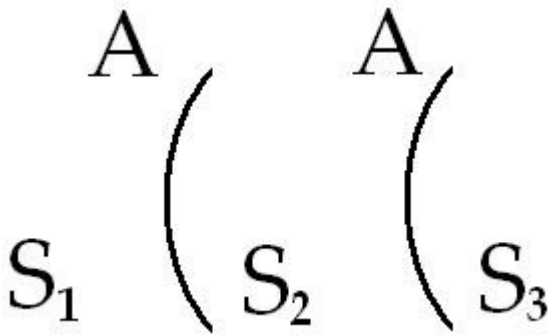
- 不是因为它是“一切他者之中的那个他者”；
- 也不是因为它是“唯一一个”；
- 而仅仅是因为它可能并不存在，在它的位置上可能只有一个空集。

正是这一点把它指明为大他者。

也许你们借此机会还记得，我今年曾多次在这些白纸上画出一个图式：S_1 处在一个圆圈之外，而圆圈恰好指明作为空集的大他者之界限。

这个圆圈就是大写 A——大他者。图式旨在指明这个 S_1 同一个 S_2 的关系；S_2 被铭写在大他者场域中，严格说来，就是我所谓的另一个能指。主体的构成建立在它上面，因为 S_1 为另一个能指［S_2］代表这个主体。





我还强调过：一旦占据这个位置，大写 A 的界限——再次以空集来称呼它——就会随 S_3 及其他许多能指而更新；这些能指可以在这里占据某个接力的位置。我们今天将探索这场接力。之所以重提这些，只是为了那些因缺席而无法看出我所指为何的人，因为［原文如此］当初我以这种方式写下这些公式时，他们也曾缺席。

请注意，用同一个大写 A 来认同这条线在此画出的界限，并非任意而为。

因为集合论最奇特的一点就在于：无论空集在哪个层次产生，当你们质询一个集合时，它都在那里。你们很快就能轻易设想这一点：假定一个集合由元素 1 与另一个只以元素 1 为唯一元素的集合组成。

这就是一个包含两个不同元素的集合：$\{1,\{1\}\}$；因为无论如何，都不能把一个元素同那个只包含该元素作为自身元素的集合混为一谈。

然而，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刻使空集［$\varnothing$］以所谓子集的名义涌现。所谓"子集"的游戏并非集合论最微小的意义；它也许恰好就是集合论的主要意义。

相关知识卡 康托尔定理与幂集

我很遗憾不得不提醒这一点——但听众范围扩大迫使我这样做。让 x,y,z,n 成为集合 $\{x,y,z,n\}$ 的元素；如果把另一个以某种形式包含在这个集合中的集合称为"子集"，例如 x,y,z 构成子集 $\{x,y,z\}$，你们很快就会看出：还可以有 $\{x,y,n\}$、$\{y,z,n\}$ 等等。无需我再三强调，你们就会明显看出：在数目上，把子集中的元素集合起来——换言之，把乍看似乎只是"部分"的东西列出——绝不等于我们由之衔接这些子集的原集合之元素数。甚至很容易设想一个指数公式，它会显示：随着一个集合的元素数增加，可以由之建立的子集总数会远远超过这些元素的数目。

重提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会动摇人们对所谓自然几何的那种黏着，尤其会动摇一个公设……

……如果我没有记错，它在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大约第十卷的某处；但愿我没弄错……一个名叫欧多克索斯的人非常重视这项公设。

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我们马上会以如下形式亲手触及它：列举我们这个大他者的子集……

……此处把它还原到最简单的功能，即成为承载 1 的集合；这个必需的能指，就是主体的一从这个一到大他者、将在其面前得到代表的那个能指……你们马上会看见，在什么界限内，把这两个 S——S_1 与 S_2——还原为同一个 1 是正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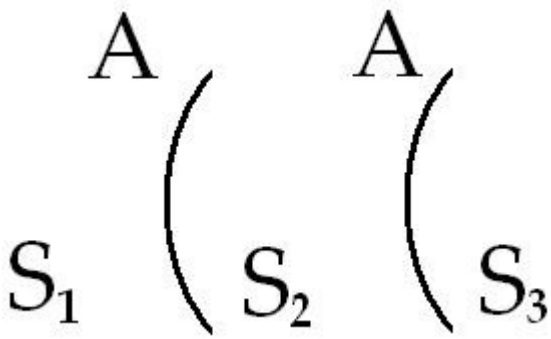
这正是我们今天所作评论的对象：$1, \{1\}$。

显然，如果我们质询铭写在被界定为大他者、被界定为集合本身的场域中的 1，得到的子集将是 1，以及用来书写空集的这个符号：$\{1, \varnothing\}$。这就是我刚才重提之事实最简单的例证：子集构成的汇集，在数目上多于界定一个集合的元素。

是否还需要强调：你们在这里看见，它以这组双重括号 $\{1, \{\}\}$ 的形式重新出现；这确实同此处指明大写 A 的那条线相同……

相关知识卡 康托尔定理与幂集

……恰好就是这个作为空集的大写 A 的同一性：$\{1, \{\varnothing\}\}$；图式中的这两点复制着它：



由此可见，只要像一元特征这样简单的某样东西能够“铭写在大他者场域中”，只要这一点得到设想，有序对的功能就会在同一个运动中凭借集合的力量涌现。

因为只须看见，从此可以铭写的两个 1 是：

- 一个在这里作为集合的第一个元素；
- 另一个填入第二个空集——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因为作为空集，它仍是同一个空集；这两个 1 将凭借不同的隶属关系得到区分：$\{1, \{1\}\}$。

我们刚才从看似平常的“从这个一到大他者”出发，正是在这里发现它此前从未遭遇的力量；这使我们重新提起那种令我们感兴趣的关系有何特殊之处，也正是它为我们今年的题目《从一个大他者到另一个他者》提供动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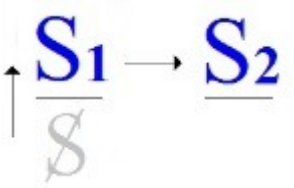
构成我们经验的一切，都只能围绕主体如何存续的问题旋转、折返，并且始终回来指向它。这个问题始终是一条轴线，是绝不能遗失的必

要公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把握自己在具体经验中处理的东西。

也就是说，如果不保持这条轴线与这项公理，我们就会陷入混乱；这种混乱近来铺展在一切关于分析经验的陈述中，尤其表现为所谓“The Self［自体］”功能越来越具有侵入性的整合——它如今在英美分析的衔接中夺得头彩。

那么，这项区分、这项不对称使我们迈出的最初几步究竟是什么？你们已经看见，下列两者之间的差异正建立在它上面：

- 代表主体的能指［S_1］；
- 它将在大他者场域中向其铭写自身的那个能指［S_2］；主体正从这场代表本身中涌现。



这项根本不对称使我们能够提出问题：

- 大他者究竟如何？
- 它知道吗？

我可没有要求你们齐声回答！

如果我面前串着两排某一类型的学生——幸好我不必把他们视为典型，不过仍可以把他们当作有趣人物来想象——那么，为什么不会有人对我说："当然不知道。人人都知道！被假定知道的主体——砰！砰！已经没有了！"

至今还有人相信这一点，甚至还在教授它；虽然是一些出人意料、却又刚刚冒出来的地方。但我说的根本不是这个。我没有说大他者不知道……尽管我使尽浑身解数教导他们，这样说的人才是真的知道得不多！

我说的是："大他者知道——这显而易见，因为它是无意识的场所——只不过它不是主体。"

"不存在被假定知道的主体"这项否定——如果我真的曾以这种否定形式说过——否定落在主体上，而不是落在知识上。

只要稍有无意识经验，这一点其实很容易把握。无意识的特别之处恰恰就在于：在那里，人们不知道"是谁知道"。法语可以用两种方式书写它：

- "是谁知道？"（qui c'est qui sait）；
- "谁知道那是谁？"（qui sait qui c'est）。

法语是一门美丽的语言，尤其当人懂得怎样使用它时。同所有语言一样，其中没有任何双关会偶然发生。

那么，关于大他者地位的这项提醒……

……在我的符号系统中写成 $S(A)$：

- S，意为能指；
- A，我今天赋予它空集的形象。

我把这个写在这里，是因为刚才那种想象式的激越风格……

……当然，我不得不在这里想象那些提问与回答……刚才我在想象中假定，有人对我说大他者不知道。

我不希望你们由此认为，我正在解释的是图表左上方的东西，即 $S(A)$——“A 的能指 S”。那是另一回事。

既然我还会再讲两次研讨班，就有时间向你们解释区别！

眼下，我今天推导的是……

……虽然有些缓慢，却必须走过，因而非常重要；理由也许会在本次课程结尾让你们略见一斑……我所做的是避免若干记号之间发生混淆。

$S(A)$：这就是刚才就作为空集的大他者之实质所陈述的东西。

我是否还得再回到这一点……

……因为我从开头以来只谈论这件事，却仍没有证明我无须再回来……它意味着：无论如何都不意味着大他者是一；不能因为没有另一个大他者，就说它是“一”。

然而，为了让主体从外部在其中获得代表，一个能指必须在那里找到另一个能指。

它不可能在别处找到另一个能指。这就是混淆的源头。

这种艰难的必然性就在于：主体不得不从别处出发——当然并非没有理由。[注]

> [注] 工作底本 C'est que c'est à partir de cette nécessité pénible qu'il part d'ailleurs… 的连续结构容易使 d'ailleurs 被接到"必然性"上。米勒本第 363 页重订为 cette pénible nécessité où il est de partir d'ailleurs, naturellement non pas sans raison：从"别处"出发的是主体（il），而不是"必然性"。

不过，我不可能一直向你们重讲这段历史：这个"屁股着火"的动物怎样走到必须把自己提升为主体的地步。可以肯定，正是这团"屁股上的火"把它推到那里。

只不过，我一谈"屁股上的火"，你们就只对这件事感兴趣。

所以，我毕竟必须不时开始谈论……

……严格说来实际发生的事情，暂且忽略"屁股上的火"；尽管它当然是唯一能够促使主体以这种方式获得代表的东西。我们实际上必须由之出发的，并不是大他者，而是这个"1 个他者"——也就是铭写在大他者中的这个 1；它是主体挂接在大他者中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提供一个绝佳机会，使人忘掉这个 1 的条件是什么——也就是大他者。就是这样。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看见事情正在靠近；不过很清楚，我今年开头以那种方式谈论帕斯卡及其赌注，并不只是为了炫示自己的博学——像往

常一样，关于我同詹森主义以及记者笔下其他蠢话的亲缘，我反而把博学藏得严严实实。

问题完全不在这里。

问题在于研究：从我已经在黑板上写下的内容出发，会发生什么——你们本该已经领先我至少四十五分钟。某样东西将以这个相同的一元的 1 这种最简单的名义宣告主体；在严格假设中，我们把主体能够挂接在大他者场域中的东西还原为这个 1。而且，这里存在一种模式——就是我今天写在这里的最简单模式——即主体把自己也数作 1。

必须承认，这很诱人。它甚至诱人到你们没有一个人不会这样做；既然整个精神分析都已经倾倒在你们头上，也无可奈何。你们长期以来一直把自己当作一。

必须说，你们确实有充分理由这样做。

我眼下不是在谈“心态”“文化语境”或其他这类含混之词。说到底，这反而使我有些动摇：我可能软弱可悲到在这里提起某样你们无论如何都无法理解的东西——因为我也无法理解。

毕竟，世界上有些区域的宗教，其目标恰好就是避开这个作为大他者的一。

只不过，这要求人以某种方式对待神明；它不只是像帕斯卡那样说：“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甚至不知道它是否存在。”

不，不能这样说；因为对佛教徒而言，连这样说都已经说得太多。这预设一种从这里开始强加自身的操练，也预设由此在各种关系中产生

的后果——不过，你们毕竟猜得到——也就是真理与享乐之间的关系。人们在那里把某种不知什么“DDT　杀虫剂”喷洒到大他者场域上，显然因此能够做到一些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真正有意思、真正好玩的，是看看我正在向你们讲述的内容同下面这项事实有何关系：在历史某个时刻以这种方式产生的逻辑，同某样由另一边为我们慢慢烹制的东西并行……

……亚里士多德做得并不差，其中充满至今尚未开发的内容……这必然同下面一点有关：在他们那里，这道菜在逻辑层次上的做法不同；不只是有大前提、小前提与结论，而是至少必然包含五项。

然而，要充分把握它，首先必须做一些练习；它们使人能够在真理与享乐之间建立另一种关系，不再遵循一种以自己的神经症者为牢固中心的文明所惯用的关系。就是这样。

借此，问题便是：主体以“一”的身份，向这个 1 个大他者宣告自身；这个大他者中的一首先铭写为一元能指，主体必须相对于它把自己确立为一。

你们由此看见我的帕斯卡赌注有何意义：这里涉及“一把定输赢”（quitte ou double，失去或加倍）。正如我谈论帕斯卡赌注时已经提醒你们，这场“一把定输赢”只有一个玩家，因为大他者……

……正如我讨论帕斯卡赌注时强调过的……就是空集，并不是玩家。它知道一些事情，但因为它不是主体，所以不能下注。

相关知识卡 帕斯卡的赌注

帕斯卡确实以“一把定输赢”向我们衔接了这件事。他甚至说：“即使问题仅仅是第一场生命以后再有一场生命，也值得押上一切！”这确实给人某种冲击。

相关知识卡 不存在大他者的大他者：担保缺失与空集重写 · 帕斯卡的赌注 · 空集、单元素集合与 Un-en-plus：数学事实与拉康的借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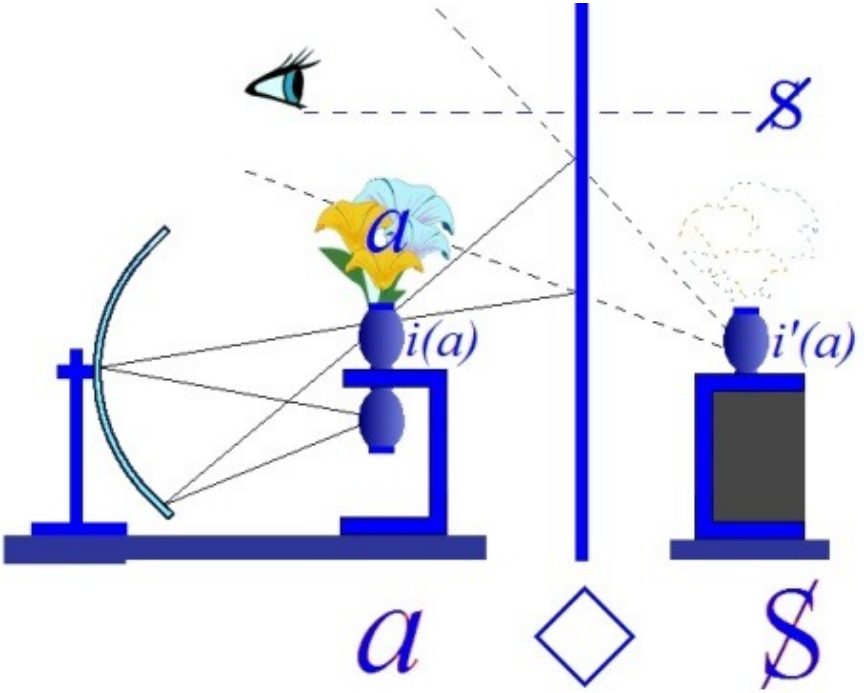
恰好因为我们是一个以神经症者为轴的文明——就像我刚才说的——所以它奏效了，我们相信它，而且全心全意地相信。我和你们一样相信它。

扔掉这一次生命，换取另一次生命，似乎值得。为什么？

因为这样就能作一次加法，把生命变成 2。

而且它更加貌似可信，因为我们肯定自己会赢——根本没有另一个选择。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充分把握：我正在陈述的内容，怎样覆盖《评注》某处的一幅小图式——那是围绕一位“不知其谁先生”的报告所作的评注。



这是同大他者场域的镜像关系；它恰好由以下内容构成：同理想的关系，而要建立这种关系，只须用一元特征作为支撑便完全足够。

图式余下部分向我们显示，这一点将决定性地影响某样东西与之结交的方式；在这幅图形的层次上，我不得不把这东西设立为完全给定之物，也就是这个 a……

……我把它放在某处，使它也能以正确方式映照在镜中。

但这毕竟只是解释的一个阶段［因为 a 并非“镜像性的”］……问题在于知道这个 a 从何处涌现。它同大他者中的一元特征具有最紧密的关

系，因为后者是在这个图式中作为自我理想［I］而取得意义之物的基础。

在这场“一把定输赢”中所涉及的，难道你们还没有看出，是某样在一部特定文本中负载得稍微过重的东西吗……

……我谈论这部文本已经很久，所以你们当中应该至少有些人把它翻开过……那就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

以这种方式重新引入它，有助于析出其中可以说是论证之神经的东西。因为“主人与奴隶”这则小寓言带有它的戏剧性……你们要明白，他当时是在德国言说；那里正被一些人的队列犁出道道沟壑，幸而那些人代表的是另一回事。

问题是一些由某个相当精明的人率领的士兵……

……他无须来听我的研讨班，就知道应当怎样在欧洲从事政治行动……于是，“主人与奴隶”“纯粹威望的生死斗争”，真是把你们唬得眼花缭乱！

“生死斗争”：根本没有任何生死斗争，因为奴隶并没有死；否则他就成不了奴隶！

甚至根本无须斗争，无论是否至死。只须想到它；而就这场斗争而言，“想到”意味着：对，确实，如果必须上，那就上！

人们用一个活物终究唯一能够用来制作一元特征的东西——请仔细想想——也就是一条生命，制作了一元特征。确实，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放心：生命只有一条。

归根结底，人人都知道这一点；然而，唯一有趣的事情却是相信自己有无穷多条生命，并且除此以外还相信，这些生命已经得到允诺……

……天知道是由什么、以什么名义允诺；这正是我们将尽力澄清的……它们会“无限幸福”。成为帕斯卡，可不是件小事！

当他写在那些并非为了出版的小纸片上时，这些话具有某种结构。

这场斗争之所以“至死”，只是因为它把人的生命转化成一枚限于一元特征的能指；“纯粹威望”就是用这东西构成的。况且，它确实充满效应，因为它前来占据一些既有事物的位置；这些事物在动物那里并不比在人那里更加致死。它们就是雄性动物争斗层次上发生的事，亲爱的洛伦兹对此作过精彩描述；在我于圣安娜医院的研讨班中展示其重要性二十年以后，各种周刊如今读得津津有味。

那还是“镜像阶段”以及不知什么的时代，有飞蝗、刺鱼；人们会问这是什么：“刺鱼是什么东西？”于是给他们画了一张图。

刺鱼或其他任何动物，并不一定相互杀死：它们彼此恫吓。洛伦兹就狼的层次上发生的事情展示了一些令人震动的内容：真正受到恫吓的那一只会露出咽喉；这个动作已经足够，无须另一只狼真的把它咬死。只不过，这以后，胜利的狼不会相信自己变成了两只狼。

言说存在却相信自己是两个；也就是说，用人们的话来说，他是“自己”的主人。被创造出来的“纯粹威望”正是这一点。

如果没有能指，你们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想象这种玩意。

只须看看任何一个人，就知道他至少把自己当作两个；因为他最先告诉你们的事情总是：如果当时“不是这样”，就会“换一种方式”，而且那会好得多，因为那才符合他的真实本性、他的理想。

人对人的剥削从伦理层次开始；只不过，在伦理层次上更容易看清问题：奴隶就是主人的理想。正是奴隶把主人需要的东西带给他，也就是多出来的那个 1。

理想就是“服侍—服侍”（service-service）；对，它就在那里。

由此，下面这件事就远没有那么令人惊讶：黑格尔笔下的主人最后遭遇什么——只须看一眼就很明显——在“历史终结”之际，主人变得彻底受奴役，再彻底不过。由此就有了那个公式……

……我想起圣安娜医院，于是想起自己当时在一个转折处给他加上的公式：成为“历史的乌龟丈夫”。然而，他从开头就是乌龟丈夫，是“伟大的乌龟丈夫”。理想与自我理想就是这样：一具服从的身体。所以主人到奴隶那里寻找它。奴隶自己处在什么位置，主人自然并不知道。

因为说到底，在这一切之中，完全没有任何东西证明奴隶从一开始不是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正如我多次提醒过的；他同享乐的关系究竟如何，也完全没有得到澄清。

无论如何，这足以让奴隶自己在此事中的选择完全留在阴影里。

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表明他拒绝了斗争，甚至没有任何东西表明他受到恫吓。

因为，如果 1 与“一”之间这种“一把定输赢”的关系要付出代价，那么，没有任何东西表明它不会咬住同动物情境完全不同的情境。我们在动物情境中找到了它可能的挂接点，但这个挂接点根本不一定是唯一的。

我们可以假定，奴隶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看待事情。甚至有一些叫作斯多葛派的人，恰好试图做过类似的事情；可是，人们把他们——就像那个故事里的龙虾［参见安德烈·布勒东《磁场》］——涂成绿色，挂在墙上；是教会这样对待他们。

于是，人们不再能看清当时所涉及的东西；被挂在墙上又涂成绿色以后，他们同那只龙虾一样无法辨认。斯多葛派曾为此给出某种解决办法，即奴隶的位置：让其他人随心所欲继续斗争，而他去操心另一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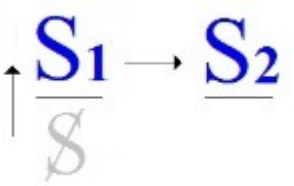
这一切只是为了向你们重说我刚才已经讲过的内容：“人对人的剥削”也应当在伦理层次上加以考察。我有权把自己想象成两个，并借此构成自己的“纯粹威望”；为了理解这里上演的游戏，值得重提所有这些坐标，因为它同所谓文明及其不满具有最紧密的关系。

至于“生死斗争”走向何处……

……它也许比自己的开端稍微复杂一些……我们在一个恰好以采取这种开端为特点的文明中，看到了证明。

回到主题：黑格尔的理想主人由 1 代表；当然，他既然独自游戏，就会获胜。很清楚，他获胜以后，正是为了由 2 意指自己，这个 2 同如

今他能够挂接的 1 之间才会建立关系；因为他已经把这个 1 放到赌桌上，押在大他者场域中。



而且，他没有理由停下；他会拿 2 对这个 1 下注：$1, 1, 2, 3 \ldots$。换言之，面对任何一只被同样的苍蝇叮中、也把自己当作主人的人，他都会在奴隶帮助下投入行动。

事情由此按照我以前已经向你们谈过的数列继续……

……因为不能说我没有把事情嚼碎了喂给你们……

$1, 2, 3, 5, 8, 13, 21 \ldots$，一直继续到 89 或这类引人注目的数。

$[1, 1, 2, 3, 5, 8, 13, 21, 34, 55, 89, 144, 233, 377, 610, 987, 1597, 2584, 4181, 6765, 10946 \ldots]$

这里是斐波那契数列，所考察的每个数都是前两个数之和。

斐波那契数列由下面这些条件刻画：

- $U_0 = 1$;
- $U_1 = 1$;
- $U_n = U_{n-1} + U_{n-2}$。

你们看见，问题离我们的文明所造成的趋势并不很远：总会有人接过主宰的接力棒。因此，到了最后，我们如今担负着一个大约由九亿人构成的 U_n，它已经成为上一阶段的主人，这并不奇怪。［1807 年——黑格尔时代——的世界人口。］

当然，这里的意义完全不在于作出这样粗陋的时事提醒。

我之所以谈论斐波那契数列，是因为：随着代表它的数不断增长，比例 U_{n-1}/U_n 会越来越接近、越来越严格地等于我们用同一个符号所称的东西；虽然当时处在另一语境中，我们却并非偶然用它指明对象（a）。

这个无理数小写 a 等于 $(\sqrt{5}-1)/2$［原式图：$\sqrt{5}$］。当主体由一个数值能指向另一个数值能指获得代表时，随之生成的比例会完全稳定下来；这个结果很快就能得到[注1]，无须上升到数以百万计：到 21、随后 34 左右，便已经得到一个非常接近这个 a 的值。$[1,1,2,3,5,8,13,21,34,55,89,144,233,377,610,987,1597,2584\ldots]$

> [注1]
> $1,1,2,3,5,8,13,21,34,55,89,144,233,377,610,987,1597,2584,4181,6765,10946\ldots$。先得到 $2/3=0.666$，继而得到 $0.625,0.615,0.6190,0.61764,0.61818,0.61797,0.618055,0.618025,0.618037,0.618032,0.618034,0.6180338,0.618034,0.6180339,0.618033998$；必须到 $6765/10946$（第 20 / 21 项），小数点后前六位才稳定（$a\approx 0.618034$）。参见注 39。

问题就在这里。我们要理解……

……试图不再借助我刚才所说“屁股上的火”这项参照，而是借助主体代表的游戏展开时，过程本身发生的事情来理解……

……这种难以置信的“一把定输赢”为何出发：以 1 对 1，使它成为 2，然后一直不停地走到底；结果只不过——但绝非微不足道——严格界定了某个比例、在这套装置层次上发挥作用的某种差异，也就是我用数值 a 指明的东西。

归根结底，这个主人伸出了一根小指；因为为了制造一个 1，“纯粹威望”在根本上花费并不高：代价就是他的生命。不过，在这个层次上，人们毕竟不能肯定自己充分知道所做之事的意义……

……要三思而行确实必须知道很多，这项事实已经证明这一点……总之，他伸出一次小指，整套机制随后都被卷了进去。

我是说，主人连同他的奴隶，终有一天也会轮到自己下锅。特洛伊妇女对此知道不少。

你们难道不认为，这个大他者、这个空集，可以被看作特洛伊木马之实质的一种代表——而且是真正的代表？

只不过，它的功能同图像向我们展示的不完全一样……

……图像展示的是，把这些战士倾倒进一个“束手无策”的人类群体核心……而这里则是通过这场召唤、通过 1 同主宰游戏之“一”相等同的程序，特洛伊木马把越来越多的人吸入腹中，代价也越来越高昂。

这就是文明及其不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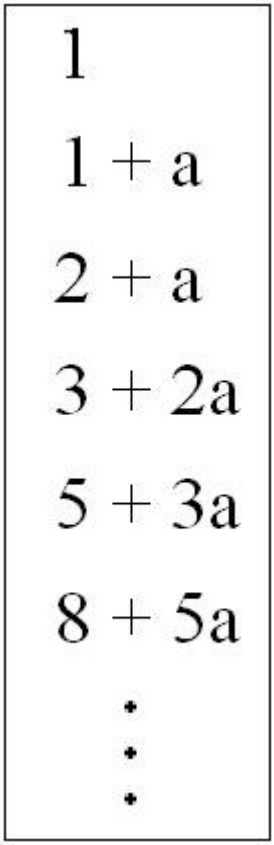
不过，我必须继续向前……

……不能只写这首小诗，让欢庆特洛伊木马的全部人口在权力城堡——卡夫卡式城堡——前排队。我必须明确：只有把这个 a 纳入考虑，事情才取得意义。也就是说，只有 a 能够说明，为什么赌注首先以 1 对“一”的方式建立为“一把定输赢”。既然要赢的东西已经拥有，“一把定输赢”又是为了什么？帕斯卡对话中的某个人非常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只不过，我们必须相信，由这个过程一路推进到底而析出的 a，从一开始就已经在那里；当人们以 1 对“一”下注时，存在一个差异：$(1+a)-1=a$。

如果主人拿 1 对理论上的“一”下注——这个“一”就是有别于他自己生命的另一场生命——理由就在于：$(1+a)$ 与 1 之间存在一个差异。这个差异会在随后显现；无论你们后来采取什么做法——也就是从 1 开始数列——只要遵守“第三项由前两项相加形成”的法则，就会得到这个数列；它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恰好是：

- a 的数目、a 的系数，会再现前一个数列中的整数；你们愿意的话，也就是游戏中奴隶的数目；
- 数列的增长同一种滞后的增长发生关系——后者受到奴役，因此在系数上落后一级：



- 我把 a 称为“剩余享乐”；在对另一个他者本身的奴役中，所寻找的正是它……

……至于另一个他者自身的享乐，没有任何东西得到标明，一切仍然晦暗……a 的功能就寓于这种风险与游戏的关系中。

能够支配另一个人的身体，却丝毫无法支配他的享乐——剩余享乐的功能就寓于此。

必须强调这一点；这不是为了说明 a 的功能始终如何，因为这里涉及的是受到理想之奠基功能优先规定的那个 a；而是为了证明，我们能够在这个层次上设定它的纯逻辑生成。严格说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推进内容的唯一价值。

不过，它还具有例示性质，并同我所谓"对身体的支配"建立了联系。

我们这个所谓自由主义文明伴随着种种破坏；列维-斯特劳斯把这些破坏同阿兹特克文明的严格层次并列加以标记，绝不是一种失礼的做法，这也并非偶然。只不过，在阿兹特克人那里，事情更加显眼：人们会在祭坛上从牺牲者胸膛中取出对象（a）。至少，它在那里具有一种价值，使人能够设想它会服务于一种严格以享乐为对象的崇拜。

我们并不是说，在我们的文化中，一切都可以归结为这种"主奴辩证法"。不要忘记，在犹太—基督教的创世叙事中，最初的谋杀就是那桩无须我提醒你们的谋杀；然而，似乎没有人注意：该隐杀死亚伯，正是为了做同亚伯一样的事情。

亚伯献给上帝的那些羔羊让上帝如此喜悦，烟气以如此显而易见的方式搔弄他的鼻孔……

……因为说到底，犹太人的上帝拥有一具身体：引领以色列人迁徙的烟柱若不是一具身体，又是什么？……该隐看见亚伯通过牺牲如此取悦上帝的享乐，又怎会不迈出下一步，转而把献祭者本人献作牺牲？

我们在这个层次上触及了 a 可能具有的某种关系；关于来世生命的一切烟雾缭绕的希望遮蔽了它，而我们又完全撇开一个可能的问题：在这个空集、这个已经清空的大他者场域背后，享乐究竟是什么。正是

这些问题，使“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这样的口号在我刚才所谓我们这个普遍文明中获得价值。

你拥有自己的身体；它归你所有，只有你能够支配它，把它送进油锅。

这无疑会使我们看见下面这项并非徒劳的内容：

- 在这套辩证法中被送去剥削、被带入其中的东西，其身体比率——如果可以这样表达——以相同方式分有逻辑上先于它的剩余享乐比率；

- $5+3a$ 可能或不可能像人们所说那样占有 $3+2a$；但无论如何，3 毕竟拥有自己的 $2a$，而这 $2a$ 是从更早阶段的 2 继承而来。

身体——从享乐中得到理想化与纯化的身体——要求牺牲其他身体。

这一点对理解我上次预告、今天只能压缩起来讲的内容非常重要，也就是强迫症者的结构。

强迫症者同我们下次要谈的癔症者一样——这一次，我只能沿上升方向向你们描述这个数列，即“一把定输赢”的方向；但还存在另一个方向：主体为什么不能在大他者中的“一”面前，把自己表示为空集［$\varnothing$］？这通常就是所谓阉割。

精神分析正是为了照亮经验的这个相反方向；你们将看见，它会通向完全不同的结果。现在就作预告：癔症者的结构将在那里得到铭写。

不过，今天让我们只标出：强迫症者完全相对于我认为今天必须向你们衔接的这些数值关系来定位。这些关系建立在一个规定明确的数列上；我再说一次，它只具有例证价值，却又符合神经症者的本质：神经症者对我们而言，本身就是一个范例，而且仅仅是怎样处理主体结构之实质的范例。因此，强迫症者不愿把自己当作主人。

他只把主人当作范例，看主人怎样逃脱——逃脱什么？是死亡吗？——当然！

在某个表面层次上，我已经衔接过：精明的强迫症者可以占据这个 a 本身的位置；无论如何，a 总会浮在斗争的收益之上。不论发生什么，剩余享乐始终在那里。

问题是要知道它属于谁。剩余享乐才是赌注真正所押之物……

……无须我再提醒自己曾怎样衔接它，这一点就已经具有全部意义……强迫症者正是在大他者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并且确实找到了；因为在这种伦理生成中，a 正是在大他者层次上得到安置与锻造。

那么，事情究竟如何？强迫症者的目的是什么？

并不主要是逃避死亡。死亡在这一切中确实在场，但其本身在任何逻辑衔接中都始终无法把握。正如我刚才向你们呈现的，“生死斗争”是理想的功能，而不是死亡的功能……

……死亡从未被察觉，除非被写成一条远远处在游戏与逻辑场域之外的界限……相反，在这套辩证法中所涉及的、却同样无法接近的东西，就是享乐；强迫症者想要逃避的正是享乐。

我希望能够从临床上充分衔接这一点，向你们显示它正是结构的中心。今天我无法把事情推进得更远，甚至没有来得及作出原本准备借一封信来说明的一项通报，所以今天就在这里停下。我只向你们指出：如果下次前来，你们就会知道，为什么无论如何，我希望明年能够为你们、也同你们一起继续讲述的地方，不会是这个讲堂。

第24课 · 1969年6月18日

如果我不像你们刚才看见的那样想打哈欠，心情会更加绝佳；不知为什么，纯属偶然，我昨晚睡得很短。我的绝佳心情建立在那些人们在门缝间听见、被称作希望的事情上：如果局势朝某个方向发展，我也许可以从这场每周一次、由我同你们的关系构成的升华中解放出来。

“你并没有从我看你的地方看见我。”我在前几年某次研讨班中曾这样陈述，为的是刻画一种建立在凝视中、无非就是凝视的对象（a）。

“从我吞噬你的地方，你什么也不欠我。”我很可能以自己界定过的形式，从你们那里收到这则讯息：它以颠倒形式返回，因为它本来就是我的讯息。这样，我就无须每周围绕一个对象（a）在此来回奔波。我用这个公式恰当地指明它；你们可以感觉到，“亏欠”与“吞噬”把它铭写在严格所谓口腔驱力中。最好把口腔驱力还原为它本来的东西——胎盘之物：我尽力贴附在你们构成的这具庞大身体上，用自己的实质造出某样可以成为你们满足对象的东西。

“哦，我的母亲——智性！”某个我已经记不得的人这样说过[注1]。

> [注1] 参见保罗·瓦莱里〈诗〉，载《魅力集》，巴黎：Poésies-Gallimard，1958年，第 56 页。这几行诗在 1966 年 11 月 16 日《幻想的逻辑》研讨班中已经引过：“被惊奇骤然攫住，/ 一张嘴原在诗歌的 / 乳房上啜饮，/ 如今却同它的绒羽分离：/ ——哦，我的母亲——智性，/ 甘甜曾从你那里流淌，/ 这是怎样的疏忽，/ 竟让你的乳汁枯竭！……”

因此，今天我只能兑现上次对你们所说内容的一半；我只用谜语形式，很快问问你们心中可能勾勒出什么：凭什么从明年开始，我也许

不再拥有这个场所？你们给予我荣幸，因为我在这里生产的东西而蜂拥前来。

我受一所相当高贵的学院——即所谓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委任，担任“讲师”。

这所学院在此处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为我提供了庇护；这里是一块受到保护的地方，在大学内部享有各种特权，因而与众不同。

正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我想，这个称呼已经足以指明他；杰出的哲学家并没有一大群——他在这里任教，并替我向此处管理部门斡旋，让我得以使用这个讲堂。

难道正是这种占用本身，可以成为我不再获准使用它的理由？

我想，我占用它的时间并不会让任何人眼红吧？

难道是我的在场造成了某种混淆，使人以为我的教学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取得授权？我刚才已经说过，它凭借自己在大学中享有的卓越地位——更准确说，以某种方式被排除在大学之外——而与众不同。

这里必须指出，我在这里从来只从这样一个场域取得授权：我努力维持其结构的本真性。事实上，我从未从任何别的东西取得授权，尤其不是因为这些陈述发生在高师层次上。

也许，我的邻近在高师内部诱发了某种运动；不过它范围有限、时间短暂，而且无论如何似乎不能记在亏损一栏。受我的教学场域以某种方式诱发而出版的《分析笔记》，不能被视为亏损效应——即使可以说，其中做工作的根本不是我。

因此，这里有许多理由表明，根本不急于把我同高师区分开来。

当然，确实有人在某处、在唯一一个地方就此产生了混淆。

也就是一个人；我在今年 1 月 8 日已经向你们提到过他。他在一篇必须说来颇为滑稽、发表在一个十分适合收容它的刊物——《新法兰西评论》——上的文章中，搬出某种不知所谓的东西，称它是对我的摘录、甚至“文体练习”。文章由此给我安上所谓“教授”身份；这个身份我当然没有，在高师就更没有。

如果是因为一篇文章中的这项混淆——那篇文章还清楚标记着许多其他混淆；我是说，它按照某种不知所谓的东西，把我的教学衔接成索绪尔的评论，而我的教学从来不是如此。我像抓取一件工具、一套装置那样取用索绪尔，把它用于许多其他目的，服务于我刚才所指的场域——如果因此又有人宣称，某样东西仅仅来自我像人们所说那样“斜着”读过索绪尔……这只表明文章作者惊人地不了解“对角线”一词可以具有哪些用法。我没有像斜着扫读《世界报》文章那样斜着读索绪尔，这完全清楚……

……《世界报》的文章就是让人这样读的，索绪尔的课程当然不是。另一方面，所谓“对角线方法”以其在数学中的丰富产出而著称：从任何自称穷尽一切的序列中，都可以通过对角线方法提取一个未被该序列包围的其他实体［参见康托尔与 א］。在这个意义上，我十分乐意承认自己以对角线方式使用了索绪尔。

然而，从这里——也就是从缺乏批判出发——人们又搬出一种“疏忽”……

……这是善意的说法；这种疏忽甚至远远超过缺乏批判——并从中找到材料，认为……

……某个第三方机构可以把它视为采取预防措施的正当理由。而实际上，只须非常简单地……

……指出这项疏忽并非别的东西，就已经足够。

一个人在文章其余部分已经充分显示这种疏忽，这里显然存在某样相当奇特的东西。它最终提示：我们可以说，围绕知识的讨论被排除在大学之外。因为，如果可以接受一个人在某一点明显出错、又在另一点提出不准确的资格称谓，单凭这一点便足以证明：纠正错误必须采取某种措施，而不是提醒那个人不应发生混淆；那么，刚才指出的结论确实值得由此推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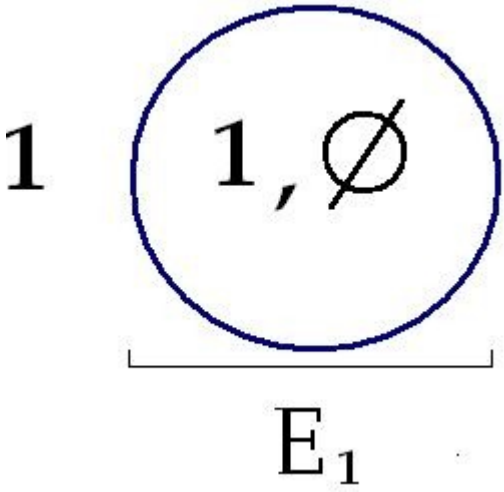
因此，我就把事情留在这里；今天是否还能多说，我暂且让你们悬着。

我明确约你们下次见面，也就是我的下一次研讨班。即使无论如何承认那是今年最后一次，我至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会把这只公文包里已经为你们准备好的若干小纸片分发给大家。如果最后的这个重音随着后续事态而加强，这些纸片至少会标记某样东西；它们当然不是文凭，却会成为你们今年曾经来到这里的一点留念。

说到这里，我重新接上次的陈述：我今年试图用“从一个大他者到另一个他者”这些术语衔接的内容究竟指向哪里；上次，我得以赋予它某种结构形式。

我提醒你们，归根结底，问题如下：凡是被纳入能指功能的东西，都再也不可能成为 2，而不同时在所谓大他者的场所挖出某样东西。上次，我赋予它空集［∅］的地位，是为了指出在逻辑目前所处之点，怎样书写某样东西……

……在这个场合如此书写，却不排除它还能以别的方式书写……我是说，某样改变实在之凸起的东西。



我重新写出 1，再画出最初用来铭写大他者的这个圆圈；圆圈在这里作为集合，包含两个元素：1，以及这个东西。如果后者仍是大他者，那么在此必须以集合的名义来把握它。出于同数学用法相关的理由，如果用 0 指明这个集合中的空集，就会是一种滥用；因此，更正确的

做法是按照集合论的经典模式，用这道斜杠来代表它——你们知道，我在其他地方也会使用这道斜杠。

凡是被纳入能指功能的东西，都再也不可能成为 2，而不同时挖出某样东西；它以某种方式为这种二元关系的场域赋予秩序，使任何东西都无法从中经过，而不必绕行这里最右端的［∅］。我把它称为空集；而严格说来——这句话是讲给那些花了很久才听懂的人——它就是我在《文集》和自己的命题中始终指明的“多出来的那个一”。

这意味着、也指出：可以说，随着我的话语推进，为了在言说与语言的功能和场域中引入无意识功能的实质，我一度必须诉诸“主体间性”这个脆弱又高度成问题的术语；后来则越来越强调弗洛伊德第二地形学强加给我们的东西——即其中一切游戏、运作与调节，都只凭借这些主体内在的相关项而发生。如今，重音落在“多出来的那个一”这项决定性功能上，因为它处于主体之外。

相关知识卡 空集、单元素集合与 Un-en-plus：数学事实与拉康的借用

让我们考察这幅图。我上次已经在它上面运演今天重新接续的论述。我说过：一个主体被包含在这个公式中——“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谁会看不出，“从一个大他者……”已经铭写在这个公式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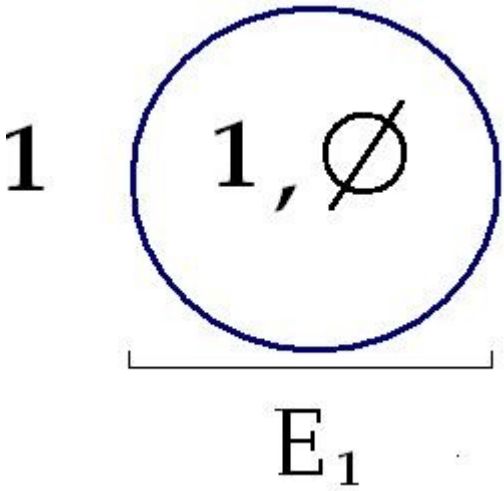
主体向其获得代表的这个能指，严格说来就是我题目所涉及的“一个他者”。你们看见，这个“一个他者”在此得到铭写：它是在大他者场域中，必须作为主体发挥作用之物向其获得代表的资源。大他者中的这个“一”本身不可能不包含“多出来的那个一”。

正因此，只有当这三个基础能指被铭写时——因为它们自身已经携带能指效应，而且已经足以必须如此铭写……

相关知识卡 空集、单元素集合与 Un-en-plus：数学事实与拉康的借用

……你们已经看见，这种写法绝非不言自明。即使对那些实践一刻也无法脱离这套结构而成立的人——我是说精神分析家——也必须花费数月乃至数年加以解释……仅仅以这种铭写模式写出的三个术语就已经构成……

……一套结构，因为在谈论如何从中使主体显现以前，它们已经包含了一些东西……凭借自身的衔接，它们已经构成一项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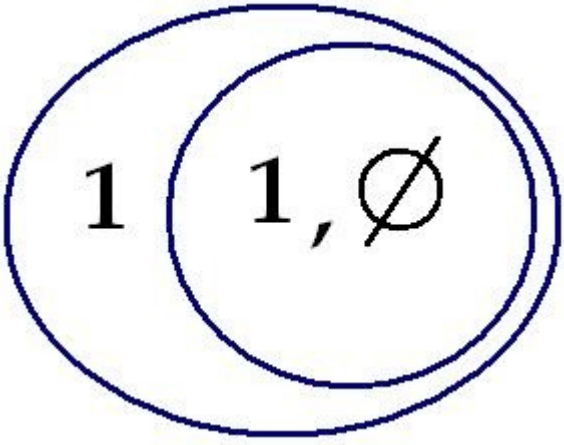
这个由圆圈左侧的 1 铭写的“一个他者”，显示出它的本来所是：大他者中的 1，主体凭借 1 向其获得代表的那个能指。这意味着什么？

这个 1 从哪里来——主体将在它面前由另一个 1 代表？

很清楚，它来自那个进行代表的 1 所在的同一个位置；大他者构成的第一时刻就在这里。上次，我把大他者的这个场所比作一匹反向运作的特洛伊木马：它不是把士兵吐进夜晚的城市，而是每次都把一个新单元吞进肚里。理由正在于，第一个 1 的进入具有奠基作用。它所奠定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这是大他者得以成立的最低限度；大他者无论如何都不能包含自身，除非以子集状态包含。

让我们把话说清楚。如果我用重复这些元素的东西——先是一个 1，然后是空集——填充这个空集，能否说这里的大他者包含自身？

不能说它在包含自身。因为这个经过转化的集合由我们刚才列出的元素铭写，而这些元素的总体并不是这里从最初铭写为第一集合 E_1 的配对中复制出来的东西：先是元素 1，继而是空集；而现在，元素 1 与空集又在空集中得到复制：



因此，并不存在“一切不包含自身的集合之集合”这个问题，理由很简单：在集合层次上，从来没有集合能够包含自身。

谈论“一切不包含自身的集合之集合”，并不是在构成一个集合。

然而很清楚，集合是否能够包含自身这个问题，只有在它已经吸收这个“一个他者”以后才会、也才能提出；因为这样一来，在其包含关系中，空集才会显现为“多出来的那个一”。空集之所以成立，正是因为它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 2。

不存在一个包含另一个空集的空集；也不存在两个空集。

相关知识卡 空集、单元素集合与 Un-en-plus：数学事实与拉康的借用

因此，第一个 1 的纳入必然要求：在大他者场域中，要铭写 2，最简单的公式就是作为元素的 1 与空集。因为在一个单元素集合中，只要区分其子集，空集便会产生，而且无非就是这种产物。

长期以来，单独一个 1 已经足够，于是人们说大他者就是 1；这是一场混淆，因为人们未认识到集合的结构。即使把单元素集合作为这样的集合提出，仍会有这个作为空集的“多出来的那个一”以子集名义产生。换言之，大他者需要一个他者才能成为“多出来的那个一”，也就是成为它自己本来的东西。

因此，从这个一到另一个所产生的东西——就它是第二个能指，是处在大他者中的另一个能指而言——严格说来造成了下面这个事实：主体只有在第二个 1、也就是你们愿意如此书写的 S_2 层次上，才得到代表。

相关知识卡 空集、单元素集合与 Un-en-plus：数学事实与拉康的借用

第一个 1——S_1——作为主体代表的介入，只有到 S_2、即第二个 1 的层次，才蕴含主体本身的显现。

由此，我前几天指出："多出来的那个一"、即空集，就是 $S(A)$，也就是大他者的能指，是奠基的大写 A。

这向我们显示：在如此界定的结构中，第一个大他者圆圈里铭写的 1，同"多出来的那个一"的第二个圆圈发生关系；后者本身可以包含 1 加上"多出来的那个一"。后一个空集同它相对于这个 1 的关系区分开来——而且只凭借这一点区分——所以不是同一个空集，却可以无限重复相同结构。

相关知识卡 空集、单元素集合与 Un-en-plus：数学事实与拉康的借用

这套由 1 无限重复的相同结构——圆圈、1、圆圈、$1\ldots$依此类推——就是界定大他者的东西，也就是构成对象（a）本身之坚持的东西。大他者中必须至少有一个还原为元素 1 的元素；正是这一点长期使人把大他者当作 1。

我已经告诉过你们，有一种心理结构可以说恢复了大写 A 表面上的完整性；它在一项实际关系中奠定一个没有受到图表左上方横杠所标记之物影响的 $S(A)$。这个无横杠的 $S(A)$ 无非就是对对象（a）所指明之无限重复结构的认同。

事实上，大他者作为对象（a）而显得重新完整；如果用一个隐喻把它指明为倒错结构，那么它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能指结构的想象性铸模。

我们马上会看见，在心理认同的游戏中，什么东西填充了这个大写 A 的位置。

直说吧，让我们现在就看，逐字读读文本。先取第一个以癔症者形象呈现的病例，看看那个最先为这种经济给出理由的人——弗洛伊德——怎样跟随她的脚步。

围绕安娜·O，我们怎能不追问：这些叙述、这场 talking cure［谈话治疗］——是她自己如此陈述并发明这个术语——同问题中的内容有何关系？在癔症者病例中，可以特别清楚地指明这样一种症状：身体层次上的某样东西被掏空，一个场域的感觉消失；另一个相连或不相连的场域则丧失运动能力，而除了一个能指单元，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说明原因。

弗洛伊德本人已经充分突出癔症症状的反解剖学性质。也就是说，如果癔症性手臂发生瘫痪，只是因为它被称为“手臂”，而不是出于任何别的原因；因为在神经冲动的任何实际分布中，都没有东西能够说明指明该场域的这条界限。

这里正是身体前来充当一种原初症状的支撑；它又是最典型的症状，因为它处在分析经验本身的起源，我们必须质询它。事情进展到哪里？

相对于言说治疗、talking cure 所实现的进展，如果紧贴文本，甚至不再多知道任何内容——不过我们如今已经不再如此，因为知道得多得

多；我是说，我们不得不以另一种方式排列这个结构——又怎会看不出：

- 弗洛伊德在这里处在 1 的位置，而这个 1 位于圆圈内部；
- 某个主体正是在弗洛伊德的层次上建立起来；
- 如果没有倾听者弗洛伊德……

……问题是要知道，他怎样能够服从这项功能：一年、两年，每晚倾听；当一种第二状态标出切口、切断时，一个症状性的朵拉、一个症状性的安娜由此同自己的主体分离……只要按照事情呈现的样子来把握，我们怎会不质询其中隐藏的关系？一个主体开始知道某样构成一项特征的东西——请回想这个病例——仅仅凭借这一点……

……这项特征又以一种历史重演的方式得到追踪：它并没有遗失在不知什么被忘却之物的黑暗中，只是同恰好前一年切断。随着这一叙述带着延迟展开——仅仅这项延迟对我们就必须具有意义——弗洛伊德得知它，症状便消退；尽管症状同所衔接内容之间只有遥远、甚至勉强建立的关系。

主体的这个基座，在大他者场域中形成“知识”。

而它同身体层次上形成凹洞的那个某样东西发生关系。

这就是最初的草图。几十年以后，我们终于把它精制到能够把这套结构的独特性汇拢起来，以作为对象的所谓 a——也就是这套结构本身——为名。于是，我们可以说：面对这具为了充当能指而被掏空的身体，存在某样能够在其中铸模的东西。这个隐喻会帮助我们把它设想

为一尊严格意义上的“雕像”；在倒错者层次上，这尊雕像发挥作用，把这个大写 A 恢复为充实，恢复成没有横杠的大写 A。

要衡量倒错中所涉及之物的想象性关系，只须在巴洛克式扭曲的层次上把握我所说的这尊“雕像”。它之所以明显代表着对窥淫的诱发，恰好因为窥淫本身代表着菲勒斯展示。

当一个宗教在自身对灵魂的统治受到质疑之际，急于重新夺回这种统治时，它利用了巴洛克雕像；怎会看不出……

……无论雕像代表谁，无论是哪位圣徒、圣女，甚至圣母玛利亚……它严格说来都是一道凝视，旨在使灵魂在它面前敞开。我一笔把倒错结构同某种不得不称作偶像崇拜式的信仰捕获拉到一起；如果这让我们置身于西方曾经实在呈现的图像之争核心，它就是一个值得我们吸取教益的范例。

我说过，今天会讨论神经症的实质；你们已经听见，我从强迫症者的层次起了头。我衔接的是：只有参照如下结构，强迫症者的一切才可以设想。主人以 1 发挥作用；这个能指只有向大他者中的第二个 1 获得代表，才能存续。后一个 1 体现奴隶，而主人作为主体的功能只栖居在奴隶之中。二者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除了我说过的、由黑格尔首先衔接的东西：主人把自己的生命押上。

主宰行动就在这里：拿生命冒险。

我曾在《Scilicet》创刊号出版的小册子某处，认为必须记下一名儿童的奇妙言论。我从他父亲口中听说，这个孩子告诉父亲，他是一个“生命的作弊者”。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公式；只有从那些尚未被任何人搅乱踪迹的人口中，才会看见这样的公式绽放。

拿生命冒险，就是所谓主宰行动的本质所在；它的担保者无非是大他者中的奴隶，也就是主人作为主体只有向其获得代表才得以支撑的能指。

它的支撑无非是奴隶的身体，就这具身体……

……借用一个并非无缘无故来到精神生活第一平面的公式……perinde ac cadaver［如同一具尸体］[注2]。不过，他只在支撑主人作为主体的场域中如此。

> [注2] Perinde ac cadaver（如同一具尸体）：极端服从、被动顺从、彻底奴役。

某样东西仍留在整套装置的界限之外，而黑格尔恰恰错误地把它放了进去：死亡。

人们是否充分注意过：死亡在这里之所以显出轮廓，只是因为它仅在奴隶层次上挑战整套结构？在整部《精神现象学》中，主人与奴隶之间只有奴隶是实在的。黑格尔确实看见了这一点，而这本应足以让这套辩证法不再向前推进。这个局面完全稳定。

如果奴隶死去，便什么也不再剩下。如果主人死去，人人都知道，奴隶依旧是奴隶。

从奴隶的记忆开始，从来没有任何人因为主人死去而从奴役中获得解放。

请你们注意：正是在这样的局面中，神经症者引入了辩证法。

因为，只有从我们在某处假定被假定知道的主体的那一刻开始——它有充分理由成为地平线：像帽子里的兔子一样，它从开头就被放了进去——我们才能看见，主人与奴隶关系的陈述在一套辩证法中向前推进。它在哪里推进？就在奴隶本人的层次上，朝向绝对知识。

主体——正因为主人是在奴隶层次上得到代表，整套辩证法才会继续，并抵达这个终点；而终点无非就是已经以知识功能之名放入其中的东西。这项知识功能恰好未受批判：主体以何种秩序潜藏在知识之下，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受到质询。然而，有一件事明明一眼就能看见：

主人本人一无所知；人人都知道，主人是个蠢货。

如果主人有一刻真是黑格尔凭借某种言说行为的轻易所归给他的那个主体，他就绝不会投入这整场冒险，不会面对未来为其功能指定的解决方式。

所谓“生死斗争”“纯粹威望的斗争”使主人如此实质性地依赖伙伴；如果主人不恰恰是有别于主体的另一种东西，即我们所谓的无意识——“主体所不知道的东西”本身——这样的功能又怎能建立？我是说：主体从这项不知道中缺席，且只在别处获得代表。

这一切只是为了引入我今天必须衔接的下一步。先前谈到癔症者时，我讨论过她怎样从以女人为参照中取得一种类似物；同样，我说过，凡是对强迫症者所作的衔接，都是为了在主体—主人的辩证法中引入

某样呼唤他的东西所必需之物：这个过程的真理，以及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对被假定知道的主体的承受、对它的押上[注3]。

> [注3] Susception：把某物接收到自身之中并加以吸收。在天主教用语中，指接受圣秩或圣事等。

我现在在另一种神经症——癔症——的层次上重新把握这一点。

为了把类似的装置、也就是强迫症者所参照的模型置于其核心，我已经说过：癔症者……

……正如可以说，强迫症者不把自己当作主人，却假定主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同样，相对于女人，癔症者……

……这并不意味着癔症者必然是女人，就像强迫症者并非必然是男人；这里涉及的是对主人模型的参照……同样，癔症者以我接下来要陈述的女人模型为自己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女人建立的那个某样东西，在我们的分析经验中要核心得多——你们马上会看见。

大约 5 月 21 日，我在某处推进这一点时，这里有人向我提问：我们知道女人是什么吗？当然不知道，正如我们不知道主人是什么。不过，我们可以勾画“那个女人”在大他者场域中的衔接。她同“主人”一样愚蠢——这里正好可以这样说。

眼下我不是在谈女人们，而是在谈“那个女人”这个主体。

当问题涉及女人时，人们难道看不出这两个 1［S_1 与 S_2］各自是什么？

内部的 1，即 S_2——这里正该问一句“它是二吗？”——必须看见什么在这里竖立起来，我认为毫无疑问。由此，为什么支撑女人主体的那个 1 如此通常就是大写 P 的菲勒斯，也变得完全清楚。

必须在有待唤起的这个 1 的层次上，定位女人在二元幻象中的认同；只要空集这个大他者处在其地平线上，那里就有一具身体——一具在此被掏空的身体。被掏空了什么？被掏空了享乐。

主体—主人在这套辩证法的奠基赌注中拿生命冒险，而那个女人……

……我没有说癔症者，而是说那个女人；因为癔症者同刚才的强迫症者一样，只能凭借这些参照得到说明……她冒险，她押上这种享乐。人人都知道，对女人而言，这种享乐具有奠基地位、确实存在；她无须经历男人身上的自体性欲所特有的任何努力与绕道，就能获得它。不仅如此，它还始终作为一种独立而平行的享乐存续，有别于她通过成为男人的女人而取得的享乐——也就是从“男人的享乐”中获得满足。

女人被这种“男人的享乐”吸住、捕获，就像主人被奴隶吸住一样；这就是赌局所押之物，也由此构成某样在强迫症者那里发挥死亡之相同作用、同样无法接近的东西之根本起源。也就是说，“那个女人”同这种享乐认同——我说的是“那个女人”——同主人认同于死亡一样虚假、一样徒劳；反过来，正如奴隶同死亡打成纽结，并以相同方式……

……我是说，他只凭借同死亡的关系而存续，并借这项关系维持整个系统……男人同阉割的关系，也在这里使整套装置维持下去。

刚才我谈到 perinde ac cadaver［如同一具尸体］；这里还要提起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维度：存在一种被纳入能指场域的存在，叫作恋尸癖——换言之，就是色情，而且严格施加在一具死尸上的色情。我要不要在地平线上唤起“疯女胡安娜”的形象，以及她拖着“美男子腓力”的尸体四处辗转十五天的故事？

只有相对于这些结构、这些奠基功能——只有它们能够说明能指依存关系如何被引入，而分析经验使我们得以衔接这种依存——我们才会看见：正如强迫症者不把自己当作主人，癔症者也凭借不把自己当作女人而进入结构。

她在哪一点上不把自己当作女人？恰恰在于：她假定，在这套结构中，在我刚才衔接为女人主体结构的东西中，这个处在起始 S_1 层次上的主体是被假定知道的主体。

换言之，她被“那个女人”吸住并牵动——请回想朵拉——因为她相信，那个女人知道男人的享乐需要什么。

然而，这里产生了模型中缺席的东西：女人主体这个功能——赞美上帝，这里正适合这样说——并不知道自己所支撑的东西会导致男人的阉割；癔症者却对此一清二楚。

正因此，她会越过这一点继续追问……

……越过我围绕朵拉已经衔接的内容；它以我最初研究转移时的进路为中心……越过它——请重读病例，也不要遗漏更早病例中，即《癔症研究》中的全部内容。它们使我们直接看出下列两项之间的关联：

- 对癔症者来说，那个女人是被假定知道的主体；
- 而在模型中，她是无意识地知道。

正因此……

……既然两种模型无法借助这个被引入的因素相互区分，而这个因素又把两种类型都汇集在神经症名下……你们可以确认：癔症者所探究的女人之实质中，同样押上了死亡这个相关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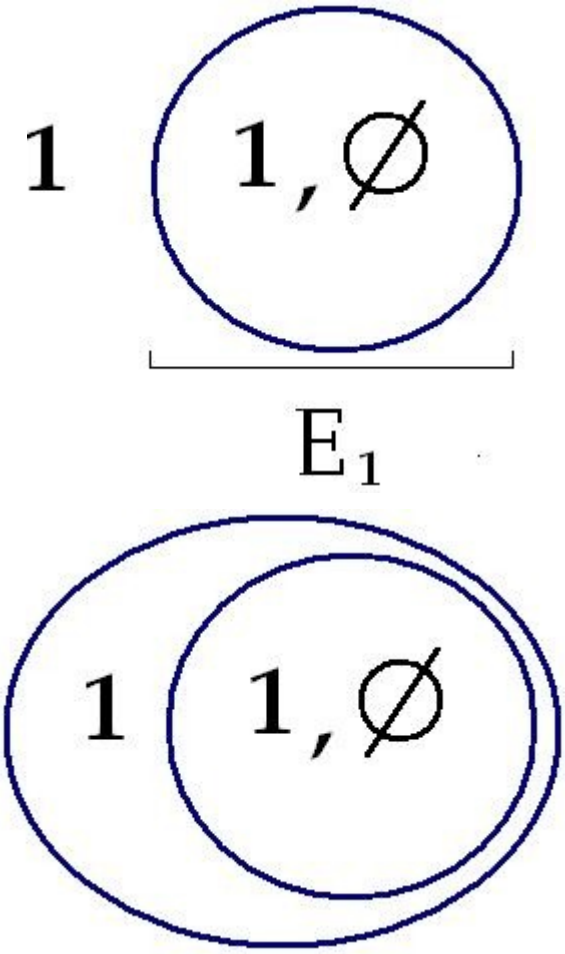
癔症者扮演一个假定女人知道的男人。 正因此，她通过某条始终牵涉男人之死的迂回道路进入这场游戏：

- 是否还需要指出，安娜·O 进入癔症场域的整段过程，无非都围绕父亲之死旋转？
- 是否还需要重提，在朵拉的两个梦中，死亡作为一个相关项怎样被母亲的首饰盒牵涉？第一个梦中，父亲说：“我不愿我和孩子们为了这个盒子葬身火海。”第二个梦则涉及父亲下葬。

神经症者假定隐藏的真理已经被某人知道。必须把他们从这种假定中析出，神经症者才会停止以“肉身代表”这项真理。可以说，癔症者正因此已经是一个分析者，也就是已经走在一条解决道路上。她从以下一点出发寻找解决：她在自己参照的东西中牵涉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也正因此遭遇矛盾。

因为，只要分析家还没有在下面两者之间实施切割——一边是无意识结构……

……也就是我在这里恰当衔接出的 1、$(1, 空集)$ 模型：



……无论在主人层次还是女人层次……只要还没有把这套结构同被假定知道的主体这一假定切开……

……后者自然而然地使神经症者成为分析者，因为他在任何分析以前就已经在自身构成了转移……结构同被假定知道的主体凝合在一起；这在神经症者那里见证：他质询自身结构的真理，并让自己亲自以肉身成为这场质询；如果某种东西能够使这一点坠落，那么它就是：神经症者本人就是症状。

恰恰通过分析家的这项操作，他实施切割，使被假定知道的主体这一假定在一边脱离、同问题中的另一边分离；另一边就是这个假定正确标出的结构，只不过主人与女人都不能被假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分析治疗的游戏围绕这项切割旋转，而它是一项主体性切割。因为，当然，我们每次谈论一种无意识欲望，都在假定一个主体最终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这意味着什么？当我们陈述这样的公式时，难道不仍然保留某样暗示存在“知道”与“自己想要的东西”的内容？当然，存在一个使二者得到区分的场所。

那就是必须对我所谓“自己想要的东西”说“是”或说“不”的时候。这就是所谓意志。

然而，对主人和女人而言，“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是欲望本身。正如我刚才把“多出来的那个一”三个词联结起来，这里我所说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是欲望本身。癔症者假定的是：女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就是她会在欲望意义上想要它；正因此，癔症者只有以一种未满足的欲望为代价，才能同女人认同。

同样，相对于主人——主人同他玩捉迷藏，假装死亡只能触及奴隶——强迫症者从主人那里认出的唯一实在，就是主人的欲望不可能。

第25课 · 1969年6月25日

请尽量不要失去线索：我们作为知识效应究竟是什么。我们在幻想 $\$ \diamond a$ 中四分五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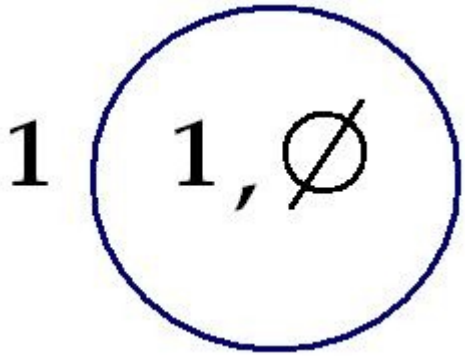
无论多么奇怪，我们是自身的原因。只不过，并不存在一个自身；更准确说，存在一个分裂的自身。

走上这条道路，唯一真正的政治革命才可能由此产生。

知识服务于主人。今天我回到这里，是要强调知识诞生自奴隶。

如果你们还记得我上次排列的公式，就会理解我同时陈述：知识服务于女人，因为它使女人成为欲望的原因。

这就是我上次在评论这幅重新画出的图式时向你们指出的内容。我认为必须重新讲一遍，即使对那些可能正忙于别处、操心一些在他们看来更重要之事的人［原文如此］也是如此。这就是图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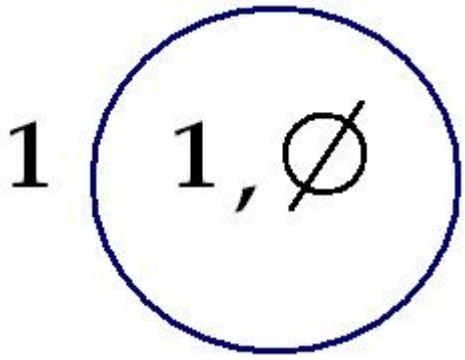
这幅图式来自我在前两次见面中给出的逻辑定义：大他者是空集，并且必须吸收一项一元特征——右边那一项——主体才能以一个能指的形态向这项一元特征获得代表。那么，那个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的能指从哪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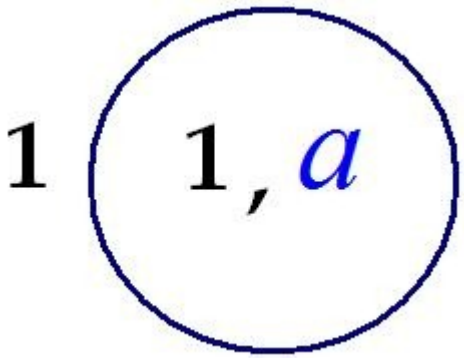
从无处来，因为它只凭借重复的追溯效力，才显现在这个位置上。

正因为一元特征瞄准某种享乐的重复，另一项一元特征［S_2］才会事后涌现——弗洛伊德写作 nachträglich……

……是我第一个从他的文本中提取这个术语，并把它本身的价值突显出来。任何有兴趣翻译某本《词汇表》的人都可以看见：在“事后性”这个词条下——若没有我的话语，这个词条甚至不会存在——并没有提到我……一元特征事后涌现——也就是涌现在 S_1 的位置上——成为那个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的能指。

在此基础上，我说：由这场重复涌现的一切，都通过“（a）之内形”的再生产而重复：





这里的空集符号首先就是这个内形本身，而这里的东西就是对象（a）。

人们由此惊慌起来，对我说：“这么说，你给对象（a）下了一个纯形式定义。”

不；因为这一切只有在左边的 1、即 S_1 的位置上存在实际所存在的东西时才会产生：某种谜一般的享乐。关于它，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在我将要重现的每一层、在它得到区分的每一处，我们对它都只知道一点：它想要另一种享乐。这一点处处为真。

“4, 2, 3”这则小寓言[注1]——人们给了它那个众所周知的可笑答案——真正的回答是：“再得到一种享乐。”

> [注1] 斯芬克斯向俄狄浦斯出谜：“什么动物早晨用四条腿、中午用两条腿、晚上用三条腿行走？”俄狄浦斯回答：“人。”斯芬克斯随之灭亡。另参见拉康在《晕厥说》中以“4, 2, 3”回应“女人是什么？”这个问题。

在这个俄狄浦斯故事中，作出回答的是癔症者；他必须在那里说出有关女人的真理，斯芬克斯才会消失。正因此，他后来遵循癔症者的命运，扮演了男人。

既然我们会有一小段时间无法见面，我就告诉你们：癔症者令我欣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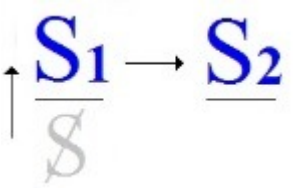
她比弗洛伊德更好地向我保证——弗洛伊德没有懂得听见她——女人的享乐完全自足。

她竖立起斯芬克斯这个神话女人，并衔接出原初游戏的实质：她需要某样别的东西，也就是享用男人——对她而言，男人无非是一根勃起的阴茎。借此，她把自己知道为他者，也就是知道为自己被剥夺的菲勒斯，换言之，知道自己受到阉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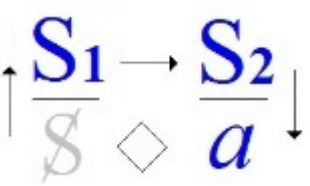
这项真理使人能够驱散一些诱饵，并提醒我们：正是在今年，我把 a 确立为剩余享乐；换言之，它是为赢得另一种享乐而构成赌局的赌注。

正因此，上次我以另一种方式重写了主奴辩证法，并清楚标明：

- 奴隶是主人的理想；
- 奴隶也是那个能指［S_2］，主体—主人［$\not S$］向它由另一个能指［S_1］获得代表；因为这里涉及的是形式以外、作为给定之代表的第三项。



因此，它如今采取此处作为赌注的 a 这种形式。



一位名叫黑格尔的哲学家已经察觉：在这套辩证法中，赌注正是某样能够作为 1、被装入能指内形的东西——一条生命。

确实，我们只有一条生命。同样，这也是一个愚蠢公式，因为只有依据我们本可拥有其他生命的原则，才能说“只有一条”；而这显然处于游戏之外。

一条生命——黑格尔确实这样说过，但他弄错了是哪一条：赌注并不是主人的生命，而是奴隶的生命。

主人的另一种享乐，就是奴隶的生命所带来的享乐。这就是“生死斗争”这个完全封闭的公式所包裹的东西。

人们在“生死斗争”这个盒子里找到的是一个能指［S_2］；事情就是如此。

这一点更加确定，因为它极有可能根本不是别的，恰好就是能指本身。

人人都知道，死亡处于游戏之外：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

然而，死亡的判决就是主人作为主体的实质：一项能指判决，也许是唯一真正的判决。

他确实靠一条生命活着，却不是靠自己的生命，而是靠奴隶的生命。正因此，每次涉及拿生命下注时，都是主人在言说。帕斯卡是一个主人，而且众所周知，是资本主义的先驱。参照材料："计算机"，以及"公共马车"。你们在某个角落听说过，我不打算给你们列书目。

这看起来很戏剧化，而且到某种程度上后来确实变得戏剧化。开头并非如此，因为最初的主人对自己所做之事一无所知。主体—主人［$\$$］就是无意识。

古代喜剧对我们具有无法夸大的指示价值。在那里，是奴隶把城中流传的消息带给主人或主人的儿子——这甚至比那个蠢货"人子"更好；例如主人刚像个怪人一样抵达某座城市，奴隶就告诉他大家说些什么，也告诉他应该说什么、有哪些暗号。

古代奴隶——请读普劳图斯，甚至比泰伦提乌斯更值得读——既是法学家，也是"公关人员"；奴隶在古代绝非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我是否还需要顺便钉住两三条小注，也许这里会有一两只耳朵听见？当然，有些主人曾经尝试接近知识；不过，柏拉图的知识为什么不能是一种无意识哲学？

也许正因此，它才使我们获益如此之多。

到了亚里士多德，我们转入另一个平面。他为一个主人——亚历山大——服务；亚历山大当然对自己在做什么完全一无所知，却依然做了，而且做得非常好。亚里士多德既然为他服务，终究写成有史以来最好的自然史，还开创了逻辑；这绝非微不足道。

那么，主人通过什么道路开始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按照我刚才给你们的图式，是通过癔症式道路：扮演奴隶，扮演大地上的被诅咒者。他干得很卖力。他用剩余价值替代奴隶；剩余价值并不容易发现，却是主人对自身本质的觉醒。

“主人”这个主体当然只能在“奴隶”这个能指的层次上得到衔接。　只不过，主人被提升到知识的层次，使历史开端以来人们从未见过的最绝对的主人得以实现。

留给奴隶的是阶级意识。这意味着他只须闭嘴。

人人都知道我说的是真的，也知道阶级意识同党的关系，就是受教育者同教育者的关系。如果所谓“毛主义”有某种意义，那就在于重新把握奴隶与知识之间的这些关系。不过，让我们等待事情变得更清楚。

在此以前，无产者——第一种主人哲学居然厚着脸皮这样称呼他——有权获得你们所知道的东西：弃权。你们看，如果有人敢在专门为此锻造的迷途场所中声称，精神分析只会无视阶级斗争，事情也许并非如此确定；精神分析甚至可以让阶级斗争重新取得其真正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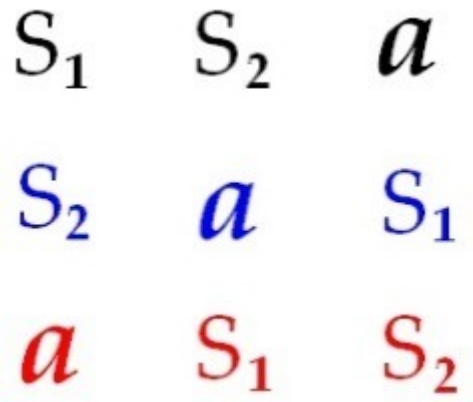
不要以为，借助某种表达自我的“取得发言权”，你们就会获得任何解放；不能因为主人本人言说、甚至言说得很多，就这样想。只须把这个幻想放回原位，事情便解决了：它只是一种幼稚行为。

是否还需要我提醒：今年一开始，我谈论精神分析时就说过：

“精神分析是一种无言说的话语。”

知识会移动事物，但未必有利于它自称为之工作的人。况且，我说“自称”，是因为——我已经告诉过你们——知识丝毫不是劳动。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不要丢失线索地进入狭道，努力成为知识的真理。

相关知识卡 无言说的话语：书写支撑的结构



因此，为了在主人与奴隶两个层次上重新把握这三个术语，我在这里重写 S_1、S_2 与 a——我想已经作过充分评论——并且在提醒的同时加以补充：上次我以另一种形式写出女人同她的另一种享乐的关系，也就是我刚才衔接的关系。

女人使自己成为欲望的原因；必须这样描述这个主体——请稍微重读《圣经》！谁会说“请把她读一读”？——如果不是有人先向男人递上苹果，也就是对象（a），男人永远不会咬进这个故事。

那么，末端的能指是什么？就是这个 Φ：它标记着在这件事中女人确实欠缺的东西，也正因此必须由男人提供。七十年精神分析以后，人们仍然没有就男人是什么作出任何公式化，这很好笑。我说的是 vir，即雄性。这里不涉及人类以及反人本主义的其他废话，也不涉及整场结构主义闹剧；问题在于：一个男人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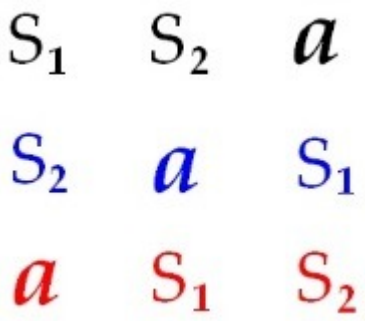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他是主动的。确实，他有充分理由主动；他甚至得狠狠卖一把力气，才不会消失在洞里。

总之，感谢分析，如今——终于——他知道自己受到阉割。终于，他总算知道了……尽管他一直如此。

如今他可以学会这一点：这就是知识引入的变化。

你们看见，这里有件有趣的事情，即某种错位：事情从“2”脱钩，人们从 S_1 跳到 a。为什么不能逐个完成？为什么不能先有 S_2、a，随后才是 S_1？

我们应当能够定位这意味着什么。 我马上告诉你们那个词，尤其因为你们应该已经有所准备。



刚才，我向你们展示主人怎样过渡到教书先生，因为无论 S_2 出现在哪里，它都标示着知识。

因此，中间一行涉及的也许正是这件事。

癔症者标出了第一行、上方 S_2 中留下的东西。不过，在 S_2 处于自身位置——也就是知识——之处，它占据主人位置；好好看看吧，请在那里认出言说行为的位置。我曾经向你们谈过“hommelle［男人—她］”。

一切难道不都汇聚到她、“hommelle”那里？她同时是主人与知识。她言说，她宣告。

如果你们想看她的形象，就去看一部东西；不过，要像我一样，在恰当时刻进场。

那是一部糟糕透顶的电影，叫作《如果……》——天知道为什么。电影以最诱人的形式铺展英国大学；这些形式正好适合精神分析关于男人社会所能衔接的一切——其实也就仅此而已。“社会”取我刚才所说的意义：同性恋者的社会。

你们会在那里看见“hommelle”：她是校长的妻子；她的卑劣迷人得很，实在堪称典范。

然而，真正的妙笔是那个时刻——我必须说，这是影片作者唯一的天才之笔——他让她独自裸体走在厨房里一排排知识的大盆之间，天知道那里有多少盆。她完全确信自己是家中女王；与此同时，整个同性恋小乱摊子正在院子里列队，接受军训准备。

现在，你们也许开始看出我的意思。“hommelle”、alma mater［母校 / 滋养之母］、大学：换言之，就是围绕知识施展若干手腕以后，便在一位妻子的统领下得到稳定制度的地方。这才是大学的真实形象。

那么，我们也许可以相当容易地辨认这里的 a 代表什么：这些学生、这些被接管的可爱宠儿，本身就是父母欲望的产物。归根结底，人们要求他们押上的，正是自己怎样从父母欲望中产生。而赌本就是这个 S_1；它应当同围绕所谓“学生起义”发生的那个某样东西相认同。

他们以争论最后会发放什么——比如一张羊皮文凭——的方式，似乎极其需要接受进入这场游戏；这也许确实同这个 S_1 有某种关系。

如果不加入游戏，今年就拿不到文凭。天哪，这套小系统至少使我们能够近似把握一些原本令人茫然的事情之意义，也就是目前在某些地方发生的事情。我并不声称提供任何历史钥匙。我所陈述的是：拒绝游戏只有在问题集中于这些关系时才具有意义；而分析恰恰围绕这些关系提出问题，也就是所谓知识与主体的关系。

知识产生哪些主体效应或臣服效应？

学生没有任何反抗的天职。你们可以相信一个因为历史原因进入大学场域的人：我之所以进入，恰好是因为对精神分析家已经毫无办法，无法让他们知道任何东西；于是，还抱有一点希望，认为大学场域也许能通过反射效应使他们以另一种方式推理。总之，当鼓本身不响时，大学可以充当它的共鸣箱——这里正适合这样说。

所以说学生——你们要明白，我看了他们许多年——学生通常处在完全奴性的地位。不要以为，因为你们在一些小角落里“取得了发言权”，事情就解决了。直说吧，学生仍然相信教授，认为自己应当怎样看待教授在某种情形下说出的东西，要由教授决定。

毫无疑问，在学生层次上，人们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形成意见，认为教授的话不值几个钱；可他毕竟仍是教授。也就是说，大家仍等待他提供 S_1 层次上的东西，让你们在纸面上成为主人——一只“纸老虎”！

我见过一些学生跑来告诉我：“您知道吗，某某那本书太不像话了，完全是抄您的研讨班。”

这就是学生。我告诉你们：那本书我连翻都没有翻开过，因为我事先就知道里面只有这些！是学生跑来告诉我的。然而，把这件事写出来又是另一回事。正因为他们是学生，才会如此。

好吧，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竟突然出现这场起义运动？

陛下，人们把什么称作一场反叛？要使它成为一场革命，必须发生什么？

问题不能只在挠教授几下痒痒的层次上受到攻击，而必须在学生作为主体同知识之关系的层次上受到攻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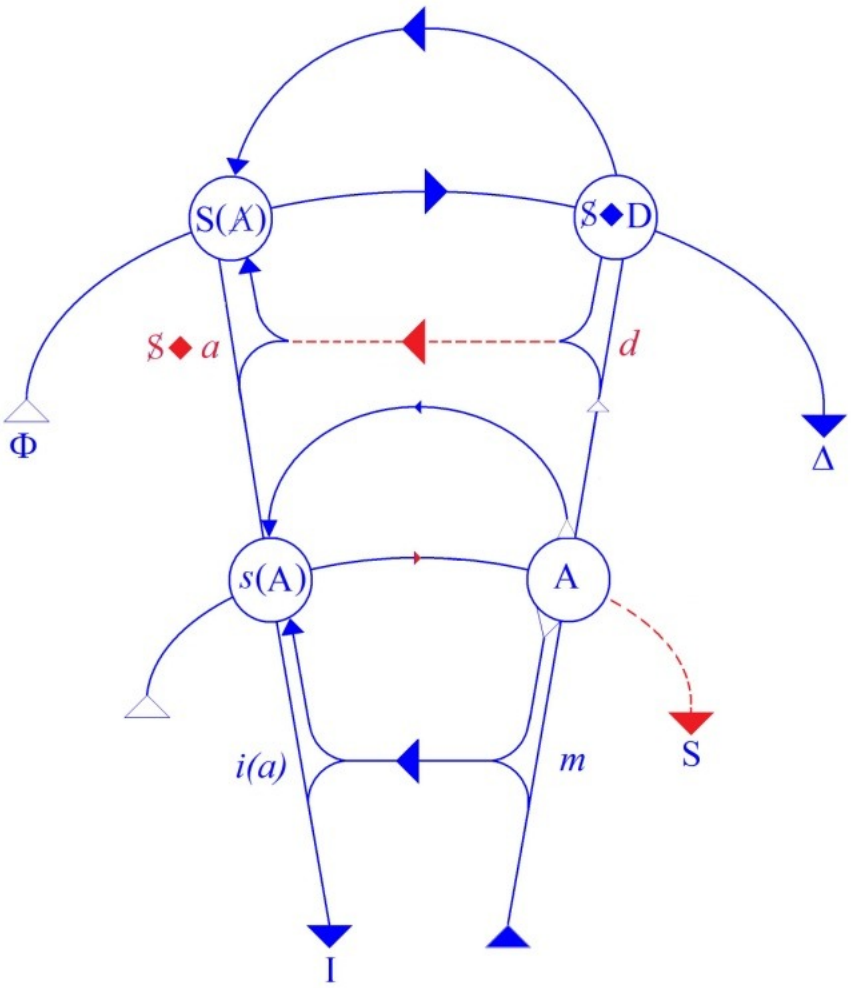
正是因为精神分析……“一切知识都蕴含主体”这一点长期凝合在一起，于是实体又顺便悄悄溜了进来。啊，不！事情不能这样运作。

甚至 $\upsilon\pi o\kappa\varepsilon\acute{\iota}\mu\varepsilon\nu o\nu$（hypokeimenon，承载者）也可以同知识相分离；存在一种主体所不知道的知识。这并不是一个概念……

……我曾经遗憾地在一份报告中读到，有人在某个检验精神分析的地方这样说；当然，这并非无缘无故。在类似条件下，精神分析最好不要卖弄魅力，不要声称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弗洛伊德概念”，并把它称作无意识。甚至我刚才所说的“一种主体所不知道的知识”也不是概念——无论在哪个层次上都不是；它是一个范式。由此出发，才有那些——谢天谢地——为弗洛伊德场域提供界标的概念。弗洛伊德也在最初的经验时刻、从他所发现的无意识这个范例出发，提出过其他一些无论是否可接受、但确实属于概念的东西。

神经症者就是 $S(\not{A})$。这意味着，他教给我们：主体始终是一个他者，而且除此以外，这个他者还不是正确的那个。

它不是那个能够知道什么造成主体、什么把他——这个主体——引起的正确他者。于是，人们尽力按照每一个有意义陈述的尺度，把这个大写 A 重新统一起来，也就是把它重写为 $s(A)$：我的图表左侧、下方一行的东西。



换言之，应当这样陈述：“在知道自己说什么的地方，精神分析便停止了”；而真正应当做的，是抵达左上方的 $S(Ⱥ)$——大写 S，即带横杠的大写 A 的能指。

对倒错者也一样；他恰好是完整大写 A 的能指——$S(A)$，正如我已经告诉你们的——而人们竭力把他还原为同一个 A 的小写 s：$s(A)$。总是同一个把戏，好让它意味着某样东西。就是这样。

你们以为我还会这样讲很久吗？嗯？

难道因为今天是我最后一节课，我就会继续给你们讲这些东西，让你们最后破例鼓掌——因为你们知道，随后就要“小心啦”，我会离开！

我所说的话语并不需要这类光荣结尾。

它不是一篇古典 oratio［演说］。事实上，这套话语令古典演说不快。

有位先生，是这个相对于大学而言享有特权之机构的行政主管……

……照理说来，该机构似乎应当因此对内部发生的事情负有某种监督责任；但看来完全不是这样……不过，据说他“有权”……

……应学院某位“有权者”的请求，以接待名义收容我以后……他仍“有权”告诉我：“到此为止！”

我同意，完全同意。首先，我在这里只是受到接待；其次，他确实有很好的理由，而且我早就知道：我的教学在他看来恰好就是它本来的东西，即我刚才所界定意义上的反大学教学。不过，他花了很久才告诉我。

直到最近，我认为必须最后给他打一通电话，他才告诉我。当时我觉得存在某种误会，想在对他说“当然，绝不会……等等”以前把它彻底

消除。非常奇怪，他就在那时说漏了嘴；换言之，他告诉我，理由正在这里。“您的教学，”他对我说，“非常赶潮流。”

你们看，“潮流”……我本来以为自己在这里逆风而行，不过无所谓！

好吧，既然他“有权”，就我自己而言，我绝对没有理由怀疑。

相对于你们，事情也许另当别论。不过，那是你们自己的事。

六年来，已经有一定数量的人习惯恰好到这里来——这不算数；你们被疏散了！事情甚至非常明确地就是要把你们疏散。

在这一点上，你们要明白，我得向你们道歉——不是因为你们被疏散，这与我无关——而是我本来可以更早通知你们！这里有张小纸条，是我从 3 月 19 日起“特意”收到的。3 月 19 日非常好笑，因为那天我没有给你们上研讨班。

从那以后，我想尽各种办法，因为我懒得处理。况且你们要明白，为你们讲最后一次话并不会令我激动；因为每次来到这里，我都告诉你们，也在心里对自己说：也许——终于！——这会是最后一次。

有一天，我正质询自己、也质询你们为何如此蜂拥而来；甚至不能说是在我回家时，而是第二天早上，我收到这张马上要读给你们听的纸条。

我没有告诉你们，因为我心想：万一这使他们骚动起来，那会多么麻烦！

你们要明白，我以前已经有一次在类似状态中待了两年。

当时有人努力要清除我。我任由他们继续自己的小工作，好让我的研讨班继续下去；我是说，让我在必须说出某些事情的层次上得到听见。今年也一样。借此，我在 3 月 20 日收到这封信，而它落款 3 月 18 日；所以二者没有关系。我甚至保存了信封：起初已经撕破，后来又捡起来，上面确实盖着 18 日的邮戳。你们看，信任主宰一切！

拉康博士，里尔街 5 号——一些人知道……巴黎第七区。

“博士：应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第六部之请求，高等师范学院向您提供了一间教室，供您授课逾五年。学院学业的重组——这是大学整体改革［笑声］以及最近《高等教育指导法》的后果——加之若干学科教学的发展，使我们从 1969 年 10 月起，将无法继续借出迪萨纳厅或学院任何其他教室［笑声］供您授课。

“我提前充分通知您——这确实是真的！——使您现在即可考虑在 1969—1970 新学年开学时，把课程转移到另一机构。”

我非常喜欢这封东西！非常喜欢。这一切在历史上都正确，完全真实。

我的确是应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第六部之请求来到这里；它以这种方式延续一项曾经存在的私人债务。总之，有一位名叫吕西安·费弗尔的杰出人物；不能说他“想到”——这不是他的错——在把曾经答应给我的东西，也就是这所学院中的一个职位，交给我以前不幸去世。后来，其他人以这种方式承接了这项私人债务。大学很封建。

事情至今仍然这样运作……你们知道，我们在大学里过得不错，处在“封臣”（homme lige）这一边。

封臣（homme lige）、hommelle［男人—她］，这一切都连得起来！

因此，我正是以这个名义、正如人们所说“应请求”来到这里。好。我很喜欢信里把这一点标出来。

你们要明白，信中把改革［笑声］作为理由提出，我并不觉得不快。你们明白，我并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婴儿；星期三中午十二点半，谁会想要迪萨纳厅？这一点我当然很清楚。

人们可是费了不少力气，才让这个讲堂的音响发挥作用！顺便说一句，那里有些人……

……我还是告诉你们吧：你们刚才听到的这封信，我认为值得复印；份数希望足够今天的听众……我把这些材料交给了一些人，他们会分发给你们。请每人只拿一份。

此外，它会成为某种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你们如果明白的话——它会用某样东西把你们所有人联结起来：你们会知道，自己在1969 年 6 月 25 日来到这里；而且，你们这天在场这个事实甚至有可能见证，你们那一整年都在这里。这是一张文凭！［掌声］谁知道，它也许能帮助我们重新相认：如果我消失在自然中，有一天又回来，它就是一项辨认标记、一个象征！［笑声］

有一天，我完全可以宣布：任何人都可以进入某个讲堂，参加一场关于“精神分析在政治层面上的功能”的秘密通报；因为人们正在质询这件事——你们想象不到质询得多么厉害！

归根结底，这里确实存在一个真正的问题；也许有一天——谁知道呢？——精神分析家、甚至大学，都会从中取得一点想法而受益！

我相当倾向于说，如果有一天是我被要求推进一些内容，我会同你们约在这个讲堂［笑声］，让你们补上今年最后一课；归根结底，你们并没有得到这节课，因为刚才我停下了。我停下，是为了不去上一节告别课：那不好玩。

那么，如今你们手中拿着这个小对象。毕竟有三百份——三百个被疏散的人！既然我们到了这个地步，我还是得离开，让你们彼此单独待上一会儿；这样也不错。

因为只要我在场，终究什么都出不来。谁知道，也许你们彼此有话要说。

然而，人们几乎不会相信……例如，你们抽烟的习惯，大家都知道；你们看，这一切会发挥作用！

而且还有后勤人员——因为你们知道，这种事情中谁也不会缺席——后勤人员说，我在这里接待了一群怪人［笑声］。原话如此！

据说，甚至还不得不修理一些座椅。看来发生过什么事！

让-雅克·勒贝尔，带着带锯坐在这里的人不是您吗?

我们不时听见一点细小声响，您大概正在锯座椅的扶手！

每天都能学到新东西！

有了这张东西，等我马上向你们说晚安以后，你们还可以拿它扇风！纸面上东西的气味会取代烟味。你们看，最好是赋予它唯一可能、也真正配得上它本来所是的命运：一种能指命运。

你们要为“la Flacelière”这个词找到一个意义。我把它变成阴性，就这样。我不会说这是一种倾向（penchant），但它听起来确实相当阴性：“la cordelière［绳带］”，或者“la flatulencelière［胀气带］”！如果它进入日常用语：“你把我当成一个 flacelière 吗？”［笑声］

放在眼下这个时代，它能派上用场！别把“la flacelière”扯得太紧！我留给你们去寻找它的意义。

我始终教导你们，是能指创造所指。这使我稍微做了一些白日梦。

我由此察觉了许多事情，尤其是人们对纸的某一种用途完全无知；显然，只有从出现纸张的那一刻起，这种用途才可能产生。

更早以前，人们不会拿羊皮纸或纸莎草做这件事！我们不知道它始于什么年代。

我甚至给那些可以说是“总公司”的地方打过电话；人们仍然不知道，纸张的这种用途究竟何时开始。

这件事完全是临时起意，因为我只是在想到《巨人传》第十三章时才提出这个问题。

也许有人能够就这个题目告诉我答案。

总之，请别拿它作那种用途；我并没有给你们一整包，只给每人一张。

亲爱的朋友们，说到这里，我要离开你们。请注意，这些纸是签过名的。

说是签名……眼下我当然不会在纸背面留下自己的签名，不过我写了日期。

在 191 份上，日期是我亲手写的；另外 150 份则由我忠实的秘书格洛丽亚代笔。她好心在这件事上代替我……你们知道，这会让手抽筋。

把“25．6．69”写上一百五十一次；即使它非常具有图写性，我毕竟还是费了这番力气。

说到这里，如果你们想彼此作一些思考，或者有任何讯息要转交给我，我把你们交给忠实的格洛丽亚；她会酌情收集这些讯息。

任何人如果想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发表意见，还有足足二十分钟。至于我，我向你们说“再见”，并感谢你们的忠实。

［热烈掌声］